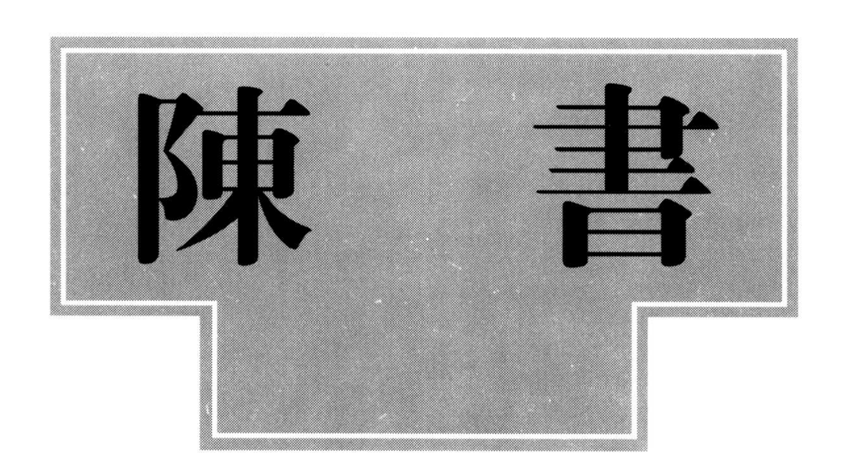


陳　書

全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陳書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陳書/楊忠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0-6

I.陳…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陳國(557~589)-紀傳體②陳書-譯文 IV.K239.1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0 號

二十四史全譯

陳書

(全一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7 字數 67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0-6/K・83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陳書》1 册　　88 圓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吳大逵　吳洪澤　吳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淩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強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強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黃永年　黃壽成　黃鳳顯　黃　毅　黃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強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強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𤱈”、“畮”、“畒”、“𤰟”、“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氂(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氂”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氂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氂”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氂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氂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氂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氂”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氂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氂”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氂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氂”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禫)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务)　善(譱)
飆(飈飈)　剛(犅)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躙)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鑵)　騮(駵騮)　搜(捜)
諂(諂)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榛榛榛)
欻(歘)　悸(痵)　秣(餗)　蜿(蟠)
垂(𡍮埀)　奸(姧)　粦(粦)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轆(轆)　旆(旆)　誤(悮)
蹩(蹩)　剿(剿)　篷(篷)　烏(烏)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贐贐)　撇(撆)　璇(琁)
鐙(鞕)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貂)　鞠(鞫)　鍥(契)　腰(署)
斗(鬥)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閫)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籟(籟)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豬)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陳書》全譯出版說明

《陳書》是記載南朝陳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共三十六卷。《陳書》舊題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實際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繼編撰,成書於唐貞觀十年(636)。

陳是繼東晉、宋、齊、梁之後,江南的最後一個割據王朝,自公元557年陳霸先(陳武帝)受梁禪讓建國,到589年爲隋所滅,前後五帝,首尾三十三年(557—589)。

唐高祖李淵早在開國之初即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便下詔修撰梁、陳、齊、周、隋、魏六朝正史,任命中書令蕭瑀、侍中陳叔達、兼中書令封德彝等分别負責修撰六史。由於多種原因,六代史未能在武德年間完成。

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再次詔令修撰六代史。除《魏書》較爲詳備,不再復修外,其餘均加續修。唐太宗命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史。

《陳書》編纂史料來源有二:其一是陳朝官府檔案,有陳《永定起居注》八卷,陳《天嘉起居註》二十三卷,陳《天康光大起居註》十卷、《太建起居註》五十六卷、《至德起居註》四卷。其二是編撰成書的史料。如顧野王的《陳書》二卷、傅縡的《陳書》三卷、陸瓊的《陳書》四十二卷。唐代劉知幾《史通》云:"陳史,初有吴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絶筆。"(《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史通》的記載表明,陳時曾修國史,留傳至唐的有顧野王、傅縡所寫武、文二帝紀,陸瓊續選諸篇。

姚察所撰《陳書》是對上述陸、顧、傅三家著作删節、條貫而成,現存《陳書》三十六卷中,衹有《高祖本紀》和《世祖本紀》的論是姚察寫的,其餘的工作主要是爲撰寫《陳書》做準備。未竟而死,故臨終囑其子姚思廉博訪續撰。

姚思廉,字簡之。一生歷仕陳、隋、唐三朝。陳時爲揚州主簿。陳亡,隨父遷至關中。入隋之初,爲漢王府參軍事。姚思廉上表陳述父親遺言,隋煬帝遂詔令其續修梁、陳二史。唐高祖時,姚思廉被授爲秦王府文學。太宗貞觀三年(629),被授予秘書監同撰梁、陳二史,魏徵爲監修官。貞觀十年(636),二書脱稿。正如曾鞏在《陳書校序》中所言:"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

《陳書》作爲紀傳體斷代史,和與此同時稍後成書的《梁書》、《北齊書》、《周書》一樣,衹有本紀、列傳兩部份,而没有表和志,是一大缺憾。實際上,原計劃要爲各書重新編寫十篇

志,即禮儀、音樂、律曆、天文、五行、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等,記述梁、陳、齊、周、隋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典章制度,名爲《五代史志》。此項工作從貞觀十五年(641)開始,至高宗顯慶元年(656)結束,歷十五年,編志共三十卷。當這些志與五部書籍合編時,全部附在《隋書》之後,故又稱爲《隋書志》。因此,要瞭解當時的典章制度,需查閱《隋書》。

《陳書》的斷限上自梁朝末年,下至陳朝滅亡。就本紀而言,陳朝開國之君陳霸先主要活動在梁末,稱帝後衹活了三年。《高祖本紀》即以大量的篇幅敍述了他在梁末的業績。而《後主本紀》中對陳後主在陳亡入隋後十餘年的生活僅寥寥數語概述。就列傳而言,凡爲陳朝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文臣武將,即使卒於梁朝,姚氏父子也將他們列入《陳書》,如杜僧明等人。而身歷陳、隋的功臣,如姚察、袁憲、江總等,對他們入隋的歷史,《陳書》也採取與後主相同的方法,數言帶過,既保持了人物事跡的完整性,又遵循了《陳書》記事迄於陳亡的標準。總而言之,在斷限上,姚氏父子没有採用卒於某朝,方入某史的俗例,而是通過合情合理的斷限方法,記載了梁陳之際的政治變化和陳朝三十餘年的史事。

在内容上,《陳書》採用了以類相從的分類方法,包括類傳、合傳、專傳、附傳等幾種方式。《陳書》列傳的分類雖無創新,但組合及排序較合理。如杜僧明、周文育和侯安都是陳開國功臣,《陳書》將之合爲一傳,列在《皇后列傳》之後,諸臣之首;而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亦是陳之功臣,但他們朝降暮叛,《陳書》將他們合爲一傳。衡陽獻王陳昌和南康愍王陳曇朗,一個被俘羈留長安,歸途被溺殺,一個死質于齊,二人雖貴爲武帝子侄,然而皆無緣承恩,命運凶折,死於非命,《陳書》將二人合爲一卷;始興王陳叔陵和新安王陳伯固由於謀反被殺,此二人合爲一卷,與四叛臣之傳同放在《陳書》最末,貶斥態度,清晰可見。

初唐文壇上,四六駢文仍佔統治地位,姚氏父子没有受到時代文風的熏染,所撰的《梁書》、《陳書》,都用熟練的古文。在撰敍《陳書》時,不僅敍事用散文,諸傳論也都用散文,語言簡潔生動。《陳書》語言特色對唐代古文運動不無影響,清代學者趙翼中肯地説:"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隋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記》卷九《古文自姚察始》)

《陳書》詳載帝王詔策,首尾畢録,千篇一律,過於冗繁,影響了行文的簡潔。在列傳中,側重皇族事跡。《陳書》總共三十六卷,包括本紀及皇后、王子、宗室、列傳就佔了十一卷,幾乎佔了其他列傳的半數,而且不厭其煩,連篇累牘,使史書成了名副其實的帝王家譜,在編排上亦顯得累贅。

《陳書》在卷六《後主本紀》篇末、卷七《皇后傳》篇末附有初唐名輔魏徵的總論,對陳後主、張貴妃等人腐朽生活的史事作了補充。但魏徵和姚氏父子在政治觀念上的差異,則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如在論及陳朝的滅亡時,魏徵是從統治者本身去找原因的,説陳後主"生深宫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認爲陳後主貪圖享樂,自取滅亡。魏徵的評論是切中時弊的。而姚思廉則謂"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陳書》卷六《後主本紀》)。將陳亡最終歸於天意,從而爲陳後主開脱罪責。另外,在文體上,魏徵沿襲六朝以來四六對仗的駢體文,姚氏父子則以散文作史論,盡管二者在見識和文體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異,但瑕不掩瑜,《陳書》的成就依然爲後人首肯。

由於《宋》、《齊》、《梁》、《魏》、《陳》諸書傳佈不廣,館閣所藏又往往脱誤,所以,北宋嘉祐年間,開始對上述諸書進行校定。《陳書》由著名學者曾鞏負責校讎。他廣羅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藏書,於嘉祐七年(1062)冬開始"相校",於嘉祐八年七月始完成。

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井憲孟爲四川漕,徵檄當時所頒各本,收合補綴,命眉山刊行,即後世所傳眉山七史,《陳書》亦在其中。

《陳書》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四川眉山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據南宋四川眉山本影印的百衲本《陳書》,刊刻精良,學術價值較高。開明書店與此同時出版的精裝鉛字排印本,雖字體過小,不便於閲讀,但在每部書後附有詳盡的參考書目,對研究《陳書》極有參考價值。

從 1958 年開始,中華書局集全國史學專家,分别對二十四史進行校勘、整理和標點工作。《陳書》以百衲本爲底本,取校的本子有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擇善而從,參考了張森楷、張元濟兩種校勘記的稿本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書,重編了《陳書》的總目。《陳書》點校本於 1973 年出版,是目前最有學術價值的通行版本。

《陳書》全譯主編:楊忠。譯者:王義謀、王德保、張賢蓉、郭松柏、石世華、周國林。

陳書目録

陳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上)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吴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玄孫準，晋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爲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爲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

高祖武皇帝名霸先，字興國，乳名法生，是吴興長城下若里人，漢代太丘長陳寔的後人。世代居住在潁川。陳寔的玄孫陳準，做過晋朝太尉。陳準生陳匡，陳匡生陳達，永嘉時朝廷南遷，做過丞相掾佐，太子洗馬，後出任長城縣令，喜愛當地山水風光，就定居在此。他曾經對親信的人説："這個地方山川秀麗，應該有王侯興起，二百年後，我的子孫肯定有這個好運。"陳達生陳康，又做了丞相掾屬，咸和年間整理户籍，所以定爲長城人。陳康生盱眙太守陳英，陳英生尚書郎陳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陳鼎，陳鼎生散騎侍郎陳高，陳高生懷安縣令陳詠，陳詠生安成太守陳猛，陳猛生太常卿陳道巨，道巨生皇考陳文讚。

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俶儻有大志，不治生産。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顔，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

高祖生於梁天監二年癸未歲。年少時就卓異不凡胸懷大志，不參預生計之事。長大以後，攻讀兵書，武藝高强，精明通達辦事果敢，被時人所推崇敬服。他身高七尺五寸，額頭隆起有帝王之相，手長超過膝蓋，他曾經游歷義興，住在許氏家中，夜間夢到天空裂開了幾丈，有四個穿着朱紅衣服的人捧着太陽而來，讓高祖張開嘴巴吞了下去，到夢醒時，腹中還是熱的，高祖心裏暗自以此自負。

大同初，新喻侯蕭暎爲吴興太守，甚重高祖，嘗目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及暎爲廣州刺史，高祖爲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暎令高祖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高祖

大同初年，新喻侯蕭暎做吴興太守，很看重高祖，曾看着高祖對下屬們説："這個人會有遠大的前程。"到蕭暎任廣州刺史，高祖即爲中直兵參軍，跟隨蕭暎赴任上。蕭暎讓高祖招募兵馬，多達千人，又命高祖鎮守宋隆郡。其所轄的

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以裒刻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冏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侄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遂降。梁武帝深嘆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户，仍遣畫工圖高祖容貌而觀之。

安化二縣頭領不順服，高祖征討降服了他們。不久任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在這之前，武林侯蕭諮任交州刺史，因爲搜刮財物不得人心，當地人李賁聯絡幾個州的豪傑之士同時造反，朝廷派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率領軍隊去攻打他們，孫冏等人没有及時出軍，都在廣州被正法。盧子雄的弟弟子略和孫冏的子侄及主帥杜天合、杜僧明一齊舉兵，抓住了南江督護沈顗，進兵侵犯廣州，日夜猛攻，州中人們都十分驚恐。高祖帶領三千精兵，捲甲兼行趕去營救，接連打了幾次勝仗，杜天合被流箭射死，敵兵潰散，杜僧明就投降了。梁武帝對此大爲驚嘆，授予直閤將軍，封爲新安子，食邑三百户，還讓畫工畫下他的容貌以備觀看。

其年冬，蕭暎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高祖益招勇敢，器械精利。瞟喜曰："能剋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略。高祖與衆軍發自番禺。是時蕭勃爲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陰購誘之，因詭説瞟。瞟集諸將問計，高祖對曰："交阯叛换，罪由宗室，遂使僭亂數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於國憲？今若奪人沮衆，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即回有所指矣。"於是勒兵鼓行而進。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栅以拒官軍。瞟推高祖爲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澈湖，於屈獠界立寨，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高祖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歷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

這年冬天，蕭暎死了。第二年，高祖護送喪柩回都城，到大庾嶺，正遇有詔令命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和刺史楊瞟征討南方。高祖又廣招勇士，準備好精良的軍械。楊瞟高興地説："能打敗賊兵的，一定是陳司武了。"把統籌一切的任務交給他。高祖和大軍從番禺出發。這時蕭勃做定州刺史，兩方在西江會合，蕭勃知道軍兵們害怕遠征，私下懸賞引誘他們，又狡猾地推卸到楊瞟身上。楊瞟詢問衆將有什麽對策，高祖回答説："交阯叛亂，罪過是在王室，纔使得幾州都混亂失序，達數年之久。定州又想貪圖眼前小利，不顧全大局。您奉皇命討伐罪臣，本就應當不計生死完成任務，怎麽可以害怕宗室的權勢，看輕國家的法律？現在如果處事令衆人沮喪失望，還何必去交州征討叛賊，討伐的軍隊，如果回去就會受到指責。"於是率領士兵擊鼓前進。十一年六月，軍隊到達交州，李賁領着數萬人在蘇歷江口豎起栅欄抵抗官軍。楊瞟推舉高祖爲前鋒，所遇之敵無不擊潰，李賁逃到典澈湖，在屈獠界建立營寨，大肆興造船艦，排滿湖中，軍兵們很害怕，停在湖口不敢前進。高祖對各位將領説："我們的軍隊士氣已衰，兵將們都很疲勞，長期相互抗衡，恐怕不是好辦法。而且孤軍深入没有後援，進入人家的腹地，如果不能一戰取

摧殄，正當共出百死，决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噪俱前，賊衆大潰，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

勝，誰敢指望全身而退。現在藉着他們奔忙未定，人心尚不穩定，這幫蠻族不過是烏合之衆，很容易摧毁，正應該同生共死，拼力打敗他們，無緣無故停步不前，時機就去而不復返了。”衆將都沉默不語，没人回答。這天晚上江水突然漲起七丈，注入湖中，激流奔騰。高祖率領屬下兵卒，乘着水流率先前進，其他各軍都擊鼓吶喊上前，敵兵大敗潰逃，李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殺了他，將頭顱送到京城。這一年是太清元年。

賁兄天寶遁入九真，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二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仍率衆討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李賁的哥哥李天寶逃進九真，和盗賊首領李紹隆收拾殘兵二萬人，殺了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兵圍攻愛州，高祖仍然率領部下征服了他們。授官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州諸軍事。

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其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于閣下，高祖迎蕭勃鎮廣州。是時臨賀內史歐陽頠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舉兵攻頠，頠請援於勃。勃令高祖率衆救之，悉擒裕等，仍監始興郡。

太清二年冬天，侯景侵犯京城，高祖將要帶兵去增援，廣州刺史元景仲私下裏有不忠的企圖，想要謀害高祖。高祖知道他的計策，和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秘密商議嚴加防備。三年七月，把義兵集中在南海，派兵發送討伐景仲的檄文。景仲處境艱難，在小門旁自縊而死，高祖迎接蕭勃鎮守廣州。這時臨賀內史歐陽頠監管衡州，蘭裕、蘭京禮煽動誘惑始興等十個郡一同起兵攻打歐陽頠，歐陽頠向蕭勃求援。蕭勃命令高祖率兵去營救他們，把蘭裕等人全都抓獲，仍然監管始興郡。

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悦説高祖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强，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李遷仕托身當陽，便奪馬仗，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遥張聲勢，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謂休悦曰：“僕本庸虚，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

十一月，高祖派杜僧明、胡穎帶領二千人駐扎在嶺上，并且厚禮結交始興郡的豪傑之士共同謀劃義舉，侯安都、張偲等人率兵千餘人來投靠。蕭勃聽説此事，派鍾休悦勸説高祖道：“侯景驍勇雄猛，天下没有敵得過他的人，前次的十萬援軍，雖然兵强馬壯，也没有敢抵擋其鋒芒的，於是纔讓羯賊意圖得逞，你衹憑很少的人馬，想要怎麽樣呢？聽説大庾嶺北面王侯又作鼎沸之狀，河東、桂陽相繼殺戮，邵陵、開建互動干戈，李遷仕投身於當陽，就失去了兵馬器械，你是疏遠的外臣，怎麽可以胡亂投靠？不如先駐守始興，在遠方大張聲勢，保住這片太山，爲自己謀求福分。”高祖哭着對鍾休悦説：“我本來平庸無能，蒙受國家的恩典成就功業。從前聽説侯

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己，乃降後旨，使人慨然。僕行計决矣，憑爲披述。”乃遣使間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大寶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養脱身竄走，高祖進頓南康。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

景渡長江，就想去增援，碰上元景仲、蘭裕的事，在半道中阻礙了我。現在京城已經失守，皇上蒙受了耻辱，君主受辱臣子應以死相報，誰敢吝惜自己的生命？侯爺是宗室之親，責任重如山岳，却不能遠征萬里擊敗敵軍，使這令人痛心的冤仇得到洗雪，現在派出的一支軍隊，尚且比我强，又發下後來的命令，使人慨嘆。我的計劃已經決定，隨您去向侯爺報告。”就派使者從小路去江陵，接受調度軍隊的命令。這時蔡路養起兵占據南康，蕭勃派心腹譚世遠做曲江縣令，和蔡路養聯合，共同遏制義軍。大寶元年正月，高祖從始興出發，駐軍大庾嶺。蔡路養出兵駐扎在南野，依傍山水建起四座土城以抵擋高祖。高祖和他們開戰，大敗敵軍，蔡路養脱身逃走，高祖進駐南康。湘東王秉承皇上旨意授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

六月，高祖修崎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灨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内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如故。

六月，高祖修繕崎頭古城，遷居於此。高州刺史李遷仕占據大皋，派主帥杜平虜率領一千人進入灨石、魚梁，高祖命令周文育領兵擊退他們，李遷仕逃到寧都。秉承皇帝旨意授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内史，改封長城縣侯。不久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其他依舊。當時寧都人劉藹等資助李遷仕船隻兵器，將要偷襲南康，高祖派杜僧明等人領兵二萬占據白口，建築城墻防禦他們，李遷仕也建立城池和他相對峙。二年三月，杜僧明等人攻陷了李遷仕的城池，活捉李遷仕送到南康，高祖將他斬首。秉承皇帝旨意命高祖進兵平定江州，又授江州刺史，其他如故。

六月，高祖發自南康。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爲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没。進軍頓西昌，有龍見于水濱，高五丈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

六月，高祖從南康出發。南康灨石從前有二十四處險灘，灘中有許多巨石，行路的人都頗感艱難。高祖出發時，河水突然漲起幾丈高，三百里以内的巨石都没入水中。進兵駐扎在西昌，在水邊出現了一條龍，高約五丈，色彩鮮艷奪目，軍兵百姓觀看的有數萬人。這時秉承皇上旨意派遣征東將軍王僧辯都督各路軍隊征討侯景。

軍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高祖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奉表于江陵勸進。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内史，餘并如故。

八月，王僧辯駐軍在湓城，高祖率領杜僧明等軍隊同南川豪帥總計三萬人要會集於此。當時西軍缺少食物，高祖事先貯藏有軍糧五十萬石，這時就分出三十萬石資助他們。仍然駐扎在巴丘。碰上侯景廢了簡文帝，立了豫章嗣王蕭棟，高祖派兼長史沈袞奉表在江陵勸進。十一月，秉承皇上旨意授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内史，其他都依舊。

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强弩五千張、舟艦二千乘，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湓城，會高祖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三月，高祖與諸軍進剋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悦，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舣艕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决，僧辯遣杜崱問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其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栅。"高祖即於石頭城西横隴築栅，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

三年正月，高祖率領披甲兵士三萬人，帶着五千張强勁的弓弩、二千艘戰船，從豫章出發。二月，駐軍桑落洲，派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向江陵上表報告此事，秉承皇帝旨意加高祖一部鼓吹。這時王僧辯已經從湓城出發，在白茅灣和高祖會合，於是上岸築壇，殺牲口定下盟約。進軍駐扎蕪湖，侯景的城主張黑棄城逃走了。三月，高祖和各路軍隊攻破姑熟，又駐扎在蔡洲。侯景登上石頭城瞭望形勢，很不高興，對身邊的人説："這支軍隊上空有紫色的雲氣，不容易抵擋。"就用小船裝上石塊沉入水中堵塞淮河河口，沿着淮河築起城墻，從石頭到青溪的十多里中間，城樓相互連接。諸位將領都没有主意，王僧辯派杜崱向高祖詢問計策，高祖説："從前柳仲禮幾十萬兵衆隔水駐守，韋粲在青溪，竟然不渡河上岸，敵軍登高瞭望，内外情勢都看全了，就肆意行凶，使我朝廷軍隊全軍覆没。現在圍住了石頭城，必須渡到北岸。如果各位將領不能抗其鋒鋭，請讓我先去樹立營栅。"高祖就馬上到石頭城西横土崗上修築栅欄，其他軍隊依次連着八城，直奔東北進軍。

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以弱制强，何故聚其鋒鋭，令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

敵兵害怕西州的路途被截斷，也在東北方果林建築了五城來遏制大路。侯景率領一萬多人、鐵甲戰馬八百多匹，結成大陣衝鋒。高祖説："兵書上説，善於用兵的人，好像常山的蛇，首尾相互照應。現在我們的人多，敵兵人少，應該分化敵兵的力量，以弱勢遏制强勢，爲什麽要讓他們聚集起精鋭部衆，使他們一定要與我們拼死作戰呢？"於是命令各位將領分開在各處安置兵

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横截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栅。景儀同盧輝略開石頭北門來降。蕩主戴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剋其四城。賊復還，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栅。高祖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栅而入，賊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景衆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會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僧辯啓高祖鎮京口。

馬。敵軍直接向王僧志衝擊，王僧志率部稍稍後退，高祖派徐度帶領二千弓弩手截斷敵人後路，敵兵就退却了。高祖和王琳、杜龕等人率鐵甲騎兵盡力追擊，敵軍退守他們的營栅。侯景的儀同盧輝略開了石頭城北門來投降。蕩主戴晃、曹宣等人攻下了果林一座城，其他軍隊又攻下四城。敵軍返回，展開殊死的戰鬥，又把所有的城栅都全部奪回。高祖非常憤怒，親自率兵攻打，士兵們躍過栅欄進入營壘，敵兵又四散而逃。侯景和一百多戰騎扔掉長矛手執單刀，左右衝鋒，而軍陣難以衝破，侯景的部下大大潰敗，追逐敗軍追到西明門。侯景到了宫闕之下，不敢進入禁城，派遣心腹之人接取他的兩個兒子逃跑。高祖率領兵士出廣陵去接應，正碰上侯景的部將郭元建投奔齊，高祖收降了他的三千人馬回來。王僧辯請高祖鎮守京口。

五月，齊遣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填塹，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遣記室參軍劉本仁獻捷于江陵。

五月，齊派遣辛術在秦郡圍攻嚴超達，高祖命令徐度領兵幫助他堅守。齊的七萬軍隊，填平溝谷，堆起土山，穿鑿地道，攻打得很猛。高祖就親自率領一萬人前去解圍，放開兵馬四面襲擊齊軍。弓弩不停地發射，齊的平秦王被流箭射死，又斬下敵兵數百人的首級，齊人便撤兵了。高祖整頓部隊班師南歸，派記室參軍劉本仁向江陵報捷。

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温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仍報高祖，高祖於是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餘并如故。及王僧辯率衆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鎮揚州。十一月，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改大寶三年爲承聖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高祖位司空，餘如故。

七月，廣陵的僑居百姓朱盛、張象偷偷地組織人馬襲擊齊的刺史温仲邕，派使者來報告消息，高祖率領部隊渡過長江接應他們。正碰上齊人遣使來訪，要求割讓廣陵地方，王僧辯許諾了他們，并報告給高祖，高祖便率軍退回南徐州，江北的人隨着軍隊南遷的有一萬多。秉承皇帝旨意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其他都如故。等到王僧辯率部隊去湘州征討陸納，秉承皇帝旨意命高祖代爲鎮守揚州。十一月，湘東王在江陵即位，改大寶三年爲承聖元年。湘州平定，高祖隨即鎮守京口。三年三月，高祖之位進爲司空，其他依舊。

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

十一月，西魏攻陷了江陵，高祖和王僧辯等

王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箋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深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嘆，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剋雪仇耻，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絶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内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列將士，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高祖步軍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逾入。時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辯遽走，與其第三子顗相遇，俱出閤，左右尚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至，僧辯衆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高祖因風縱火，僧辯窮迫，乃就擒。是夜縊僧辯及顗。丙午，貞陽侯遜位，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并如故。仍詔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震州刺史杜龕據吴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率衆攻載于義興，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

人進言退守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身份總理朝政，又派長史謝哲上書勸進。十二月，晉安王從尋陽到京城，入住禁宫，賜給高祖班劍儀仗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還貞陽侯蕭深明執掌社稷，王僧辯接納他，貞陽侯即位，改年號爲天成，立晉安王爲皇太子。當初，齊人請梁接納貞陽侯時，高祖認爲不妥，派使者與王僧辯力爭，往返好幾次，王僧辯始終不聽從。高祖常常憤慨嘆息，秘密地對親信人説："武皇雖然是像磐石一樣不可改易的宗主，聲氣遠傳於四海，但説到爲國雪耻，拯救困苦，衹有孝元能做到，他的功業很大，是歷代都没聽説過的。我和王公都受了朝廷重托，先皇的語音還在耳邊回響，哪料到今天竟有不測的圖謀。嗣主是高祖的孫兒，元皇的兒子，海内衆人矚目，天下萬人歸心，有什麽過錯竟然遭到廢黜，現在却從遥遠的夷族求回王子，設立君主失掉了先後之序，看到這樣的情形，也就知道將來的命運了。"就秘密地準備了幾千件衣袍和綢緞金銀等，作爲賞賜用品。九月壬寅日，高祖召集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人謀劃，又按部排列將士，分别賞賜金銀絲帛，從水陸兩路一齊進發。這天夜間從南徐州出發征討王僧辯。甲辰日，高祖率軍步行到石頭城前，派勇士從城北攀墻而入。當時王僧辯正在辦事，外面報告説有敵兵。很快兵士就在城裏出現了，僧辯連忙逃走，和他的第三個兒子王顗遇見了，都出了小門，旁邊還有幾十個人，苦苦相戰。高祖率領大隊人馬很快就到了，僧辯寡不敵衆，逃跑登上了城南的門樓，高祖藉着風放起火，僧辯無路可走，就被擒獲。這天夜裏吊死了王僧辯和王顗。丙午日，貞陽侯讓位，百官尊奉晉安王上表勸他登臨帝位。十月己酉日，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日，詔令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都如故。仍然令高祖帶甲仗一百人，可隨意出入宫廷與臺省。

震州刺史杜龕占據吴興，和義興太守韋載一同起兵謀反。高祖命令周文育率兵去義興攻打韋載，杜龕派他的堂弟北叟領兵抵抗，杜北叟戰敗

戰，北叟敗歸義興。辛未，高祖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栅。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其城以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共舉兵應龕、載，齊人資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師空虚，率精兵五千奄至闕下，侯安都領驍勇五百人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北叟來降，高祖撫而釋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濟渡據姑熟。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於冶城寺立栅，南抵淮渚。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胡墅渡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于石頭。癸未，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獲運舫米數千石。仍遣韋載於大航築城，使杜稜據守。齊人又於倉門水南立二栅以拒官軍。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栅，高祖領鐵騎精甲，出自西明門襲擊之，賊衆大潰。嗣徽留柳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採石，以迎齊援。十二月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嗣徽家口于秦州，俘獲數百人。官軍連艦塞淮口，斷賊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乙卯出于東方。丙辰，高祖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達摩等渡淮置陣，高祖督兵疾戰，縱火燒栅，烟塵漲天，賊潰，争舟相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賊軍懾氣。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高祖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不敢進，頓江

回到義興。辛未日，高祖上表要親自東征，留下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守衛臺省。甲戌日，大軍到達義興。丙子日，拔掉了叛軍的水中木栅。秦州刺史徐嗣徽藉着這城進入齊國，又約好南豫州刺史任約一起舉兵響應杜龕、韋載，齊國人供給他們兵卒和糧食。徐嗣徽等人以爲京城兵力空虚，率領精兵五千人悄悄來到都城，侯安都帶領五百名驍勇善戰的士兵迎戰，徐嗣徽等人退守石頭城。丁丑日，韋載和杜北叟前來投降，高祖安撫并釋放了他們。因爲徐嗣徽叛軍威脅都城，就領兵回京城，命令周文育進兵征討杜龕。十一月己卯日，齊國派兵五千人渡河占領了姑熟。高祖命令合州刺史徐度在冶城寺建立木栅，向南一直修到淮河邊。齊國又派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領一萬人，在胡墅渡河運來三萬石米和上千匹馬，運進了石頭城。癸未日，高祖派侯安都帶領水軍夜襲胡墅，燒毁了齊國的一千多艘船，周鐵虎率領水軍的船隊截斷了齊軍的運輸，抓住了他們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繳獲糧船上的幾千石米。於是派韋載在大航建造土城，讓杜稜據守。齊人又在倉門的河南岸立了兩道木栅來抵擋官軍。甲辰日，徐嗣徽等人攻打冶城的營栅，高祖帶領精鋭的鐵甲騎兵，從西明門襲擊他們，叛軍大敗潰逃。徐嗣徽留下柳達摩等人守城，自己率領親近的心腹將士，去南州採石，迎候齊人的援軍。十二月癸丑日，高祖派侯安都帶領水軍，襲擊徐嗣徽在秦州的家屬，抓住了數百人。官軍把船隻連起來堵住淮河口，切斷了叛軍的水路。在這之前從十一月丙戌起太白星就隱没了，乙卯日纔出現在東方。丙辰日，高祖命令所有的軍兵，立即渡河接近冶城，攻打它河南岸的兩道營栅。柳達摩等人渡過淮河擺開軍陣，高祖督兵力戰，放火燒毁了敵軍的木栅，烟塵遮蔽了天空，敵軍潰敗，争奪船隻相互推擠，溺死的人就有幾千。當時百姓都在淮河兩岸觀戰，呼聲震動天地。官軍乘勝追擊，無不以一當百，把敵軍的船隻全部繳獲，敵軍大受震懾。這天徐嗣徽、任約等人率領齊的水陸軍兵一萬多人，回到石頭城，高祖派兵去江

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乘單舸脱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官軍四面攻城，自辰訖酉，得其東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達摩遣使侯子欽、劉仕榮等詣高祖請和，高祖許之，乃於城門外刑牲盟約，其將士部曲一無所問，恣其南北。辛酉，高祖出石頭南門，陳兵數萬，送齊人歸北者。

寧，占領險要地帶以切斷叛軍通路。敵軍水兵步兵都不敢冒然前進，駐扎在江寧浦口，高祖派侯安都率領水軍打敗了他們，徐嗣徽等人乘着小船脱身逃走，他們所有的軍資器械都被收繳了。己未日，官軍從四面攻城，從辰時到酉時，先占領了東北的小城，到夜間官軍仍然圍困不解。庚申日，柳達摩派使者侯子欽、劉仕榮等到高祖這邊求和，高祖允諾了他們，就在城門外殺牲口訂立盟約，叛軍的部下均不追究，隨他們解散。辛酉日，高祖出石頭城南門，列兵數萬，送齊人回北方。

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黄門侍郎曹朗據姑熟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斬首數千級，聚爲京觀。石頭、採石、南州悉平，收獲馬仗船米不可勝計。

壬戌日，齊和州長史烏丸遠從南州回奔歷陽。江寧縣令陳嗣、黄門侍郎曹朗據姑熟城謀反，高祖命令侯安都、徐度等人討伐平定，砍下數千人頭，聚成土丘。石頭、採石、南州都被平定，收獲的船隻米糧馬匹武器不可計數。

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吴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并賜死。

當月杜龕獻城投降。二年正月癸未日，在吴興殺了杜龕，杜龕的堂弟杜北叟、司馬沈孝敦都被賜死。

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鐵虎率舸艦備江州，仍頓梁山起柵。甲子，敕司空有軍旅之事，可騎馬出入城内。戊辰，前寧遠石城公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紐，高祖表以送臺。

二月庚申日，高祖派侯安都、周鐵虎率領艦隊在江州防衛，仍然駐兵梁山建造營柵。甲子日，詔令司空如有軍事，可以騎馬出入城内。戊辰日，前任寧遠石城公外兵參軍王位在石頭城沙中得到四枚玉璽，高祖上表送入朝廷。

三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厙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内蕩主黄叢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吴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三月戊戌日，齊國派水軍儀同蕭軌、厙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和任約、徐嗣徽等人，率領十萬軍隊出柵口，向梁山進兵，帳内蕩主黄叢迎擊，打敗了他們，燒毁了他們先頭部隊的戰船，齊軍駐守蕪湖。高祖派定州刺史沈泰、吴郡太守裴忌去侯安都處，一起固守梁山。

自去冬至是，甘露頻降于鍾山、梅崗、南澗及京口、江寧縣境，或至三數升，大如弈棋子，高祖表以獻臺。

從去年冬天到這時，甘露屢次降在鍾山、梅崗、南澗和京口、江寧縣等地，有的多達三升，大小像棋子，高祖上表報告朝廷。

四月丁巳，高祖詣梁山軍巡撫。五月甲申，齊兵發自蕪湖，丙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還京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崗，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爾日天子總羽林禁兵，頓于長樂寺。

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於是大餒，殺馬驢而食之。庚戌，齊軍逾鍾山，高祖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高祖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

四月丁巳日，高祖到梁山巡察安撫將士。五月甲申日，齊兵從蕪湖出發，丙申日到達秣陵舊鎮。高祖派周文育駐守方山，徐度駐兵馬牧，杜稜駐兵大航南邊。己亥日，高祖率領宗室王侯和朝中文臣武將，在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殺牲祭告上天，因爲齊人背棄盟約，慷慨陳辭，涕淚交流，一同盟告的人也無不悲難自勝，在旁觀看的士兵們更是激奮不已。辛丑日，齊國軍隊在秣陵故縣橫跨淮河修建橋梁木柵，運送兵馬。這天夜間到達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人各自率軍回到京城。癸卯日，齊軍從方山進軍兒塘，游散騎兵到達禁城。周文育、侯安都駐兵白土崗，兩軍對陣旗鼓相望，都城中人都十分驚駭。高祖悄悄地撤回三千精鋭士兵配給沈泰，渡過長江在瓜步襲擊齊人的行臺趙彥深，繳獲一百餘艘戰船，上萬斛糧食。這一天皇帝召集守衛禁中的羽林軍，駐扎在長樂寺。

六月甲辰日，齊軍悄悄進至鍾山龍尾。丁未日，進至莫府山。高祖派錢明率領水軍從江乘出兵，攔腰攻打齊人的運糧部隊，敵軍的船隻糧食全部繳獲，齊軍因此糧食十分匱乏，殺驢馬充飢。庚戌日，齊軍越過鍾山，高祖的各部軍隊分别駐守樂遊苑東和覆舟山北，截斷了交通要道。壬子日，齊軍到達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側，打算占領北郊壇。各部軍隊從覆舟山東進，駐兵郊壇北側，和齊人相對陣。這夜有雷電大雨，暴風拔起樹木，平地上漲水高達一丈多，齊軍日夜坐立在泥中，高挂鐵鍋做飯，而禁城中和潮溝北側水勢退落路面乾燥，官軍占盡了優勢。甲寅日，天稍放晴，高祖命令各部軍隊喂飽戰馬早食戰飯，準備黎明時發動進攻。乙卯晨，親自率領部下將士出兵莫府山南側，吳明徹、沈泰等各部軍隊首尾一同出擊，放開兵馬與敵大戰，侯安都從白下領兵橫擊其後，齊國軍隊大敗潰逃，殺死和俘虜的有數千人，相互擠踏而死的不可計數，生擒了徐嗣徽和他的弟弟徐嗣宗，把他們斬首示衆。追擊逃兵追到臨沂。江乘、攝山、鍾山等地軍隊相繼獲得勝利，俘虜了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敵軍將帥共四十六人。齊軍士兵

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丁巳，衆軍出南州，燒賊舟艦。己未，斬劉歸義、徐嗣彦、傅野猪于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誅。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逃到長江的，捆扎草筏渡江，在中間沉水溺死的，尸體流散到京口，遍布水面和岸邊。丁巳日，各部軍隊從南州出兵，燒毁敵軍戰船。己未日，在建康市中將劉歸義、徐嗣彦、傅野猪等人斬首。這一天解除戒嚴。庚申日，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人都被正法。高祖上表請求解除南徐州刺史之職而授予侯安都。

七月丙子，詔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五千户，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將軍、尚書令、班劍、鼓吹、甲仗并如故，并給油幢皂輪車。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

七月丙子日，詔令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位爲公，采邑增加到五千户，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將軍、尚書令、班劍、鼓吹、甲仗都如故，并賜給油幢皂輪車。這個月侯瑱率江州來降。派侯安都鎮守上游，平定南中各郡。

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敳、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是日詔高祖食安吉、武康二縣，合五千户。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進高祖位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劍、鼓吹、甲仗、皂輪車并如故。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迹，自大社至象闕，亘三四里。庚申，詔追贈高祖考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公，謚曰恭。十月甲戌，敕丞相自今入問訊，可施别榻以近扆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萬國於太極東堂，加高祖班劍十人，并前三十人，餘如故。丁未，詔贈高祖兄道談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謚曰昭烈；弟休先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公，謚曰忠壯，食邑各一千户。甲寅，遣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詔贈高祖祖侍中、太常卿，謚曰孝。追封高祖祖母許氏吴郡嘉興縣君，

八月癸卯日，太府卿何敳、新州刺史華志分别獻上一塊玉璽，高祖上表送進宫中，詔令歸還給高祖。當天詔令高祖以安吉、武康二縣作爲食邑，共五千户。九月壬寅日，改年號爲太平元年。高祖進爲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劍、鼓吹、甲仗、皂輪車均如故。丁未日，中散大夫王彭上書稱這月五日清晨在御路上出現了龍的脚印，從大社到象闕，延續了三四里。庚申日，詔令追贈高祖先父爲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爲義興郡公，謚號爲恭。十月甲戌日，詔令丞相從此以後入宫問事，可以在帝座旁安置坐榻。太平二年正月壬寅日，天子在太極東堂受萬國朝見，加封高祖班劍十人，加上以前的共三十人，其他如故。丁未日，詔令追贈高祖兄長陳道談爲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謚號昭烈；弟弟陳休先爲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公，謚號忠壯，食邑各一千户。甲寅日，派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日，詔令追贈高祖先祖父爲侍中、太常卿，謚爲孝。追封高祖先祖母許氏爲吴郡嘉興縣君，謚爲敬；先母張氏爲義興國太夫人，謚號宣。

謚曰敬；妣張氏義興國太夫人，謚曰宣。

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渡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于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

八月甲午，進高祖位太傅，加黄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其侍中、都督、録尚書、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郡公、班劍、甲仗、油幢皂輪車并如故。丙申，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

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

九月辛丑，詔曰：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圍温，行宫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

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逾滄海，大極交、越。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噍類，譬彼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兹已溺，乘舟履輦，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群醜。洎乎石頭、姑熟，流髓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勍仇，夷三靈之巨慝。堯台

二月庚午日，蕭勃起兵，從廣州越過大庾嶺，駐兵南康，派他的大將歐陽頠、傅泰和他的兒子蕭孜爲先鋒部隊，到達豫章，分别駐扎在險要之處，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響應蕭勃，高祖命令周文育、侯安都率領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們。

八月甲午日，高祖進爲太傅，加賜黄鉞，准許佩劍着履上殿言事，入朝不必急行，拜見不必稱名，并賜給一部羽葆鼓吹，侍中、都督、録尚書、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郡公、班劍、甲仗、油幢皂輪車均如故。丙申日，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

這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自重不聽從命令，高祖派周文育、侯安都率領軍隊討伐。

九月辛丑日，皇帝下詔書説：

自從天地開闢，宇宙初成，尊立人間君主，必定依仗高明的統治。所以賢明的君主，有牧伯之官鎮守四方，神威的帝王，有大的宰臣協理萬國，又有匡正天下九合諸侯之大業，賞賜渠門旗而顯示隆重，戮帶圍温的奇功，赢得行宫的盛大恩寵，時事危急便匡扶國勢，國運昌泰便發揚光大，這正是千年以來相同，歷代未加更改的正道。

太傅義興公，文才武略，具有神聖之威，實在是上天有德，以廣濟百姓之難。在從前昌明時期，早就不負朝廷重托，遠達滄海，開拓到交州、越州。國運不利，連文字記載上都不曾有過如此慘痛之事，國家滅亡，敵兵屢至，可憐的百姓哀哀痛哭，好像身處牢獄，蒼天遥遠，遠不可及。然而否極泰來，輔佐之臣應命而出，挽救了即將滅亡的國運，援助了已經溺於兵災國難中的人民，乘着舟車，在險隘處架起渡橋在深淵中救起沉溺之人，以經略之才理繁治亂，徹底消滅了衆多凶惡之徒。從石頭、姑熟，披肝瀝膽歷盡艱險，指揮若定，四方遂得安寧。

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剥餘象，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胡薦食，競謀諸夏，八方棋跱，莫有匡救，强臣放命，黜我冲人，顧影於荼孺之魂，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案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録。斯又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焉。

因此光復了下武地區，輔佐光大了京城的帝業，消滅了三代皇帝的强敵，平定了天地人共同指斥的大惡之徒。即使是堯和禹的輔佐大臣也比不上太傅義興公的功勞，殷、周兩朝的相國太師也比不上太傅的才幹。又加上當時時局凶險，荆楚之地形勢危難，天地没有秉持公心，以致皇帝之位爲他人所奪，各方少數民族政權紛紛覬覦吞食中原。當此之時，各方都没有出來匡救時局的，强悍的逆臣將我朝幼主廢黜，幼主衹能像荼孺的孤魂那樣漂泊，甘心忍受甯卿喂牛時所遭受的那樣的耻辱。他離開宫殿，披頭散髮，找不到求救的地方，大臣竊取王權，帝王衹能流離失所，連容身之處都没有。太傅義興公的神兵所至，立刻恢復了天地的清明，因此我朝的幼主纔得以重新登上上天賜予的帝位。這功業又是巍峨浩蕩，無法用言語來稱頌表達的。

加以仗兹忠義，屠彼袄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縣，率土之基，興亡是賴。於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成平，遐邇寧一，用能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栖閣游庭，抱仁含信，宏勛該於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羲、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

又憑着他的忠義之心，來平定那些妖逆之徒，不論是震澤的還是稽山的叛亂都得以平息，在番禺、蠡澤及北部和西部的邊野地區，那些凶徒也被他殲滅殆盡，不再有謬種流傳。這是百姓的命數所在，國家存續時間長短的關鍵，本朝基業的興亡，都仰仗着他。這樣一來，國家無論刑法還是禮儀都得到昌明，沿襲和變革亦有章法可依。朝廷内外一片平和，遠近也都安詳寧静，因而能讓太陽聚集光芒，日月五星都呈現光輝，閣樓庭院，都具有仁信的内涵。宏大的功勛囊括了大地，大道也上達青天。自伏羲、神農、炎帝、太昊四帝的時代以來，上古捲領垂衣的治世裏，聖人治理天下，也没有能像這樣的了。

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宇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實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嘉數遲回，永言增嘆。豈可申兹雅尚，久廢朝

至於儀衛、祭祀等方面所受的特别册命，可與齊桓公、晋文公相比，協助治理國家的才能，則不亞於蕭何、曹參，但從未有像他這樣在治理區域内功勛卓著，得到的回報却比伊尹和周公微薄的，凡是人神都期待已久，等待國家給與他應有的回

猷，宜戒司勳，敬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嬀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亶甫，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報。但實在是因爲陳公舉止謙遜，注意自己的修養，總想降低自己的地位，減損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好的運數遲遲不至，説起這樣的情況實在令人嘆惜。怎麽能因爲他一向謙退的美好風尚，就廢除了對有功之人封賞的朝廷大典呢？應該命令主管功賞的司勳，鄭重地舉行賞功的大典。況且即使是舜也極其尊重賢能的人，從不忘記舉行彰揚盛德的祭祀，公侯的門第一定給與恢復。因此殷代時嘉獎亶甫，讓他繼承后稷的官位，堯任命羲和，讓他承擔祖先重黎的職務。更何況是子孫皆有封立，應該和他定下盟誓，共有天下的人呢？因此提升他擔任相國的職位，總領百官，賞十個封郡，尊稱陳公。准許設立九錫的禮仗，加賜璽紱、遠游冠、緑綟綬，地位在諸侯王之上，原來的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的職位還保持原樣。

策曰：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磎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横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躡於齊、晋，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策書説：

悠悠蒼天，憑日月示人正道，茫茫大地，靠山川負載萬物，因此衹有天是最浩大的，能够享受配天祭祀者要具有光明的德行，君王得以建立國統，輔翼他的人可謂智慮敏達。因此周文王、武王的輔佐大臣姜太公，就像在磻磎蘊藏了玉璜一樣的美質，堯、舜的大臣，在五色雲氣四溢的黄河邊，做出了一番事業，鏤刻在了金版上。更何況他還是那樣的人：能體察到天數之首得一的鴻姿，能安定曆數中屬陽九之數的災荒困厄的年景，能挽救動蕩的局勢，像在碣石引導洪水入海，就像在昆侖撲滅了大火，縱馬奔馳在韋、彭之鄉，來回行走於齊、晋之地，成就了卓著的功績而没有被重用，運化了聖明的道義而没有名氣的人呢？現在將授給陳公典策，你要恭敬地聽我的詔命：

日者昊天不吊，鍾亂于我國家，網漏吞舟，强胡内鼎，茫茫宇宙，慄慄黎元，方足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

過去，上天不憐憫蒼生，在我們國家降下災亂，國家法令不嚴，罪大者得以逃避法網，强大的外族又不斷入侵，宇宙浩渺，黎民驚恐，百姓遭到荼毒，一萬人中也没有一

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群飛，屠猰貐於中原，斫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

人幸存。天道不振，帝位受到挑戰而處境不利，國家遭到橋山一役的痛苦已經很是深切，又有平陽地方的禍亂繼踵而至。陳公在此時承擔起天下的氣運，安撫百姓，拯救黎民。在滇池之南誓師，於桂嶺以北舉兵，將墜落的日月星辰重新懸挽，使群鳥驚飛的四海重新寧静。在中原他屠滅了猰貐一樣妖邪的凶寇，又在帝鄉降服了鯨鯢一樣凶猛的惡徒。重新使帝室安寧，日月之光再次開啓，中興的局面出現了。這些是陳公爲皇室做出的最大貢獻。

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群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盗假神器，冢司昏橈，旁引寇仇，既見貶於桐宫，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摇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

然而上天仍然不爲它所降下的災禍懊悔，那些夷族醜類又一次作亂。國家的南部動蕩紛亂，西京廢毀，那些少數民族的賊寇氣焰囂張，乘着動亂的形勢，另立宗室的子弟爲帝，竊取了神聖的帝位。國家的長官又因昏聵無能而屈從，又去結交勾引另外的賊寇，皇室的命運已經非常危殆，虚居其位而不掌握實權；國家根基摇動將絶，形勢非常險惡。陳公一怒之下，振衣而起，來匡救本朝，他收復了我國的首都，就像田單使莒重新成爲齊國都城那樣，平定戎族的王室，我因此纔能又一次承當大寶之位，重新踏進天子的居所。挹取中興漢室的光武帝的風采，高歌贊頌中興周王朝的周宣王的詩篇。這是陳公對皇家所做出的又一次貢獻。

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宫，所在寧謐。孫、盧肇釁，越貊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撝，凶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

陳公剛被舉用就任，承擔職責的時候，國中的山川峰岳，他没有不去視察親臨的，那些豪華的洞府宫闕，都因此歸於寧謐。孫冏、盧子雄挑起戰亂，南方少數民族掀起災禍，番禺地方面臨危難，將要淪陷敗亡。陳公帥旗指向之處，那些妖孽的堡壘便轟然洞開；他的羽扇輕輕揮動，那些凶徒便像齏粉一樣地潰敗了。如果没有陳公的神武，南部藩屬早就淪喪了。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他，據有連州，雄豪

大同末年，邊疆的事務鬆懈敗壞，李賁狂妄悖亂，盗取了交州、愛州，竟敢僭稱帝號，比尉他更爲驕恣，占據衆多州縣，他的

熾於梁碩。公英謨雄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賧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

雄豪氣焰，比梁碩還要囂張。陳公英姿勃發，神謀智算，像閃雷掠過，像强風疾行，駕御樓船，橫跨滄海，在新昌、典澈湖、蘇歷、嘉寧等地備嘗艱辛，終於贏得成功，在這些地方都建立起了紀念陳公功績的京觀。無論是那些連馬援、陶璜都未聽聞和親至的三山少數民族盤踞的洞穴，八角那些蠻荒邊鄙的地方，還是那些偏僻的水鄉澤國，悠遠的遍布火山的地方，無不懼怕我王的靈威，都爭先恐後地前來朝拜，敬獻寶物給我朝庫府，向鴻臚官署呈獻表示歸降的文書。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拊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剿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

自從凶寇强虜侵犯長江一帶，皇帝受到幽禁的耻辱，陳公便爲此枕戈待旦，卧薪嘗膽，手握長劍，撫捫胸臆，他的豪氣直涌青天，神情全都係於帝王宮廷之上。而番禺這些郡縣，本來是各夷族的地盤，但都與陳公有相同的志向，都懷有同樣的好惡之情。陳公憑仗着這些忠誠之士，乘機剿滅平定了凶虜。就像漢高祖劉邦在沛縣起兵，祭鼓出征，又像漢王劉備平定新野，壯志不老。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勛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恤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

世道原本很艱難，邊疆又多有禍難，有的勛貴家族又凶暴狡詐，在衡州、嶷州興起暴亂，叛軍逼近城池，兵衆夾雜夷、獠族人。陳公因爲國家盜賊作亂，邊地告警，所以盡其所能，救濟同盟，誅殺惡徒，那些凶徒都像魚兒和鳥兒一樣四散逃開，或受降或被殺。南方的百姓，重新獲得休養生息。這又是陳公的一樁功績。

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轒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咤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强陣，清祆氛於瀧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

陳公長驅直入嶺嶠，心中挂念京都，衹是因爲那些酋豪，交替而爲阻礙，蔡路養作爲首領，完全把大都占據，蓄養聚集那些流寇，正在策劃叛亂，他的高樓宏偉，無法與之爭戰，架起雲梯亦未能窺見，當萬張弩弓一起拉開，高高的樓車也不能與之對敵。陳公龍行虎步，叱咤風雲，在他的宏大的氣勢下，再没有什麽能够阻擋他的依山而建的堅固城池，郊野裏也没有什麽强大不可攻破的

陣地，在灨石清除了妖逆的氛圍，在雩都消滅了災沴的氣焰。這又是陳公的功績。

遷仕凶慝，屯據大皋，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鬥，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劇虜。公坐揮三略，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静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盗。此又公之功也。

李遷仕凶殘作亂，占據大皋并在此屯兵，其兵衆的組成，多是像馬騰的軍隊一樣收容流寇，像杜弢的隊伍似的聚集流民。他們衝鋒陷陣，四處流竄，從北到南，連年殺戮，實在是强寇。陳公身坐帷幕中運用兵法，遠遠地制定奇略，勇猛的兵民們同心協力，像電閃雷鳴一樣迅速打擊逆徒，一時間山谷清静，凶徒被掃蕩一空，各地再也没有戰亂的驚恐，從此免去盗賊的騷擾。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王師討虜，次届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咏斯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艫舳相望，如運敖倉之府，犀渠貝胄，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鋭，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

朝廷的軍隊討伐賊虜，駐扎在臨河之處。當時軍隊裏缺乏足够的儲備，士兵們都面帶飢色。陳公回師到蠡澤，在巴丘積蓄糧食。因此穀物充盈，溢出倉外，就像《詩經》吟咏的那樣，百姓們又紛紛用酒漿來迎接朝廷軍隊；士兵和民衆一齊來運糧，但避免了當日砥柱那樣的船難發生，運糧的船隻相接相連，就和以前搬運敖倉庫藏的盛况一樣。士兵們手持犀皮盾牌，身着貝胄，裝備精良，連雷霆也不懼怕；又配有高高的戰艦，層層叠叠的樓船，士兵站在上面抬頭就可摸到霄漢，就因爲有這樣裝備精良的士兵和供應充足的糧食，使得三軍勇猛，鋭不可當，縱然經歷百戰也英勇無敵，所以纔能最終殲滅了凶徒。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湓壘猜携，用淹戎略。公志唯同奬，師克在和，鴟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晋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并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

陳公識見才智超越俗衆，當時勤王的軍隊人數衆多，如雲般地聚集在湓壘，但各將之間仍互相猜疑，存有二心，因而阻礙了對敵方略的執行。陳公的志向在於共同輔助王室，認爲軍隊的勝利在於能够和睦團結，就不用擔心發生像鴟塞和鴻門宴這樣爾虞我詐的事情。相反，他們的盟約要像晋侯的白水之誓一樣堅守不移，像蕭王一樣對盟友推心置腹。陳公降尊紆貴以禮相待，結交同盟，人神都被感動，因而能使水軍朝一個方向進發，遠近同心協力。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

績。

姑熟襟要，崤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盗負其扃鐍。公一校裁撝，三雄并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氈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群，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

姑熟是要害之地，崤山和函谷關一帶亦是可作阻礙和依憑的所在，强寇凶虜占據了水陸交會之處，盜賊倚仗着鎖鑰之地。陳公率領一支軍隊，指揮若定，各方豪傑共同奮戰，左右分隊都取得了勝利。敵軍像沙土崩塌一樣迅速潰敗，有的在中原之地被擊斃，有的落入河中淹死，尸體交錯雜亂，相互枕藉，數以千萬計。鄂坂關隘從此被打開，夷庚這條道路上也從此暢通無阻。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揃華岳以爲城，雜虜憑焉，强兵自若。公回兹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睹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争睹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

勤王的軍隊越來越多，都集中到了京都，那些叛亂的凶徒，也還屯據在那裏。那江山内外，固若金湯，龍首山可作爲高高的殿宇，華岳可作爲堅固的城墻，那些賊寇占據着這些地方，擁有强大的兵力，絲毫不懼怕那些勤王的軍隊。陳公力挽狂瀾，扭轉乾坤，極短的時間内，將他們一舉殲滅，没有留下任何殘存者。他的軍隊陣容肅穆，國家的政事開始得到治理，禮樂制度得到恢復重建，百姓們又可以看到文明禮教，人民擁戴他，就像當初楚人擠滿道路，争相瞻仰葉公的風姿，又像漢民遺老雖然滿含悲傷，但此時都和司隸同享勝利的歡樂。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内難初静，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户，中貴名王，冀馬迾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横江，殲厥群羝，遂殫封豨，莫不絓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淖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

國内的禍難剛剛平定，各勤王的軍隊剛剛散開，關外的郡邑就傳來戰訊的烽火，鮮卑來侵犯邊塞，來的都是且渠、當户、中貴、名王等官員；北地的戰馬已排列於淮南，胡笳已經在徐州以北吹響。陳公率領着水師和步兵，遍布原野和長江，把那些入侵的北方族人全部殲滅，把那些惡徒統統趕走。他們都被攔截俘獲，没有一輛戰車能逃掉，由於遇到了泥淖，逃兵們衹好掉頭返回，返回的馬車又都被消滅。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閒，咸爲虜戍，雖金陵佳氣，石

陳公勝利地消除禍難，爲皇室操勞效力，而孫甯等人，反而又起了勾結外族之心，因而使得北方族人的軍隊，遍布於伊

壘天嚴，朝暗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

水和洛水之間，即使是金陵王氣之地，是石頭壘成的天然的堅城，白天也被敵軍攪起的灰塵遮暗了天空，寧静的夜晚也因爲胡人的戰鼓而變得喧鬧不堪。陳公籌劃陣法，調兵遣將，纔舉起旌旗，纔抽出金色的羽箭，就俘虜了惡徒，全部收復了城池。和李廣誅殺所有俘虜的舉動不同，陳公反而像龐元那樣，把他們都赦免了。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任約叛换，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氈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攙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濉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

任約跋扈凶横，氣焰囂張，毫無悔改之心，戎、羯等少數民族非常貪婪，狼子野心，也從不知道改過。他們搭起一座座挂着氈幕的穹帳，緊挨着北邊城樓駐扎營地，烏孫國的天馬是他們的座騎，都頭向着東都而結成陣仗。陳公指揮軍隊，左右包抄，像簸箕張開，像鳥兒的翅膀舒展，掃除了那些災星，驅逐了這些外族，長狄之類的外族人被埋葬在都城門前，梳着椎髻的酋領被烹死在軍市，即使把他們扔進秦國長平之戰時坑卒用的大坑，那裏也會被填滿，如果扔進濉水也能使河水堵塞，無法暢流。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衣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祆酋震懾，遽請灰釘，爇櫬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

一個當宰相的人居於朝廷重位，發號施令，自己斷送了祖宗的基業，五湖小小的太守，狂妄地企圖與凶徒狼狽爲奸。陳公早起晚睡，兼程前進，他穿着朝服，手持着戈，揮動玉斧，奏響金鉦，妖逆的首領全被懾服，立刻請罪，乞求賜死。陳公燒掉他們帶來乞死的棺材，以表明朝廷的寬洪大量，焚掉他們的降書來安撫他們忐忑不安的心境。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賊龕凶横，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迹，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丞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

反賊杜龕凶殘横暴，蹂躪荼毒具區的百姓，倚仗着他的軍隊，而行殘暴之道，依靠天災人禍而乘機取利，從遠古時期人類還未産生，衹有鳥獸之迹，天地未開，仍是一片渾沌蒙昧的時候起，凡有殺戮之事，都没有像他這麽殘酷的。雖然陳公的宗族是在汝潁，但他的家族世代寓居東南，那是培育了聖人、誕生了賢者的鄉里，是蕴含内美、優

秀特異的地方，回思桑梓之情，於公於私，都令人憤恨痛切。陳公智慧超衆，英姿挺拔，出謀劃策，制定方略，殺戮這個大惡之徒，就像烹煮小魚一樣輕而易舉。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亂離永久，群盜孔多，浙左凶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黄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灌然冰泮，刑溏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閒，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

動蕩流離的日子持續了很長時間，盜賊數目衆多，在浙左地區的凶寇的頭領，聯合起兵造反，軍隊人數之衆，又哪裏衹有千兵、五校這些軍士？其軍容之盛，又何止有白雀、黄龍這幾面錦旗飄揚呢？陳公因爲中軍没有統帥，選定了親信賢能的人來擔任。那些奸賊凶寇走到了窮途末路，就像堅冰被敲碎一樣，分崩離析。在刑溏這個地方，大禹曾經以行動體現了巨大的威嚴，在會稽城門雷門一帶，勾踐進行了嚴酷的殺戮。比起那些英明的典範，聖人的儀軌，陳公創造的業績雖然所處時代不同，風采却是一樣的。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爲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决勝於樽俎之閒，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揃撲，無待甸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

同姓有扈，頑劣凶横，不肯順服，憑藉着他同宗親盟的關係，企圖危害國家社稷，他在江澤閱兵示威，因而震動了京城，他驅逐并統率了南蠻，已經儼然而爲東帝。陳公在廟堂上籌劃兵事，在宴席上就决定了戰鬥的勝利，寇、賈、樊、滕等將領順江流而下，渡過險灘，一朝之内將他們全部剪滅，更不用等到甸師來執行刑罰，萬里江山一片乾净安寧，也不用再勞煩出動馬援那樣的名將了。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豫章袄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横，爰泊交、廣。吕嘉既獲，吴濞已鏦，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斯擒，曜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

豫章地區的妖逆凶寇，倚仗憑靠着山險水深，修補整治兵器，繕修城郭，積聚糧食，這種情况已經持續了很久了，他們結交四方，聯合起來，地盤一直擴張到交、廣一帶。正如吕嘉已經被俘獲，吴濞已經被鏦殺，朝廷命令我軍返回，征討那些不敬的凶徒，叛軍的整個連綿的營地都被消滅，那些叛逆的人盡數被擒，在匡山顯耀了皇上的聖武英明，在蠡派飄揚飛舞着聖朝的旗幟。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

從荒遠的大地的極限到九州地域，都被

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逾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

析分割據，支離破碎，他們竊取帝號，自立爲王，占據的州縣相連相接。陳公武功上的神威已經大展，文教上的德業又開始進行宣揚，他衹是隨便地傳下書信，風教就到達遥遠的地方，可以到達浩浩蒼蒼傳説中浴日的地方，也可以到達渺渺茫茫的聽不到雷聲的地方，北邊一直達到丈夫國，南邊則達到了女兒國，没有不跪伏頂禮膜拜，請求官吏准許他們叩關通好。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宫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穟》之歌，周大夫《黍離》之嘆，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春，興構宫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睹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

京城掀起動亂，釀成禍難，這種情况屢次發生，持續了將近一年的時光，皇城的重闕高低起伏，九門空寂冷清，殘缺不全。難道是時光倒流使人又看到了秦代殘壞的宫垣，或者是魯國那毁壞的殿堂還保存到了現在？五都的成年男子，百官卿士，都穿戴着胡服縵纓，依從着戎人的習俗，而戴着高冠穿着厚靴的有識之士，則希望能恢復中華的風俗。宋國微子《麥穟》的歌咏，周國大夫《黍離》篇的感嘆，用來比擬現在這種情况，還不足以表達其悲慘狀况。陳公天未亮就起床操勞，過午纔進食，一直辛勞到傍晚時分，興修構築宫城，爲遠近衆人所瞻仰，重設了郊祀、庠學、宗廟、社稷等的典禮，六符十等的規章，人們又可以領略到太始時代的遺風，重新看到永平時期餘留的韵事。這是陳公的又一件功績。

公有濟天下之勛，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耻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愆，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瀛露卿雲，朝團曉

陳公有匡濟天下的功勛，再加上他有完美的德性，聚精會神，體察遵循大道，合乎德的要求，符合天意的規定，以百姓的心意作爲自己的心意，根據萬事萬物自身的道理去對待它。若有一名百姓達不到唐、虞的子民所該具備的品德，則引以爲耻，使人們歸附到仁愛長壽的境界，最上等的德性是不去刻意講求德性，最高境界的作爲就是無所作爲，正如萬物於夏天生長，春天萌生一樣自然而然，具有衣被萬物之仁，而不顯揚，功用默默顯現，而受恩惠的萬物却不自知。他以忠信爲最珍貴的品質，疾風惡雨也不會降下災難。以仁義和惠愛爲治政的根本，即使

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既景煥於圖書，方葳蕤於史諜。高勛逾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德而稱者矣。

牛羊也不去踐踏幼苗。就這樣，治理國家大功告成，局面安定，奏起了《咸濩》、《雲門》等古禮樂，這使得聖上心安，而百姓也得到治理，禮制兼有文雅、質樸的長處。他訪求隱居者，到達大街小巷，使得朝廷上多是謙謙君子，朝廷外再也没有遺漏的聖賢。菽、粟等糧食豐饒，没有匱乏的憂慮，工匠商人也都很富足，可與猗頓并肩。因此上天再也没有什麽要蕴藏的寶物，地上則顯露出吉祥的徵瑞，有甘露降落，有慶雲出現，早晨時聚集在一起，輝映出璀璨的光芒，還有山車和澤馬這樣的吉瑞出現，服從駕御，順從地休憩在馬厩裏。這些已經可以和“河圖洛書”交相輝映，又足以光照史册。他的偉大功勛比日月五星還要光明，積累的功德比嵩山、華山都還要高出一籌，用什麽樣的言辭歌頌他也稱不上他的德業。

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藩長，總征群伯，《二南》崇絶，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岩岩泰山，俾侯于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况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鰲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嶮；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慚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吴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兹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爲保師，晋、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内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

我又聽説，以前的國王統治世間時，尊崇那些賢良傑出的人才，將之樹立爲衆藩屬國的首領，統領諸侯。《周南》和《召南》對此都推崇備至，曠遠的四方土地中，那面朝着泱泱大海的土地單單賜予了齊國，而巍峨的泰山脚下的大地則分封給了魯國。齊伯與魯侯都能爲王室效力，共同對付鄭國。在周王室東遷之後，也能盡力輔佐。召伯所受的輔佐之命是如此的隆盛，河陽舉行的典禮，也是這樣的齊備。又况且陳公治理宇宙，那功勞比女媧斷鰲足來支撑天地還要深廣；他救濟蒼生，那業績也比大禹治水鑿斷龍門峽還要偉大。但國家并没有對陳公的功勞德績進行酬報，也没有讓陳公的聲名譽滿天下，這是在我執政中讓我非常挂念、非常驚懼的事情。現在授予陳公相國的職位，封邑是南豫州的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的吴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的義興，江州的鄱陽、臨川等十郡，正式册封您爲陳公。把用白茅包裹着的青色的土賜給陳公，用以安定您的邦土，建立起祭神所用的冢社。以前周公旦和召公奭分治陝這片土地，

十左。相國秩逾三鉉，任總百司，位絶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録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都成爲天子的保師，晋伯與鄭伯等裂土封疆的諸侯，都成爲天子的大臣，陳公的功業則能包含這兩方面，對待陳公的禮節，正合乎您的功勞。現在令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把相國的印綬和陳公的璽紱授給您，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的品級高於三公，責任是總理各個部門，他的地位超出所有大臣之上，擁有根據事態的變化隨時變革禮制的權力。陳公以相國的身份總理百官，又授予録尚書的稱號，皇帝賜給他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陳公本來就擔任的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的職務也不更改。

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幹，律等衡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户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兹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

又賜予陳公九錫，請陳公恭敬地聆聽以下詔命：因爲陳公把禮作爲治理萬民的根本，把律令作爲統治的準則，使得禮、義、廉、耻等觀念得到昌明，而用以調節朝政的爵、禄、予、置、生、奪、廢、誅等八種手段也都應用得明白有條理，因此賜給陳公大輅、戎輅各一架，黑色公馬八匹。陳公尊重農作物而輕視珠寶，重視農業生産而輕視爵位，這使得百姓家裏穀米堆積如山，一派富裕景象，人民都具有榮耀感和羞耻心，因此賜給陳公衮衣和冠冕，另外還賜給一雙赤舄。因爲陳公能使天地調和，又能協理文章教化的傳統，日月星辰都和諧照耀，各藩屬國也齊心順服，因此賜給陳公軒懸這樣的樂器和六佾這樣的舞蹈。陳公能够光大王道，闡揚風教，在他的光芒照耀之下，遠方的異國也都來與中國交流，因此把大門漆成紅色的宅邸，賜給陳公作爲居所。陳公能够宣揚那些好人好事而抑制剪除壞人壞事，獎賞有品德的人，進用賢能的人，使英才充盈朝廷，隱士也都爲國家所用，不再幽居山谷，因此賜給陳公納陛以登的榮耀。因爲陳公在朝廷上像山岳一樣凝重端莊，是大家景仰的模範，平定國内的動亂，統御天下，因此賜給陳公三百個虎賁之士。陳公雖然執掌着刑

副焉。陳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罰，但却期望無人犯法，刑法能擱置不用，對於那些心裹倔傲而貌似恭敬的犯法者，陳公一定不會赦免他，有違犯法紀的，陳公一定會誅殺他。因此賜給陳公斧、鉞各一具。陳公謀才出衆，度量宏遠，比嵩岳還要巍峨，比溟海更爲深廣，他統一國家的體制制度，包羅宇宙，因此賜予陳公一把彤弓，一百支彤矢，十把玈弓，一千支玈矢。陳公在處世方面遵循禮法，天經地義，他的這種精神通達天地，陳公披霜帶露，恭敬地預備祭祀神靈祖先的祭品，因此賜給陳公一卣秬鬯，以及一副圭瓚來作爲相應的禮器。在陳公的封邑中陳公可以設置丞相，丞相以下的官員都遵照以前的例子來設置。去吧，要恭敬地對待你的職務啊！希望你能恭謹地遵循我的命令，勤勉地輔佐皇室，建設國家，振興基業，以使高祖對您的美好的任命發揚光大！

十月戊辰，進高祖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晋陵、信義，江州之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爲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并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簴宫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典。

十月戊辰這一天，加封高祖的爵位爲王，把揚州的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的晋陵、信義，江州的尋陽、豫章、安成、廬陵，連同前面一起合并爲二十個郡，加封給陳國。高祖的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的職位還是和原來一樣不變。又賜命陳王戴十二旒的冕，可以設立天子的旌旗，出入有侍衛警戒清道，准許乘坐金根車，配以六馬駕御，准許備置五時副車，可以建置以旄頭爲先驅的儀仗以及相應的旌旗，可設八佾之舞，可設鐘簴宫懸。王妃、王子、王女所受的爵號，陳國内百官的設置，都依照舊制。

辛未，梁帝禪位于陳，詔曰：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荐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

辛未日，梁帝將帝位禪讓給陳朝，詔書説：

五行周而復始，夏、商、周三代交迭更替，管理和統治黎民百姓，這是聖賢的職責，因爲他們能够規劃治理天地，包羅統括全國的疆土，庇佑百姓，把宏偉的功業發揚光大。變革德運已經晦暗者，而代之以更光明的德運，歷代都遵循這樣的規律，歷史上的帝王們，也都依照這種法則。梁代的德運已經晦暗微弱，禍亂一再爆發，太清初年，就被像長蛇一樣凶猛的匪徒所困擾，承聖的

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剥，夕惕載懷。

後期，又遭受如大猪那樣殘暴的强徒的荼毒，到了天成年間，帝位又被竊取，日月星辰一時沉落，祖宗的宗廟也不再有人祭祀，百姓們沉淪掙扎，皇室的命運危險至極，我朝由武帝、元帝奠定的基業也已經動摇衰敗，面對着艱難凶險的時局，我整天戒懼驚恐，不敢怠慢。

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岳，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横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興絶禮，儒館聿修，戎亭虚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烟雲，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朱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勛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有歸，謳歌爰適，天之歷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暗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别宫，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相國陳王承擔了上天給他的使命，四岳降下神靈和氣，陳王的品德功績與天地和諧，日月星辰也再一次放出光明。他力挽國勢衰敗的横流，把億萬百姓從災難困苦中解救出來。在東方他誅殺了叛逆的凶徒，在北方他殲滅了獯夷醜類，他的威望籠罩四海，他的仁德廣布天下，他使已經崩隳斷絶的禮樂制度得到恢復和發揚，因爲陳王的努力，國家的文教事業興盛起來了，而軍隊機構則不再有人過問，陳王的功勞業績一如舜和禹那樣偉大，他的功業巍峨浩蕩，任何語言都難以表述詳確。由於陳王的功業浩蕩，因此四方屬地都來進獻白環，遠方臣民也紛紛入貢素雉，重現了大舜及周朝隆盛時期遠人歸服的盛況。水陸珍品既已呈獻，又有祥烟瑞雲等吉兆顯現，甘美的泉露，整日噴涌，秀美的林木，絳紅色的異草在郊外鬱鬱葱葱地生長着。陳王的品德將在綿長的世代中一直彰顯，他的宏偉業績感動了上天，天色明朗，日月燦爛，這是朝代應當變革在天象上的顯示，新王朝的美德也已彰顯在圖讖之上，國家的司法制度有所依歸了，百姓們安適地歌唱他們的新生活，朝代的更替就應在陳王這裏。我雖然庸碌渺小，不明白古來的道理。但惦念着將本朝結束、將政權移交給新的朝代已經很久了，我哪裏敢忘却列代遺留下來的禪讓的制度，哪裏敢忽視人神共有的對改朝换代的最大的期望呢？現在我就要讓出帝位，移居别宫，把皇位恭敬地禪讓給陳朝，這些全都依照唐、虞、宋、齊禪讓的舊典。

策曰：

策書説：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并結繩寫鳥，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爲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脱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璧，精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曁天成，輕弄龜鼎，惵惵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極，將甚綴旒。

陳王啊，往昔的上古時代，剛開始有生民的時候，在驪連、栗陸等上古帝王之前，在容成、大庭等帝王的時代，都是用結繩及畫圖記事的方式來傳達訊息，這樣當時的歷史狀況顯得模糊渾沌，因此後人没有辦法知道詳細情况了。從伏羲、神農、軒轅、少昊，以及陶唐、有虞這些帝王以來，有的垂衣而治理四海，有的無爲而治理萬民，在位時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馭六馬一樣危險，退位時就像脱掉鞋子一樣輕易。當碰上像許由那樣能更好地管理國家的人才時，就能把帝位交出來。一旦遇到像善卷那樣的隱者，就想讓出帝位。因此可以知道，玄扈的傳説，璇璣的星象，并不意味着尊貴的地位，金根車、玉輅，衹是表示君主的到來。在到南方巡視黄河之濱，到東方刻璧之後，最燦爛的光輝已經開始衰竭，年事已高，雖仍辛勤治事，但已開始疲倦了。那麽就昂首大笑，高聲而歌，衹要是賢者就加以選拔他，挑選能幹的人授予他職位，這種上古遺留下來的風尚和事迹，在圖籍史書中昭然可見。漢、魏兩朝都因循了這個傳統，這是足以效法的舊事。宋、齊二朝將王位讓與他人，又再次弘揚了這種上古流傳下來的大義。我朝高祖皇帝順應運期，掌管天下氣運，執掌國政，統治宇内，重現三代帝王的光彩，列祖列宗等同於聖人。後來時運行至災年厄運的階段，貪暴的元凶像大猪一樣屢屢蠶食國土，西都失去控制，夷狄紛紛入侵，這種情况一直延續到天成年間，帝位的尊嚴遭到輕視和侮慢，百姓受到驚擾，就像猛獸被摧斷了頭角，皇室衰微，大權即將旁落。

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并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武步，爰初投袂，日乃勤王，電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貿兹冠履，既行伊、霍，用保

陳王聖武神明，功業道德光明浩大，天地皆能運作，四季交替合乎順序，上天賜予他智敏英勇的品德，是人中傑出的英雄豪傑，他的天庭有日角之貴相，龍行虎步，姿態高昂，想當初他投袂而起，爲王室操勞，像雷電横掃天際一樣迅速地掃清番禺的妖孽，又像風吹雲彩一樣很快地就收復了彭

冲人。震澤、稽陰，并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殪。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凶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旻，下漏深泉，蛟魚并見，謳歌攸屬。况乎長彗横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惟尊主，黄龍負舟。楛矢素翬，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于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群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又璽書曰：

蠢，消滅了那些元凶，使京畿得到安寧，王賀帝弘，變易了衣裝服飾，他就像伊尹、霍光那樣扶持幼帝。在震澤、稽陰這些地方的一些將領，都懷有叛逆之心，獯、羯等醜類，屢次地擾亂京都，陳王纔下令派出數目很少的一支小軍隊，這兩個地方的叛賊就自己滅亡了，剛稍微着意討伐獫狁，那些戎族就被全部殲滅。嶺南的叛賊跋扈蠻横，湘、郢兩地結交聯盟，共同作亂，這兩地的賊軍首領都已經被擒獲，凶徒的頭顱被斬下，傳觀示衆。陳王因而能够統領百官，各種政務也都井井有條，四方迎賓之門，皆肅静恭謹，他的主張都能順利地下達，再遠的地方都能照拂，向上直達天穹，向下直到九泉，蛟龍大魚都出現在這個太平盛世，歌咏之聲不斷。更何况長長的彗星横劃天際，已經預示了除舊布新的徵兆，圓日當空，實際上是表明了更换國姓的符象。因此陳王剛開始創建義軍，就有紫雲放出耀眼的光彩，剛開始勤王，爲君主效命，即有黄龍來背負舟船。楛木作的箭，素色的翬毛，是四方人民翻越高山獻上的賀禮，白環玉玦，也是他們仰慕陳王的高德而紛紛敬獻的。説起來陳王安定國家，撫育人民，根本是順着萬物的準則，他登上帝位，統治海内，確實是適應了人民擁戴的心意。帝王運祚不是永久不變，皇室帝王也并非衹有一個族姓可以擔任，以前齊朝的木德運行到了衰落之時，就把祚命傳給了我梁朝，天命曆數，降落在明智能洞察事理并且能依此制定法制的人身上。我遵照往朝典制的榜樣，廣泛徵詢大衆的意見，王公百官，没有不附和贊同的，現在謹依從人民及天神的願望，把帝位授給你陳王。四海如果到了困窘艱難的地步，那麽天賜的福禄也要永絶了，陳王你要把握中庸之道，遵照前代的規章行事，以便符合普天之下對你的期望！祭祀上帝，應時舉行大禮，長久地鞏固國家基業，這不也是一件盛事嗎？

又璽書説：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雖虆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己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于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貳宫，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鈎爪鋸牙之獸，咀嚙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争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蹶。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

君子自己會顯明自己的德行，通達事理的人先於天時而行事，而天意也没有與他相違背，因此損益變化都很順利，行動止息也都有大吉洪福。我即使是德行不足以服衆的人，但也算有高尚的品德，爲什麽呢？天地開闢，人類産生，以後區分爲九州居住，各個地區的人們的本性互不相同，動亂流離的事情不斷發生，因此要建立以官吏管理人民的制度，推舉聖賢者來擔任，權位的給與和接受都應時而進行，皇室帝王本來就不是固定由一個家族來永久擔任的。百姓都已心向陳王，因此我屈從自己來遵從萬民的心意，上天鍾意陳王，我因此鞠躬恭謹地奉行天下百靈的命令。唱頌歌謡的人們歌頌我，我就攘袂奮起，來承擔這個使命，最光耀的時期走向衰竭時，就撩起前襟，飄然離去。從前在唐、虞的時代，人們根據天道，從黎民百姓中進行推舉，把權位授給英明的聖哲之人，即使文雅、質樸這兩種制度往復循環，互不相同，歷朝所承襲和替廢的也不一樣，但歷代以來，這種制度也被沿襲下來并且一直被人們所遵循，這種風尚是無法替代的。我大梁因此能在太室中考論功績，在貳宫中接受承續禮制的任命，在正月元日那一天，就從有文德的祖先那裏承受了帝位。但是時運不會總是平坦順利，世道也不總是通泰安寧，就到了這樣的時期，山岳傾斜倒下，河海沸騰，目光如電炬，叫聲如雷鳴的怪禽，爪如鈎，牙似鋸般鋒利的怪獸，咬嚙吞食衆生，不知有多少人喪生。周文王、周武王這兩位帝王英明聖武，在天道上還繼續沿襲，六夷貪婪狡詐，争相入侵中原，郡縣之令稱王，各自設立都城，自立爲帝，人們懷有違法犯紀的心思，即使一個小民，一尺土地，也并非是梁朝所有。我因爲身處不幸，幼年時就遭遇憂喪之事，衹能仰仗依靠着命官輔佐，很快過了幾年。周成王、漢惠帝，也是這樣茫然失去憑藉，衹要是以幼年及帝，一定會帶來動亂災難，即使當世没有聖哲可堪

帝位，即使世間并未遭遇艱難困苦，我也應該遠避於滄洲隱居，自己努力追求泰伯那樣的境界。

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沾葭葦，信及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暗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廛，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迹，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并集，朕所以欽若勛、華，屢回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群辟，明靈有悦，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

陳王是適應時世的要求而誕生的英才，擁有符籙、河圖等祥瑞之徵，他的性命道義的修養是世間難以聽説的，他的美好的功績已經澤被萬物，他的剛健的德行和天德覆蓋一樣，就好像爲太陽神駕車的神靈日御那樣貞正耀目。他輔佐承聖朝登上王位，再一次建立了像大禹那樣的偉大功績，扶植幼帝，就像古時振興周朝的皇業。在伊、洛地區消滅了陸渾，在鎬京地區剪除了驪戎，大小二震這兩個地區的彪悍的凶徒，東南兩越地區的蠻横的賊寇，馬上就遭到了合乎天意的討伐，在神機妙算的謀策之下，没有一個賊寇能够僥幸逃出。於是遠則遵照堯、舜的道義，近則效法周文王、武王，宫廷裏奏起莊嚴的音樂，與天地的節奏相呼應，舉行隆重的大禮，和天地氣數能相和諧，以雷霆振蕩鼓動萬物萌生，以風雨滋潤萬物迅速生長。他的仁心浩大，連葭草都受到了澤潤，他的信用卓著，連豚魚也能兼及。殷代的門窗已經空空蕩蕩，夏朝的樓臺也形同虛設，人民都能像《大畜》卦所説的那樣剛健篤實，光明正直，四野的廣遠之處也像《同人》卦所説的那樣，人與人和睦相處，用心無私。處於太平盛世就歌頌太平美景，没有偏私也没有結黨之事，因此有祥雲飛舞，紫雲遮蓋，水裏亦有黃龍騰躍，東征西討的動亂時期，山川掩映晦暗，吉祥五彩的雲氣雖然還昏暗微弱，但已經在郊野升起，祥瑞的甘露濃濃密密，馬上降落在宫庭林苑。這些事迹像車的行迹，像馬的蹄印一樣有迹可循，誰會不去追隨他呢？又像沙漠中引來的彎曲的河水，誰不感懷他的恩德？祥瑞的圖符從遠方獻來，不僅僅是赤伏符這樣的帝王的符命，靈驗的符命彰明於世，又哪裏衹限於黃星這樣的瑞星出現。他長着河目海口，明顯地顯示出聖人賢者的表相，他手握旄鉞，執掌軍

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權，氣勢宏偉，完全符合君主的威儀。況且自從攝提星象失去秩序，農曆正月的紀年也無從追記，枉矢星傍晚時在天際劃過，天弧星清早時在晨光中閃映，夷羊這種神獸在放牧之地出現已經很久了，這些都顯示了亡國的徵兆，蛟龍從水泉中騰躍飛天的時機到了。變革國運的徵兆全部得到應驗，去舊迎新的符命也一起出現，我想謹遵放勛、重華的舊例，禪位陳王，這是我多年來的想法。以前木德的氣運到了盡頭，我高祖就受命於天下，現在火德的精氣也將逝去，神靈之命回歸樞紐，現在鄭重地把火德的氣運，傳給你陳王。這件事情遠則借鑒前代帝王的經驗，近則經過與百官卿士商議而定，爲此神靈皆感到欣悦，普天之下亦同此心。現在派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上皇帝的璽綬。受位的禮儀，完全依照唐、虞的舊典。陳王你要應時登上天子之位，安定養育天下萬民，光大發揚宏大的天道，以繼承元氣博大的上天的光明美善的天命！

是日梁帝遜于别宫。高祖謙讓再三，群臣固請，乃許。

這一天梁帝遜位遷居别宫。高祖謙讓再三，群臣堅持請他即位，於是纔同意登上王位。

陳書卷二

本紀第二

高祖(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剥荐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霸先。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勛、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萬乘，高勛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運，仍葉遘屯，獯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蕩覆，紀綱泯絶。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横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井，龍見譙邦，除舊布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訟，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群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霸先自惟菲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慚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饗！"先是氛霧，晝夜晦冥，至

永定元年冬季十月乙亥，高祖在南郊即位當了皇帝，燒柴祭祀向天禱告說："皇帝臣霸先，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祭告天帝：梁朝因爲毁滅的運數重至，曆數到了終了，敬順上天的許諾，將命數授予霸先。自從開始有了衆民，就建立了官吏制度，選拔賢能之士，没有固定某個人的任職。放勛、重華的朝代，都無意於承受帝位，魏國、晋代的君主，雖然有心於揖讓皇位，但是却都用英才作了皇帝，用高勛統治四海，所以能庇護百姓，占有天下。梁朝到了末運，仍然遭遇困難，匈奴等北方少數民族侵犯中原，建立國家長期統治，梁元帝在外面，不能祭祀國家，上天没有追悔所造成的禍亂，梁朝又遭受到侵掠和叛亂，嫡子被廢除，宗支越分欺詐，國家動蕩，綱紀泯滅。霸先在開始時投袂起兵，大力拯救動蕩的局勢，第二次發起義兵，實際上戡定很多禍亂，廢除王擁立皇帝，實際上有我的功勞，保護國家安定社稷，不遺餘力。這是所謂的小康，又希望大道。之後烟雲顯露了異色，日月呈現出祥瑞，緯星聚集在井宿，青龍現於譙國的天空，除舊布新，已經顯示了天象，更朝换代，又合乎民衆呼聲，九州八方，同時陳述衷心之意，衆多神祇，都有真誠之願。梁敬帝辭去天下，把玉璽授予我，霸先考慮到自己出身微薄，辭讓不繼承，以至於再三，辭讓没有得到允許。衆人認爲百姓需要君主，帝王日常的紛繁政務難以荒廢，上天垂愛并賦予重任，不能謙遜拒絶。害怕上天的威嚴，因此服從美好的祚命，永言平素的志願，不

于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禮畢，輿駕還宫，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絶，肆勤先后，拯厥横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禄永終，曆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眷，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惟新，思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有犯鄉里清議贓污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曰："《禮》陳杞、宋，《詩》咏二客，弗臣之重，歷代斯敦。梁氏欽若人祇，憲章在昔，濟河沈璧，高謝萬邦，茅賦所加，宜遵舊典。其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宫館資待，務盡優隆。"又詔梁皇太后爲江陰國太妃，皇后爲江陰國妃。又詔百司依位攝職。

能不内心慚愧。恭敬地選擇吉利的時日，我登上壇接受禪讓，類祭上帝，用來報答民衆的心意，讓他們永遠保護我陳朝。恭祭尊敬的神靈!"在此之前的雲霧，晝夜昏暗，到了這一天，景象清静安寧，有才識的人知道這是天道啊。禮儀完畢，高祖乘坐輿駕回宫，登上太極前殿。下詔書説："五德交相更替，帝王所以統治天下，三正互相因襲，夏、殷所以主宰世界，雖然辭藻、文筆在色彩上有分别，文章的華麗、質樸因時而異，讓位與賢和武力征伐，最終因此會有所不同，但是培養道德救濟民衆，意義最終是一致的。朕因爲寡德昏昧，又處在困難危險時期，國家的命運多次出現艱難，國家的綱紀多次斷絶，自始至終極力操勞，拯救動蕩的局勢，憑藉將帥的功勞和猛士的努力，使天下得到匡正，使黎民百姓得以生存。梁朝因爲天賜的福禄永遠終止，天道存在，遵循選賢舉能之典，聚集天命於我身。祇是我品德菲薄，推辭没有得到諒解，聽從上天的命令，和諧於民心，在太祖廟承受帝位，升烟祭祀上帝，繼承歷代帝王的事迹，君臨天下，好像趟涉河水，不知能否渡過。帝業剛開始建立，皇位更新，考慮到讓我的恩澤，廣泛施於億萬百姓。應該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賜給民間有功者爵位二級，文武官員兩個等級。鰥寡孤獨不能養活自己的每人賜給穀五斛。欠租舊債，都不准再收。有犯了鄉里清議貪贓污濫奸淫偷盜的人，都洗刷掉先前的罪名，讓他們重新開始。長期服勞役敕令拘禁的，特地都恕免他們。丢了官失了爵，被監禁或剥奪官職服勞役的官員，都全部依照舊典釋放。"又下詔説："《禮》陳述杞、宋，《詩》歌咏二客，不敢待以臣禮的重位，歷代都予以殊禮。梁朝敬順人與神，典章制度存於昔日，渡河時沉璧於其中，辭去天下，他擁有的封土和賦斂，應該遵循舊典。用江陰郡來侍奉梁主爲江陰王，使用梁朝的曆法，車旗服色，一切依照前朝標準，離宫别館供給需求，務必盡力優待尊崇。"又下詔梁皇太后爲江陰國太妃，皇后爲江陰國妃。又下詔百官依照原位代理官職。

景子，輿駕幸鍾山祠蔣帝廟。戊寅，輿駕幸華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下璽書敕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崩騰，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唯趙倫，侯景滔天，逾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有自氤氳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崩，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訴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祀，十翦强寇，豈曰人謀，皆由天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慚德。自梁氏將末，頻月亢陽，火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泫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慚休祉，昧旦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守，方寄恤隱。王曆惟新，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愛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强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强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丙子，皇帝駕臨鍾山祭祀蔣帝廟。戊寅，皇帝來到華林園，親自閱覽訴狀，親自赦免囚徒。己卯，分别派遣大使慰勞天下，下璽書敕令州郡說："四位帝王改朝换代，商、周所以順應天意，五行相勝相推，軒轅、伏羲所以順應規律。梁朝的勢力衰落了，喪亂連年，東夏崩潰，西都覆滅。蕭勃違犯法紀，并非衹有趙倫一個人，侯景罪行滔天，超過了劉載。貞陽謀反篡位，叛賊約聯合軍隊，江左多次屬於鮮卑，金陵長期不屬於梁國。自從氤氲混沌的時代，龍圖鳳曆之前，到東漢興平初年，西晋永嘉之亂，天下分崩離析，没有像是梁朝這樣的。朕以虛薄德能，適逢時運昌隆，自從昔日登上帝位，首先清除了諸越，徐門水泊，没有不進行征討的，飄浮過海登上高山，爲的是戡定四方。頂着風塵，軍隊馳騁沙場，六次挽救梁朝，十次殲滅强寇，怎麽能説是人的謀劃，都是由於上天的啓示。梁朝因爲天賜的福禄已經改變，機運永遠終止，敬順唐、虞禪讓之事，推讓他的政權，朕東西退讓，跪拜訴説，許由逃到箕山之南避開舜子，君主到滄洲之野去尋找支伯，然而公卿大臣敦請逼迫，天下民衆惶悚不安地盼望，天命難違，於是享用王業之福。今月乙亥，登上太壇舉行禮儀，想念伊尹遷徙太甲於桐的故事，衹是心有慚愧。自從梁朝將要末落，連續幾個月出現旱災，火運就要終止，連綿的秋雨驟然降下。次日成就大禮，圓丘隔夜而設，塵埃烏雲晚上就消散了，星象夜裏展示出來。朝陽出現光暈，三危山上的甘露往下滴，日月同時升起，帶着五色的慶雲。考慮到我德寡能薄，更加慚愧受到的福祉，辛勤而英明地從政，思慮達到至治。卿等統率軍隊專任一方，國家重任寄托給股肱之臣，分封授官給有賢名的郡守，寄托朕體恤百姓疾苦之念。國家的制度更新了，有歡悦慶幸的想法，想要深廣探求民間疾苦，務必要清廉公平，用慈愛恩惠來撫恤孤兒貧民，用威命刑律來對付强横奸猾。如果有盜賊草寇，有的犯了戎商，山中的豪帥，憑藉幽險專横强暴，都從輕赦免，都讓他們聽到知曉。如果有的迷途不返，對他們嚴懲不貸。現在派遣使者前去宣示

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

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謚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世子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删定郎，治定律令。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卯，以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王冲爲左光禄大夫。癸巳，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長城縣公道譚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弟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

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敗績，囚于王琳。

十一月景申，詔曰："東都齊國，義乃親賢，西漢城陽，事兼功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長城縣侯蒨，學尚清優，神宇凝正，文參禮樂，武定妖氛，心力謀猷，爲家治國，擁旄作守，期月有成，辟彼關河，功逾蕭、寇，萑蒲之盗，自反耕農，篁竹之豪，用稟聲朔。朕以虚寡，屬當興運，提彼三尺，賓于四門，王業艱難，賴乎此子，宜隆上爵，稱是元功。可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户。兄子梁中書侍郎頊襲封始興王，弟子梁中書侍郎曇朗襲封南康王，禮秩一同正王。"己亥，甘露降

旨意，希望你們考慮善政，符合這種虛懷。"

庚辰，下詔從杜姥宅請出佛牙，聚集四部衆舉行無遮大會，高祖親自離開宫殿前去禮拜。最初，齊已故的僧統法獻在烏纏國得到它，曾經把它放在定林上寺，梁朝天監末年，被攝山慶雲寺的和尚慧興保藏，慧興將要去世時，把它囑托給師弟慧志，承聖末年，慧志把它秘密送給高祖，到這時纔被請出。

辛巳，追尊亡父爲景皇帝，廟號太祖；亡母董太夫人爲安皇后。追謚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嫡長子陳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皇帝陵爲瑞陵，昭皇后陵爲嘉陵，一切依照梁朝初年園陵的先例。設置删定郎，制定律令。戊子，遷移景皇帝的牌位祔於太廟。辛卯，任用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王冲作左光禄大夫。癸巳，追贈皇兄梁朝已故的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長城縣公道譚爲驃騎大將軍、太尉，封爲始興郡王；弟梁朝已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爲車騎大將軍、司徒，封爲南康郡王。

當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在郢州軍隊潰敗，他們被王琳拘囚。

十一月丙申，下詔書説："東都齊國，有親近賢人之義，西漢城陽，有功勛業績之事。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長城縣侯陳蒨，學問崇尚嫻雅，神態穩重端莊，文章參乎禮樂，武功戡定禍亂，竭盡心力的計謀，爲了救治國家，統率軍隊作一郡太守，一個月就有了成就，就像那關河，功勞超過了蕭、寇，盗賊草寇，自行恢復農業耕作，篁竹中的豪士，因此接受朝廷統治。朕以虚寡德才，適逢時運昌隆，他提着劍，陳列在明堂四門，帝王基業艱苦困難，主要依賴着這個人，應該賜給上爵以示尊崇，使之和大功相稱。封爲臨川郡王，食邑二千户。兄長的兒子梁朝中書侍郎陳頊襲封始興王，弟弟的兒子梁朝中書侍郎曇朗襲封南康王，禮儀和品秩與正王相同。"己亥，

于鍾山松林，彌滿岩谷。庚子，開善寺沙門采之以獻，敕頒賜群臣。景辰，以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徐度爲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庚申，京師大火。

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未，詔曰："夫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隆替，晋之五校，鳴笳啓途，漢之九卿，傳呼并迾，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恒格。朕膺兹寶歷，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時衷。梁天監中，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并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首爲此職。亂離歲久，朝典不存，後生年少，希聞舊則。今去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腹心，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此外衆官，尚書詳爲條制。"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進位司空，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冲爲太子少傅。左衛將軍徐世譜爲護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吴明徹進號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歐陽頠進號鎮南將軍。辛丑，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受命君臨，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備禮泰壇，景候昭華，人祇允慶，思令億兆，咸與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猶梗，軍機未息，徵賦咸繁，事不獲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無忘寢食。夫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許返迷，一無所問。近所募義軍，本擬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業。晚訂軍資未送者并停，元年軍粮逋餘者原其半。州郡縣軍戍并不得輒遣使民間，務存優養。若有侵擾，嚴爲法制。"乙巳，輿駕親祠北郊。甲辰，振遠將軍、梁州刺史張立表稱去

有甘露落在鍾山松林，布滿了山谷。庚子，開善寺的和尚采集甘露進獻，敕令賞賜給群臣。丙辰，任用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徐度爲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庚申，京師發生了大火災。

十二月庚辰，皇后拜謁太廟。

二年春季正月乙未，下詔書説："設立官職，按照事情的輕重而有所不同，旌旗車馬，隨着時代變化而有所沿革，晋代的五校，吹奏笳笛來開道，漢代的九卿，傳聲呼喊不分主次，舜時的官職夏代的禮儀，怎麽能説是同一種類，商朝質樸周代文雅，本來没有常格。朕接受了皇位，代替天行使職責，留心禮法，希望合乎時宜。梁朝天監年間，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并供給儀衛隨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首先做這個官職。混亂流離的年代久了，朝廷典章佚失不存，後來的人年少，很少聽説舊時的規章。現在除去左右驍騎，應該通用文武，文官則任用賢智之臣，武官則任用有功之臣，所供給的儀衛隨從，和太子前、後二衛類似。此外的衆多官職，尚書詳細製作條例制度。"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進位司空，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剛升任左光禄大夫的王冲爲太子少傅。左衛將軍徐世譜爲護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吴明徹進號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歐陽頠進號爲鎮南將軍。辛丑，高祖親自祭祀南郊。下詔書説："朕受天之命君臨天下，登上皇位，孟春正月，在太壇備下禮品，節令美好，人神吉祥，想讓億萬百姓，革故圖新。前代禍亂，到現在仍然抵抗朝廷，戰爭没有停息，徵賦都很繁重，事情無法結束，朕長期知道天下的弊病，想念黎民百姓，不忘他們的日常生活。無論罪行是輕是重，是已經發覺的還是没有被發覺的，在今天黎明以前，都赦免他們。西方的寇敵從王琳以下，都允許改過自新，對他們不再追究。他們近來招募的義軍，本來當作西方的寇敵，都應該解散遣回，留在家中務農。後來徵訂的軍資没有送到的都停止，永定元年軍糧拖欠未清的恕免一半。州郡縣軍戍都不得擅自派遣使者到民間，務必心存寬容養護。如果有侵擾，嚴加懲罰。"乙

乙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涌生，沙漲，周旋千餘頃，并膏腴，堪墾植。戊午，輿駕親祠明堂。

巳，高祖親自祭祀北郊。甲辰，振遠將軍、梁州刺史張立上表稱已過去的乙亥年八月，丹徒、蘭陵二縣邊界的遺山之側，一天之間因爲濤水涌生，沙漫漲，面積千餘頃，都非常富饒，可以開墾種植。戊午，皇帝親自祭祀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齊。辛卯，詔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總督水步衆軍以遏齊寇。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逃亡到了齊。辛卯，下詔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總督水步衆軍來遏止齊寇。

三月甲午，詔曰："罰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輕，布在方策。沈泰反覆無行，遐邇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轂累藩，漢口班師，還居方岳，良田有逾於四百，食客不止於三千，富貴顯榮，政當如此。鬼害其盈，天奪之魄，無故猖狂，自投獯醜。雖復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光武有蔽於龐萌，魏武不知於于禁，但令朝廷無我負人。其部曲妻兒各令復業，所在及軍人若有恐脅侵掠者，皆以劫論。若有男女口爲人所藏，并許詣臺申訴。若樂隨臨川王及節將立效者，悉皆聽許。"乙卯，高祖幸後堂聽訟，還於橋上觀山水，賦詩示群臣。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

三月甲午，下詔書說："懲罰不施於後嗣，是自古以來的通典，疑罪從輕，布列在簡册上。沈泰反覆没有品行，遠近都知，過去有小功勞，仍然承受朝廷的寄托，分封名郡，連續到藩府去任職，從漢口軍隊凱旋，回朝後專任一方，良田超過了四百頃，食客不止於三千人，富貴顯榮，政事也應當和此相稱。惡劣的危害太過分了，上天奪了他的魂魄，没有原因地猖狂造反，自己投入到北方少數民族中去。雖然朕又知道爲人就要明智，衹是做皇帝太困難了，光武帝受到龐萌的蒙蔽，魏武帝不瞭解于禁，衹是讓朝廷中没有我虧欠的人。令其部下、妻兒分别恢復常業，官員和軍人如果有恐嚇威脅侵擾掠奪的，都以搶劫論處。如果有男女人口被人所藏的，也允許到官府申訴。如果有樂意隨從臨川王及節將立功效勞的，全部都聽任并同意他們。"乙卯，高祖來到後堂聽理訴訟，回來在橋上觀看山水，賦詩給群臣看。當月，王琳在郢州擁立梁朝的永嘉王蕭莊。

夏四月甲子，輿駕親祠太廟。乙丑，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吊祭，司空監護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備辦。以梁武林侯蕭諮息季卿嗣爲江陰王。景寅，輿駕幸石頭，餞司空侯瑱。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烟屬天。五月乙未，京師地震。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附。辛酉，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群臣表請還宫。

夏季四月甲子，高祖親自祭祀太廟。乙丑，江陰王去世，下詔書派遣太宰前去吊唁祭奠，司空監護喪事，凶禮所需的物品，隨時由他們備辦。讓梁朝的武林侯蕭諮的兒子季卿繼承作江陰王。丙寅，皇帝到石頭，爲司空侯瑱餞行。戊辰，重雲殿東側的鴟尾有紫色烟霧連接着上天。五月乙未，京師發生了地震。癸丑，齊的廣陵南城首領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自率領他們的部衆入朝歸附。辛酉，皇帝到大莊嚴寺自作苦行。壬戌，群臣上表請求高祖還宫。

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率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

六月己巳，下詔書命令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率領水軍作先頭部隊，來討伐王琳。

秋七月戊戌，輿駕幸石頭，親送瑱等。己亥，江州刺史周迪擒王琳將李孝欽、樊猛、余孝頃于工塘。甲辰，遣吏部尚書謝哲諭王琳。甲寅，嘉禾一穗六岐生五城。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起太極殿。

秋季七月戊戌，皇帝來到石頭，親自爲侯瑱等人送行。己亥，江州刺史周迪在工塘活捉了王琳部將李孝欽、樊猛、余孝頃。甲辰，派遣吏部尚書謝哲宣諭王琳。甲寅，五城有嘉禾一穗長了六個分枝。當初平定侯景時，大火燒毀了太極殿，承聖年間議論想要營造它，惟獨缺少一根柱子，到這時有根樟木粗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漂流到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報告給高祖。下詔命令中書令沈衆兼任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任將作大匠，建造太極殿。

八月景寅，以廣梁郡爲陳留郡。辛未，詔臨川王蒨西討，以舟師五萬發自京師，輿駕幸冶城寺親送焉。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前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自劾廷尉，即日引見，并宥之。戊寅，詔復文育等本官。壬午，追封皇子立爲豫章王，謚曰獻；權爲長沙王，謚曰思；長女爲永世公主，謚曰懿。謝哲反命，王琳請還鎮湘川，詔追衆軍緩其伐。癸未，西討衆軍至自大雷。丁亥，以信威將軍、江州刺史周迪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南將軍。改南徐州所領南蘭陵郡復爲東海郡。

八月丙寅，把廣梁郡改爲陳留郡。辛未，下詔命令臨川王陳蒨向西討伐，率領五萬水軍從京師出發，皇帝到冶城寺親自送行。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前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新任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等人從王琳那裏逃回來，到廷尉處檢舉自己過失，當天引見給高祖，都寬恕了他們。戊寅，下詔恢復周文育等原來的官職。壬午，追封皇子陳立爲豫章王，謚號獻；追封陳權爲長沙王，謚號思；追封長女爲永世公主，謚號懿。謝哲覆命，王琳請求返回方鎮湘川，下詔追趕衆軍緩和對他的討伐。癸未，西討衆軍從大雷趕到。丁亥，任用信威將軍、江州刺史周迪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南將軍。改南徐州所領的南蘭陵郡又爲東海郡。

冬十月庚午，遣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余孝勱。乙亥，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以仁威將軍、高州刺史黄法𣰋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南將軍。甲寅，太極殿成，匠各給復。

冬季十月庚午，派遣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從豫章出發，討伐余孝勱。乙亥，皇帝到莊嚴寺，闡發《金光明經》的題意。丁酉，任用仁威將軍、高州刺史黄法𣰋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南將軍。甲寅，太極殿建成，匠人各自免除賦税徭役。

十二月庚申，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㝵大會，捨乘輿法物。群臣備法駕奉迎，即日輿駕還宫。景寅，高祖於太極殿

十二月庚申，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陳蒨率領百官在前殿朝見高祖，拜禮奉上牛和酒。甲子，皇帝到大莊嚴寺，開設無遮大會，捨棄乘輿法物苦行。群臣備辦法駕奉迎高祖，即日皇帝回宫。丙寅，高祖在太極殿東堂宴會群臣，安排了

東堂宴群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壬申，割吴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寧郡，屬揚州。以安成所部廣興六洞置安樂郡。景戌，以寧遠將軍、北江州刺史熊曇朗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西將軍。丁亥，詔曰："梁時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銓序。又起兵已來，軍勛甚衆。選曹即條文武簿及節將應九流者，量其所擬。"於是隨材擢用者五十餘人。

金石之樂，是因爲正殿完成。壬申，割出吴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設置海寧郡，隸屬於揚州。把安成管轄的廣興六個洞置爲安樂郡。丙戌，任用寧遠將軍、北江州刺史熊曇朗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西將軍。丁亥，下詔書説："梁朝時的舊官員，遭戰亂流離逃亡在外，剛開始回到朝廷，多數没有審查評定。又從起兵以來，軍隊上的功勛非常多。選用官員就挑取文武簿及節將中與九品相應的，衡量所擬定的官職。"於是依照才能擢用五十餘人。

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龍見于東方。丁酉，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迹見。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龍見于州江南岸，長數十丈，大可八九圍，歷州城西道入天井崗。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麗。辛丑，詔曰："南康、始興王諸妹，已有封爵，依禮止是藩主。此二王者，有殊恒情，宜隆禮數。諸主儀秩及尚主，可并同皇女。"戊申，詔臨川王蒨省揚、徐二州辭訟。

三年春季正月己丑，青龍出現於東方天空。丁酉，用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當天夜裏下大雪，到了天明，太極殿前面有龍的足迹出現。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上表聲稱白龍出現在州江的南岸，長數十丈，粗約八九圍，經過州城西道進入天井崗。有仙人出現在羅浮山寺的小石樓，高約三丈，通身潔白，衣服華美絢麗。辛丑，下詔書説："南康王、始興王的妹妹們，已經有了封爵，依照禮制她們衹是藩主。但是這兩個王，和通常情况不一樣，應該用隆重的禮節來對待。諸藩主的禮儀品秩以及出嫁，可以和皇女相同。"戊申，下詔臨川王陳蒨審查揚、徐二州的訴訟。

二月辛酉，以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西大將軍。壬午，司空侯瑱督衆軍自江入合州，焚齊舟艦。

二月辛酉，以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西大將軍。壬午，司空侯瑱都督衆軍從江進入合州，焚燒齊的舟艦。

三月景申，侯瑱至自合肥，衆軍獻捷。

三月丙申，侯瑱從合肥趕到，衆軍進獻所獲的俘虜及戰利品。

夏閏四月庚寅，詔曰："開廪賑絶，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兹多壘，彌疚納隍。良由四聰弗達，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吴州、縉州去歲蝗旱，郢田雖咒，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近

夏季閏四月庚寅，下詔書説："開倉救濟貧困，是撫養百姓的大恩惠，出巡四方濟人患難，是先王美好的典章法度。朕碰上末世頹敗的風俗，接受天命，皇帝恩德未能遍及，民衆的疾苦仍然深重，再加上寇亂頻繁，更加愧疚民處水火。確實由於對四方聽不到，遠方不能響應。普遍施予的仁德，爲什麽有時會不同？殘敝的軌度，至今尚未恢復。吴州、縉州去年出現蝗災旱災，郢田的人雖然禱告，但是鄭渠最終乾涸，屋

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非既飽，庶微慰阻飢。”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兼以伎術者預焉。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率衆城南皖口。是時久不雨，景午，輿駕幸鍾山祠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裏没有充裕的希望，家中却有死人的悲嘆。百姓不足，民衆依賴什麼呢？近來已經派遣中書舍人江德藻接受使命到東陽，和縣令郡守慰問民間疾苦，并用繳納給臺倉的現存的米分别撫恤。雖然恩德不能使之吃飽，但是或許稍微安慰阻止飢餓。”甲午，下詔書依照前代設置西省學士，并讓有技藝方術的人參與。丁酉，派遣鎮北將軍徐度率領衆人築城南皖口。當時長期不下雨，丙午，皇帝到鍾山祭祀蔣帝廟，這一天降了雨，到月底停止。

五月景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舊儀，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衮冕之服。自今已去，永可爲准。”景寅，扶南國遣使獻方物。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于軍，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孝勱。

五月丙辰初一，出現了日食，官吏上奏：舊時禮儀，皇帝到前殿，穿朱紗袍、戴通天冠。下詔書說：“這是前代沿用，意義有些不同。合朔之日仰助太陽，應該準備衮冕之服。自今以後，永遠把這當作標準。”丙寅，扶南國派遣使者貢獻本地産物。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在軍中殺死都督周文育，舉兵造反。王琳派遣他的部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助余孝勱。

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暕等三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京師。甲午，衆師凱歸。詔曰：“曇朗噬逆，罪不容誅，分命衆軍，仍事掩討，方加梟磔，以明刑憲。”徵臨川王蒨往皖口置城柵，以錢道戢守焉。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大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東堂，哀甚。癸卯，高祖臨訊獄訟。是夜，熒惑在天尊。高祖疾又甚。景午，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纂。甲寅，大行皇帝遷殯于太極殿西階。

六月戊子，儀同三司侯安都在左里打敗衆愛等，俘獲王琳的堂弟王襲、主帥羊暕等三十餘人，衆愛逃跑了，庚寅，廬山民衆殺了他，把他的人頭傳送到京師。甲午，衆軍隊凱旋歸來。下詔書說：“曇朗反叛作亂，誅殺不足以抵償其罪行，命令衆軍，仍然進行討伐，施加誅戮，來表明刑法。”徵召臨川王陳蒨前往皖口構置圍墻和栅欄，讓錢道戢把守那裏。丁酉，高祖有病，派遣兼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爲疾病禱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禱告太社、祭祀天地。辛丑，高祖的病稍稍見好。已故的司空周文育的靈柩從建昌運至京師。壬寅，高祖素服在東堂哭吊，非常悲慟。癸卯，高祖親自訊問訟案。這天夜裏，火星出現在天空。高祖的病又嚴重了。丙午，高祖在璿璣殿去世，時年五十七歲。遺詔追召臨川王陳蒨入朝繼承皇位。甲寅，剛死的皇帝遷柩到太極殿西階。

秋八月甲午，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景申，葬萬安陵。

秋季八月甲午，群臣奉上謚號爲武皇帝，廟號爲高祖。丙申，葬在萬安陵。

高祖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

高祖用智慧安撫萬物，用武功平定叛亂，獨

獨運，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静難夷凶。至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寬政，愛育爲本。有須發調軍儲，皆出於事不可息。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爲虚費。初平侯景，及立紹泰，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閨房者，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哥鍾女樂，不列於前。及乎踐祚，彌厲恭儉。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自運用英明的謀略，人們都趕不上他，所以能够征伐戰勝四方，平定叛亂削除凶逆。到了登上皇位之日，擔當國家朝政的重任，常推崇寬大之政，以仁愛撫恤爲本。如果需要徵發調用軍需物資，都是出於事情不能平息。加上以節儉樸素自作表率，平常飲食不過幾個品種，宫中的私宴，都用粗陋的食器，各種食品和美味，削減至充足而已，不能白白浪費。起初平定侯景，到擁立梁敬帝，美女玉帛，都分發給將士。他充用於後宫的，衣服没有華美的色彩，飾物不用黄金翠玉，編鐘女樂，他也不列於面前。等到他登基，更加嚴格恭儉。所以他建立了偉大的功勛美好的恩德，廣闊地擁有天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蕩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宫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横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徽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明而有謀略度量寬宏，隨機應變不拘一格，大概與漢高祖、魏武帝相當。等到西都動蕩顛覆，確實能會通天和人。王僧辯缺少伊尹之才，白白結下桐宫的怨恨，貞陽假藉秦軍隊的送行，却不考慮穆嬴的哭泣。高祖於是遵循天意撫平末世運數，乘着形勢機會拯救動亂的局面，帝王功業的基礎，從此開始，爲什麽要到戡定黎登上陑的勝利纔可以呢。所以在恭敬宣美政務之世，改朝换代之時，百姓謳歌他來歸附，前朝離去如釋重負，和前代相比，這是多麽美好啊！

陳書卷三

本紀第三

世　祖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夢兩日鬥，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黄，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懷之。侯景之亂，鄉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獨保家無所犯。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舉義兵，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陽獻王，世祖乃密袖小刀，冀因入見而害景，至便屬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世祖乃得出赴高祖營。

世祖文皇帝名蒨，字子華，是始興昭烈王的長子。青年時期就沉穩機敏有膽識氣度，儀容秀美，研讀經史，舉止大方高雅，行爲符合禮教法度。高祖很寵愛他，常説"這孩子是我家門的優秀人物"。梁太清初年，世祖夢見兩個太陽鬥焰，一大一小，結果大太陽光焰泯滅墜地，呈正黄顔色，有斗一樣大，於是世祖取下三分之一揣於懷中。侯景作亂時，鄉人多憑山據湖爲盜，進行劫掠，獨有世祖保護家族不受侵擾。當時一天比一天混亂，就到臨安避亂。到高祖舉義軍時，侯景派人收捕世祖和衡陽獻王，世祖就暗中袖藏小刀，準備進見時殺了侯景，到了那裏因爲接見的是屬員，所以没有采取行動。高祖的大軍圍攻石頭城時，侯景多次想加害世祖。逢侯景失敗，世祖纔得以逃奔高祖軍營中。

起家爲吴興太守。時宣城劫帥紀機、郝仲等各聚衆千餘人，侵暴郡境，世祖討平之。承聖二年，授信武將軍，監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廣陵，使世祖爲前軍，每戰克捷。

起始任吴興太守。那時宣城的亂軍頭子紀機、郝仲等各聚集千餘人，到郡境内侵擾，世祖討平了他們。承聖二年，授爲信武將軍，監管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廣陵，派世祖爲前軍，每戰必勝。

高祖之將討王僧辯也，先召世祖與謀。時僧辯女婿杜龕據吴興，兵衆甚盛，高祖密令世祖還長城，立柵以備龕。世祖收兵纔數百人，戰備又少，龕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乘虚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而世祖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泰知柵内人少，日夜苦攻，世祖激厲將

高祖將要討伐王僧辯時，先召世祖一起商議。當時僧辯的女婿杜龕占據吴興，兵勢很强盛，高祖密令世祖返回長城縣，立起寨柵來防備杜龕。世祖招的兵僅幾百人，軍械裝備又少，杜龕派他的部將杜泰領五千精兵，乘虚殺來，將士們見了相顧失色，但是世祖談笑自如，部署更加精明，於是衆人心裏纔安定下來。杜泰瞭解到寨内兵少，日夜猛攻，世祖激勵將士，親自上陣，

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走。及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討龕，世祖與并軍往吴興。時龕兵尚衆，斷據衝要，水步連陣相結，世祖命將軍劉澄、蔣元舉率衆攻龕，龕軍大敗，窘急，因請降。

東揚州刺史張彪起兵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懷振遣使求救，世祖與周文育輕兵往會稽以掩彪。後彪將沈泰開門納世祖，世祖盡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邪村民斬彪，傳其首。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世祖分命討擊，悉平之，威惠大振。

高祖受禪，立爲臨川郡王，邑二千户，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高祖詔世祖入衛，軍儲戎備，皆以委焉。尋命率兵城南皖。

永定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遺詔徵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吊，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窮酷煩冤，無所迨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以寧宇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納麓時叙之辰，負扆乘機之日，并佐時雍，是同草創；祧祏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寶録，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綿，興言感絶。"世祖固讓，至于再三，群公卿士固請，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事切機務，南面須

相持了幾十天，杜泰兵纔退走。等到高祖派周文育帶兵討伐杜龕，世祖和他一起進軍吴興。當時杜龕兵衆還多，占據要路，水軍和步兵陣連着陣，世祖命將軍劉澄、蔣元舉領兵進攻杜龕，杜龕軍大敗，走投無路，衹好請求投降。

東揚州刺史張彪起兵圍攻臨海太守王懷振，懷振派人來求救，世祖與周文育領輕兵奔襲張彪的會稽。後來張彪的部將沈泰開門迎入世祖，世祖把張彪的部下和家財全部收繳，張彪來救，又被擊敗逃走，若邪村的百姓殺了張彪，送來他的首級。世祖因功被授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山越一帶山深勢險，都不來歸附，世祖命人分頭討伐，全部平定，威名和德聲大振。

高祖受禪讓時，立世祖爲臨川郡王，食邑二千户，拜爲侍中、安東將軍。當周文育、侯安都在沌口戰敗時，高祖詔命世祖入都護駕，軍隊的儲備和警戒的事，都交給他管。不久命令他領兵到南皖築城堅守。

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日，高祖駕崩，遺詔召世祖入京繼位。甲寅日，從南皖回京，入居中書省。皇后令道："蒼天不憫，降下禍難。大行皇帝突然拋下萬民，全國悲哀，天下如失父母，悲痛至極，無法抑制。衆龍子消息杳渺，不知歸期，須立國主，使國家安寧。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陳蒨，是景皇後裔，猶如兒子一般，在牧野建立大功，平定黎地光大偉業，在大行皇帝掌重權之時，以及受禪即位之日，并力輔佐使國家和順，實是一同草創大業的人；又是親族一脉，遠近歸心，應該繼承祖業，登上大位，使得祖廟香火有繼，萬民安樂。未亡人苟延殘喘，遇到這樣的大禍，心裏悲傷凄楚，出言哀絶。"世祖堅决辭讓，一而再再而三，衆公卿大臣堅决請求，那一天在太極前殿即皇帝位。下詔道："上天突然降禍到國家，大行皇帝離開萬民，全國痛心，如喪父母。國家大位，交我繼承，國事紛擾，處事要抓住關鍵，朝廷需要主持朝政的君主，辭讓是輕微的禮節，現在就繼承大命，光耀四海。可

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無輕重，悉皆蕩滌。逋租宿債，吏民愆負，可勿復收。文武内外，量加爵叙。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庶祇畏在心，公卿畢力，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興言號哽，深增慟絶。"又詔州郡悉停奔赴。

大赦天下，不論輕罪重罪，一律赦免。拖欠的舊租債，官民負擔過重，可不要再收。朝内外文武百官，按等級加封爵禄。孝悌力田繼承父職的賜爵一級。望敬畏上天，公卿盡力，勸惡爲善，不用極刑之日爲期不遠。出言哽泣，深增悲慟。"又詔令州郡停止赴京奔喪。

秋七月景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未，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迪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黄法𣰋進號安南將軍。庚申，以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進號征南大將軍。辛酉，以侍中、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爲太尉，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冲爲特進、左光禄大夫，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戌，以侍中、護軍將軍徐世譜爲特進、安右將軍；侍中、忠武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乙丑，重雲殿災。

秋七月丙辰日，尊封皇后爲皇太后。己未日，給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爲征南將軍，給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迪進號爲鎮南將軍，給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黄法𣰋進號爲安南將軍。庚申日，給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進號爲征南大將軍。辛酉日，任侍中、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爲太尉，任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任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冲爲特進、左光禄大夫，任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戌日，任侍中、護軍將軍徐世譜爲特進、安右將軍；任侍中、忠武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乙丑日，重雲殿發生火災。

八月癸巳，以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留異爲安南將軍、緡州刺史，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魯悉達進號安左將軍。庚戌，封皇子伯茂爲始興王，奉昭烈王後。徙封始興嗣王項爲安成王。

八月癸巳日，任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留異爲安南將軍、緡州刺史，給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魯悉達進號爲安左將軍。庚戌日，封皇子伯茂爲始興王，繼承昭烈王。改封始興嗣王陳項爲安成王。

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爲皇后。

九月辛酉日，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王公以下賜賞錢帛不等。乙亥日，立王妃沈氏爲皇后。

冬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詔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率衆以禦之。

冬十一月乙卯，王琳侵犯大雷，詔令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領兵抵禦。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詔曰："朕以寡昧，嗣纂洪業，哀惸在疚，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日，下詔道："我以淺薄的德識，嗣承大業，内心愧疚，治國不能顯

治道弗昭，仰惟前德，幽顯遐暢，恭己不言，庶幾無改。雖宏圖懋軌，日月方弘，而清廟廓然，聖靈浸遠，感尋永往，瞻言罔極。今四象運周，三元告獻，華夷胥洎，玉帛駿奔，思覃遺澤，播之億兆。其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爲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立者，賜穀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式饗上玄，虔奉牲玉，高禋禮畢，誠敬兼弘。且陰霾浹辰，褰霽在日，雲物韶朗，風景清和，慶動人祇，忭流庶俗，思俾黎元，同此多祐。可賜民爵一級。”辛未，輿駕親祠北郊。日有冠。

二月辛卯，老人星見。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叛還宣城，據郡以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景申，太尉侯瑱敗王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球，盡收其資儲船艦，俘馘以萬計，王琳及其主蕭莊奔于齊。

戊戌，詔曰：“夫五運遞來，三靈眷命，皇王因之改創，殷、周所以樂推。朕統曆承基，丕隆鼎運，期理攸屬，數祚斯在，豈僥倖所至，寧卜祝可求。故知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貽譏，斷蛇定業，亂臣賊子，異世同尤。王琳識暗挈瓶，智慚衛足，干紀亂常，自貽顛沛，而縉紳君子，多被縶維，雖涇、渭合流，蘭鮑同肆，求之厥理，或有脅從。今九罭既設，八紘斯掩，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游說，永作漢蕃，延壽脱歸，終爲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晉、楚，行藏用捨，亦豈有恒，宜加寬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皆原宥；將帥戰兵，亦同

德，衹是仰仗先王遺德，顯達幽昧而暢達遠方，自己端肅不敢自作主張，大致未改變先王政教。雖然宏圖遠大，日月正明，但都因廟堂清朗、聖靈護佑深遠，永久感懷不盡。現在四象正常運轉，三元得位，中外來朝，玉帛來貢，先王遺澤，廣布萬民。該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爲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養的，每人賜五斛穀。孝悌力田品行突出的，加爵一級。”甲寅日，分派使者到四方慰勞。辛酉日，駕車親到南郊祭天，下詔道：“我享受上天恩賜，虔誠地奉獻牲禮玉帛，升禋禮畢，更加誠敬。連陰多時，開朗有日，天朗物明，風清景和，歡慶感動人神，喜悦遍布民間，想使黎民百姓同享這護佑。可賜給民爵一級。”辛未日，駕車到北郊親祭。日有冠形光暈。

二月辛卯日，老人星出現。乙未日，高州刺史紀機從軍中反叛回宣城，占據郡城響應王琳，涇縣縣令賀當遷討平了他。丙申日，太尉侯瑱在梁山打敗王琳，在博望打敗齊軍，活捉齊將劉伯球，全部繳獲他的軍資儲備和戰船，俘虜敵軍以萬計，王琳和他的主子蕭莊出逃到齊國。

戊戌日，下詔道：“五行運轉，三靈眷顧，皇王因而改易，殷、周因而更替，我統繼大位，大業興隆國運昌盛，屬於正理，符合定數，豈是僥幸能達到的，豈是卜祝可以求得的。由此可知國家重任，必因氣數而定。因而争天下而貽留給後世譏嘲，斬白蛇能定偉業，亂臣賊子，即使時代不同也都一樣遭斥責。王琳識見淺薄，智力低下，違犯綱常，自招顛沛苦果，大臣君子，很多被他所累，雖然涇、渭流於一起，蘭草與鮑魚同放一室，但尋思其中原因，有的是被迫脅從。現在法網早架，網繩已設，天網恢恢，能放過吞舟大魚。至於像伏波一樣游説外邦，永作漢的藩國，或如延壽脱身回歸，最終成爲魏的守宰，才能可改變秦、虞之急，本領能通好晉、楚的關係，做與不做用與不用，哪還有一成不變的，應對這些人加以寬恕，以示皇恩浩蕩。凡官紳士

肆眚，并隨才銓引，庶收力用。”又詔師旅以來，將士死王事者，并加贈謚。己亥，詔曰：“日者凶渠肆虐，衆軍進討，舟艦輸積，權倩民丁，師出經時，役勞日久。今氛祲廓清，宜有甄被。可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庚子，分遣使者賫璽書宣勞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鎮湓城。庚戌，以高祖第六子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立爲衡陽王。

三月景辰，詔曰：“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户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筭斂繁多，且興師已來，千金日費，府藏虚竭，杼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静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兹日。”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舉州内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率熊曇朗，傳首京師。先是，齊軍守魯山城，戊午，齊軍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甲子，分荆州之天門、義陽、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領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尉所部六縣爲沅州。别置通寧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以安南將軍、南兗州刺史、新除右衛將軍吴明徹爲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僞郢州刺史孫瑒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景子，衡陽王昌薨。丁丑，詔曰：“蕭莊僞署文武官屬還朝者，量加録序。”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後。乙未，以安南將軍荀

族，參與逆黨，一概赦免；將帥兵卒，也一同寬恕，一并量才録用，希望能起到作用。”又詔令對從發生戰事以來爲國而死的人，都加贈謚號。己亥日，下詔道：“近日凶徒肆虐，衆軍前往征討，船艦運送軍資，動用人丁，出師多時，長久勞苦。現在國家太平，應該獎賞。當過兵的男丁可免除賦税勞役。夫妻三年以上的，男丁在這次戰事中遭到不幸的，就免除他妻兒的賦税勞役。”庚子日，分派使者帶着璽書到四方慰勞。乙巳日，派太尉侯瑱鎮守湓城。庚戌日，封高祖的第六子陳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立他爲衡陽王。

三月丙辰日，下詔道：“自從梁末喪亂以來，有十多年了，在編的户口凋零，萬户中未存一户，中原的百姓，可以説没有多少了。不久前寇禍相連，徵斂繁多，况且興兵以來，每日費用千金，府庫空虚，布帛用盡。近來所備辦的軍資，全用於戰事，如今首惡被滅除，八方太平，兵戈收藏，戰事剛停，想讓幸存的百姓，因寬減賦税而喜悦，今年的軍糧都减去三分之一。由尚書省傳達四方，説明我憐民的意思。各地州郡長官多加鼓勵務必用力農事，希望鼓腹而游含哺而笑的盛况，又在今日實現。”蕭莊所轄的郢州刺史孫瑒領全州歸附。丁巳日，江州刺史周迪平定南中，殺了賊首熊曇朗，把首級送到京城。原先，齊軍守魯山城，戊午日，齊軍棄城逃跑，詔令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這座城。甲子日，分設荆州的天門、義陽、南平，以及郢州的武陵四郡，設武州。州刺史督沅州，領武陵太守，管理武陵郡。那個都尉所轄的六縣爲沅州。另設通寧郡，用刺史領太守職，管理都尉城，减了舊時的都尉。任安南將軍、南兗州刺史、新授右衛將軍吴明徹爲安西將軍、武州刺史，任僞郢州刺史孫瑒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丙子日，衡陽王陳昌死。丁丑日，下詔道：“蕭莊僞政權所任文武官員回到朝廷的，量才録用。”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繼承獻王的後嗣。乙未日，任安南將軍荀朗爲安北將

朗爲安北將軍、合州刺史。

五月乙卯，改桂陽之汝城縣爲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置東衡州。

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詔曰："梁孝元遭離多難，靈櫬播越，朕昔經北面，有異常倫，遣使迎接，以次近路。江寧既有舊塋，宜即安卜，車旗禮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漢獻帝故事。"甲午，追策故始興昭烈王妃曰孝妃。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將軍。辛丑，國哀周忌，上臨于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京師殊死已下。是月，葬梁元帝於江寧。

秋七月甲寅，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伫咨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褒奬抽揚，緘書紳帶。而傅巖虚往，穹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當有乖則哲，使草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側食長懷，寢興增嘆。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郎王暹，并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萃，大厦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咏。"乙卯，詔曰："自頃喪亂，編户播遷，言念餘黎，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景辰，立皇子伯山爲鄱陽王。

八月庚辰，老人星見。壬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珠玉。自頃寇戎，游手者衆，民失分地之業，士有

軍、合州刺史。

五月乙卯日，把桂陽的汝城縣改爲盧陽郡。分設衡州的始興、安遠二郡，設東衡州。

六月辛巳日，改謚先皇祖母景安皇后爲景文皇后。壬辰日，下詔道："梁孝元時期遭逢多難，靈棺遠離，我往日曾經爲臣，這樣有違人倫常情，派使者迎來，停在近處。江寧既然有舊墓地，應即時安葬，車騎禮儀，全用梁時舊典，按魏國葬漢獻帝的事辦理。"甲午日，追封已故的始興昭烈王妃爲孝妃。丁酉日，任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將軍。辛丑日，是國哀周年忌日，皇上駕臨太極前殿，百官陪哭。赦免京城中死罪以下的罪犯。當月，把梁元帝葬在江寧。

秋七月甲寅日，下詔道："我憑無能的資質登上寶座，擔子極重，憂慮實是深切，然而事業未成，積怨還在，久待賢士咨詢，夢寐以求，每當有一句可采納的話，有一點善事可做，我何嘗不嘉奬褒揚，記録下來挂在腰帶上隨身帶着。但是傅巖已逝，穹谷已淹滅，蒲幣空設，旌弓不來。難道是我違背準則，使得民間有賢士未用，還是時代流於澆薄，現在不如古代？我吃飯睡覺都想，衹是空增嘆息。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奏章，推薦梁時的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的尚書中兵郎王暹，都是世家後裔，羽儀望族，或者文才足可任用，或者孝德可稱道，都應列於朝廷，以不同等級任用。王公爵位以下的，該各自舉薦賢士，起用被埋没的人才，纔能衆才匯集，大厦可成，使得《棫樸》可唱，《由庚》可歌。"乙卯日，下詔道："自前不久國家喪亂，在籍的户口遠遷，幸存的百姓，很是悲傷驚恐。他們離鄉背井，流浪求食，今年任隨他們到他們能安居的地方，來年無論是新遷的還是原籍的，全都登記入籍，與僑民并入當地户籍管理的政策一樣實行。"丙辰日，立皇子伯山爲鄱陽王。

八月庚辰日，老人星出現。壬午日，下詔道："菽粟比珠玉還要貴重。自從不久前發生戰事以來，游手好閑的人增多，百姓失去了耕作的

佩犢之譏。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饑，方存富教。麥之爲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節，萬實可收，其班宣遠近，并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癸未，世祖臨景陽殿聽訟。戊子，詔曰：“污樽土鼓，誠則難追，畫卵雕薪，或可易革。梁氏末運，奢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哥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淪季，思闡治道，菲食卑宮，自安儉陋，俾兹薄俗，獲反淳風。維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甲午，周將賀若敦率馬步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丁酉，上幸正陽堂閱武。

本業，士族中有對務農的譏嘲。我同情百姓，想改變陋俗，使他們免除饑荒，正想讓他們富裕起來再受到教化。種麥對於口糧來説，占有重要地位，現在正是九秋時節，萬物可以收穫，該宣告遠近，讓百姓都去播種。守宰親自鼓勵農事，務必使百姓及時收種。有特别窮困的，酌情給予種糧。”癸未日，世祖駕臨景陽殿視察審案。戊子日，下詔道：“掘地爲樽以地爲鼓的儉樸風氣或許難以做到，蛋上畫彩柴薪上雕刻的奢侈風氣或許容易改革。梁代末年，奢侈華麗的風氣很厲害，官府中的低級小官都厭吃牛羊肉，管庫小吏家裏都陳設歌鐘樂器，土木上用朱丹作彩飾，車馬用金玉珍寶來裝飾，追求欲望緊隨流俗，壞的影響很深遠。我生長於儒學家庭，懂得應内心充實，家裏也樸素，室内没有浮華裝飾，看到當時的習俗，常常扼腕嘆息。今天我掌大權，治理國家，在這淪落的時候，想到治國的正道，食粗糧居簡樸的宮室，自安儉樸簡陋，要使這澆薄的時俗改變成淳厚的風氣。那些雕鏤都屬過分的裝飾，不是兵器或國家形象所必須的，金銀珠玉、鮮亮的衣服及雜巧玩物，全都禁止使用。”甲午日，周將賀若敦領馬步軍一萬，突然殺到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抵抗，帶兵回到巴陵。丁酉日，皇上駕幸正陽堂檢閱軍隊。

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盛領水軍將趣巴、湘，與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往禦之。辛酉，遣儀同徐度率衆會瑱于巴丘。景子，太白晝見。丁丑，詔侯瑱衆軍進討巴、湘。

九月癸丑日，彗星出現。乙卯日，周將獨孤盛領水軍將要奔往巴、湘一帶，與賀若敦聯軍水陸并進，太尉侯瑱從尋陽出發前往抵禦。辛酉日，派儀同徐度領兵在巴丘與侯瑱會合。丙子日，太白星白天出現。丁丑日，詔令侯瑱等衆軍前往巴、湘討伐。

十月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盡獲其船艦，盛收兵登岸，築城以保之。丁酉，詔司空侯安都率衆會侯瑱南討。

十月癸巳日，侯瑱突襲楊葉洲打敗獨孤盛，繳獲他的全部戰船，獨孤盛收兵上岸，築城自保。丁酉日，詔令司空侯安都領兵與侯瑱會師向南征討。

十二月乙未，詔曰：“古者春夏二氣，不決重罪。蓋以陽和布澤，天秩是弘，寬網省刑，義符含育，前王所以則天象地，立法垂訓者也。朕屬當澆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隱，念甚

十二月乙未日，下詔道：“古代春夏二季不斬決重罪犯。大概是因爲陽和潤澤，恢弘天道，寬和刑法，有養育萬物的意思，前代君王之所以取法天地，是爲了建立法度留下訓誡。我處在末世，想到百姓疾苦，同情憐憫，有拯救百姓出水

納隍，常欲式遵舊軌，用長風化。自今孟春訖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獨孤盛將餘衆自楊葉洲潛遁。

火之心，常想遵循舊法施行教化。自今年初春到初夏，已判定大辟重刑的罪犯，應暫停止用刑。”己亥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來降，派巴州刺史侯安鼎去守巴陵。庚子日，獨孤盛領殘兵從楊葉洲悄悄逃走。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天下。以雲麾將軍、晉陵太守杜稜爲侍中、領軍將軍。辛亥，以始興王伯茂爲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乙卯，合州刺史裴景徽奔于齊。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大赦天下。任雲麾將軍、晉陵太守杜稜爲侍中、領軍將軍。辛亥日，任始興王伯茂爲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乙卯日，合州刺史裴景徽逃奔齊國。辛未日，周湘州城主殷亮來降，湘州平定了。

二月景戌，以太尉侯瑱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庚寅，曲赦湘州諸郡。

二月丙戌日，任太尉侯瑱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庚寅日，特赦湘州等郡。

三月乙卯，太尉、車騎將軍、湘州刺史侯瑱薨。丁丑，以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

三月乙卯日，太尉、車騎將軍、湘州刺史侯瑱死。丁丑，任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

夏四月，分荆州之南平、宜都、羅、河東四郡，置南荆州，鎮河東郡。以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吴明徹爲南荆州刺史。庚寅，以安左將軍魯悉達爲安南將軍、吴州刺史。辛卯，老人星見。

夏四月，劃分荆州的南平、宜都、羅、河東四郡，設置南荆州，鎮轄河東郡。任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吴明徹爲南荆州刺史。庚寅日，任安左將軍魯悉達爲安南將軍、吴州刺史。辛卯日，老人星出現。

秋七月景午，周將賀若敦自拔遁歸，人畜死者十七八。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

秋七月丙午日，周將賀若敦撤軍悄悄逃回去了，人畜死了十分之七八。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都平定了。

九月甲寅，詔曰：“姬業方闡，望載渭濱，漢曆既融，道通圯上。若乃摛精辰宿，降靈惟岳，風雲有感，夢寐是求，斯固舟楫鹽梅，遞相表裏，長世建國，罔或不然。至於銘德太常，從祀清廟，以貽厥後來，垂諸不朽者也。前皇經濟區宇，裁成品物，靈貺式甄，光膺寶命，雖謨明浚發，幽顯協從，亦文武賢能，翼宣王業。故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瑱，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僧明，故中護軍穎，故領軍將軍擬，

九月甲寅日，下詔道：“姬姓基業始創時，從渭濱迎來姜尚，漢代建國，是從圯上老人的事開始。像這樣星宿顯現，五岳降靈，風雲感動，真是夢寐以求的，這就像渡海憑舟楫調味靠鹽梅一樣，君臣互爲表裏，建立永久的政權，没有不是這樣的。直到銘刻大臣功德，立廟祭祀，遺傳後世，永垂不朽。前皇治理天下，裁就體制，神靈甄選恩賜，我榮承大寶，即使深謀明智，也得依靠文武賢臣，裏外相助，光大偉業。已故的大司馬、驃騎大將軍侯瑱，已故的司空文育，已故的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僧明，已故的中護軍穎，已故的領軍將軍擬等人，有的在艱難中一起

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荆汗馬，終始勤劬；莫不罄誠悉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緒，永言勛烈，思弘典訓，便可式遵故實，載揚盛軌，可并配食高祖廟庭，俾兹大猷，永傳宗祏。”景辰，以侍中、中權將軍、特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冲爲丹陽尹；丹陽尹沈君理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

冬十月乙巳，霍州西山蠻率部落内屬。

十一月乙卯，高驪國遣使獻方物。甲子，以武昌、國川爲竟陵郡，以安流民。

十二月辛巳，以安東將軍、吴郡太守孫瑒爲中護軍。甲申，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并施行。先是，縉州刺史留異應于王琳等反，景戌，詔司空侯安都率衆討之。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宫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負荷寶圖，亟回星琯，兢兢業業，庶幾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無忘日夜。陽和布氣，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誠兼饗敬，思與黎元被斯寬惠。可普賜民爵一級。其孝悌力田，别加一等。”辛酉，輿駕親祠北郊。

閏二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爲撫東大將軍，高句驪王高湯爲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舉兵應留異，襲湓城，攻豫章郡，并不剋。辛亥，以南荆州刺史吴明徹爲安右將軍。甲子，改鑄五銖錢。

三月景子，安成王頊至自周，詔

創業，歷經危險；有的衝鋒陷陣，爲正義而犧牲；有的協助謀劃，運籌帷幄；有的勞苦披荆，始終勤勉；無不竭誠盡力，不論艱難還是安泰都如此。我僅憑粗淺的見識嗣承大位，永遠懷念這些忠烈，想弘揚他們作爲訓典，就照以往的例子盛贊宣揚，可一起供在高祖廟堂配享，使這些大功臣永垂後世。”丙辰日，任侍中、中權將軍、特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冲爲丹陽尹；任原丹陽尹沈君理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

冬十月乙巳，霍州西山蠻領部落歸附。

十一月乙卯日，高驪國派使者進貢。甲子日，設武昌、國川爲竟陵郡，來安頓流亡的百姓。

十二月辛巳日，任安東將軍、吴郡太守孫瑒爲中護軍。甲申日，在京城建始興國廟，用祭王的禮儀來祭祀。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因國家資金不足，奏請設立海鹽賦和官府專賣酒的制度，詔令一并實行。起初，縉州刺史留異響應王琳等叛逆，丙戌日，詔令司空侯安都領兵征討。

三年春正月庚戌，在南郊臨時設帷宫，用繒帛祭禮告胡公配祭上天。辛亥日，車駕到南郊親祭。詔書寫道：“我承當國位，殫精竭力，兢兢業業，差不多治理得國家安定了，但道德教化不行，風氣鄙陋得很。總在思慮，日夜不忘。上天播撒陽和之氣，光明普照，我親自獻上牲禮玉帛，倍加虔誠敬祭，想與百姓一起蒙享恩惠。可給百姓賜民爵一級。那些任職孝悌力田的，另外再加一等。”辛酉日，車駕到北郊去親祭。

閏二月己酉日，任百濟王餘明爲撫東大將軍，任高句驪王高湯爲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起兵響應留異，襲擊湓城，進攻豫章郡，都未成功。辛亥日，任南荆州刺史吴明徹爲安右將軍。甲子日，改鑄五銖錢。

三月丙子日，安成王陳頊從周回來，詔令授

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丁丑，以安右將軍吴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衆軍南討。甲申，大赦天下。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異於桃支嶺，異脱身奔晋安，東陽郡平。

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的職務，可設佐史。丁丑日，任安右將軍吴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令衆軍到南方征討。甲申日，大赦天下。庚寅日，司空侯安都在桃支嶺打敗留異，留異脱身逃到晋安，東陽郡平定了。

夏四月癸卯，曲赦東陽郡。乙巳，齊遣使來聘。

夏四月癸卯日，特赦東陽郡。乙巳日，齊派使者來通問修好。

六月景辰，以侍中、中衛將軍安成王頊爲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以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晋安、建安八郡置東揚州。以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侍中、征北大將軍。

六月丙辰日，任侍中、中衛將軍安成王陳頊爲驃騎將軍、揚州刺史。把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晋安、建安等八郡并屬東揚州。任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任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侍中、征北大將軍。

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二級。

秋七月己丑日，皇太子娶王氏爲妃。在職的文武官員各有等級不同的賞賜，孝悌力田爲父後的人賜爵二級。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丁亥，周迪請降，詔安成王頊督衆軍以招納之。

九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任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丁亥日，周迪請求投降，詔令安成王陳頊督領衆軍去受降。

是歲，周所立梁王蕭詧死，子巋代立。

這年，周國所支持的梁王蕭詧死了，他的兒子蕭巋繼嗣爲王。

四年春正月景子，于陁利國遣使獻方物。甲申，周迪棄城走，閩州刺史陳寶應納之，臨川郡平。壬辰，以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章昭達爲護軍將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華皎進號平南將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黄法𣰋爲鎮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安西將軍、領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中護軍孫瑒爲鎮右將軍。罷高州隸入江州。

四年春正月丙子，于陁利國派使者來進貢。甲申日，周迪棄城逃跑，閩州刺史陳寶應收留了他，臨川郡平定了。壬辰日，任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章昭達爲護軍將軍，給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華皎進號平南將軍，任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黄法𣰋爲鎮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任安西將軍、領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任中護軍孫瑒爲鎮右將軍。撤除高州隸屬於江州。

二月戊戌，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征南大將軍。庚戌，以侍中、司空、征北大將軍侯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庚申，以平南將軍華皎爲湘州刺史。

二月戊戌日，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爲征南大將軍。庚戌日，任侍中、司空、征北大將軍侯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庚申日，任平南將軍華皎爲湘州刺史。

三月辛未，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大將軍。辛巳，詔贈討周迪將士死王事者。

夏四月辛丑，設無礙大會於太極前殿。乙卯，以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丁卯，安前將軍、右光禄大夫徐世譜卒。

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司空侯安都賜死。

七月丁丑，以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黄法氍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薨。癸亥，曲赦京師。辛未，周迪復寇臨川，詔護軍章昭達率衆討之。

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悉擒其黨與，迪脱身潛竄。

十二月景申，大赦天下。詔護軍將軍章昭達進軍建安，以討陳寶應。信威將軍、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癸丑，以前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吴明徹爲鎮前將軍。

五年春正月庚辰，以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袁樞爲丹陽尹。辛巳，輿駕親祠北郊。乙酉，江州湓城火，燒死者二百餘人。

三月丁丑，以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撫軍大將軍。壬午，詔以故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庭。

夏四月庚子，周遣使來聘。

五月庚午，罷南丹陽郡。是月，周、齊并遣使來聘。

六月丁未，夜，有白氣兩道，出于北斗東南屬地。

三月辛未日，任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大將軍。辛巳日，詔令追贈在討伐周迪的戰鬥中死亡的將士。

夏四月辛丑日，在太極前殿設無遮大會。乙卯日，授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陳頊爲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丁卯日，安前將軍、右光禄大夫徐世譜逝世。

六月癸巳日，太白星白天出現。司空侯安都被賜死。

七月丁丑日，授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黄法氍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九月壬戌日，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逝世。癸亥日，特赦京城。辛未日，周迪又侵犯臨川，詔令護軍章昭達領兵討伐。

十一月辛酉日，章昭達大敗周迪，擒獲他的所有部屬，周迪獨身逃脱。

十二月丙申日，大赦天下。詔令護軍將軍章昭達向建安進軍，去討伐陳寶應。信威將軍、益州刺史余孝頃統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衆軍從東路會師。癸丑日，任原來的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吴明徹爲鎮前將軍。

五年春正月庚辰日，任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袁樞爲丹陽尹。辛巳日，車駕前往北郊祭天。乙酉日，江州的湓城失火，燒死二百多人。

三月丁丑日，任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撫軍大將軍。壬午日，詔令把已故的護軍將軍周鐵虎供奉在高祖廟中配享。

夏四月庚子日，周派使者來修好。

五月庚午日，撤除南丹陽郡。同月，周、齊都派使者來修好。

六月丁未日夜裏，有兩道白氣從北斗東南方向的屬地衝出。

秋七月丁丑，詔曰："朕以寡昧，屬當負重，星籥亟改，冕旒弗曠，不能仰協璇衡，用調玉燭，傍慰蒼生，以安黔首。兵無寧歲，民乏有年，移風之道未弘，習俗之患猶在，致令氓多觸網，吏繁筆削，獄犴滋章，雖由物犯，囹圄淹滯，亦或有冤。念俾納隍，載勞負扆，加以膚湊不適，攝衛有虧，比獲微痊，思覃寬惠，可曲赦京師。"

九月，城西城。

冬十一月丁亥，以左衛將軍程靈洗爲中護軍。己丑，章昭達破陳寶應于建安，擒寶應、留異，送京師，晉安郡平。甲辰，以護軍將軍章昭達爲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并給棺槥，送還本鄉，并復其家。瘡痍未瘳者，給其醫藥。癸未，齊遣使來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庚戌，以領軍將軍杜稜爲翊左將軍、丹陽尹，丹陽尹袁樞爲吏部尚書，衛尉卿沈欽爲中領軍。

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者，并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

夏四月甲寅，以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司空。

六月辛酉，有彗星見。周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未，大風至自西南，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景戌，臨川太守駱文牙斬周迪，傳首京師，梟於朱雀航。丁

秋七月丁丑，下詔道："我識淺昏惑，擔此大任，時局多變，國君又不可缺，却不能上應天象，調和國政，撫慰蒼生，安定百姓。戰事没有一年安寧，豐年裏百姓依然貧乏，改易新風也没有推行，鄙陋的習俗還存在，使得百姓多觸犯法網，官吏忙於治罪，監獄人滿，雖説是因客觀環境引起犯罪，長留牢獄，也有的是含有冤屈。我想救民出水火，在位多勞，加上身體不適，養生不善，近來稍愈，很想廣行德政，可特赦京城的罪犯。"

九月，建西城。

冬十一月丁亥日，任左衛將軍程靈洗爲中護軍。己丑日，章昭達在建安打敗了陳寶應，擒獲寶應、留異，送到京都，平定了晉安郡。甲辰日，封護軍將軍章昭達爲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日，特赦建安、晉安二郡。在征討陳寶應戰鬥中陣亡的將士，都賜給棺木，送回本鄉，并且免除他們家裏的賦税和勞役。受創未愈的將士，給他們醫治。癸未日，齊國派使者來通好。

六年春正月甲午日，皇太子行加冕禮，王公以下分等受到賞賜，孝悌力田繼承父業的人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養的人賜五斛穀。庚戌日，任領軍將軍杜稜爲翊左將軍、丹陽尹，原丹陽尹袁樞授爲吏部尚書，任衛尉卿沈欽爲中領軍。

三月乙未日，詔令侯景之亂以來移居建安、晉安、義安等郡的人，都允許回到本鄉，那些被抓去做奴婢的，開釋爲良民。

夏四月甲寅日，任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陳頊爲司空。

六月辛酉日，有彗星出現。周派使者通好。

秋七月癸未日，從西南方颳起大風，有百餘步寬度，毀壞了靈臺的候樓。甲申日，儀賢堂無故塌壞。丙戌日，臨川太守駱文牙斬了周迪，把首級送到京城，挂在朱雀航上示衆。丁酉日，太

酉，太白晝見。

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剪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每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恒守。唯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絶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己卯，立皇子伯固爲新安郡王，伯恭爲晋安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

九月癸未，罷豫章郡。是月，新作大航。

冬十月辛亥，齊遣使來聘。

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禮爲武陵王。丁巳，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黄法𣰋爲中衛大將軍，中護軍程靈洗爲宣毅將軍、郢州刺史，軍師將軍、郢州刺史沈恪爲中護軍，鎮東將軍、吴興太守吴明徹爲中領軍。戊午，以東中郎將、吴郡太守鄱陽王伯山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癸亥，詔曰："朕自居民牧之

白星白天出現。

八月丁丑日，下詔道："梁朝多事，禍亂相連，戰事紛紛，十年未停，不法之徒肆虐横行，無賴之輩殘暴施及往日的幽魂。江左自從開創帝王基業以來，君王所居，金德水德的人主，木德火德的國君，變更了四代，有二百多年。如果他們能經營帝王事業，德高望重的重臣，忠臣孝子，哪一世没有呢，却落得山丘零落，陵墓失了面目，有的樹木都被砍伐了，没有不遭受侵犯殘破的。墓中的玉杯竟流到民間，漆器簡册也流到世上，陵上不再見到五棵以上的樹，很少有千年石表保存。自我朝開基，謙恭揖讓，傳到我手中，發揚祖上的威武，雖然旗幟服色，仍是和杞、宋那樣無名國家一樣，每次車駕出巡，遠望河、雒一帶，原來的喬山的陵祠，草木未動，驪山的墳陵，松柏還在。衹有外戚藩臣的舊墓，以及士族老墳，保存得不好，砍伐放牧的多。或許是親人流散，没有及時來添土，或是子孫絶滅，誰來植樹呢。漢高祖在無忌墓前徘徊，宋祖在子房墳前傷懷，望墳丘而生悲哀，是因爲心裏有相似的憂傷。我之所以説了許多這樣的話，是想安撫九泉下的幽魂。凡是前代王侯，古來忠烈，墳墓被毁而没有後代的，可檢視修理，墓地的樹木，不能砍伐，這樣纔使幽魂安適，使我滿意了。"己卯日，立皇子伯固爲新安郡王，伯恭爲晋安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

九月癸未日，撤除豫章郡。同月，新造大航船。

冬十月辛亥日，齊派使者來通好。

十二月乙卯日，立皇子伯禮爲武陵王。丁巳日，任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任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黄法𣰋爲中衛大將軍，任中護軍程靈洗爲宣毅將軍、郢州刺史，任軍師將軍、郢州刺史沈恪爲中護軍，任鎮東將軍、吴興太守吴明徹爲中領軍。戊午日，任東中郎將、吴郡太守鄱陽王伯山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癸亥日，下詔道："我自居國君重位，尊在王公之上，但是見識淺陋，不善治理。加上屢屢顧不上聽政閲奏章，事情堆積，寃

重，托在王公之上，顧其寡昧，鬱于治道。加以屢虧聽覽，事多壅積，冤滯靡申，幽枉弗鑒。念兹罪隸，有甚納隍。而惠澤未流，愆陽累月，今歲序云暮，元正向肇，欲使幽圄之内，同被時和，可曲赦京師。”

情久久不能申明，枉屈不能明察，想到這些罪人，應拯救他們如救水火。但德澤未能潤及，拖延了時日，現在年歲將盡，元旦將臨，正想讓監獄裏的人，都享受和陽時節，可特赦京城的罪犯。”

天康元年春二月景子，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日昃劬勞，思弘景業，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時，亢陽累月，百姓何咎，實由朕躬，念兹在兹，痛如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爲天康元年。”

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日，下詔道：“我憑薄德，繼承大業，日夜操勞，想恢弘大業，但政治多不清明，百姓不安，加上長時間禍亂，連年累月，百姓何辜，實是我的過錯，一想到這些，痛心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爲天康元年。”

三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頊爲尚書令。

三月己卯日，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陳頊爲尚書令。

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在位文武賜絹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世祖疾甚。是日，崩于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修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翊，内外協和，勿違朕意！山陵務存儉速。大斂竟，群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

夏四月乙卯日，皇孫至澤誕生，在職的文武官員各有不等的賜贈，繼承父業的賜爵一級。癸酉日，世祖病重。同日，在有覺殿駕崩。遺詔寫道：“我病情沉重，到了無救的程度，長短有命，有何話説。衹是王業艱難，連年戰争，百姓多難，不忘謹慎。現在國家安定，教化未行，就到了大限，很是遺憾。社稷重任，太子可立即登位，王侯將相，善加輔佐，内外協調，不要違背我的意思！墳陵務必要儉樸。大殮完畢，群臣三日一次臨哭，公除制度，都依照舊的典例。”

六月甲子，群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景寅，葬永寧陵。

六月甲子日，群臣上書請謚爲文皇帝，廟號世祖。丙寅日，葬在永寧陵。

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常所調斂，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諸身。主者奏决，妙識真僞，下不容奸，人知自勵矣。一夜内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始終梗概。若此者多焉。

世祖從艱難中發迹，瞭解百姓的疾苦。國家的用費，定依儉約的原則。平常徵調賦役這些事，事情如果没能辦好的，他定會嗟嘆失色，好像自身的事一樣。主持奏表的裁决，善辨真假，不容臣下奸巧，使得人人知道自勵。每一夜投報内宫有政務要處理的，前後相接。每當伺時的人送更籤到殿内，就吩咐送籤人把籤扔到石階上，讓籤發出聲響，説：“我即使睡着了，也要讓我驚醒。”始終是這樣。類似的事很多。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詳矣。大抵以奉而勿墜爲賢能，橈而易之爲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曾構，固以少焉。世祖自初發迹，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其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爲聯類。至於杖聰明，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上流傳的繼承守業，宗族枝脉承位，得失的事，也算詳細的了。大多以承接而不墜聲名的視爲賢能，承位而改政的視爲不肖；那些能使前王事業發揚光大的，能擴大基業的，原本就少。世祖自從當初發迹，功勞顯赫，平定寇亂，輔佐大業。等到國家突生禍患，入承寶位，兢兢業業，就像用朽繩馭馬一樣小心。加上崇尚儒術，重視文治，見善行就怕做不到，任用人就像用自己，以恭儉要求自己，以勤勞對待外物。自古又文又武的君王，東征西討的人主，他們的聲名與事功，可算是一類的人。至於説到依靠聰明，運用鑒識，這是永平的政治，前史中自有論述。

陳書卷四

本紀第四

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世祖嫡長子也。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世祖嗣位，八月庚戌，立爲皇太子。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靡及，五内崩殞。朕以寡德，嗣膺寶命，煢煢在疚，懼甚綴旒，方賴宰輔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又詔内外文武，各復其職，遠方悉停奔赴。

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驃騎將軍、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令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進位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進位司空；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侍中，進號征南將軍；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進號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鎮北將軍；吏部尚書袁樞爲尚書左僕射；雲麾將軍、吴興太守沈欽爲尚書右僕射；新除中領軍吴明徹爲領軍將軍；

廢帝名伯宗，表字奉業，小字藥王，是世祖的嫡長子。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日出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日，拜爲臨川王世子。三年，世祖繼位，八月庚戌日，立爲皇太子。梁國發生禍亂時，東宮被燒毁，太子住在永福省。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日，世祖駕崩，那天，太子在太極前殿登上帝位，下詔道："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忽然離開萬民，號哭也無法追回，五内俱焚。我憑藉薄德，繼承大位，心裏孤苦，不知所歸，正是靠宰輔得力匡扶。可大赦天下。"又詔令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員，各司原職，遠方的都不要赴京奔喪。

五月己卯日，尊封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庚寅日，封驃騎將軍、司空、揚州刺史、新任的尚書令安成王陳頊爲驃騎大將軍，進位爲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進位爲司空；封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侍中，進號征南將軍；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進號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爲鎮北將軍；任吏部尚書袁樞爲尚書左僕射；任雲麾將軍、吴興太守沈欽爲尚書右僕射；任新授爲中領軍的吴明徹爲領軍將軍；任新授爲中護軍的沈恪爲護軍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進號爲安南將軍；任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尚

新除中護軍沈恪爲護軍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進號安南將軍；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尚書。

書。

六月辛亥，翊右將軍、右光禄大夫王通進號安右將軍。

六月辛亥日，翊右將軍、右光禄大夫王通進號爲安右將軍。

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爲皇后。

秋七月丁酉日，立王氏妃爲皇后。

冬十月庚申，輿駕奉祠太廟。

冬十月庚申日，皇帝到太廟祭祀。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吊。

十一月乙亥日，周派使者來吊唁。

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甲子日，高麗國派使者來進貢。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詔曰："昔昊天成命，降集寶圖，二后重光，九區咸乂。閔余冲薄，王道未昭，荷兹神器，如涉靈海，庶親賢并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緬同刑措。今三元改曆，萬國充庭，清廟無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觸感崩心。思播遺恩，俾覃黎獻。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爲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己卯，以領軍將軍吴明徹爲丹陽尹。辛卯，輿駕親祠南郊。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日，尚書左僕射袁樞死。乙亥日，下詔道："往日上天降運，集祐國家，天地重光，九州太平。可惜我無知淺陋，不明王道，擔此重任，如渡大海，幸而皇親和賢臣協力，地方守宰賢良，天下和樂，刑法不用。現在三元改换，萬國來朝，前代不及。當衆臣列位時，看到先王平日站立的位置，心裏傷感。我想傳播先王的遺澤，也使衆賢得恩。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爲光大元年。孝悌力田的賜爵一級。"己卯日，任領軍將軍吴明徹爲丹陽尹。辛卯日，車駕親到南郊祭天。

二月辛亥，宣毅將軍、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癸丑，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黄法𣰋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

二月辛亥，宣毅將軍、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被誅殺。癸丑日，任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任開府儀同三司黄法𣰋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任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

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三月甲午日，任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夏四月乙卯，太白晝見。

夏四月乙卯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五月癸巳，以領軍將軍、丹陽尹吴明徹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乙未，以鎮右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謀反，景申，以中撫大將軍淳于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總率舟師以討之。

五月癸巳日，任領軍將軍、丹陽尹吴明徹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乙未日，任鎮右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謀反，丙申日，任中撫大將軍淳于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統率水軍去征討。

六月壬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

六月壬寅日，給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進號

徐度進號車騎將軍，總督京邑衆軍，步道襲湘州。

閏月癸巳，以雲麾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丹陽尹。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卿士已下賚帛各有差。

九月乙巳，詔曰："逆賊華皎，極惡窮凶，遂樹立蕭巋，謀危社稷。棄親即仇，人神憤惋，王師電邁，水陸爭前，梟剪之期，匪朝伊暮。其家口在北里尚方，宜從誅戮，用明國憲。"景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是月，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入郢州，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吴明徹等與戰，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擒拓跋定，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京師。

冬十月辛巳，赦湘、巴二州爲皎所詿誤者。甲申，輿駕親祠太廟。

十一月己未，以護軍將軍沈恪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甲子，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左光禄大夫王冲薨。

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劍履上殿；侍中、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進號征南大將軍；中撫大將軍、新除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爲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吴明徹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程靈洗進號安西將軍。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并給棺槥，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罷吴州，以鄱陽郡還屬江

爲車騎將軍，統督京師衆軍，從陸路進襲湘州。

閏六月癸巳日，任雲麾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丹陽尹。

秋七月戊申日，立皇子至澤爲皇太子，賞賜天下繼承父職的一級爵位，王公卿士以下各有不等的賞賜。

九月乙巳日，下詔道："逆賊華皎，窮凶極惡，擁立蕭巋，陰謀顛覆國家。叛離親人投靠仇敵，人神憤怒嘆惜，朝廷軍隊快如閃電，水陸競進，剪除凶徒，就在早晚之間。他的家人在北方京城，應行誅戮，以明國法。"丙辰日，百濟國派使者進獻貢禮。同月，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率領兩萬步兵騎兵到郢州，和華皎一起水陸并進。都督淳于量、吴明徹等和他們交戰，大敗叛軍。華皎駕一隻小船逃奔江陵，拓跋定被擒，俘虜了一萬多人，四千多匹戰馬，押送京都。

冬十月辛巳日，赦免了湘、巴二州被華皎脅迫誤入叛軍的人。甲申日，皇帝親到太廟祭祀。

十一月己未日，任護軍將軍沈恪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甲子日，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左光禄大夫王冲逝世。

十二月庚寅日，任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繼孔子宗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日，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安成王陳頊進位爲太傅，領司徒職，加特殊禮遇，准劍履上殿；侍中、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進號爲征南大將軍；任中撫大將軍、新授的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爲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吴明徹就依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程靈洗進號爲安西將軍。庚子日，詔令給在征討華皎叛軍的戰爭中陣亡將士棺木，送回本鄉，并免除他們家人的賦税和勞役。甲子日，撤除吴州，把鄱陽郡歸屬江州。侍中、司空、車騎將軍徐度逝世。

州。侍中、司空、車騎將軍徐度薨。

夏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丁亥，割東揚州晉安郡爲豐州。

夏四月辛巳日，太白星白天出現。丁亥日，分出東揚州的晉安郡爲豐州。

五月景辰，太傅安成王頊獻玉璽一。

五月丙辰日，太傅安成王陳頊獻一枚玉璽。

六月丁卯，彗星見。

六月丁卯日，彗星出現。

秋七月景午，輿駕親祠太廟。戊申，新羅國遣使獻方物。壬戌，立皇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

秋七月丙午日，皇帝親祭太廟。戊申日，新羅國派使臣來進獻貢禮。壬戌日，封皇弟伯智爲永陽王，封伯謀爲桂陽王。

九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景午，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以侍中、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中撫大將軍。戊午，太白晝見。

九月甲辰日，林邑國派使臣進獻貢禮。丙午日，狼牙脩國派使臣進獻貢禮。任侍中、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中撫大將軍。戊午日，太白星白晝出現。

冬十月庚午，輿駕親祠太廟。

冬十月庚午日，車駕親祭太廟。

十一月景午，以前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沈恪爲護軍將軍。壬子，以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黄法氍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寅，慈訓太后集群臣於朝堂，令曰：

十一月丙午日，任原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沈恪爲護軍將軍。壬子日，任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黄法氍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任新授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的淳于量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寅日，慈訓太后在朝廷召集群臣，下令道：

> 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昔梁運季末，海内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籙，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惠養中國，綏寧外荒；并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

> 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當初梁朝末年，海内紛亂，天下蒼生幾乎没有活口。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承受國家寶位，使得三象重光，天地復原；世祖文皇帝能繼承偉大基業，光大國家偉業，德惠廣布中原，安定遠方，都小心謹慎，精心經營，差不多像殷、夏一樣大運正隆。

> 伯宗昔在儲宫，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居處諒闇，固不哀戚，嬪嬙弗隔，就館相仍，豈但衣車所納，是譏宗正，衰絰生子，得誚右師。七百之祚何憑，三千之罪爲大。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閫，内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期稔，

> 伯宗往昔做太子時，本來没有好名聲，等到他居君位，就放肆凶暴荒淫。居喪期間，没有哀傷，不離嬪嬙，讓她們跟隨住在一起，豈祇是藏在衣車上進去，被宗正譏誚，而且在守喪期間生兒子，被右師嘲笑。憑什麽德能居於國位，衆多罪孽以此爲大。還花費金錢布帛，大量布置後宫，使内府儲藏，以及軍備國庫不但没有增加，

皆已空竭。太傅親承顧托，鎮守宮闈，遺詔綢繆，義深垣屏，而欑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豎輕佻，推心委仗，陰謀禍亂，决起蕭墻。元相雖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邇京師，便相徵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祆氛是滅。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乃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黟、歙。又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豈止罪浮於昌邑，非唯聲醜於太和。但賊豎皆亡，祆徒已散，日望懲改，猶加掩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樂禍思亂，昏慝無已。張安國蕞爾凶狡，窮爲小盜，仍遣使人蔣裕鈎出上京，即置行臺，分選凶黨。賊皎妻吕，春徒爲戮，納自奚官，藏諸永巷，使其結引親舊，規圖戕禍。蕩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朝，啖以深利，謀興肘腋。適又蕩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兵力殊强，指期挺亂。皇家有慶，歷數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此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將懼傾賈，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在流放，今可特降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

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前朝不悆，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

反而都已用盡。太傅親受先君顧命囑托，鎮衛皇室，遺命他防患於未然，他仁義感召内宮，於是未及殯葬，不等遲留到第二天，就讓劉師知、殷不佞等人出言排斥。韓子高是個輕佻小人，伯宗却推心置腹地依靠他，陰謀在皇室中興起禍亂。丞相雖然維持，衹清除國君身邊佞臣。伯宗又讓余孝頃悄悄靠近京城，好隨時召用。查出了藏禍之罪，凶徒自然被擒，靠宗族國家的洪福，掃除了妖氛。在這種情况下，伯宗就秘密詔令華皎，在上游起兵反叛，國家危急，幾乎落在醜類手裏。於是招來遠近軍隊，勾結巴、湘，衆凶黨肆虐，搶掠黟、歙等地。又另派歐陽紇等攻打衡州，嶺表紛亂，持續半月之久。豈止是昌邑充滿罪孽，哪衹是太和積滿醜聲。衹是賊人都被消滅，妖徒都已星散，日日望他改正，加以收斂，然而他違背禮義忘記恩德，性情不改，幸災樂禍，糊塗得不得了。張安國是個渺小凶惡奸狡之徒，没出息時做過小偷，又派人把蔣裕召出京城，設置行臺，選擇凶徒。華皎賊的妻子吕氏，罪重當誅，却從奚官署放去，藏到深巷，讓她勾結親族舊黨，陰謀作禍。副將侯法喜等人，是太傅屬下，常在府中朝廷中活動，就用重利引誘，陰謀在身邊作禍。又與副將孫泰等暗中勾結，來往頻繁，兵力很强，約期作亂。皇家有福，國運綿長，上天揭發秘密，一下暴露。這些事情，現在出示，這些事可以忍耐，那還對什麽事不能容忍呢？祖宗基業，恐怕就要傾覆了，怎能再讓他繼承祖業，君臨萬民？查究事實，應該判爲流放，現在可特降爲臨海郡王，送回藩國府邸。

太傅安成王德自天性，智慮敏達深廣，天地垂顧，神靈護祐。從先君有病時起，就總理朝政，有威望有德惠，刑法禮教同施，指揮軍隊聲勢浩大，掃清湘、郢叛軍，開拓

郢廓清，闢地開疆，荆、益風靡，若太戊之承殷歷，中都之奉漢家，校以功名，曾何仿佛。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

未亡人不幸屬此殷憂，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寢，歸祔武園？攬筆潸然，兼懷悲慶。

是日，出居别第。太建二年四月薨，時年十九。

帝仁弱無人君之器，世祖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冢嫡，廢立事重，是以依違積載。及疾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後寤，乃拜伏涕泣，固辭。其後宣太后依詔廢帝焉。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儒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國土，荆、益望風而伏，就像太戊繼承殷朝，如中都繼承漢室，要是以功績名聲來比，那些人哪能比得上他。再説，地下出現玉璽，天上現了彗星，布新去舊，吉祥的現象都顯明了。文皇帝瞭解兒子無德，事比帝堯，傳位於弟，又與太伯的事相合。現在可以説明早有的意圖，推立賢明君王，以鞏固祖宗大業，上應天象。朝廷内外應依照從前的典例，迎接皇帝車駕。

未亡人不幸遇到這樣十分憂愁的事，如果不更换國君，危及國家，有何面目祭拜高寢，死後歸葬在武園？握筆垂泣，心裏又是悲傷又是慶幸。

這天，廢帝出宫住在另一府第。太建二年四月死，終年十九歲。

廢帝懦弱没有人君的器量，世祖常憂慮他不能繼承大業，已被立爲嫡長，再廢再立的事情重大，因此多年猶豫不決。等到病重將終時，召來高宗對他説："我想照太伯的事來做。"高宗開始還没能理解，隨後明白過來，就拜倒在地痛哭，堅決推辭。以後宣太后依照遺詔廢了廢帝。

史臣曰：臨海王雖然繼位權重，但是仁厚懦弱，混淆是非，不經動亂就喪失帝位，大概屬於帝摯、漢惠帝一類的人。世祖明白國家權力重大，料想他難以承擔，深深理解帝堯的意思，不傳寶位給兒子。

陳書卷五

本紀第五

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堂室。少寬大，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侄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爲直閣將軍、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總與高宗有舊，每同游處，高宗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返，乃見高宗身是大龍，總便驚駭，走避佗室。及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永定元年，遥襲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户。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尋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餘如故。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遷司空。天康元年，授尚書令，餘并如故。廢帝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給班劍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劍履上殿，增邑并前三千户，餘并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

高宗孝宣皇帝名陳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個兒子。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日出生，有紅光照亮整座房屋。少年時性格寬容，多有智謀。到長大後，容貌俊美，身長八尺三寸，手長超過膝蓋。勇敢有氣力，善於騎馬射箭。高祖平定侯景時鎮守京口，梁元帝徵召高祖的子侄入朝侍衛，高祖派高宗去江陵，歷官至直閣將軍、中書侍郎。當時有個馬軍將官李總與高宗以前有交情，經常在一起游玩，高宗曾經在夜晚酒醉，張燈睡覺，李總正好出去，不久又返回，便看見高宗身體是一條大龍，李總於是驚駭，跑開躲避到其他房間。江陵陷落後，高宗被遷徙於關右。陳武帝永定元年，遥襲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户。三年，世祖繼承帝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從北周南歸，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設置佐史。不久又任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爲驃騎將軍，其餘職務如故。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遷任司空。天康元年，任尚書令，其餘職務如故。廢帝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給班劍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兼領司徒，加以特殊的禮遇，允許佩劍穿履上殿，增加封邑合并先前所封共三千户，其餘職務如故。十一月甲寅日，慈訓太后詔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繼承帝位。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日，高宗在太極前殿即

于太極前殿，詔曰："夫聖人受命，王者中興，并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堯圖，經綸禹迹，配天之業，光辰象而利貞，格地之功，侔川岳而長遠。世祖文皇帝體上聖之姿，當下武之運，築宫示儉，所務唯德，定鼎初基，厥謀斯在。朕以寡薄，才非聖賢，夙荷前規，方傳景祚。雖復親承訓誨，志守藩維，咏季子之高風，思城陽之遠托。自元儲紹國，正位君臨，無道非幾，伫闈刑措。豈圖王室不造，頻謀亂階，天步艱難，將傾寶曆。仰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貞確，堅誓蒼昊，而群辟啓請，相喧渭橋，文母尊嚴，懸心長樂，對揚璽紱，非止殷湯之三辭，履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讓。今便肅奉天策，欽承介圭。若據滄溟，逾增兢業。思所以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當與黔黎，普同斯慶。可改光大三年爲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才，并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皇子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輿駕謁太廟。丁酉，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中撫大將軍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征北大將軍，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新除鎮西將軍、郢州刺史黄法𣰰進號征西大將軍，新除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吴明徹進號鎮南將軍，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中衛將軍，尚書僕射沈欽爲尚

皇帝位，下詔説："大抵聖人接受天命，帝王中興王朝，都是因爲具有崇高的美德，纔能成爲天下之主。高祖武皇帝接受前朝禪讓，經營帝業。業績符合天命，北極帝星光照四方而大得民心；功勞感動地神，與江河山岳那樣綿延久遠。世祖文皇帝具備上聖的姿質，又承當了天下武運，修築宫殿崇尚節儉，行爲具有美德，在國朝初建時安定了社稷，治國謀略依然存在。朕功寡德薄，才幹比不上前代聖賢，衹是一貫遵循先帝的法度，方能延續美好的國運。雖然又親身承受先帝的教誨，托朕志在鎮守藩國屏衛朝廷，贊嘆季子讓位的高風，思量先帝托孤的重任。自從太子繼位，正式君臨天下，常有無道之舉，長久不用刑法。難道是因爲王室不興旺，而頻頻出現動亂因素，因爲天步艱難，而要傾覆國家社稷嗎？仰思上天的嘉命，全部集中於朕一身。我心堅貞不移，向蒼天發誓决無二心。但是群臣奏請朕繼位，京城群情喧喧，慈訓太后尊貴嚴厲，在長樂宫中挂念朝廷大事。面對皇帝玉璽和皇袍，我何止像殷朝湯王那樣再三推辭，歷經冬春，何止似漢代文帝那樣一再遜讓。如今朕嚴肅地承奉天命，恭敬地承接玉璽。朕深感責任重大就好像在大海中航行，愈發小心謹慎。思慮如何廣施恩澤，使萬物全都興旺，應當與天下百姓共同享受福祉。可以將年號光大三年改爲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職的文武官員都賜一階官位，孝順友悌努力種田以及成爲父親繼承人的男子賜給一級爵位，超過常人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都在朝廷的策書中備列。鰥夫寡婦孤獨不能自己料理生活者，每人賜穀五斛。"恢復太皇太后的尊號爲皇太后，立妃子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皇子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爲始興王，承繼昭烈王的祠廟。乙未日，皇帝乘輿駕謁見太廟。丁酉日，分派各路大使巡視全國，觀察各地風俗。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任中撫大將軍章昭達進號爲車騎大將軍，新任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征北大將軍，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新任鎮西將軍、郢州刺史黄法𣰰進號爲征西大將軍，新任

書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尚書右僕射，護軍將軍沈恪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壬寅，以皇子建安侯叔英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改封豫章王。豐城侯叔堅改封長沙王。癸卯，以明威將軍周弘正爲特進。戊午，輿駕親祠太廟。

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吴明徹進號爲鎮南將軍，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陳伯山進號爲中衛將軍，尚書僕射沈欽任尚書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任尚書右僕射，護軍將軍沈恪任鎮南將軍、廣州刺史。辛丑日，皇帝輿駕親臨南郊祭祀。壬寅日，任命皇子建安侯陳叔英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改封爲豫章王。豐城侯陳叔堅改封爲長沙王。癸卯日，任命明威將軍周弘正爲特進。戊午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

二月庚午，皇后謁太廟。辛未，皇太子謁太廟。乙亥，輿駕親耕藉田。

二月庚午日，皇后拜謁太廟。辛未日，皇太子拜謁太廟。乙亥日，皇帝輿駕親臨藉田耕作。

夏五月甲午，齊遣使來聘。丁巳，以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吏部尚書。

夏五月甲午日，北齊派遣使者來問安修好。丁巳日，任命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吏部尚書。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已下賜帛各有差。丁酉，以平東將軍、吴郡太守晋安王伯恭爲中護軍，進號安南將軍。

秋七月辛卯日，皇太子娶沈氏爲妃子，自王公以下各級官員按等級賞給絹帛。丁酉日，任命平東將軍、吴郡太守晋安王陳伯恭爲中護軍，進號爲安南將軍。

九月甲辰，以新除中護軍晋安王伯恭爲中領軍。

九月甲辰日，以新任中護軍晋安王伯恭爲中領軍。

冬十月，新除左衛將軍歐陽紇據廣州舉兵反。辛未，遣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率衆討之。壬午，輿駕親祠太廟。

冬十月，新任左衛將軍歐陽紇盤據廣州舉兵謀反。辛未日，派遣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率大軍討伐歐陽紇。壬午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

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黄法氍爲中權大將軍。景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酉日，任命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黄法氍爲中權大將軍。丙午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

二月癸未，儀同章昭達擒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

二月癸未日，儀同章昭達擒獲歐陽紇送往京都，在建康街市將他斬首示衆，廣州之亂被平定。

三月景申，皇太后崩。景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又詔自討周迪、華皎已來，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令收斂，并給棺槥，送還本鄉；瘡痍未瘳者，各給醫藥。

三月丙申日，皇太后駕崩。丙午日，特赦廣、衡二州。丁未日，大赦天下。又下詔自從討伐周迪、華皎以來，士兵交戰所有死亡者，都下令給予收殮，并且給予棺木，送歸本鄉；創傷没有痊愈者，都給予藥物治療。

夏四月乙卯，臨海王伯宗薨。戊

夏四月乙卯日，臨海王伯宗去世。戊寅日，

寅，皇太后祔葬萬安陵。

閏月戊申，輿駕謁太廟。己酉，太白晝見。

五月乙卯，儀同黃法𣰰獻瑞璧一。壬午，齊遣使來吊。

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獻方物。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戊申，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進號鎮南將軍。

秋八月甲申，詔曰："懷遠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即華，民之本志。頃年江介襁負相隨，崎嶇歸化，亭候不絶，宜加恤養，答其誠心。維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諸州鎮，不問遠近，并蠲課役。若克平舊土，反我侵地，皆許還鄉，一無拘限。州郡縣長明加甄別，良田廢村，隨便安處。若輒有課訂，即以擾民論。"又詔曰："民惟邦本，著在典謨，治國愛民，抑又通訓。朕聽朝晏罷，日仄劬勞，方流惠澤，覃被億兆。有梁之季，政刑廢缺，條綱弛紊，僭盜荐興，役賦征徭，尤爲煩刻。大陳御宇，拯兹餘弊，滅扈戡黎，弗遑創改，年代彌流，將及成俗，如弗解張，物無與厝，夕惕疚懷，有同首疾。思從卑菲，約己濟民，雖府帑未充，君孰與足，便可删革，去其甚泰，冀永爲定准，令簡而易從。自今維作田，值水旱失收，即列在所，言上折除。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巧手於役死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其籍有巧隱，并王公百司輒受民爲程蔭，解還本屬，開恩聽首。在職治事之身，須遞相檢示，有失不推，當局任罪。令長代换，具條解舍户數，付度後人。户有增進，即加擢賞；若致減散，依事

皇太后合葬於萬安陵。

閏四月戊申日，皇帝輿駕拜謁太廟。己酉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五月乙卯日，儀同黃法𣰰貢獻一方瑞璧。壬午日，齊派使者來吊唁太后。

六月戊子日，新羅國派使者貢獻地方特產。辛卯日，下大冰雹。乙巳日，分派各路大使巡視州郡，審理申訴冤屈的刑獄。戊申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進號爲車騎大將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進號爲鎮南將軍。

秋八月甲申日，下詔說："以仁德來安撫遠方百姓，或許是永恒的典則，離棄北戎而歸附華夏，這是人民的本願。近年來，長江沿岸的百姓携家相隨，歷經曲折歸化本朝，一路上絡繹不絶，應該加以撫恤，報答他們的一片誠心。衹要是從敵占區逃脱，移居到都邑以及各個州郡的百姓，無論遠近，都免除租賦和勞役。如果平定舊有的國土，恢復我被侵占的土地，都允許他們返回本鄉，不許有任何限制。州郡縣各級長官應該清楚地加以甄別，有良田而無人居住的村落，聽任他們安置居住。倘若對他們徵收賦税，就以擾民論處。"又下詔說："百姓是國家的根本，這記載於典策上，治理國家必須愛護民衆，或許是聖人一貫的訓示。朕每天聽朝政很長時間，日夜勤勞，方纔能够施行恩惠，被及千萬百姓。在梁朝的末葉，政法刑律荒廢缺乏，律條綱紀鬆弛紊亂，僭號盜賊聚集，徵收賦税徭役，尤爲煩多刻薄。大陳王朝統治天下，拯救梁朝的餘弊，消滅戡定割據政權，無暇創新改革弊政，隨着年代遷延，將要成爲習俗，如果不能更改，那麽國家無法治理，爲此朕謹慎焦慮，有如心痛首疾。思量從簡節省開支，約束自己拯濟百姓，即使官府財物不很充實，難道還滿足不了君主的消費。對此可以適當删革，省去奢靡部分，希望永遠成爲定則，法令簡略而容易遵循。從今以後農田作物，如果遇到水旱之災而歉收，要立即列出受災所在地區，向朝廷報告適當扣除賦税。軍士年滿六十者，全部允許返回故鄉。供勞役的巧匠如果死亡

准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戊子，太白晝見。

或者年老生病，不必補充。有些百姓隱瞞了户籍，或者依附於王公百官門下受到庇蔭，解除他們隸屬身份回歸本來的屬籍，賜予恩惠聽任他們回歸故鄉。在職任事的官員，必須互相檢查，有過失而不加推究，當局長官承擔罪責。郡縣令長替换，要具體條陳治下的户籍人口，交付給後來任職的官員。户口有增加，便給予提拔和賞賜；如果户口減少，則依照法律予以處分。耕墾荒田，不論多少畝頃，依舊准予免除賦稅。”戊子日，太白星白天出現。

九月乙丑，以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吴興太守杜稜爲特進、護軍將軍。

九月乙丑日，任命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吴興太守杜稜爲特進、護軍將軍。

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祠太廟。

冬十月乙酉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

十一月辛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辛酉日，高麗國派使者貢獻地方特產。

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有雷聲。

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方有雷聲。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辛未，親祠北郊。

三年春正月癸丑日，任命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日，皇帝輿駕親往南郊祭祀。辛未日，親往北郊祭祀。

二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丁酉，親耕藉田。

二月辛巳日，皇帝輿駕親臨明堂祭祀。丁酉日，皇帝親自在藉田耕種。

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訖太建元年，逋餘軍糧、禄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又詔犯逆子弟支屬逃亡異境者，悉聽歸首；見縶繫者，量可散釋；其有居宅，并追還。

三月丁丑日，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至太建元年，應交納朝廷而拖欠的軍糧、俸禄、夏季徵調賦稅，都予以免除。又下詔犯逆反罪行者的子弟旁屬逃亡到異國者，全部聽任他們回歸故鄉；現今仍被拘禁者，酌情予以釋放；他們原有屋宅，一并追還。

夏四月壬辰，齊遣使來聘。

夏四月壬辰日，齊派使者來聘問。

五月戊申，太白晝見。辛亥，遼東、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并遣使獻方物。

五月戊申日，太白星白天出現。辛亥日，遼東、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都派使者獻上地方特產。

六月丁亥，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甲辰，封東中郎將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爲江陰王。

六月丁亥日，江陰王蕭季卿因罪過免去王爵。甲辰日，封東中郎將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爲江陰王。

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二傅、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秋八月辛丑日，皇太子親臨太學祭奠先聖先師，按照官階賜給太傅、少傅、祭酒以下學官絹帛各有差別。

九月癸酉，太白晝見。

冬十月甲申，輿駕親祠太廟。乙酉，周遣使來聘。己亥，丹丹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壬辰，車騎大將軍、司空章昭達薨。

四年春正月景午，以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湘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東中郎將、吴郡太守長沙王叔堅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尚書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爲尚書右僕射。庚申，以丹陽尹衡陽王伯信爲信威將軍、中護軍。庚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爲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

三月壬子，以散騎常侍孫瑒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乙丑，扶南、林邑國并遣使來獻方物。

夏四月戊子，以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黄法𣰰爲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

五月癸卯，尚書右僕射王勱卒。

六月辛巳，侍中、鎮右將軍、右光禄大夫杜稜卒。

秋八月辛未，周遣使來聘。丁丑，景雲見。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脤興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頃掃滌群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警；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既慚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陣，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爲永

九月癸酉日，太白星白天出現。

冬十月甲申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乙酉日，周派遣使者來聘問。己亥日，丹丹國派使者獻上地方特産。

十二月壬辰日，車騎大將軍、司空章昭達去世。

四年春正月丙午日，任命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湘州刺史，進號爲平南將軍；東中郎將、吴郡太守長沙王叔堅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尚書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爲尚書右僕射。庚申日，任命丹陽尹衡陽王伯信爲信威將軍、中護軍。庚午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

二月乙酉日，立皇子陳叔卿爲建安王，任命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

三月壬子日，任命散騎常侍孫瑒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乙丑日，扶南、林邑國都派使者來貢獻地方特産。

夏四月戊子日，任命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黄法𣰰爲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

五月癸卯日，尚書右僕射王勱去世。

六月辛巳日，侍中、鎮右將軍、右光禄大夫杜稜去世。

秋八月辛未日，周遣使者來聘問。丁丑日，出現祥雲。戊寅日，下詔説："命令將帥出兵作戰，是國家大事。出師要有定律，在太廟稟受策略，目的是爲了天下安定，維護成功七德。近來蕩滌群穢，廓清各地諸侯割據，是因爲軍旅努力作戰，也是朝廷帷幄運籌的結果。雖然北方虜狄的威脅已經消除，干戈兵器已經收集起來，北朝首領派使者來拜謁，亭堠烽火臺没有警報；但是不教百姓備戰，就是拋棄他們，仁德一定要有勇力，不能忘記軍備。吕尚傳授韜略，黄石公授給張良神符，漢光武帝劉秀制定戰争法規，魏武帝曹操常論説軍事戰略。朕慚愧自己的興趣與這些古人不謀而合，又認真研讀了所有兵書。加上以前曾經統率過軍隊，曾經編排過各種戰陣，以步

准。”乙未，詔停督湘、江二州逋租，無錫等十五縣流民，并蠲其繇賦。

伐來使軍隊整齊，以軍鼓來使軍隊整肅，這些法則胸中有數，在指掌之間便可以運用自如。現在一并制定條例，共十三科，應該立即加以宣布頒發，成爲永久的法則。”乙未日，下詔停止催交湘、江二州拖欠的租賦，無錫等十五縣的流民，都免除徭役和賦税。

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辛亥，大赦天下。又詔曰：“舉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圖，雖世襲隆平，治非寧一。辨方分職，旰食早衣；傍闕争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薦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攉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爲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檐簦以游，或耆艾絶倫，或妙年異等，干時而不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改弊，黄金且殫，終其滯淹，可爲太息。又貴爲百辟，賤有十品，工拙并騖，勸沮莫分，街謡徒擁，廷議斯闕。實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乃爽歟？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殊，朝政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别矢言，俟兹黜陟。”景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杜稜、儀同程靈洗配食高祖廟庭，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庭。

九月庚子朔日，出現了日食。辛亥日，大赦天下。又下詔説：“任用賢才聽從諫言，是君主遵循的開明規訓；進薦賢人諫言朝政，是臣子良好的規範。朕憑藉寡薄德行，繼承皇位，雖説世道承襲太平，但是治國并未達到天下安寧統一的境地。朕日夜辛勞治國，辨别臣子才幹從而分派不同職務；但是身旁缺乏直言諍臣，下無薦舉上來的賢才。多麼缺乏這種官員，很少有人抗顔直諫。難道是我獨斷專行，不能容納直率的言論。在公車官署放置鼙鼓，但是很少有人議論朝政的得失；在宫門外安放石碑，没有人陳述國策的可否。朱雲直言上疏折斷欄檻，這樣的忠臣的確難逢；禽息以頭叩楹柱力薦百里奚，又特别難得。至於像穿粗衣帶雨笠的游説之士，或者年老而才幹超群，或者年輕而能力非同凡響，却干謁時政而不被賞識，左右大臣不能稱譽他們，以至於像蘇秦那樣，黑貂裘衣變色破敝了，黄金用盡了，最終還是失意不遇，這真令人嘆息。又，尊貴者是百官，卑賤者有十數種，巧拙賢愚同時擢拔，獎賞和處罰没有差别，街頭的歌謡百姓的欲求，在朝廷議政時没有人反映。這實在因爲朕不開明，致使時人没有進諫之言。總是説要使天下大治，如果長此以往是何等荒唐？可以通告朝外的文武官員：凡是在任職時所見到風俗敗壞、朝政紕漏等情况，都應該正色直言，有過錯不要隱瞞。還要薦舉各人知曉的賢人，隨各自所具有的才能加以明確地試用。對官員從政的清廉或污穢，在職是否能幹，都要分别直言，等待朝廷罷免或者擢拔。”丙寅日，以已故太尉徐度、儀同杜稜、儀同程靈洗配食高祖廟庭，已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庭。

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祠太廟。戊戌，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爲領

冬十月乙酉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戊戌日，任命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爲領軍將

軍將軍。

十一月己亥夜地震。

閏月辛未，詔曰："姑熟饒曠，荆河斯擬，博望關畿，天限嚴峻，龍山南指，牛渚北臨，對熊繹之餘城，迺全琮之故壘，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綉。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比雖務優寬，猶未克復，咫尺封畿，宜須殷阜。且衆將部下，多寄上下，軍民雜俗，極爲蠹秏。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裏安置。有無交貨，不責市估；萊荒墾闢，亦停租税。臺遣鎮監一人，共刺史、津主分明檢押，給地賦田，各立頓舍。"

十二月壬寅，甘露降樂遊苑。甲辰，輿駕幸樂遊苑，采甘露，宴群臣。丁卯，詔曰："梁氏之季，兵火荐臻，承華焚蕩，頓無遺構。寶命惟新，迄將二紀，頻事戎旅，未遑修繕。今工役差閑，椽楹有擬，來歲開肇，創築東宫，可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用主監作。"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權大將軍；宣惠將軍、豫章王叔英爲南徐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吏部尚書、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辛巳，輿駕親祠南郊。甲午，輿駕親祠太廟。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宫。

三月壬午，分命衆軍北伐，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都督征

軍。

十一月己亥夜發生地震。

閏十一月辛未日，下詔説："姑熟一帶富饒廣闊，有荆江環繞，博望山是京都關隘，天險嚴峻，南向龍山，北臨牛渚，面對熊繹開國的遺城，連接全琮當年的舊營壘，肥沃的田畝茂盛的桑柘，在田野之間相望成片，連綿的屋宇，高聳的樓房，將大地裝點得花團錦簇。自從梁末兵禍，這一地區幾乎徹底地凋敝殘破，最近雖然對這裏特别予以優待寬厚，但是依然没有恢復到原先的境況，這裏距京城很近，應該富饒起來。况且衆將領的部下，大多寄居附近，軍民風俗混雜，極爲耗費財物。從今以後離職的軍人，允許分别留居此地；如果這些人已經在長江流域以外地區，也可以讓他們返回，全部安置在南州津裏。無論他們是否從事買賣活動，都一律免除市場税收；開墾荒田，也停繳租税。朝廷派鎮監一人，同刺史、津主一起辨明檢驗離職軍人的身份，提供土地賦田，各自建立房舍。"

十二月壬寅日，甘露降落樂遊苑。甲辰日，皇帝輿駕親臨樂遊苑，采集甘露，宴請群臣。丁卯日，下詔説："梁朝末葉，兵禍連結，承華宫焚毁殆盡，没有遺存任何建築。大陳改朝换代，至今將近二十年，頻繁地從事征戰，没有空閑修繕宫殿。如今工匠勞役有閑暇，梁柱等材料也儲備了，明年開工，建造東宫，可以暫時任命起部尚書、將作大匠，監管這件事。"

五年春正月癸酉日，任命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權大將軍；宣惠將軍、豫章王叔英爲南徐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吏部尚書、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尚書右僕射，兼任吏部尚書。辛巳日，皇帝輿駕親往南郊祭祀。甲午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

二月辛丑日，皇帝輿駕親臨明堂祭祀。乙卯日，夜晚有白氣如虹，從北方貫穿北斗直至紫微星座。

三月壬午日，分派衆軍北伐，任命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丙戌

討諸軍事。景戌，西衡州獻馬生角。己丑，皇孫胤生，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爵一級。北討大都督吴明徹統衆十萬，發自白下。

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克齊大峴城。辛亥，吴明徹克秦州水栅。庚申，齊遣兵十萬援歷陽，儀同黄法𣰰破之。辛酉，齊軍救秦州，吴明徹又破之。癸亥，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并令埋掩。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

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城降。甲戌，徐槾克廬江郡城。景子，黄法𣰰克歷陽城。己卯，北高唐郡城降。辛巳，詔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黄法𣰰徙鎮歷陽，齊改縣爲郡者并復之。乙酉，南齊昌太守黄詠克齊昌外城。景戌，廬陵内史任忠軍次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并棄城走。癸丑，景雲見。豫章内史程文季克涇州城。乙卯，宣毅司馬湛陁克新蔡城。癸亥，周遣使來聘。黄法𣰰克合州城。吴明徹師次仁州，甲子，克其州城。是月，治明堂。

秋七月乙丑，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進號征北大將軍。戊辰，齊遣衆二萬援齊昌，西陽太守周炅破之。己巳，吴明徹軍次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城。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并誅其渠帥，以城降。景戌，吴明徹克壽陽外城。

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

日，西衡州獻上的馬生出角。己丑日，皇孫陳胤出生，朝廷内外文武官員賜給數目不等的絹帛，有子女的男子賜爵一級。北討大都督吴明徹統率十萬大軍，從白下出發。

夏四月癸卯日，前巴州刺史魯廣達攻克北齊的大峴城。辛亥日，吴明徹攻克秦州水軍營栅。庚申日，齊派兵十萬援救歷陽，儀同黄法𣰰打敗他們。辛酉日，齊軍援救秦州，吴明徹又打敗他們。癸亥日，下詔北伐衆軍所殺死的齊兵，全部予以掩埋。甲子日，南譙太守徐槾攻克石梁城。

五月己巳日，瓦梁城投降。癸酉日，陽平郡城投降。甲戌日，徐槾攻克廬江郡城。丙子日，黄法𣰰攻克歷陽城。己卯日，北高唐郡城投降。辛巳日，詔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黄法𣰰移軍鎮守歷陽城，北齊將縣改爲郡的一并恢復原來建制。乙酉日，南齊昌太守黄詠攻克齊昌的外城。丙戌日，廬陵内史任忠進軍東關，攻克東西二城，又進軍攻克蘄城。戊子日，又攻克譙郡城，秦州城投降。癸巳日，瓜步、胡墅二城投降。

六月庚子日，郢州刺史李綜攻克灄口城。乙巳日，任忠攻克合州外城。庚戌日，淮陽、沭陽二郡的守將都棄城逃跑。癸丑日，出現祥雲。豫章内史程文季攻克涇州城。乙卯日，宣毅司馬湛陁攻克新蔡城。癸亥日，周派使者來聘問。黄法𣰰攻克合州城。吴明徹進軍仁州，甲子日，攻克州城。本月，修治明堂。

秋七月乙丑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進號爲征北大將軍。戊辰，齊派軍隊二萬人援助齊昌，西陽太守周炅打敗齊軍。己巳日，吴明徹進軍峽口，攻克北岸城，南岸的守軍棄城逃跑。周炅攻克巴州城。淮北絳城以及穀陽的士民，皆誅殺守城的將領，獻城投降。丙戌日，吴明徹攻克壽陽的外城。

八月乙未日，山陽城投降。壬寅日，盱眙城

盱城降。戊申，罷南齊昌郡。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陳敬泰等克晉州城。

投降。戊申日，撤除南齊昌郡。壬子日，戎昭將軍徐敬辯攻克海安城。青州的東海城投降。戊午日，平固侯陳敬泰等人攻克晉州城。

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景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癸未，尚書右僕射、領吏部、駙馬都尉沈君理卒。丁亥，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小城，齊軍退保大城。戊子，割南兗州之盱眙郡屬譙州。壬辰晦，夜明。黃城大城降。

九月甲子日，陽平城投降。壬申日，高唐太守沈善度攻克馬頭城。甲戌日，齊安城投降。丙子日，左衛將軍樊毅攻克廣陵的楚子城。癸未日，尚書右僕射、領吏部、駙馬都尉沈君理去世。丁亥日，前鄱陽內史魯天念攻克黃城的小城，齊軍退却防守大城。戊子日，分割南兗州的盱眙郡歸屬譙州。壬辰晦日，夜晚出現光明。黃城的大城投降。

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戊戌，以中書令王瑒爲吏部尚書。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乙巳，吳明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京師，梟于朱雀航。丁未，齊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齊遣兵援蒼陵，又破之。景辰，詔曰："梁末得懸瓠，以壽陽爲南豫州，今者克復，可還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漼湍爲漢陽郡，三城依梁爲義陽郡，并屬司州。"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爲豫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𣰋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陁克齊昌城。

冬十月甲午日，郭默城投降。戊戌日，任命中書令王瑒爲吏部尚書。己亥日，任命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乙巳日，吳明徹攻克壽陽城，誅殺王琳，將其首級傳送至京師，懸挂於朱雀航示衆。丁未日，齊兵上萬人來到潁口，被樊毅打跑。辛亥日，齊派兵救援蒼陵，又被打敗。丙辰日，下詔說："梁朝末葉收復懸瓠，劃分壽陽爲南豫州，如今又收復此城，可以還歸豫州。以黃城歸屬於司州，下屬於安昌郡，漼湍歸漢陽郡，三城依照梁朝建制設義陽郡，一并屬於司州。"任命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爲豫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𣰋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日，湛陁攻克齊昌城。

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等克北徐州。

十一月甲戌日，淮陰城投降。庚辰日，威虜將軍劉桃根攻克朐山城。辛巳日，樊毅攻克濟陰城。己丑日，魯廣達等人攻克北徐州。

十二月壬辰朔，詔曰："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藏其首級，誡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梟懸自足，不容久歸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仁不忍。維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今者王琳首，并還親屬，以弘廣

十二月壬辰朔日，下詔說："古代謀反叛逆國家的人，全族予以誅滅，之所以保存他們的首級，是爲了警告後世。近來所誅殺的僅限於謀反者一身，兒子後代有些予以寬赦，懸首示衆就足够了，不必長久放在武庫中，長時間與箭靶一類的軍器放在一起。朕惻隱憐憫的胸懷，具有仁德而不忍心如此處置。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

宥。"乙未，譙城降。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宜都王，叔獻爲河東王。壬午，任忠克霍州城。

迪、鄧緒等人以及現在王琳的首級，一并還給他們的親屬，從而弘揚朝廷寬大恩德。"乙未日，譙城投降。乙巳日，封皇子叔明爲宜都王，叔獻爲河東王。壬午日，任忠攻克霍州城。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詔曰："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旰食彌憂。朕嗣纂鴻基，思弘經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灰琯未周，凱捷相繼，拓地數千，連城將百。蠢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出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睹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譙、南兗十五州，郢州之齊安、西陽，江州之齊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歷陽、臨江郡土民，罪無輕重，悉皆原宥。將帥職司，軍人犯法，自依常科。"以翊前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中領軍，進號安前將軍；安前將軍、中領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壬午，輿駕親祠太廟。甲申，廣陵金城降。周遣使來聘。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日，下詔說："帝王以四海爲家，將百姓視爲兒女，某一方面缺乏規矩，尚且十分小心憂懼，而天下未能統一，更是憂慮得寢食不安。朕繼承帝業，思量大展宏圖，上符合天意，下協洽臣民的心意，選拔將帥出兵，大力拯救淪陷於異族的百姓。季節氣候尚未變化，勝利的捷報便接踵而至，開拓土地數千里，攻克城市將近上百座。那些遺存下來的夷狄愚蠢至極，毒害淪陷區百姓，江淮一帶的少年，尚有搶劫偷盜之舉，鄉間里巷的無賴之徒，時常幹出不可見人之事，將領同部下士兵，不顧刑法典章。現今廢除殘酷的刑法，從而使朝廷的仁慈在民間傳頌。況且剛開始獲得成功，邊境荒遠之地的百姓，纔剛剛目睹朝廷的風儀，應該對他們特別賜予恩澤，可以赦免長江以西淮河以北的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譙、南兗十五州，和郢州的齊安、西陽二郡，江州的齊昌、新蔡、高唐三郡，南豫州的歷陽、臨江二郡的士民，罪過無論輕重，全部予以寬免。將帥官府，軍人犯法，自當依照平常法律處置。"任命翊前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中領軍，進號爲安前將軍；安前將軍、中領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壬午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甲申日，廣陵的中城投降。周派使者來聘問。高麗國派使者獻上地方特產。

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辛亥，輿駕親耕藉田。景辰，以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

二月壬辰朔日，出現了日食。辛亥日，皇帝輿駕親自耕種藉田。丙辰日，任命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

三月癸亥，詔曰："去歲南川頗言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即。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逋太建四年檢首田稅，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嶺下應接，民間尤

三月癸亥日，下詔說："去年南川許多地方報告說歉收，所催繳的田租至今沒有收上來。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的田租，半數可以延期至今秋繳納。豫章郡又拖欠太建四年檢核出來的田稅，也可以延期至今秋。南康這一郡，連接大庾嶺附

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特原除。庶修墾無廢，歲取方實。”

近，百姓生活尤其艱難，太建四年没有交納的租税，可以特别加以免除。大抵衹有不荒廢墾田耕種，每年的收成纔會充實。”

夏四月庚子，彗星見。辛丑，詔曰：“戢情懷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戎，争歸有道，棄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車營布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游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慰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磬，并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墾。”

夏四月庚子日，出現了彗星。辛丑日，下詔説：“懷有善良情感，是一國之主的崇高德行，拯救苦難危急的百姓，是先聖垂範的通則。近來派軍隊征伐，目的在於救濟民衆，青、齊二州原來的百姓，膠、光二州一帶的村落，長期遭受凶暴的兵禍，争先歸順有道的聖朝，放棄了他們的農耕蠶桑，完全不顧衣食來源。而朝廷大軍無力接待，衹好在道路上住宿休息，朐山、黄郭一帶，布滿了車馬營帳，百姓們扶老携幼，跋涉於草叢荒路之上，既喪失了他們生存的本業，又全都無所事事地流浪，就難免發生饑饉和時疫流行，難免流離失所。可派遣大使勤加撫慰，又拿出陽平倉中的穀米，拯救倒懸的飢民，并且充實他們的種子糧。勸勉督促男女百姓，就近耕種土地。石鼈等處的山地，讓他們隨意開墾耕種。”

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周弘正卒。乙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中護軍衡陽王伯信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

六月壬辰日，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周弘正去世。乙巳日，任命中衛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中護軍衡陽王伯信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

冬十一月乙亥，詔北討行軍之所，并給復十年。

冬十一月乙亥日，下詔北伐各軍經過的地方，全部免除徭役十年。

十二月癸巳，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進號鎮南將軍。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奂爲吏部尚書。景午，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王通加特進。

十二月癸巳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進號鎮南將軍。戊戌日，任命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奂爲吏部尚書。丙午日，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王通加特進。

七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城。辛巳，輿駕親祠北郊。

七年春正月辛未日，皇帝輿駕親往南郊祭祀。乙亥日，左衛將軍樊毅攻克潼州城。辛巳日，皇帝輿駕親往北郊祭祀。

二月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二月戊申日，樊毅攻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三月辛未，詔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戊寅，以新除征

三月辛未日，詔令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以及南豫、江、郢等州所管轄在長江以北的各郡安置舉旗歸順的義士，隨往大軍以及各州郡鎮守防備。戊寅日，任命新任征西

西大將軍、合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黄法𣰰爲豫州刺史。改梁東徐州爲安州，武州爲沅州。移譙州鎮於新昌郡，以秦郡屬之。盱眙、神農二郡還隸南兗州。

夏四月景戌，有星孛于大角。庚寅，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甲午，輿駕親祠太廟。乙未，陳桃根又表上織成羅又錦被各二百端，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壬子，郢州獻瑞鍾六。

五月乙卯，割譙州之秦郡還隸南兗州。分北譙縣置北譙郡，領陽平所屬北譙、西譙二縣。合州之南梁郡，隸入譙州。

六月景戌，爲北討將士死王事者克日舉哀。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僕射。己酉，改作雲龍、神獸門。

秋八月壬寅，移西陽郡治保城。癸卯，周遣使來聘。

閏九月壬辰，都督吴明徹大破齊軍於吕梁。是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輿駕幸樂遊苑，采甘露，宴群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

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前將軍、中領軍新安王伯固爲南徐州刺史，進號鎮北將軍，信威將軍、江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雲麾將軍、中領軍。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晋熙王。

十一月庚戌，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淳于量爲中軍大將軍。

十二月景辰，以新除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建安王叔卿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宣

大將軍、合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黄法𣰰爲豫州刺史。將梁朝時的東徐州改稱安州，武州改稱沅州。將譙州移鎮於新昌郡，以秦郡歸屬於這個州。盱眙、神農二郡又還原隸屬於南兗州。

夏四月丙戌日，有彗星出現於大角星座。庚寅日，代理豫州刺史陳桃根在治下區域内獲得青牛，獻上，詔令送還給百姓。甲午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乙未日，陳桃根又表奏獻上錦羅和錦被各二百端，詔令在雲龍門外焚毁。壬子日，郢州獻上六枚瑞鐘。

五月乙卯日，分割譙州的秦郡隸屬於南兗州。分出北譙縣建立北譙郡，下屬原由陽平郡管轄的北譙、西譙二縣。合州的南梁郡，歸入譙州。

六月丙戌日，爲爲國犧牲的北伐將士定期舉哀。壬辰日，任命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僕射。己酉日，改建雲龍門、神獸門。

秋八月壬寅日，將西陽郡治所遷移於保城。癸卯日，周派使者來聘問。

閏九月壬辰日，都督吴明徹在吕梁大敗齊軍。本月，甘露頻頻降於樂遊苑。丁未日，皇帝輿駕來到樂遊苑，采集甘露，宴請群臣，詔令在苑中的龍舟山建甘露亭。

冬十月戊午日，任命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前將軍、中領軍新安王伯固爲南徐州刺史，進號爲鎮北將軍，信威將軍、江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雲麾將軍、中領軍。己巳日，封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晋熙王。

十一月庚戌日，任命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淳于量爲中軍大將軍。

十二月丙辰日，任命新任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建安王叔卿任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宣惠將軍宜都王叔明任東揚州刺史。壬戌

惠將軍宜都王叔明爲東揚州刺史。壬戌，以尚書僕射王瑒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陸繕爲尚書右僕射，國子祭酒徐陵爲領軍將軍。甲子，南康郡獻瑞鍾。

日，任命尚書僕射王瑒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陸繕爲尚書右僕射，國子祭酒徐陵爲領軍將軍。甲子日，南康郡獻上瑞鐘。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有紫雲見。

八年春正月庚辰日，西南方出現了紫雲。

二月壬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進位司空。丁丑，詔江東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稅夏調逋在民間者，皆原之。

二月壬申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官職晉升爲司空。丁丑日，詔令長江以東地區太建五年以前百姓所拖欠的夏季徵調的租稅，一律予以免除。

夏四月甲寅，詔曰："元戎凱旋，群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可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武。"己未，輿駕親祠太廟。

夏四月甲寅日，下詔說："統兵大將凱旋而歸，各支軍隊士氣振奮，表彰功勛封賞官爵，應該饗宴功臣。本月十七日，朕將親臨樂遊苑，陳設絲竹音樂，大會文武百官。"己未日，皇帝輿駕親臨太廟祭祀。

五月庚寅，尚書左僕射王瑒卒。

五月庚寅日，尚書左僕射王瑒去世。

六月癸丑，以雲麾將軍、廣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合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新除晉陵太守王克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癸丑日，任命雲麾將軍、廣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合州刺史，進號爲平北將軍。甲寅日，任命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新任晉陵太守王克爲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丁卯，以車騎大將軍、司空吴明徹爲南兗州刺史。

秋八月丁卯日，任命車騎大將軍、司空吴明徹爲南兗州刺史。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九月戊戌日，封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冬十一月乙酉，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丁酉，分江州晋熙、高唐、新蔡三郡爲晋州。辛丑，以冠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中領軍。

冬十一月乙酉日，任命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丁酉日，分割江州的晉熙、高唐、新蔡三郡爲晉州。辛丑日，任命冠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中領軍。

十二月丁卯，以新除太子詹事徐陵爲右光禄大夫。

十二月丁卯日，任命新任太子詹事徐陵爲右光禄大夫。

九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北郊。壬寅，以湘州刺史、新除中衛將軍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雲麾將軍建安王叔卿爲湘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

九年春正月辛卯日，皇帝輿駕親往北郊祭祀。壬寅日，任命湘州刺史、新任中衛將軍、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雲麾將軍、建安王叔卿爲湘州刺史，進號爲平南將軍。

二月壬子，輿駕親耕藉田。

二月壬子日，皇帝輿駕親臨藉田耕種。

夏五月景子，詔曰："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億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賦，多致逋餘，即此務農，宜弘寬省。可起太建已來訖八年流移叛户所帶租調，七年八年叛義丁、五年訖八年叛軍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布麥等，五年訖七年逋貲絹，皆悉原之。"

夏五月丙子日，下詔說："朕總是天剛亮就起床，日已晚方進食，希望億萬百姓安居樂業，從而使天下大治，但是刺史太守地方長官治理百姓，尚缺清廉的品行，因而與清平的時代不相和諧，以至於每年應該繳納的租賦，拖欠不少數額，針對這一情況管理農務，應該弘揚寬厚儉省的政策。可以徵收太建元年以來至八年的被流放叛軍家庭所應繳的租調，太建七、八兩年歸順朝廷的叛軍兵丁和從五年至八年被俘的叛軍兵丁，要徵收他們太建六、七兩年拖欠的田租米粟和夏季徵調的綿絹絲布麥子等物，五年至七年拖欠的財物絹帛，全部予以免除。"

秋七月乙亥，以輕車將軍、丹陽尹江夏王伯義爲合州刺史。己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己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於門下震死。

秋七月乙亥日，任命輕車將軍、丹陽尹江夏王伯義爲合州刺史。己卯日，百濟國派使者獻上地方特産。庚辰日，下大雨，萬安陵前的華表被震。己丑日，慧日寺廟宇以及瓦官寺重門被震，有一女子在門下被震死。

冬十月戊午，司空吴明徹破周將梁士彦衆數萬于吕梁。

冬十月戊午日，司空吴明徹在吕梁打敗周將梁士彦數萬軍隊。

十二月戊申，東宫成，皇太子移于新宫。

十二月戊申日，東宫建成，皇太子移居新宫殿内。

十年春正月己巳朔，以中領軍廬陵王伯仁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翊左將軍、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徐陵爲領軍將軍。

十年春正月己巳朔日，任命中領軍廬陵王伯仁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翊左將軍、右光禄大夫、兼太子詹事徐陵爲領軍將軍。

二月甲子，北討衆軍敗績於吕梁，司空吴明徹及將卒已下，并爲周軍所獲。

二月甲子日，北伐衆軍在吕梁戰敗，司空吴明徹及以下的將領士兵，全被周軍俘獲。

三月辛未，震武庫。景子，分命衆軍以備周：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明威將軍孫瑒都督荆、郢水陸諸軍事，進號鎮西將軍；左衛將軍樊毅爲大都督，督朱沛、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衆軍，進號平北將軍；武毅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等衆軍，進號寧遠將軍。乙酉，大赦天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淳于量爲南兖州刺史，進號

三月辛未日，武庫發生地震。丙子日，分派衆軍來防備北周進攻：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大都督，總領水陸諸軍事；明威將軍孫瑒都督荆、郢二州水陸諸軍事，進號爲鎮西將軍；左衛將軍樊毅爲大都督，統領朱沛、清口以東至荆山沿着淮河一帶的衆軍，進號爲平北將軍；武毅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等地各部軍隊，進號爲寧遠將軍。乙酉日，大赦天下。丁酉日，任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淳于量爲南兖州刺史，進號爲車騎將軍。

車騎將軍。

夏四月庚戌，詔曰："懋賞之言，明於訓誥，挾纊之美，著在撫巡。近歲薄伐，廓清淮、泗，摧鋒致果，文武畢力，櫛風沐雨，寒暑亟離，念功在茲，無忘終食。宜班榮賞，用酬厥勞。應在軍者可并賜爵二級，并加賚恤，付選即便量處。"又詔曰："惟堯葛衣鹿裘，則天爲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變年籥，旰日勿休，乙夜忘寢，跂予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懔同馭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黄屋之尊，導仁壽以寘群生，寧勞役以奉諸己。但承梁季，亂離斯瘼，宫室禾黍，有名亡處，雖輪奂未睹，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爲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興言静念，夕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慚。斫雕爲朴，庶幾可慕，雉頭之服既焚，弋綈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冀以變俗。應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其餘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恤，并各量減。"丁巳，以新除鎮右將軍新安王伯固爲護軍將軍。戊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庚申，大雨雹。壬戌，清口城不守。

夏四月庚戌日，下詔說："依功授官之言，記載於《尚書·仲虺之誥》，戰士受到君王撫慰而倍感温暖的美談，記載於《左氏春秋》之上。最近幾年用兵征伐，廓清淮河、泗水一帶的妖氛，挫敗敵軍鋒芒取得豐碩戰果，文武官員齊心協力，戰士們櫛風沐雨，一年四季與家人分離，感念這種功勞，飲食之時也不能忘懷。應該按照等次予以獎賞，以此報賞他們的功績。對現役的將士都賜爵二級，并且賜給財物接濟他們，交付官府根據才幹立即予以任用。"又下詔說："追想先前堯帝穿粗布衣鹿皮裘，效法天道而成爲偉大君主，大禹衣食簡陋，孔子贊嘆道'没有誰能與他相提并論'，因而恭敬地恪守儉樸德行，治國綱領就很少有過失。朕統治天下，已有十年，日暮不得休息，二更難以安寢，迫切盼望天下大治，小心翼翼猶如渡過大江，念念不忘國事，謹慎警惕就像駕馭朽車。朕并非貪圖天下富有，也不看重帝位的尊貴，衹是要爲天下百姓帶去仁愛長壽，儘量減少勞役來奉養自己。然而承接梁朝末年，戰亂造成滿目瘡痍，宫殿裏到處長滿禾黍野草，已經有名無實，雖説現有宫殿并非高大華美，但也頗費經營修治，省去豪華奢靡，但仍然耗費了財力。加上軍隊頻繁征戰，每天損耗千金，府庫財物空乏，百姓疲於應付戰争賦税。百姓不富足，君主如何能够富足呢？在静思默想和言談之中，胸中不免疑慮恐懼，對照平常訓導群臣建立的法度，的確頗感慚愧。去浮華尚質樸，確實值得追慕，奇異名貴的服裝已經焚毁，穿上了黑色粗厚的絲綈，減省費用的制度，就從朕自身做起，風吹而草伏，希望以此來改變習俗。御府官署所營造的器物除禮樂儀服軍器以外，其餘各種器物停止營造。宫廷内的日常供應、王侯及其妃子郡主有俸禄者，都酌量減少。"丁巳日，任命新任鎮右將軍新安王伯固爲護軍將軍。戊午日，樊毅派軍隊渡過淮北在清口築城。庚申日，下大冰雹。壬戌日，清口城被周軍攻克。

五月甲申，太白晝見。

五月甲申日，白天出現太白星。

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

六月丁卯日，大雨，大皇寺廟宇、莊嚴寺承

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内槐樹、鴻臚府門。

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獻方物。乙巳，以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袁憲爲吏部尚書。

八月乙丑朔，改秦郡爲義州。戊寅，隕霜，殺稻菽。

九月壬寅，以平北將軍樊毅爲中領軍。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輿駕幸婁湖臨誓。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壬戌，以宣惠將軍江夏王伯義爲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戊寅，罷義州及琅邪、彭城二郡。立建興，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等六縣，屬揚州。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

十一月辛丑，以鎮西將軍孫瑒爲郢州刺史。

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龍見于南兖州永寧樓側池中。

二月癸亥，輿駕親耕藉田。

三月丁未，詔淮北義人率户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即隸近州，賦給田宅，唤訂一無所預。

夏五月乙巳，詔曰："昔軒轅命于風后、力牧、放勛，咨爾稷、契、朱武，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期刑措，卜世彌永，并賴群才，用康庶績。朕日昃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尚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兹舟楫，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寧多士。自今

露盤、重陽閣的東樓、千秋門内的槐樹、鴻臚府的大門都被震。

秋七月戊戌日，新羅國派使者獻上地方特產。乙巳日，任命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袁憲爲吏部尚書。

八月乙丑朔日，將秦郡改爲義州。戊寅日，降霜，凍壞稻穀豆類。

九月壬寅日，任命平北將軍樊毅爲中領軍。乙巳日，在婁湖建立方明壇。戊申日，任命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任王官伯赴婁湖盟誓。甲寅日，皇帝輿駕親臨婁湖盟誓。乙卯日，分派大使將盟誓頒布四方，朝廷上下相互警戒。壬戌日，任命宣惠將軍江夏王伯義爲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戊寅日，撤除義州和琅邪、彭城二郡。建立建興郡，管轄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等六縣，歸屬於揚州。戊子日，任命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

十一月辛丑日，任命鎮西將軍孫瑒爲郢州刺史。

十二月乙亥日，合州的廬江蠻人田伯興率衆出山劫掠樅陽，刺史魯廣達討伐平定了他們。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日，龍出現於南兖州永寧樓旁的水池中。

二月癸亥日，皇帝輿駕親臨藉田耕種。

三月丁未日，詔令淮北地區率居民歸順國家的義民，允許依照他們原來籍貫的舊名，建立郡縣，就近歸屬於各州，賜給田地住宅，不向他們徵求任何勞役租賦。

夏五月乙巳日，下詔説："古代黄帝任命風后、力牧、放勛爲輔佐大臣，向稷、契、朱武咨詢治國方略，身爲帝王垂衣拱手，天下風化達到大治。到了漢代官署列置五曹，周朝官署分設六職，設置官員管理政務，各自履行不同職能，也差不多做到刑法寬平，傳世長久，這全有賴於群官才力，因而創造出豐功偉績。朕日夜勤勞國事，希望天下大治，但是仍有重要事務無暇處理，政治之道尚未安穩，内心驚懼不安，不知如

應尚書曹、府、寺，内省監、司文案，悉付局參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獄等事，前須詳斷，然後啓聞。凡諸辯決，務令清乂，約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舛互，自相矛楯，致有枉滯。紆意舞文，糾聽所知，靡有攸赦。”甲寅，詔曰：“舊律以枉法受財爲坐雖重，直法容賄其制甚輕，豈不長彼貪殘，生其舞弄？事涉貨財，寧不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財者，科同正盜。”

何措置。正想依靠官員的協助，倚重股肱大臣，循其名而求其實，仰仗濟濟才士朕纔得以安閑。從今以後尚書省的曹、府、寺，宫中官署的監、司所有文案，都要交付局中參議分析定奪。各部門有關軍隊國家的各項事務如興建工程、徵發租賦勞役、選拔各級官員、處理刑獄案件等，先都要詳細斷察，然後再上報朝廷。所有要辯論決斷的事務，一定要清楚明晰，嚴守法律制度，對各種事務的處理標準要劃一，不得前後抵觸，自相矛盾，以至於産生偏差和阻礙。一旦有人曲意玩弄法律條文以謀私利，被發覺後要予以追究糾察，不得寬恕。”甲寅日，又下詔說：“舊有的法律規定對徇私枉法接受賄賂的罪行雖然予以嚴厲的處罰，但是對那些并不違反法律而接受賄賂的行爲處理很輕，這樣一來豈不是助長那種貪婪風氣，滋生玩弄法律徇私舞弊的弊端？事情關涉到財物，難道不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問題嗎？現在可以將不違法而接受賄賂者的處罰，改爲與違法接受賄賂者同等處罰。”

六月庚辰，以鎮前將軍豫章王叔英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戌，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

六月庚辰日，任命鎮前將軍豫章王叔英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丙戌日，任命征南將軍、江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

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秋七月辛卯日，開始通用大貨幣六銖錢。

八月甲子，青州義主朱顯宗等率所領七百户入附。丁卯，輿駕幸大壯觀閲武。戊寅，輿駕還宫。

八月甲子日，青州義民頭領朱顯宗等人率領部下七百户歸附朝廷。丁卯日，皇帝輿駕親臨大壯觀檢閲軍隊。戊寅日，皇帝輿駕返回皇宫。

冬十月甲戌，以安前將軍、祠部尚書晋安王伯恭爲軍師將軍，尚書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

冬十月甲戌日，任命安前將軍、祠部尚書晋安王伯恭爲軍師將軍，尚書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辛卯，詔曰：“畫冠弗犯，革此澆風，孥戮是蹈，化於薄俗。朕肅膺寶命，迄將一紀，思經邦濟治，憂國愛民，日仄劬勞，夜分輟寢，而還淳反朴，其道靡階，雍熙盛美，莫云能致。遂乃鞫訊之牒，盈於聽覽，舂鈇之人，煩於牢犴。周成刑措，漢文斷獄，杼軸空勞，邈焉既遠。加以蠢爾醜徒，軼我彭、汴，淮、汝氓

十一月辛卯日，下詔說：“上古虞舜時期以畫衣冠來代替刑罰而百姓不犯法，商湯時期犯罪要誅及子孫，要以這些方法來改革當時澆薄風俗。朕恭敬地繼承帝位，至今已近十二年，希望治理國家達到天下大治，憂國愛民，日暮尚在操勞，半夜纔能就寢，但是社會風俗的還樸歸真，這條道路還没有邁開第一步，和樂强大美好的盛世，没有迹象表明可以達到。因此審理刑獄的文件，官府裏堆積了許多，犯罪受刑罰的人，充滿

庶，企踵王略，治兵誓旅，義存拯救。飛芻挽粟，征賦頻煩，暑雨祁寒，寧忘咨怨。兼宿度乖舛，次舍違方，若曰之誡，責歸元首，愧心斯積，馭朽非懼。即建子令月，微陽初動，應此嘉辰，宜播寬澤，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國梁士彦率衆至肥口。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辛丑，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加安北將軍；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加平北將軍；前豐州刺史皋文奏率步騎三千趣陽平郡。癸卯，任忠率步騎七千趣秦郡。景午，新除仁威將軍、右衛將軍魯廣達率衆入淮。是日，樊毅領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率步騎趣歷陽。戊申，豫州陷。辛亥，霍州又陷。癸丑，以新除中衛大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

了牢房。周成王時刑法措置不用，漢文帝親自審理案件犯罪者很少，朕徒然辛勤治理國家，距離周成、漢文時的盛世相差甚遠。加上渺小凶惡的北虜，侵占我彭州、汴州一帶，淮水、汝水地區的農夫百姓，急切盼望王朝收復失地，因而治理軍隊派兵出戰，目的在於拯救淪陷區百姓。調集糧草，征戰的賦役十分繁重，戰士長期忍受夏日的暑雨和冬日的嚴寒，豈能没有咨怨。加上住宿行軍全違背方略，如此嚴重的教訓，責任歸咎於指揮軍隊的統帥，朕内心十分愧疚，猶如駕馭朽車豈能不恐懼。在這美好的十一月中，陽氣雖然微弱却已開始發動，與這舒心的時光相適應，應該散播朝廷寬厚的德澤，可以大赦天下。”甲午日，周派柱國梁士彦率軍衆抵達肥口。戊戌日，周軍進兵圍困壽陽。辛丑日，任命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爲長江上流的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伐諸軍事，加安北將軍；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伐前軍事，加平北將軍；前豐州刺史皋文奏率領步兵騎兵三千奔赴陽平郡。癸卯日，任忠率領步兵騎兵七千奔赴秦郡。丙午日，新任仁威將軍、右衛將軍魯廣達率領軍衆進入淮河地區。當天，樊毅帶領水軍二萬人從東關進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率步兵騎兵奔赴歷陽。戊申日，豫州被周攻陷。辛亥日，霍州又被攻陷。癸丑日，任命新任中衛大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領水步衆軍。

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并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没于周矣。己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珠絡，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正道多違，澆風靡乂。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彘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爟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奸

十二月乙丑日，南北兖、晋三州，同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守軍自行棄城還回京城。譙州、北徐州又被攻陷。從此以後淮南地區全部被周占領。己巳日，下詔説：“古代堯、舜身爲帝王，住茅屋履土階，湯、禹身爲君主，拄藜杖繫皮帶。至於上等羅帳綴珠絲絡，華麗壁柱裝飾璧璫之類，并不能帶來太平盛世，而衹是徒然令人聞説窮奢極欲而已。朕追慕古代聖王，希望刑獄公平，但是正義之道多有違背，澆薄風氣正在蔓延。如今豪貴人家，金鋪地玉作鞋，貧居陋巷人家，吃猪食穿草衣，要使事物公平，是何等遥遠。戰火没有

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靖懷眾弊，宜事改張。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勒主衣、尚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眾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庭啓奏，即皆量遣。大予秘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并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閒野外，非恒饗宴，勿復修治。并勒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令喻朕心焉。”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爲鎮西將軍、都督荊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止息，勞役賦稅又使百姓勞困，執法的官吏奸猾貪婪，妄自濫用刑律條規。又加上集市的旗亭關卡，稅收繁重，不是爲了充實京都內的錢財，也不是供應水軍船械的費用，他們威逼勒索商賈，完全是謀求私人的積蓄。沉思這種種弊端，應該予以改變。如果不弘揚王道，怎能拯救百姓的苦難？現在可以宣示主衣、尚方等官署，倘若不是軍事國政所需，不准建造各種器物。後宮的各級官吏，假若有事要頒布，上給朝廷的奏章，都必須立即酌情遣送處理。大予令官署演出的稀奇戲目，與禮經上的規定不同，樂府倡優演奏的音樂，凡不合雅正之音的，都可加以刪除更改。集市價格渡口稅收，軍隊令規國家典章，更須詳實劃定，一定要公平允當。別觀離宮，處在城郊野外，并非經常饗宴聚會，不必又加修治。并且命令朝廷內外各級文武官員的車馬住宅，都要遵循節儉的原則，不要崇尚奢侈豪華的風氣。違背我嚴厲法規，或許會受到刑律的制裁。所有這些規定都要一一列出條例，張貼在榜上宣示天下，使大家都明白朕的本心。”癸酉日，派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守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守柵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守白下。戊寅日，任命中領軍樊毅爲鎮西將軍、都督荊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以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任忠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日，任命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任忠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掌管沿長江軍事防禦事項。

三月壬辰，以平北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翊左將軍、中領軍。

三月壬辰日，任命平北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翊左將軍、中領軍。

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乙丑，以宣毅將軍河東王叔獻爲南徐州刺史。己卯，大雩。壬午，雨。

夏四月癸亥日，尚書左僕射陸繕去世。乙丑日，任命宣毅將軍河東王叔獻爲南徐州刺史。己卯日，皇帝親自祭天求雨。壬午日，下雨。

五月癸巳，以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僕射。

五月癸巳日，任命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僕射。

六月壬戌，大風壞皋門中闥。

六月壬戌日，大風颳壞皋門中間的小門。

秋八月己未，周使持節、上柱國、鄖州總管滎陽郡公司馬消難以鄖、隨、温、應、土、順、沔、澴、

秋八月己未日，周朝的使持節、上柱國、鄖州總管滎陽郡公司馬消難率領鄖、隨、温、應、土、順、沔、澴、岳等九州，和魯山、甑山、沌

岳等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涢水等八鎮内附。詔以消難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總督安隨等九州八鎮諸軍事、車騎將軍、司空，封隨郡公，給鼓吹、女樂各一部。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率衆趣歷陽；通直散騎常侍、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兖州。戊辰，以新除司空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景子，淳于陵克祐州城。

九月癸未，周臨江太守劉顯光率衆内附。是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擊，三夜乃止。景戌，改安陸郡爲南司州。丁亥，周將王延貴率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等。己酉，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

冬十月癸丑，大雨雹震。

十一月己丑，詔曰："朕君臨四海，日旰劬勞，思弘至治，未臻斯道。而兵車驟出，軍費尤煩，芻漕控引，不能徵賦。夏中亢旱傷農，畿内爲甚，民失所資，歲取無托。此則政刑未理，陰陽舛度，黎元阻饑，君孰與足？靖言興念，余責在躬，宜布惠澤，溥沾氓庶。其丹陽、吴興、晋陵、建興、義興、東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并諸署即年田税、禄秩，并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來歲秋登。"

十二月庚辰，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左光禄大

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涢水等八鎮歸順朝廷。詔令司馬消難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總管安隨等九州八鎮諸軍事、車騎將軍、司空，封隨郡公，賜給鼓吹、女樂各一部。庚申日，詔令鎮西將軍樊毅再督沔水、漢水地區諸軍事。派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率領軍隊奔赴歷陽；通直散騎常侍、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奔赴南兖州。戊辰日，任命新任司空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日，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攻克臨江郡。癸酉日，智武將軍魯廣達攻克郭默城。甲戌日，下大雨。丙子日，淳于陵攻克祐州城。

九月癸未日，周朝的臨江太守劉顯光率部下歸順朝廷。這天夜晚，天東南方出現聲響，猶如風水相擊，三夜纔止息。丙戌日，將安陸郡改爲南司州。丁亥日，周將王延貴率軍隊援救歷陽，任忠擊敗周軍，生俘王延貴等人。己酉日，周廣陵郡的義民頭領曹藥率軍衆入朝歸順。

冬十月癸丑日，下大冰雹，并有地震。

十一月己丑日，下詔說："朕統治天下，日夜辛勞，希望天下大治，但未能達到這個目標。況且大規模出兵作戰，軍費開支尤其煩重，糧草的調集轉運，不能徵收賦税。今年夏季大旱傷害農田，京城附近尤爲嚴重，百姓失去生活資源，一年的所需没有着落。這是因爲國家政治刑律尚不完善，陰陽失去調和，普通百姓忍飢受餓，君主怎麽能富足呢？冷静地想想，責任在我身上，應該廣布朝廷的恩澤，普遍惠顧農民百姓。丹陽、吴興、晋陵、建興、義興、東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和各官署屬田當年要上交的田税、官員的俸禄，都免除一半，丁租的一半延緩到明年秋收後上交。"

十二月庚辰日，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去世。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日，任命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左光禄大夫；中權將軍、護軍

夫；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鎮右將軍、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爲揚州刺史；軍師將軍、尚書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左僕射；安右將軍、丹陽尹徐陵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吏部尚書袁憲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輕車將軍、衛尉卿宜都王叔明爲南徐州刺史。

二月甲寅，詔賜司馬消難所部周大將軍田廣等封爵各有差。乙亥，輿駕親耕藉田。

夏四月乙巳，分衡州始興郡爲東衡州，衡州爲西衡州。

五月景辰，以前鎮西將軍樊毅爲中護軍。

六月辛卯，以新除中護軍樊毅爲護軍將軍。

秋九月癸亥，夜，大風至自西北，發屋拔樹，大雷震雹。

冬十月癸未，以散騎常侍、丹陽尹毛喜爲吏部尚書，護軍將軍樊毅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改鄱陽郡爲吴州。壬寅，丹丹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辛巳，彗星見。己亥，以翊右將軍、衛尉卿沈恪爲護軍將軍。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遺詔曰："朕爰自遘疾，曾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夫復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慎一日，知宗廟之負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邊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嫡，年業韶茂，纂統洪基，社稷有主。群公卿士、文武内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引翼亮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

將軍鄱陽王伯山以本將軍號開府儀同三司；鎮右將軍、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任揚州刺史；軍師將軍、尚書僕射晉安王伯恭任尚書左僕射；安右將軍、丹陽尹徐陵爲中書監，兼太子詹事；吏部尚書袁憲爲尚書右僕射。庚寅日，任命輕車將軍、衛尉卿宜都王叔明爲南徐州刺史。

二月甲寅日，詔令賜給司馬消難部下的原周朝大將軍田廣等人不同等級的封爵。乙亥日，皇帝輿駕親自耕種藉田。

夏四月乙巳日，分割衡州的始興郡爲東衡州，衡州改爲西衡州。

五月丙辰日，任命前鎮西將軍樊毅爲中護軍。

六月辛卯日，任命新任中護軍樊毅爲護軍將軍。

秋九月癸亥日，夜晚，大風從西北吹來，掀掉屋頂拔起樹木，巨雷震動又下大冰雹。

冬十月癸未日，任命散騎常侍、丹陽尹毛喜爲吏部尚書，護軍將軍樊毅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將鄱陽郡改爲吴州。壬寅日，丹丹國派遣使者獻上地方特産。

十二月辛巳日，出現了彗星。己亥日，任命翊右將軍、衛尉卿沈恪爲護軍將軍。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日，高宗病重。甲寅日，在宣福殿駕崩，當時五十三歲。遺詔説："朕自患病以來，時間還不到十天，醫藥不起作用，便病危不起了，人的生死壽命都有定分，朕又有什麽可説的呢？衹是我統治天下，已有十四年，的確是具有美德而不自誇，每日謹慎小心地處理政務，知道宗廟社稷責任重大，認識到帝業守成的艱難。但是邊境頗多憂患，人民不得安寧，正要蕩清四海，統一天下，然而大志不能實現，九泉之下遺恨無窮。皇太子叔寶是朕的嫡傳後裔，年輕有爲，繼承皇位大業，社稷已有君主。群公卿士，朝廷内外文武官員，都要傾注心力，共同竭力輔助朝廷，平常往來迎送處理政務，都要盡忠誠的節操，當官盡心職守，建立輔佐朝廷的功

約。金銀之飾，不須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准。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并停奔赴。”

績。一定要精誠團結，不要違背朕的意願。凡是喪葬事宜，都要遵從節省的原則。金銀一類的飾物，不必埋入墳墓中，陪葬的器具，一律用瓦器製作。衹要做到節儉而符合禮儀，不得因豪奢而違背制度。新君掌權太后避位，已經有通行規定，帝王因公除喪服的制度，全依據舊有準則。在朝任職的百官，三日後臨朝，地方的各級長官，五等爵位的諸侯，都各自執行自己的職守，一律停止赴朝廷奔喪。”

二月辛卯，上謚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陵。

二月辛卯日，定皇上謚號爲孝宣皇帝，廟號爲高宗。癸巳日，葬在顯寧陵。

高宗在田之日，有大度幹略，及乎登庸，實允天人之望。梁室喪亂，淮南地并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略，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達江際矣。

高宗在野之時，便有宏大器度和幹練才略，當他即位爲帝時，的確允合天意人願。梁朝喪亂，淮南一帶的土地全被北齊占領，高宗在太建初年，志在收復舊有疆土，於是運用神機妙策，授命將帥出兵，至於戰勝敵軍攻取失地，捷報相繼而至，最終收復了被侵占的土地，功績實在豐厚。等到周滅掉齊，乘勝掠取土地，又進攻到長江邊上。

史臣曰：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世祖知冢嗣仁弱，弗可傳於寶位，高宗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及乎弗悆，大事咸委焉。至於纂業，萬機平理，命將出師，克淮南之地，開拓土宇，静謐封疆。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吕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嗚呼！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雖得失自我，無禦敵之略焉。

史臣曰：高宗器度弘偉寬厚，也有帝王的器量。世祖明白自己的繼承人仁厚柔弱，不可以將帝位傳給他，高宗的地位相當於周公姬旦，世祖又存有吴太伯謙讓的情懷，當他病危不能痊愈時，將國家大事完全委托給高宗。高宗繼位後，國家事務治理允當，選派將帥出兵北伐，攻克淮南一帶的失地，開拓疆土，使國内安寧。統治國家十多年，志向遠大而意氣驕逸，因而招致在吕梁全軍覆没，喪失了大量兵員。江東的削弱，大概這是重要原因。嗚呼！高宗的功德不及文帝，智謀不及武帝，雖説所得所失都是因爲個人，但也是因爲缺乏防禦敵人的策略。

陳書卷六

本紀第六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黄奴，高宗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關右，留後主于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立爲安成王世子。天康元年，授寧遠將軍，置佐史。光大二年，爲太子中庶子，尋遷侍中，餘如故。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

十四年正月甲寅，高宗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無所迨及。朕以哀煢，嗣膺寶歷，若涉巨川，罔知攸濟，方賴群公，用匡寡薄。思播遺德，覃被億兆，凡厥遐邇，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并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翊前將軍、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右衛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樊毅進號征西將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任忠進號鎮南將軍，護軍將軍沈恪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平西將軍魯廣達進號安西將軍，仁武將軍、豐州刺

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小名黄奴，是高宗的嫡長子。梁朝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出生在江陵。次年，江陵淪陷，高宗被遷徙到關右，留下後主住在穰城。天嘉三年，後主回京城，被立爲安成王世子。天康元年，被授任爲寧遠將軍，設置佐史。光大二年，擔任太子中庶子，不久升爲侍中，其餘職位照舊。太建元年正月甲午，被立爲皇太子。

十四年正月甲寅，高宗逝世。乙卯，始興王叔陵作亂，受死刑。丁巳，太子在太極前殿登上皇帝位。詔令説："上天降下禍殃，大行皇帝突然拋棄萬國，人們拉着喪車捶胸頓足地號哭，不能挽回。我以哀傷孤獨之身，繼承皇位，如同過大江，不知如何渡過，正依賴各位公卿，來輔助我這寡德薄能之人。思慮傳播先人的德行，遍及到百姓，凡是遠近的人，都來參與革新。可大赦天下。在位的文武官員和察舉孝悌力田而爲父親後嗣者，都賜給爵位一級。孤老鰥寡不能養活自己的，賜給穀粟每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任命侍中、翊前將軍、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右衛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樊毅進號爲征西將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任忠進號爲鎮南將軍，護軍將軍沈恪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平西將軍魯廣達進號爲安西將軍，仁武將軍、豐州刺史章大寶爲中護軍。乙丑，尊崇皇后爲皇太后，宫名爲弘範。丙寅，任命冠軍將軍

史章大寶爲中護軍。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景寅，以冠軍將軍晋熙王叔文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丁卯，立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皇弟叔慎爲岳陽王，皇弟叔達爲義陽王，皇弟叔熊爲巴山王，皇弟叔虞爲武昌王。壬申，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中權大將軍，軍師將軍、尚書左僕射晋安王伯恭進號翊前將軍、侍中，翊右將軍、中領軍廬陵王伯仁進號安前將軍，鎮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進號安南將軍。以侍中、中書監、安右將軍徐陵爲左光禄大夫，領太子少傅。甲戌，設無礙大會於太極前殿。

三月辛亥，詔曰："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賦自古，輸藁惟舊，沃饒貴于十金，磽确至於三易，腴堉既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於祇應，俗吏因以侮文。輟耒成群，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闢塍畎，進墾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兹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癸亥，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字氓，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適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惛

晋熙王叔文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丁卯，立弟弟叔重爲始興王，奉行昭烈王的祭祀。己巳，立妃子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皇弟叔慎爲岳陽王，皇弟叔達爲義陽王，皇弟叔熊爲巴山王，皇弟叔虞爲武昌王。壬申，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爲中權大將軍，軍師將軍、尚書左僕射晋安王伯恭進號爲翊前將軍、侍中，翊右將軍、中領軍廬陵王伯仁進號爲安前將軍，鎮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進號爲征南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進號爲安南將軍。任命侍中、中書監、安右將軍徐陵爲左光禄大夫，兼太子少傅。甲戌，在太極前殿設立佛教法會。

三月辛亥，詔令說："親自扶犁鼓勵耕種，道理明顯載於從前的經典，努力耕作受到賞賜，事情昭著於往昔的訓示。這是國家儲蓄的根本，民衆性命的關鍵，豐歉興衰，無不由於農業。交納賦税出自古代，輸納芻藁實爲舊制，肥沃土地一畝貴過十兩黄金，貧瘠土地竟至於三年輪流耕種一次，肥沃貧瘠有差異，豐收歉收不相同。現在詐僞日益興起，簿籍每年改動。稻田使者，著録於西京，以不實的罪名而濫用嚴峻的刑法，在東漢時有所聞。老農畏懼供奉，俗吏因此舞文弄墨。停止耕作者成群結夥，游手好閑者聚在一起，談到妨礙農業的蠹害，實在值得嘆息。現在季節温和，及時雨滋潤大地，應該開展春耕，來指望秋天的豐收。凡有新開闢的土埂水溝，墾植的蒿草荒地，面積不要丈量，全部免徵租税。私人田業長久荒廢，都允許申報耕作，公田荒蕪，也依其能力種植。倘若優良郡守教民耕作，淳樸民衆舉杯慶祝，有如此的督促成效，可商議賞賜擢升。外府可制定條例頒發下去，以適合我的心意。"癸亥，詔令說："治理國家，統御民衆，雖然因襲改革有不同，鬆弛緊張有差異，至於廣求

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五就莫來，八能不至。是用申旦凝慮，景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内外衆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趨銅駞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宇，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痹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内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疏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虚己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己巳，以侍中、尚書左僕射、新除翊前將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除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中護軍章大寶爲豐州刺史。

英才，直到低微人士，來協和社會，興盛國家，上等智慧的君主與中等能力的君主，都用這個辦法。我以微薄的德才，繼承大位，雖然哀傷病痛在身，思慮昏庸舛誤，但是國家責任重大，百姓事務衆多，没有辦法自己安於拱手沉默，不敢忘記安民濟衆，總考慮怎樣擢升英才，完備至美之道。衹是徒勞於夜晚睡夢中，屢次辛勤史官卜臣，五種歸向者不前來，八種能人不到達。所以通宵達旦思慮，三更時耗費精力。難道是因米價柴價昂貴，没有途徑上達？抑或是懷藏道德而不救國家的迷亂，都想獨善其身？所有内外官員在九品以上者，可各自薦舉一人，來合於廣泛徵集的旨意。而且求取完備者實爲困難，推舉有長處者或許容易，大小才能的用途，明白説明所可使用的地方，不能如南箕和北斗，有名而無實。如有身負才能依仗才氣，在當代受壓抑，撰作《賓戲》來憐惜自己的，編寫《客嘲》來安慰志向的，雖然人生在世，受到知遇實在困難，也應離開這片幽深的山谷，奔翔在這入朝的道路上，趨向銅駞陌來觀看國都，望着金馬門而進入朝廷，便可根據他們的才幹，依規則法度任用他們。"又下詔説："從前英明君主統治民衆，聖賢帝王控御天下，雖然仁德的聲望如汪洋，聖明的才能普照天下，仍然屈身徵求言論，降下心志尋訪有道之人，上聽諸侯之言，下聽奴僕之論，所以能够政令如神明，事情没有後悔的。我繼承大統，思慮振興偉大的基業，時常畏懼皇宮深嚴，四方視聽不廣闊，想要聽到正直的言論，不以腿脚腫痛爲疲勞，如果遇到在朝廷上當衆辯駁，不要畏懼觸怒帝王。然而諂媚的言辭，時而從在位官員口中聽到，心中誹謗的意向，可能隱藏於僚屬中，這不是弘揚大道一心爲公，輔助帝王業績的做法。内外公卿士大夫文武百官，如果有智慧遍知行政方略，心中熟悉治理體式，救助民衆的疾苦，辨析法網的疏密者，各自獻上忠實正直之言，不要隱瞞忌諱。我將虚心聽取接受，選擇好的而施行，希望深察民心，輔助國家法度。"己巳，任命侍中、尚書左僕射、新任翊前將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任翊左將軍、

夏四月景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已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疏者，并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并皆禁絶。"癸卯，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并輸罄誠款，分遣親戚，以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可即檢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并賜衣糧，頒之酒食，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别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六月癸酉朔，以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孫瑒爲中護軍。

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于荆州。

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景戌，以使持節、都督緣江諸軍事、安西將軍魯廣達爲安左將軍。

九月景午，設無礙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天下。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乙卯，太白晝見。景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中護軍章大寶爲豐州刺史。

夏四月丙申，立皇子永康公陳胤爲皇太子，賞賜天下爲父親後嗣者爵位每人一級，王公以下賜帛各有等級。庚子，詔令説："我統御天下，撫育百姓，正要整飭浮薄風俗，減省繁雜耗費，奢侈僭越有違道理，實在應防止禁斷。所有鏤刻的金銀箔以及爲祝禱做成的土木人綵花之類物品，和布帛寬度短小輕疏的，都損傷財物荒廢産業，尤其成爲蠹害。另外僧尼道士，挾持左道旁門，不依照佛經僧律，以及民間濫祀祆書各種稀奇古怪的事，都要詳細制定條例，全都加以禁止。"癸卯，詔令説："往年平定淮水、泗水地區，於是到達青州、徐州，那裏的首領豪傑，都獻上誠心，分别派遣親屬，作爲人質。現在舊土淪陷，又成爲外邦，南北阻隔遥遠，不能會合，思慮他們的分離，很有愛戀的心意。夷狄和我們的民衆，這種事是一樣的，爲什麽獨加稽察禁止，使他們分離？外府可立即檢查任子館以及東館所有在外任職者的人質，都賜予衣服糧食，發給他們酒食，使他們走上回鄉之路，所到之處阻隔遥遠，可調發船隻兵仗護送，一定使他們安全抵達。如果已入仕途和有另外緣由不想離去的，也依隨他們的心意。"

六月癸酉初一，任命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孫瑒爲中護軍。

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這月，長江水顔色紅如鮮血，從京城直到荆州。

八月癸未夜晚，天空有聲音如同風和水相撞擊。乙酉夜晚也如此。丙戌，任命使持節、都督緣江諸軍事、安西將軍魯廣達爲安左將軍。

九月丙午，在太極殿設立無礙大會，施捨自身和車輛服飾供奉佛祖，大赦天下。辛亥夜晚，天空東北方有聲音如蟲子飛動，逐漸移向西北。乙卯，太白星白天出現。丙寅，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就以本身官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哀惸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栗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遄至，纓紱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闥而哽心，顧扆筵而慓氣。思所以仰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中衛大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司馬消難進號車騎將軍，宣惠將軍、丹陽尹晋熙王叔文爲揚州刺史，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爲領軍將軍，安左將軍魯廣達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詔令説："我以微薄的德才，繼承宏大的基業，哀傷孤苦深切思慮，疾病纏繞交織，訓導世俗缺少方略，控御民衆没有算度，恐懼太甚如踏薄冰，戰栗如同腐朽的繮繩駕馭急奔的馬車。然而四時温熱冷寒之氣容易流逝，日月星辰疾速到來，高官布列臺下，玉帛充滿庭中，器物不是新的，節令好像是舊日，追思先人德行，永遠懷念往日時光，面對宫門而哽咽，顧望御座而抽泣。思慮上遵先人構思，下盡微薄的能力，陶冶九流百官，使百姓休養生息，來弘揚寬容簡約的治道，協和春日陽氣。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任命征南將軍、江州刺史、新任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中衛大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司馬消難進號爲車騎將軍，宣惠將軍、丹陽尹晋熙王叔文爲揚州刺史，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爲領軍將軍，安左將軍魯廣達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癸卯，立皇子陳深爲始安王。

二月丁丑，以始興王叔重爲揚州刺史。

二月丁丑，任命始興王叔重爲揚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交州刺史李幼榮獻馴象。己丑，以前輕車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叔文爲江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交州刺史李幼榮獻上馴服的大象。己丑，任命前輕車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叔文爲江州刺史。

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爲司空。

秋八月丁卯，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爲司空。

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

九月丁巳，天空東南有聲音如蟲子飛動。

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戊戌，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癸丑，立皇弟叔儉爲南安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戊戌，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去世。癸丑，立皇弟叔儉爲南安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十二月景辰，頭和國遣使獻方物。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内有青黄

十二月丙辰，頭和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司空長沙王叔堅犯罪被免職。戊午夜晚，天空裂開從西北到東南，内部有青黄的顔色，轟隆

色，隆隆若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魯廣達進號安南將軍。癸巳，大赦天下。

夏五月戊子，以尚書僕射永陽王伯智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輕車將軍、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爲信威將軍、湘州刺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重爲江州刺史，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爲揚州刺史，吏部尚書江總爲尚書僕射。

秋七月戊辰，以長沙王叔堅爲侍中、鎮左將軍。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各賜一級，鰥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九月癸未，太白晝見。

冬十月己酉，詔曰："耕鑿自足，乃曰淳風，貢賦之興，其來尚矣。蓋《由庚》極務，不獲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奸盗多有，俗尚澆詐，政鮮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訂初下，使强蔭兼出，如聞貧富均起，單弱重弊，斯豈振窮扇暍之意歟？是乃下吏箕斂之苛也。故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并悉原除。在事百僚，辯斷庶務，必去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爲己聲績，妨紊政道。"

十一月景寅，大赦天下。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戊寅，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午，以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樊毅爲護軍將軍，守吏部尚書、領著

隆如同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别派遣大使巡視風尚習俗。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魯廣達進號爲安南將軍。癸巳，大赦天下。

夏五月戊子，任命尚書僕射永陽王伯智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輕車將軍、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爲信威將軍、湘州刺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重爲江州刺史，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陳嶷爲揚州刺史，吏部尚書江總爲尚書僕射。

秋七月戊辰，任命長沙王叔堅爲侍中、鎮左將軍。壬午，太子行加冠禮，對在位的文武官員賞賜布帛各有等級，孝悌力田成爲父親後嗣者各自賞賜爵位一級，鰥寡多病年老不能養活自己者每人獲賜穀粟五斛。

九月癸未，太白星白天出現。

冬十月己酉，詔令説："耕種鑿井自然豐足，可稱淳樸風俗，貢賦的興起，由來久遠。大概《由庚》中所述説的事務極多，不得已而實行。衹是法令繁多，奸人盗賊到處産生，風尚浮薄詐僞，治政少有優秀的。我每日忙到夜晚，爲一人失去本業而哀憐，爲過失哭泣加罪於自己，慚愧於刑律没有放置不用。先行徵收標準剛發布，使豪强蔭户都交納，但聽説貧富平均起徵，孤苦貧困的更加凋敝，這哪是賑濟貧窮扇去暑熱的本意呢？這是下層官吏聚斂的苛政。所以説'百姓不充足，君主怎能充足'。自太建十四年先行徵收的租調拖欠未交納的，全部免除。在位的百官，决斷各項事務，一定要去取公平合理，不能便於公家損害民衆，爲了自己的聲望業績，妨礙治政之道。"

十一月丙寅，大赦天下。壬申，盤盤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戊寅，百濟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三年春正月戊午初一，發生日食。庚午，任命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就以本身軍號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樊毅爲護軍將軍，代理吏部尚書、兼著作郎陸瓊爲吏部尚書，金紫光禄

作陸瓊爲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加特進。	大夫袁敬加授特進。
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	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起兵反叛。
夏四月庚戌，豐州義軍主陳景詳斬大寶，傳首京師。	夏四月庚戌，豐州起義軍隊首領陳景詳斬殺大寶，傳送首級到京城。
秋八月戊子夜，老人星見。己酉，以左民尚書謝伷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戊子夜晚，老人星出現。己酉，任命左民尚書謝伷爲吏部尚書。
九月甲戌，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卒。	九月甲戌，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去世。
冬十月己丑，丹丹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己丑，丹丹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產。
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并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奥，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閲笥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辛巳，輿駕幸長干寺，大赦天下。	十一月己未，詔令說："宣尼稟受上等哲思，資質爲最高聖人，效法遵循的典章，與天地同德，禮樂確定《雅》、《頌》的深奥道理，和日月齊明，給後人垂示範式，爲民衆打開耳目。梁末湮滅衰微，忘記祭祀廟宇的處所，那裏生出茂密的野草，三十多年，敬仰的聖人如還在，會時常嘆息。現在《雅》道和樂，《由庚》得其所在，折斷的琴，舊時的鞋，喪敗不可追回，打開書箱翻閱書籍查找，也無法恢復到從前。外府可詳據禮典，改建舊廟，芳美的房舍棟梁，都使煥然一新，芬芳潔净，按時祭奠。"辛巳，皇帝前往長干寺，大赦天下。
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辛卯，皇太子出太學，講《孝經》，戊戌，講畢。辛丑，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癸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丙戌，太白星白日出現。辛卯，皇太子到太學，講授《孝經》，戊戌，講授完畢。辛丑，祭奠先師，禮儀結束，設立音樂會，款待王公卿大夫。癸卯，高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產。
是歲，蕭巋死，子琮代立。	這一年，蕭巋死去，兒子蕭琮接替。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無，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鴻緒，未明虛己，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聽弗達，思聞蹇諤，采其謀計。王公已下，各薦所知，旁詢管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於啓沃。"中權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令說："堯設立諫鼓，禹叩拜說真話者，尋求異等的人，早著於前代規範，推舉埋没的人才，又聞知於往日典章，這是治道的深遠規則，帝王的切要事務。我以薄德弱才，繼承宏大的統緒，未能作到虛己待人，日夜思慮，各項事務多有紊亂，四方視聽不通暢，很想聽到正直之言，采納他們的計謀。王公以下，各自推薦所知道的人，廣泛徵詢管理庫房的人，直到奴僕，一人有能力，片言可采用，我都將親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鎮衛將軍，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進號驃騎大將軍，鎮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進號中軍大將軍，安南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鎮右將軍，翊右將軍宜都王叔明進號安右將軍。

二月景戌，以鎮右將軍晉安王伯恭爲特進。景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

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

秋九月甲午，輿駕幸玄武湖，肆艫艦閱武，宴群臣賦詩。戊戌，以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爲東揚州刺史，智武將軍岳陽王叔慎爲丹陽尹。丁未，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癸亥，尚書僕射江總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爲尚書僕射。

十一月己卯，詔曰："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資，百王不改。而世無抵角，時鮮犯鱗，渭橋驚馬，弗聞廷爭，桃林逸牛，未見其旨。雖剽悍輕侮，理從鉗釱，惷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慚則哲，求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屬寤寐以軫懷，負黼扆而於邑。復茲合璧輪缺，連珠緯舛，黄鍾獻吕，和氣始萌，玄英告中，履長在御，因時宥過，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禎明元年春正月景子，以安前將軍衡陽王伯信進號鎮前將軍，安東將軍、吴興太守廬陵王伯仁爲特進，智武將軍、丹陽尹岳陽王叔慎爲湘州刺史，仁武將軍義陽王叔達爲丹陽尹。

自聽取，等候開導。"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爲鎮衛將軍，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進號爲驃騎大將軍，鎮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進號爲中軍大將軍，安南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爲鎮右將軍，翊右將軍宜都王叔明進號爲安右將軍。

二月丙戌，任命鎮右將軍晉安王伯恭爲特進。丙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

夏五月丁巳，立皇子陳莊爲會稽王。

秋九月甲午，皇帝前往玄武湖，陳列戰艦檢閱軍隊，宴請群臣賦詩。戊戌，任命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爲東揚州刺史，智武將軍岳陽王叔慎爲丹陽尹。丁未，百濟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冬十月癸亥，尚書僕射江總擔任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擔任尚書僕射。

十一月己卯，詔令説："惟有刑罰可制止殘暴，惟有德行可生成萬物，依仗天地人，百代帝王不改變。然而世上没有冒死之人，時代很少有犯顔直諫者，渭橋上驚動馬匹，没有聽到朝廷上的争辯，桃林逃走了牛，没有見到這方面的意旨。雖然剽悍劫掠輕率傷人，按道理應用刑，但對愚昧而且又不會説話的人，應加以同情寬容。政事缺乏良策，又慚愧没有知人善任的英明，要謀求不用刑罰而治，哪可得到呢？所以日夜相繼而痛念，背靠斧形花紋的屏風而哽咽。加之日月合聚而輪廓闕失，五星如連珠而緯緩舛誤，黄鐘獻上陰律，和氣開始萌生，冬季已到中間階段，冬至在即，利用時機寬恕過失，或許得宜。可大赦天下。"

禎明元年春正月丙子，任命安前將軍衡陽王伯信進號爲鎮前將軍，安東將軍、吴興太守廬陵王伯仁爲特進，智武將軍、丹陽尹岳陽王叔慎爲湘州刺史，仁武將軍義陽王叔達爲丹陽尹。戊寅，詔令説："柏皇、大庭，在往日鼓動淳樸柔

戊寅，詔曰："柏皇、大庭，鼓淳和於曩日，姬王、嬴后，被澆風於末載，刑書已鑄，善化匪融，禮義既乖，奸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華競扇者歟？朕居中御物，納隍在眷，頻恢天網，屢絶三邊，元元黔庶，終罹五辟。蓋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萬國朝辰，靈芝獻於始陽，膏露凝於聿歲，從春施令，仰乾布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爲禎明元年。"乙未，地震。癸卯，以鎮前將軍衡陽王伯信爲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

二月丁未，以特進、鎮右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中衛將軍，中書令建安王叔卿爲中書監。丁卯，詔至德元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并原之。

秋八月癸卯，老人星見。丁未，以車騎將軍蕭摩訶爲驃騎將軍。

九月乙亥，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驃騎大將軍。庚寅，蕭琮所署尚書令、太傅安平王蕭巖，中軍將軍、荆州刺史義興王蕭瓛，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荆州刺史陳紀請降。辛卯，巖等率文武男女十萬餘口濟江。甲午，大赦天下。

冬十一月乙亥，割揚州吴郡置吴州，割錢塘縣爲郡，屬焉。景子，以蕭巖爲平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爲安東將軍、吴州刺史。丁亥，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十二月景辰，以前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中衛將軍晉安王伯恭爲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爲東

和的習俗，姬王、嬴后，在末年煽起浮薄的風尚，刑書已經鑄造，善良的化育不能融洽，禮義既産生悖誤，奸猾詭詐就出現了。爲什麼淳樸習俗不能返回，浮華風尚競相煽動呢？我位居宫中統御民衆，眷念着出民衆於水火之中，頻繁放寬法網，屢次失去邊境，廣大百姓，還是遭至五刑。大概是饑荒使得我們寡弱微薄，遏制它們而使法令更加昭彰。所以處於帝位不喜悦，哀憐這種惠不及衆的意向。現在一年之始，萬國朝見，靈芝獻於陽氣初起時，甘露凝結於歲首，從春季施行法令，上承皇天廣布恩德，思慮和普天之下，刷新七種政事。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爲禎明元年。"乙未，發生地震。癸卯，任命鎮前將軍衡陽王伯信爲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

二月丁未，任命特進、鎮右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爲中衛將軍，中書令建安王叔卿爲中書監。丁卯，詔令拖欠未繳的至德元年先行徵調的租調，全部免除。

秋八月癸卯，老人星出現。丁未，任命車騎將軍蕭摩訶爲驃騎將軍。

九月乙亥，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驃騎大將軍。庚寅，蕭琮所委任的尚書令、太傅安平王蕭巖，中軍將軍、荆州刺史義興王蕭瓛，派遣他們的都官尚書沈君公，前往荆州刺史陳紀那裏請求投降。辛卯，蕭巖等人率領文武官員男女老少十萬多人渡過長江。甲午，大赦天下。

冬十一月乙亥，分割揚州的吴郡設置吴州，分割錢塘縣爲郡，隸屬於吴州。丙子，任命蕭巖爲平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爲安東將軍、吴州刺史。丁亥，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任司徒。

十二月丙辰，任命前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中衛將軍晉安王伯恭爲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陳恮爲東陽王，陳

陽王，恬爲錢塘王。是月，遣散騎常侍周羅睺帥兵屯峽口。

夏四月戊申，有群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渡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戊午，以左民尚書蔡徵爲吏部尚書。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五月壬午，以安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特進。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數斗，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民家。

六月戊戌，扶南國遣使獻方物。庚子，廢皇太子胤爲吴興王，立軍師將軍、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爲皇太子。辛丑，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進號鎮南將軍；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進號安北將軍；會稽王莊爲翊前將軍、揚州刺史；宣惠將軍、尚書令江總進號中權將軍；雲麾將軍、太子詹事袁憲爲尚書僕射；尚書僕射謝伷爲特進；寧遠將軍、新除吏部尚書蔡徵進號安右將軍。甲辰，以安右將軍魯廣達爲中領軍。丁巳，大風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没舟乘。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爲吴郡王。辛丑，以度支尚書、領大著作姚察爲吏部尚書。己酉，輿駕幸莫府山，大校獵。

十一月丁卯，詔曰："夫議獄緩刑，皇王之所垂範，勝殘去殺，仁人之所用心。自畫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無措。朕君臨區宇，屬當澆末，輕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興言多愧。眷兹狴犴，有軫哀矜，可克日於大政殿訊獄。"壬申，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爲征西將軍、郢州刺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爲安南將軍、江州刺

恬爲錢塘王。這月，派遣散騎常侍周羅睺率領兵士屯駐在峽口。

夏四月戊申，有老鼠難以計數，從蔡洲岸邊進入石頭城渡過秦淮河，到達青塘兩岸，幾天後死去，隨水流進入長江。戊午，任命左民尚書蔡徵爲吏部尚書。這月，郢州南浦的水黑如墨汁。

五月壬午，任命安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特進。甲午，東冶鑄造鐵器，有個紅色物體幾斗大，從天上墜落到熔鑄的地方，有聲音轟隆隆如同雷聲，鐵水飛出墻外燒壞民家房舍。

六月戊戌，扶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庚子，廢黜皇太子陳胤爲吴興王，立軍師將軍、揚州刺史始安王陳深爲皇太子。辛丑，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陳嶷進號爲鎮南將軍；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陳彦進號爲安北將軍；會稽王陳莊爲翊前將軍、揚州刺史；宣惠將軍、尚書令江總進號爲中權將軍；雲麾將軍、太子詹事袁憲爲尚書僕射；尚書僕射謝伷爲特進；寧遠將軍、新任吏部尚書蔡徵進號爲安右將軍。甲辰，任命安右將軍魯廣達爲中領軍。丁巳，大風自西北方向吹來颳起波濤進入石頭城，淮渚暴漲溢出，船隻隨水漂走沉没。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陳蕃爲吴郡王。辛丑，任命度支尚書、兼大著作姚察爲吏部尚書。己酉，皇帝前往莫府山，大規模圍獵。

十一月丁卯，詔令説："評議案情放緩用刑，是帝王留下的規範，感化殘暴的人廢除死刑，是仁人用心之事。自從以畫冠爲刑的刑罰停用，苛刻的官吏就出現了，法令不斷增加，使人手足無措。我統御天下，遇上浮薄的末世之俗，量刑輕重的刑典，在施政上還未健全，大小的情形，談起來多有愧意。念及這些關在牢獄中的人，哀憐同情，可定下時間在大政殿訊問案件。"壬申，任命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陳嶷爲征西將軍、郢州刺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

史，軍師將軍南海王虔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景子，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是月，隋遣晋王廣衆軍來伐，自巴、蜀、沔、漢下流至廣陵，數十道俱入，緣江鎮戍，相繼奏聞。時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用事，并抑而不言，故無備禦。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霧氣四塞。是日，隋總管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京口，總管韓擒虎趨横江，濟採石，自南道將會弼軍。景寅，採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内外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并爲都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皋文奏將兵鎮南豫州。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文奏敗還。至是隋軍南北道并進。後主遣驃騎大將軍、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鎮東大將軍任忠自吴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巳，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甲申，後主遣衆軍與弼合戰，衆軍敗績。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散兵力戰，不能拒。弼進攻宫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于石子岡，任忠出降於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門而入。於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内。尚書令江總、吏部尚書姚察、度支尚書袁權、前度支尚書王瑗、侍中王寬居省中。後主聞兵至，從宫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争久之，方得入

陳彦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軍師將軍南海王陳虔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丙子，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這月，隋國派遣晋王楊廣各軍前來攻伐，從巴、蜀、沔、漢向下游直到廣陵，幾十路一起進入，緣長江的鎮守據點，相繼報告。當時新任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管機密文書當權任事，都壓下來而不報告，所以没有戒備防禦。

三年春正月乙丑初一，霧氣充塞四方。這天，隋國總管賀若弼從北路廣陵渡過京口，總管韓擒虎趕往横江，渡過採石，從南路將要會合賀若弼的軍隊。丙寅，採石戍守頭領徐子建奔馳報告變故。丁卯，皇帝召集公卿入朝商議軍事。戊辰，内外戒嚴，任命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都爲都督，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率領水軍出兵到白下，散騎常侍皋文奏率領兵士鎮守南豫州。庚午，賀若弼攻克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攻克南豫州，文奏失敗而回。到這時隋軍南北路一同進軍。後主派遣驃騎大將軍、司徒豫章王叔英駐守朝堂，蕭摩訶駐守樂遊苑，樊毅駐守耆闍寺，魯廣達駐守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駐守寶田寺。己卯，鎮東大將軍任忠從吴興入京赴難，隨之駐守在朱雀門。辛巳，賀若弼進軍占據鍾山，停留在白土岡的東南。甲申，後主派遣各軍同賀若弼交戰，各軍大敗。賀若弼乘勝到達樂遊苑，魯廣達仍然督促散兵拼力作戰，不能抗拒隋軍。賀若弼進軍攻打宫城，焚燒北掖門。這時韓擒虎率領部衆從新林直到石子岡，任忠出城投降韓擒虎，隨之帶領韓擒虎經過朱雀航趕往宫城，從南掖門進入。這時城内文武百官都逃出，惟有尚書僕射袁憲在殿内。尚書令江總、吏部尚書姚察、度支尚書袁權、前度支尚書王瑗、侍中王寬住在尚書省中。後主聽説兵士到來，帶着宫女十多人到後堂景陽殿，將要自己投入井中，袁憲在旁侍奉，苦苦規勸不聽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又用身體遮住井，後主和他相争很久，纔得以入井。等到夜晚，被隋軍擒獲。丙戌，晋王楊廣進軍占據京城。

焉。及夜，爲隋軍所執。景戌，晉王廣入據京城。

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入于長安。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薨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三月己巳，後主和王公百官從建鄴出發，進入長安。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後主在洛陽逝世，這年五十二歲。隋追贈後主爲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號爲煬，安葬在河南洛陽的芒山。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

高祖拔起壠畝，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奮英奇之略，弭節南海，職思靜亂。援旗北邁，義在勤王，掃侯景於既成，拯梁室於已墜。天網絶而復續，國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舊物。魏王之延漢鼎祚，宋武之反晉乘輿，懋績鴻勳，無以尚也。于時內難未弭，外鄰勍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雖皇靈有眷，何其速也？然志度弘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讎，或擢才於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决機百勝，成此三分，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慚權、備矣。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說：

高祖出自於鄉間，有英雄豪傑的資質。開始輔佐藩鎮，竭盡英明奇妙的謀略，在南海制止戰事，思慮平定禍亂。舉旗北進，意在爲王事盡力，掃除侯景於其篡權已成之時，拯救梁室於其已經墜落之際。天網斷絶而再續，國運艱難而能安寧，百神有人祭祀，不失舊土故民。魏王延續漢朝皇位，宋武帝恢復晉室統治，豐功偉業無法高過高祖。當時內難沒有消除，外部鄰接强敵，王琳在上游作亂，周、齊在長江、漢水地區出動，國家旣畏首又畏尾，若存若亡，這時不圖取，馬上會轉移天命，雖然皇天眷顧，是何等迅速？然而高祖志向恢宏度量遠大，胸懷開闊，有時從仇人中選取官吏，有時從逃亡人士中提拔人才，忽略他們收受黃金的過失，寬恕他們詆毀唐堯的罪行，委任爲心腹幹將，都能得到他們拼命盡力，所以決斷時機百戰百勝，完成這三分天下的功業，比起鼎立時的英雄，足以無愧於孫權、劉備了。

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預經綸，知民疾苦，思擇令典，庶幾至治。德刑并用，戡濟艱虞，群凶授首，强鄰震慴。雖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若不尚明察，則守文之良主也。

世祖天生聰慧明智，清廉賢明，早年參與籌劃，知道民衆的疾苦，思慮選擇美好法典，幾乎達到大治。德行刑罰并用，度過艱難險阻，凶惡之徒被殺，强大的鄰國震撼畏懼。雖然忠厚的教化不能達到遠方，恭敬儉約的風尚足以留傳後人，如果不崇尚明察秋毫，就是保守基業的好君主。

臨川年長於成王，過微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臨川王年歲高於成王，過失少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一般的親屬關係，沒有伊尹那樣的志向，帝位不能恢復，於是前往桐宮，想給人加上罪名，難道找不到藉口嗎！

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極，民歸其厚。惠以使下，寬以容

高宗自從在野，氣量恢宏，登上皇位後，民衆歸附他的仁厚。以恩惠驅使百姓，以寬厚容納

衆。智勇爭奮，師出有名，揚旆分麾，風行電掃，闢土千里，奄有淮、泗，戰勝攻取之勢，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勞，將驕卒墮，帑藏空竭，折衄師徒，於是秦人方強，遂窺兵於江上矣。李克以爲吴之先亡，由乎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寬大得人，終以驕侈致敗，文、武之業，墜于茲矣。

衆人。有智有勇的人爭先恐後，出兵有正當名義，旌旗飄揚分兵行動，如風吹電掃，開拓疆域一千里，擁有淮、泗地區，戰勝攻取的形勢，爲近代所没有。隨之君主奢侈民衆辛勞，將領驕傲士卒懈怠，庫存枯竭，損傷軍隊，這時秦人正强大，於是派兵到長江邊。李克以爲吴國先滅亡，是由於他們多次交戰多次取勝，多次交戰則民衆疲勞，多次取勝則君主驕傲，以驕傲的君主統治疲勞的民衆，没有不滅亡的。這話是可信的！高宗開始因寬大得人心，最終因驕傲奢侈導致失敗，像文帝、武帝那樣的業績，因此墜落了。

後主生深宫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爲長夜之飲，嬖寵同艷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

後主出生在深宫之中，經婦人的手撫養大，遇到國家衰微，不知耕種的艱難。起初畏懼危險，屢次發布哀憐的詔書，後來逐漸安寧，又煽動起奢侈的風尚。禮待公卿，衹是存心於文章酒食，親近小人，都委托以朝中大權。所參與謀劃的，於是没有鯁直的臣子，在當權職位的，無不是剥削民衆的官吏。政治刑罰日益紊亂，尸位素餐的人充滿朝廷，荒廢政事作通宵的飲宴，昵愛寵臣如同美妻的盛飾，危亡不顧及，上下相蒙騙，衆人背叛親屬離去，面臨危難不省悟，自投於井中，希望苟且活命，看他如此尋求保全自己，或許也就是民衆中的下等了。

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并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欲。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顔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决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爲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虚論。然則不崇教義之

遠觀各帝王，繼承帝位，開始都想和日月齊明，德行合於天地，上看五帝，下協和於三王，然而無不有開始是如此的，保持到最終的大概就少了，原因是什麽呢？都是以中等的才能，懷着可改變的性情，口中念着仁義，心中受嗜欲的誘惑。仁義利於人而路途遠，嗜欲滿足性情而便於自己。便於自己不可長久離開，路途遠難以保持志向。奸邪諂媚的人，察顔觀色，利用君主的喜好，用歡悦來誘導他，如同下坡時滚圓球，譬如順水流而决堤。不是感受日月星辰，天生英明德行的君主，誰能拋下他們的歡樂，而把百姓的事作爲自己的心思呢？這就是之所以成王、康王、文帝、景帝這樣的君主千年之中而很少遇到，帝癸、帝辛、幽王、厲王這樣的昏君没有哪一代而没有，毒害波及國家，本人遭殺戮，爲天下人耻笑，能不痛惜嗎！古人説過，亡國的君主，多有

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才華技藝，考察梁、陳和隋國，的確不是假話。那麼不崇尚教化道義的根本，偏愛華麗的文章，徒然助長浮薄詐僞的風氣，也就不能拯救混亂滅亡的禍患了。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實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奸黠左道，以裒刻爲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鄰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史臣曰：後主從前在東宮中，很早就顯出美好的德行，等到登上帝位繼承業績，實在符合天神人民的期望。至於禮樂刑政，都遵循從前的典章，加上深明六藝，大開四門，所以等待詔令的人，爭相趨向金馬，考察古事的人才，雲集在石渠。而且登山渡海，朝貢的人往往每年到來。自從魏朝正始年間、西晉時期以來，大臣雖然有懂得治道的，都以文學相交往，很少涉及各項事務，朝廷章程重大法典，纔參與商議，文書簿籍，都交給小官員，逐漸成爲習俗，直到陳朝。後主因襲，没來得及改變，所以施文慶、沈客卿之流，專門執掌軍隊國家的重要事務，奸猾狡詐使用旁門左道，以刻薄爲功勞，謀取自身歡樂，不考慮國家大計，因此朝廷典章敗壞，禍患生於鄰國。這也是國運匯集到困厄時，皇位變遷，不僅僅是人事不昌盛，大概也是天意如此了。

陳書卷七

列傳第一

高祖章皇后　世祖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高宗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然受命繼體之主，非獨外相佐也，蓋亦有內德助焉。漢、魏已來，六宮之職，因襲增置，代不同矣。高祖承微接亂，光膺天歷，以朴素自處，故後宮員位多闕。世祖天嘉初，詔立後宮員數，始置貴妃、貴嬪、貴姬三人，以擬古之三夫人。又置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容、昭儀、修華、修儀、修容九人，以擬古之九嬪。又置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人，謂之五職，亞於九嬪。又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職，其職無員數，號爲散位。世祖性恭儉，而嬪嬙多闕，高宗、後主內職無所改作。今之所綴，略備此篇。

周代的禮儀，天子設立王后，擁有六宮，三位夫人，九位嬪妃，二十七位世婦，八十一位御妻，以處理天下的內室事務。那麼接受天命與繼位的君主，不僅有外朝宰相的輔佐，大概也有宮內賢明婦人的協助。漢、魏以來，六宮的職位，沿襲增設，各代不相同。高祖承接衰微禍亂之世，接受天命，以質樸約束自己，所以後宮的職位多有缺略。世祖天嘉初年，下詔確立後宮名額，開始設置貴妃、貴嬪、貴姬三人，以仿效古代的三夫人。又設置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容、昭儀、修華、修儀、修容共九人，以仿效古代的九嬪。又設置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共五人，稱爲五職，地位低於九嬪。又設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職，這三職沒有固定名額，稱爲散位。世祖性格恭謙節儉，而女官多有缺略，高宗、後主時宮內職位沒有什麼改動。現在對各帝皇后事迹加以綴集，大致收録在本篇中。

高祖章皇后

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吴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并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高

高祖宣皇后章氏，名要兒，是吴興烏程人。本來姓鈕，父親景明被章氏收養，因而改姓。景明，在梁代官至散騎侍郎。皇后的母親蘇氏，曾經遇到道士把小烏龜送給自己，龜有五色光彩，道士説："三年後有驗證。"到了時間，皇后出生而紫色光彩照進室內，隨之小龜不知去了何處。皇后幼時聰明有智慧，有美麗的容貌儀表，手指長五寸，顏色都是紅白色，每當有親屬的喪事，

祖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

高祖自廣州南征交阯，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由海道歸于長城。侯景之亂，高祖下至豫章，后爲景所囚。景平，而高祖爲長城縣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踐祚，永定元年立爲皇后。追贈后父景明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合葬吴興。明年，追封后父爲廣德縣侯，邑五百户，謚曰温。高祖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秘不發喪，召世祖入纂，事在蔡景歷及侯安都傳。世祖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宫曰慈訓。廢帝即位，尊后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尊后爲皇太后。二年三月景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所須，并從儉約，諸有饋奠，不得用牲牢。其年四月，群臣上謚曰宣太后，祔葬萬安陵。

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世祖沈皇后

世祖沈皇后諱妙容，吴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録事參軍。后年十餘歲，以梁大同中歸于世祖。高祖之討侯景，世祖時在吴興，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獲免。高祖踐祚，永定元年，后爲臨川王妃。世祖即位，爲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邑五百户，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宫曰安德。

時高宗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并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恒居禁

就有一個指甲先折斷。高祖原先娶同郡錢仲方的女兒，早逝，後來纔娶皇后。皇后善於書寫計算，能朗讀《詩經》和《楚辭》。

高祖從廣州向南征伐交阯，命令皇后和衡陽王陳昌跟隨世祖由海路回到長城。侯景之亂時，高祖東下到豫章，皇后被侯景囚禁。侯景平定後，高祖被封爲長城縣公，皇后被策命爲夫人。等到高祖登上帝位，永定元年被立爲皇后。追贈皇后的父親景明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授金色印章紫色絲帶，封皇后的母親蘇氏爲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去世，和皇后的父親合葬在吴興。第二年，追封皇后的父親爲廣德縣侯，食邑五百户，謚號爲温侯。高祖逝世，皇后和中書舍人蔡景歷決定計策，秘密不發布喪事，召世祖入宫繼位，事情記載在蔡景歷和侯安都的傳記中。世祖登位，尊崇皇后爲皇太后，宫室稱慈訓宫。廢帝登位，尊崇皇后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皇后下令貶廢帝爲臨海王，命令高宗繼位。太建元年，尊崇皇后爲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皇后在紫極殿逝世，時年六十五歲。臨終下令喪事所需物品，都儘量儉約，所有祭奠品，不許用牲畜。這年四月，群臣獻上謚號爲宣太后，將她合葬在萬安陵。

皇后的親屬没有在朝廷中的，惟有族中遠房兄長鈕洽官位到中散大夫。

世祖沈皇后名妙容，是吴興武康人。父親法深，是梁朝的安前中録事參軍。皇后十多歲時，在梁朝大同年間嫁給世祖。高祖討伐侯景，世祖當時在吴興，侯景派遣使者拘捕世祖和皇后。侯景平定，纔得以免死。高祖登上帝位，永定元年，皇后爲臨川王妃。世祖登位，爲皇后。追贈皇后的父親法深爲光禄大夫，加授金色印章紫色絲帶，封建城縣侯，食邑五百户，謚號爲恭，追贈皇后的母親高氏爲綏安縣君，謚號爲定。廢帝登位，尊崇皇后爲皇太后，宫室稱安德宫。

當時高宗和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人都受遺詔輔佐朝政，師知和仲舉長久住在宫中參與

中參决衆事，而高宗爲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高宗權重，陰忌之，乃矯敕謂高宗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高宗將出，而諮議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高宗乃稱疾，召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非朕意也。"喜出以報高宗，高宗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治罪。其夜，於獄中賜死。自是政無大小，盡歸高宗。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以圖高宗。安國事覺，并爲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并殺之。高宗即位，以后爲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

決定各項事務，而高宗擔任揚州刺史，和左右三百人進入尚書省居住。師知見高宗權力大，暗中忌妒他，就假稱詔令對高宗說："現在四方太平，大王可以回到東府，治理州中事務。"高宗將要搬出，而諮議毛喜制止他說："現在如果出居外面，就會受別人的控制，好比曹爽，想做一個富翁也不能做到。"高宗於是稱病，召喚師知留下來和他談話，派毛喜先進宮報告皇后。皇后說："現在伯宗年紀小，政事都交給到仲舉和劉師知，這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又說給廢帝聽，皇帝說："這本是師知等人的所作所爲，不是我的主意。"毛喜出來報告高宗，高宗因此囚禁師知，自己進宮見皇后和皇帝，極力陳説師知的過失，隨之親手起草詔令請求簽字，把師知交付廷尉治罪。這天夜晚，師知在獄中被賜令自殺。從此政事無論大小，都歸於高宗。皇后憂愁煩悶無計可施，就秘密賄賂宦官蔣裕，命令他引誘建安人張安國，使安國占據郡城反叛，希望藉此來圖取高宗。安國的事情被察覺，都被高宗誅殺。當時皇后左右侍奉的人有不少知道這件事，皇后擔心逮捕黨羽被牽連，全部殺了這些人。高宗登位，策命皇后爲文皇后。陳國滅亡進入隋國，大業初年，從長安回到江南，不久，去世。

后兄欽，隨世祖征伐，以功至貞威將軍、安州刺史。世祖即位，襲爵建城侯，加通直散騎常侍、持節、會稽等九郡諸軍事、明威將軍、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左衛將軍、衛尉卿。光大中，爲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欽素無技能，奉己而已。高宗即位，出爲雲麾將軍、義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特進、翊左將軍，謚曰成。

皇后的哥哥沈欽，跟隨世祖征伐，因功勞官至貞威將軍、安州刺史。世祖登位，沈欽繼承爵位爲建城侯，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持節、會稽等九郡諸軍事、明威將軍、會稽太守，入京爲侍中、左衛將軍、衛尉卿。光大年間，擔任尚書右僕射，不久升爲左僕射。沈欽素來没有才能，不過嚴於律己而已。高宗登位，外出任雲麾將軍、義興太守，品級爲中二千石。太建元年去世，時年六十七歲，追贈侍中、特進、翊左將軍，謚號爲成。

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兒子沈觀繼嗣，比較有學問見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

廢帝王皇后，金紫光禄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

廢帝王皇后，是金紫光禄大夫王固的女兒。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登位，被立爲皇后。廢帝被貶爲臨海王，皇后爲臨海王妃。在至

爲臨海王妃。至德中薨。

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以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尋爲宣惠將軍，置佐史。陳亡入長安。

德年間逝世。

皇后生育臨海嗣王至澤。至澤在光大元年被立爲皇太子。太建元年，繼承封爵爲臨海嗣王。不久擔任宣惠將軍，設置佐史。陳國滅亡後進入長安。

高宗柳皇后

高宗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人也。曾祖世隆，齊侍中、司空、尚書令、貞陽忠武公。祖惲，有重名於梁代，官至秘書監，贈侍中、中護軍。父偃，尚梁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大寶中，爲鄱陽太守，卒官。后時年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元帝以長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成王妃。高宗即位，立爲皇后。

高宗柳皇后名敬言，是河東解縣人。曾祖父世隆，是齊朝侍中、司空、尚書令、貞陽忠武公。祖父柳惲，在梁代有大名聲，官至秘書監，追贈侍中、中護軍。父親柳偃，娶梁武帝的女兒長城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大寶年間，擔任鄱陽太守，在任上去世。皇后這年九歲，料理家中事務，如同成年人。侯景之亂時，皇后和弟弟柳盼前往江陵依附梁元帝，元帝因長城公主的緣故，接待很優厚。等到高宗趕往江陵，元帝把皇后嫁給他。承聖二年，皇后在江陵生下後主。次年，江陵淪陷，高宗被遷到關右，皇后和後主都留在穰城。天嘉二年，和後主回朝，皇后爲安成王妃。高宗登位，被立爲皇后。

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高宗居鄉里，先娶吴興錢氏女，及即位，拜爲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己御其次焉。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樂安君吴氏救而獲免，事在叔陵傳。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宫曰弘範。當是之時，新失淮南之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瘡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决之於后。後主瘡愈，乃歸政焉。陳亡入長安，大業十一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葬洛陽之邙山。

皇后容貌美麗，身高七尺二寸，手垂下來超過膝蓋。當初，高宗居住在鄉間，先娶吴興錢氏的女兒，等到即位，任命她爲貴妃，很受寵愛，皇后盡心尊敬她。每每尚方供奉的物品，上等的都推讓給貴妃，而自己使用次等的。高宗逝世，始興王叔陵作亂，後主依賴皇后以及樂安君吴氏的救護而得以免死，事情記載在叔陵的傳記中。後主登位，尊崇皇后爲皇太后，宫室稱弘範宫。在這個時候，國家剛失去淮南的領土，隋軍又推進到長江邊，另外國家遭受大喪事，後主患瘡病不能處理政事，那時誅殺叔陵、辦理大行皇帝喪事、邊境防守以及百官事務，雖然假托後主的命令，實際上都由皇后決斷。後主瘡病痊愈，纔把大權歸還給他。陳國滅亡皇后進入長安，大業十一年在東都逝世，這年八十三歲，安葬在洛陽的邙山。

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爲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

皇后性格謙虛謹慎，未曾爲宗族請求職位，即使衣食也没有贈送。

弟盼，太建中尚世祖女富陽公

弟弟柳盼，太建年間娶世祖的女兒富陽公

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

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後主登位，因是皇帝的舅父加授散騎常侍。柳盼性情愚昧，酗酒任性，曾因醉酒騎馬進入殿門，被有關官員彈劾，獲罪免官，在家中去世。追贈侍中、中護軍。

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太建末，爲太子洗馬，掌東宫管記。後主即位，稍遷至散騎常侍、衛尉卿。禎明元年，轉右衛將軍，兼中書舍人，領雍州大中正。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猶是深被恩遇。尋遷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

皇后的堂弟柳莊，清高機警有見識，太建末年，擔任太子洗馬，掌管東宫的文牘。後主登位，逐漸升至散騎常侍、衛尉卿。禎明元年，改任右衛將軍，兼中書舍人，領雍州大中正。自從柳盼去世以後，太后同宗的親屬惟獨柳莊最親近，加之一向有聲望，因此深受恩情厚待。不久升爲度支尚書。陳國滅亡進入隋國，擔任岐州司馬。

後主沈皇后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儀同三司望蔡貞憲侯君理女也。母即高祖女會稽穆公主。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毁瘠過甚。及服畢，每至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内外咸敬異焉。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爲皇后。

後主沈皇后名婺華，是儀同三司望蔡貞憲侯君理的女兒。母親就是高祖的女兒會稽穆公主。公主早逝，當時皇后還幼小，而哀傷消瘦特别厲害。等到服喪結束，每到四季和初一十五，總是獨自坐着流淚，哀傷感動左右的人，内外親屬都敬重驚訝。太建三年被娶爲皇太子妃。後主登位，立爲皇后。

后性端静，寡嗜欲，聰敏强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初，後主在東宫，而后父君理卒，后居憂，處於别殿，哀毁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寵傾後宫，後宫之政并歸之，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綉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閲圖史、誦佛經爲事。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所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

皇后性格端莊沉静，很少有嗜好欲望，聰明敏捷記憶力强，涉獵經籍史書，擅長書法。當初，後主在東宫，而皇后的父親君理去世，皇后服喪，住在另外的房舍，哀傷毁損超出禮儀標準。後主對待皇后情意淺，而張貴妃受寵超過後宫所有的人，後宫的權力都歸於貴妃，皇后漠然處之不曾有所忌妒怨恨。且居住生活儉樸節約，衣服没有錦綉的裝飾，左右服侍的纔百把人，惟獨把搜尋閲覽圖書史册、朗誦佛經作爲事務。陳國滅亡，和後主一起進入長安。等到後主逝世，皇后親自寫作哀辭，文字十分辛酸痛切。隋煬帝每次巡視，總是命她隨從。等到煬帝被宇文化及害死，皇后從廣陵過長江回到鄉間，後來不知到了何處。

后無子，養孫姬子胤爲己子。后宗族多有顯官，事在君理傳。

皇后没有兒子，養孫姬的兒子陳胤爲自己的兒子。皇后的宗族顯要的官員很多，事情記載在君理的傳記中。

后叔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瓛、蕭巖率衆叛

皇后的叔叔君公，自梁元帝失敗後，常住在江陵。禎明年間，和蕭瓛、蕭巖率領部衆叛變隋

隋歸朝，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己，命斬于建康。

張貴妃

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爲事。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宫。是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說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爲貴妃。性聰惠，甚被寵遇。後主每引貴妃與賓客游宴，貴妃薦諸宫女預焉，後宫等咸德之，競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後宫。又好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宫中，聚諸妖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閒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由是益重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軍陷臺城，妃與後主俱入于井，隋軍出之，晋王廣命斬貴妃，榜於青溪中橋。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後主初即位，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卧于承香閣下，時諸姬并不得進，唯張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後主沈皇后素無寵，不得侍疾，别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并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并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

國歸順朝廷，後主擢升他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辯才，善於談論，後主很器重他。陳國滅亡，隋文帝因他背叛自己，下令在建康殺了他。

後主張貴妃名麗華，是兵家中的女子。家中貧窮，父兄以織席謀生。後主爲太子，麗華被挑選入宫。這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這年十歲，爲良娣充任雜役，後主見到後喜歡她，因此得以寵幸，於是懷孕，生下太子陳深。後主登位，任命她爲貴妃。她性格聰明柔順，很受寵愛。後主每每召唤貴妃和賓客游樂飲宴，貴妃推薦一些宫女參加，後宫的人都感激她，競相説貴妃的好話，因此她受到的寵愛超過後宫所有人。又喜好祈禱和詛咒制勝的法術，憑藉鬼道來迷惑後主，在宫中設置不合禮制的祭祀，聚集一些妖法巫師使他們擊鼓舞蹈，乘機訪察外面的事情，民間有一句話一件事，貴妃必定首先知道，稟報給後主，因此後主更加器重貴妃。貴妃内外的宗族，多被延聘任用。等到隋軍攻克臺城，貴妃和後主一起進入井中，隋軍把他們拖出，晋王楊廣命令斬殺貴妃，張榜挂在青溪中橋。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察閲覽圖書記載，參照故老傳説，説後主剛登位時，因爲始興王叔陵的叛亂，受傷睡在承香閣中，當時各姬侍都不能進去，惟獨張貴妃在那裏侍奉。而柳太后仍然住在柏梁殿，柏梁殿是皇后的正殿。後主沈皇后一向不受寵愛，不能侍奉疾病，另外住在求賢殿。至德二年，於是在光照殿前面修建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幾丈，都有幾十間房，其窗户、壁帶、懸楣、欄檻之類，都是用沉檀香木做成，又裝飾金玉，間或用珍珠翡翠，外面安上珠簾，房内擺設有寶床、寶帳，衣服玩物之類，珍奇瑰麗，爲近代所没有。每當微風突然吹來，香氣飄到幾里外，早晨太陽初照，光芒閃耀後庭。又堆石頭爲假山，引水爲池塘，種上奇特的樹，花朵藥草混雜其中。後主自己住在臨春閣，張貴妃住在結綺閣，龔、孔二貴嬪住在望仙閣，都通過樓閣間的天橋互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

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并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哥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於閣上靚妝，臨于軒檻，宮中遥望，飄若神仙。才辯强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并因宦者蔡脱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并爲條疏，無所遺脱。由是益加寵異，冠絶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譖之，所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

人，都受寵愛，輪流到皇上那裏游樂。委任有文學才能的宮女袁大捨等人爲女學士。後主經常招引賓客連同貴妃等人游樂宴飲，讓一些貴人及女學士同狎人弄臣一起賦新詩，互相贈答，采用最爲艷麗的詩賦作爲曲詞，譜上新音調，選取姿色美麗的宮女成百上千人，命她們學習後歌唱，分部更替演唱，用來作爲娛樂。曲子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歸結大意，都是贊美張貴妃、孔貴嬪的容貌姿色。大略是説："如璧圓月夜夜滿，挺拔瓊樹朝朝新。"張貴妃頭髮長七尺，深黑如漆，光彩可照人。特别聰明柔順，有風采，舉止悠閑，容貌端莊美麗。每當瞻望顧盼，光彩從眼中閃出，照耀左右的人。常在閣上妝飾，憑臨欄檻邊，宮中遥遠地望見她，飄逸如同神仙。她多才善辯記憶力强，善於觀察君主的心思。當時，後主懈怠政事，百官上奏，都是通過宦官蔡脱兒、李善度進呈，後主把張貴妃放在膝蓋上共同决斷。李、蔡所不能記下的，貴妃都爲他們逐條陳述，没有遺漏。因此越發受寵，在後宮地位最高。後宮的家屬，不遵循法度，有觸礙事理的，衹要向貴妃哀求，貴妃就令李、蔡先啓奏這些事，然後不慌不忙地爲那些人説話。大臣之中有不順從的，也藉機誣陷，所説無不被聽從。於是張、孔的勢力，如烈焰盛於四方，大臣執掌權柄的，也隨風倒向他們。宦官中阿諛逢迎的人，内外勾結，互相推薦升進，賄賂公然實行，賞罰没有常規，法度紊亂了。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燮贊王化，則宣太后有其懿焉。

史臣曰：《詩經》表彰《關雎》的德行，《周易》顯明《乾卦》、《坤卦》的根本，那麽夫婦之間的關係，是社會規範中的重大關節。至於像婚配依據自然法則，協助國家教化，宣太后有這樣的美德。

陳書卷八

列傳第二

杜僧明　周文育（子）寶安　侯安都

杜僧明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并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俚獠有功，爲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并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冏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并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代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祭孫、盧，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暎。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身材瘦小，但膽量勇氣超人，勇猛有氣力，擅長騎馬射箭。梁朝大同年間，盧安興任廣州南江督護，僧明與他的哥哥杜天合以及周文育都經安興奏請，與他一起赴任。屢次征討俚僚有功，任新州助防。天合也有才幹，參預征伐。安興去世，僧明又輔助他的兒子盧子雄。交州土豪李賁謀反，驅逐刺史蕭諮，蕭諮逃奔廣州，朝廷派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伐李賁。當時春草已經長出，瘴疫之氣正盛，子雄請求等到秋季再討伐李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不聽，蕭諮又一再催逼，子雄等人迫不得已，於是發兵前行。來到合浦，士兵死亡十之六七，軍衆都害怕勞役因而潰散，無法加以禁止，於是帶領剩餘的兵員退回。蕭諮上奏說，子雄及孫冏與賊人交往，逗留不肯進軍，梁武帝下令在廣州處死他們。子雄的弟弟子略、子烈都雄豪任俠，家屬都在南江。天合與衆人謀議道："盧公兩代對待我們都很優厚，如今子雄受冤枉而死，不能爲他報仇，不是大丈夫。我弟弟僧明勇敵萬人，如果包圍廣州城，號召百姓，誰敢不順從。攻破州城，斬殺二侯來祭奠孫、盧二人，然後等待朝廷使者來，束手就擒見廷尉，即使死去也勝過活着。縱然不能取勝，也没有遺憾。"衆人都慷慨激昂地說："這是我們的心願，您儘管下命令吧！"於是與周文育等率衆人結盟，推奉子雄弟子略爲盟主，從而進攻刺史蕭暎。子略屯兵城南，天合屯兵城北，僧明、文育分别占據

育分據東西，吏人并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生擒僧明及文育等，高祖并釋之，引爲主帥。

東西，官吏平民都來響應，一天之中，聚集多達數萬人。高祖陳霸先當時駐兵高要，聽説廣州起事，率衆軍來討伐，大破子略等，殺死天合，生擒僧明和文育等人，高祖將他們全釋放了，任命爲麾下的軍官。

高祖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并有功。侯景之亂，俱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往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與數十人復進，衆皆披靡，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皋，入瀧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仕，送于高祖軍。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元帝承制授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臨江縣子，邑三百户。

高祖征討交阯以及討伐元景仲時，僧明、文育都有功勞。侯景作亂時，他們一起隨高祖進兵援救京城。高祖在始興打敗蘭裕，僧明爲前鋒，擒獲并斬殺蘭裕。又在南野同蔡路養交戰，僧明的戰馬受傷，高祖馳馬過去救他，將自己的坐馬送給僧明，僧明騎馬與數十人又前進，敵衆都潰敗逃散，乘機進擊，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占據大皋，進入瀧石，因而威逼高祖，高祖派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一起攻擊趕走遷仕。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合力將要襲擊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人抵禦他們，雙方相持連續作戰百餘日，最終擒獲遷仕，送往高祖軍中。當高祖南下南康時，留僧明駐守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元帝攝行朝政授僧明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臨江縣子，封邑三百户。

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高祖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户，仍領晋陵太守。承聖二年，從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遷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餘如故。荆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吴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時年四十六。贈散騎常侍，謚曰威。世祖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晋嗣。

侯景派于慶等人寇掠南江，高祖屯兵豫章，命僧明爲前鋒，所向皆被攻克。高祖任命僧明爲長史，依然隨軍東征。軍隊來到蔡洲，僧明率部下燒毁賊人水軍的營門和大艦。到平定侯景時，僧明因戰功任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爵位晋升爲侯爵，增加封邑并先前所封共五百户，依然任晋陵太守。承聖二年，隨從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遷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其餘職務如故。荆州陷落時，高祖派僧明率領吴明徹等人隨從侯瑱西援朝廷，在江州因病亡故，當時四十六歲。贈散騎常侍，謚號爲威。世祖即位時，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二年，配饗高祖廟庭。他的兒子杜晋繼承爵位。

周文育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羡人。幼年時，父親去世，家中貧寒，原本居住在新安郡的壽昌縣，姓項，名猛奴。十一歲時，他能在水中反復

里，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并長大，困於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爲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文育，文育不之省也，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悦。

游數里遠，能跳五六尺高，與其他兒童玩耍時，誰都比不上他。義興人周薈擔任壽昌浦口的守官，見到文育感到不同一般，於是召他談話。文育對周薈説："母親年老，家中貧窮，哥哥姐姐都長大成人，但困於沉重的賦税差役。"周薈哀憐他，便同他一塊去項家，向他母親請求將文育收爲自己的養子，文育母親同意給他。待周薈任滿時，帶文育一起返回京都，謁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周捨起名字，周捨於是給他起名文育，字景德。周薈又請哥哥的兒子弘讓教文育書寫計算。弘讓擅長隸書，書寫蔡邕的《勸學》和古詩贈給文育，文育不認識這些字，對弘讓説："誰能學這些東西，取得富貴衹要有大槊就行了。"弘讓贊賞他的豪壯，教他騎馬射箭，文育十分喜悦。

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薈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賵遺而遣之。

司州刺史陳慶之與周薈同郡，平常交往密切，慶之薦舉周薈爲前軍軍主。慶之令周薈帶領五百人前往新蔡的懸瓠，慰問白水蠻，蠻人陰謀劫持周薈入北魏，事情被發覺，周薈與文育抵抗蠻人。當時賊軍甚多，一天之中交戰數十回，文育在軍前衝鋒陷陣，勇猛爲軍中之冠。周薈在陣前戰死，文育馳馬奪得尸體，賊兵不敢相逼。到夜晚，雙方引兵退去。文育九處受傷，傷勢痊愈後，辭别慶之請求還京都埋葬周薈，慶之贊賞他的節操，厚加贈遺，遣送他還都。

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俚獠，所在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敗，高祖赦之，語在僧明傳。

埋葬周薈後，正遇上盧安興任南江督護，薦舉文育一同前往。多次參與征伐俚僚，所到之處都有戰功，任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進攻廣州，被高祖戰敗，高祖赦免了他，事情經過記載在杜僧明的傳記中。

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長流，深被委任。勱被代，文育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勱，勱問其故，文育

後來代行州刺史王勱任命文育爲長流參軍，深受信任。王勱被人取代後，文育想與他一起離開，行至大庾嶺，遇見一占卜者，占卜者説："您北下不過是做個縣官，往南行便可以成爲公侯。"文育説："錢多够用就行了，誰奢望成爲公侯？"占卜者又説："您很快就會突然獲得銀子多至二千兩，倘若不相信我，便以這件事來驗證。"這天夜晚，住宿旅館，有商人約文育一起賭博，文育勝了他，贏得銀子二千兩。次日天亮，他辭

以告，勱乃遣之。高祖在高要，聞其還也，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分麾下配焉。

別王勱，王勱詢問原因，文育將這一情況告知，王勱便讓他離去。高祖當時在高要，聽説他返回，十分高興，派人迎接他，厚加賞賜，分派部下由他率領。

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

高祖征討侯景時，文育和杜僧明擔任前鋒，攻克蘭裕，援助歐陽頠，都有戰功。高祖在南野進攻蔡路養時，文育被路養圍困，四面數重，箭石如雨般傾下，他的戰馬被射死，他右手搏擊，左手解去馬鞍，衝出包圍逃出。於是與杜僧明相互支援，雙方合力又前進，因而大敗路養。高祖爲此上表薦舉文育任府司馬。

李遷仕之據大皋，遣其將杜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皋，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鋭，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别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皋，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

李遷仕占據大皋，派將領杜平虜進入灨石魚梁建城，高祖命文育攻擊他，平虜棄城逃跑，文育占領這座城。遷仕聽説平虜戰敗，留下老弱士兵守大皋，選拔出所有精鋭的士兵，由自己親自統率，來進攻文育，其軍鋒芒甚是鋭利，文育部軍恐懼。文育與遷仕交戰，遷仕稍稍退却，雙方相持不下，正好這時高祖派杜僧明趕來援助，從另一翼擊破遷仕的水軍，遷仕的軍隊潰敗，不敢過大皋，直接逃奔新淦。梁元帝任命文育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共謀抗拒義軍，高祖派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在白口築城防禦他們。文育屢次出城與敵軍交戰，於是擒獲了遷仕。

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前後功，除游騎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東遷縣侯，邑五百户。

高祖從南康出發，派文育帶領士兵五千人，打開通往長江的水路。侯景部將王伯醜占據豫章城，文育打敗并趕走他，於是便占領了這座城。憑着累積前後戰功，被授任游騎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東遷縣侯，食邑五百户。

高祖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平南陵、鵲頭諸城。及至姑熟，與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授通直散騎常侍，改封南移縣侯，邑一千户，拜信義太守。累遷南丹陽蘭陵晋陵太守、智武將軍、散騎常侍。

高祖大軍來到白茅灣，任命文育與杜僧明常任軍隊前鋒，平定南陵、鵲頭諸城。來到姑熟時，與侯景部將侯子鑒交戰，打敗敵軍。平定侯景後，文育任通直散騎常侍，改封爲南移縣侯，食邑一千户，任信義太守。累遷南丹陽蘭陵晋陵太守、智武將軍、散騎常侍。

高祖誅王僧辯，命文育督衆軍會世祖於吴興，圍杜龕，克之。又濟江

高祖誅滅王僧辯，命文育率領衆軍在吴興與世祖會合，圍困杜龕，攻克了他。又渡過長江襲

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世祖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世祖夜往趨之，因共立栅。頃之，彪又來攻，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克，遂破平彪。

擊會稽太守張彪，奪得張彪的郡城。當世祖被張彪攻擊時，文育當時屯兵在城北的香巖寺，世祖夜晚前往與文育合兵，於是共同建立營栅。不久，張彪又來進攻，文育竭盡全力苦戰，張彪無法攻破，於是平定張彪。

高祖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州諸軍事、武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克，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大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决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高祖因爲侯瑱擁有占據江州，就命文育討伐侯瑱，仍任都督南豫州諸軍事、武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擊湓城，没有攻克。徐嗣徽帶領齊寇渡過長江占據蕪湖，下詔徵召文育返回京城。嗣徽等人在青墩排列戰艦，直到七磯，從而阻截文育回師的道路。到了夜晚，文育軍隊擊鼓呼喊進發，嗣徽等人不能阻擋。到天亮時，反攻嗣徽，嗣徽麾下勇將鮑砰獨自乘小艦斷後，文育乘單人舴艋船與他交戰，文育跳入小艦中，斬殺鮑砰，又牽着那條小艦返回軍中。賊軍極其驚駭，於是將船留在蕪湖，從丹陽徒步上岸。當時高祖在白城防禦嗣徽，正好與文育大會師。當時將要交戰，疾風大作，高祖説："軍隊不逆風交戰。"文育説："事情緊急，應該决斷，何必遵從古法。"抽槊上馬，奔馳前進，衆軍跟隨他，風向不久也轉了，殺傷敵軍數百人。嗣徽等人移營至莫府山，文育移兵駐扎與之相對。屢次交戰功勞最卓著，加平西將軍，進爵爲壽昌縣公，并賜給鼓吹一部。

廣州刺史蕭勃舉兵逾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吴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别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潜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栅。時官軍食盡，并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郡所立栅，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

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越過大庾嶺，朝廷詔令文育率領衆軍討伐。當時新吴洞主余孝頃舉兵響應蕭勃，派他的弟弟孝勱留守郡城，自己出兵豫章，占據石頭。蕭勃派兒子蕭孜帶兵與孝頃相會，又派别將歐陽頠屯軍於苦竹灘，傅泰據守墌口城，從而抗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三百艘舴艋舟、百餘乘戰艦在上牢，文育派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暗中率軍偷襲，將這些船隻全部奪取歸來，就在豫章建立營栅。當時官軍糧盡，都想退還，文育不允許。就派人悄悄送信給周迪，相約爲兄弟，并陳説利害。周迪得信後很是高興，許諾供給糧餉。於是文育分遣城中的老人小孩乘官軍先前的船隻，順流俱下，燒毁豫章郡所建立的營栅，佯裝退却。孝頃看見後，大喜，因而不加戒備。文育由小路急行，一夜之間便到達芊韶。

行，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頠，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而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栗，莫能自固。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吴，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王琳擁據上流，詔命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王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語在安都傳。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

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栅，扇動南土，高祖復遣文育及周迪、黄法𣰰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軍來會，衆且萬人。文育遣吴明徹爲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城於金口。公颺領五百人僞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于京師，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帥兵二千人以救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徑攻周迪、吴明徹軍。迪等敗績，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撫之。"

芊韶上流則是歐陽頠、蕭勃，下流則是傅泰、余孝頃，文育占據他們中間，築起城墻，饗宴士卒，賊軍十分震駭。歐陽頠於是退入泥溪，建城自守。文育派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擊歐陽頠，擒獲了他。於是盛排兵甲，與歐陽頠乘船飲宴，這樣行進到傅泰的城下，乘機進攻傅泰，攻克了。蕭勃在南康聽説這一情況，部衆都膽顫心驚，不能自安。蕭勃的將領譚世遠殺死蕭勃想投降，被人殺害。世遠的軍主夏侯明徹携持蕭勃的首級投降。蕭孜、余孝頃仍占據石頭，高祖派侯安都幫助文育攻打叛軍，蕭孜向文育投降，孝頃退兵逃到新吴，廣州之亂平定，文育還兵駐守豫章。因戰功任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王琳擁兵占據長江上流，朝廷詔令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一同會師武昌，與王琳在沌口交戰，他們都被王琳抓獲，後來得以逃歸，事情經過記載於侯安都傳中。不久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壽昌縣公，賜給鼓吹一部。

當周迪攻破余孝頃時，孝頃之子公颺、弟孝勱依然占據舊有的營栅，在南方煽動作亂，高祖再派文育及周迪、黄法𣰰等人討伐。豫章内史熊曇朗也率領軍隊來會合，部衆有上萬人。文育分派吴明徹率領水軍，分派周迪運糧，自己率領衆軍進入象牙江，在金口建城駐兵。公颺帶領五百人詐降，陰謀抓獲文育，事情被察覺，文育拘禁了他，解送至京城，將他的部衆分配到各支軍隊中。於是文育捨棄舟船爲步軍，進兵占據三陂。王琳派遣將領曹慶率領二千士兵救援孝勱，曹慶分兵派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持，自己率領所屬軍隊直接進攻周迪、吴明徹的軍隊。周迪等人戰敗，文育退兵據守金口。熊曇朗因爲文育失利，想謀害他，從而呼應衆愛。文育的監軍孫白象頗知曉這一情況，勸他先下手。文育説："不行，我們舊有兵力少，新來的軍士多，如果拿下曇朗，人人驚懼，敗亡立即來臨，不如推心置腹地

初，周迪之敗也，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䁊朗，䁊朗害之於座，時年五十一。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

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并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高祖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周寶安　周碧

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復除貞威將軍、吴興太守。文育爲熊䁊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

世祖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䁊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除雄信將軍、吴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四年，授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貞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徵爲左衛將軍，加信武將軍。尋以本官領衛尉卿，又進號仁威將軍。天康元年卒，時年二十九。贈侍中、左衛將軍，謚曰成。

子碧嗣。寶安卒後，碧亦爲偏將。征歐陽紇，平定淮南，并有功，

安撫他。”起初，周迪戰敗時，棄船逃走，不知他在哪裏，得到他的書信後，文育喜悦，送給䁊朗看，䁊朗將他殺害於座位上，當時他五十一歲。高祖聞訊後，當天便舉哀，追贈他爲侍中、司空，謚號爲忠愍。

起初，文育占據三陂，有流星墜落地下，其聲如雷，地下陷落一丈見方的大坑，坑中有數斗碎炭。又在軍營中忽然聽到小孩哭啼，整個軍隊都驚恐，聽這聲音在地底下，軍人掘地得到一具三尺長的棺材，文育深感厭惡。不久，周迪戰敗，文育被殺。天嘉二年，有詔令文育配享高祖廟宇。文育子寶安繼承爵位。文育同族兄景曜，因文育而官至新安太守。

周寶安字安民。十餘歲時，便練習騎馬射箭，以貴公子身份驕縱嬉游，愛好獵狗駿馬，喜歡馳騁，衣着華麗，飲食豪奢。文育任晉陵太守時，因爲征戰討伐無暇到郡任，命寶安代管郡中事務，更是肆意糾集惡少年，高祖爲此憂慮。待到文育西征失敗，被王琳拘禁，寶安便改變往日惡習潛心讀書，與正人君子交游，安撫控御文育部下士卒，頗有威望和恩惠。任員外散騎侍郎。文育回歸，又任貞威將軍、吴興太守。文育被熊䁊朗殺害，徵召寶安還京都。起用爲猛烈將軍，帶領文育的舊兵，仍然命令他南征。

世祖即位，深深器重他，以他爲心腹，多配給他精鋭的士卒和鋭利的兵器。在平定王琳時，頗有功勞。周迪攻破熊䁊朗時，寶安南進，剪除盡䁊朗的餘黨。天嘉二年，重任雄信將軍、吴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伐留異，擔任侯安都的前軍。平定留異後，任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四年，授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貞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徵入朝任左衛將軍，加信武將軍。不久又以本官領衛尉卿，又進號爲仁威將軍。天康元年去世，當時二十九歲。追贈侍中、左衛將軍，謚號爲成。

寶安之子周碧繼承爵位。寶安去世後，周碧也曾任偏將。征討歐陽紇，平定淮南，都立有戰

封江安縣伯，邑四百户。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時年二十四，贈電威將軍。

侯安都 侯敦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父文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禄大夫、始興内史，秩中二千石。

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梁始興内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并力戰有功。元帝授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户。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將莫有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内，衆隨而入，進逼僧辯卧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内閤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辯。

紹泰元年，以功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及高祖至，以安都爲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

功，封江安縣伯，食邑四百户。歷任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去世，當時二十四歲，追贈電威將軍。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世代爲始興郡的大姓。父親侯文捍，年輕時在州郡任職，以忠誠謹慎著稱，安都顯貴後，官至光禄大夫、始興内史，官秩爲中二千石。

安都擅長隸書，能彈琴，涉獵書傳，作五言詩，也很清麗，兼善騎馬射箭，爲鄉里的豪傑。梁朝的始興内史蕭子範任命他爲主簿。侯景作亂時，他招集士兵，多至三千人。高祖進兵救援京城，安都帶領軍兵隨從高祖，進攻蔡路養，打敗李遷仕，平定侯景，都因爲他拼力苦戰建立功勛。元帝任命他爲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食邑三百户。隨從高祖鎮守京口，任蘭陵太守。高祖謀劃襲擊王僧辯，麾下衆將没有知情者，惟獨與安都制定計策，就派安都率領水軍從京口直奔石頭，高祖自己率領馬步軍從江乘、羅落方向來會師。安都來到石頭城北，捨棄船隻登上江岸，僧辯没有察覺。石頭城北連接崗巒，城墻不很高峻，安都穿着盔甲携帶長刀，軍人抬起他扔進女墻内，士兵們也隨之進入，進逼僧辯的卧室。高祖大軍也來到這裏，與僧辯在辦事的大廳前交戰，安都從閤内衝出，前後夾擊，因而捉住僧辯。

紹泰元年，以戰功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征杜龕，安都留守京城。徐嗣徽、任約等人引導齊寇進據石頭城，巡邏騎兵來到京城的門前。安都關閉城門倒伏旗幟，故意表現虚弱，命令城中軍民説："登上城樓觀看賊軍者斬首。"到了夜晚，賊人收軍返回石頭城，安都夜晚命令士卒秘密準備防禦敵人的工具。天將亮，賊軍的騎兵又來了，安都率領披甲士兵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敵軍交戰，大敗敵軍，賊軍於是退回石頭城，不敢再進逼臺城。等到高祖回兵，以安都率領水軍，在長江中流阻斷賊軍運糧。又襲擊秦郡，攻

郡，破嗣徽栅，收其家口并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而請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

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丹陽，至湖熟，高祖追安都還，率馬步拒之於高橋。又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渡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槍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一人，因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人，自白下橫擊其後，齊軍大敗。安都又率所部追至攝山，俘獲首虜，不可勝計。以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户，給鼓吹一部。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

仍都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擒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據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多伐松木，豎柵，列營漸進，頻戰屢克，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吴，請入子爲質，許之。師還，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

仍率衆會於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

破嗣徽的營柵，俘獲他的家人和馬驢輜重器械。奪得嗣徽彈奏的琵琶，豢養的獵鷹，派人送信給他説："昨天來到老弟住處得到這些東西，今日還給你。"嗣徽等人見到十分恐懼，不久請求和解，高祖聽任他們回到北方。等到嗣徽等人渡過長江，北齊剩餘軍隊仍然占據採石，防守十分森嚴，又派安都進攻，俘獲了許多齊兵。

第二年春天，朝廷詔令安都率軍鎮守梁山，來防備北齊。徐嗣徽等人又進入丹陽，來到湖熟，高祖追令安都率軍回還，統領騎兵和步兵在高橋防敵。又在耕壇南邊交戰，安都帶領十二個騎兵，衝突敵人的陣營，打敗敵軍，活捉齊的儀同乞伏無勞。又將齊將東方老刺下馬來，正好賊軍的騎兵趕到，救下東方老，使他免於一死。賊軍往北渡過蔣山，安都又在龍尾道上與齊將王敬寶交戰，派堂弟侯曉、軍主張纂前行衝擊敵陣。侯曉被槍刺下馬來，張纂戰死。安都馳馬前往救侯曉，斬殺敵人的騎兵十一人，於是奪得張纂的尸首回還，齊軍不敢進逼。高祖在莫府山與齊兵交戰，命令安都帶領步兵騎兵千餘人，從白下横擊敵軍腹背，齊軍大敗。安都又率領自己的部屬追到攝山，俘獲敵人的首級難以數計。因戰功爵位晉升爲侯爵，增加封邑五百户，賜給鼓吹一部。又進號爲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

又都督水軍前往豫章，協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伐蕭勃。安都尚未趕到，文育已經斬殺蕭勃，并且抓獲了他的將領歐陽頠、傅泰等人。惟有余孝頃與蕭勃之子蕭孜依然占據豫章的石頭，營建兩座軍城，孝頃和蕭孜每人據守一座，又廣設船艦，夾江排起陣列。安都率兵而至，便在夜晚悄悄地焚燒敵軍的船艦。文育率領水軍，安都帶領步騎軍，登岸結成戰陣。孝頃很快阻斷後面的道路，安都於是命令軍士砍來許多松木，豎起栅欄，排列營壘逐漸前行，屢戰屢勝，蕭孜便投降了。孝頃逃奔回新吴，請求朝廷願將兒子送入朝中作爲人質，得到允許。軍隊回還，安都因爲戰功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

又率衆軍集會於武昌，與周文育一起西征王琳。將要出發，王公以下的朝廷官員都去新林餞

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艒內墜於櫓井，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争，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能克。而王琳至于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周文育、徐敬成并爲琳所囚。琳總以一長鎖繫之，置于艒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晋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晋。子晋乃僞以小船依艒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中，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并赦之，復其官爵。

行，安都躍馬渡橋，人和馬全掉入水中，又坐在船艙内掉進櫓井中，時人認爲這不吉利。兵臨武昌，王琳的守將樊猛棄城逃走。文育也從豫章來到這裏。當時兩將同時進兵，相互之間没有統一指揮，又因爲部下互相争鬥，漸漸軍隊之中不安定了。軍隊來到郢州，王琳部將潘純陁在城裏面遠遠地射擊官軍，安都憤怒，進軍圍困敵人，没有攻克。這時王琳來到弇口，安都於是解了郢州之圍，帶領所有軍隊前往沌口抵禦王琳，遇到大風無法前進。王琳占據東岸，官軍據守西岸，相持了數天纔交戰，安都等人戰敗。安都與周文育、徐敬成都被王琳拘禁。王琳用一條長鎖鏈將他們鎖到一塊兒，放置在船底下，令自己的親信宦官王子晋監管他們。王琳東下至湓城的白水浦，安都等人甜言蜜語許諾要以重金送給子晋。子晋便僞裝用小船靠近關人的大船釣魚，夜晚裝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進入深草之中，徒步投奔官軍。回到都城後自我彈劾，朝廷詔令將他們一并赦免，恢復他們的官爵。

尋爲丹陽尹，出爲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勱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協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

不久任丹陽尹，出任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朝廷命令他繼周文育之後攻打余孝勱和王琳的部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從宫亭湖出松門，緊追於衆愛的軍隊後面。文育被熊曇朗殺害，安都回軍取來大船艦，正好遇上王琳部將周炅、周協南歸，與他們交戰，打敗他們，并活捉周炅、周協。孝勱弟弟孝猷率領部下四千家想歸附王琳，遇到周炅、周協戰敗，於是拜見安都投降。安都又進軍至禽奇洲，打敗曹慶、常衆愛等人，焚毁他們的船艦。衆愛逃奔到廬山，被村民殺死，其餘亂衆全被平息。

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還朝，仍與群臣定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祖即位，遷司空，仍爲都督南

率軍返回至南皖，而逢高祖駕崩，安都隨從世祖回朝廷，就與群臣議定大計，奉戴世祖爲帝。當時世祖謙讓不敢承當，太后又因爲衡陽王陳昌的緣故，不肯下詔令，群臣猶豫不能决斷。安都説："現今四方没有安定，哪有空閑顧及遠處，臨川王有功於天下，群臣應該共同擁立。今天這件事，後響應者斬首。"於是帶劍上宫殿，啓稟太后交出玉璽，又親手解開世祖的髮髻，推舉他主持高祖的喪禮。世祖即皇帝位，安都遷任

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

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户。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仍别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世祖，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别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户。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

安都父文捍，爲始興内史，卒於官。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還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爲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爲始興内史，并令在鄉侍養。其年，改封安都桂陽郡公。

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討。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由錢塘江而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于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嶺谷間，於岩口竪柵，以拒王師。安都作連城攻異，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壠之勢，迮而爲堰。天嘉三年夏，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異與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晋安，安都虜其妻子，

司空，依然擔任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予扶侍之人。

王琳東下到達柵口，朝廷大軍出兵駐守蕪湖，當時的大都督是侯瑱，但指揮調度軍隊的策略，大多由安都制定。天嘉元年，封邑增加一千户。待到王琳失敗逃到北齊時，安都進軍湓城，討伐王琳餘黨，所向攻無不克。

又秘密遵奉宫中的旨意，迎接衡陽獻王陳昌。起初，陳昌將要入京，致書給世祖，言辭很無理，世祖不痛快，於是召來安都從容説道："太子將要到達京城，我需要另尋一處藩國，我將要在那兒養老。"安都對他説："從古至今難道有過被代理的天子嗎？下臣愚蠢不敢遵奉詔令。"於是請求自己去迎接陳昌，陳昌渡過漢江時溺水而亡。因爲功勞爵位晋升爲清遠郡公，食邑四千户。從此後安都威名甚重，群臣没有誰能超過他。

安都的父親文捍，任始興内史，在任職期間去世。世祖徵召安都返回京都，爲文捍發喪。不久就恢復安都的官職，追贈他的父親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封他的母親爲清遠國太夫人。又迎她到京都來，她再三請求留居鄉里，皇上便下詔，將桂陽郡的汝城縣改爲盧陽郡，分割衡州的始興、安遠二郡，合并三郡爲東衡州，任命安都的堂弟侯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侯祕祇有九歲，皇上任命他任始興内史，并且命令他在鄉侍養祖母。這年安都改封爲桂陽郡公。

王琳失敗後，北周進軍占據巴、湘二地，安都奉詔命西征。當留異擁兵占據東陽時，又奉詔命東征。留異本來認爲政府軍會由錢塘江上溯，而安都却由會稽的諸暨陸路進發，出至永康。留異十分恐懼，逃奔桃枝嶺，處於嶺谷之間，在山岩道口竪起柵欄，以此抗拒官軍。安都建立連城進攻留異，親自參加戰鬥，被流箭射中，血流至脚踝。安都乘坐輿車指揮軍隊，面容行止毫無變化。順着山巒的地勢，快速築起堰壩。天嘉三年夏天，漲水，水灌滿堰壩，安都引船進入堰壩，竪起的樓艦與留異的城樓一般高，放船撞碎城樓的墻垣。留異與第二個兒子忠臣脱身逃奔晋安，

盡收其人馬甲仗，振旅而歸。以功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户，仍還本鎮。其年，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

安都俘虜了他的妻子和兒子，繳獲了他的全部人馬軍械，班師回朝。因戰功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增加封邑合并先前所封共五千户，仍然回還原來鎮守的地方。這一年，有官吏和百姓謁見皇帝上表請爲安都立碑，稱頌贊美他的功績，詔令允許。

自王琳平後，安都勛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并爲之賓客，齋内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横。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吴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内不自安。三年冬，遣其别駕周弘實自托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録其狀具奏之，希旨稱安都謀反。世祖慮其不受制，明年春，乃除安都爲都督江吴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于石頭，世祖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

自從平定王琳之後，安都勛爵功勞愈來愈大，又自認爲有安定社稷的功績，漸漸因此而驕傲起來，屢次招集文武士人，或者騎馬射箭馳騁，或者要求他們作詩，評定詩作優劣，按照等次予以賞賜。文士中有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中有蕭摩訶、裴子烈等人，這些人都成爲他的賓客，屋内經常多達上千人。部下的將帥，大多不遵守法紀，遇到查問追捕則逃奔安都處。世祖性格嚴厲苛察，深深忌恨他。安都并不悔改，日益驕横。每當有上奏的表章，封好後，有些事遺漏了，就自己開封書寫上去，説是又有某事啓奏。奉侍皇帝飲宴酒酣，有時坐在椅上，兩腿叉開，身子歪斜。曾在上巳日陪皇帝在樂遊苑修禊飲宴，他對皇帝説："這比當臨川王如何?"皇帝不回答，他再三詢問，皇帝説："此事雖説是天命，或許也仰仗您的竭力幫助。"宴會終了，又向皇帝借用帷帳和游船水上游戲的裝飾物，要裝載妻妾在皇帝的御堂裏歡樂聚會，世祖雖答應了他的請求，但是十分不快。第二天，安都坐在皇帝的寶座上，賓客處在群臣的位置上，舉杯敬酒祝他長壽。先前，重雲殿發生火災，安都率領將士穿着戰甲進入宫殿，皇帝對此十分厭惡，從此暗中加以防備。又在周迪謀反時，朝廷一般輿論認爲應當派安都征討，皇帝却派吴明徹討伐周迪，又屢次派朝廷使者追查安都部下，搜檢逃亡的叛亂者，安都内心不得安寧。三年冬天，他派部下别駕周弘實請托於舍人蔡景歷，并向景歷詢問臺省中的機密。景歷記録下這一情狀一一上奏朝廷，迎合皇上的旨意告安都謀反。世祖擔心制伏不了他，次年春天，就任命安都爲都督江吴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從京口回到都城，部隊進入石頭城，世祖召引安都在嘉德殿宴飲，又召

舍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詔曰：

昔漢厚功臣，韓、彭肇亂；晉倚蕃牧，敦、約稱兵。托六尺於龐萌，野心竊發；寄股肱於霍禹，凶謀潛構。追惟往代，挻逆一揆，永言自古，患難同規。侯安都素乏遥圖，本慚令德，幸屬興運，預奉經綸，拔迹行間，假之毛羽，推於偏帥，委以馳逐。位極三槐，任居四岳，名器隆赫，禮數莫儔。而志唯矜己，氣在陵上，招聚逋逃，窮極輕狡，無賴無行，不畏不恭。受脤專征，剽掠一逞，推轂所鎮，哀斂無厭。寄以徐蕃，接鄰齊境，貿遷禁貨，鬻賣居民，椎埋發掘，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顧彝憲。朕以爰初締構，頗著功績，飛驂代邸，預定嘉謀，所以淹抑有司，每懷遵養，杜絶百辟，日望自新。款襟期於話言，推丹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林息警，置酒高堂，陛戟無衛。何嘗内隱片嫌，去柏人而勿宿，外協猜防，入成皋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驕暴滋甚，招誘文武，密懷異圖。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獲中書舍人蔡景歷啓，稱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别駕周弘實來景歷私省宿，訪問禁中，具陳反計，朕猶加隱忍，待之如初。爰自北門，遷授南服，受命經停，奸謀益露。今者欲因初鎮，將行不軌。此而可忍，孰不可容？賴社稷之靈，近侍誠慤，醜情彰暴，逆節

集他部下將帥在尚書朝堂宴會。在座中逮捕了安都，囚禁在嘉德殿的西省，又逮捕他部下將帥，繳獲他們的所有馬匹和兵器後便釋放了他們。於是拿出舍人蔡景歷的表章出示給朝臣。繼下詔說：

先前西漢厚待功臣，而韓信、彭越開啓禍端；東晉倚重地方長官，王敦、祖約舉兵謀反。把幼小的君主托付給龐萌，他的野心暗中萌發；將霍禹視爲股肱重臣，他暗中策劃凶惡陰謀。追思前代，叛逆災難的發生總是一樣的；常論古今，動亂禍害的起因都是相同的。侯安都一向缺乏宏才大略，本應爲自己的德行感到慚愧，他有幸遭逢國運興盛，參預國家大事。高祖從行伍中擢拔他，分派兵員給他，推舉他爲一方主帥，委托他馳騁疆場。他位極三公，身任地方大員，地位顯赫，對他的禮敬無人可比。但是他心中衹是自我誇耀，氣勢凌駕於朝廷之上，招集逃亡的叛黨，輕狂狡詐至極，不加檢點没有德行，無所敬畏。受朝廷派遣專任征伐，却放肆劫掠，壓榨所鎮守的州郡，聚斂没有限度。他任南徐州刺史，與北齊接鄰，轉運貿易禁止買賣的貨物，出賣居民，盗掘墳墓，流毒深入泉水土壤，褻瀆僵尸，完全不顧王法。朕因爲國家初建之時，他頗有功績；又飛馳趕到朕的藩國，參預擁立朕的大計，因而朕抑制有司，總是寬容維護他，阻止群臣對他的彈劾，天天希望他能够悔過自新。與他在言談時總是坦露胸襟，與他交往時總是滿懷誠意，乘車駕去他的府第，羽林軍不加警戒，在高堂設置酒宴款待他，殿中不用兵器護衛。朕何曾内心有絲毫嫌疑，像漢高祖那樣離開柏人而不住宿；又何曾對他猜忌防備，進入成皋而不停留？但是他暴戾而不思悔改，驕横之態愈益滋甚，招納引誘文武士人，暗中懷有異圖。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得到中書舍人蔡景歷啓奏，説侯安都上個月十日派别駕周弘實私自找到景歷在中書省夜宿，詢問宫禁中的情況，詳細陳述謀反計

顯聞。外可詳案舊典，速正刑書，止在同謀，餘無所問。

策，朕仍然加以忍耐寬容，對待他依然如前。在京城北門，他受命任江州刺史，奸謀愈益顯露出來。如今他想趁前往鎮守之機，將要圖謀不軌。如果這種事情可以容忍，還有什麽不可以容忍？仰賴社稷神靈的庇佑和宫廷侍衛的忠誠，他叛逆的醜惡行徑暴露無遺。宫外的有關官署可以詳細按照舊的典章，從速肅正刑法，僅僅追究同謀，其餘不要追問。

明日，於西省賜死，時年四十四。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喪事所須，務加資給。

第二天，在西省賜侯安都死，當時四十四歲。不久下詔，寬恕他的妻兒家屬，以士禮埋葬他，喪事所需的錢財，由國家供給。

初，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先前，高祖在京城，曾經與諸將一起飲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敬酒，各自稱自己的功績。高祖説："你們都是良將，但是都有弱點。杜公志大而見識淺陋，與下屬親密而對上司驕横，對自己的功績沾沾自喜而不收斂自己的短處。周侯交友不加選擇，并且與人交心過於坦誠，即使處於危險境地，也不猜疑設防。侯郎狂傲放縱而没有限制，輕薄浮躁而肆無忌憚。這些都不是全身之道。"最終他們的結局都驗合了這番話。

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爲員外散騎侍郎，天嘉二年墮馬卒，追謚桂陽國愍世子。太建三年，高宗追封安都爲陳集縣侯，邑五百户，子亶爲嗣。

安都的長子侯敦，十二歲時，任員外散騎侍郎，天嘉二年從馬上摔下死去，追謚爲桂陽國愍世子。太建三年，高宗追封安都爲陳集縣侯，封邑五百户，兒子侯亶繼承爵位。

侯曉

安都從弟曉，累從安都征討有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東衡州刺史，懷化縣侯，邑五百户。天嘉三年卒，年四十一。

安都的堂弟侯曉，屢次隨從安都征戰建立功績，官至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東衡州刺史，懷化縣侯，食邑五百户。天嘉三年去世，四十一歲。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并樹功業，成於興運，頗、牧、韓、彭，足可連類矣。侯安都情異向時，權逾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醢之爲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都建立了功業，他們發達於陳朝國運初興之時，足可以與廉頗、李牧、韓信、彭越等名將相提并論。侯安都顯貴後，情態不同於以往，權勢超過了往日，因此侵凌冒犯朝廷，加上他放縱無忌，如果説他并無逆亂之心，那麽這種行爲豈能免於滅亡！先前漢高祖、宋武帝剪除功臣，的確是有原因的。

陳書卷九

列傳第三

侯瑱　歐陽頠（子）紇　吴明徹　裴子烈

侯瑱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爲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仇，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賓附者，并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爲雍州刺史，瑱除超武將軍、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父親侯弘遠，承襲父祖勢位，也是西蜀一帶的地方首領。蜀賊張文萼占據白崖山，有部屬一萬多人，梁朝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派侯弘遠前去征剿。侯弘遠陣亡，侯瑱堅決請求參戰報仇，每次出戰必定争先殺入敵陣，終於斬殺了張文萼，因此遠近知名。於是就跟隨蕭範爲他效力，蕭範委任他爲將帥，山谷中的蠻夷有不歸順的，都派侯瑱去征剿。累計戰功被任命爲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蕭範擔任雍州刺史時，任命侯瑱爲超武將軍、馮翊太守。蕭範升任鎮守合肥，侯瑱也跟隨到任。

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湓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而刃之，據有豫章之地。

侯景圍困臺城，蕭範就派侯瑱輔助自己的世子蕭嗣，進軍救援京都。京城失陷後，侯瑱和蕭嗣退兵回到合肥，侯瑱仍舊跟隨蕭範調任鎮守湓城。不久蕭範和蕭嗣都死了，侯瑱領着他們的部屬，投靠豫章太守莊鐵。莊鐵疑忌侯瑱，侯瑱恐懼不安，就騙請莊鐵前來商量大事，乘機殺掉了他，進而控制了豫章地區。

侯景將于慶南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同姓，托爲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定蠡南諸郡。

侯景的將領于慶向南攻城奪地直達豫章，沿路的城鎮都被攻陷了，侯瑱無路可走，祇好投降了于慶。于慶把侯瑱押送給侯景，侯景因爲侯瑱與自己同姓，就假托是宗族，對他非常好，但留下他的妻子兒女和弟弟當人質。派他隨着于慶去攻占蠡南各郡。

及景敗於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并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

到侯景在巴陵失敗，他的將領宋子仙、任約等一起被西路軍俘獲，侯瑱就誅殺侯景的黨羽，接應義軍，侯景也把他的妻子兒女和弟弟全部殺

元帝授瑱武臣將軍、南兗州刺史，郫縣侯，邑一千户。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爲前鋒，每戰却敵。既復臺城，景奔吴郡，僧辯使瑱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吴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軍實。進兵錢塘，景將謝答仁、吕子榮等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于姑熟。

承聖二年，齊遣郭元建出自濡須，僧辯遣瑱領甲士三千，築壘於東關以捍之，大敗元建。除使持節、征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户。

西魏來寇荆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至而荆州陷。瑱之九江，因衛晋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爲侍中、使持節、都督江晋吴齊四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改封康樂縣公，邑五千户，進號車騎將軍。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都督衆軍西討，未至，法和率其部北度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于夏首，瑱控引西還，水陸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

僧辯使其弟僧愔率兵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

紹泰二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并如故。是時，瑱據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吴縣别立城栅，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奫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奫與其部下侯方兒

掉。梁元帝任命侯瑱爲武臣將軍、南兗州刺史，封爲郫縣侯，食邑一千户。隨後侯瑱隨從都督王僧辯繼續討伐侯景，常常擔任先鋒，每次戰鬥都擊退了敵人。收復臺城後，侯景向吴郡逃奔，王僧辯派侯瑱帶兵追擊，與侯景在吴松江交戰，大敗侯景，繳獲了他的全部軍用物資。又進軍錢塘，侯景的將領謝答仁、吕子榮等全部投降。因有戰功侯瑱被任命爲南豫州刺史，鎮守姑熟。

承聖二年，北齊派遣郭元建從濡須出兵犯境，王僧辯派侯瑱帶領士兵三千人，在東關構築堡壘抵禦，大敗了郭元建。侯瑱被任命爲使持節、征北將軍，賞給鼓吹樂一部，增賜食邑二千户。

西魏來犯荆州，王僧辯派侯瑱爲先頭部隊，前去救援，但還没有到達荆州就失陷了。這時侯瑱已經到了九江，於是就保護晋安王回到京都。梁敬帝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侯瑱爲侍中、使持節、都督江晋吴齊四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改封爵位爲康樂縣公，食邑五千户，提升官號爲車騎將軍。司徒陸法和盤據郢州，勾引齊兵入侵，梁朝就派侯瑱統率各路軍馬向西討伐，侯瑱還没有到達郢州，陸法和就已經率領他的部屬向北退入齊境。齊人派遣慕容恃德鎮守在夏首，侯瑱指揮正在東返江州的部隊轉頭向西，然後從水陸兩路發起進攻，慕容恃德軍糧已盡，停戰求和，侯瑱回軍鎮守豫章。

王僧辯派他的弟弟王僧愔領兵與侯瑱共同征討蕭勃，到高祖誅殺王僧辯時，王僧愔暗中企圖謀害侯瑱兼吞他的軍隊，侯瑱知道了這一陰謀，就拘押了王僧愔的全部同夥，王僧愔逃入齊境。

紹泰二年，侯瑱以現任的官職加銜開府儀同三司，其他的封賞仍舊。這時，侯瑱據有長江中流地區，兵勢非常强盛，又因爲原來曾爲王僧辯服務，所以雖然表面上向朝廷表示臣僚的禮節，但并没有入朝朝覲的意思。原先，余孝頃擔任豫章太守，當侯瑱赴任鎮守豫章時，余孝頃就在新吴縣另外築城設栅，與侯瑱相對峙。侯瑱把軍中成員的妻兒留在豫章，派堂弟侯奫主持後方事務，全軍出發盡力進攻余孝頃。從夏天到冬天，

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奫，虜掠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

都没能攻下來，於是就四面合圍困逼余孝頃，收取了圍外的全部莊稼。侯奫與部下侯方兒不和，侯方兒發怒，率領所部進攻侯奫，搶劫了侯瑱帥府中的歌女妻妾金銀珠玉，歸附高祖。侯瑱已經失去了大本營，兵員也全部潰散了，衹好空身一人獨回豫章，豫章人拒絶他入城，他就奔向湓城，投靠那裏的守將焦僧度。焦僧度勸侯瑱投順北齊，但侯瑱認爲高祖有寬宏的度量，一定能寬容自己，於是就到朝廷請罪，高祖恢復了他的爵位。

永定元年，授侍中、車騎將軍。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於沌口，周文育、侯安都并没，乃以瑱爲都督西討諸軍事。瑱至于梁山。世祖即位，進授太尉，增邑千户。王琳至于栅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并隸焉。瑱與琳相持百餘日，未决。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獸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舟艦并壞，没于沙中，溺死者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静，琳入浦治船，以荻船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敝。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艦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琳引衆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爲其聲勢。瑱令軍中晨炊蓐食，分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

永定元年，高祖任命侯瑱爲侍中、車騎將軍。二年，升任爲司空。王琳兵到沌口，周文育、侯安都一起敗陷在王琳軍中。於是高祖任命侯瑱爲都督西討諸軍事。侯瑱到達梁山。世祖即位後，又升任他爲太尉，增賜食邑一千户。王琳到了栅口，世祖又任命侯瑱爲都督，侯安都等一起隸屬於他。侯瑱與王琳兩軍對峙了一百多天，未分勝負。天嘉元年二月，東關的春水逐漸上漲，能通舟艦，王琳率領合肥漅湖的大軍，舟船銜接順水疾下，聲勢非常浩大。侯瑱率領軍隊進駐虎檻洲，王琳也在江面西岸水域排船列陣，兩軍隔洲停泊。第二天一會戰，王琳軍隊稍微後退，保守西岸。到了傍晚，大颳東北風，吹撼王琳的舟艦，舟艦都遭到毁壞，陷没在泥沙灘裏，淹死了數十上百人。因爲浪濤太大，舟艦無法退回水口，半夜又有流星隕落在王琳營裏。到了早晨風平浪静了，王琳纔進入水口整理艦船，用滿載蘆荻的船隻堵塞水口，又沿岸埋插鹿角，不敢再戰。這時西魏派出來跟踪王琳的大將軍史寧到了上流，侯瑱得知這一消息，斷定王琳不可能支撑多久，就回軍據守湖口，等候王琳的失敗。當史寧兵到，圍住了郢州，這時王琳擔心部屬潰散，就率領船隊東下，在距離蕪湖十里的地方停泊，警戒巡夜的柝聲遍傳軍中。第二天，齊人調派了數萬士卒救助王琳，王琳率領部屬奔向梁山，意圖越過官軍到險要的地方駐扎。齊的儀同劉伯球率領一萬多人幫助王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的兒子慕容子會率領兩千鐵騎駐扎在蕪湖西岸的博望山以南，爲王琳壯大聲勢。侯瑱命令全軍

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于賊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并淖于蘆荻中，弃馬脱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并禽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自餘俘馘以萬計。琳與其黨潘純陁等乘單舴艋冒陣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

黎明時分就飽餐戰飯，分頭守在蕪湖洲尾等候戰鬥。即將開戰時，吹起了東南小風，侯瑱的各路水軍使用拋物機拋火燒船。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挺進江心，撥機拋火正中賊艦，其他的冒突、青龍等戰船，也各自遇敵厮殺。又用以生牛皮遮裹船身的小鬥艦，撞擊賊艦，并且熔鐵成汁灑向敵船。王琳全軍大敗。他的保守西岸的步兵，自相踐踏，馬匹一起陷進了泥水蘆荻叢裏，棄馬逃脱的纔十分之二三。侯瑱繳獲了敵軍的全部舟艦器械，一并抓獲了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其餘被俘獲斬殺的敵兵數以萬計。王琳和他的同黨潘純陁等僅乘一隻舴艋小舟衝出陣圍逃到湓城，還想收集潰散了的殘兵敗將，但無人依附，纔不得不和妻妾左右十幾人逃入齊境。

其年，詔以瑱爲都督湘、巴、郢、江、吴等五州諸軍事，鎮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寇巴、湘，又以瑱爲西討都督，與盛戰於西江口，大敗盛軍，虜其人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授使持節、都督湘桂郢巴武沅六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户，餘如故。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給東園秘器，謚曰壯肅。其年九月，配享高祖廟庭。子净藏嗣。

這年，天子下詔書任命侯瑱爲都督湘、巴、郢、江、吴等五州諸軍事，鎮守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侵犯巴、湘時，朝廷又任命侯瑱爲西討都督，與獨孤盛在西江口大戰，大敗了獨孤盛軍隊，俘獲他的人馬器械，不可勝數。因有戰功被任命爲使持節、都督湘桂郢巴武沅六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改封爲零陵郡公，食邑七千户，其他的封賞仍舊。二年，因爲患病上表奏請回朝。三月，在回朝的路上薨，這年五十二歲。追贈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賞賜皇家棺木，謚號是壯肅。這年九月，配享在高祖祭廟。兒子侯净藏繼承。

净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以公主除員外散騎侍郎。太建三年卒，贈司徒主簿。净藏無子，弟就襲封。

侯净藏娶世祖第二個女兒富陽公主爲妻，憑藉公主被任命爲員外散騎侍郎。太建三年去世，追贈爲司徒主簿。侯净藏没有兒子，由弟弟侯就繼承封賞。

歐陽頠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祖景達，梁代爲本州治中。父僧寶，屯騎校尉。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是郡裏的豪門大族。祖父歐陽景達，在梁朝擔任本州治中。父親歐陽僧寶，擔任屯騎校尉。

頠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毁瘠甚至。家産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

歐陽頠年輕時就樸實正直而富有思辨能力，因爲言行厚道誠實不欺在嶺南一帶聲譽卓著。父親死後因哀傷過度而身體非常消瘦。他把家産財物盡數讓給幾位哥哥。州府多次徵召他爲官，他

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遷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事。

都不應就，却在麓山寺旁蓋了一所簡陋的房屋居住，專一精心地研習學業，通曉了大量的經書史籍。三十歲這年，他的哥哥强迫他爲官，於是在家中以布衣身份直接出任信武府中兵參軍，後來升任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事。

梁左衛將軍蘭欽之少也，與頠相善，故頠常隨欽征討。欽爲衡州，仍除清遠太守。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爲直閣將軍，仍除天門太守，伐蠻左有功。刺史廬陵王蕭續深嘉之，引爲賓客。欽征交州，復啓頠同行。欽度嶺以疾終，頠除臨賀内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敕令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爲都督，悉皆平殄。粲啓梁武，稱頠誠幹，降詔褒賞，仍加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山賊。

梁朝左衛將軍蘭欽年輕時，與歐陽頠相友善，所以歐陽頠經常跟着蘭欽外出征討。蘭欽主管衡州，就任命歐陽頠爲清遠太守。蘭欽征討蠻夷，抓獲了陳文徹，繳獲了不可勝數的戰利品，其中獻出來的大銅鼓是歷代所没有的，歐陽頠參與這次征討有功。凱旋後擔任直閣將軍，接着被任命爲天門太守，在天門征討蠻夷有功。刺史廬陵王蕭續非常贊賞他，延請他爲賓客。蘭欽征討交州時，又函請歐陽頠同去。蘭欽過了五嶺以後因病去世，這時歐陽頠已經被任命爲臨賀内史，他上表請求先送蘭欽的靈柩回到京都，然後赴任。這時湘衡邊界上有五十多個部落不歸附，聖旨命令衡州刺史韋粲前去征討，韋粲委任歐陽頠爲都督，把這些部落全部平定消滅了。韋粲啓奏梁武帝，稱贊歐陽頠忠誠幹練，武帝下詔書對歐陽頠加以表彰獎賞，隨即升任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的山賊。

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頠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吞并，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内史蕭紹基，奪其郡。裕以兄欽與頠有舊，遣招之，頠不從。乃謂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高祖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頠乃深自結托。裕遣兵攻頠，高祖援之，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頠爲始興内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頠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頠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新豐縣伯，邑四百户。

侯景叛亂時，韋粲自己請求解除現職回到京都討伐侯景，并用歐陽頠監理衡州。京城失陷後，嶺南各州互相吞并，蘭欽的弟弟前高州刺史蘭裕攻打始興内史蕭紹基，奪取了始興郡。蘭裕自以爲哥哥蘭欽與歐陽頠從前有交情，派人拉攏他，歐陽頠不同意，就對使者説："高州兄弟尊隆顯貴，没有不是出於國恩，現在應當投入國難援救京都，怎麽可以自做蠻横跋扈的事。"當高祖打算進兵嶺北救援京都，將到始興時，歐陽頠就非常誠心地結交和依附高祖。蘭裕派兵進攻歐陽頠，高祖援助他，蘭裕失敗後，高祖另派王懷明爲衡州刺史，升任歐陽頠爲始興内史。高祖討伐蔡路養、李遷仕時，歐陽頠領兵越過五嶺，幫助高祖。到蔡路養等被平定後，歐陽頠有功，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改始興郡爲東衡州，并任命歐陽頠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還封爲新豐縣伯，

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各舉所知。"群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爲誰?"帝云："歐陽頠公正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忠武將軍、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

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頠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頠，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荆州陷，頠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頠爲前軍都督，頓豫章之苦竹灘，周文育擊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頠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頠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頠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黄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持節、常侍、侯并如故。王琳據有中流，頠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絶。永定三年，進授散騎常侍，增都督衡州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户，又給鼓吹一部。

食邑四百户。

侯景之亂平定後，梁元帝廣泛地詢問朝廷官員："現在天下剛剛安定，非常需要良才，你們各自推薦自己所瞭解的人。"衆多大臣無人回答。元帝説："我已經看中了一個人。"侍中王褒向前問道："不知是誰?"元帝説："歐陽頠公正而有挽救危難局勢的才幹，就怕蕭廣州不肯放他來京。"於是就任命歐陽頠爲武州刺史，不久又任命爲郢州刺史，想讓他從嶺南出來任職，但蕭勃留住了他，歐陽頠没能接受任命。不久又任命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忠武將軍、衡州刺史，進封爲始興縣侯。

這時蕭勃在廣州，兵力强盛職位重要，梁元帝非常害怕他，派王琳前去代替他爲刺史。王琳已經到了小桂嶺，蕭勃派遣將領孫瑒留守監理州中事務，自己率領全部人馬到始興，以避開王琳的兵鋒。歐陽頠在另一城據守，不去拜見蕭勃，反而緊閉城門高築堡壘，但也不出兵作戰。蕭勃發怒，派兵襲擊歐陽頠，收繳了他全部的資財錢物和戰馬武器。不久又赦免了他，讓他回到自己的任所，又與他締結盟約。荆州失陷後，歐陽頠歸附於蕭勃。當蕭勃越過五嶺從南康出兵時，任命歐陽頠爲前軍都督，駐扎在豫章的苦竹灘，周文育打垮了他，將他擒獲并押送給高祖，高祖釋放了他，還很隆重地接待他。蕭勃死後，嶺南騷亂，由於歐陽頠在南疆有聲望，并且與高祖有故舊之情，於是高祖任命歐陽頠爲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爲始興縣侯。歐陽頠還没有到嶺南，他的兒子歐陽紇已經攻下平定了始興。等到歐陽頠抵達嶺南，騷亂者都恐懼臣服，歐陽頠隨即進入廣州，控制了越地全境。於是升任他爲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黄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持節、常侍、侯位仍舊。這時王琳占據了長江中游地區，歐陽頠就常常派使者繞道從海路和東嶺前去問候高祖。永定三年，升任散騎常侍，增加都督衡州諸軍事，就現任的官號開府儀同三司。世祖繼位，又提升他的官號爲征南將軍，由始興縣侯

升封爲陽山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又賞給鼓吹樂一部。

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并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頠并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伏。其重然諾如此。

先前，交州刺史袁曇緩曾私下把五百兩金子托付給歐陽頠，請他把一百兩代爲歸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轉交給兒子袁智矩，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這件事。不久歐陽頠被蕭勃打敗，所有的資錢財物都損失乾净，惟有受托付的這些金子却保存完好。没多久袁曇緩也死了，這時歐陽頠堅守信用一一歸還，當時的人對此没有不贊嘆敬服的。他就是這樣的看重許諾。

時頠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邃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名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頠以天嘉四年薨，時年六十六。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廣州刺史，謚曰穆。子紇嗣。

當時歐陽頠的弟弟歐陽盛擔任交州刺史，第二個弟弟歐陽邃擔任衡州刺史，滿門顯貴，名聲響震南疆。又向朝廷多次進貢銅鼓、牲畜，奉獻奇珍異寶，前前後後儲積很多，對軍國很有幫助。歐陽頠在天嘉四年去世，這年六十六歲。追贈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廣州刺史，謚號是穆。兒子歐陽紇繼承官爵。

歐陽紇

紇字奉聖，頗有幹略。天嘉中，除黄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安遠將軍、衡州刺史。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進號輕車將軍。

歐陽紇字奉聖，很有才幹智謀。天嘉年間，被任命爲黄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相繼調任爲安遠將軍、衡州刺史。承襲他父親陽山郡公的封爵，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任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嚴仁政在百越地區名聲卓著，進封官號爲輕車將軍。

光大中，上流蕃鎮并多懷貳，高宗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下詔徵紇爲左衛將軍。紇懼，未欲就徵，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道戢告變，乃遣儀同章昭達討紇，屢戰兵敗，執送京師，伏誅，時年三十三。家口籍没。子詢以年幼免。

光大年間，長江上游的侯王大多心存叛離，高宗因爲歐陽紇在南疆爲官多年，很是懷疑他有異心。太建元年，下聖旨徵召歐陽紇入朝擔任左衛將軍。歐陽紇恐懼，不想應旨，他的部下也大多勸他造反，於是他起兵進攻衡州刺史錢道戢。錢道戢上告了這一變亂，於是高宗派遣儀同章昭達討伐歐陽紇，歐陽紇屢戰屢敗，被捉拿押送京師，伏法受誅，這年三十三歲。家中人口被官府記名没收。兒子歐陽詢因年幼幸免。

吴明徹

吴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祖景安，齊南譙太守。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燋枯，明徹哀

吴明徹字通昭，秦郡人。祖父吴景安，在齊朝任南譙太守。父親吴樹，在梁朝任右軍將軍。吴明徹幼年喪父，他本性最孝，十四歲那年，感慨父親死了却没有墳地，家中又窮得無力籌辦，就努力耕種。當時天下嚴重乾旱，禾苗莊稼焦

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之，謂爲紿己，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

枯，吴明徹哀痛悲憤，每次到田裏都大哭流淚，仰面向天訴説苦楚。過了幾天，有人從田裏回來，説禾苗已經重新生長，吴明徹懷疑他説的話，以爲是哄騙自己，等到去田裏一看，竟然跟他説的一樣。秋天大豐收，足够安葬之用。當時有一位伊氏，善於占測墳墓，對他的哥哥説："你安葬父親的那天，一定有一個乘白馬追鹿的人經過墳場，這是最小的那位孝子將來大貴的預兆。"届時果然有這一應驗，吴明徹即是吴樹最小的兒子。

起家梁東宫直後。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餧，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盗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吴明徹在家中以布衣身份出任爲梁朝東宫直後。到侯景侵犯京師時，天下大亂，吴明徹有粟麥三千多斛，但鄰居鄉人却飢餓不堪，他就對諸位哥哥説："現在草野之間，多有竊賊，人人難以考慮長久，爲什麽有這麽多粟麥却不與鄉鄰共同分吃?"於是按人口平分，自己分得的這份跟鄰居分得的同樣多少。盜賊們聽説了這件事，就避讓走開了。靠這些粟麥活下來的人非常之多。

及高祖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爲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妙，頗以英雄自許，高祖深奇之。

高祖鎮守京口時，十分誠懇地約請吴明徹與自己結交，吴明徹就去見高祖，高祖走下臺階來親自迎接他，拉着他的手坐下來，與他商討當代大事。吴明徹曾經讀了一些書史經傳，又到過汝南向周弘正學了天文、孤虚、遁甲，大體上曉得其中一些奥妙，所以言談之中很有一股英雄自許的氣概，高祖非常賞識他。

承聖三年，授戎昭將軍、安州刺史。紹泰初，隨周文育討杜龕、張彪等。東道平，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南兖州刺史，封安吴縣侯。高祖受禪，拜安南將軍，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没，明徹自拔還京。世祖即位，詔以本官加右衛將軍。王琳敗，授都督武沅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武州刺史，餘并如故。周遣大將軍賀若敦率馬步萬餘人奄至武陵，明徹衆寡不敵，引軍巴陵，仍破周别軍於雙林。

承聖三年，吴明徹被任命爲戎昭將軍、安州刺史。紹泰初年，隨從周文育討伐杜龕、張彪等。東部一帶平定後，被任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南兖州刺史，封爲安吴縣侯。高祖受禪爲帝，封他爲安南將軍，隨後與侯安都、周文育一道領兵征討王琳。當各路軍馬覆滅時，吴明徹主動撤軍回到京都。世祖即位，下詔書以他現任的官職加右衛將軍。王琳失敗後，吴明徹被任命爲都督武沅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其他的封賞任命仍舊。周派遣大將軍賀若敦率領騎兵步兵一萬多人突然殺到武陵，吴明徹寡不敵衆，退軍到巴陵，但隨即在雙林打垮了周的另一支軍隊。

天嘉三年，授安西將軍。及周迪

天嘉三年，被任命爲安西將軍。到周迪在臨

反臨川，詔以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督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世祖聞之，遣安成王頊慰曉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尋授鎮前將軍。

川反叛時，天子下詔書任命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領各路軍馬，討伐周迪。吳明徹向來生性剛直，部屬之間不大和睦，世祖聽說了，就派安成王陳頊前去安慰和通知吳明徹，讓他以本官號的身份回到朝廷。不久任命他爲鎮前將軍。

五年，遷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世祖謂明徹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及世祖弗豫，徵拜中領軍。

五年，升任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到告辭赴任的時候，世祖對吳明徹說："吳興雖然衹是郡，但却是皇帝的故鄉因而關係重大，所以托付給你。你千萬要盡心盡力啊！"當世祖病重時，即徵召他入朝任命爲中領軍。

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仍詔明徹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謀，高宗疑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謂喜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外鄰强敵，內有大喪。殿下親實周、邵，德冠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

廢帝即位，任命他爲領軍將軍，不久升任丹陽尹，接着又下詔書特許吳明徹可以帶領四十名身穿盔甲手執兵器的衛士出入殿省。到仲舉假傳太后的旨令要將高宗調出朝廷回到東府，毛喜察知了這一陰謀，高宗驚疑恐懼，派毛喜與吳明徹籌劃對策。吳明徹對毛喜說："剛剛即位的太子還在服喪，很多政務來不及處理，境外有强敵相鄰，國內有皇帝喪事要辦。殿下親近帝室有如周公旦、召公奭，德高望重勝過伊尹、霍光，應以國家爲重，希望殿下留在朝廷詳慮對策，千萬不能因出朝回府而招致天下人驚疑。"

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湘州刺史，給鼓吹一部，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率兵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太建元年，授鎮南將軍。四年，徵爲侍中、鎮前將軍，餘并如故。

當湘州刺史華皎陰謀作亂時，天子下詔書任命吳明徹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湘州刺史，賞給鼓吹樂一部，隨即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共同領兵討伐華皎。華皎被平定後，又加銜爲開府儀同三司，提升爵級爲公。太建元年，任命爲鎮南將軍。四年，天子徵召爲侍中、鎮前將軍，其餘的封賞任命仍舊。

會朝議北伐，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五年，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仍賜女樂一部。明徹總統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克其水栅。齊遣大將尉破胡將兵爲援，明徹破走之，斬獲不可勝計，秦郡乃降。高宗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以爲

適逢朝廷商議北伐大事，公卿官員彼此意見不同，吳明徹力排衆議定策北伐并自請出征。五年，天子詔令他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隨後又賞賜女樂一部。吳明徹總領各路軍馬十餘萬，從京師出發，長江沿岸的城鎮，相繼降服。大軍到了秦郡，搗毀了那裏的水中栅欄。北齊派遣大將尉破胡領兵救援，吳明徹把他打得大敗而逃，斬殺俘獲敵人不可勝數，秦郡這纔投降。高宗因爲秦郡是吳明徹的故鄉，詔令準備好太牢大禮，

榮。

進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爵南平郡公，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次平峽石岸二城。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治攻具，又迮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騊駼，送京師。景和惶懼遁走，盡收其駝馬輜重。琳之獲也，其舊部曲多在軍中，琳素得士卒心，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明徹慮其有變，遣左右追殺琳，傳其首。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侍中、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郡開國公明徹，雄圖克舉，宏略蓋世。在昔屯夷，締構皇業，乃掩衡、岳，用清氛沴，實吞雲夢，即叙上游。今兹蕩定，恢我王略，風行電掃，貔武争馳，月陣雲梯，金湯奪險，威陵殊俗，惠漸邊氓。惟功與能，元戎是屬，崇麾廣賦，茂典恒宜，可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餘如故。"詔遣謁者蕭淳風，就

又命令軍中兵將前往他家拜祭祖墳，文武官員和儀仗隊伍組成的場面非常盛大，鄉親鄰里也爲這件事感到光榮。

繼續進軍攻克了仁州，被任命爲征北大將軍，提升爵號爲南平郡公，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二千五百户。又依次攻取了峽石岸邊兩城。再進軍迫近壽陽，齊派遣王琳領兵拒守。王琳到了，與刺史王貴顯保守外城。吴明徹斷定王琳初到，人心還没有歸附於他，就乘黑夜發起進攻，結果王琳的士卒半夜潰散，齊軍退保相國城和金城。吴明徹命令軍中更加準備好攻城的戰具，又攔堵肥水灌入壽陽城中。城中軍民苦於水濕，肚腹多患疾病，手足腫脹，病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適遇齊派遣大將軍皮景和領兵數十萬來救王琳，在距離壽春三十里的地方，停兵不進。諸將都說："堅固的城池還没有攻下來，强大的敵援又在附近，不知明公怎樣定計?"吴明徹說："行軍作戰貴在快速，可是他們却搭建軍營停止前進，自失鋭氣，我斷定他們不敢作戰，這是十分明顯的了。"於是親自穿戴盔甲，指揮四面急攻，城中軍民震驚恐懼，祇一次衝鋒就打下來了，生擒了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騊駼，都押送去京師。皮景和驚慌恐懼奔走逃遁，繳獲了他的全部駱駝馬匹和軍用物資。王琳被抓獲了，他有很多老部下在吴明徹軍中，王琳又向來很受士卒的擁戴，他們見王琳成了俘虜都抽咽哭泣不忍抬頭看他，吴明徹擔心發生變亂，就派貼身侍衛追殺了王琳，把首級傳送到京師。天子下詔書說："壽春是古時的都會，有淮水、汝水作屏障，又控制着黄河、洛水，占據了它的人就安全，可以稱之爲要害重鎮。侍中、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郡開國公吴明徹，遠大的規劃能够實現，宏偉的戰略超越世人。過去駐鎮夷地，曾經爲締造皇家大業，占有了衡、岳全境，由於清除了凶寇賊敵，收取了雲夢地域，便就安定了長江上游。於今又掃蕩安定北方，收復我國家疆土，進軍快速如風馳電掣，士卒衝鋒似貔虎争先，擺月陣架雲梯，奪取險固的金城湯

壽陽册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焉。

池，軍威震恐蠻夷之地，恩惠沾溉邊鄙之民。這樣的豐功偉績與軍事才能，非主帥莫屬，他指揮的軍旅士卒，可以成爲永久的優秀典範。現在任命他爲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三千五百户，其餘的封賞仍舊。”天子詔令派遣謁者蕭淳風到壽陽宣讀對吴明徹的封賞文告，在城南設立高臺，士卒二十萬人，陳設軍旗戰鼓干戈盔甲，吴明徹登上高壇拜受封賞，禮儀完畢後退下，全軍將士無不爲之雀躍歡呼。

初，秦郡屬南兖州，後隸譙州，至是，詔以譙之秦、盱眙、神農三郡還屬南兖州，以明徹故也。

以前，秦郡屬於南兖州，後來隸屬於譙州，到這時，天子下詔令把譙州的秦郡、盱眙、神農三郡歸還南兖州，這是因爲吴明徹的緣故。

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米一萬斛，絹布二千匹。

六年，從壽陽回到朝廷，天子親自到他的府第慰問，賞賜鐘磬一部，米一萬斛，絹布二千匹。

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吕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又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餘如故。又詔曰：“昔者軍事建旌，交鋒作鼓，頃日訛替，多乖舊章，至於行陣，不相甄别。今可給司空、大都督鈇鉞龍麾，其次將各有差。”尋授都督南北兖南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

七年，進攻彭城。軍隊到了吕梁，齊派遣援兵幾萬人陸續到達，吴明徹又徹底地打垮了他們。八年，提升爲司空，其他封賞仍舊。天子又下了一道詔書説：“以前行軍作戰時衹要軍旗一指，將士就立即鳴鼓衝鋒，但近日以來，軍紀鬆弛衰壞，違章現象很多，甚至於各自所屬的建制單位，也混亂到不能識别。現在把表示權力的鈇鉞和表示威儀的龍麾賜給司空、大都督，他屬下的將領也按級别賜給相應的代表權威的象徵物。”隨即任命吴明徹爲都督南兖北兖南青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

會周氏滅齊，高宗將事徐、兖，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戎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復敢出。明徹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竪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惶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主裴子烈議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

適逢周氏滅掉了北齊，高宗打算征討徐州、兖州，九年，下詔書命令吴明徹進軍北伐，指派他的世子戎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吴惠覺攝理州中事務。吴明徹軍至吕梁，周的徐州總管梁士彦率領部屬抵抗，吴明徹多次打敗了他，梁士彦於是退兵守城，不敢再出戰。吴明徹又用攔壩的方法將清水逼入城中，城下用舟艦團團圍住，發動猛烈的攻擊。周派遣上大將軍王軌領兵救援梁士彦。王軌輕裝急行，從清水潛入淮口，攔江栽埋并排木樁，又用鐵鏈連貫車輪封鎖水面，阻斷吴明徹的船路。吴明徹的將領聽説了，非常恐懼，紛紛議論要破壩撤軍，用船隻裝載馬匹而退。馬

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决其堰，乘水勢以退軍，冀其獲濟。及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并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尋以憂憤遘疾，卒於長安，時年六十七。

主裴子烈建議説："如果破壩放船，船重水急必翻，怎麽能撤退？不如先讓馬匹退出水圍然後破壩，這對撤軍較爲合適。"這時恰逢吴明徹苦於背部患了嚴重疾病，估計這次北伐成功不了，於是依從建議，就派蕭摩訶率領數千馬軍先撤回。隨後吴明徹親自破壩，藉水勢退軍，希望能够成功。當退到了清口，水勢逐漸衰弱下來，船艦都渡不過去，衆多軍兵盡皆潰散，吴明徹力窮勢迫，衹好就擒。不久因憂憤交加而得病，死在長安，這年六十七歲。

至德元年詔曰："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爰初蹑足，迄届元戎，百戰百勝之奇，决機决死之勇，斯亦侔於古焉。及拓定淮、肥，長驅彭、汴，覆勍寇如舉毛，掃鋭師同沃雪，風威慴於異俗，功效著於同文。方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既而師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崤之爲易，冀平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絶域，甚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沾寬惠，遂使爵土湮没，饗醊無主。弃瑕録用，宜在兹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以其息惠覺爲嗣。"

至德元年天子下詔書説："李陵弓矢用盡，難免請降，于禁帶兵遭淹，尚且被捉，由此可知用兵技巧達到上乘造詣的，古今之世少有其人。前侍中、司空、南平郡公吴明徹，從開始步入軍界，直到擔任主帥，有百戰百勝的奇謀，有决定戰機决心戰死的勇氣，這亦可以和古人媲美了。至於開擴疆土攻取淮水、肥水，長驅直入占領彭城、汴州，消滅强勁之敵如同輕舉羽毛，掃蕩精鋭之師恰似沸水潑雪，聲勢威力震懾異俗之地，豐功偉績光耀中土之邦。他正想挺進陰山而停駛兵車，占領瀚海而解鞍散馬，但隨後因士氣已經衰竭，運氣也終究不佳，所以未能成就繩拘敵首之大功，衹好不懼入牢爲囚之屈辱，但在獄中仍然認爲像春秋時期秦穆公報了晋國之仇而在崤山封祭先前陣亡將士那樣洗雪耻辱易如反掌，還堅信將來有朝一日如同前代聖賢平定翟人那樣吞滅北周并非難事。然而雖有卧薪嘗膽之志，忽遭病發亡身之變，以至於含恨賫志身埋遠方，令人十分嗟嘆哀傷。這事已成既往，此後多次大赦，所有罪人已受赦免，衹有吴明徹英魂孤獨，未得皇恩，以致他的爵位封地泯没已久，無人祭祀。現在不計過失仍然封賞，可追封爲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由他的兒子吴惠覺繼承。"

惠覺歷黄門侍郎，以平章大寶功，授豐州刺史。

吴惠覺歷任黄門侍郎，因平定章大寶有功，被任命爲豐州刺史。

吴超

明徹兄子超，字逸世。少倜儻，以幹略知名。隨明徹征伐，有戰功，官至忠毅將軍、散騎常侍、桂州刺

吴明徹哥哥的兒子吴超，字逸世。年輕時卓越不凡，以才幹智謀聞名。跟隨吴明徹征伐，有戰功，官至忠毅將軍、散騎常侍、桂州刺史，封

史，封汝南縣侯，邑一千户。卒，贈廣州刺史，謚曰節。

汝南縣侯，食邑一千户。去世以後，追贈爲廣州刺史，謚號是節。

裴子烈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子烈少孤，有志氣。遇梁末喪亂，因習武藝，以驍勇聞。頻從明徹征討，所向必先登陷陣。官至電威將軍、北譙太守、岳陽内史，海安縣伯，邑五百户。至德四年卒。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是梁朝員外散騎常侍裴猗的兒子。裴子烈少年喪父，有大志有氣概。適逢梁朝末年禍亂，因而練習武藝，以驍勇聞名。多次隨從吳明徹征討，所向之處，必定首先登城陷陣。官至電威將軍、北譙太守、岳陽内史，封海安縣伯，食邑五百户。至德四年去世。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曆，侯瑱、歐陽頠并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吕梁敗績，爲失筭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吴，遂使蹙境喪師，金陵虚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史臣曰：高祖整治亂世創立基業，光榮地開始了新紀元，侯瑱、歐陽頠都歸順有道的陳朝，結果都官居貴極人臣的三公之位，真是美滿啊。吳明徹擔任將帥，開初有軍功，後來在吕梁全軍大敗，是運籌謀劃失誤的緣故。此人以勇略而論不及韓信、白起，以見識而言不如孫武、吴起，終於使陳朝喪師失地，金陵之虚弱，陳朝在禎明年間之滅亡，大概是從此開始的吧。

陳書卷十

列傳第四

周鐵虎　程靈洗（子）文季

周鐵虎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梁世南渡。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板爲府中兵參軍。譽爲廣州刺史，以鐵虎爲興寧令。譽遷湘州，又爲臨蒸令。侯景之亂，元帝於荊州遣世子方等代譽，且以兵臨之。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譽委遇甚重。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辯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

周鐵虎，不知是什麽地方人氏，梁朝時渡江來到南方。語音粗重，體力過人，熟習騎馬用槊，曾經爲梁朝河東王蕭譽效力，以勇敢聞名，蕭譽上奏表任命他爲府中兵參軍。蕭譽任廣州刺史，用周鐵虎爲興寧縣令。蕭譽調任湘州，又用他爲臨蒸縣令。侯景作亂時，元帝在荊州派世子蕭方等取代蕭譽，并且以兵力相威脅。蕭譽與蕭方等開戰，結果大捷，蕭方等死了，周鐵虎戰功最大，蕭譽對他非常倚重和優待。到王僧辯討伐蕭譽時，在戰陣上活捉了周鐵虎，王僧辯下令在沸水鼎中烹殺他，周鐵虎大聲呼叫說："侯景還没有消滅，怎麽就殺掉壯士。"王僧辯賞識他的豪言壯語，就寬恕了他，把他原先的部屬還給他。

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邑三百户。又從僧辯克定京邑，降謝答仁，平陸納於湘州。承聖二年，以前後戰功，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户。仍爲散騎常侍，領信義太守，將軍如故。高祖誅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

當侯景向西進犯，周鐵虎隨從王僧辯打敗了任約，活捉了宋子仙，每次戰鬥都有功。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他爲仁威將軍、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食邑三百户。周鐵虎又隨從王僧辯攻克了京都，降服了謝答仁，在湘州平定了陸納。承聖二年，因爲先後皆有戰功，爵級提升爲侯，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五百户。隨後擔任散騎常侍，領信義太守，將軍職務仍舊。高祖誅殺了王僧辯，周鐵虎率領部下降順，因而官復原職。

徐嗣徽引齊寇渡江，鐵虎於板橋浦破其水軍，盡獲甲仗船舸。又攻歷陽，襲齊寇步營，并皆克捷。嗣徽

徐嗣徽勾引齊寇渡江，周鐵虎在板橋浦打敗了他們的水軍，繳獲了全部盔甲兵器和船隻。又進攻歷陽，襲擊齊寇步兵軍營，全都獲勝。平定

平，紹泰二年，還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

尋隨周文育於南江拒蕭勃，恒爲前軍。文育又命鐵虎偏軍，於苦竹灘襲勃前軍歐陽頠。

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鐵虎與文育、侯安都并爲琳所擒。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時年四十九。高祖聞之，下詔曰："天地之寶，所貴曰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節，效命酬恩，追遠懷昔，信宜加等。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潼州刺史、領信義太守沌陽縣開國侯鐵虎，器局沈厚，風力勇壯，北討南征，竭忠盡力。推鋒江夏，致陷凶徒，神氣彌雄，肆言無撓。豈直温序見害，方其理鬚，龐德臨危，猶能瞋目。忠貞如此，惻愴兼深，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加封一千户，并給鼓吹一部，侯如故。"天嘉五年，世祖又詔曰："漢室功臣，形寫宫觀，魏朝猛將，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長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沌陽縣開國侯鐵虎，誠節梗亮，力用雄敢，王業初基，行間累及，垂翅賊壘，正色寇庭，古之遺烈，有識同壯。隕身不屈，雖隆榮等，營魂易遠，言追嘉惜。宜仰陪壖寢，恭頒饗奠，可配食高祖廟庭。"子瑜嗣。

時有盱眙馬明，字世朗，梁世事鄱陽嗣王蕭範。侯景之亂，據廬江之東界，拒賊臨城栅。元帝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北兖州刺史，領廬江

徐嗣徽後，紹泰二年，周鐵虎升任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

不久隨着周文育在南江拒戰蕭勃，常作前軍。周文育又用周鐵虎爲偏軍，在苦竹灘攻襲蕭勃的前軍歐陽頠。

又隨從周文育西征王琳，在沌口大敗，周鐵虎與周文育、侯安都一起被王琳抓獲。王琳接見他們，與他們談話，祇有周鐵虎言詞氣概不屈不撓，所以王琳饒恕了周文育這些人，惟獨周鐵虎一人被害，這年四十九歲。高祖得知後，下詔書說："天地間的寶物，最爲珍貴的是生存，形神兼備的人類，最爲重要的是生命。至於捨棄生命建立名節，獻出生命酬謝恩德的人，對這些前賢先哲的追念，的確應該加等。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潼州刺史、領信義太守沌陽縣開國侯周鐵虎，器質樸實穩重，風格剛武雄健，北討南征，盡忠盡力。在江夏衝鋒時，被凶敵所獲，但神情氣概越發威武，放聲而言，不懼不撓。被害之日豈祇是梳理鬍鬚從容赴死的温序，還勝過怒目圓睜慷慨就刑的龐德。如此忠誠堅定，令人倍加悲傷，應該追贈他爲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增賜食邑一千户，并且賞給鼓吹樂一部，侯位仍舊。"天嘉五年，世祖又下詔書說："漢室功臣，肖像描畫在宫廷臺閣，魏朝猛將，配享在帝王宗廟，他們的功績事業以此長存，千秋萬代因而不朽。前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沌陽縣開國侯周鐵虎，忠誠節操正直清亮，才質傑出果毅，開創王業，征戰累累，不幸失陷於賊陣，仍能神色凛然在敵營，這種古代烈士的遺風，爲有識之士共同欽仰。他獻身不屈之後，雖然已經追封而高居光榮的行列，然而英靈容易隨時光而遠逝人間，所以特此嘉許。他應該隨附在先帝祭殿，恭敬地分享祭奠，可以配享在高祖祭廟。"他的兒子周瑜繼承對他的追封贈賞。

當時還有盱眙人馬明，字世朗，曾經在梁朝爲鄱陽嗣王蕭範效力。侯景作亂時，馬明據守廬江東部的邊界，在臨城戰栅抵禦賊寇。元帝任命他爲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北兖州刺史，領廬江

太守。荆州陷没，歸于高祖。紹泰中，復官位，封西華縣侯，邑二千户。亦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軍敗，明力戰死之，贈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太守。荆州失陷後，他歸附高祖。紹泰年間，恢復官位，封西華縣侯，食邑二千户。他也隨着周文育西征王琳，在沌口兵敗，馬明力戰而死，追贈爲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程靈洗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游。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年輕時以驍勇有力氣聞名，一日能步行二百餘里，熟習騎馬善於游泳。梁朝末年，海寧、黟、歙等縣和鄱陽、宣城郡邊界上多有盜賊，鄰近各縣深受其苦。程靈洗一向爲鄉里人所敬畏，前後幾任守長常常派他招募年輕人，驅逐拘捕劫賊强盜。

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黟、歙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荆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五百户。神茂爲景所破，景偏帥吕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黟、歙。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户，將軍、太守如故。

侯景作亂時，程靈洗聚集人衆據守黟縣、歙縣抵禦侯景。侯景的叛軍攻占了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逃投靠程靈洗，程靈洗尊奉他主持抗侯聯盟。梁元帝在荆州秉承皇帝旨意，程靈洗派使者從偏僻小路到荆州上表致意。劉神茂在東陽樹起義旗抗禦賊寇，程靈洗攻下新安，與劉神茂相呼應。元帝授給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格，領新安太守，封爲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户。劉神茂被侯景打敗，侯景的偏軍之帥吕子榮進攻新安，程靈洗退却保守黟縣、歙縣。到侯景失敗，吕子榮退走，程靈洗又進據新安。進兵到建德，擒獲賊帥趙桑乾。因有戰功被任命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一千户，將軍、太守二職仍舊。

仍令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辯鎮防。遷吴興太守，未行，僧辯命靈洗從侯瑱西援荆州。荆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鎮採石。

隨後命令程靈洗率領部屬下揚州，協助王僧辯鎮守防禦。又調任吴興太守，還没有上任，王僧辯命令程靈洗隨從侯瑱向西救援荆州。荆州失陷後，回到京都。高祖誅殺王僧辯時，程靈洗率領部屬來援救，那天夜晚竭力大戰於石頭城西門，戰鬥失利，高祖派使者對他招降曉諭，在較長時間的猶豫後程靈洗纔投降，高祖很贊許他的忠義。紹泰元年，任命他爲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一職仍舊，協助防守京口。平定徐嗣徽，程靈洗有功，被任命爲南丹陽太守，封爲遂安縣侯，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一千五

百户，隨後前往採石鎮守。

隨周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逃歸。兼丹陽尹，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鎮南陵。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爲左衛將軍，餘如故。

程靈洗隨從周文育西討王琳，在沌口大敗，被王琳拘禁。第二年，與侯安都等逃回。兼任丹陽尹，出任高唐、太原二郡太守，隨後鎮守南陵。升任太子左衛率。高祖去世，王琳的前軍東下，程靈洗在南陵打垮了他們，俘虜了士兵，并且繳獲青龍船艦十餘艘。因有戰功被任命爲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在柵口擊敗了王琳，程靈洗乘勝追逐敗敵，進據魯山。天子徵召他爲左衛將軍，其餘封賞仍舊。

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

天嘉四年，周迪第二次侵犯臨川，天子任命程靈洗爲都督，從鄱陽的另一條通道進擊，周迪又從山谷間逃走了。五年，程靈洗升任爲中護軍，常侍這一職務仍舊。後來調出京城擔任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廢帝即位，提升官號爲雲麾將軍。

華皎之反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并前二千户。

華皎反叛，派使者招引程靈洗，程靈洗斬殺華皎的使者，并把這件事報告給朝廷。朝廷十分贊賞他的忠心，增强了他的防備兵力，賞給鼓吹樂一部，於是推心置腹地對待他，又派他的兒子程文季率領水軍協助防守。這時周派遣將領長胡公拓跋定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援助華皎進攻圍困程靈洗，程靈洗環城四面固守。到華皎退走了，程靈洗就出兵暗中追踪拓跋定，拓跋定過不了江，祇好率領部屬投降。程靈洗於是攻打周的沔州，攻下來了，活捉了該州刺史裴寬。因有戰功被提升官號爲安西將軍，提升爵位封爲重安縣公，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二千户。

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并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

程靈洗性情嚴厲急躁，管理部下非常苛刻，士卒有點小罪，一定按軍法懲治，魯莽情急的時候，便用鞭棍抽打，但却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共苦，所以部屬也因此依順歸附他。程靈洗生性喜歡播種栽植，親自耕田種地，至於水田旱地的栽種，收穫時令的早晚，即使是老農也不如他清楚。他的歌女妻妾無人游手好閑，由他責令親手紡紗績麻。至於資財錢物的分配使用，也不吝嗇。光大二年，在郢州逝世，這年五十五歲。追贈爲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是忠壯。太

嗣。

建四年，聖旨恩准配享在高祖祭廟。兒子程文季繼承。

程文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决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爲高祖所賞。永定中，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句容令。

程文季字少卿。幼年習練騎馬射箭，富有才幹謀略，有他父親果敢决斷的作風。他在二十歲左右就隨從程靈洗出軍征討，每戰必定首先登城陷陣。程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在沌口大敗，被王琳抓獲，高祖召見被俘將領的子弟并且優待他們，其中程文季最有禮節法度，很得高祖贊賞。永定年間，連續升任爲通直散騎侍郎、句容縣令。

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内中直兵參軍。是時王爲揚州刺史，鎮冶城，府中軍事，悉以委之。

世祖繼承帝位，任命程文季爲宣惠始興王府限内中直兵參軍。這時始興王擔任揚州刺史，鎮守在冶城，帥府的軍事，全部委托給程文季。

天嘉二年，除貞毅將軍、新安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

天嘉二年，任命爲貞毅將軍、新安太守，於是隨從侯安都向東進軍討伐留異。留異的黨徒向文政盤據在新安，程文季率領精兵三百人，輕裝急進攻打新安。向文政派他哥哥的兒子向瓚前來抗禦，程文季與他激戰，徹底打垮了他，向文政這纔投降。

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爲鎮東府中兵參軍，帶剡令。

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又用程文季爲鎮東府中兵參軍，兼任剡縣縣令。

四年，陳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世祖遣信義太守余孝頃自海道襲晋安，文季爲之前軍，所向克捷。陳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還，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并有捍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毁瘠甚至。

四年，陳寶應與留異聯合勾結，又出兵跟着周迪再犯臨川，世祖派遣信義太守余孝頃從海路襲擊晋安，程文季擔任前軍，所攻之處，全都獲勝。平定陳寶應，程文季戰功最多，凱旋回軍後，調任鎮東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後來調出京城任臨海太守。不久乘金翅艦協助父親鎮守郢城。平定華皎，程靈洗和程文季都有抵禦之功。到程靈洗去世時，程文季全部統領父親的部屬，服喪期間奪情起用爲超武將軍，仍舊協助防守郢州。程文季生性最孝，雖然軍中禁止喪事禮儀，但還是因哀痛過度而形貌非常憔悴。

太建二年，爲豫章内史，將軍如故。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州征蕭巋。巋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巋等兵稍

太建二年，擔任豫章内史，將軍一職仍舊。服喪期滿，承襲父親重安縣公的爵位。隨同都督章昭達率軍前往荆州征討蕭巋。蕭巋與周軍造了大量舟艦，暫時擱放在青泥水中。這時水漲流急，章昭達就派程文季與錢道戢一道輕舟進襲，焚毁了那裏的全部舟艦。章昭達乘蕭巋等的士卒

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甚衆。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内史雷道勤拒戰死之，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户。

五年，都督吴明徹北討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并下大柱爲杙，栅水中，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栅，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别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仍隨明徹圍壽陽。

文季臨事謹急，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動逾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恒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虎。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邑五百户。又帶新安内史，進號武毅將軍。

八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仁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餘并如故。九年，又隨明徹北討，於吕梁作堰，事見明徹傳。十年春，敗績，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爲邊吏所執，還送長安，死于獄中。後主是時既與周絶，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後主始知之，追贈散騎常侍。尋又詔曰：“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軍，雖非元帥，啓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捍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兹廢絶，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

有些疲倦時，又派程文季在夜晚攻入外城，殺死殺傷很多敵軍。稍後不久周兵大量從内城殺出，巴陵内史雷道勤抵抗奮戰而死，程文季僅自身脱難。因爲有戰功加任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賜食邑五百户。

五年，都督吴明徹向北進軍攻打秦郡，秦郡之前的江浦與涂水相通，齊軍打下并排的大柱成爲木樁，形成栅欄横立在水中，吴明徹派程文季率領驍勇士卒爲先頭部隊拔開栅欄，然後親自率領大部隊隨後殺入，攻取了秦郡。又另外派遣程文季圍攻涇州，破城以後殺掉了全城軍民，再攻盱眙，攻下來了。隨後仍然隨着吴明徹圍攻壽陽。

程文季爲人處事嚴格急躁，管理部下嚴厲整肅，前前後後所攻下的城壘，大抵都是用築壩攔水灌城的辦法，土木沙石的運取，一動工就超過數萬人。每逢立陣安營役用人力，程文季必定身先將士，每夜早起，直到天黑工作不停，軍中没有誰不佩服他的勤勞能幹。每逢戰鬥，常爲尖兵，齊軍對他非常忌憚，稱他爲程虎。因有戰功被任命爲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賜食邑五百户。又兼任新安内史，提升官號爲武毅將軍。

八年，任命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這年，又任命爲督北徐仁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其他的官職仍舊。九年，又隨從吴明徹北伐，在吕梁作壩逼水入城，這件事見吴明徹傳。十年春天，打了敗仗，被周囚禁，隨後還加任他爲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從周潛逃回南方，逃到渦陽，被邊境上的官吏扣押，送回長安，死在監獄中。這時後主已經與周斷絶交往，不知道他的死訊。至德元年，後主纔知道這件事，追贈他爲散騎常侍。不久又下詔書説：“已故的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程文季，繼承家門世系，能够發揚家傳的聲譽。早年從軍，雖然不是元帥，但行軍作戰最爲勇敢，戰績卓著富有聲譽，然而後來打了敗仗喪失了兵車士卒，確實應該貶職罷官。不過他父親程靈洗抗敵禦寇的戰功，令人經久思念，程文季葬身異國，也值得憐憫。考慮到慰恤先皇舊臣，哀悼他的香

安縣侯，邑一千户，以子響襲封。"

火已經廢絶，應該爲他立廟享祭，不使飢餓。可降封爲重安縣侯，食邑一千户，由兒子程響承襲封賞。"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并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管理部下都嚴厲苛刻，訓練軍隊整齊嚴肅，但能與部屬同勞共苦，不謀求個人的財利，將士很擁戴他們，所以臨陣交兵就能打勝仗了。

陳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黄法氍　淳于量　章昭達

黄法氍

黄法氍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氍監知郡事。高祖將逾嶺入援建業，李遷仕作梗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于西昌，法氍遣兵助文育。時法氍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至豫章，慶分兵來襲新淦，法氍拒戰，敗之。高祖亦遣文育進軍討慶，文育疑慶兵强，未敢進，法氍率衆會之，因進克笙屯，俘獲甚衆。

黄法氍字仲昭，巴山新建人。年輕時就强勁敏捷有膽量和勇力，一天能步行三百里，一跳三丈遠。又很熟習書札奏疏，也深知文簿登記的有關事項，在郡中出入，爲鄉人所畏懼。侯景作亂的時候，他在鄉里招人聚衆。太守賀詡外出下江州，黄法氍代爲主持郡中事務。高祖打算越過五嶺援救建業，但李遷仕在中途作梗，高祖就命令周文育在西昌防守，黄法氍也派兵幫助周文育。這時黄法氍出兵駐扎在新淦縣，侯景派行臺于慶到豫章，于慶分兵襲擊新淦，黄法氍進行抵抗，挫敗了這次襲擊。高祖也派周文育進軍討伐于慶，周文育疑慮于慶的兵力强大，不敢前進，黄法氍率領人馬與周文育會合，於是進兵攻克了笙屯，俘獲了大量敵兵。

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將軍、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邑三百户。承聖三年，除明威將軍、游騎將軍，進爵爲侯，邑五百户。貞陽侯僭位，除左驍騎將軍。敬帝即位，改封新建縣侯，邑如前。

梁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授予黄法氍超猛將軍、交州刺史資格，兼新淦縣縣令，封巴山縣子，食邑三百户。承聖三年，任命爲明威將軍、游騎將軍，提升爵級爲侯，食邑五百户。貞陽侯越軌稱帝，也任命他爲左驍騎將軍。敬帝即位，改封他爲新建縣侯，食邑仍舊。

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氍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鎮于巴山。蕭勃遣歐陽頠攻法氍，法氍與戰，破之。

太平元年，把江州的四郡劃分出來組建成高州，任命黄法氍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高州刺史，在巴山鎮守。蕭勃派歐陽頠進攻黄法氍，黄法氍與他作戰，打垮了歐陽頠。

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氍，法

永定二年，王琳派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進攻周迪，并且圖謀消滅黄法氍，黄法氍率兵支援

𣰰率兵援迪，擒孝頃等三將。進號宣毅將軍，增邑并前一千户，給鼓吹一部。又以拒王琳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反，害周文育，法𣰰共周迪討平之，語在曇朗傳。

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天嘉二年，周迪反，法𣰰率兵會都督吴明徹，討迪於工塘。迪平，法𣰰功居多。徵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儀同、鼓吹并如故。未拜，尋又改授都督江吴二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衛大將軍。

廢帝即位，進爵爲公，給扶。光大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徙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

太建元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二年，徵爲侍中、中權大將軍。四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五年，大舉北伐，都督吴明徹出秦郡，以法𣰰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𣰰遣左衛將軍樊毅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爲拍車及步艦，竪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法𣰰緩之，則又堅守，法𣰰怒，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𣰰不令軍士侵掠，躬自撫勞，而與之盟，并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邑二千户。其年，遷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增邑五百户。七年，徙都督豫建

周迪，抓獲了余孝頃等三個將領。提升官號爲宣毅將軍，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一千户，賞給鼓吹樂一部。又因爲抵禦王琳有功，任命他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在金口反叛，殺害了周文育，黄法𣰰和周迪一道討伐平定了他，記叙這一史實的文字在熊曇朗傳中。

世祖繼承帝位，又提升他的官號爲安南將軍。天嘉二年，周迪反叛，黄法𣰰率兵跟都督吴明徹會合，在工塘討伐周迪。平定周迪，黄法𣰰功勞最多。天子徵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儀同、鼓吹樂的賞賜仍舊。他還没有赴任，又改任都督江吴二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六年，天子徵召爲中衛大將軍。

廢帝即位，提升他的爵級爲公，賞給扶護人員。光大元年，調出京城擔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調任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使持節一職仍舊。

太建元年，提升官號爲征西大將軍。二年，天子徵召爲侍中、中權大將軍。四年，調出京城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五年，大規模北伐，都督吴明徹向秦郡出兵，用黄法𣰰爲都督，向歷陽出兵。齊派歷陽王率領步兵騎兵五萬救援歷陽，在小峴構築城堡，黄法𣰰派左衛將軍樊毅分兵在大峴抵禦，徹底地打垮了齊軍，俘獲了全部人馬軍械。又製造了抛物機和步艦，高高竪起拍竿，向城中抛石抛火，逼攻歷陽城。歷陽人處於困境十分驚恐請求投降，黄法𣰰減輕了攻城的强度，歷陽人又頑固防守，黄法𣰰大怒，親自率領士卒攻城，用抛物機把火球抛到城樓和女墻上。這時又下大雨，城墻倒塌，終於攻破了歷陽城，殺掉了守城的全部士卒。接着進兵合肥，合肥人望旗降服，黄法𣰰不許士卒騷擾搶掠，親自安撫寬慰百姓，又與降兵發誓結盟，把他們全部放回北方。因有戰功加任侍中，提升爵位爲義陽郡公，食邑二千户。這年，調任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征西

光朔合北徐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侍中、散騎常侍、持節、將軍、儀同、鼓吹、扶并如故。八年十月，薨，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權大將軍、司空，謚曰威。子玩嗣。

大將軍、合州刺史，增賜食邑五百户。七年，升任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守壽陽，侍中、散騎常侍、持節、將軍、儀同、鼓吹樂、扶護人員這些封賞仍舊。八年十月，去世，這年五十九歲。追贈爲侍中、中權大將軍、司空，謚號是威。兒子黄玩繼承。

淳于量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京師。父文成，仕梁爲將帥，官至光烈將軍、梁州刺史。

淳于量字思明，他的先祖是濟北人氏，世世代代居住在京都。父親淳于文成在梁朝出仕任將帥，官至光烈將軍、梁州刺史。

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起家湘東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累遷府佐、常兼中兵、直兵者十餘載，兵甲士卒，盛於府中。

淳于量少年時就善於自我處置，姿容壯美，有才幹謀略，熟習騎射。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淳于文成撥一部分人馬給淳于量，叫他爲梁元帝效力。在家中以布衣身份直接出任爲湘東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十多年間連續升任府佐、常兼中兵、直兵等職，他的兵甲士卒，在府中是最爲强盛的。

荆、雍之界，蠻左數反，山帥文道期積爲邊患，中兵王僧辯征之，頻戰不利，遣量助之。量至，與僧辯并力，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虜萬計。以功封廣晋縣男，邑三百户，授涪陵太守。歷爲新興、武寧二郡太守。

荆州、雍州的邊界上，蠻人多次反叛，山帥文道期聚攏這些蠻人在邊界上作亂爲患，中兵王僧辯征剿他們，屢戰不利，梁元帝派淳于量前往助戰。淳于量到了，與王僧辯合力作戰，徹底打垮了文道期，斬殺了他們的酋長，俘虜蠻人數以萬計。因爲有戰功，淳于量被封爲廣晋縣男，食邑三百户，被任命爲涪陵太守。後又歷任新興、武寧二郡太守。

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京邑，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荆州。元帝承制以量爲假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巴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景軍，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克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衛將軍，封謝沐縣侯，邑五百户。尋出爲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等四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安遠護軍、桂州刺史。

侯景作亂，梁元帝總共調派了五路軍馬向京都進發救援，淳于量是參與救援者之一。臺城失陷後，淳于量返回荆州。元帝秉承皇帝旨意任命淳于量爲假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巴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打巴州，梁元帝派都督王僧辯進軍巴陵據守。淳于量與王僧辯合力抗擊侯景，徹底打垮了他的軍隊，抓獲了他的將領任約。繼而進攻郢州，俘獲了宋子仙。之後仍然隨從王僧辯平定侯景。承聖元年，因爲有戰功被任命爲左衛將軍，封謝沐縣侯，食邑五百户。不久調出朝廷擔任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共四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安遠護軍、桂州刺史。

荆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擁割

荆州失陷後，淳于量保守桂州。王琳割據

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間道歸於高祖。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并如故。尋進號鎮南將軍。仍授都督、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大將軍。

湘、郢，多次派人招引淳于量歸順，淳于量雖然與王琳往來敷衍，却另外派遣使者從偏僻小路到高祖那裏表示歸附。高祖受禪爲帝後，任命他爲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賞給鼓吹樂一部，都督、刺史兩職仍舊。不久提升官號爲鎮南將軍。隨後又任命爲都督、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祖繼承帝位後，提升官號爲征南大將軍。

王琳平後，頻請入朝，天嘉五年，徵爲中撫大將軍，常侍、儀同、鼓吹并如故。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黄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有司所奏，免儀同，餘并如故。光大元年，給鼓吹一部。華皎構逆，以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增邑一千户。未拜，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并如故。

王琳被消滅後，淳于量多次請求入朝任職，天嘉五年，天子徵召他爲中撫大將軍，常侍、儀同、鼓吹樂等封賞都依舊。淳于量部下的將領大多留戀故鄉，一起想逃入山谷，不願入朝爲官。世祖命令湘州刺史華皎征討衡州地區的黄洞，并派武裝人員迎接淳于量入朝。天康元年，淳于量到達京都，以在進京路上停留遲緩爲罪名，被有關官員奏劾，免去了儀同這一官職，其他的保留。光大元年，賞給鼓吹樂一部。華皎作亂，皇帝派淳于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領艦隊，在郢州樊浦抵禦。結果平定了華皎，并且降服了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等。因爲有戰功被任命爲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提升爵位爲醴陵縣公，增賜食邑一千户。但他還没有赴任，又調出朝廷擔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樂這些封賞仍舊。

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加侍中。五年，徵爲中護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扶并如故。

太建元年，提升官號爲征北大將軍，賞給扶護人員。三年，因爲向江陰王蕭季卿買梁朝帝王陵墓中的樹木而獲罪，蕭季卿因罪被免去王位，淳于量被免去侍中一職。不久又加任爲侍中。五年，天子徵召他爲中護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樂、扶護人員的封賞仍舊。

吴明徹之西伐也，量贊成其事，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户。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扶并如故。七年，徵爲中軍大將軍、護軍將軍。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尋復加侍中。

吴明徹向西征伐，淳于量輔助了這次進軍，派第六個兒子淳于岑率領所部隨軍征戰。淮南平定後，淳于量改封爲始安郡公，增賜食邑一千五百户。六年，調出朝廷任命爲使持節、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樂、扶護人員的封賞仍舊。七年，天子徵召爲中軍大將軍、護軍將軍。九年，因爲公家事務而免去侍中這一官職。不久又加任

十年，吴明徹陷没，加量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仍授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兖譙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南兖州刺史，餘并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禄大夫，增邑五百户，餘并如故。十四年四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司空。

侍中。十年，吴明徹失敗後，加任淳于量爲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隨即又任命爲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北兖譙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南兖州刺史，其餘封賞仍舊。十三年，加任左光禄大夫，增賜食邑五百户，其餘封賞都依舊。十四年四月去世，這年七十二歲。追贈爲司空。

章昭達　章大寶

章昭達字伯通，吴興武康人也。祖道蓋，齊廣平太守。父法尚，梁揚州議曹從事。

章昭達字伯通，吴興武康人。祖父章道蓋，在齊朝任廣平太守。父親章法尚，在梁朝任揚州議曹從事。

昭達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宫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

章昭達秉性卓越不俗，輕財重義。少年時，曾經遇到一個看相的人，他對章昭達説："你的容貌非常好，不過要等略微破相以後，就該當富貴了。"梁朝大同年間，章昭達擔任東宫直後，因醉酒跌下馬來，鬢角上有點小傷，章昭達很高興，看相的人説："還没有到富貴的時候呢。"到侯景作亂時，章昭達招募并率領鄉里人援救臺城，被流矢射中，瞎了一隻眼睛，看相的人見了，説："你的相貌可以了，不久就會富貴了。"

京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游，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吴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及高祖討王僧辯，令世祖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世祖拒之，命昭達總知城内兵事。及杜泰退走，因從世祖東進，軍吴興，以討杜龕。龕平，又從世祖東討張彪於會稽，克之。累功除明威將軍、定州刺史。

京城失陷後，章昭達回到鄉里，與世祖交往，就此確定了君臣的名分。侯景被消滅後，世祖擔任吴興太守，章昭達執鞭乘馬來拜見世祖。世祖見了他非常喜歡，即委任他爲將帥，對他的親近寵愛優待，超過同等名分的其他人。高祖討伐王僧辯時，派世祖回長城招聚兵員，以防備杜龕，世祖多次派章昭達往來京口聽命受計。王僧辯受誅以後，杜龕派將領杜泰來攻長城，世祖抗戰抵禦，委派章昭達全盤主管城内軍事。到杜泰退走後，章昭達就隨從世祖向東進軍，駐扎在吴興，討伐杜龕。平定杜龕後，又跟隨世祖東到會稽討伐張彪，獲勝。累計戰功被任命爲明威將軍、定州刺史。

是時留異擁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縣令，居其心腹。永定二年，除武康令。世祖嗣位，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嘉元年，追論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邑一千户。

這時留異控制了東陽郡，自作主張任命官員，高祖憂慮這一情況，就派章昭達爲長山縣縣令，占據東陽郡的中心位置。永定二年，任命他爲武康縣縣令。世祖繼承帝位，任命他爲員外散騎常侍。天嘉元年，評議以前在長城的戰功，封他爲欣樂縣侯，食邑一千户。

尋隨侯安都等拒王琳于栅口，戰于蕪湖，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于賊艦。王琳平，昭達册勳第一。二年，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巴武沅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郢州刺史，增邑并前千五百户。尋進號平西將軍。

不久隨從侯安都等在栅口抗擊王琳，大戰於蕪湖，章昭達乘平虜大艦，向中流挺進，擔任先鋒撥動拋物機拋火燒中賊艦。平定王琳後，章昭達的戰功在天子封賞的詔書中名列第一。二年，被任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巴武沅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郢州刺史，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一千五百户。隨後又提升官號爲平西將軍。

周迪據臨川反，詔令昭達便道征之。及迪敗走，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改封邵武縣侯，增邑并前二千户，常侍如故。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復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至東興嶺，而迪又退走。昭達仍逾嶺，頓于建安，以討陳寶應。寶應據建安、晋安二郡之界，水陸爲栅，以拒官軍。昭達與戰不利，因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于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長，昭達放筏衝突寶應水栅，水栅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世祖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寶應大潰，遂克定閩中，盡擒留異、寶應等。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迪盤據臨川反叛，天子詔令章昭達從近便的小路進兵討伐。到周迪敗逃，天子徵召章昭達爲護軍將軍，賞給鼓吹樂一部，改封爲邵武縣侯，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二千户，常侍一職仍舊。四年，陳寶應收容周迪，又一道侵犯臨川，天子又任命章昭達爲都督討伐周迪。兵到東興嶺，周迪又退走。章昭達於是就跨越過東興嶺，駐軍在建安，討伐陳寶應。陳寶應盤據在建安、晋安二郡的邊界地區，水陸兩路都設置了栅欄，抗拒官軍。章昭達與之作戰不利，於是就控制水流的上游，命令士卒連軀幹帶枝葉砍伐樹木做成木筏，在筏上裝好了拋物機，又用粗大繩索，將許多木筏依次連結成爲營壘，停在江水兩岸待用。陳寶應多次挑戰，章昭達都按兵不動。不久暴雨猛下，江水大漲，章昭達放筏順流急奔猛撞陳寶應的水栅，水栅全部攻破了。又出兵攻擊陳寶應的陸軍。兩軍正在大會戰之際，恰逢世祖派余孝頃從海路進兵。余孝頃剛一到達，兩人就合力進擊，陳寶應全綫崩潰，於是平定了閩中，留異、陳寶應等全部被抓獲。章昭達以戰功被任命爲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又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吴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儀同、鼓吹如故。

以前，世祖曾經夢見章昭達升官爲宰相三公，到天亮時，把夢況告訴了章昭達。到此時奉陪酒宴時，世祖面向章昭達説：“你還記得那個夢嗎？用什麽來報答這個夢？”章昭達回答説：“我應當效犬馬之勞，盡心盡力於臣子的禮節，其餘就無可報答了。”不久又調出京城擔任使持節、都督江郢吴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儀同、鼓吹樂的封賞仍舊。

廢帝即位，遷侍中、征南將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也，其移書

廢帝即位，升任他爲侍中、征南將軍，改封爵位爲邵陵郡公。華皎反叛，他寫的譴責信聲討

文檄，并假以昭達爲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于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大將軍，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秩滿，徵爲中撫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如故。高宗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

書之類的文告，都以章昭達爲藉口而成文，又多次派遣使者招誘他歸順，章昭達把使者全部扣留，押送到京師。華皎平定後，提升他的官號爲征南大將軍，增賜食邑合并以前賜予的共計二千五百户。任期滿後，天子徵召爲中撫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樂這些封賞仍舊。高宗即位，提升他的官號爲車騎大將軍，但因爲回朝路上遲緩停留，被有關官員彈劾，降官號爲車騎將軍。

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于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擾不知所爲，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艫造拍，以臨賊栅。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送于京師，廣州平。以功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餘并如故。

歐陽紇占據嶺南反叛，天子下詔書派章昭達統率各路軍馬前往討伐。章昭達以雙倍的速度急行軍，到達始興。歐陽紇聞知章昭達突然殺到，恐懼驚慌不知所措，就出兵屯守洭口，積聚了大量沙石，用竹籠裝滿，投放在水栅外側用來阻攔對方戰艦。章昭達占據上游，裝備戰船製作拋物拍，逼近敵人水栅。又命令軍士口中銜刀，水底潛泳，砍斫竹籠，竹籠的篾片全都散了。於是就縱放大艦順流衝撞，賊軍大敗，因而抓獲了歐陽紇，押送到京師，廣州被平定了。章昭達以戰功提升官號爲車騎大將軍，升任爲司空，其餘封賞仍舊。

太建二年，率師征蕭巋于江陵。時蕭巋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横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絶，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

太建二年，率領軍隊到江陵征討蕭巋。當時蕭巋與周軍儲備了大量舟艦在青泥水中停泊待用，章昭達分别派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等，乘駛輕舟進襲，焚燒了這些舟艦。周兵又在峽下南岸構築城壘，名叫安蜀城，又在南岸與城壘之間的江水上空横拉粗大繩索，編葦爲橋，用來運送軍糧。章昭達於是命令士卒手持長戟，站在樓船的最高層高高舉起，割斷上空的繩索，繩斷糧盡，章昭達乘勢發兵攻打城壘，迫使守軍投降。

三年，遘疾，薨，時年五十四。贈大將軍，增邑五百户，給班劍二十人。

三年，得病，去世，這年五十四歲。追贈爲大將軍，增賜食邑五百户，賞給班劍儀仗二十人。

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克捷，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并同於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姿容，并一時之妙，雖臨對寇敵，旗鼓相望，弗之廢也。四年，配享世祖廟庭。

章昭達生性嚴厲峻刻，每次奉命出征，必定日夜行軍倍速而進；但打了勝仗，必定推讓功勞給將帥，飯食酒菜都與部屬相同，將士也因此擁護他。每次飲食宴會，必定大規模地安排歌姬舞女表演多種歌舞，羌胡曲調也應有盡有，歌曲的音律和女樂的姿容，都是那時的最佳者，即使是臨陣對敵，兩軍旗鼓相望的緊張時刻，也不會取

消這種宴樂。四年，配享在世祖祭廟。

子大寶，襲封邵陵郡公，累官至散騎常侍、護軍。出爲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至德三年四月，暈將到州，大寶乃襲殺暈，舉兵反，遣其將楊通寇建安。建安內史吴慧覺據郡城拒之，通累攻不克。官軍稍近，人情離異，大寶計窮，乃與通俱逃。臺軍主陳景詳率兵追躡大寶。大寶既入山，山路阻險，不復能行，通背負之，稍進。尋爲追兵所及，生擒送都，於路死，傳首梟于朱雀航，夷三族。

兒子章大寶，繼承邵陵郡公的封爵，相繼任職官至散騎常侍、護軍。調出京城擔任豐州刺史，在州中貪贓恣縱，百姓非常怨恨，後主派太僕卿李暈代替他。至德三年四月，李暈將到任，章大寶竟然突然襲擊殺死了李暈，起兵反叛，派將領楊通侵犯建安。建安內史吴慧覺據守郡城抵禦，楊通累攻不下。官軍逐漸逼近，人心叛離，章大寶無計可施，就衹得與楊通一道逃走。臺軍主陳景詳率兵追踪章大寶。章大寶逃入山中，山路險要，再也不能前行，楊通背着他，慢慢前進。隨即被追兵趕上，捕獲後押送去京都，在路上死了，首級被傳送到京都并在朱雀航上懸挂示衆，三族也被誅滅。

史臣曰：黄法𣰰、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辯明暗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曆，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吴、耿矣。

史臣曰：黄法𣰰、淳于量生逢梁朝末年天下大亂的時代，這時勝利者、失敗者并不分明，能够從中明辨賢愚暗識良莠的人大概少有吧，而這兩人深曉去從取捨的原理，後來人臣之位達到鼎司這一極限，這正是他們聰明智慧的表現。章昭達與世祖懷念鄉土交往的故舊情誼，遵守鄧禹、蕭何的人臣道德，世祖繼承天命以後，也把尊貴重要的位置委任給他，至於戰必勝攻必取，多次平息外賊內亂，這也是良臣良將一流的人物，是那個時代的吴漢、耿弇了。

陳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胡穎　徐度（子）敬成　杜稜　沈恪

胡穎

胡穎字方秀，吴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吴興，土斷爲民。穎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宫直前。出番禺，征討俚洞，廣州西江督護高祖在廣州，穎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趾，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

胡穎字方秀，吴興東遷人。他的祖先寄居吴興，經官府土斷而成爲當地人。胡穎姿容壯美，性情寬厚。在梁朝官至武陵國侍郎，東宫直前。調出京城到番禺，征討俚洞時，廣州西江督護高祖在廣州，胡穎於是主動攀附高祖，高祖與他是同郡人，很隆重地接待他。到南征交趾時，胡穎隨軍服務，其他將領僚屬的才幹都比不上他。到平定了李賁，高祖凱旋回師後，胡穎隸屬於西江，高祖率兵外出時多次派胡穎留守後方。

侯景之亂，高祖克元景仲，仍渡嶺援臺，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歷平固、遂興二縣令。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縣令，鎮大皋，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

侯景作亂時，高祖打敗了元景仲後，隨即越過五嶺打算北上援救朝廷，途中平定了蔡路養、李遷仕，胡穎都有功勞。歷任平固、遂興二縣縣令。高祖進軍駐扎在西昌，派胡穎擔任巴丘縣縣令，鎮守大皋，統管軍糧運輸。高祖東下到豫章，即派胡穎監理豫章郡。高祖率部屬與王僧辯在白茅灣會合，共同討伐侯景，派胡穎主持留守府内的事務。

梁承聖初，元帝授穎假節、鐵騎將軍、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邑五百户。尋除豫章内史，隨高祖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關，都督侯瑱率師禦之。高祖選府内驍勇三千人配穎，令隨瑱，於東關大破元建。三年，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宿預請降，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光，不克，退還，除曲阿令。尋領馬軍，從

梁朝承聖初年，元帝任命胡穎爲假節、鐵騎將軍、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食邑五百户。不久又任命爲豫章内史，隨從高祖鎮守京口。齊派遣郭元建出關來犯，都督侯瑱領兵抵禦。高祖挑選府内的三千勇士調配給胡穎，派他隨從侯瑱，在東關大破郭元建。三年，高祖圍攻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守宿預請求降順，高祖派胡穎爲五原太守，隨從杜僧明援助東方光，没能成功，退還，被任命爲曲阿縣令。不久，率領馬軍，隨從

高祖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紹泰元年，除假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平元年，除持節、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尋兼丹陽尹。

高祖襲擊王僧辯。又隨周文育在吳興討伐杜龕。紹泰元年，被任命爲假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平元年，被任命爲持節、散騎常侍、仁威將軍。不久又兼任丹陽尹。

高祖受禪，兼左衛將軍，餘如故。永定三年，隨侯安都征王琳，於宫亭破賊帥常衆愛等。世祖嗣位，除侍中、都督吳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吳州刺史。不行，尋爲義興太守，將軍如故。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其年六月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中護軍，謚曰壯。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六同嗣。

高祖受禪爲帝後，胡穎又兼左衛將軍，其他官職仍舊。永定三年，隨從侯安都征討王琳，在宫亭大破賊帥常衆愛等。世祖繼承帝位，任命他爲侍中、都督吳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吳州刺史。他没有赴任，隨即改任爲義興太守，將軍稱號仍舊。天嘉元年，任命他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這年六月去世，時年五十四歲。追贈爲侍中、中護軍，謚號是壯。二年，配享在高祖祭廟。兒子胡六同繼承。

胡鑠

穎弟鑠，亦隨穎將軍。穎卒，鑠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守，還員外散騎常侍。隨章昭達南平歐陽紇，爲廣州東江督護。還預北伐，除雄信將軍、歷陽太守。太建六年卒，贈桂州刺史。

胡穎弟弟胡鑠，也隨着胡穎帶兵。胡穎去世後，胡鑠統率他的部屬。歷任東海、豫章二郡太守，升任員外散騎常侍。隨從章昭達南征平定歐陽紇時，擔任廣州東江督護。回軍後參與北伐，被任命爲雄信將軍、歷陽太守。太建六年去世，追贈爲桂州刺史。

徐度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爲事。梁始興内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阯，厚禮招之，度乃委質。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世世代代住在京師。青年時期就卓越不俗，不拘小節。到長大成人後，姿容相貌奇偉，喜歡飲酒愛好博戲，經常派僮僕專門從事屠宰和賣酒。梁朝始興内史蕭介到了郡裏，徐度跟着他，帶領士卒，征討各個山洞，以驍勇而聞名。高祖征討交阯，用隆重的禮節招攬他，徐度纔表示歸順。

侯景之亂，高祖克定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至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録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邑五百户。遷散騎常侍。

侯景作亂之時，高祖平定廣州，削平了蔡路養，打垮了李遷仕，這些計策謀劃大多出於徐度。徐度兼帶統領士兵，每次戰鬥都有功勞。回到白茅灣，梁元帝任命他爲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之亂平息以後，對他前前後後的戰功計寫入册，加任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食邑五百户。又升任爲散騎常侍。

高祖鎮朱方，除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王往荆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陷，間行東歸。高祖

高祖鎮守朱方時，任命他爲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高祖派衡陽獻王去荆州，徐度率領所部隨同。江陵失陷後，徐度從小路向東潛回。高祖平

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爲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

定王僧辯時，徐度與侯安都率領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征討伐杜龕，擁奉敬帝到京口時，派徐度統率宿衛部隊，并且主持留守府事務。

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鄽居民，并在南路，去臺遥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冶城寺，築壘以斷之。賊悉衆來攻，不能克。高祖尋亦救之，大敗約等。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吴興太守。尋遷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徐州緣江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徐嗣徽、任約等來犯，高祖與敬帝回到都城。這時賊寇已經占據石頭城，市集上的平民百姓，都集中在南路，距離朝廷禁省很遠，都害怕被賊寇騷擾，高祖就派徐度率兵在冶城寺鎮守，構築城壘將百姓隔離開來。賊寇傾盡全力進攻，没能攻下來。緊接着高祖也前來救援，打敗了任約等人。第二年，徐嗣徽等又勾引齊寇渡江南侵，徐度隨從各路軍兵在北郊壇打敗了他們。因有戰功被任命爲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吴興太守。不久升任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徐州緣江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賞給鼓吹樂一部。

周文育、侯安都等西討王琳，敗績，爲琳所拘，乃以度爲前軍都督，鎮于南陵。世祖嗣位，遷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未拜，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吴郡太守。天嘉元年，增邑千户。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邑四千户。秩滿，爲侍中、中軍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晋安建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未行而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乃以度代瑱爲都督湘沅武巴郢桂六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秩滿，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儀同、鼓吹并如故。

周文育、侯安都等向西進軍征討王琳，結果全軍大敗，他們也被王琳拘囚不還，高祖就任命徐度爲前軍都督，鎮守在南陵。世祖繼承帝位後，調他入朝升任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提升爵級爲公。徐度還没有赴任，又調出京城擔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吴郡太守。天嘉元年，增賜食邑一千户。因爲平定王琳有功，改封爲湘東郡公，食邑四千户。任期滿後，調入朝廷擔任侍中、中軍將軍。又調出京城擔任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晋安建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還没有啓程赴任而太尉侯瑱在湘州去世，於是就以徐度代替侯瑱擔任都督湘沅武巴郢桂六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任期滿後調入朝廷擔任侍中、中軍大將軍，儀同、鼓吹樂的封賞一起仍舊。

世祖崩，度預顧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位司空。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加度使持節、車騎將軍，總督步軍，自安成郡由嶺路出于湘東，以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光大二年薨，時年六十。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肅。太建

世祖駕崩，徐度參與聽受輔佐太子的遺詔而爲顧命大臣，帶五十名甲士進入殿省。廢帝即位後，提升他的官職爲司空。華皎占據湘州反叛，勾引周兵東下到沌口，與王師相抗，廢帝就加任徐度爲使持節、車騎將軍，總領陸軍，從安成郡通過五嶺的山路出兵到湘東，以襲擊湘州，俘獲了華皎留在後方的全部軍人家屬然後回師。光大二年去世，這年六十歲。追贈爲太尉，賞賜班劍

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敬成嗣。

徐敬成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少機警，善占對，結交文義之士，以識鑒知名。起家著作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縶。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除太子舍人，遷洗馬。度爲吴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天嘉二年，遷太子中舍人，拜湘東郡公世子。四年，度自湘州還朝，士馬精鋭，敬成盡領其衆。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晋安平，除貞威將軍、豫章太守。光大元年，華皎謀反，以敬成爲假節、都督巴州諸軍事、雲旗將軍、巴州刺史。尋詔爲水軍，隨吴明徹征華皎，皎平還州。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起爲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壯武將軍、南豫州刺史。四年，襲爵湘東郡公，授太子右衛率。

五年，除貞威將軍、吴興太守。其年隨都督吴明徹北討，出秦郡，别遣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圍淮陰城。仍監北兖州。淮、泗義兵相率響應，一二日間，衆至數萬，遂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并連口、朐山二戍。仍進攻鬱州，克之。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雲旗將軍，增邑五百户。又進號壯武將軍，鎮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免官。尋復爲持節、都督安元潼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將軍如故，鎮宿預。七年卒，時年三十六。贈散騎常侍，謚曰思。子敞嗣。

儀仗二十人，謚號是忠肅。太建四年，配享在高祖祭廟。兒子徐敬成繼承。

徐敬成幼年時期聰明有智慧，喜愛讀書，少年時期機敏警覺，善於應口答對，結交那些言之有物的文義之士，以能賞識人才辨别是非而聞名。在家中以平民身份直接出任爲著作郎。永定元年，徐敬成統率徐度部下的士卒，隨從周文育、侯安都征討王琳，在沌口大敗，被王琳拘囚。二年，隨周文育、侯安都逃回，被任命爲太子舍人，升任洗馬。徐度擔任吴郡太守時，派徐敬成監理郡中事務。天嘉二年，升任爲太子中舍人，被確立爲湘東郡公世子。四年，徐度從湘州回到朝廷時，兵馬精鋭，徐敬成即統率這支軍隊。隨從章昭達征討陳寶應，晋安平定後，被任命爲貞威將軍、豫章太守。光大元年，華皎謀反，廢帝任命徐敬成爲假節、都督巴州諸軍事、雲旗將軍、巴州刺史。不久天子又命令他組建水軍，隨從吴明徹征討華皎，在平定華皎後回到巴州。二年，因父親去世服喪而離職。不久即起任爲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壯武將軍、南豫州刺史。四年，繼承湘東郡公的爵位，被任命爲太子右衛率。

五年，被任命爲貞威將軍、吴興太守。這年隨從都督吴明徹北伐，從秦郡出兵，吴明徹另派一軍以徐敬成爲都督，乘金翅大艦從歐陽引埭泝江而上到達廣陵。齊兵都縮守城内，不敢出戰。徐敬成從繁梁湖順淮水而下，包圍淮陰城。隨即監理北兖州。淮水、泗水一帶的義兵相繼響應，一兩天内，多達幾萬人，於是攻占了淮陰、山陽、鹽城三座郡城，以及連口、朐山兩座城壘。接着進攻鬱州，打下來了。因有戰功加任通直散騎常侍、雲旗將軍，增賜食邑五百户。又提升官號爲壯武將軍，鎮守朐山。因爲在軍中擅自論罪判處和誅殺新降順的人而獲罪，被罷官免職。不久又恢復官職擔任持節、都督安元潼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將軍稱號仍舊，鎮守在宿預。七年去世，這年三十六歲。追贈爲散騎常侍，謚號是思。兒子徐敞繼承。

杜稜

杜稜字雄盛，吴郡錢塘人也。世爲縣大姓。稜頗涉書傳，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遂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暎卒，從高祖，恒典書記。侯景之亂，命稜將領，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軍至豫章，梁元帝承制授稜仁威將軍、石州刺史，上陌縣侯，邑八百户。

杜稜字雄盛，吴郡錢塘人。世世代代都是縣裏的大姓人家。杜稜讀過很多書籍經傳，年輕時不得志，不被當時人所瞭解賞識。於是到嶺南一帶游觀仕途，爲梁朝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效力。蕭暎死後，他跟隨高祖，經常主管文書記録工作。侯景作亂，高祖派杜稜爲將領，參與平定蔡路養、李遷仕都有功。帶兵到豫章，梁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任命杜稜爲仁威將軍、石州刺史，封爲上陌縣侯，食邑八百户。

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稜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己，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絶于地，因閉於别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高祖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稜晝夜巡警，綏撫士卒，未常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加侍中、忠武將軍。尋遷中領軍，侍中、將軍如故。

侯景之亂平定後，高祖鎮守在朱方，杜稜監理義興、琅邪二郡。高祖定計誅殺王僧辯時，召引杜稜和侯安都等前來商議，杜稜反駁了這種意圖。高祖怕他泄露自己的秘密，就用手巾絞殺杜稜，杜稜呼吸阻塞倒在地上，於是把他關閉在另外的房間裏。軍隊出發了，纔叫他隨軍同行。到王僧辯誅死後，高祖東征杜龕等人，留杜稜與侯安都守住後方。徐嗣徽、任約勾引齊寇渡江，進攻臺城，侯安都與杜稜緊隨齊軍的攻擊方位處處抵禦，杜稜晝夜巡視警戒，撫慰士卒，始終没有脱下軍衣。平定賊兵後，因有戰功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加任侍中、忠武將軍。不久升任中領軍，侍中、將軍二職仍舊。

三年，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時内無嫡嗣，外有强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世祖，事見景歷傳。世祖即位，遷領軍將軍。天嘉元年，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城縣侯，增邑五百户。出爲雲麾將軍，晋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領軍將軍。尋遷翊左將軍、丹陽尹。

三年，高祖崩，世祖遠在南皖。這時宫内没有高祖正妻所生之子繼位，外有强敵壓境，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一起都在外地帶兵，朝廷老將衹有杜稜在京都，并且獨自掌握了宫廷禁兵，杜稜就與蔡景歷等暫不向天下發訃告，先迎接世祖即位，這一歷史情節參見蔡景歷傳。世祖即位後，杜稜升任領軍將軍。天嘉元年，因爲參與扶立新君主有功，改封爲永城縣侯，增賜食邑五百户。調出京城擔任雲麾將軍、晋陵太守，增加俸禄至中二千石。二年，天子徵召爲侍中、領軍將軍。不久升任翊左將軍、丹陽尹。

廢帝即位，遷鎮右將軍、特進，侍中、尹如故。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重授領軍將軍。

廢帝即位，升任杜稜爲鎮右將軍、特進，侍中、丹陽尹二職仍舊。光大元年，天子解除他丹陽尹的職務，授予他依據實情自行安排僚吏的權力、給予扶護人員，重又任命爲領軍將軍。

太建元年，出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鎮右將軍。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爲侍中、右光禄大夫，并給鼓吹一部，將軍、佐史、扶并如故。

稜歷事三帝，并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頃之卒于官，時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須，并令資給，謚曰成。其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安世嗣。

沈恪

沈恪字子恭，吴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爲郡將，召爲主簿。映遷北徐州，恪隨映之鎮。映遷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宫直後，以嶺南勛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招集宗從子弟。

侯景圍臺城，恪率所領入臺，隨例加右軍將軍。賊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爲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縣侯，邑五百户。遷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恪閒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爲府司馬。

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時僧辯女婿杜龕鎮吴興，高祖乃使世祖還長城，立柵備龕，又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率衆襲世祖於長城。恪時已率

太建元年，調出京城擔任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吴興太守，俸禄中二千石。二年，天子徵召擔任侍中、鎮右將軍。不久加任特進、護軍將軍。三年，因公事免去侍中、護軍二職。四年，恢復官職擔任侍中、右光禄大夫，并且賞賜鼓吹樂一部，將軍職務、安排僚吏的權力、給予扶護人員等待遇仍同從前一樣。

杜稜先後爲三位皇帝服務，都得到了優待寵幸。晚年不參預征伐之役，在京都悠閑自得，賞賜豐厚。没多久在任所去世，這年七十歲。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需財物，天子下令全部由國庫資助供給，謚號是成。當年配享在高祖祭廟。兒子杜安世繼承。

沈恪字子恭，吴興武康人。生性深刻沉着而富有辦事的才能氣度。梁朝新渝侯蕭映擔任郡守時，徵召他爲主簿。蕭映調北徐州，沈恪跟隨蕭映到鎮所。蕭映調任廣州，用沈恪兼府中兵參軍，常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反叛，沈恪抗禦有功，被任命爲中兵參軍。高祖與沈恪是同郡人，感情好很親近，蕭映去世後，高祖向南征討李賁，於是讓妻子兒女隨附沈恪還鄉。不久委任他爲東宫直後，以嶺南的功勞任命爲員外散騎侍郎，隨後派他招集同姓叔伯兄弟的子弟。

侯景圍困臺城，沈恪率領所部人員進入朝廷禁省守禦，依隨條文慣例加任右軍將軍。賊兵在東西方向壘起兩座土山攻城，城内也堆土成山相應對峙，沈恪爲東面土山的主將，晝夜抗擊。因有戰功被封爲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户。升任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落後，沈恪從小路悄悄地回到故鄉。高祖討伐侯景時，派人告知沈恪，沈恪就在東方起兵響應。平定侯景後，沈恪到京口拜見高祖，當天被任命爲都軍副。隨即又擔任帥府中的司馬。

當高祖定計誅討王僧辯時，沈恪參與了策劃。這時王僧辯的女婿杜龕鎮守吴興，高祖就派世祖回到長城，設立柵欄防備杜龕，又派沈恪回到武康，招集兵員。到王僧辯受誅後，杜龕果然派副將杜泰領兵到長城襲擊世祖。沈恪這時已經

兵士出縣誅龕黨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遁走。世祖仍與文育進軍出郡，恪軍亦至，屯于郡南。及龕平，世祖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太平元年，除宣猛將軍、交州刺史。其年遷永嘉太守。不拜，復令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蕩主王僧志代之。

帶兵到縣城之外捕殺杜龕黨羽，高祖也迅速派周文育援救長城，周文育到了，杜泰纔逃走。世祖於是與周文育一道殺出郡城，沈恪的軍隊也到了，駐扎在郡南。到平定杜龕後，世祖襲擊東揚州刺史張彪，派沈恪監理吳興郡。太平元年，沈恪被任命爲宣猛將軍、交州刺史。這年又調任永嘉太守。沈恪還没有接受這一任命，又被派去監理吳興郡。後來從吳興入朝任職。高祖受禪時，派中書舍人劉師知召調沈恪，命令他帶兵進入宮中，保護梁敬帝離開正宮去別宮。沈恪就推門進去見高祖，叩頭請罪說："我沈恪曾經爲蕭家王朝服務過，今天不忍心目睹它的滅亡，我甘願受死，也不接受這道命令。"高祖嘉許他的心志，就不再强迫他，另外調跳蕩軍的主帥王僧志代替他。

高祖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徙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逾嶺以救迪。余孝頃聞恪至，退走。三年，還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智武將軍、吳州刺史，便道之鄱陽。尋有詔追還，行會稽郡事。其年，除散騎常侍、忠武將軍、會稽太守。

高祖登上帝位後，任命他爲吳興太守。永定二年，調他監理會稽郡。適逢余孝頃陰謀接應王琳，從臨川出兵攻打周迪，於是高祖任命沈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越過東興嶺救援周迪。余孝頃聽知沈恪到了，就退走了。三年，升任爲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智武將軍、吳州刺史，從近便的小路去鄱陽。不久有聖旨把他追回，調他代理會稽郡政務。這年，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忠武將軍、會稽太守。

世祖嗣位，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建安、晋安、新寧、信安九郡諸軍事，將軍、太守如故。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户。二年，徵爲左衛將軍。俄出爲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諸軍事、軍師將軍、郢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光大二年，還使持節、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未之鎮，改爲護軍將軍。

世祖繼承了帝位，提升沈恪擔任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建安、晋安、新寧、信安九郡諸軍事，將軍、太守二職仍舊。天嘉元年，增賜食邑五百户。二年，天子徵召他入朝爲左衛將軍。不久又調出京城擔任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諸軍事、軍師將軍、郢州刺史。六年，天子徵召他入朝擔任中護軍。隨後升任護軍將軍。光大二年，調任使持節、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還没有赴任，改任護軍將軍。

高宗即位，加散騎常侍、都督廣衡東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愛德宜黄利安石雙等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

高宗即位，沈恪加任散騎常侍、都督廣衡東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愛德宜黄利安石雙總共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沈恪赴任還没有到五嶺，前刺史歐陽紇發兵在險要之地拒守，沈恪受阻前進不了，朝廷派遣

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緝，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司空章昭達統率各軍討伐歐陽紇。歐陽紇被平定之後，沈恪纔得以進入廣州。州内遭遇戰火和災荒，處處都殘缺破損，沈恪收集安置流民并加以安撫關切，廣施恩惠，嶺表地區依靠他纔得以平安穩定。

太建四年，徵爲領軍將軍。及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爲有司所奏免。十一年，起爲散騎常侍、衛尉卿。其年授平北將軍、假節，監南兖州。十二年，改授散騎常侍、翊右將軍，監南徐州。又遣電威將軍裴子烈領馬五百匹，助恪緣江防戍。明年，入爲衛尉卿，常侍、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還護軍將軍。後主即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秘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并令資給，謚曰元。子法興嗣。

太建四年，天子徵召他入朝擔任領軍將軍。等到新老刺史交接完畢後他纔返回朝廷，却因爲路程太遠没能按時到達，被有關官員奏劾而免任。十一年，復職擔任散騎常侍、衛尉卿。這年被任命爲平北將軍、假節，監理南兖州。十二年，調任散騎常侍、翊右將軍，監理南徐州。朝廷又派遣電威將軍裴子烈率領五百匹馬，幫助沈恪沿着江岸防守。第二年，沈恪被調入朝廷擔任衛尉卿，常侍、將軍二職仍舊擔任。不久加任侍中，升任護軍將軍。後主即位，沈恪因患疾病調任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這年去世，時年七十四歲。追贈爲翊左將軍，天子下旨賞給皇家棺木，接着又出宫前往舉哀，喪事所需財物，全部由國庫資助供應。謚號是元。兒子沈法興繼承。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并附騏驥而騰躍，依日月之光輝，始覩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都像蚊蟲依附騏驥而騰躍千里那樣跟隨高祖纔名垂青史，但也有賴帝王的聖明，纔發現他們輔佐帝王創業治國的才幹，纔鑒知他們可以位居三公宰輔的器量，因而他們生而高官厚禄，死而配享王廟。這是人生的盛事啊！

陳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徐世譜　魯悉達　周敷　荀朗（子）法尚　周炅

徐世譜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荆州，爲主帥，征伐蠻、蜒。至世譜，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荆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焉。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祖上世世代代居住在荆州，擔任主帥，征伐蠻人、蜒人。傳到徐世譜，尤其勇猛無畏而富有體力，善於水戰。梁元帝擔任荆州刺史時，徐世譜率領鄉勇前往效力。

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景，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别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擒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使持節、信武將軍、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户。仍隨僧辯東下，恒爲軍鋒。又破景將侯子鑒於姑孰。侯景平後，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增邑并前一千户。

侯景作亂，徐世譜因參與征討，多次升官至員外散騎常侍。不久率領水軍，隨從司徒陸法和討伐侯景，與侯景大戰於赤亭湖。當時侯景兵力很强，徐世譜就另造樓船，拋擲石、火的拋物艦船，火舫，水車以加强自己軍隊的威力。大戰開始，又親乘大艦當先，結果大敗了侯景的軍隊，活捉了侯景的將領任約，侯景敗退逃走。於是隨從王僧辯進攻郢州，徐世譜又乘大艦逼近倉門，賊將宋子仙獻城投降。因爲有戰功被任命爲使持節、信武將軍、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食邑五百户。仍然隨從王僧辯東下，常常擔任先鋒。又在姑孰打垮了侯景的將領侯子鑒。侯景被消滅後，因爲有戰功徐世譜被授予通直散騎常侍、衡州刺史資格，兼河東太守，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一千户。

西魏來寇荆州，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洲，元帝授侍中、使持節、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江陵陷没，世譜東下依侯瑱。

西魏來犯荆州，徐世譜鎮守馬頭岸，控制了龍洲，梁元帝任命他爲侍中、使持節、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賞給鼓吹樂一部。江陵失陷後，徐世譜東下依附侯瑱。

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

紹泰元年，天子徵召他入朝擔任侍中、左衛將軍。高祖抗禦王琳的時候，水戰的武器裝備，

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并隨機損益，妙思出人。

全部委交給徐世譜準備。徐世譜天性機靈乖巧，熟知製造各種戰具的傳統方法，他所做的器械，都能仿照原件而有所改進，奇妙的構思超越常人。

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世祖嗣位，加特進，進號安右將軍。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户。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宣城郡諸軍事、安西將軍、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還爲安前將軍、右光禄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四年卒，時年五十五。贈本官，謚曰桓侯。

永定二年，升任護軍將軍。世祖繼承帝位後，加任他爲特進，提升官號爲安右將軍。天嘉元年，增賜食邑五百户。二年，調出京城擔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宣城郡諸軍事、安西將軍、宣城太守，俸禄中二千石。又調回朝廷擔任安前將軍、右光禄大夫。之後不久因患病而雙目失明，托病請求免朝。四年去世，這年五十五歲。以去世時的官職封贈他，謚號是桓侯。

世譜從弟世休，隨世譜自梁征討，亦有戰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安遠將軍，枳縣侯，邑八百户。光大二年，隸都督淳于量征華皎。卒，贈通直散騎常侍，謚曰壯。

徐世譜的堂弟徐世休，跟隨徐世譜在梁朝征討，也有戰功。官做到員外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封爲枳縣侯，食邑八百户。光大二年，附屬於都督淳于量征討華皎。去世後，追贈爲通直散騎常侍。謚號是壯。

魯悉達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郡郿縣人。祖父魯斐，是齊朝的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衡州刺史，封陽塘侯。父親魯益之，是梁朝的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

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爲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粮廪，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晋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

魯悉達早年以孝道而遠近聞名，在家中以平民的身份出任爲梁朝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作亂，魯悉達聚集鄉里人，保護新蔡，又努力耕種蓄存糧食。當時戰禍連接災荒，京都和上川的人餓死了十分之八九，有幸存的，都帶着老幼前來歸附他。魯悉達分發糧米給災民，靠他的救濟而活下來的人非常之多。接下來他在新蔡修建住所讓流民住下來。他招附了晋熙等五郡，完全掌握了這些地區。又派他的弟弟魯廣達領兵隨從王僧辯討伐侯景。侯景被消滅後，梁元帝任命他爲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

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鋒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爲之用。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

敬帝即位後，王琳控制了長江上游，留異、余孝頃、周迪等也在各地蜂起反叛，魯悉達安撫五郡，很得民衆擁戴，士卒都心甘情願地爲他效力。王琳任命魯悉達爲鎮北將軍，高祖也派趙知禮任命他爲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方又都賜贈了鼓吹樂和歌姬舞女，魯悉達接受了兩方的任

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

命，但却拖延時日觀察形勢，不表態歸附任何一方。高祖派安西將軍沈泰暗中進兵突然襲擊，却没能打敗他。齊人派遣行臺慕容紹宗率兵三萬進攻鬱口各集鎮，兵勢非常强盛，魯悉達與之大戰，打敗了齊軍，慕容紹宗僅僅是隻身逃脱。

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恐爲己患，頻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共爲表裹，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爲蕃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嘆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世祖即位，進號安左將軍。

王琳打算順江而下向東進軍，但因爲魯悉達控制了中游，擔心他會阻撓作梗，於是多次派遣使者招引誘惑他歸順，魯悉達始終不答應。王琳無法東進，就與齊人聯合，互爲呼應互相支援，齊人派遣清河王高岳幫助王琳。雙方相持一年多，恰遇偏將梅天養等有罪害怕懲治，就勾引齊軍攻入城内。魯悉達指揮部下數千人渡江歸順高祖。高祖見了他，非常高興，説："怎麽來得這樣遲啊?"魯悉達回答説："我在上游鎮撫，希望成爲保護陛下的屏障，陛下給我以官職，恩惠是很大的了，但派沈泰襲擊我，威力也是够厲害的了，然而我主動地歸順陛下的原因，是我確實認爲陛下胸懷開闊氣度寬宏，跟漢高祖相同的緣故。"高祖贊嘆地説："你的話説對了啊!"任命他爲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爲彭澤縣侯。世祖即位，提升他的官號爲安左將軍。

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賢，與之賞會。遷安南將軍、吴州刺史。遭母憂，哀毁過禮，因遘疾卒，時年三十八。贈安左將軍、江州刺史，謚曰孝侯。子覽嗣。弟廣達，别有傳。

魯悉達雖然任性行事，喜歡打抱不平，却不會因爲自己富貴就鄙視别人，而且很愛好詞賦，還招攬禮遇賢才，與他們聚會共同鑒賞辭章。升任安南將軍、吴州刺史。遭逢母親去世而服喪，哀傷過度以致形銷骨立，因而得病而亡，這年三十八歲。追贈爲安左將軍、江州刺史，謚號是孝侯。兒子魯覽繼承。弟弟魯廣達，另外有傳。

周敷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是郡裏的豪門大族。周敷身形短小，就像還撑不起成人衣服的小孩，但是膽量勇力以及堅强果毅的氣質，却勝過當時的成名人物。生性豪放任俠，不重資財錢物却敬重能人志士，鄉里那些意氣用事的青年人都歸向他。

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衆以討賊爲名，梁内史始興藩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内有欲侵掠於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衛，送至豫章。時

侯景作亂時，鄉里人周續以討賊的名義糾集了許多人，梁朝内史始興藩王蕭毅把郡守的職權退讓給周續，周續的部下有人想侵犯搶掠蕭毅，周敷保護他，親自帶領手下人抵禦防衛，把

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恤，送之西上。

他送到了豫章。當時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因避難而流離失所，聽説周敷守信用講道義，都前來投靠他。周敷憐憫他們處境危險可怕，對他們禮拜尊敬，周濟了很多財物，護送他們溯江西上。

俄而續部下將帥争權，復反，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恐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漸有兵衆。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邑一千户。

不久周續部下的將領争權奪利，再次造反，殺掉了周續向周迪投降。周迪因祖輩先代向來没有達官貴人而缺少名望，恐怕吸引不住人心，就想依仗周敷在本族中的聲望，所以非常想與周敷結交。周敷這時還不能自保，於是就恭敬地對待周迪。周迪大藉他的威望，陸續招集了大量兵員。周迪占據了臨川的工塘，周敷鎮守在臨川的舊郡城。侯景被消滅後，梁元帝任命周敷爲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寧州刺史，封爲西豐縣侯，食邑一千户。

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敷大致人馬以助於迪。迪擒孝頃等，敷功居多。

高祖受禪爲帝，王琳控制了上游，余孝頃與王琳的黨羽李孝欽等聯合圍攻周迪，周敷派遣大量人馬援助周迪。周迪抓獲余孝頃等，以周敷的功勞最多。

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人襲敷，徑至城下，敷與戰，大敗之，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獲免，盡收其軍實。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迪、黄法氍等進兵圍曇朗，屠之。

熊曇朗殺了周文育後，占據了豫章，帶兵一萬餘人襲擊周敷，一直殺到城下，周敷與他大戰，徹底打敗了他，追逐敗兵五十餘里，熊曇朗單人匹馬逃脱，周敷繳獲了他軍中的全部物資。熊曇朗逃入巴山郡，收攏他的餘黨，周敷就與周迪、黄法氍等進兵圍剿熊曇朗，殺掉了他。

王琳平，授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豫章太守。是時南江酋帥并顧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樂一部，令還鎮豫章。

王琳被消滅後，周敷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豫章太守。這時南江的部落首領依戀山寨洞穴，擅自安排縣令僚吏，不接受召見，朝廷無暇征討問罪，衹好籠絡他們免生變亂，衹有周敷一人先到京城朝拜。天嘉二年，拜見朝廷，朝廷提升他的官號爲安西將軍，賞給鼓吹樂一部，賜給女樂一部，派他回豫章鎮守。

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顯貴，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以兵襲敷。敷與戰，大破方興。仍率衆從都督吴明徹攻迪，破之，擒其弟方興并諸渠帥。詔以敷爲安西將軍、臨川太守，餘并如故。尋徵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北江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

周迪認爲周敷出仕任職之初本在自己的下位，如今顯赫尊貴勝過自己，因而十分憤怒不平，就發兵造反，派弟弟周方興襲擊周敷。周敷與他作戰，徹底打垮了周方興。接着率領人馬隨從都督吴明徹攻討周迪，打垮了他，活捉他弟弟周方興和許多高級將領。天子下詔書任命周敷爲安西將軍、臨川太守，其餘封賞仍舊。隨後天子

南豫州刺史，增邑五百户，常侍、鼓吹如故。

又徵召他擔任使持節、都督南豫北江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賜食邑五百户，常侍官職、賞賜的鼓吹樂仍舊。

五年，迪又收合餘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時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豐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虚衿奸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茅賦，量所賻恤，還葬京邑。"謚曰脱。子智安嗣。

五年，周迪又收攏餘黨，回襲東興。世祖派都督章昭達征討周迪，周敷又隨軍進發。到了定川縣，與周迪對面相遇。周迪欺騙周敷説："我以前和賢弟你合力同心，既是同宗兄弟不是外人，怎麽能圖謀相害？現在我願意服罪回朝，藉重賢弟表白我的忠心誠意，先請你决斷無疑地共發誓言訂立盟約。"周敷答應了他，正當登上盟誓高臺時，被周迪殺害，這年纔三十五歲。天子下詔書説："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豐縣開國侯周敷，領受重任出師遠征，遲誤時機違失軍紀與敵人盟誓締約，心中又缺乏對詭詐歹徒的警惕，以至於身歿命殞而遺體迄今未葬。但他早年的確勤勞王事忠誠爲國，戎馬生涯軍務累累，他的不幸至今還令人悲痛不已，憐憫在心。應該保存他的茅土封爵和食邑租賦，現在贈恤他全部喪事費用，骸骨運回京都安葬。"謚號是脱。兒子周智安繼承。

敷兄象，共敷據本鄉，亦授臨川太守。

周敷的哥哥周象，因爲曾經和周敷一道據守本鄉，也任命爲臨川太守。

荀朗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道，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起家梁廬陵王行參軍。侯景之亂，朗招率徒旅，據巢湖間，無所屬。臺城陷後，簡文帝密詔授朗雲麾將軍、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往征之，朗據山立寨自守，子仙不能克。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贍，衆至數萬人。侯景敗於巴陵，朗出自濡須截景，破其後軍。王僧辯東討，朗遣其將范寶勝及弟曉領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後，又别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蹰山。梁承聖二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祖父荀延祖，是梁朝的潁川太守，父親荀伯道，是衛尉卿。荀朗年輕時就胸懷壯志，有將帥的遠大謀略。在家中以布衣身份直接出任爲梁朝廬陵王代理參軍。侯景作亂時，荀朗招集和帶領了一幫人馬，控制住巢湖一帶，不歸屬於誰。臺城失陷以後，簡文帝秘密地下了一道詔書任命荀朗爲雲麾將軍、豫州刺史，命令他與京城之外的侯王們一道討伐侯景。侯景派儀同宋子仙、任約等多次前去攻打他，荀朗據山扎寨固守，宋子仙没能攻下來。當時京都一帶發生了嚴重的饑荒，民衆都流離到江北謀食求生，荀朗連續多次招收他們成爲自己的私人武裝，同他們共穿衣、同飲食，互相救助，多到數萬人。侯景在巴陵失敗，荀朗從濡須出擊截殺侯景敗兵，打垮了他的後軍。王僧辯向東征

年，率部曲萬餘家濟江，入宣城郡界立頓。梁元帝授朗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未行而荆州陷。

討，荀朗派遣將領范寶勝和弟弟荀曉帶二千士卒協助。侯景被消滅後，荀朗另在踟蹰山打垮了齊將郭元建。梁朝承聖二年，他率領部屬一萬多家渡江，進入宣城郡範圍駐扎。梁元帝任命荀朗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他還没有起程赴任荆州就陷落了。

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城。朗自宣城來赴，因與侯安都等大破齊軍。永定元年，賜爵興寧縣侯，邑二千户，以朗兄昂爲左衛將軍，弟晷爲太子右衛率。尋遣朗隨世祖拒王琳於南皖。

高祖到達京都輔佐梁朝時，齊人派遣蕭軌、東方老等來犯，占據了石頭城。荀朗從宣城前往救援，於是與侯安都等一道徹底打垮了齊軍。永定元年，賜給爵位爲興寧縣侯，食邑二千户，任命荀朗的哥哥荀昂爲左衛將軍，弟弟荀晷爲太子右衛率。隨後朝廷派遣荀朗隨從世祖到南皖抵禦王琳。

高祖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乃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世祖即位，并釋之。因厚撫慰朗，令與侯安都等共拒王琳。琳平，還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都督霍晋合三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天嘉六年卒，時年四十八。贈南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法尚嗣。

高祖崩時，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封鎖消息不向天下公開喪事，荀朗弟弟荀曉在京都探詢到這一情况，就打算率領家兵襲擊朝廷禁省。這事被發覺了，蔡景歷殺掉了荀曉，接着又拘捕了他的兄弟。世祖即位後，把他的兄弟都釋放了。進而優厚地撫慰荀朗，派他與侯安都等共同抵禦王琳。王琳被消滅後，升任他爲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都督霍晋合三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天嘉六年去世，這年四十八歲。追贈爲南豫州刺史，謚號是壯。兒子荀法尚繼承。

荀法尚

法尚少倜儻，有文武幹略，起家江寧令，襲爵興寧縣侯。太建五年，隨吴明徹北伐。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除涇令，歷梁、安城太守。禎明中，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于漢東道元帥秦王。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燉煌二郡太守。

荀法尚青年時期就卓越不凡，有文武兩方面的才幹謀略，在家中以布衣身份直接出任爲江寧縣縣令，繼承父親興寧縣侯的爵位。太建五年，隨從吴明徹北伐。不久被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實授爲涇縣縣令。歷任梁、安城太守。禎明年間，擔任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到隋軍渡江南下，荀法尚向漢東道元帥秦王降順。在隋朝，歷任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燉煌二郡太守。

周炅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城人也。祖彊，齊太子舍人、梁州刺史。父靈起，梁通直散騎常侍、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城人。祖父周彊，在齊朝任太子舍人、梁州刺史。父親周靈起，在梁朝擔任通直散騎常侍、廬桂二州刺史，封爲保城縣侯。

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大同中爲通直散騎侍郎、朱衣直閤。太清元年，出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景遣兄子思穆據守齊安，炅率驍勇襲破思穆，擒斬之。以功授持節、高州刺史。是時炅據武昌、西陽二郡，招聚卒徒，甲兵甚盛。景將任約來據樊山，炅與寧州長史徐文盛擊約，斬其部將叱羅子通、趙迦婁等。因乘勝追之，頻克，約衆殆盡。承聖元年，還使持節、都督江定二州諸軍事、戎昭將軍、江州刺史，進爵爲侯，邑五百户。

周炅青少年時就豪放俠義而又任性行事，有將帥的才幹。梁朝大同年間擔任通直散騎侍郎、朱衣直閤。太清元年，調出京城擔任弋陽太守。侯景作亂時，梁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調任他爲西陽太守，封爲西陵縣伯。侯景派他哥哥的兒子侯思穆據守齊安，周炅率領勇猛强悍的士卒襲擊打垮了侯思穆，將他活捉斬首。因爲有戰功，周炅被任命爲持節、高州刺史。這時周炅控制了武昌、西陽二郡，招集兵員，軍力强盛。侯景將領任約來搶占樊山，周炅與寧州長史徐文盛痛擊任約，斬殺他的部將叱羅子通、趙迦婁等。於是乘勝追擊，連打勝仗，任約的人馬近乎全殲。承聖元年，周炅升任使持節、都督江定二州諸軍事、戎昭將軍、江州刺史，提升爵位爲侯，食邑五百户。

高祖踐祚，王琳擁據上流，炅以州從之。及王琳遣其將曹慶等攻周迪，仍使炅將兵掎角而進，爲侯安都所敗，擒炅送都。世祖釋炅，授戎威將軍、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高祖登基爲帝時，王琳占據了江水上游，周炅歸順了他并獻出了江州。到王琳派遣將領曹慶等攻打周迪時，又派周炅帶兵與曹慶互成掎角之勢進軍，但被侯安都打敗，周炅也被抓獲并送到京都。世祖釋放了周炅，還任命他爲戎威將軍、定州刺史，兼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天嘉二年，留異據東陽反，世祖召炅還都，欲令討異。未至而異平，炅還本鎮。天康元年，預平華皎之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還持節、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天嘉二年，留異控制東陽反叛，世祖召令周炅回到京都，想派他討伐留異。他還没有到達京都留異就已經平定，周炅回到自己的鎮所。天康元年，因參與平定華皎有功，被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建元年，升任持節、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五年，進授使持節、西道都督安蘄江衡司定六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增邑并前一千户。其年隨都督吴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齊遣尚書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鋭，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民，并誅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敕追

五年，升任使持節、西道都督安蘄江衡司定六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改封爲龍源縣侯，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一千户。這年隨從都督吴明徹北伐，所攻即克，一月之中，連取十二城。齊人遣尚書左丞陸騫領兵二萬從巴、蘄出發，與周炅相遇。周炅留下疲弱士卒和輜重，布置疑兵正面抵擋，自己却親率精鋭士卒通過偏僻小路攔擊對方後軍，把陸騫全軍打得大敗，繳獲的器械馬驢，難以計數。繼續前進攻取巴州，攻下來了。於是江北各城和穀陽的士人及民衆，一齊行動誅殺當地首領獻城投降。朝廷提升他的官號爲和戎將軍、散騎常侍，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

炅入朝。

予的共一千五百户。接着又下詔書將周炅追調入朝。

初，蕭詧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以爲振遠將軍、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炅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帥師應之。於是令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升。龍升使弋陽太守田龍琰率衆二萬陣於亭川，高景安於水陵、陰山爲其聲援，龍升引軍别營山谷。炅乃分兵各當其軍，身率驍勇先擊龍升，龍升大敗，龍琰望塵而奔，并追斬之，高景安遁走，盡復江北之地。以功增邑并前二千户，進號平北將軍，定州刺史，持節、都督如故，仍賜女妓一部。太建八年卒官，時年六十四。贈司州刺史，封武昌郡公，謚曰壯。子法僧嗣，官至宣城太守。

當初，蕭詧的定州刺史田龍升獻城投降，天子下詔書任命田龍升爲振遠將軍、定州刺史，封爲赤亭王。到周炅入朝任職，田龍升反叛向齊人獻出了江北六州七鎮，齊人派歷陽王高景安領兵接應他。於是朝廷指令周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領各路軍馬，討伐田龍升。田龍升派弋陽太守田龍琰率兵二萬在亭川排開陣勢，高景安駐扎在水陵、陰山一帶作爲聲援，田龍升率領另一支軍隊在山谷安營。於是周炅就兵分數路抵抗各路敵軍，自己則親自帶領勇猛精壯的士卒首先進擊田龍升，田龍升大敗，田龍琰聞風喪膽不戰而逃，兩人都被追兵斬殺，高景安逃脱，於是完全收復了江北地區。因爲有戰功增賜食邑合計以前賜予的共二千户，提升官號爲平北將軍，任命爲定州刺史，持節、都督二職仍舊，又賞賜女妓一部。太建八年在任上去世，這年六十四歲。追贈爲司州刺史，追封爲武昌郡公，謚號是壯。兒子周法僧繼承，官至宣城太守。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并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誓等暱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仇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史臣曰：這幾個人，有的奔走效力於前朝，有的擁兵割地在故鄉，但都深曉天命所在懂得歸順方向，各自乘藉機緣如影隨形地依附陳朝，官職升至州牧，爵位封到通侯，這實在是美事啊。先前的張耳、陳餘自以爲交情如至親，周敷、周迪也發誓要親近相處，但後來他們却兵戎相見互相殘殺，遠甚於古時的胡越之戰。他們的仇怨因權勢利益而產生，人品怎麼這樣卑賤呢？

陳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衡陽獻王昌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泰　方慶

衡陽獻王陳昌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討侯景，昌與宣后、世祖并爲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

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爲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高宗俱往荆州，梁元帝除員外散騎常侍。荆州陷，又與高宗俱遷關右，西魏以高祖故，甚禮之。

高祖即位，頻遣使請高宗及昌，周人許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是時王琳梗於中流，昌未得還，居于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沇等率百僚上表曰：

> 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屏，有漢之弘規，是以卜世斯永，實資邢、衛，鼎命靈長，實賴河、楚。

伏惟陛下神猷光大，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

衡陽獻王陳昌，字敬業，是高祖的第六個兒子。梁朝太清末年，高祖南征李賁，命令陳昌與宣后隨沈恪回還吳興。到高祖向東討伐侯景，陳昌與宣后、世祖同被侯景囚禁。侯景被平定，陳昌被封爲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其時十六歲。

陳昌容貌魁偉英俊，神情秀朗，性格文雅，聰明善辯，明於政事。高祖派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助陳昌治郡，又派吳郡杜之偉教授陳昌經書。陳昌讀書一遍便能背誦，義理明曉，剖析清晰如流。不久陳昌與高宗同往荆州，梁元帝封他爲員外散騎常侍。荆州陷落，陳昌又同高宗一起遷到關右，西魏因爲高祖的緣故，對他們很有禮節。

高祖登位，多次派人請高宗和陳昌，北周人答應了却没派遣，到高祖崩，纔派遣他們。此時王琳在渡程中間作梗，陳昌不得還，住在安陸。平定王琳後，天嘉元年二月，陳昌從安陸出發，由魯山渡江，其時巴陵王蕭沇等率領百官上表奏道：

> 臣等聽説，王子連城守衛，這是隆周的大軌，封王侯建藩國，這是有漢的宏規，由此占卜預測傳國世數的長久，實際要靠邢、衛之國，國運皇靈的長久，實在要依賴河、楚之地。

陛下您神道光大，聖德欽明，道如日月高，德與造化同。往昔王業剛開始，天子舉

王業惟始，天步方艱，參奉權謨，匡合義烈，威略外舉，神武內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皇嗣夐隔，繼業靡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既而傳車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園寢克寧，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誅歲久，今者連結犬羊，乘流縱釁，舟旗野陣，綿江蔽陸，兵疲民弊，杼軸用空，中外騷然，蕃籬罔固。乃旰食當朝，憑流授律，蒼兕既馳，長蛇自翦，廓清四表，澄滌八紘，雄圖遐舉，仁聲遠暢，德化所覃，風行草偃，故以功深於微禹，道大於惟堯，豈直社稷用寧，斯乃黔黎是賴。

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質，提契寇手，偏隔關徼，旋踵末由。陛下天倫之愛既深，克讓之懷常切。伏以大德無私，至公有在，豈得徇匹夫之恒情，忘王業之大計。憲章故實，式遵典禮，欽若姬、漢，建樹賢戚。湘中地維形勝，控帶川阜，捍城之寄，匪親勿居，宜啓服衡疑，兼崇徽飾。臣等參議，以昌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郡王，邑五千户，加給皂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啓可奉行。

詔曰“可”。三月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景子，濟江，於中流船壞，以溺薨。

四月庚寅，喪柩至京師，上親出臨哭。乃下詔曰：“夫寵章所以嘉德，

步正艱難，您參與奉行權力謀劃，匡合天下義烈之士，外舉以威略，內定以神武，此乃大禹之迹的再度廣大，是大大庇護百姓的功績。到聖武去世，朝廷軍隊遠出，皇子遠隔，繼業者沒歸，社稷宗室發生危機，大權旁落不言而喻。不久驛車傳言回返，由公卿定策，繼承皇基，光昭大運，民心一致舉奉您，使帝王之廟能安寧，後來之人復蘇，又在此日，物情天意，便分明可求。王琳背逆天命，逃脱誅殺年久，如今他連結犬羊之輩，乘河流之利縱行橫暴，船旗布成野陣，綿延江岸，蔽滿陸地，而士兵疲累，百姓困乏，軍實空虚，內外騷動，陣營藩籬不牢固。於是您勤政事於當朝，涉流而授軍律，蒼兕之軍出發，長蛇自然剪除，四方廓清，八方平定，雄圖遠舉，仁聲遠播，德化所至，如風吹草伏，故而陛下您的功比禹大，您的道勝過堯，豈止社稷大業靠您得以安定，而且黎民百姓也靠您得以生存。

第六皇弟陳昌，近來以少壯之年出爲人質，爲敵寇所掌握，地處偏遠而又重隔關山，回返無由。陛下既有深厚的天倫之愛，又常具深切的克讓胸懷。臣等以爲大德必定無私，定有大公之心，豈能因循匹夫常情，而忘了王業大計。應該遵照前代章法，效遵朝廷典禮，像周代、漢代那樣，分封賢能皇戚。湘中地處形勝，控制河川山地，是保衛城池可寄之地，不是親屬不宜居此，應賜封衡、疑地區，并尊崇徽號服飾。臣等參議，宜任命陳昌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并封他爲衡陽郡王，邑五千户，加給皂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啓奏可奉行。

皇帝下詔“可以”。三月陳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沿道迎接。丙子日，渡江，到中流時船壞，陳昌溺水而薨。

四月庚寅日，棺材運到京城，皇帝親自出宫吊喪哭泣。於是下詔書道：“光寵之章所以要嘉

禮數所以崇親，乃歷代之通規，固前王之令典。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明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內湛，聰睿外宣。梁季艱虞，宗社顛墜，西京淪覆，陷身關隴。及鼎業初基，外蕃逆命，聘問斯阻，音介莫通，眷彼機橋，將鄰烏白。今者群公戮力，多難廓清，輕傳入郛，無勞假道。周朝敦其繼好，駿駕歸來，欣此朝聞，庶歡昏定。報施徒語，曾莫輔仁，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殞，倍增傷悼。津門之慟空在，恒岫之切不追，靜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協徽猷。可贈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給東園溫明秘器，九旒鑾輅，黃屋左纛，武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節迎護喪事，大鴻臚副其羽衛，殯送所須，隨由備辦。"謚曰獻。無子，世祖以第七皇子伯信爲嗣。

獎德行，禮儀之數所以要尊崇親屬，這乃是歷代的通行規矩，一直是前代君王的法令典章。新封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陳昌，明哲爲身，如玉早秀，內具孝敬之心，外顯聰敏睿智。梁末艱難之時，宗室社稷傾顛，西京淪陷，他身陷關、隴之地。到皇業初步奠基時，外族番邦違逆天命，聘問之路中斷，音訊中介不通，看那徵兆，恐怕事態難以改變。現在由於各位共同努力，多難已平定，驛車可輕易進入外城，不必再假旁道。北周朝廷誠意繼續修好，讓陳昌駕車歸來，早晨很高興聽說此消息，衆人到黃昏仍爲此欣悅。却不料酬報之言成爲空話，不曾有輔仁之事，人已亡故，困窮尚在，突然薨殞，倍增人傷悼之情。津門亭發喪的悲慟空在，恒岫山切膚之痛不可追念，靜默思之，心如刀割。應隆重舉行大典，以協善道。可贈封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賜給東園溫明秘器，九旒鑾輅，黃屋左纛，武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的禮儀，一律依照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的老規矩。仍然派遣大司空持節迎護喪事，大鴻臚羽衛爲副，殯送所需物品，隨用全部辦齊。"謚號爲獻。陳昌無子，世祖命第七子伯信爲繼承人。

南康愍王陳曇朗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太清中既納侯景，有事北方，乃使休先召募得千餘人，授文德主帥，頃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每稱休先曰："此弟若存，河洛不足定也。"梁敬帝即位，追贈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邑一千户。高祖受禪，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謚曰忠壯。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同母弟忠壯王休先的兒子。休先少年豪爽大方，有大志，梁簡文在東宮時，他深被賞識。太清年中，接納侯景後，在北方有軍事行動，便派休先招募千餘人，授以文德主帥之職，不久休先去世。高祖據有天下時，每稱道休先說："此弟如尚在，河洛之地不足以平定。"梁敬帝登位，追贈休先爲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爲武康縣公，食邑一千户。高祖受禪，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徒，封爲南康郡王，食邑二千户，謚號爲忠壯。

曇朗少孤，尤爲高祖所愛，寵逾諸子。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

曇朗少年時成爲孤兒，特別爲高祖所喜愛，寵愛超過自己的幾個兒子。曇朗有膽力，善於安

起家爲著作佐郎。高祖北濟江，圍廣陵，宿預人東方光據鄉建義，乃遣曇朗與杜僧明自淮入泗應赴之。齊援大至，曇朗與僧明築壘抗禦。尋奉命班師，以宿預義軍三萬家濟江。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

撫控制。平定侯景後，曇朗初任著作佐郎。高祖北渡江，包圍廣陵，宿預人東方光據鄉樹立義旗，於是高祖派曇朗與杜僧明從淮水進入泗水響應奔赴。北齊援兵大批來到，曇朗與僧明築起堡壘抵抗。不久奉命率軍返回，以宿預義軍三萬家渡江。高祖殺王僧辯，留曇朗鎮守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封曇朗中書侍郎，監南徐州。

二年，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攻逼京邑，尋而請和，求高祖子侄爲質。時四方州郡并多未賓，京都虛弱，粮運不斷，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違衆議，乃言於朝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責。今在位諸賢，且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静邊疆，若違衆議，必謂孤惜子侄，今决遣曇朗，弃之寇庭。且齊人無信，窺窬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鬥也。"高祖慮曇朗憚行，或奔竄東道，乃自率步騎往京口迎之，以曇朗還京師，仍使爲質於齊。

紹泰二年，徐嗣徽、任約引北齊軍攻逼京城，不久請和，齊軍要求以高祖的子侄作爲人質。此時四方州郡多未賓服，京城又虚弱，爲使糧運不斷，在朝文武百官都願與齊講和，高祖很爲難，但難於違背衆議，於是衹好對朝廷百官說："我錯輔王室，而使蠻夷之邦欺凌華夏，我不能平定消滅他們，無處逃脱罪責。今日在位諸位賢臣，且希望平息兵戈，與齊和好，以安定邊疆，如我違背大家的意願，你們必定説我是憐惜自己的子侄，現我决意派曇朗，棄他於敵軍庭之中。但齊人不講信譽，曾伺隙而騷亂不止，認爲我軍軟弱，必將背棄盟約。假如齊軍攻來，諸位務必爲我奮力而戰。"高祖擔心曇朗害怕此行，或會逃奔東道，於是親自率領騎兵到京口迎接他，到曇朗回到京城，仍然派人將他送到齊軍作爲人質。

齊果背約，復遣蕭軌等隨嗣徽渡江，高祖與戰，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齊人請割地并入馬牛以贖之，高祖不許。及軌等誅，齊人亦害曇朗于晋陽，時年二十八。是時既與齊絶，弗之知也。高祖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方始知之。世祖詔曰："夫追遠慎終，抑聞前誥。南康王曇朗，明哲懋親，蕃維是屬，入質北齊，用紓時難。皇運兆興，未獲旋反，永言跂予，日夜不忘。齊使始至，凶問奄及，追懷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寵數，以光恒序。可贈侍中、安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

齊軍果然背棄盟約，又派蕭軌等人隨嗣徽渡江，高祖同他們交戰，大敗了他們，俘虜了蕭軌、東方老等人。齊人請求割讓土地并送馬、牛以贖人，高祖不答應。到蕭軌等人被處死，齊人也將曇朗害死在晋陽，當時曇朗二十八歲。此時已與齊斷絶，高祖并不知道此事。高祖登位，仍以曇朗襲封爲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律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重新結好，方知道曇朗已死。世祖下詔説："追念前人依禮盡哀，抑或聽聞於前代誥詞。南康王曇朗，明哲大親，維屬蕃邦，爲人質入於北齊，以此解了一時之難。皇運兆興，他却未獲回返，長言企望，令人日夜不忘。北齊使者始來，凶問聽到，令人追懷痛悼，倍增常情，實應隆重禮數，以光大恒常之序。可追贈侍中、安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號爲愍。"於是派兼郎中令隨聘使

兼郎中令隨聘使江德藻、劉師知迎曇朗喪柩，以三年春至都。

江德藻、劉師知迎接曇朗靈柩，在天嘉三年春到京城。

陳方泰

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兩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當初，曇朗没作人質去齊前，生有方泰、方慶兩子。到將去齊，帶二妾隨從，在北方又生了兩子：方華、方曠，他們也同時得以回還。

方泰少粗獷，與諸惡少年群聚，游逸無度，世祖以南康王故，特寬貰之。天嘉元年，詔曰："南康王曇朗，出隔齊庭，反身莫測，國廟方修，奠饗須主，可以長男方泰爲南康世子，嗣南康王。"後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嗣王。尋爲仁威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廣、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羅、德、宜、黄、利、安、建、石、崖十八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所奏，免官。尋起爲仁威將軍，置佐史。六年，授持節、都督豫章郡諸軍事、豫章内史。在郡不修民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爲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録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詔以爲宗正卿，將軍、佐史如故。未拜，爲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

方泰少年粗獷，常與一些惡少群聚，游蕩無度，世祖因南康王的緣故，特别寬容他。天嘉元年，世祖下詔説："南康王曇朗，出而被隔在北齊，回返之日不測，國廟剛修，奠祭須有主持，可以讓曇朗長子方泰爲南康世子，繼承南康王。"後聽説曇朗薨，於是方泰襲爵爲南康嗣王。不久爲仁威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改任使持節，都督廣、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羅、德、宜、黄、利、安、建、石、崖十八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方泰爲政殘暴，被有司所奏，罷免官職。不久又起用爲仁威將軍，置佐史。太建六年，授持節、都督豫章郡諸軍事、豫章内史。在郡期間，方泰不管民事，任滿之際，屢次放縱軍隊打家劫舍，又縱火焚燒房屋，强行暴掠，驅趕搜捕富人，徵取財富賄賂。更替時間到，又滯留不還。回到京都，被詔封爲宗正卿，將軍、佐史仍如舊。還未曾拜官，即被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彈劾，免去官職，以王的身份回還府第。

十一年，起爲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量置佐史。其年八月，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閲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于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門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是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爲州所録。又率人仗抗拒，傷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

太建十一年，方泰起爲寧遠將軍，直殿省。不久加封散騎常侍，量置佐史。這年八月，高宗駕臨大壯觀，要大閲兵，命都督任忠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人，列陣於玄武湖，命都督陳景率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高宗登上玄武門觀看，并宴請群臣一同觀看。同時駕臨樂遊苑，設絲竹音樂會。又重臨大壯觀，召集衆軍重振軍旅而回還。此時方泰應該隨從，但他啓奏稱母親有疾病，不出行，而與亡命之徒楊鍾期等二十人，穿民服到民間去，奸淫人妻，被州府所捕。又率人抗拒，打傷禁司官，被有司奏告。高宗大怒，將方泰下獄。方泰起初衹承認行淫，不承認抗拒毆打禁司

獄。方泰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聞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申慈。謹案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雖遠，幸托葭莩，刺舉莫成，共治罕績。聖上弘以悔往，許其録用，宫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啓，玉輿曉蹕，百司馳騖，千隊騰驤，憚此翼從之勞，妄興晨昏之請？翻以危冠淇上，袨服桑中，臣子之愆，莫斯爲大，宜從霜簡，允寘秋官。臣等參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上可其奏。尋復本官爵。禎明初，遷侍中，將軍如故。

三年，隋師濟江，方泰與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樊猛、左衛將軍蔣元遜領水軍於白下，往來斷遏江路。隋遣行軍元帥、長史高熲領船艦泝流當之，猛及元遜并降，方泰所部將士離散，乃弃船走。及臺城陷，與後主俱入關。隋大業中爲掖令。

陳方慶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尋爲給事中、太子洗馬，權兼宗正卿，直殿省。太建九年，出爲輕車將軍、假節、都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秩滿，又爲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至德二年，進號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强盛，朝廷疑之。至是以方慶爲仁威將軍、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民和。四年，進號雲麾將軍。

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東衡州刺

官，高宗説不承認就施行測刑，方泰便投入上奏行列招認。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上奏説："臣聽説，王者的心，不會因爲要將物私有而致使其漏網，治國的根本，不會爲申明自己有慈心而使法律委屈。我以爲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關係雖遠，還有幸托爲親戚，偵視揭發不成，可共治帝王之績。聖上您寬宏他懺悔過往，允許他録用，那麽后妃之宫將要寄予切切之心，宫中警衛恐怕會變空。哪有宫門早晨開啓，皇家玉車拂曉出行而禁止行人，百官馳行，千隊人馬并進，陳方泰却害怕翼從的勞苦，妄稱侍奉母疾而請假？反而戴高冠於淇水之上，穿盛服於桑中之地，臣子的過失，莫此爲大，宜聽從御史彈劾的奏章，允許置於刑部。臣等以爲，請依照事實，解除方泰所任官職，下交宗正，削掉爵土。臣謹以御史彈劾奏章上奏。"高宗同意他的上奏。不久又恢復方泰原官爵。禎明初年，方泰改任侍中，將軍照舊。

禎明三年，隋軍渡江，方泰與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樊猛、左衛將軍蔣元遜率領水軍於白下，往來斷阻江路。隋派行軍元帥、長史高熲率領船艦逆流阻擋，樊猛與蔣元遜都投降了，方泰手下將士紛紛離散，於是棄船而逃。到臺城陷落，方泰與後主一同入關。隋大業年中，方泰爲掖縣令。

方慶少年時清純機警，涉獵書傳。到年長時，有才幹謀略。天嘉年中，被封爲臨汝縣侯。不久爲給事中、太子洗馬，權兼宗正卿，直殿省。太建九年，出爲輕車將軍、假節、都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任期滿，又爲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至德二年，進號智武將軍、武州刺史。當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兵馬强盛，朝廷懷疑他。到此時，以方慶爲仁威將軍、廣州刺史，派兵襲擊馬靖。馬靖被殺，方慶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格清静謹慎，很得民心。至德四年，進號雲麾將軍。

禎明三年，隋軍渡江，東衡州刺史王勇派高

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將五百騎迎方慶，欲令承制總督征討諸軍事。是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己，乃不從，率兵以拒智烈。智烈與戰，敗之，斬方慶於廣州，虜其妻子。

州刺史戴智烈率五百騎兵迎接方慶，欲讓他承制總督征討諸軍事。此時隋行軍總管韋洸統率兵馬過嶺，宣讀隋文帝諭令道："如嶺南平定，留王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仍任舊職。"方慶聽説，恐怕王勇出賣自己，便不從，率兵抗拒戴智烈。戴智烈與方慶交戰，打敗了他，斬方慶於廣州，并俘虜了方慶的妻子。

王勇

王勇，太建中爲晉陵太守，在職有能名。方慶之襲馬靖也，朝廷以勇爲超武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以爲方慶聲勢。靖誅，以功封龍陽縣子。及隋軍臨江，詔授勇使持節、光勝將軍、總督衡廣交桂武等二十四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仍入援。會京城陷，勇因移檄管内，徵兵據守，使其同産弟鄧暠將兵五千，頓于嶺上。又遣使迎方慶，欲假以爲名，而自執兵要。及方慶敗績，虜其妻子，收其貲産，分賞將帥。又令其將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伯信懼，奔于清遠郡，孝武追殺之。是時韋洸兵已上嶺，豐州刺史鄭萬頃據州不受勇召，而高梁女子冼氏舉兵以應隋軍，攻陷傍郡，勇計無所出，乃以其衆降。行至荆州，道病卒，隋贈大將軍、宋州刺史，歸仁縣公。

王勇，太建年中爲晉陵太守，在職時有能幹之名。方慶襲擊馬靖時，朝廷任命王勇爲超武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以壯方慶聲勢。馬靖被殺，王勇因功封龍陽縣子。到隋軍臨江，下詔授王勇使持節、光勝將軍、總督衡廣交桂武等二十四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并入京救援。到京城失陷，王勇便移書管内，徵兵據守，使他同産弟鄧暠率兵五千，安頓於嶺上。又派人迎接方慶，想假此爲名，自己執掌兵權。到方慶敗北，俘虜他的妻子，没收他的資産，分别賞給了將帥們。又命令手下將領王仲宣、曾孝武迎接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伯信恐懼，逃奔到清遠郡，被曾孝武追殺了。此時，韋洸兵已上嶺，豐州刺史鄭萬頃占據州地不接受王勇召請，而高梁女子冼氏舉兵響應隋軍，攻陷了旁郡，王勇無計可施，衹好率兵投降。行往荆州，半路上患病而亡，隋追贈他大將軍、宋州刺史，歸仁縣公。

鄭萬頃

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爲司城大夫，出爲温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來奔。尋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

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的同族兄弟之子。父親鄭旻，梁代末年入北魏。鄭萬頃通達而有才幹，北周武帝時爲司城大夫，出爲温州刺史。至德年中，與司馬消難同來投奔。不久被封爲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内很有惠政，官民均奏請爲他立碑，皇帝下詔允許。

初，萬頃之在周，深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

當初，鄭萬頃在北周，深受隋文帝賞識，到隋文帝登位，他常想回還北方。王勇殺方慶時，

之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間道降于隋軍。拜上儀同，尋卒。

鄭萬頃便率州兵抗拒王勇，派人從小道投降隋軍。他被封爲上儀同，不久便亡故。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褭子之暱，或猶子之寵，而機橋爲阻，驂駕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悲夫！

史臣曰：獻王、愍王兩人，聯係着朝廷，或有愛子的親近，或有兄弟之子的寵愛，但事態變化機會受阻，無緣駕馭皇室車馬，有隔於喜慶之日，最終早逝。可悲啊！

陳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陳擬　陳詳　陳慧紀

陳擬

陳擬字公正，高祖疏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强記。高祖南征交趾，擬從焉。又進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并應接軍糧。高祖作鎮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阿令。紹泰元年，授貞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

高祖踐祚，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爲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炅，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訬，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誼，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祏，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并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永脩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炅上饒縣開國侯，訬

陳擬，字公正，高祖的遠親。少年時孤獨、貧苦，性格質樸直爽，記憶力强。高祖南征交趾，陳擬隨從他。高祖又進而討伐侯景，到豫章，封陳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同掌管後方事，同時應接軍糧。高祖鎮守朱方，陳擬任步兵校尉、曲阿令。紹泰元年，授陳擬貞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封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

高祖登位，下詔道："皇族子弟連城守衛，實是有周的固石，至親是磐石，起用他們使大漢隆盛，因而會盟時異姓者應在後，開國時非同姓勿做王，正因此纔糾合宗族，廣樹藩屏，這是前王的大典，列代的常規。侄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陳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陳褒，侄子陳晃、陳炅，侄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陳訬，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陳誼，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陳祏，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陳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陳慧紀，侄孫陳敬雅、陳敬泰，都是皇室親近的親戚，對王室辛勞有功，應列之於河山之中，以光大利於建樹。陳擬可封永脩縣開國侯，陳褒封鍾陵縣開國侯，陳晃封建城縣開國侯，陳炅封上饒縣開國侯，陳訬封虔化縣開國侯，陳誼仍依照前封，陳祏封豫章縣開國侯，陳詳封遂興縣開

虔化縣開國侯，諠仍前封，祏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黄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户。”擬尋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陽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凶事所須，并官資給。謚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廷。子黨嗣。

國侯，陳慧紀封宜黄縣開國侯，陳敬雅封寧都縣開國侯，陳敬泰封平固縣開國侯，各人食邑五百户。”陳擬不久任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常侍照舊。這一年，又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紹泰三年，又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繼位，任丹陽尹，常侍照舊。因事牽連獲罪，又以布衣身份執掌郡事，不久恢復本職。天嘉元年陳擬死，其時五十八歲。贈領軍將軍，喪事所需，均由官府供給。謚號爲定。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廷。兒子陳黨繼承。

陳詳

陳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别下安吉、原鄉、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爲太守。高祖踐祚，改廣梁爲陳留，又以爲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户。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衆愛於宫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軍如故。王琳下據栅口，詳隨吴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并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衛將軍。三年，出爲假節、都督吴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吴州刺史。

陳詳，字文幾，少年時出家爲僧。善於書寫記録，談論清雅。高祖討伐侯景，召陳詳，命令他脱下僧服，配上兵馬，隨從平定京城。高祖東征杜龕，陳詳别向攻下安吉、原鄉、故鄣三縣。杜龕被平定，陳詳因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高祖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命陳詳爲郡太守。高祖登位，改廣梁爲陳留，又任命陳詳爲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陳詳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户。這一年，封爲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定三年，陳詳隨侯安都在宫亭湖擊破王琳部將常衆愛。世祖繼位，封陳詳爲宣城太守，將軍之職照舊。王琳南下占據栅口，陳詳隨吴明徹襲擊湓城，掠取王琳家人，没能攻下，便入南湖，從鄱陽小路返歸。王琳被平定，陳詳與吴明徹均無功。天嘉元年，隨慣例，陳詳增邑到一千五百户。仍封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衛將軍。天嘉三年，出任假節、都督吴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吴州刺史。

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别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還復本鎮。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爲都督，率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謚。子

周迪占據臨川起兵，陳詳從州的其他路襲擊周迪於濡城的别營，捕獲了他的妻兒。周迪敗逃，陳詳返回本鎮。天嘉五年，周迪又從臨川出兵，便命陳詳爲都督，率領水兵步兵討伐周迪。軍隊到達南城，與周迪兵相遇，陳詳戰敗而死，此時陳詳四十二歲。因爲所統領軍隊失利，陳詳

正理嗣。

陳慧紀

陳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高祖平侯景，慧紀從焉。尋配以兵馬。景平，從征杜龕。除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祚，封宜黄縣侯，邑五百户，除黄門侍郎。世祖即位，出爲安吉縣令。遷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爲水軍都督，於荆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户。太建十年，吴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爲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兖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户，餘如故。周軍乘勝據有淮南，江外騷擾，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至德二年，還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賜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户。禎明元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率其部衆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應接之功，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并前六千户，餘如故。

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巴硤，慧紀遣其將吕忠肅、陸倫等拒之，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已濟江據蔣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爲秦王軍所拒，不得進，因與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頃之卒。子

没有獲得贈謚。兒子陳正理繼承。

陳慧紀，字元方，高祖的侄孫。陳慧紀涉獵書史，頗以才氣自負。高祖平定侯景，陳慧紀隨從他。不久配以兵馬。侯景被平定，陳慧紀又隨從征伐杜龕。封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登位，封他爲宜黄縣侯，食邑五百户，任黄門侍郎。世祖登位，出任安吉縣令。改任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伐安蜀城，陳慧紀任水軍都督，在荆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因功封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到一千户。太建十年，吴明徹北伐失敗，封陳慧紀爲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兖州刺史，增邑到二千户，其餘照舊。北周軍乘勝占據淮南，在江外騷擾，陳慧紀召集士兵，從海道返還京城。不久封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增邑到二千五百户。至德二年，改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賜女伎一部，增邑到三千户。禎明元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人，率領部衆男女二萬餘人，向陳慧紀請求投降，陳慧紀以兵迎接。這一年，因爲應接的功勞，陳慧紀被加封侍中、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到六千户，其餘照舊。

到隋軍渡江，元帥清河公楊素自巴硤出發南下，陳慧紀派他的將領吕忠肅、陸倫等人阻拒他們，戰敗，楊素進而占據了馬頭。此時，隋軍將領韓擒虎與賀若弼等人已渡過江，占據了蔣山，陳慧紀聽説後，留下他的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親自率領將士三萬人，戰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取臺城。到漢口，被秦王軍所阻擋，不得前進，便與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求投降。入隋，依慣例，授陳慧紀儀同三司。不久即死。兒子陳正平，頗有文學才華。

正平，頗有文學。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累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史臣曰：《詩》説“宗族子弟連城守衛，不會使城破壞”。又説“綿綿不絶的大瓜小瓞”，“葛藤攀緣連繫它們”。西京都是豐、沛地方故人，東都也是南陽人多顯揚，有例可證。

陳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趙知禮　蔡景歷　劉師知　謝岐

趙知禮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郡隴西人。父親趙孝穆，梁代候官令。

知禮涉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參軍。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多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并知禮所製。

趙知禮涉獵文史，擅長隸書。高祖討伐元景仲時，有人推薦他，被引爲記室參軍。趙知禮撰文迅捷，每次授寫軍書，下筆便成，且都能符合旨意。由此他常侍於左右，深受信任，當時的計策謀劃，他無不參預其中。趙知禮也較多諍言進諫。高祖平定侯景，軍隊進到白茅灣，奏表給梁元帝，并與王僧辯論述軍事，這些奏書文章都由趙知禮所寫。

侯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邑三百户。高祖爲司空，以爲從事中郎。高祖入輔，遷給事黄門侍郎，兼衛尉卿。高祖受命，遷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尋遷散騎常侍，守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七百户。王琳平，授持節、督吴州諸軍事、明威將軍、吴州刺史。

平定侯景後，趙知禮被授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食邑三百户。高祖任司空，趙知禮被任命爲從事中郎。高祖入輔王室，趙知禮改任給事黄門侍郎，兼衛尉卿。高祖受命，趙知禮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值殿省。不久改任散騎常侍，守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趙知禮進爵爲伯，增邑到七百户。王琳被平定，授趙知禮持節、督吴州諸軍事、明威將軍、吴州刺史。

知禮沈静有謀謨，每軍國大事，世祖輒令璽書問之。秩滿，爲明威將軍、太子右衛率。遷右衛將軍，領前軍將軍。六年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謚曰忠。子允恭嗣。

趙知禮沉静有謀略，每有軍國大事，世祖就會下璽書問他。任期滿，任明威將軍、太子右衛率。改任右衛將軍，領前軍將軍。天嘉六年死，其時四十七歲。皇上下詔贈侍中，謚號爲忠。兒子趙允恭繼嗣。

蔡景歷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民侍郎。父大同，輕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郡考城人。祖父蔡點，梁代尚書左民侍郎。父親蔡大同，輕車岳陽

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掌京邑行選。

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出爲海陽令，爲政有能名。侯景亂，梁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游京口。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曰：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盼樗櫪。

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岳而綏五嶺，滌瀨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强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逾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禄、産，舉朝實賴絳侯，晋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兖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旆徐方，咏歌溢於東道，能使邊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吴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岳，水斷虯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

王記室參軍，掌管京城行選。

蔡景歷少時英俊豪爽，有孝順行爲。家境貧困，但好學，擅長寫信札，工於草書隸書。出仕爲諸王府佐，出任海陽令，爲政有能幹之名。侯景叛亂，梁簡文帝被侯景所幽禁，蔡景歷同南康嗣王蕭會理謀劃，想挾持簡文帝出逃，結果事情泄露，被扣執，賊黨王偉保護他，使他得以獲免。於是他便客游京口。侯景之亂平定，高祖鎮守朱方，素聞蔡景歷之名，便寫信邀請他。蔡景歷當着高祖使者的面即回信，下筆不停，隻字不改。信裏説：

幸蒙賜我書信，委曲垂問引進之事，我反復拜讀，深感歡欣舒暢。我私下以爲，世上求名馬，此馬要能行千里，時人愛奇寶，此寶要能光照車而明車輪的直徑尺寸。但是《雲》、《咸》曲奏，《巴渝》曲自然停止，杞梓這樣的優質木材已雕，難道還會要樗櫪那樣不能成材的樹木。

敬仰您英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籌於艱難時世，志在匡合多難的天下，振興衡、岳，安撫五嶺，蕩滌瀨源，澄清九派，帶兵甲十萬，强弓手數千，宣誓爲王事效力的軍隊，匯總勇義之夫的力量，剪除凶惡，行役不超時，廓清氛霧，士兵不血刃。雖然漢朝誅殺吕禄、吕産兩人，舉朝上下是依賴絳侯，晋朝討伐祖約、蘇峻兩人，裏外都靠了陶牧，按事論功，他們如何足道。加上抗威兖國，聲譽通於北門，出兵征戰徐地，凱歌充溢於東道，能使邊亭息鼓，軍隊露宿，道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啊功德政績教化，此乃曠古未有、無人可匹比，衹是非我膚淺之輩所能盡述。所以天下之人，向往風化而敬慕義氣，相繼隨從袒露衣襟，衆人紛雜而來了。有帝室中的英賢，貴族中的令望，齊、楚之地的秀異之才，荆、吴之地的聰慧之人。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據四方，陸地可拔山岳，水中可斷蛟龍，强力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

壘若文鴦，焚艦如黄蓋，百戰百勝，貔貅爲群。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焕，摛掞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却。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己，誠斷黄金，精貫白日，海内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

攻打堡壘猶如文鴦，焚燒船艦如同黄蓋，百戰百勝，可與猛獸爲群。文人乃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飾華麗光彩焕發，執筆爲文詞藻絢麗，子雲不能與其文筆相比，元瑜的文章没有他的水平高，他的書信傳布可使聊城下，他的清談昂奮可使嬴軍退。又有三河辯客，即刻間可改哀樂，六奇謀士，短時内可判斷變反。治理百姓猶如子賤，入境便有成，判决獄案如同仲由，片言隻語即能服理。率直而言如同毛遂，能使主人之威更爲嚴厲，接受使命猶如相如，决不會有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己，忠誠可斷黄金，精誠可貫日月，海内的英雄賢士，都已聚合完備。英明的將軍卸鞍下馬，推桌停食，申理爵位而使他們榮耀，建築館閣以使他們安定，輕財富，重節氣，謙恭厚待將士，將一定興盛！一定興盛！

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游，中代岳牧，并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員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慚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鄰危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殷憂啓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産，遨游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以顔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弃，折簡賜留，欲以鷄鶩厠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游秦，忽逢盼采，

又聽説，戰國將相，都推舉引薦賓客從游，中代的封疆大吏，同時廣泛延請幕僚朋友，使人才濟濟，從而成就了將軍的顯貴。衹要能量才核實，按才能派任職位，方圓行止，各盡其所能，受委任責其成，誰會不畢盡其力。至於我這微賤之人，衹不過是一庸人而已。秋冬時讀書，終慚衹是專學，刀筆爲吏，畢竟缺少異等條件。隱居陋屋布衣素食，無所聞達，鄙薄官宦，看輕資産，怎麽可能前程遠大。自從厄運屯聚，天子舉步艱難，同那些貴族仕宦一樣，幾乎溺命於巨寇之手，極爲危險，全如同踩在薄冰之上。如今王道中興，隱憂去除，開啓運命，獲存微命，實足爲幸運，方能歡飲啄食，如同招致復蘇。然而皇車未返，宛、洛荒蕪空曠，四圍固然有三軍之餘，漫長的夏天却無半點糧食之産，到遠方朋友處一游，暫時借貸一些，居此樂土，實在美而忘歸。我私懷高義，暫時拜謁將軍門下，明將軍您賜我以厚遇，一些士友假以餘論，不棄鄙草，下書簡賜留我，要把鷄鶩留在鴛鴦鴻雁所居的池塘，把瓦礫移爲如同金碧的聲價。昔日虞卿

檐簦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羇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賁，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托驂尾而遠騖。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曲脅游秦國，忽逢有人盼采，遠行進入趙國，便留連不去，今我雖也在羈旅之中，然而與虞卿無法相比，藩籬之林中的龜，再怎麽動也没用。但是，渺渺纖細的藤蘿，可以憑藉高大的喬松而自聳，蠢蠢欲動的小蚋蟲，可以藉托駿馬的尾巴而遠行。我不自量力，願爲足下之走卒，且成爲腹背之毛，聊充鳴吠之數，增加榮光而有所改觀，那就够榮幸了。海不會厭深，山不會讓高，敢向您吐露心腹之言，恭請將軍一覽。

高祖得書，甚加欽賞。仍更賜書報答，即日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

高祖獲得書信，倍加欽佩贊賞。於是又賜書信報答，當日授爲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

衡陽獻王昌時爲吴興郡，昌年尚少，吴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高祖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授通直散騎侍郎，還掌府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僧辯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紹泰元年，遷給事黄門侍郎，兼掌相府記室。高祖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舍人如故。

衡陽獻王陳昌此時爲吴興郡太守，陳昌年紀還小，吴興是王的鄉里，父老及朋友，都尊卑有别，高祖恐怕陳昌年紀小，接人待物上有失禮節，於是派蔡景歷輔助他。承聖年中，授蔡景歷通直散騎侍郎，仍掌府記室。高祖將要討伐王僧辯，衹與侯安都等幾人謀劃，蔡景歷不知此事。策劃部署完畢，召蔡景歷起草檄文，他提筆即成，辭義感人激奮，所述皆能符合旨意。王僧辯被殺，高祖輔政，蔡景歷任從事中郎，掌記室照舊。紹泰元年，改任給事黄門侍郎，兼掌相府記室。高祖受禪，蔡景歷改任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因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事牽連，被御史中丞沈炯彈劾，降職爲中書侍郎，舍人照舊。

三年，高祖崩，時外有强寇，世祖鎮于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乃秘不發喪，疾召世祖。景歷躬共宦者及内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治梓宫，恐斤斧之聲或聞于外，仍以蠟爲秘器。文書詔誥，依舊宣行。世祖即位，復爲秘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邑四百户。累遷散騎常侍。世祖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天嘉三年，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

永定三年，高祖崩，其時外有强寇，世祖鎮守在南皖，朝廷没有重臣，宣后召蔡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決定秘而不發喪，迅速召世祖還朝。蔡景歷親自與宦官及宫女秘密準備殯殮之服。其時天氣已經很熱，必須治辦棺材，恐怕斧鑿之聲會傳到外面，於是以蠟爲秘器。文書詔誥，仍照舊宣讀發布。世祖登位，蔡景歷又爲秘書監，舍人依舊。由於定策有功，封蔡景歷新豐縣子，食邑四百户。又改任散騎常侍。世祖殺侯安都，蔡景歷勸成其事。天嘉三年，因功改任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百户，常侍、舍人

侯，增邑百户，常侍、舍人如故。六年，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奸訛，并受歐陽武威餉絹百匹，免官。

廢帝即位，起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兼太舟卿。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吴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内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付治。久之，獲宥，起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

高宗即位，遷宣惠豫章王長史，帶會稽郡守，行東揚州府事。秩滿，遷戎昭將軍、宣毅長沙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以疾辭，遂不行。入爲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遷太子左衛率，常侍、舍人如故。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彦戰於吕梁，大破之，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是時高宗鋭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高宗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責，出爲宣遠將軍、豫章内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污狼藉，帝令有司按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曰："臣聞士之行己，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兹罔赦。謹按宣遠將軍、豫章内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因藉多幸，豫奉興王，皇運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贓賄狼藉，聖恩録用，許以更鳴，裂壤崇階，不遠斯復。不能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污，彰於遠近，一則已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以明秋憲。臣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歷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

照舊。天嘉六年，因妻兄劉洽依仗他的權勢前後奸淫詭詐等事牽連，同時又接受歐陽武威餉絹百匹，被免去官職。

廢帝登位，起用蔡景歷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兼太舟卿。華皎反叛，命蔡景歷爲武勝將軍、吴明徹軍司。華皎被平定，吴明徹在軍中擅自殺了安成内史楊文通，同時受降人馬匹兵器不分明，蔡景歷又因不能將這些事匡正而受連累，被收禁治罪。好久以後，纔獲寬赦，起用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

高宗登位，改任宣惠豫章王長史，兼帶會稽郡太守，行東揚州府事。任期滿，改任戎昭將軍、宣毅長沙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因疾病辭却，便不行。後入朝爲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恢復封邑。又改任太子左衛率，常侍、舍人照舊。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徹北伐，所向披靡，與北周將領梁士彦戰於吕梁，大敗之，斬首俘獲萬計，正欲進軍圖謀彭城。此時高宗鋭意進取河南，以爲軍旗指向即可平定，蔡景歷進諫，説軍隊疲勞，將領驕傲，不宜過分圖遠謀。高宗憎惡他沮喪衆人之心，大怒，但還是看在他是朝廷舊臣，不深究罪責，讓他出爲宣遠將軍、豫章内史。尚未行，被匿名誣告文書彈劾，告他在官署之時，貪污受賄，名聲不檢，高宗命令有司按察查問，蔡景歷祇承認其中一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上奏道："臣聽説士之行事，以忠事上，以廉律身，如果違背此道，刑罰加於身而不能赦免。現宣遠將軍、豫章内史新豐縣開國侯蔡景歷，憑多幸機遇，參與興王，有關皇運權輿大事，他頗多參與營造。天嘉之時，他貪污受賄名聲不檢，聖上恩准録用，允許他改弦更鳴，封邑高階，不久又恢復原樣。但他不能改節自勵，以報答曲成之恩，仍然專擅貪污，名播遠近，一次已足够了，難道還可再次嗎？宜置以刑書，以明憲章法律。臣等參議，以所見事免去蔡景歷的所居官，交付鴻臚，削去爵土。謹恭奉奏章聽聞。"

詔曰“可”。於是徙居會稽。及吴明徹敗，帝思景歷前言，即日追還，復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封爵，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值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是歲，以疾卒官，時年六十。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輿駕親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一部，并於墓所立碑。

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有文集三十卷。

劉師知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世素族。祖奚之，齊晉安王諮議參軍，淮南太守，有能政，齊武帝手詔頻褒賞。父景彦，梁尚書左丞、司農卿。

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史，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梁世歷王府參軍。紹泰初，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禮儀多闕，高祖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并師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爲舍人。性疏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

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今雖無大行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

高宗下詔“可”。於是蔡景歷移居會稽。到吴明徹失敗，高宗想到蔡景歷此前所説，當日追傳他回還，又任他爲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數日後，改任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恢復原先的封爵，入爲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一般在午後，蔡景歷拜官那天，正值高宗駕臨玄武觀，在位諸官都侍奉陪宴，高宗怕蔡景歷不能參加，特命令他提早拜官，足見高宗對他的看重。

此年，蔡景歷因疾病死於官任上，其時六十歲。贈太常卿，謚號敬。太建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禎明二年，皇帝親自駕臨其宅第，重贈蔡景歷侍中、中撫將軍，謚號忠敬，賜給鼓吹一部，并在墓所立下碑石。

蔡景歷撰文，不崇尚雕鑿華麗，而長於叙事，應對機敏神速，爲當世所稱道。有文集三十卷傳世。

劉師知，沛國相人。家庭世代爲普通氏族。祖父劉奚之，北齊晉安王諮議參軍，淮南太守，能於政事，齊武帝親下詔書多次贊賞褒揚他。父親劉景彦，梁代尚書左丞、司農卿。

劉師知好學，有當世之才。博覽書史，工於文筆，善於儀禮體制，臺閣中的種種過往之事，他都十分瞭解。梁代任王府參軍。紹泰初年，高祖入朝爲輔，命劉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此時正是兵亂之後，禮儀多闕失，高祖爲丞相，加九錫，并受禪，禮儀注意事項等都由劉師知所定。高祖受命，劉師知仍爲舍人。劉師知性格粗疏簡略，與事物多違逆，雖然官位不改，但所受委任很重，他所作諍言進諫，都很有裨益。

到高祖崩，六日成服，朝廷大臣們共同商議大行皇帝靈位俠御人所穿衣服吉凶的制度，博士沈文阿提議，應穿吉服。劉師知提議説：“既然稱成服，本是備喪禮，靈位筵席上所穿衣服，都該是白色喪服。今日雖然没有大行俠御官的事，但按照梁代昭明太子薨，成服侍御之官，全都穿喪服，惟獨穿鎧甲的人不同，這就可以參照。我認爲六日成服，侍御靈位的人必須穿喪服。”

經。"中書舍人蔡景歷亦云："雖不悉準，按山陵有凶吉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侠御，不容獨鳴玉珥貂，情禮二三，理宜縗斬。"中書舍人江德藻、謝岐等并同師知議。文阿重議云："檢晉、宋《山陵儀》：'靈輿梓宮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侠御官及香橙。'又檢《靈輿梓宮進止儀》稱：'直靈侠御吉服，在吉鹵簿中。'又云：'梓宮侠御縗服，在凶鹵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侠御也。"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决斷。陵云："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并是吉服，豈容侠御獨爲縗絰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并服縗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絰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師知又議曰："左丞引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猶執前斷，終是山陵之禮。若龍駕啓殯，鑾輿兼設，吉凶之儀，由來本備，準之成服，愚有未安。夫喪禮之制，自天子達。按王文憲《喪服明記》云：'官品第三，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并有十人。皆白布袴褶，著白絹帽。內喪女侍數如外，而著齊縗。或問內外侍靈是同，何忽縗服有異？答云，若依君臣之禮，則外侍斬，內侍齊。頃世多故，禮隨事省。諸侯以下，臣吏蓋微，至於侍奉，多出義附，君臣之節不全，縗冠之費實闕，所以因其常服，止變帽而已。婦人侍者，皆是卑隸，君妾之道既純，服章所以備矣。'皇朝之典，猶自不

中書舍人蔡景歷也說："雖然没有明確的準則，但按照山陵有凶吉的儀禮，成服惟凶無吉，文武侠御者，不容許獨穿佩有玉珥的貂服，情禮如此，理應穿喪服。"中書舍人江德藻、謝岐等都贊同劉師知的提議。沈文阿又提議說："翻閱晉、宋時的《山陵儀》載：'靈車棺材降臨殿上，各侍中奏。'又《成服儀》稱：'靈車棺材容許侠御官及香橙。'又翻閱《靈輿梓宮進止儀》稱：'值靈侠御穿吉服，在吉儀仗隊中。'又載：'棺材侠御穿喪服，在凶儀仗隊中。'這就是在殿有吉凶兩侠御的規矩。"此時因爲雙方提議不同，便啓請左丞徐陵决斷。徐陵說："棺材祔於山陵，靈位筵席祔於宗廟，有此分别判斷，便可驗之以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的人，帶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都是吉服，哪容許侠御獨穿喪服？此便斷然可知了。若說公卿胥吏都穿喪服，這與棺材的部曲行伍者有什麼區别？如說文物都要吉，而司事的人凶，難道容許穿喪服而奉帝王傘蓋，穿喪服而升帝王之車嗎？我贊同博士的提議。"劉師知又提議說："左丞相引棺材祔於山陵，靈位筵席祔於宗廟，必然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還是堅持以前的决斷，終究是山陵之禮。如果龍駕出殯，皇車兼設，吉凶的禮儀，本來就已具備了，以成服爲準，我有所不安。喪禮的制度，自天子已達。按王文憲《喪服明記》載：'官品第三，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并有十人。他們都是穿白布衣服，戴白絹帽。內喪女侍數目同外侍一樣，而都穿緝邊縫齊的喪服。有人問內外侍靈者都一樣，爲何喪服有差異？答道，如按君臣之禮，那麼外侍是喪服不縫衣旁和下邊，內侍是喪服緝邊縫齊。近來世道多變，禮儀便隨事而省。諸侯以下的臣吏都微不足道，至於侍奉，多出於義附，君臣的禮節不全，喪帽的費用實缺，所以便因襲常服，衹是變換帽子而已。婦人的侍者，都是卑微的奴隸，君妾的道既然純正，穿衣服的章法也就具備了。'皇朝的典章，還有不同，以此類推，可以知道是穿不縫衣旁和下邊的喪服。那兒有侍靈者，就猶如侠御，既戴

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斬。彼有侍靈，則猶俠御，既著白帽，理無彤服。且梁昭明《儀注》，今則見存，二文顯證，差爲成準。且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既陳筵机，繐帷靈屏，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堂室之內，親賓具來，齊斬麻緦，差池哭次，玄冠不吊，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姬右姜，紅紫相糅？況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爲服之制斯壹。逐使千門旦啓，非塗堊於彤闈，百僚戾止，變服粗於朱韍，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爲未愜，準以禮經，彌無前事。豈可成服之儀，譬以山陵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喪禮，百司外內，皆變吉容，俠御獨不，何謂成服？若靈無俠御則已，有則必應縗服。"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宫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宫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宫靈扆，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若爾日俠御，文武不異，維侍靈之人，主書、宣傳、齊幹、應敕，悉應不改。"蔡景歷又議云："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別攝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議，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德

白帽，照理不會穿朱紅色的衣服。而且梁代昭明《儀注》，現在還見存，二文均有顯證，差不多可成爲準則。況且禮出於人情，可以得到消息。凡人有喪事，既陳設了筵席機制，擺了繐帷與靈屏，變化原來的常規禮儀，用蘆箔與草廬，即是凶禮。堂室之內，親人與賓客都來了，穿各種形式的喪服，哭的次序不齊，黑色冠者不吊，無不是喪服。哪有見門生舊吏，穿絲綢服裝而來，左是姬右是姜，紅色與紫色相糅合？何況四海之內爲皇帝駕崩，普遍的情感是相同的，三軍服喪，穿喪服之制應是一致的。於是使千門早晨開啓，不塗白粉於紅色宫闈，百官來到，變穿粗服爲大紅官袍，且隊列中金光閃耀，佩戴的玉飾發聲而行，此種情狀求之於懷抱，固然不合心意，準之以禮經，從無此等事。怎麽可以拿成服之儀，來譬之以山陵之禮？葬禮的過程既然已結束，所以有吉凶的儀禮之别，所謂成服，本是成喪禮，百司外與內，都變爲吉容，俠御獨獨不這樣，哪裏可説是成服？如靈位没有俠御就算了，有俠御就必須穿喪服。"謝岐提議説："靈位筵席祔於宗廟，棺材祔於山陵，實如左丞相所議。但是，山陵儀仗隊，都有吉凶之分，從靈車的人儀服不變，從棺材的人都穿喪服。至於士禮，全同於此種制度，這自然是山陵的儀禮，與成服没有關係。今天説棺材靈屏，都在西階，稱爲成服，也没有儀仗隊，應當是從小官到王公，四海之內都必須備喪服。像梁代昭明太子薨，即是現成的例子，哪能容許士人庶民都穿重喪之服，而侍中到武衛，尤其是近官，倒反而穿佩玉飾的華麗服裝，與平時的吉禮無異？左丞相既然推之以山陵的事，我以爲或許是説與成服不一樣。如果當天俠御同文武百官不一樣，那麽侍靈的人，主書、宣傳、齊幹、應敕的人，都應不改。"蔡景歷又提議説："俠御官，本出五百，當天穿戴好喪服待於屋中，仍在本省被引上登殿，豈可改變成穿貂玉之服？如另外兼攝其他官，從而佩戴簪珥之飾，那麽當日便有不成服的人了。山陵自有吉凶二議，成服凶而不吉，還是應按照前議，我贊同劉舍人的意見。"江德藻又提議説："我認爲

藻又議云："愚謂祖葬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鹵簿，恐由此義，私家放斅，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爲凶，理不應猶襲紈綺。劉舍人引王衛軍《喪儀》及檢梁昭明故事，此明據已審，博士、左丞乃各盡事衷，既未取證，須更詢詳，宜諮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諸通袁樞、張種、周弘正、弘讓、沈炯、孔奐。"時八座以下，并請："案群議，斟酌舊儀，梁昭明太子《喪成服儀注》，明文見存，足爲準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猶從吉禮。其葬禮分吉，自是山陵之時，非關成服之日。愚謂劉舍人議，於事爲允。"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榷。"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决，乃具録二議奏聞，從師知議。

祖葬的時辰，其始終已經完畢，達官有追贈，須表以恩榮，有吉儀仗隊，恐怕即由此義，私家都模仿學之，因而成了習俗。上服本是變吉爲凶，理不應還穿綢緞服裝。劉舍人引用王衛軍《喪儀》和梁代昭明太子故事，這明顯的證據已足以審視，博士、左丞相是各盡自己的衷心，既然没有什麽取證，就應再詳細問詢，可向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諸通袁樞、張種、周弘正、弘讓、沈炯、孔奐咨詢。"此時八座以下同時請求："按照大家所議，斟酌參考舊儀，梁昭明太子《喪成服儀注》，明文現存，足可爲準。成服那天，侍官理不該仍從吉禮。那些葬禮分吉，自是在山陵之時，不關成服日。我們以爲劉舍人的提議，適合於此事。"徐陵又答道："我年老病重，不能多説，古人有爭議，多成怨家，傅玄在晉代受指責，王商在漢朝被陷害，我自應閉口，恭敬聽從高命。如我萬一不死，還得申言，希望與朝廷賢人再次伸張商榷。"沈文阿也還堅執己見，衆人之議無法決斷，於是祇好詳録雙方之議上奏，最後依從劉師知的提議。

尋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初，世祖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爲十卷。起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世祖崩，預受顧命。及高宗爲尚書令，入輔，光大元年，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高宗還東府，事覺，於北獄賜死。

不久改任鴻臚卿，舍人照舊。天嘉元年，因事牽連被免職。當初，世祖命劉師知撰寫《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到天嘉元年冬，共十卷。被起用爲中書舍人，又掌詔誥。天康元年，世祖不適，劉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人入宫侍服醫藥。世祖崩，他預受顧命。到高宗爲尚書令，入宫輔助，光大元年，劉師知與到仲舉等派舍人殷不佞僞頒詔書命高宗回還東府，事情被發覺，劉師知在北獄被賜死。

謝岐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

謝岐，會稽郡山陰人。父親謝達，梁代太學博士。

岐少機警，好學，見稱於梁世。爲尚書金部郎，山陰令。侯景亂，岐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吴郡及會稽，庶事一以委之。彪每征

謝岐少年機警，好學，被稱譽於梁代。任尚書金部郎，山陰令。侯景叛亂時，謝岐流寓於東陽。侯景被平定，謝岐依附於張彪。張彪在吴郡及會稽，各種事務一并委之於謝岐。張彪每次征

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高祖引岐參預機密，以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

岐弟嶠，篤學，爲世通儒。

史臣曰：高祖開基創業，剋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翰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暗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

討，常留謝岐監督郡内，知後方之事。張彪敗，高祖引謝岐參預機密，任命他爲兼尚書右丞。其時軍事行動屢次興發，糧食儲備多缺，謝岐處處妥善辦理，深受賞識。永定元年，任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照舊。天嘉二年去世，贈通直散騎常侍。

謝岐弟謝嶠，專心好學，是當世的通儒。

史臣曰：高祖開創基業，平定禍亂，勇猛武將固然立了功，文翰之人也出了不少力。趙知禮、蔡景歷很早即知攀附，是參預營造之臣。劉師知博涉廣通，却不識機變，雖想存名於節義，却最終陷於極刑，此乃不聰明的表現。

陳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冲　王通（弟）勱　袁敬（兄子）樞

王冲

王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秘書郎。尋爲永嘉太守。入爲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爲招遠將軍、衡陽内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内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爲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户。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真。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爲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荆州，爲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藉甚。

王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祖父王僧衍，在齊朝任侍中。父親王茂璋，在梁朝任給事黃門侍郎。王冲的母親，是梁武帝的妹妹新安穆公主，在齊朝的時候就去世了，梁武帝因爲王冲早年喪母而孤單，十分鍾愛他。王冲十八歲時，以任梁朝秘書郎起家。接着任永嘉太守。進入朝廷任太子舍人，因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服喪期滿，任命爲太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連續升任太子洗馬、中舍人。調出朝廷任招遠將軍、衡陽内史。升任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内史，將軍一職依然擔任。安成嗣王薨於湘州，仍然用王冲監理湘州政事。進入朝廷任太子庶子。升任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皇帝外甥的資格賜給安東亭侯的爵位，食邑一百五十户。歷任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調出朝廷監理吳郡政事，滿一年後授以實職。徵調爲通直散騎常侍，兼任左民尚書。調出朝廷任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管理郢州政事。升任平西邵陵王長史。轉任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廬陵王薨，管理州府政事。梁元帝鎮守荆州，王冲任鎮西長史，將軍、太守的職務依然擔任。王冲性情溫和馴順，侍奉君主謹慎嚴肅，熟悉法令，政事秉公處理，輔佐藩王對待部屬，很少有不合道德的地方，雖然没有顯赫的聲譽，時間長了而能被人思念，因此得到推崇尊重，連續位居二千石的官職。又通曉音樂，熟悉歌舞，善於和人交往，在上層人士

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荆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爲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領長沙内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

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冲爲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

江陵陷，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

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禄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禄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十人。

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元簡。

冲有子三十人，并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别有傳。

王通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也。祖份，梁左光禄大夫。父琳，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并知名。

通，梁世起家國子生，舉明經，爲秘書郎、太子舍人。以帝甥封武陽

的交游之中，聲名很大。

侯景叛亂的時候，梁元帝在荆州秉承武帝旨意，王冲請求解除自己擔任的南郡太守職務，以讓位給王僧辯，并且獻女妓十人，以助軍中觀賞。元帝任命王冲爲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個兒子元良爲湘州刺史，仍用王冲管理湘州的政事，領長沙内史。侯景叛亂被平定後，任命王冲爲翊左將軍、丹陽尹。

武陵王率領軍隊到峽口，王琳的偏將陸納等占據湘州接應他，王冲爲陸納所拘禁。陸納投降後，重新任命王冲爲侍中、中權將軍，允許他酌情設置屬吏，丹陽尹一職依然擔任。

江陵失陷時，敬帝爲太宰，秉承皇帝的旨意用王冲爲左長史。紹泰年間，連續升任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升任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二職依舊擔任。接着又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予扶侍之人。

高祖接受禪讓後，解除了王冲丹陽尹的職務，以原來的官職領左光禄大夫。未就任，改爲領太子少傅。文帝繼位，解除少傅職務，加官特進、左光禄大夫。接着又以原來的官職領丹陽尹，參與制訂法律政令。廢帝登上帝位後，賜給王冲親信十人。

起初，高祖因爲王冲是前代的老臣，特别表示長幼之間的尊敬。文帝登位後，更加尊重，王冲曾跟從文帝親臨司空徐度家，在宴會的坐席上，賜給王冲小桌子。他被看重就像這樣。光大元年王冲薨，當時年紀七十六歲。贈給侍中、司空的官職，謚號叫元簡。

王冲有兒子三十人，一起都做到達官，他的第十二個兒子王瑒，另外立有傳記。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祖父王份，在梁朝任左光禄大夫。父親王琳，任司徒左長史。王琳在齊朝的時候娶了梁武帝的妹妹義興長公主，有兒子九人，在當時都有名聲。

王通在梁朝的時候以國子學的學生起家。因通曉經術被推薦，成爲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皇

亭侯。累遷王府主簿、限外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子中庶子、驃騎廬陵王府給事中郎、中權何敬容府長史、給事黄門侍郎，坐事免。

帝外甥的資格封爲武陽亭侯。連續升任王府主簿、限外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子中庶子、驃騎廬陵王府給事中郎、中權何敬容府長史、給事黄門侍郎，因事獲罪而被免職。

侯景之亂，奔于江陵，元帝以爲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自侯景亂後，臺内宫室，并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于京師，專掌繕造。

侯景叛亂時，逃亡到江陵，元帝任用他爲散騎常侍，升任署理太常卿。自從侯景叛亂後，臺城内的宫殿房屋，都被焚燒成爲一片廢墟，以王通兼任起部尚書，回到京城，專門掌管修整建造。

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爲吏部尚書。紹泰元年，加侍中，尚書如故。尋爲尚書右僕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禪，遷左僕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領太子少傅。天康元年，爲翊右將軍、右光禄大夫，量置佐史。廢帝即位，號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遷左光禄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禄、佐史并如故。未拜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謚曰成，葬日給鼓吹一部。弟質、弟固各有傳。

江陵失陷，敬帝秉承皇帝旨意任用王通爲吏部尚書。紹泰元年，擔任侍中，尚書一職依然保留。不久任尚書右僕射，吏部尚書職務仍保留。高祖接受禪讓，王通升任左僕射，侍中一職保留。文帝繼位，領太子少傅。天康元年，任翊右將軍、右光禄大夫，允許他酌情設置屬吏。廢帝登位，封爲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升任左光禄大夫。六年，加官特進，侍中、將軍、光禄等職務及量置佐史的待遇依舊保留。尚未就任便去世了，當時年紀七十二歲。皇帝下詔贈給他本來的官銜，謚號是成，下葬那天派給了一隊鼓吹樂。他的弟弟王質、王固各人另有傳。

王勱

勱字公濟，通之弟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梁世爲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宣惠武陵王主簿、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别，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出爲南徐州别駕從事史。

王勱字公濟，王通的弟弟。王勱有美好的風度儀表，博覽群書史籍，爲人處世安静閑適清高簡約，不曾以利欲縈繞胸懷。梁朝的時候成爲國子學中學習《周易》的學生，參加考試取得優秀的成績，任命爲秘書郎、太子舍人、宣惠武陵王主簿、輕車河東王功曹史。河東王離開朝廷鎮守京口，王勱將隨同他前往藩鎮，范陽人張纘當時掌管選擇推舉賢能之士的工作，王勱拜訪張纘告别，張纘贊賞他的風采，於是説：“以王生的才能和門第，難道能去京都以外的州郡官署任職嗎?”張纘向皇上進言將王勱任命爲太子洗馬。升任中舍人、司徒左西屬。調出朝廷任命爲南徐州别駕從事史。

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勱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

大同末年，梁武帝去晋見帝王的墓地，經過朱方，王勱依照慣例迎候，武帝命令王勱跟從在自己車駕的旁邊，所經各處山川，没有不向他詢

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問的，王勱隨各種事情進行對答，所答都有典故出處。又跟從武帝登上北顧樓，王勱在那裏所作的詩篇，辭義清正典雅，武帝十分賞識他。

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勱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廣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黄門侍郎。

那時河東王被任命爲廣州刺史，於是以王勱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河東王到嶺南，做了許多侵掠地方的事情，因而畏懼自己的罪行受到懲罰便聲稱有病，丢開所管轄的州事回朝廷去了，王勱就管理廣州府的政事。越中是富饒肥沃的地方，前後在這裏任職的地方官照例大多貪污放縱，王勱惟獨以清白的名聲著稱於世。調入朝廷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

侯景之亂，西奔江陵，元帝承制以爲太子中庶子，掌相府管記。出爲寧遠將軍、晋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勱爲政清簡，吏民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

侯景叛亂的時候，王勱向西逃奔到江陵，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任命他爲太子中庶子，在丞相府擔任管理文牘之職。調出任寧遠將軍、晋陵太守。當時是戰亂饑荒之後，一郡之中民生凋敝，王勱處理政事清正簡約，官吏百姓於是安定下來。徵調入朝廷任侍中，升任五兵尚書。

及西魏寇江陵，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江陵陷，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紹泰元年加侍中。高祖爲司空，以勱兼司空長史。高祖爲丞相，勱兼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并如故。時吴中遭亂，民多乏絶，乃以勱監吴興郡。及蕭勃平後，又以勱舊在嶺表，早有政績，乃授使持節、都督廣州等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持節、都督并如故。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携貳，勱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天嘉元年，徵爲侍中、都官尚書，未拜，復爲中書令。遷太子詹事，行東宫事，侍中并如故。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度支尚書。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百姓饑饉，以勱爲仁武將軍、晋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績，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右僕射，領右軍將

到西魏侵犯江陵，元帝徵調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前來援救，任命王勱監理湘州政事。江陵失陷後，敬帝秉承皇帝旨意任用王勱爲中書令。紹泰元年加官侍中。高祖擔任司空時，任用王勱兼任司空長史。高祖擔任丞相時，王勱兼任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的職務都保留如舊。那時吴中一帶遭遇戰亂，老百姓貧困到了極點，於是任用王勱監理吴興郡的政事。到蕭勃叛亂平定後，又因爲王勱從前在嶺表任職，早有政績，於是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廣州等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没有起行，改任衡州刺史，持節、都督的職務都依舊保留。王琳占據着長江的上游，衡、廣兩州離心不肯歸附，王勱不能够去自己的鎮守之地，留在大庾嶺。天嘉元年，徵調進朝廷任命爲侍中、都官尚書，尚未就任，又任命爲中書令。升任太子詹事，管理東宫事務，侍中的職務一起依舊保留。加官金紫光禄大夫，領度支尚書。廢帝登位，加官散騎常侍。太建元年，升任尚書右僕射。那時東邊的國境内發大水，老百姓鬧饑荒，任用王勱爲仁武將軍、晋陵太守。他在郡中很有威信和恩惠，郡中的人上書朝廷請求給王勱立碑，頌揚他的政績，

軍。四年五月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中書監，謚曰温。

皇帝發布命令同意這樣做。徵調入朝任命爲中書監，重新授給尚書右僕射的職務，領右軍將軍。太建四年五月去世，當時年紀六十七歲。皇帝贈給他侍中、中書監的官銜，謚號叫做温。

袁敬

袁敬字子恭，陳郡陽夏人也。祖顗，宋侍中、吏部尚書、雍州刺史。父昂，梁侍中、司空，謚穆公。

敬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釋褐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江陵淪覆，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及頠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紇，爲陳逆順之理，言甚切至，紇終不從。高宗即位，遣章昭達率衆討紇，紇將敗之時，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其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俄轉司徒左長史。尋遷左民尚書，轉都官尚書，領豫州大中正。累遷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時年七十九，贈左光禄大夫，謚曰靖德。子元友嗣。弟泌自有傳。兄子樞。

袁敬字子恭，陳郡陽夏人。祖父袁顗，在宋朝任侍中、吏部尚書、雍州刺史。父親袁昂在梁朝任侍中、司空，謚號是穆公。

袁敬非常孝順有品格，幼年就有志於學習，年紀老了仍是不知疲倦。他初仕任秘書郎，連續升任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江陵失陷，袁敬流落寄居在嶺表。高祖接受禪讓，袁敬在廣州，依附歐陽頠。到歐陽頠去世，他的兒子歐陽紇占據廣州，將要有背叛朝廷的異志時，袁敬多次勸諫歐陽紇，給他陳述叛逆和歸順的道理，言詞十分懇切透徹，歐陽紇最後還是不肯聽從。高宗登位，派遣章昭達率部衆討伐歐陽紇，歐陽紇將要失敗的時候，悔恨没有采納袁敬説的話。朝廷善待袁敬，這年徵調他入朝廷任命爲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不久轉任司徒左長史。接着升任左民尚書，轉任都官尚書，領豫州大中正。連續升任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官特進。至德三年去世，當時年紀七十九歲，贈給左光禄大夫的官銜，謚號叫做靖德。他的兒子袁元友繼嗣。袁敬的弟弟袁泌另有傳記。袁敬哥哥的兒子叫袁樞。

袁樞

樞字踐言，梁吴郡太守君正之子也。美容儀，性沈静，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世顯貴，貲産充積，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起家梁秘書郎，歷太子舍人，輕車河東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軍宣城王二府功曹史。侯景之亂，樞往吴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争往造請，樞獨杜門静居，不求聞達。

袁樞字踐言，是梁朝吴郡太守袁君正的兒子。有美好的容貌儀表，性情沉穩安静，愛好讀書，手中始終不離開書卷。他家世代顯達富貴，資財産業非常多，然而袁樞獨自居住的地方簡單樸素，不與旁人交往，端坐在一室之中，不是公事不曾出門和人交往，榮譽利欲之心淡薄。以出任梁朝秘書郎起家，做過太子舍人，輕車河東王主簿，以及安前邵陵王、中軍宣城王兩個府第的功曹史。侯景叛亂的時候，袁樞前往吴郡看望父親，因而遭遇父親之喪。當時四方騷擾戰亂，人們但求苟生免死，袁樞在服喪期間以非常盡孝而聞名於世。王僧辯平定侯景叛亂後，鎮守京城，

士大夫們争着前往求見，袁樞獨自閉門静居，不求顯達。

紹泰元年，徵爲給事黄門侍郎。未拜，除員外散騎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吏部尚書。其年出爲吴興太守。永定二年，徵爲左民尚書。未至，改侍中，掌大選事。三年，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

紹泰元年，徵調進朝廷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未就任，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兼任侍中。紹泰二年，兼任吏部尚書。這年調出朝廷任吴興太守。永定二年，徵召爲左民尚書。尚未到達，改任侍中，掌管全國選拔人才的事務。永定三年，升任都官尚書，掌管選拔人才之事依然如故。

樞博聞强識，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岊，主及岊并卒于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主客請詳議，欲加蔵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説，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晋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絶，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晋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晋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長。

袁樞見聞廣博强於記憶，明瞭熟悉從前的典章制度。起初，高祖的長女永世公主先是嫁給陳留太守錢蔵，生下兒子錢岊，公主和錢岊在梁朝時都去世了。高祖登上帝位後，僅對公主追加封號。到這時將要下葬，擔任尚書主客的官員請求詳細計議，認爲應加封錢蔵駙馬都尉，并且贈給錢岊官銜。袁樞發表意見説："從前帝王之女下嫁，必須嫁給諸侯，同姓的諸侯纔能主婚帝王之女，於《公羊》中可知，對主婚者不必賜給車和章服，而是顯揚於詩人的篇章之中。漢朝劉氏政權剛建立，列侯娶帝王之女，自那時以後，帝王之女下嫁普通氏族。駙馬都尉由漢武帝設置，或者封給功臣，或者加封給親屬，所以魏國的曹植上書説明駙馬、奉車兩種封號旨趣上是相同的。《齊職儀》中説，凡是娶公主的人必須授給駙馬都尉，魏、晋以來，因此成爲人們認識的標準。因爲帝王之女身份的尊貴，平民姓氏身份的輕微，如果不給娶帝王之女的人加封等級，豈可在婚禮上喝交杯酒，所以給予駙馬的地位，乃是爲了尊崇帝王之女。現在公主早薨，配偶關係已不存在，既然没有禮儀的等級問題導致疑難，何須授予駙馬之位？查考杜預娶晋宣帝第二個女兒高陵宣公主，晋武帝登位，而公主已經去世，泰始年中追贈公主封號，元凱却没有再給予駙馬的封號。梁文帝的女兒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年公主的丈夫王茂璋没有追授駙馬的事。遠近兩個事例，足以做依據説明不必授予錢蔵駙馬都尉。公主生的兒子錢岊，既然没有長大到二十歲行成人之禮，就不必煩勞授給他官銜了，現在可贈給他亭侯的爵位。"當時以袁樞的議論爲最有道理。

天嘉元年，守吏部尚書。三年，即真。尋領右軍將軍，又領丹陽尹，本官如故。五年，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匹，錢十萬，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復本職。其年秩滿，解尹，加散騎常侍，將軍、尚書并如故。是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并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游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一。贈侍中、左光禄大夫，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自有傳。

天嘉元年，袁樞署理吏部尚書。天嘉三年，授以吏部尚書的實職。不久領右軍將軍，又領丹陽尹，本來的官職依然擔任。天嘉五年，因爲要給父親下葬，上書朝廷自己請求解除職務，皇上發布命令賜給他絹布五十匹，錢十萬，令他在下葬之事完成後留在自己宅第中治理郡中政事，服喪期滿，恢復本來的職務。這年因爲任職期限到了，解除丹陽尹職務，加官散騎常侍，將軍、尚書的職務都依舊擔任。這時，僕射到仲舉雖然參與掌管選拔人才之事，衡量任用，都出自袁樞的主意，他舉薦的人，大多符合皇帝的旨意。袁樞爲人處世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官員，很少有出入其門和他交往的。廢帝登位，升任尚書左僕射。光大元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一歲。贈給侍中、左光禄大夫的官銜，謚號叫做簡懿。有著作十卷流行於世。他的弟弟袁憲另有傳記。

史臣曰：王冲、王通并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勱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沉冥，雖拘放爲異，而勝概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史臣曰：王冲、王通都以貴族子弟身份年輕時就升任清貴的官職，而誠實地恪守禮節，真誠地侍奉君主，這是美好的品德啊。王勱的胸懷精神恬静寡欲，袁樞的操守正直不求顯達，他們雖然在處世中有拘謹和放達的不同，然而人品臻於佳境的準則是一樣的，自古所謂的名士，就是這種人呀！

陳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沈衆　袁泌　劉仲威　陸山才　王質　韋載（族弟）翽

沈衆

沈衆字仲師，吴興武康人也。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黄門侍郎。

沈衆字仲師，吴興武康人。祖父沈約在梁朝任特進。父親沈旋，在梁朝任給事黄門侍郎。

衆好學，頗有文詞，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帝善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當陽公蕭大心爲郢州刺史，以衆爲限内記室參軍。尋除鎮南湘東王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遷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舍人如故。

沈衆愛好學習，言語文章很有詞采，在梁朝以出任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起家。這時，梁武帝制作了《千字詩》，沈衆爲詩篇做了注解。他和陳郡人謝景同時被召見於文德殿，梁武帝命令沈衆作《竹賦》，賦寫成後，呈上，梁武帝欣賞他所作的賦，親手寫詔書回話説："你的文章風格飄揚，可以説無愧於你的祖父。"當陽公蕭大心任郢州刺史，用沈衆做限内記室參軍。不久任命爲鎮南湘東王記室參軍。升任太子中舍人，兼任散騎常侍。沈衆被委派前往西魏通問修好，回來後，升任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舍人的職務依舊擔任。

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稱家代所隸故義部曲，并在吴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頓于小航，對賊東府置陣，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内遥授衆爲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降於景。

侯景叛亂時，沈衆進言於梁武帝，聲稱家族世代原來所統率的講求節義的軍隊，都在吴興，請求回去招募用來討伐叛賊，梁武帝同意這樣做。到侯景圍攻臺城時，沈衆率領自己宗族子弟和隨從而來的部衆共五千餘人，進入京城救援，安頓在小航這個地方，對着叛賊的東府布置陣勢，軍容十分整齊，侯景非常害怕他們。梁武帝在臺城内遠遠地任命沈衆爲太子右衛率。京城失陷，沈衆向侯景投降了。

景平，西上荆州，元帝以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尋遷司徒左長史。江陵陷，爲西魏所虜，尋而逃

侯景叛亂被平定後，沈衆往西逆江而上去了荆州，元帝任用他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不久升任司徒左長史。江陵失陷時，他被西魏所

還，敬帝承制，授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侍中，遷左民尚書。高祖受命，遷中書令，中正如故。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

衆性吝嗇，内治産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啖之，朝士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毁朝廷。高祖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吴中賜死，時年五十六。

俘虜，不久就逃回來了，敬帝秉承皇帝的旨意，任命他爲御史中丞。紹泰元年，任命爲侍中，升任左民尚書。高祖登位，升任中書令，中正的職務依舊擔任。高祖因爲沈衆在國内有名望，非常敬重他，賞賜優厚，超過當時的有名人物。

沈衆性格吝嗇，家内所治産業，錢財布帛以億計數，没有分送過他人。沈衆自己奉養十分儉省，每次在朝廷聚會之中，他的衣裳破爛裂開，或者親自提着帽子和鞋子。永定二年，兼任起部尚書，監管建造太極殿。總是穿着布袍草鞋，用麻繩作爲帶子，又携帶乾魚蔬菜飯食獨自吃，朝廷中士大夫都譏諷他這種做法。沈衆性情褊急不能受委屈，於是忿恨，便依次誹謗公卿大臣，責難詆毁朝廷。高祖非常惱怒，因爲沈衆一直有名望受人景仰，高祖不願意公開殺他，後來因爲沈衆休假回到武康，高祖於是命令沈衆在吴中自殺了，時年五十六歲。

袁泌

袁泌字文洋，左光禄大夫敬之弟也。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歷諸王府佐。

侯景之亂，泌欲求爲將。是時泌兄君正爲吴郡太守，梁簡文板泌爲東宫領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京城陷，退保東陽，景使兵追之，乃自會稽東嶺出湓城，依于鄱陽嗣王蕭範。範卒，泌乃降景。

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僭位，以泌爲侍中，奉使於齊。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蕭莊達琳所。及莊僭立，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天嘉二年，泌與琳輔莊至于栅口，琳軍敗，衆皆奔散，唯泌獨乘輕舟送莊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而歸，詣闕請罪，文帝深義之。

袁泌字文洋，左光禄大夫袁敬的弟弟。清廉正直有辦事的才能和氣度，體貌雄偉，志向操行高尚謹慎。始任員外散騎侍郎，歷任諸王府屬吏。

侯景叛亂時，袁泌想請求擔任將領。這時袁泌的哥哥袁君正任吴郡太守，梁簡文帝任命袁泌爲東宫領直，命令他前往吴中招募士卒。到侯景圍攻臺城時，袁泌率領所部前往援救。京城失陷，撤退保守東陽，侯景派兵追趕他，袁泌就自會稽東嶺出到湓城，依附於鄱陽嗣王蕭範。蕭範去世後，袁泌就投降了侯景。

侯景叛亂被平定後，王僧辯上書朝廷任命袁泌爲富春太守，兼任丹陽尹。貞陽侯僭位稱帝，任用袁泌爲侍中，奉命出使齊朝。高祖接受禪讓時，王琳占據着長江上游一帶，袁泌自齊朝隨從梁朝的永嘉王蕭莊到達王琳那裏。到蕭莊僭位自立爲帝，任用袁泌爲侍中、丞相長史。天嘉二年，袁泌與王琳輔佐蕭莊到了栅口，王琳的軍隊戰敗，衆人都奔逃失散，衹有袁泌獨自乘坐小船送蕭莊到北部邊境，把蕭莊交給御史中丞劉仲威，命令他和蕭莊一同前往齊朝，然後跪拜辭行

返回朝廷，前赴皇帝的殿庭承認罪過，文帝非常贊賞他的仁義。

尋授寧遠始興王府法曹參軍，轉諮議參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領豫州大中正。聘于周，使還，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正如故。高宗入輔，以泌爲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卒，年五十八。臨終戒其子蔓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質。

不久任命爲寧遠始興王府法曹參軍，轉任諮議參軍，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兼任侍中，領豫州大中正。派往周朝通問修好，出使回來，任命爲散騎常侍，御史中丞，他的中正職務依舊擔任。高宗入朝輔佐後，任用袁泌爲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去世，時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告誡他的兒子袁蔓華説："我對於朝廷一直没有立下功績，死後，收殮尸體立即下葬，不要接受贈官謚號。"他的兒子遵照袁泌的遺願，上書請求這樣辦，朝廷不同意，贈給袁泌金紫光禄大夫的官銜，謚號叫做質。

劉仲威

劉仲威南陽涅陽人也。祖虯，齊世以國子博士徵，不就。父之遲，荆州治中從事史。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僞署御史中丞，隨莊入齊，終於鄴中。

劉仲威是南陽涅陽人。祖父劉虯，齊朝時朝廷以國子博士之職徵召他，没有就任。父親劉之遲，做過荆州治中從事史。劉仲威年少時就有志氣，廣泛地涉獵文史知識。梁朝承聖年中任用爲中書侍郎。在蕭莊僞官署中任御史中丞，跟隨蕭莊進入齊朝，死於鄴中。

劉廣德

仲威從弟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父之亨，梁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廣德，承聖中以軍功官至給事黄門侍郎、湘東太守。荆州陷後，依于王琳。琳平，文帝以廣德爲寧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仍領其舊兵。尋爲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内史。光大中，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太建元年卒於郡，時年四十三，贈左衛將軍。

劉仲威從弟劉廣德，也愛好學習，恃才任性。父親劉之亨，梁朝時任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劉廣德，承聖年中因爲軍功官做到給事黄門侍郎、湘東太守。荆州失陷後，依附於王琳。王琳被平定後，文帝任命劉廣德爲寧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依舊統領他原有的軍隊。不久任命他爲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任樂山、豫章兩個郡的太守，新安内史。光大年中任命爲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太建元年死於郡中，時年四十三歲，贈給左衛將軍的官銜。

陸山才

陸山才字孔章，吴郡吴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散騎常侍。

陸山才字孔章，吴郡吴人。祖父陸翁寶在梁朝任尚書水部郎。父親陸汎，任散騎常侍。

山才少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并欽重之。起家王國常侍，遷外兵參軍。尋以父疾，東歸

陸山才少年時氣度卓越豪邁，愛好文史，范陽人張纘，張纘的弟弟張綰，都欽佩敬重他。以出任王國常侍起家，升任外兵參軍。不久因爲父

侍養。承聖元年，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

親生病，往東回到家中侍候奉養。承聖元年，王僧辯任命陸山才爲儀同府西曹掾。高祖殺王僧辯後，陸山才逃到會稽依附張彪。張彪失敗，纔歸附高祖。

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擒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仍鎮豫章。文育與侯安都於沌口敗績，余孝頃自新林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衆，依于周迪。擒余孝頃、李孝欽等，遣山才自鄱陽之樂安嶺東道送于京師。除中書侍郎。復由樂安嶺綏撫南川諸郡。

紹泰年中，都督周文育出朝鎮守南豫州，他不擅長文書和奏疏，於是任用陸山才爲長史，政事全部委托給他。周文育往南討伐，打敗蕭勃，捉住歐陽頠，計謀策劃大多出自於陸山才。到周文育往西征伐王琳時，留陸山才監理江州政事，仍鎮守豫章。周文育和侯安都在沌口戰敗時，余孝頃自新林來進犯豫章，陸山才收攏集合剩下的部衆，依附於周迪。周迪捉住了余孝頃、李孝欽等，派遣陸山才從鄱陽的樂安嶺東道送他們去京城。陸山才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又由樂安嶺前去安撫南川諸郡。

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爲貞威將軍、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由是山才獲反，除貞威將軍、新安太守。爲王琳未平，留鎮富陽，以捍東道。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揚州事。

周文育重新鎮守豫章金口，陸山才又被任命爲貞威將軍、鎮南長史、豫章太守。周文育被熊曇朗害死後，熊曇朗囚禁了陸山才等人，送往王琳那裏。尚未到達，而侯安都在宮亭湖打敗了王琳部將常衆愛，因此陸山才得以返回，任命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因爲王琳還未平定，留下鎮守富陽，以保衛東道。調入朝廷任員外散騎常侍，升任宣惠始興王長史，管理東揚州政事。

侯安都討留異，山才率王府之衆從焉。異平，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爲鎮東始興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未拜，改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滿歲爲真。

侯安都討伐留異，陸山才率領王府的軍隊隨從前往。留異被平定後，任命爲明威將軍、東陽太守。調入朝廷任命爲鎮東始興王長史，兼任會稽郡丞，管理東揚州政事。尚未就任，改任爲散騎常侍，兼任度支尚書，滿一年後授給實職。

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爲軍司。迪平，復職。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山才又以本官之會稽，指授方略。還朝，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雲旗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衛將軍，謚曰簡子。

高宗往南征伐周迪，任用陸山才爲軍司。周迪被平定後，陸山才恢復原職。余孝頃從海上來襲擊晉安，陸山才又以本身官職來到會稽，指點傳授計謀策略。返回朝廷後，因爲侍候皇上的宴席中和蔡景歷在言語上有過失差錯，被官吏告發，陸山才被免去官職。不久任命爲散騎常侍，升任雲旗將軍、西陽和武昌兩個郡的太守。天康元年去世，時年五十八歲。贈給右衛將軍官銜，謚號叫做簡子。

王質

王質字子貞，右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補國子《周易》生，射策高第。起家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遭母憂，居喪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東宮領直。累遷中舍人、庶子。

王質字子貞，右光祿大夫王通的弟弟。少年時意氣風發，涉獵群書史籍。梁朝時以梁武帝外甥的資格封爲甲口亭侯，補充進國子學做學習《周易》的學生，考試取得優秀成績。以任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起家。遭遇母親去世，服喪期間以守孝聞名。服喪期滿，任命爲太子洗馬、東宮領直。連續升任中舍人、庶子。

太清元年，除假節、寧遠將軍，領東宮兵，從貞陽侯北伐。及貞陽敗績，質脱身逃還。侯景於壽陽構逆，質又領舟師隨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翦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援京邑，軍據南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

太清元年，任命爲假節、寧遠將軍，率領東宮軍隊，跟從貞陽侯向北征伐。到貞陽侯戰敗，王質脱身逃回來。侯景在壽陽叛亂，王質又率領水軍隨同大部隊一起抗拒敵人。侯景的軍隊渡江，王質便撤退了。不久他率領步兵和騎兵駐在宣陽門外。侯景的軍隊到達京城，王質的部隊不戰就潰敗了，他於是剪去頭髮做了和尚，秘密地藏匿在世間。到柳仲禮等會合援救京城，軍隊占據南岸時，王質又收攏集合自己剩餘的部衆跟隨他們。

京城陷後，西奔荆州，元帝承制，以質爲右長史，帶河東太守。俄遷侍中。尋出爲持節、都督吴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吴州刺史，領鄱陽内史。

京城失陷後，王質往西逃到荆州，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任用王質爲右長史，兼任河東太守。不久升任侍中。接着調出朝廷任命爲持節、都督吴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吴州刺史，領鄱陽内史。

荆州陷，侯瑱鎮于湓城，與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度信安嶺，依于留異。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令鎮信安縣。

荆州失陷，侯瑱鎮守於湓城，和王質不和，派遣偏將羊亮代替王質，而且用兵威脅他，王質率領自己的部隊，越過信安嶺，依附於留異。文帝鎮守會稽時，用兵援助王質，命令他鎮守信安縣。

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逾嶺出豫章，隨都督周文育以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殺質，文育啓請救之，獲免。尋授散騎常侍、晉陵太守。

永定二年，高祖命令王質率領自己的部隊越過信安嶺前出豫章，隨從都督周文育以討伐王琳。王質和王琳一直友好，有人誣陷説王質在軍中暗地裏傳信給王琳互相勾結，高祖命令周文育殺王質，周文育陳述情况請求饒王質一命，得以免死。接着任命爲散騎常侍、晉陵太守。

文帝嗣位，徵守五兵尚書。高宗爲揚州刺史，以質爲仁威將軍、驃騎府長史。天嘉二年，除晉安太守。高宗輔政，以爲司徒左長史，將軍如故。坐公事免官。尋爲通直散騎常

文帝登位，徵調入朝廷署理五兵尚書。高宗做揚州刺史時，任用王質爲仁威將軍、驃騎府長史。天嘉二年，任命爲晉安太守。高宗輔佐朝政時，任用王質爲司徒左長史，將軍的職務依然擔任。因爲公事獲罪被免除官職。不久任命爲通直

侍，遷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建二年卒，時年六十。贈本官，謚曰安子。

散騎常侍，升任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建二年去世，時年六十歲。贈給本來的官銜，謚號叫做安子。

韋載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也。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永昌嚴公。父政，梁黃門侍郎。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祖父韋叡，在梁朝時任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永昌嚴公。父親韋政，在梁朝任黃門侍郎。

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棱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韋載少年時聰明有才智，專心致志愛好學習。年紀十二歲時，隨同叔父韋棱去見沛國人劉顯，劉顯問了他《漢書》中的十件事，韋載隨着所問應聲對答，沒有遲疑。到他長大了，廣泛地涉獵文史知識，深沉敏睿有才識和度量。以任梁朝邵陵王法曹參軍起家，升任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建威將軍、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是時僧辯軍于湓城，而魯悉達、樊俊等各擁兵保境，觀望成敗。元帝以載爲假節、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軍事、高唐太守。仍銜命喻悉達等令出軍討景。及大軍東下，載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柵口，與僧辯會于梁山。景平，除冠軍將軍、琅邪太守。尋奉使往東陽、晋安，招撫留異、陳寶應等。仍授信武將軍、義興太守。

侯景叛亂的時候，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任用他爲中書侍郎。接着任命爲建威將軍、尋陽太守，跟隨都督王僧辯往東討伐侯景。這時王僧辯駐軍於湓城，而魯悉達、樊俊等人各自率領軍隊保守自己的地盤，等待戰爭的勝敗情況。元帝任用韋載爲假節、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軍事、高唐太守。於是領受命令曉諭魯悉達等人命令他們派出軍隊討伐侯景。到大軍東下時，韋載率領三個郡的兵力從焦湖前出柵口，和王僧辯會合於梁山。侯景被平定後，他被任命爲冠軍將軍、琅邪太守。接着奉命出使前往東陽、晋安，招降安撫留異、陳寶應等人。於是韋載被任命爲信武將軍、義興太守。

高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并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鏁，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剋其水柵。仍遣載族弟翽賫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其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

高祖殺王僧辯後，就派遣周文育率領輕裝的士兵襲擊韋載，尚未到達而韋載已先有覺察，於是憑藉環繞的城墻加强自守。周文育對他攻得非常緊急，韋載所率領的縣中的士兵都是高祖原來統率的士兵，大多數善於使用機械發射的弓，韋載收攏他們得到幾十個人，給他們帶上長鎖，命令自己親信的人監督他們，驅使他們射擊周文育的軍隊，規定説十發不能兩中的人就處死，因此每次發射都能擊中，所有擊中的都斃命了。周文育的軍隊稍微退却，韋載便在城外占據河流立起木柵，兩軍相持幾十天。高祖聽到周文育軍隊不順利的消息，就自己率領軍隊來征伐韋載，攻破

其族弟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并隨才任使，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

他的水栅。便派遣韋載同宗族的弟弟韋翽帶着書信來曉諭韋載殺王僧辯的道理，并且奉梁敬帝的命令，命令韋載停戰。韋載得到書信，就帶着他的部衆向高祖投降了。高祖給予優厚的撫慰，隨即任用他的族弟韋翽監管義興郡，韋載所部的將帥，都根據才能任命使用，高祖帶着韋載總是把他安置在自己身邊，和他謀劃計議。

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吴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别命輕兵絶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

徐嗣徽、任約等領着齊朝的軍隊渡江，占據了石頭城，高祖向韋載詢問對敵的計策，韋載説：“齊朝的軍隊如果分兵先行占據三吴的道路，侵占東邊的國土，那麽就大勢已去啦。現在可以緊急地在淮南即侯景從前軍營的基礎上築城，以使東邊的道路通行能够轉運輸送，另外命令輕裝的軍隊斷絶敵人的糧食運輸，使他們前進不能有所擄掠，退却不能得到供給，那麽齊朝將領的頭，十天便可得到。”高祖聽從了他的計策。

永定元年，除和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二年，進號輕車將軍。尋加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將軍如故。

永定元年，任命韋載爲和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定二年，加封他爲輕車將軍。接着加官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將軍的職務依舊擔任。

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絶人事，吉凶慶吊，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太建中卒於家，時年五十八。

天嘉元年，因爲有病不再擔任官職。韋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的白山，到這時候就在那裏建築房屋居住下來，和外面的人事斷絶來往，無論吉事凶事慶賀吊喪，都没有往來，幾十年中没有人進入他的家門。太建年中在家裏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韋翽

載族弟翽。翽字子羽，少有志操。祖愛，梁輔國將軍。父乾向，汝陰太守。翽弱冠喪父，哀毁甚至，養母、撫孤兄弟子，以仁孝著稱。高祖爲南徐州刺史，召爲征北參軍，尋監義興郡。永定元年，授貞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逾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俠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尋出爲宣城太守。天嘉二年，預平王

韋載同宗族的弟弟韋翽。韋翽字子羽，少年時就有志向操守。祖父韋愛，在梁朝任輔國將軍。父親韋乾向，任汝陰太守。韋翽二十歲時父親去世，居喪中十分悲傷以致身體受損，撫養母親，撫育兄弟的遺孤，以仁義孝順著稱。高祖做南徐州刺史時，召來韋翽任用爲征北參軍，接着監理義興郡政事。永定元年，任命爲貞毅將軍、步兵校尉。升任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將軍的職務，原是率領軍營中的士兵，兼統領在宫中值宿的警衛。自梁朝建立以來，驍騎將軍的任務更加重要，皇帝從宫中出行時則負責羽飾旌旗之類的儀仗隊和清除道路擔任警戒的工作，進入宫廷則和二個警衛共同值班，當皇帝不坐正殿而

琳之功，封清源縣侯，邑二百户。太建中卒官，贈明、霍、羅三州刺史。

來到殿前時則上殿左右侍奉。韋翽一直就有名望，皇帝每遇大事總是命令他在左右侍奉，當時人們覺得他很光榮，給他一個稱號叫做“俠御將軍”。不久調出朝廷任命爲宣城太守。天嘉二年，因爲參與平定王琳的功勞，被封爲清源縣侯，食邑二百户。太建年中在任上去世，贈給他明、霍、羅三州刺史的官銜。

子宏，字德禮，有文學，歷官至永嘉王府諮議參軍。陳亡入隋。

韋翽的兒子韋宏，字德禮，有文學修養，歷任官職做到永嘉王府諮議參軍。陳朝滅亡進入隋朝。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晋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温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譽，抗敵以衛社稷，立勛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既身逢際會，見仗於時主，美矣！

史臣曰：從前鄧禹的根基在於文學，杜預出身是博學儒士，終於建立了軍功，名字著稱於前代。西晋王朝司馬氏同室操戈導致死喪禍亂，流蕩遷徙到長江下游以東地區，這個時期顧榮、郗鑒這一等人，温嶠、謝玄這一類人，没有不是戴巾幘穿褐衣的卑賤書生，而成爲插笏於帶間的士大夫一直享有聲譽，他們抗擊敵人以保衛國家政權，建立功勛而升官做到三公。自那時以來，每個朝代都有這樣的人。但梁朝王室動蕩如水波涌起，使軟弱無所作爲的男子立下志向，既能親身遇上這種機會，又能依靠當時英明的君主，真幸運呀！

陳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弟）寄　馬樞

沈炯

沈炯字禮明，吴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

沈炯字禮明，吴興武康人。祖父沈瑀，在梁朝任尋陽太守。父親沈續，任王府記室參軍。

炯少有雋才，爲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吴令。侯景之難，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吴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

沈炯少年時有出衆的才智，爲當時人們所推重。始任王國常侍，升任爲尚書左民侍郎，調出朝廷任爲吴興縣令。在遭遇侯景叛亂的災難時，吴郡太守袁君正入京援救，任用沈炯監理郡中政事。京城失陷，侯景的將領宋子仙占據吴興，派遣使者招致沈炯，委任他書記的職務。沈炯以有病爲理由堅決推辭，宋子仙發怒，下令殺他。沈炯脱去衣服將要被殺時，因爲路間有桑樹妨礙，於是把他牽往另一個地方，有人趕緊救助他，幸而得以免死。宋子仙愛惜他的才能，終於逼他服從命令掌管書記的工作。到宋子仙爲王僧辯擊敗，王僧辯向來知道沈炯的名聲，就在軍中出錢購買到了他，酬謝捉到沈炯的人鐵錢十萬，從這時起緊急檄文和軍事文書都出自於沈炯。到簡文帝遇害，四方的封疆大吏都上書給在江陵的蕭繹勸他登上帝位，王僧辯命令沈炯寫勸進表，他的文詞十分精美，當時各封疆大吏的上書没有比得上他的。

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吴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并殺之，炯弟携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户。僧辯爲司徒，以炯爲

高祖南下，與王僧辯會合於白茅灣，登上壇場舉行盟會，沈炯爲他們寫作了盟書。到侯景往東逃至吴郡時，抓住了沈炯的妻子虞氏，兒子沈行簡，并殺了他們，沈炯的弟弟帶着他們的母親逃走而得以免除死難。侯景叛亂被平定後，梁元帝同情他的妻和子遭殺戮，特封他爲原鄉縣侯，

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

食邑五百户。王僧辯擔任司徒時，任用沈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召他進入朝廷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

荆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游。時有文章，隨即弃毁，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碗，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别風餘址，對陵阜而茫茫，羇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宫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并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

荆州失陷時，沈炯被西魏所俘虜，西魏的人十分禮遇他，任命沈炯爲儀同三司。沈炯因爲母親年老在東邊居住，總想回國，惟恐魏人愛惜自己的文才而留着自己不肯放行，於是一直閉門不再掃路迎客，没有什麽交游。時常有文章寫好，隨即就毁掉，不讓流傳開來。曾經獨自行經漢武帝築的通天臺，寫了陳情表呈上朝廷，訴説自己思念回鄉的意思。他在文中説："臣聽説喬山雖然遮蔽，鼎湖的神靈還可以祈禱，有魯已經荒蕪，大庭的業迹没有消滅。伏思陛下能降恩德於猗蘭，繼承神靈於豐谷。漢王朝已經建立，想做神仙正可期望，追隨前代帝王登上海濱的之罘山，在泰山的日觀峰祭神而稱頌自己的功德，在汾河的中段絶流而渡，指點柏梁臺而舉行盛宴，多麽快樂呀，難道不是嗎！不久之後命運歸宿是離開人世而成仙，道路走到盡頭帝王去世，雜錯珍寶的帳子綴飾珍珠的簾子，一時破敗散落，茂陵玉碗，仿佛離開了人間，陵雲原有的基礎，和平原上肥沃的田地一樣了。别風宫的餘址，對着土山顯得模糊不清，寄居他鄉被拘縛的臣子，哪能不落淚。從前承明殿既然傾倒，嚴助便向東歸去，有套着四匹馬的車乘坐，司馬長卿往西返回，恭敬地聽説這些足以效法的往事，私下亦有回去的心意。黍稷没有遠揚的香氣，但哪敢忘記追求幸福。"呈上朝廷後，這天夜裏沈炯夢見有宫廷戒嚴的地方，士兵警衛得非常嚴密，沈炯便把自己的事情陳訴，聽到有人説："十分不願意放您回去，但這個時候可以到來。"不多幾天，他就和王克等人一起獲准往東回去。紹泰二年到達都城，被任命爲司農卿，升任御史中丞。

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

高祖接受禪讓，沈炯加官通直散騎常侍，中丞的職務依然擔任。因爲母親年老他上表請求回家撫養母親，皇帝下令不許可。

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

文帝登位，沈炯又上表説："臣平生遭遇不幸，二十歲時父親去世而成了孤兒，母子孤單，兄弟間相互扶助成長。恭敬周到地親身奉養母

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侄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凊，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禮，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趦趄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懍懍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咸、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弃官，《戴禮》垂文，得遣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兹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閣，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睹朝榮，不虧家禮。尋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并無廢也。"

親，出仕不選擇官職，做官在梁朝成功，生命幸存於亂世，冒着危難經歷險途，在百次遭遇死難的險境中已把生命看輕，妻和兒子都被殺害，兄弟已經去世，剩下臣母子兩人，得以遇上國家興盛的時運。臣的母親劉氏，今年八十一歲，臣的叔母丘氏，七十五歲，臣家中的弟侄從前一直没有後人，叔母丘氏的兒孫又很久前就死去了，兩家老人的侍奉撫養，衹剩臣一人。前帝知道臣的孤獨，以俸禄養臣於故鄉，不願讓臣留居鄉野地方，又關心臣冬暖夏凉，所以一年之中，再三讓臣休假。臣屢次披露赤誠之心，頻繁地在君主閲覽時有所冒犯，不是隨意違抗朝廷，要遠離京城。一是因爲自己年紀將到六十歲，家事如沸湯烈火存在心中，每次跪着拜讀家中來信，總是先感到恐懼而後纔喜悦起來，給母親冬温枕夏扇席，不再是年齡稍大的兒童了。二是因爲職務在於掌管經常大法，擔任國家的司直，如果自己毁壞了本身應當遵守的禮節，怎麽來執行國家的法規？前帝的恩德真是情意殷勤，最初許可因哀憐而放歸，宫中内侍皇上近臣，多數人都知道這個旨意。正是因爲選拔具有賢德和才能的人，廣求聰明睿哲之士，徘徊不前時間推移，纔没有實現最初的願望。而天降不幸，時間過去直至今日，善言依然在耳，墳上的泥土已經很快就乾了，遥遠無際的上天，哀悼這個不幸真是不能窮盡。加上臣個人的心念如煎熬一樣焦急，近來的日子中更加急迫，恭謹的請求，儘快忘却塵世。伏思陛下睿哲聰明，繼位興起之後繼承前帝的事業，以禮法治理天下，弘揚這種孝治。短小的筆管祈求上天，仰首向往帝座，以精誠感動必然相應，實在期望皇上。特别乞求恩澤得以表白個人盡孝之禮，那麽君主的恩惠，廣施所及没有邊際，况無足稱道之人的升沉，誰不受到滋潤養育。"皇帝下詔書回答説："看了陳情表陳述的心懷。你的聲譽傳揚在咸、雒一帶，情感深切地關注宛、沛那方。道理切實是母親每天倚門盼子來歸，許諾之言却已歸他鄉，又爲掌管國事所牽連，於是有違於侍奉養育母親之責。雖然周生的思念，常要辭去官職，《戴禮》焕發文采，可以派遣主持政

務，前代帝王恩德覆被四海，辛勤勞苦料理紛繁政務，以你的才能爲獨一無二，任用爲御史中丞每次朝見君主都獨坐一席，正當要更加委以重任，屢次在情禮方面有所委屈。朕繼承帝位，想擴展大業，祇是這樣寡恩薄德，心中又纏繞哀傷愧疚，實在有賴於德才兼備的明智之士，共同達到和樂的境地，難道就捨去手版離開南邊的宮廷，解除官職取往東之路回去。應當使馮親入京居住，荀母跟從住到官署，以見朝廷的光榮，不欠缺家庭的禮節。考慮詔書這樣做的理由，去迎接尊貴的家室，使你公私兩方面得到適宜的安排，都不受損害呀。”

初，高祖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吴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即日舉哀，并遣吊祭，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當初，高祖曾經稱贊沈炯適合任輔佐帝王的職務，軍隊國家的大事，沈炯多參與謀劃，文帝又看重他行事的才能，要加給恩寵使他顯貴。遇上王琳進犯大雷，留異擁兵占據東邊國境，文帝想使沈炯因此建立功勛，便解除他中丞的職務，加官明威將軍，派他回故鄉，收攏集合部隊。沈炯因爲疾病在吴中去世，時年五十九歲。文帝聽到這消息，當天舉行哀悼儀式，并派使者前往吊唁祭奠，贈給侍中官銜，謚號叫做恭子。有著作集二十卷流行於世間。

虞荔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

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父虞權，在梁朝任廷尉卿、永嘉太守。父親虞檢，任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

虞荔幼年時聰明敏睿，有志向操守。九歲那年，隨從堂伯父虞闡去探望太常陸倕，陸倕問虞荔《五經》中的十件事，虞荔隨問隨答，没有遺漏闕失的地方，陸倕十分詫異。又曾經拜訪不就朝廷徵聘的士人何胤，當時太守衡陽王也來訪，何胤把虞荔的情況告訴衡陽王，衡陽王要見虞荔，虞荔推辭説：“没有擔任官職，不可拜見。”衡陽王因爲虞荔有高尚的志行，極爲敬重，回到郡中，立即徵召虞荔爲主簿，虞荔又以年紀小辭謝而不就任。到成年時，有漂亮的風度儀表，博覽古代典籍，善於作文章。脱去平民布衣出任官職時是擔任梁朝的西中郎行參軍，接着署理法曹外兵參軍，兼任丹陽詔獄正。梁武帝在京城西邊

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内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尋領大著作。

設置士林館，虞荔便寫作碑文，呈上朝廷，梁武帝命令將碑文刻石陳列於館中，便任用虞荔做士林學士。接着任用爲司文郎，升任通直散騎侍郎，兼任中書舍人。當時梁武帝左右任職的官員，多參與權力中樞，朝廷内外的軍政大事，互相間交錯兼管，惟有虞荔和顧協寧靜淡泊恭謹地退避，居住在宫中西邊的官署裏，衹以通曉文史爲人所知，當時號稱清白。接着領大著作的職務。

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别駕，并不就。

到侯景叛亂時，虞荔率領親屬進入臺城，任命爲鎮西諮議參軍，舍人的職務依舊擔任。臺城失陷後，逃回故鄉。侯景被平定，元帝徵召他爲中書侍郎，貞陽侯任命他爲揚州别駕，虞荔都没有就任。

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惟新，廣求英雋，豈可栖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虚遲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保兹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邪？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都之計。唯遲披覿，在於兹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

張彪占據會稽，虞荔當時在那裏。到文帝平定張彪後，高祖給虞荔寫信説："死喪戰亂以來，德才兼備的明智之士凋零離散，您有傑出的才能，名聲著稱許、洛，現在朝廷更新，廣泛搜求才智出衆之士，難道可以居留在東邊的故鄉，保持個人的節操？現在您哥哥的兒子奉命接您離開故鄉前往都城，想必是不負朝廷謙虚的希望呀。"文帝又給他寫信説："你在東南一帶有美好的名望，聲譽廣爲人知，自然應當高飛京許，共同安治時弊，而隱居鄉里家園，保持這種獨善其身，難道能和空谷一般深切的願望相稱嗎？真誠希望你立即整理行裝，還是做離開故鄉前往都城的計劃。但願披心相見，在於那一天。"情勢迫切之下虞荔不得已，就服從命令來到都城。高祖崩，文帝繼承帝位，任命虞荔爲太子中庶子，跟隨侍候太子讀書。接着領大著作、東揚揚州兩個州大中正的職務，庶子一職依舊擔任。

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内，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于後焉。

當初，虞荔的母親隨虞荔進入臺城，死於臺城中，接着臺城失陷，哀情喪禮無法表示，虞荔因此終身吃素食穿布衣，不聽音樂，雖所任職務待遇貴盛，而生活節儉樸素，寧靜淡泊無所追求。文帝十分器重他，時常帶領在自己身邊，早晚顧問。虞荔性格深沉謹慎，少説話，凡是諍言進諫獻上可行的意見除去不可行的做法，這方面没有誰能比得上他，所以虞荔的位置不會列在别

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减，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并少知名。

人之後。

那時虞荔的第二個弟弟虞寄居住在閩中，依附陳寶應，虞荔每次談到他就流淚。文帝哀憐而對他說："我也有弟弟在遠方，這種思念的心情十分迫切，他人哪裏知道。"於是下發詔令給陳寶應索要虞寄，陳寶應最終不肯遣送。虞荔因此而傷感生病，文帝幾次親往看望。命令虞荔將家中人口搬進官署居住，虞荔以宫中不是私家居住的處所，請求留居城外，文帝不許可，便命令他家住在蘭臺，文帝乘輿再三親臨慰問，親自寫詔書派往探視的宫中使者，在道路上彼此都能看到。又因爲虞荔吃素食太久，不能承受疲病的折磨，文帝於是下詔令說："能淳樸地穿布衣吃素食，便是高尚的節操，你年紀已經老了，生氣活力稍有减退，正要依仗托付，十分需要能够健壯起來，現在給你魚肉，不准堅持所遵守的布衣素食的做法。"虞荔最終不聽從。天嘉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文帝十分哀傷惋惜，贈給他侍中的官銜，謚號叫做德子。到他的喪柩送還故鄉時，文帝親自出來送行，當時人認爲很榮耀。兒子虞世基、虞世南，都在年少就有名於時爲人所知。

虞寄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静，有栖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娱。岳陽王

虞寄字次安，年少就聰明敏睿。年紀幾歲時，有客人來探訪他的父親，在門口遇上虞寄，於是嘲弄他說："郎君姓虞，一定是没有智慧。"虞寄應聲回答說："文字不能辨認，難道不愚蠢？"客人非常慚愧。進門對他父親說："這個孩子不是平常人，孔文舉一樣的對答不是過失呀。"

到成年時，愛好學習，很會寫文章。性格淡泊寧静，有隱居遁世的志向。二十歲時被薦舉爲秀才，考試對答中取得優秀成績。以擔任梁朝宣城王國左常侍起家。大同年中，曾經在下暴雨時，殿前往往有五彩相雜的寶珠，梁武帝看見十分喜悦，虞寄因此呈上《瑞雨頌》。梁武帝對虞寄的哥哥虞荔說："這篇頌文雅脱俗，是你家的陸士龍呀。應如何提拔任用？"虞寄聽到這樣說，感嘆道："贊揚盛美之事的形象，以表示歌頌盛世太平之情啊。我難道是以文買名求得仕進的人

爲會稽太守，引寄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

嗎?”於是閉門不出聲稱有病，衹以讀書自娛。岳陽王摘任會稽太守時，任用虞寄爲行參軍，升任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任中記室，掾的職務依舊擔任。在職守之中無論事務簡略還是煩瑣，一定保全原則，官署裏面，整天安静。

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晋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

侯景叛亂的時候，虞寄隨哥哥虞荔進入臺城，任命爲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官貞威將軍。京城失陷後，逃回故鄉。在張彪前往臨川時，强迫虞寄同行，虞寄和張彪的部將鄭瑋同坐一條船，鄭瑋曾經忤逆過張彪的心意，於是劫持虞寄逃奔到晋安。當時陳寶應占據了閩中，得到虞寄非常高興。高祖平定侯景，虞寄勸使陳寶應主動結交，陳寶應聽從他的意見，便派使者去表示歸順。承聖元年，任命虞寄爲和戎將軍、中書侍郎，陳寶應喜愛他的才能，以沿途道路不安定爲托辭不予遣送。常要任用虞寄爲所屬官吏，委托他掌管信札公文，虞寄堅決推辭，得以免除。

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説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説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説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到陳寶應與留異結親，暗中有背叛的謀劃時，虞寄伺察到他的意思，談話的時候，常陳述叛逆歸順的道理，隱微地婉言規勸，陳寶應就引開説其他事以拒絶虞寄的規勸。陳寶應又曾經命令身邊的人誦讀《漢書》，躺着聽，讀到蒯通勸韓信造反時説“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陳寶應突然站起來説“可謂明智之士”。虞寄嚴肅地説:“敗壞酈食其勸降齊王田廣的計劃而驕縱韓信，不足以稱爲明智之士；哪裏像班彪的《王命》這樣，認識到歸宿呢?”

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絶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托，使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

虞寄知道陳寶應不可規勸，顧慮禍害到自己，就穿上居士的衣服以拒絶陳寶應。長久地居住在東山寺，假稱脚生了病，不再起床，陳寶應認爲是假裝的托辭，派人去燒虞寄的卧房，虞寄安穩地躺着不動。身邊親近的人要扶虞寄出去，虞寄説:“我的生命已無所依靠，要往哪裏逃避?”放火的人，不久自己來救火了。陳寶應從此纔相信了。

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

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

到留異起兵時，陳寶應派軍隊支援他，虞寄於是寫信極力規勸説:

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虞寄在世間變故之時流離失所，飄泊寄居貴鄉，

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愒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

將軍待我以上賓之禮，表示出對國士那樣的器重，意氣所感，哪天也不會忘記這些。然而虞寄處在重病彌留之時，暮年將到盡頭，經常擔憂很快會死去而填埋到溝壑之中，知遇之恩點滴都沒有報答，所以敢坦誠地告訴真心，冒昧陳述赤誠之意，希望將軍能暫時從容考慮，稍加思考觀察這事，那麼我閉上眼睛死去的那天，所耿耿於懷的事情就不存在了。

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托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

安危的徵兆，禍福的關鍵，不單是上天的旨意，也在於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明智之士，據有重要地位而行事不會偏頗，掌握安危存亡的關鍵而不犯過失，難道能迷惑於虛飾浮誇的言辭嗎？將軍兼有文武雙全的才能，英明威武世間少有，以前因爲國家多難，仗劍興兵，執大旗告誡衆將士，振奮威武達於千里，難道不是因爲都城四郊有許多軍營，共同謀劃輔佐王室，挽救艱危的時局報答君主，安定國家保護人民嗎？因此五尺高的兒童，都願意拿起武器跟隨將軍。到高祖武皇開創基業於混亂時世之中，初步度過艱難時期。那時天下沸騰，人民沒有一個確定的君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畏懼，不知所從。將軍運用明察精微的鑒識，判斷合縱連横的辯論，表示歸順，自己依托於同宗結盟，這是將軍的妙計有遠見的圖謀，發自於衷誠的呀。到現在的君主繼承大業，欽明睿聖，選拔賢能之士，群臣和睦，結交將軍給予連城以衛國的重任，尊敬將軍分封給土地。難道不是朝廷對國家大事遠大的謀略，推誠相待於他人嗎？屢次發布詔書，情意懇摯親切，君臣之分已定，骨肉之恩已深。没有想到將軍迷惑於邪說，突然心生背叛的計劃，虞寄因此疾首痛心，眼淚哭盡了繼之以流血。萬無一失的辦法，私下爲將軍感到可惜。虞寄雖然疾病侵身已到老年，言論不足以采納，千慮一得，請允許陳述愚笨的計劃。願將軍稍微收斂雷霆之怒，給一點時間，使得能將悖理不明的

話說完，披露肝膽的赤誠，那麽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呀。

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進足以摇蕩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説，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勛高竇融，寵過吴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弃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鋭，長驅深入，繫馬埋

自從上天抑制了梁朝的氣數，災難一再到來，整個國家分崩離析，英雄交相競起，不可全部記載，人人自以爲得之。然而消滅凶頑剪除叛亂，拯溺扶危，天下衆人擁戴，天地人眷愛而賦以重任，讓位於賢而坐北朝南登上帝位的，陳氏呀。難道不是有天道在，上天所授，成爲國君順應天道嗎？這件事十分明顯，這是一。現在的君主繼承基業，完美的德性及於遠方，國法再次實施，國土重新穩定。以王琳的强大，侯瑱的勢力，進足以動摇中原，爲争天下角逐勝負，退足以占據江南而不順從，豪横自大於邊側之地。然而或者命令一旅之衆的軍隊，或者依靠一個文士的説辭，王琳就瓦解冰消，投身外國，侯瑱就以頭叩地，歸順朝廷。這又是上天給予的威力，而除去他的患害。這件事十分明顯，這是二。現在將軍以藩鎮諸侯的重任，東南地方的部衆，竭盡忠誠侍奉君主，勉力爲王事效勞，難道不是功勛高過竇融，寵信超過吴芮，分頒珪玉劃分疆野封爲諸侯，坐北朝南身居王位？這件事十分明顯，這是三。而且當今朝廷拋棄前嫌不計較過去，寬厚得人心，改過自新的人，都加以提拔授予官職。至於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頠等人，都委以親信的要職，任用爲得力的助手，胸中豁然坦蕩，毫無一點芥蒂。何况將軍的過失不同於張繡，罪愆有别於畢諶，那麽哪裏值得憂慮安危存亡，哪裏會失去榮華富貴？這些又使事情十分明顯，這是四。現在周、齊與鄰國和睦，因此境外没有憂患，朝廷可以集中兵力於一個方向，已經不止一日，目前不是劉邦、項羽競争逐鹿的時機，楚國、趙國連横合縱的形勢了，哪能體態温文高拱兩手地安坐着，空談建立周文王那樣的事業？這件事十分明顯，這是五。况且留將軍畏懼地據守一隅，屢經摧折挫敗，聲譽實力虧損喪失，膽量勇氣衰落沮

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强，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弃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閒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弃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鬥，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吁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吴、楚，晉室潁、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喪。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這幾個人，將軍知道，他們遲疑不定，衹注視自己的利益；其餘的將帥，也可以看出來。誰能身披堅甲手執鋭器，長驅深入敵陣，固守不退，奮勇不顧生命，以身先士卒的呢？這又使事情十分明顯，這是六。况且將軍的强大，怎麽比得上侯景？將軍的部衆，怎麽比得上王琳？武皇消滅侯景的事在前，現在的君主摧毁王琳的事在後，這是天道，不再是人的力量所能及的。而且戰争以後，人民都厭惡動亂，誰能拋棄家人的墳墓，離别妻和子，做出萬死不顧的安排，隨從將軍在白刃之間進行血戰呢？這又使事情十分明顯，這是七。依次觀察前古，借鑒往事，子陽、季孟，相繼傾覆，餘善、右渠，危亡相連而到，上天的意旨應當畏懼，山川不足依恃。况且將軍要以幾個郡的地盤，抵擋國家的軍隊，以諸侯的資格，抗拒君主的命令，這種强弱逆順的情况下，怎麽可以達到目的呢？這又使事情十分明顯，這是八。况且不是和我同一族類，他的心思必然不同。不愛他的親戚，難道能愛他人？留將軍身受國家爵位的束縛，兒子娶帝王之女，還是拋棄父子親屬而不顧，背叛聖明君主而孤立，危急的時候，哪能同憂共患，不背叛將軍的呢？至於軍隊士氣衰落力量窮盡，畏懼誅殺因利求賞，必定會有韓、智在晉陽所做的那種謀劃，張、陳在井陘所形成的那種局勢。這又使事情十分明顯，這是九。况且北方的軍隊萬里遠征前來戰鬥，勢猛不可抵擋，將軍在自己的地方進行戰鬥，人們多數都顧慮後方。梁安變化無常，修吁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相當，出師没有正當的名義，起事没有合適的時機，以這種條件興兵，不知有什麽利。以漢朝的吴、楚兩個藩國，晉室潁、顒二王，連城幾十座，軍隊百萬，毁滅根本，自己謀取國家，他們有成功的嗎？這又使事情十分明顯，這是十。

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

爲將軍計劃，不如趁走得不遠就回頭，

復，絶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

和留氏斷絶姻親關係，秦郎、快郎，即遣送朝廷作爲人質，解除武裝停止戰争，一切遵守詔書的意旨。況且朝廷許諾授以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重復宰白馬歃血立下的盟誓，朕不食言，向宗廟社稷發誓。虞寄聽説聰明的人在後果未形成之前就能照見，智慧的人不再謀劃，這種成敗的效果，將軍不用懷疑。是吉是凶相距十分細微，中無一髮之間隙。現在藩鎮繫結在一起的不多，皇子還在幼年，凡是同宗的子孫，都得到寵愛培植。況且以將軍的地域，將軍的才能，將軍的名望，將軍的勢力，而能勝任整治藩鎮的職務，北面朝見君主稱臣，難道不是可以和劉澤的功業相提并論嗎？難道不是身與山河同樣安定，名與金石共同長存？希望加以三思，考慮這些不要疏忽。

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

虞寄氣力薄弱，餘生不多，感念恩德，不覺口出狂言，鈇鉞的誅殺，心甘情願。

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爲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

陳寶應看了書信非常憤怒。有人對陳寶應説：“虞公病勢漸漸沉重，言談多有錯誤。”陳寶應的怒意纔稍微消除。也因爲虞寄在民衆中有聲望，姑且寬容他。到陳寶應敗走，晚上來到蒲田時，回頭對他的兒子扞秦説：“以前聽從了虞公的計謀，不會落到今天的地步。”扞秦祇是哭泣而已。陳寶應被抓住後，衆多賓客中凡是稍微與這事有關係的，都被殺，祇有虞寄因爲有先見之明得以免禍。

初，沙門慧摽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宫。”寶應得之甚悦。慧摽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摽退，寄謂所親曰：“摽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起初，和尚慧摽涉獵文史有才思，到陳寶應起兵時，作五言詩送給他，説：“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宫。”陳寶應得到這首詩十分高興。慧摽拿給虞寄看，虞寄一看就停下來，臉色嚴肅不説話。慧摽退出，虞寄對所親信的人説：“摽公既然以這件事開始，必定因這件事告終。”後來果然因此犯罪被殺。

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至，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

文帝接着詔令都督章昭達依據情理發配遣送，命令虞寄返回朝廷。到抵達後，當天就接見，對虞寄説：“管寧無疾無憂。”他慰勞的情意就像這樣。不久，文帝對到仲舉説：“衡陽王既

出閤，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别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即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并不就。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决之，但朔望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

然離開朝廷去自己的封地做藩王，雖然尚未設置王府僚屬，但必須有一人早晚交游相處，兼掌書記職務，應當尋求老成博學之士中操行事業卓越的。”到仲舉不知怎麽回答，文帝説：“我自己找到他了。”於是親手下詔令任用虞寄。虞寄進入宫廷拜謝，文帝説：“所以委屈您在藩王處任職，不衹是以信札公文相煩，而且是作爲學習的榜樣來輔佐呀。”接着兼任散騎常侍，派遣出使齊朝，虞寄以年老有病推辭，没有成行，任命爲國子博士。不久，又上表請求解除職務回歸故鄉，文帝以優待的詔書報答他，准許他往東還鄉。仍任命爲東揚州别駕，虞寄又以有病辭去。高宗登上帝位，徵召虞寄授予揚州治中和尚書左丞的職務，都没有就任。於是任命爲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官戎昭將軍，又以有病推辭，不能勝任早晚陪伴。建安王於是特令虞寄停止在王府辦公，建安王有疑難的問題，前往虞寄那裏判明解决，衹是在農曆每月的初一日和十五日寫給建安王書啓而已。太建八年加官太中大夫，將軍職務依舊擔任。太建十一年去世，時年七十歲。

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凛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絶，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期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不存。

虞寄年少時就行爲淳厚，倉猝間行事也必是仁義厚道的，雖童僕不曾給過嚴厲的聲色，至於面臨危難堅守氣節時，則言詞聲調嚴肅令人敬畏，白刃在前也不害怕。自從流離居住在南方，與哥哥虞荔隔絶，因爲感傷得了氣病，每次收到虞荔的書信，氣便奔騰劇烈，危險的情况出現了好幾次。前後所任官職，不曾到任期届滿，纔一年幾個月，便自己請求解除職務退出官場。常説：“知足就能不受屈辱，我知足啦。”到因病引退家居時，每次各位藩王受任爲州中將領，來到後必下車登門致禮，命令虞寄不用手板，以几案和手杖坐着陪伴。虞寄常出游附近的僧寺，鄉里的人互相傳告，老幼排列，在道路的左方朝他下拜。有用言詞發誓爲約的人，衹要指着虞寄便不會欺騙，他非常人所及的德行形成的影響就是這樣。所寫作的文章，遭受戰亂多數没能保存下來。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祖父馬靈慶，在齊

慶，齊竟陵王録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

朝任竟陵王的録事參軍。馬樞纔幾歲時父母親都去世了，爲他的姑姑所收養。六歲時，能朗讀《孝經》、《論語》、《老子》。到成年後，廣泛地涉獵經書史籍，特别擅長佛經和《周易》、《老子》的意義。

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别，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吕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虚則糠秕席上之説，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梁朝邵陵王蕭綸做南徐州刺史時，素聞其名，任用爲學士。蕭綸當時自己講解《大品經》，命令馬樞講解《維摩》、《老子》、《周易》，同一天發出題目，道俗各界來聽的有二千人。邵陵王想徹底瞭解馬樞學識的優劣，便對衆人説："和馬學士討論經義，必須使他理屈而受制，不得空立主客的名義。"於是數家學者各自起來提出問題，馬樞便依次分析評判，揭示他的宗旨，然後區分流派，轉折變化無窮，論辯的人拱手静默聆聽接受而已。蕭綸非常賞識他，將要引領推薦給朝廷。接着遭遇侯景的叛亂，蕭綸起兵援救臺城，便留下書籍二萬卷交付給馬樞。馬樞縱情閲覽，幾乎要讀遍，於是感嘆地説："我聽説尊崇爵位的人以巢父、許由的生活方式爲桎梏，愛好山林隱逸的人認爲伊尹、吕尚衹不過是掌管庫藏的小官，看重名實的人則把老子的言論視作草芥，喜好清净虚無的人則把儒學的言論視作糠秕，考察這些都是確當的評論，亦衹是各人遵從自己的愛好呀。然而支父有辭讓王位的耿直，嚴子有高傲地對待帝王的準則，千載美談，是不會磨滅的呀。比較追求自己志向的人，不禁望着人生的道路而嘆息。哪裏是上天不賜予人高尚情操，什麽山林隱士不是聽説過很多嗎？"於是隱居於茅山，有終此一生的志向。

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并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静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别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饋餉，辭不獲

天嘉元年，文帝徵召馬樞爲度支尚書，他推辭不肯應命。當時馬樞的親友都居住在京口，每逢秋冬之際，時常前往游玩。到鄱陽王任南徐州刺史，敬重他的高尚，慚愧不能將他羅致，於是用謙卑的言詞誠懇的意思，命令使者去邀請他，前後幾次往返，馬樞堅持以生病爲由推辭。弟子中有人進言説："鄱陽王以師友的情誼相待，與爵位無關，名利争逐的場所中，哪能妨礙清静。"馬樞不得已，就前往了。鄱陽王另外建築房屋以安排他住。馬樞討厭這房子高大華麗，便於竹林

已者，率十分受一。

間自己建一所茅屋住下。每次王公贈送財物，推辭不了不得已的情況下，大概十分中接受一分。

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黄，能視暗中物。常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馬樞少年就遭遇戰亂流離的世道，他所居住的每個地方，盜賊都不進入，依托他的人常有幾百家。馬樞眼睛深黄，能看見黑暗中的東西。常有白燕一雙，在他家庭院的樹上築巢，漸漸地習慣到廊屋的屋檐下，有時飛到几案上，春來秋去，幾乎有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去世，時年六十歲。撰寫《道覺論》二十卷流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籌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史臣曰：沈炯在梁王朝出任官職，年紀是五十歲，任命爲郎署的小官，衹不過是邑宰一類的卑微職務，到撰寫盟書，寫作勸進表，文章的旨趣令人激動振奮，的確是文人中偉大的人啊！虞荔獻計籌劃深沉嚴密，竭盡他的忠心，可以説是有利於清明世道啦。

陳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郎。父洽，梁侍中。

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爲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内，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托。文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由是祇承益恭。侯景之亂，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爲吴興郡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爲宣毅將軍，以仲舉爲長史，尋帶山陰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户。三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并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疏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祖父到坦，齊朝任中書侍郎。父親到洽，梁朝任侍中。

到仲舉没有其他技藝業行，然而爲人處世耿直端正。初仕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調出朝廷任命爲長城縣令，處理政事號稱廉潔公正。文帝住在故鄉時，曾經訪問到仲舉，當時天陰下雨，到仲舉獨自坐在房内，聽到城外有簫鼓的聲音，一會兒文帝到了，到仲舉感到詫異，於是深深地結交依托於文帝。文帝又曾經因爲飲酒，夜晚住在到仲舉帳中，忽然有五彩神光照耀室内，因此敬奉更加恭謹。侯景叛亂時，到仲舉依附文帝。到侯景叛亂被平定，文帝任吴興郡太守，任用到仲舉爲郡丞，與潁川人庾持一起成爲文帝的賓客。文帝任宣毅將軍時，任用到仲舉爲長史，接着兼任山陰縣令。文帝繼承帝位，任命爲侍中，參與掌管選拔人才之事。天嘉元年，署理都官尚書，封爲寶安縣侯，食邑五百户。過了三年，任命爲都官尚書。這年，升任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與掌管選拔人才之事都依舊擔任。不久改封建昌縣侯。到仲舉既然學問上没有專長，朝廷典章制度的運用就不是他所擅長的，選拔引用人才，都出自於袁樞。到仲舉的性格疏放簡略，不干涉時務，和朝廷中的官吏不親近，衹是聚財酣飲而已。過了六年，任期已滿，解除丹陽尹的職務。

是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

這時，文帝多年卧病，不能親自處理日常的紛繁政務，尚書省中的事，都派到仲舉裁斷決

元年，還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佞并付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内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并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劣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驕暗，凌傲百司，遏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衮。韓子高蕞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腹心，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奸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托，以朕冲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奸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并有據驗，并剋今月七日，縱其凶謀。領軍將軍明徹，左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并知其事。二三釁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憝克殲，罪人斯得，并可收付廷尉，肅正

定。天康元年，升任侍中、尚書僕射，參與選拔人才之事依舊擔任。文帝病得很嚴重，他進入宫廷侍奉醫藥。到文帝駕崩，高宗接受遺詔任尚書令入朝輔政，到仲舉和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等，因爲朝廷人士的期望都歸向高宗，於是派殷不佞詐稱是皇帝的命令遣送高宗返回東府。事情暴露，劉師知下到北獄中賜死，王暹、殷不佞一起交付法治，仍任用到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起初，到仲舉的兒子到郁娶文帝的妹妹信義長公主，官做到中書侍郎，調出朝廷任宣城太守，文帝給他配備士兵和馬匹，這年升任南康内史，因爲國家有哀喪之事没有前往就任。到仲舉既被罷免官職住在私人宅邸，和到郁都不能自安。當時韓子高在都城，人馬很多，到郁常乘坐小車蒙上女人的衣服前去和韓子高密謀。韓子高軍中的主將揭發了這件事，高宗收捕了韓子高、到仲舉和到郁一起交給廷尉處理。詔書説："到仲舉才能庸劣，不勞而得到顯貴，受任於前朝，官位和恩寵隆重顯赫，父親參與帝王的政務，兒子據有大邦，以禮相待在由婚姻結成的親戚中已達到極點，權勢和帝王的外戚相當。然而一味這樣驕横昏暗，凌辱慢待百官，文帝去世的初期，擅自操縱國家大政，排擠廢免皇室宗親，欺負蔑視臺衮大臣。韓子高出身門第卑微，從卑下的地位中被提拔起來，進入臺城參與禁衛，以心腹之事加以委任，蜂蠆有毒刺，竟敢反咬。到仲舉、韓子高，内外勾結，暗中設下奸計，秘密制定背叛的計劃。安成王是朕的叔父，親屬中没有比他更親近的，接受先帝的命令負責導引向上，稟承臨終遺命的托付，因爲朕年幼弱小，應當保祐。家國的安危，事情歸於皇帝的輔政大臣，伊尹、周公的重要，事情没有異議，將相老臣，都知道尊崇。然而率領聚集凶徒，要突然襲擊，駐守東城，進逼崇禮，謀劃樹立到仲舉，以掌握國家政權，侵侮排斥司徒，用意在於獨攬政權，暗中糾結黨羽，正要危害社稷。依靠祖宗在天之靈，險惡的陰謀顯露了。前上虞縣令陸昉等人告發這件事，都有憑證，并且限定本月七日，實行他們凶

刑書。罪止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并所不問。”仲舉及郁并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惡的預謀。領軍將軍明徹，左衛將軍、衛尉卿寶安以及諸公等，又都知道這件事。二三罪行，暴露於朝廷和民間，違背道德，事情駭人聽聞。現在大惡被消滅，是罪人應得，都可收捕交付廷尉，嚴肅地依據刑書正法。懲罰衹限到仲舉父子和韓子高三人而已，其餘的人一律讓其自由，都不問罪。”到仲舉和到郁一起在獄中被賜死，到仲舉當時年紀五十一歲。到郁的兒子和女兒們，因爲是皇帝的外甥得以解脱。

韓子高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吴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及長，稍習騎射，頗有膽决，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家庭地位本來微賤。侯景叛亂的時候，他居住在京都。侯景被平定後，文帝出京鎮守吴興，韓子高當時年紀十六歲，尚未成年頭髮還束做兩個結，容貌美麗，樣子像女人，寄托在淮渚歸附的軍隊中要回故鄉去，文帝看見因而問他，説：“肯來侍奉我嗎?”韓子高答應了。韓子高本來名叫蠻子，文帝給他改成這個名。他性格恭謹，勤於侍奉，常持防身刀并遞送酒肉。文帝性急，韓子高總是能領會他的意旨。到成年，稍微學習了騎射，很有膽量能決斷，願意成爲將帥，到平定杜龕後，配給他士兵。文帝十分寵愛他，不曾讓他離開身邊。文帝曾經夢見自己騎馬登山，道路危險要掉下去，韓子高推捧着他升起來。

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暗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暗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導入文育營，因共立栅。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

文帝討伐張彪時，沈泰等人首先投降，文帝占據了州城，周文育鎮守北面城郭處的香巖寺。張彪自剡縣連夜返回襲擊州城，文帝從北門出城，情勢緊急又是黑夜，軍人趁機擾亂，周文育也不能確定文帝所在的地方。衹有韓子高在身邊，文帝於是派韓子高從亂兵中去見周文育，回來覆命，應答於暗中，又前往慰勞衆軍。文帝屬下的散兵稍微聚集起來，韓子高引導進入周文育的軍營，因此合兵一處共同建立栅欄。第二天，與張彪作戰，張彪的部將申縉再次投降，張彪逃跑到松山，浙東平定。文帝於是把部下多數士兵分配給韓子高，韓子高也輕財禮士，歸附他的人非常多。

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招縣子，邑三百户。王琳至

文帝繼承帝位，任命韓子高爲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爲文招縣子，食邑三百户。王琳到達

于柵口，子高宿衛臺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留異，隨侯安都頓桃支嶺岩下。時子高兵甲精鋭，别御一營，單馬入陳，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晋安，子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爲强盛。晋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并前四百户。六年，徵爲右衛將軍，至都，鎮領軍府。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遷散騎常侍，右衛如故，移頓于新安寺。

柵口時，韓子高進入臺城擔任禁衛。到王琳被平定時，韓子高所統率的部隊更多，將士依附他的，韓子高盡力評價推薦，文帝都任用了。天嘉二年，升任員外散騎常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到征討留異時，他隨侯安都駐兵桃支嶺岩下。當時韓子高軍隊裝備精鋭，另外安排統領一處軍營，他一個人騎馬衝入敵陣，傷了頸部的左邊，一隻髮髻掉了一半。留異被平定後，任命爲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天嘉五年，章昭達等從臨川出發征伐晋安，韓子高從安泉嶺前來會師於建安，在衆多將領中韓子高率領的人馬最爲强盛。晋安平定後，因爲功績升任通直散騎常侍，進封爲伯爵，增加食邑和以前的共有四百户。天嘉六年，徵召爲右衛將軍，到達京都，鎮領儲備軍器的府庫。文帝有病，韓子高入宫侍奉醫藥。廢帝登位，升任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職務依舊擔任，移營駐兵於新安寺。

高宗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平旦入省，執之，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并原宥。延慶因子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

高宗進入京城後，韓子高兵權過重，自己深感不安，喜歡進見臺閣大臣，又請求調出朝廷去鎮守衡州、廣州等地。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以及韓子高軍中主將告發他謀反，當時高宗在尚書省，因此召集在職的文武大臣説是商量立皇太子，韓子高參與，清晨進入尚書省，就逮捕了他，送交廷尉，這天傍晚和到仲舉一同被賜死，當時三十歲。韓子高的父親韓延慶和韓家子弟都諒情而得到寬赦。韓延慶因爲韓子高的貴寵，自己的官職做到給事中、山陰縣令。

華皎

華皎，晋陵暨陽人。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景平，文帝爲吴興太守，以皎爲都録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爲都録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爲暨陽、山陰二縣令。文帝即位，除開遠將軍，左軍將

華皎，晋陵暨陽人。家中世代做小吏。華皎，在梁朝任尚書比部令史。侯景叛亂時，他侍奉侯景的同黨王偉。高祖南下時，文帝被侯景所拘禁，華皎對待文帝非常優厚。侯景被平定後，文帝做吴興太守，任用華皎爲都録事，軍中府庫的糧食布帛，多委托給他。華皎聰明有才智，勤於簿記管理。到文帝平定杜龕後，便配給他人馬兵器，還任都録事。華皎治理下屬賞罰分明，善於安撫養育。當時是戰爭禍害之後，百姓遇上荒年，華皎贈人衣食，多少一定平均，因此逐漸提拔任命爲暨陽、山陰兩地的縣令。文帝登位後，

軍。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户。

任命爲開遠將軍，左軍將軍。天嘉元年，封爲懷仁縣伯，食邑四百户。

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鎮湓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三年，除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資，監江州。尋詔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節、將軍、州資、監如故。周迪謀反，遣其兄子伏甲於船中，僞稱賈人，欲於湓城襲皎。未發，事覺，皎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船仗。其年，皎隨都督吴明徹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太守，進爵爲侯，增封并前五百户。未拜，入朝，仍授使持節、都督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

王琳率軍東下，華皎隨從侯瑱抵抗他。王琳被平定後，華皎鎮守湓城，執掌江州政事。當時南方各州的地方官大多是鄉里的部族之長，不遵守朝廷的典章制度，文帝命令華皎以法律治理他們。王琳的軍隊逃奔散亂時，將領士兵多歸附於華皎。天嘉三年，任命爲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資，監理江州政事。接着詔令華皎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節、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資、監理江州政事的職務依舊擔任。周迪謀反，派他哥哥的兒子率領武裝的士兵埋伏在船中，僞稱是商人，企圖在湓城襲擊華皎。尚未舉事，事情已被華皎覺察，華皎派人先襲擊他們，全部繳獲了他們的船隻和兵器。這年，華皎隨都督吴明徹征伐周迪，周迪被平定後，因爲功勞任命華皎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太守，進封爲侯爵，增加食邑和以前封給的共五百户。尚未就任，調入朝廷，於是任命爲使持節、都督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的職務依舊擔任。

皎起自下吏，善營産業，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運竹木，委輸甚衆；至于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洞，多致銅鼓、生口，并送于京師。廢帝即位，進號安南將軍，改封重安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使皎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并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及峡。

華皎從地位低微的小吏起家，善於經營産業，湘川一帶地方有多種土特産，所得都送入朝廷，糧食竹木，運送非常多；至於油蜜脯菜之類，没有不經營辦理的。又征伐川洞，繳獲許多銅鼓、俘虜，都送於京師。廢帝登位，給華皎晋級號稱安南將軍，改封爲重安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文帝因爲湘州生産杉木造的船隻，派華皎建造大型艦船金翅等二百餘艘，以及許多水戰用的器具，企圖以此攻入漢和峽中。

韓子高誅後，皎内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蕭巋爲主，士馬甚盛。詔乃以吴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是時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

韓子高被殺後，華皎自己心中不安，整治鎧甲聚集徒衆，優厚地禮遇所屬的地方官。高宗頻繁地命令華皎送上大型艦船金翅等，華皎推托拖延不送到。光大元年，秘密上書朝廷請求鎮守廣州，以此觀察當朝君主的心意，高宗假裝答應他，然而詔書没有發出。華皎亦派使者勾引北周出兵，又崇奉蕭巋爲君主，軍馬非常多。高宗下詔令任用吴明徹爲湘州刺史，實際是要用輕兵襲

衆三萬，乘金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别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黄法慧别從宜陽出澧陵，往掩襲，出其不意，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

擊華皎。這時擔心華皎先出兵，於是先派吳明徹率領部衆三萬，乘坐大艦金翅直接前往郢州，又派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領部衆五萬，乘坐大型艦船隨後前往，又命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另外從安成的小路步行出茶陵，又命令巴山太守黄法慧另外從宜陽出澧陵，前往襲擊，出其不意，并和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人共同謀劃征討叛賊。

是時蕭巋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衛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其柱國長胡公拓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巋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内史任蠻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并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并爲皎扇惑，乃下詔曰："賊皎輿皂微賤，特逢奬擢，任據藩牧，屬當寵寄，背斯造育，興構奸謀，樹立蕭氏，盟約彰露，鴆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結邊境，驅逼士庶，蟻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將軍量、安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力，撫勞驍雄，舟師俱進，義烈争奮，凶惡奔殄，獻捷相望，重氛載廓，言念泣罪，思與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爲賊所逼制，預在凶黨，悉皆不問；其賊主帥節將，并許開恩出首，一同曠蕩。"

這時蕭巋派水軍聲援華皎。周武帝又派他的弟弟衛國公宇文直率領部衆駐在魯山，又派他的柱國長胡公拓跋定的三萬人馬，圍攻郢州。蕭巋任命華皎爲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内史任蠻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都隸屬於華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人本來隸屬於華皎之下，因此爲他使用。廢帝擔心長江上游的地方官都爲華皎煽動迷惑，於是下詔書説："叛賊華皎是出身於輿人皂隸這種地位低微的人，衹是遇到奬賞提拔，官至藩鎮這種一州之長的地位，他本應當報恩，却背棄這些培養，帶頭設計奸謀，樹立蕭氏爲君主，他們的盟約已經明顯敗露，存心像鴆毒一樣險惡，目的是要危害宗廟和社稷，煽動結合徒衆在邊境，驅趕逼迫士人和百姓，像蟻群一樣聚集在巴、湘一帶，像豬奔突一般在鄢、郢一帶流竄侵擾，逆天反地，使得人神忿恨。征南將軍淳于量、安南將軍吳明徹、郢州刺史程靈洗，接受法令專程征討，用心盡力，撫勞勇捷雄壯的軍隊，水軍一同前進，忠義節烈之士争先奮進，凶惡叛賊正在奔逃消滅之中，各地獻上的捷報彼此可以看到，重重凶氣覆蓋上空，言談間思念哀憐罪人，考慮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可根據特殊情况赦免湘、巴二州：凡是爲叛賊所逼迫，參與凶黨的，一律都不問罪；叛賊的主帥和他們調度管束的將領，都准許給予恩惠讓他們自首，一同給予自由。"

先是，詔又遣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時皎陣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艦與王師相持未决。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

此前，詔令又派司空徐度和楊文通等人率軍從安成步行出湘東，以襲擊華皎的背後。當時華皎布陣於巴州的白螺，排列大小船艦和朝廷的軍隊相互對峙尚未决戰。到聽説徐度前往湘州，華

巴、郢因便風下戰。淳于量、吴明徹等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没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賊軍大敗。皎乃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城，徑奔江陵。拓跋定等無復船渡，步趨巴陵，巴陵城邑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濟，食且盡，詣軍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于京師。皎黨曹慶、錢明、潘智虔、魯閑、席慧略等四十餘人并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皎於是率兵從巴、郢藉助順風而下開戰。淳于量、吴明徹等募集軍中小船，多賞金銀，命令先行出發抵擋叛賊的大艦，承受賊艦投擲武器的攻擊。賊艦投擲武器都發射完了，然後朝廷軍隊用大艦上的投擲武器攻擊他們，賊艦都被擊碎，沉没於中流。賊又用大艦裝上乾柴，藉助順風放火，一會兒風向轉變把自己燒了，賊軍大敗。華皎於是和戴僧朔乘坐一條船逃走，經過巴陵，不敢上岸進城，直接逃奔江陵。拓跋定等没有船用來渡江，步行前往巴陵，巴陵城邑已被朝廷軍隊所占據，於是改向湘州而去。到水口，不能渡江，而且糧食吃完了，前往朝廷軍隊中請求投降。俘獲的敵兵有一萬多人，馬四千多匹，送於京師。華皎的黨羽曹慶、錢明、潘智虔、魯閑、席慧略等四十多人都被殺，衹有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得赦免。

戴僧朔，吴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討恒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爲南丹陽太守，鎮採石。從征留異，侯安都於岩下出戰，爲賊斫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至是同皎爲逆，伏誅於江陵。

戴僧朔，吴郡錢塘人。四肢有力，勇敢健捷善於戰鬥，同族的兄長右將軍戴僧錫非常喜愛他。戴僧錫年老，征討時總是派戴僧朔率領部衆。戴僧朔在平定王琳中有功勞。戴僧錫去世後，他便代理南丹陽太守，鎮守採石。隨從征討留異時，侯安都從桃支嶺岩下出戰，被賊用刀斧砍傷，戴僧朔一人提刀徒步前往援救。因爲功勞任命爲壯武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隨從征討周迪有功，升任巴州刺史，假節、將軍的職務依舊擔任。到這時同華皎一起叛逆，受死刑於江陵。

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僞署左衛將軍、吴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陁。琳敗，文帝以配皎，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潘智虔，純陁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爲巴陵内史。魯閑，吴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張彪主帥，慧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皎，官至郡守。并伏誅。

曹慶本是王琳的將領，在蕭莊僞朝廷中任左衛將軍、吴州刺史，率領的部衆少於潘純陁。王琳失敗，文帝把他配屬給華皎，官做到長沙太守。錢明，本是高祖的主帥，後來歷任湘州等地的郡守。潘智虔，純陁的兒子，少年時就有志氣，年紀二十歲時任巴陵内史。魯閑，吴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魯閑本是張彪的主帥，席慧略是王琳的部下，文帝把他們都配屬給華皎，官做到郡守。一起被殺。

章昭裕，昭達之弟；劉廣業，廣德之弟；曹宣，高祖舊臣；任蠻奴嘗有密啓於朝廷；由是并獲宥。

章昭裕，章昭達的弟弟；劉廣業，劉廣德的弟弟；曹宣，高祖的老臣；任蠻奴曾秘密上書給朝廷；因此都獲得赦免。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瓶筲小器，輿臺末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胄閥。皎早參近昵，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是瓶筲小器，地位低微的人，文帝鑒於古代得到人才的經驗，爲拯救現在危急的時弊，出於聰明的辦法，安定黎民團結部衆的需要，把他們任用爲親信，不計較出身門第是否顯貴。華皎早就成爲文帝寵信的人，曾經一起同甘共苦，文帝知道他没有隱私，對他全力輔佐給予奬賞，有信任他的誠心，没有可以懷疑的地方。華皎據有長江上游，忠於文帝。到仲舉、韓子高也没有不合於大臣操守的過失呀。

陳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弟）引

謝哲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朏，梁司徒。父譓，梁右光祿大夫。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祖父謝朏，在梁朝任司徒。父親謝譓，在梁朝任右光祿大夫。

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爲南徐州刺史，表哲爲長史。荆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爲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宫。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爲中書令。世祖嗣位，爲太子詹事。出爲明威將軍、衡陽内史，秩中二千石。還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爲録尚書，引爲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謝哲有美好的風度儀表，舉止寬容含蓄，而胸懷豁達，爲品行高尚的士人所推重。以出任梁朝秘書郎起家，連續升任至廣陵太守。侯景叛亂的時候，因爲母親年老便居住在廣陵，高祖從京口渡過長江接應郭元建，謝哲於是歸順高祖，很受高祖敬重。高祖任南徐州刺史，上書朝廷任用謝哲爲長史。荆州失陷，高祖派謝哲獻書給晉安王勸他登上帝位。敬帝稟承皇帝的旨意徵召他爲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越登位，任用謝哲爲通直散騎常侍，侍奉東宫。敬帝登位，升任長兼侍中。高祖承受天命稱帝，升任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調出朝廷任用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進入朝廷任中書令。世祖繼承帝位，任太子詹事。調出朝廷任明威將軍、衡陽内史，官職品級是中二千石。升任長沙太守，將軍的職務、增加的品級依舊保留。回到朝廷任命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登位，謝哲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任録尚書時，引進謝哲任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尚未就任，光大元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九歲。贈給侍中、中書監的官銜，謚號叫做康子。

蕭乾

蕭乾字思惕，蘭陵人也。祖嶷，齊丞相豫章文獻王。父子範，梁秘書

蕭乾字思惕，蘭陵人。祖父蕭嶷，是齊朝的丞相豫章文獻王。父親蕭子範，在梁朝任秘書

監。

乾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年九歲，召補國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時爲祭酒，深敬重之。十五，舉明經。釋褐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建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又板録事參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録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鎮南徐州，引乾爲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太子家令。

永定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是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晋，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寨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虚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晋恃嶮，好爲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仿佛在目。况卿坐鎮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既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并率部衆開壁款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

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粮，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士卒，力不能守，乃弃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并爲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爲屈，徙居郊野，屏絶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昭達以狀表聞，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光大元年卒，謚曰静子。

監。

蕭乾儀表舉止高雅端正，性格安静誠實，擅長隸體書法，得到叔父蕭子雲傳授的書法。年紀九歲時，受召補爲國子學學習《周易》的學生，梁朝的司空袁昂當時任國子學祭酒，非常敬重他。十五歲時，因通曉經術被推薦。脱去平民布衣换上官服出任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升任太子舍人。建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又任用蕭乾爲録事參軍。連續升任中軍宣城王中録事諮議參軍。侯景被平定後，高祖鎮守南徐州，引進蕭乾任用爲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升任中書侍郎、太子家令。

永定元年，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這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晋，一起互相連結，閩中有勢力的軍事首領，往往設立栅欄營壘以保全自己，高祖非常憂慮這種情况，於是命令蕭乾作爲使者前去，告知叛逆和歸順的道理，并觀察情况的虚實。將要出發時，高祖對蕭乾説："建、晋一帶的人依恃險要，常爲非作歹，現在國家剛安定，難於立刻出兵。從前陸賈往南遠行，使得趙他歸順，隨何奉命出使，説服黥布前來稱臣，追想古人俊逸的風采，好像就在眼前。何况你安坐而能鎮定雅士俗人，才能高於從前的賢人，應該勉力建樹功名，不至於煩勞軍隊。"蕭乾到達後，説明叛逆歸順的道理，那些地方的軍事首領都率部衆開壁壘誠心歸附。這年，就任貞威將軍、建安太守。

天嘉二年，留異反叛，陳寶應派兵去援助他，又接濟周迪兵糧，派兵出征侵犯臨川，因此逼近建安。蕭乾一個人作爲朝廷使臣來到郡中，一直没有軍隊，力量上不能防守，於是放棄郡城以躲避陳寶應。當時閩中的地方官，都被陳寶應威脅逼迫，受他任用，蕭乾惟獨不被屈服，遷居郊野之處，隱居斷絶人事交往。到陳寶應被平定後，便出來到達都督章昭達處，章昭達把他的情况上書讓朝廷知道，世祖非常贊賞他，越級提拔任命爲五兵尚書。光大元年去世，謚號叫做静子。

謝嘏

謝嘏字含茂，陳郡陽夏人也。祖瀹，齊金紫光禄大夫。父舉，梁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謝嘏字含茂，陳郡陽夏人。祖父謝瀹，在齊朝任金紫光禄大夫。父親謝舉，在梁朝任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嘏風神清雅，頗善屬文。起家梁秘書郎，稍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宫管記，出爲建安太守。侯景之亂，嘏之廣州依蕭勃，承聖中，元帝徵爲五兵尚書，辭以道阻，轉授智武將軍。蕭勃以爲鎮南長史、南海太守。勃敗，還至臨川，爲周迪所留。久之，又度嶺之晋安依陳寶應，世祖前後頻召之，嘏崎嶇寇虜，不能自拔。及寶應平，嘏方詣闕，爲御史中丞江德藻所舉劾，世祖不加罪責，以爲給事黄門侍郎。尋轉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免，尋復本職。光大元年，爲信威將軍、中衛始興王長史。遷中書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尚書，領羽林監，中正如故。太建元年卒，贈侍中、中書令，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

謝嘏風度神采高潔文雅，非常會寫文章。以出任梁朝秘書郎起家，逐漸提升任太子中庶子，擔任東宫管理文牘的職務，調出朝廷任建安太守。侯景叛亂時，謝嘏去到廣州依附蕭勃，承聖年間，元帝徵召他任命爲五兵尚書，以道路阻隔不通爲理由推辭，改而任命爲智武將軍。蕭勃任用他爲鎮南長史、南海太守。蕭勃失敗，謝嘏回到臨川，爲周迪所挽留。時間久了，又過嶺去到晋安依附陳寶應，世祖前後屢次徵召他，謝嘏身陷叛賊之中道路險阻，不能自拔。到陳寶應被平定，謝嘏纔前往朝廷，被御史中丞江德藻檢舉彈劾，世祖没有問罪責罰，任命他爲給事黄門侍郎。接着改任侍中，天康元年，因爲公事被免職，接着恢復本來官職。光大元年，任信威將軍、中衛始興王長史。升任中書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尚書，領羽林監，中正的職務依舊擔任。太建元年去世，贈給侍中、中書令的官銜，謚號叫做光子。謝嘏著有文集流行於世間。

二子儼、伷。儼官至散騎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出監東揚州。禎明二年卒於會稽，贈中護軍。

謝嘏有兩個兒子謝儼、謝伷。謝儼官做到散騎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調出朝廷監理東揚州政事。禎明二年去世於會稽，贈給中護軍的官銜。

張種

張種字士苗，吴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張種字士苗，吴郡人。祖父張辯，在宋朝任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親張略，在梁朝任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種少恬静，居處雅正，不妄交游，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虚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入除中衛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

張種少年時性格淡泊安静，平日的儀容舉止典雅方正，不隨意與人交游，也不去拜訪别人，當時的人評論他説：“宋代稱頌敷、演，梁代則有卷、充。清凈虚無學識卓越，張種有他們的風格。”張種出仕時任梁朝王府法曹，升任外兵參軍，因父親去世不擔任官職。服喪期滿，任中軍宣城王王府主簿。張種當時年紀四十多歲，家中貧窮，請求任始豐縣令，調入朝廷任命爲中衛西昌侯府的西曹掾。當時武陵王任益州刺史，重新

老，抗表陳請，爲有司所奏，坐黜免。

選擇王府屬吏，任用張種爲征西東曹掾，張種以母親年老推辭，給朝廷上書直言陳述自己的請求，被有司奏劾，張種獲罪被罷免。

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恒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聞，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

侯景叛亂的時候，張種侍奉自己的母親往東逃奔，許久得以到達家鄉。不久母親去世，張種當時年紀五十歲，因哀傷過度而消瘦得很厲害，又受戰亂荒年的逼迫，没辦法在當時下葬，服喪的時間雖然滿了，而他的起居飲食，一直像在服喪。到侯景被平定後，司徒王僧辯把他的情況報告皇上，起用張種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他備辦葬禮，安葬完了，張種纔除去喪服。王僧辯又因爲張種年老，别無後人，賜給他妾，以及生活用具。

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即位，爲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祖受禪，爲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書。二年，權監吴郡，尋徵復本職。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即真。廢帝即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改領弘善宫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宗即位，重爲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并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禄大夫。

貞陽侯僭越登帝位，任命張種爲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登位，張種任散騎常侍，升任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祖接受禪讓後，張種任太府卿。天嘉元年，任命爲左民尚書。天嘉二年，暫時監理吴郡政事，接着徵召回朝廷恢復本來官職。升任侍中，領步兵校尉，因爲公事被免職，以平民身份代理太常卿，不久授給實職。廢帝登位，加官爲領右軍將軍，尚未就任，改爲領弘善宫衛尉，又領揚、東揚兩個州的大中正。高宗登位，重新任用爲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升任中書令，驍騎、中正的職務都依舊擔任。因病任命爲金紫光禄大夫。

種沈深虚静，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庭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謚曰元子。

張種性格深沉虚静，而見識氣量恢宏博大，當時人們都認爲他是擔任宰相的人才。僕射徐陵曾上書朝廷直言讓位給張種説："臣張種才具和胸懷深沉嚴密，文史知識豐富，是東南地方重要的優秀人才，朝廷親信德才兼備之士，能實現大的事業，張種適合官居左丞相。"他爲當時的人所推重就像這樣。太建五年去世，當時年紀七十歲，贈給特進的官銜，謚號叫做元子。

種仁恕寡欲，雖歷居顯位，而家産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

張種爲人仁厚寬恕寡欲，雖然歷居顯貴的官職，而家中産業屢次虧空，他終日安逸，不爲此憂慮。太建初年，張種的女兒做了始興王的妃子，因爲他的住所偏僻簡陋，特賜給住宅一處，又累次賜給無錫、嘉興縣的官職。張種曾在無錫看見有一個判了重罪的犯人關在獄中，天氣寒

責。有集十四卷。

冷，叫出來曬太陽，就丟失了這個犯人，世祖知道後大笑，而不深加責備。張種著有文集十四卷。

張稜

種弟稜，亦清静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太建十一年卒，時年七十，贈光禄大夫。

張種的弟弟張稜，也心懷高潔有見識氣度，官做到司徒左長史，太建十一年去世，當時年紀七十歲，贈給光禄大夫的官銜。

張稚才

種族子稚才，齊護軍冲之孫。少孤介特立，仕爲尚書金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太舟卿、揚州别駕從事史，兼散騎常侍。使于周，還爲司農、廷尉卿。所歷并以清白稱。

張種同族的侄子張稚才，是齊朝護軍張冲的孫兒。少年時就方正耿直有獨到見地而不隨流俗，出仕時任尚書金部郎中。升任右丞，建康縣令、太舟卿、揚州别駕從事史，兼任散騎常侍。出使於周朝，回來後任司農、廷尉卿。歷任官職都以清白著稱。

王固

王固字子堅，左光禄大夫通之弟也。少清正，頗涉文史，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舉秀才。起家梁秘書郎，遷太子洗馬，掌東宫管記，丁所生母憂去職。服闋，除丹陽尹丞。侯景之亂，奔于荆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户曹屬，掌管記。尋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還太子中庶子，尋爲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陽太守。荆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紹泰元年，徵爲侍中，不就。永定中，移居吴郡。世祖以固清静，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二年，至都，拜國子祭酒。三年，遷中書令。四年，又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其年，以固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

王固字子堅，左光禄大夫王通的弟弟。少年時爲人處世高潔正直，非常廣泛地涉獵文史知識，因爲是梁武帝的外甥封爲莫口亭侯。薦舉爲秀才。出任梁朝秘書郎起家，升任太子洗馬，掌管東宫信札文牘的工作，因母親去世服喪而離職。服喪期滿，任命爲丹陽尹丞。侯景叛亂時，逃到荆州，梁元帝稟承皇帝的旨意任用他爲相國户曹屬，掌管信札文牘。接着出使於西魏，西魏的人因爲他是梁氏王朝的外戚，對他的接待非常優厚。承聖元年，升任太子中庶子，接着任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陽太守。荆州失陷，王固到鄱陽，隨同哥哥王質越過東嶺，居住在信安縣。紹泰元年，徵召回朝廷任侍中，没有去上任。永定年間，移居吴郡。世祖因爲王固心地高潔，表示願意聯姻。天嘉二年，王固到京城，任命爲國子祭酒。天嘉三年，升任中書令。天嘉四年，又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這年，以王固的女兒爲皇太子妃，以禮相待非常隆重。

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時高宗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奶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泄，比將伏誅，高宗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潔，止免所居官，禁錮。

廢帝登位，任命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當時高宗輔佐朝政，王固因爲是廢帝外戚，乳母一直往來於宫廷之中，多次宣示秘密的旨意，事情泄露，將受死刑，高宗因爲王固本來没有兵權，而且行爲舉止没有嫌疑之處，祇免去他所任官職，禁止他再做官。

太建二年，隨例爲招遠將軍、宣惠豫章王諮議參軍。遷太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禄大夫。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至德二年改葬，謚曰恭子。

太建二年，按照慣例任用王固爲招遠將軍、宣惠豫章王諮議參軍。升任太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太建七年，死於任官期間，當時年紀六十三歲。贈給金紫光禄大夫的官銜。辦喪事所需財物，隨所用予以資助供給。至德二年改葬，謚號叫做恭子。

固清虚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王固性格清虚寡欲，服喪時以孝著稱。又崇敬信仰佛法，到爲親生母親服喪時，便開始吃素食以至終生，夜晚則坐禪，白天就讀佛經，又學習《成實論》所講的道理，然而對於精微深奥的道理的領會非其所長。王固曾出使於西魏，在宴會進餐的時候，請求停止殺一隻羊，羊在王固前跪拜。又赴宴於昆明池，西魏的人因爲南方人喜歡吃魚，就大設罟網捕魚，王固用佛法禱告，於是一條魚也没有捕到。

子寬，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王固的兒子王寬，官做到司徒左長史、侍中。

孔奐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琇之，齊左民尚書、吴興太守。祖𤩽，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曾祖父孔琇之，在齊朝任左民尚書、吴興太守。祖父孔𤩽，任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親孔稚孫，在梁朝任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縣令。

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嘆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孔奐纔幾歲時就成了孤兒，爲叔父孔虔孫所撫養。他愛好學習，善於寫文章，經書史籍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通曉涉獵的。沛國人劉顯當時號稱學問淵博，每次和孔奐一起討論，對他深爲贊嘆佩服，便拉着孔奐的手説："從前蔡伯喈的古代典籍都給了王仲宣，我則希望做那個蔡君，您可以做王氏而不必有愧。"劉顯所保藏的書籍，不久就贈給孔奐。

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并不就。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爲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

州中薦舉孔奐爲秀才，他考試得到優秀成績。以任命爲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起家，都没有就任。又任命爲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調入朝廷任尚書倉部郎中，升任儀曹侍郎。當時左民郎沈炯爲匿名信所誹謗，將陷於重罪，事情牽連到臺閣大臣，人們心中感到憂慮恐懼，孔奐在朝廷議論時申辯此事，終於得以弄明白。丹陽尹何敬容因爲孔奐剛正，請求將他補爲功曹史。調出朝廷任南昌侯相，正遇侯景叛亂，没有

赴任。

京城陷，朝士并被拘縶，或薦奂於賊帥侯子鑒，子鑒命脱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奂獨敖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奂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奂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剥掠子女，拘逼士庶，奂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衆。

京城失陷，朝廷官員都被拘禁，有人推薦孔奂給叛賊統帥侯子鑒，侯子鑒下令解除拘禁，優厚地對待他，命令他掌管書記職務。當時侯景的軍士都肆意逞其凶威，侯子鑒是侯景的心腹親信，委任又重，朝廷官員見到他的人，没有不卑躬屈膝的，惟獨孔奂傲然自若，不曾顯得卑下。有人勸諫孔奂説："現在是亂世，人們都想苟且以求得免除禍害，獯羯没有知識，難道可以用道義對抗他們?"孔奂説："我的性命還存在，雖未能去死，難道可以取媚於凶惡的醜類，以求得保全性命嗎?"當時賊徒剥削掠奪男人和女子，拘禁逼迫士人和庶民，孔奂總是保護他們，得以保全而度過危難的人非常多。

尋遭母憂，哀毁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奂及吴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并以孝聞。

不久遭遇母親去世的不幸，孔奂居喪哀傷的程度超過了禮制的規範。當時天下死喪禍亂，人們都不能服滿三年的喪期，衹有孔奂和吴國人張種，在寇賊禍亂的環境中堅守禮法制度，都以盡孝著稱。

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奂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奂及沈炯并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奂博物强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箋表書翰，皆出於奂。

到侯景被平定，司徒王僧辯先下徵召的文書，引進孔奂任左西曹掾，又任命爲丹陽尹丞。梁元帝在荆州登上帝位，徵召孔奂和沈炯命令他們一起西上，王僧辯接連不止一次上書朝廷請求留下他們。梁元帝親手寫詔書回答王僧辯説："孔、沈兩位士人，現在暫且從王公處借用。"他爲朝廷所看重就像這樣。於是任命爲太尉從事中郎。王僧辯任揚州刺史，又將孔奂補爲揚州治中從事史。當時侯景剛被平定，每件事都在創始階段，舊日的典章制度，没有保存下來的，孔奂見聞廣博强於記憶，辨别清楚典故出處，問題没有不知道的，禮節制度體制格式，呈送皇上的章奏和書札，都出於孔奂。

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給事黄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搔擾，又四方壅隔，粮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奂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户口流散，勍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剋日决戰，乃令奂多營

高祖擔任宰相，任命孔奂爲司徒右長史，升任給事黄門侍郎。齊朝派遣東方老、蕭軌等前來侵犯，敵軍到了後湖，都城騷亂，通往四方的道路又被堵塞隔斷，糧食運輸不能跟上，三軍取用供給，衹在京城，於是任命孔奂爲貞威將軍、建康縣令。當時接連幾年戰亂，百姓的家庭人口流離喪失，强大的敵人忽然來到，没有地方徵集糧

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閒，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弃其餘，因而决戰，遂大破賊。

食，高祖限定日期進行决戰，於是命令孔奐多做麥飯，用荷葉包裹麥飯，一夜之間，做得幾萬包，軍人天明時吃完，丢下多餘的麥飯，因此而能决戰，於是大敗敵人。

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單舩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悦，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禄，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温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高祖接受禪讓後，孔奐升任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任命爲晉陵太守。晉陵自從宋、齊以來，一直就是大郡，雖經過敵寇的侵擾，還是保全了富庶，前後擔任郡中太守的大多進行凶惡的掠奪，孔奐以清白自守，妻和子都不到他任官的地方，孔奐衹用一隻船來到郡中，所得的官俸，隨即分送救濟孤兒寡婦，郡中的人非常高興，給孔奐一個名稱叫做“神君”。曲阿的一個富人殷綺，見孔奐的生活儉節樸素，便饋贈一件衣服，一具氈被。孔奐説：“太守身有優厚的俸禄，怎麼會不能備辦這些，但百姓生活有不足，不容我獨自享受温飽呀。有勞您深厚的情意，希望不要麻煩。”

初，世祖在吴中，聞奐善政，及踐祚，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决之。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世祖不豫，臺閣衆事，并令僕射到仲舉共奐决之。及世祖疾篤，奐與高宗及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奐爲太子詹事，二州中

起初，世祖在吴中，聽説孔奐擅長政務，到登上帝位後，徵召他任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孔奐性情剛直，善於掌握道理，多次舉發彈劾官員的過失，朝廷上人們非常敬畏他。孔奐能深入地通曉治理國事的根本，每次陳述奏進，皇上没有不説好的，各個部門積滯的事務，都交給孔奐判决。孔奐升任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任中書舍人，掌管詔誥的撰寫，任揚、東揚兩個州的大中正。天嘉四年，重新任命爲御史中丞，接着任五兵尚書，常侍、中正的職務依舊擔任。當時世祖生病，尚書省各種事情，都命令僕射到仲舉和孔奐共同决定。到世祖病重，孔奐和高宗以及到仲舉加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宫侍候醫藥。世祖曾經對孔奐等人説：“現在三方鼎足對峙，生民不能得到治理太平無事，天下的事務重大，應當要一個成年的君主。朕要近則效法晉成，遠則尊崇殷法，你們必須遵守這個意旨。”孔奐便流淚哀嘆抽泣着對答：“陛下飲食失調而致病，不要太久就會痊愈康復，皇太子年紀正當興盛之時，聖人的品德日益提高，安成王以陛下弟弟的尊嚴，完全可成爲周旦，輔導帝王主持國政，如果陛下有廢除皇太子另立繼承人的

正如故。

想法，臣等竭盡忠誠而不明事理，不敢聽從詔令。”世祖說：“古代直道而行的遺風，又在你身上看到了。”天康元年，便任用孔奐爲太子詹事，兩個州中正的職務依舊擔任。

世祖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即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并如故。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高宗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討，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叙，紛紜重叠，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悦伏。

世祖崩，廢帝登位，任命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調出朝廷任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管理江州政事。高宗登位，加封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其餘職務都依舊擔任。孔奐在任職中清廉儉約，許多政務有所改正，高宗賞識他，賜給米五百斛，并且多次下達詔令心意深厚地給予慰勞問候。太建三年，徵召到朝廷任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太建五年，改爲領太子中庶子，和左僕射徐陵共同參與掌管尚書五條事。太建六年，升任吏部尚書。太建七年，加官散騎常侍。太建八年，改爲加官侍中。當時有事往北進行征討，用武力征服淮、泗，徐、豫等地方首領，投降歸附的接連不斷，分封賞賜選拔任用的工作，雜亂重叠，孔奐應接推薦，門前没有停留的賓客。加以明識人物，熟悉衆多的氏族，凡是孔奐甄别而薦舉使用的人才，士大夫們没有不喜悦佩服的。

性耿介，絶請托，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宫，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宫，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

孔奐性情耿直，拒絶私相囑托，雖有皇儲身份的尊嚴，公侯地位的顯貴，涉及到感情沉湎其中的事，終究不爲身份地位尊嚴顯貴的人所屈服。始興王陳叔陵在湘州時，屢次婉言請托擔任有關職務的官員，堅持請求任宰相重臣。孔奐說：“臺輔三公的職務，本來依據道德標準選擇任用，未必就是皇室宗支。”因此高聲對高宗表明。高宗說：“始興王怎麽希望出任宰相，况且朕的兒子擔任宰相，必須在鄱陽王擔任此職之後。”孔奐說：“臣的看法，也如同聖上的旨意。”後主當時在東宫，想任用江總爲太子詹事，命令管記陸瑜告訴孔奐這件事。孔奐對陸瑜說：“江總有潘岳、陸機的文采，然而没有東園公、綺里季的德行，輔正太子，我私下認爲有困難。”陸瑜把孔奐的話告訴後主，後主深以爲恨，於是自己在高宗跟前説明。高宗將要同意這件事，孔奐便進言說：“江總衹是文章華麗的人，現在皇太子文華并不缺少，難道要藉助於江總！按照臣愚

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曅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

拙的看法，希望選用敦厚穩重的人才，用他擔任輔佐引導的職責。”高宗説：“就按照您説的，誰適合擔任這個職務？”孔奐説：“都官尚書王廓，世代有美德，心性敦厚聰慧，可以擔任這個職務。”後主當時也在旁邊，於是説：“王廓是王泰的兒子，不可以擔任太子詹事。”孔奐又進言説：“宋朝范曅就是范泰的兒子，也擔任太子詹事，前代用人不疑。”後主堅持爭辯這件事，高宗最終任用江總爲太子詹事，孔奐因此違背了皇帝的意旨。他的耿直就像這樣。

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高宗欲用奐，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并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宫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起初，後主想任用他私心寵信的人做官，因而囑托孔奐，孔奐不聽從。到右僕射陸繕升職時，高宗想任用孔奐爲右僕射，已經草擬完詔書，被後主所阻止，便不執行。太建九年，升任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個州的大中正。太建十一年，轉任太常卿，侍中、中正的職務依舊擔任。太建十四年，升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尚未就任，改爲領弘範宫衛尉。至德元年去世，當時年紀七十歲。贈給散騎常侍的官銜，本來的官銜依舊保存。有著作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子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鄱陽王東曹掾。

孔奐有兒子紹薪、紹忠。孔紹忠字孝揚，也有才能學問，官做到太子洗馬、儀同鄱陽王東曹掾。

蕭允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也。曾祖思話，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祖惠蒨，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書。父介，梁侍中、都官尚書。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曾祖父蕭思話，在宋朝任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的爵位。祖父蕭惠蒨，任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書。父親蕭介，任梁朝侍中、都官尚書。

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醖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轉湘東王主簿，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宫坊，景軍人敬而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

蕭允少年就爲時人所知，風度神情莊重脱俗，通達有見識，形貌舉止寬容含蓄，行動合乎規矩。以出任邵陵王法曹參軍起家，轉任湘東王主簿，升任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後，百官逃散，蕭允獨自整理衣冠坐在宫廷别屋中，侯景的軍人敬仰而没有逼迫他。接着蕭允出來居住在京口。當時寇賊縱横，百姓驚擾震動，士大夫世家大族，四出逃散，蕭允獨自不走。有人問他原因，蕭允回答説：“性命的道理，自有一定的緣

但患難之生，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静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分，難道可以逃走而避免禍害嗎？衹是患難的産生，都産生於求利，如果不求利，禍害從何處産生？現在百姓爭着想振臂而起論定大功，一句話而獲取卿相的職位，對於一個書生還有什麽事呢？莊周所説的畏影避迹，我不會這樣做的。”於是閉門静處，兩日衹吃一日的糧食，終於免除了患難。

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三年，除棱威將軍、丹陽尹丞。五年，兼侍中，聘于周，還拜中書侍郎、大匠卿。

侯景被平定後，高祖鎮守南徐州，用書信召他前往，蕭允又以有病推辭。永定年中，侯安都任南徐州刺史，親自造訪他的住所，以表明長幼之間的尊敬。天嘉三年，徵召入朝任太子庶子。天嘉三年，任命爲棱威將軍、丹陽尹丞。天嘉五年，兼任侍中，出使於北周，回到朝廷任命爲中書侍郎、大匠卿。

高宗即位，遷黄門侍郎。五年，出爲安前晉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爲南豫州，允復爲王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州事。入爲光禄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携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并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高宗登位後，升任黄門侍郎。太建五年，調出朝廷任安前晉安王長史。太建六年，晉安王任南豫州刺史，蕭允又任晉安王長史。當時晉安王尚年少，没有親自管理民政事務，因此委托蕭允代理府州政事。調入朝廷任光禄卿。蕭允性情敦厚穩重，不曾以榮譽利益牽涉胸懷。到晉安王出鎮湘州時，又堅持要帶蕭允同去，蕭允少年時和蔡景歷友好，蔡景歷的兒子蔡徵有尊敬父親朋友的修養，聽到蕭允將要遠行，於是拜訪蕭允説：“公年紀和德行都高，是國家的元老，安逸地坐守，早晚自會成爲朝廷中分職治事的官署中的長官，爲什麽又要辛苦在外！”蕭允回答説：“已經許諾晉安王，難道可以失信。”他對榮耀勢利的淡泊就像這樣。

至德三年，除中衛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宫少府。鎮衛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托爲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虚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禄大夫。

至德三年，任命爲中衛豫章王長史，接連升任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宫少府。鎮衛鄱陽王出鎮會稽時，蕭允又任長史，兼任會稽郡丞。赴任途中行經延陵的季子廟時，蕭允備辦蘋藻前往祭祀，作爲不同時代的朋友，寫詩以叙述自己的心意，辭理高潔典雅。後主曾經問蔡徵説：“你們父子兩代和蕭允互相瞭解，此公志節操行怎樣？”蔡徵説：“他這人清净虚無深遠，幾乎不可推測度量，至於他的文章，可以得到而加以評論。”因而對後主朗誦蕭允的詩，後主聽了嘆賞很久。這年任命爲光禄大夫。

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并授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并厚賜錢帛。尋以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到隋朝軍隊渡過長江後，蕭允遷居於關右。這時朝廷官員到長安的人，按例都授予官職，衹有蕭允和尚書僕射謝伷以年老有病推辭，隋文帝認爲他們講道義，都優厚地賜給錢帛。不久因病在長安去世，當時年紀八十四歲。弟弟叫蕭引。

蕭引

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争，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頠後遷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疏。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并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末，帝甚悦，即日拜金部侍郎。

蕭引字叔休。爲人端平正直有才識和度量，看上去矜持莊重，雖是倉猝之間，做事必按法律制度。天性聰慧敏達，博學，擅長做文章。脱去平民布衣穿上官服出任著作佐郎，轉任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叛亂時，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朝廷官員大多前往歸附他。蕭引説："諸王盡力争奪，禍患剛開始，今日逃難，不是選擇君主的時候。我家兩代有人做過始興郡的地方長官，留下的慈惠及於後世還在百姓中，正可前往南邊以保存家門。"於是和弟弟蕭彤以及宗族親屬等一百餘人逃往嶺表。當時始興人歐陽頠任衡州刺史，蕭引前往依附。歐陽頠後來調任廣州刺史，病死，歐陽頠的兒子歐陽紇統領他的部衆。蕭引常懷疑歐陽紇有異心，因而加以規勸糾正，因此兩人在情禮上漸漸疏遠。到歐陽紇興兵造反，當時京都籍的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一起都惶恐害怕，衹有蕭引安然如故，對岑之敬等説："管幼安、袁曜卿也衹是安坐哩。君子修身以申明道理，使自己正直以顯操行和道義，還有什麽可憂慮畏懼的呢？"到章昭達平定番禺後，蕭引纔往北回來。高宗召見蕭引詢問嶺表的事情，蕭引完整地陳述了事情始末，高宗十分喜悦，即日任命蕭引爲金部侍郎。

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太建七年，加戎昭將軍。九年，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

蕭引擅長隸書，爲當時的人所推重。高宗曾披閲他所奏之事，指着蕭引的署名説："這字筆勢翩翩，像鳥要飛起來。"蕭引道謝説："這是陛下借給它羽毛哩。"高宗又對蕭引説："我常有氣忿，看見你那種心情便會解釋消除，爲什麽呢？"蕭引説："這自是陛下不遷怒於他人，臣哪裏和這恩惠有關係。"太建七年，加官戎昭將軍。太建九年，任命爲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兼任金部侍郎。

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

蕭引性格坦率耿直，不媚事權貴，皇帝身邊

臣，無所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吕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矟箭等事。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牣。頻加中書侍郎、貞威將軍、黄門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寬、謝燮等，帝并不用，乃中詔用引。

的近臣，不曾去拜訪，高宗常要提拔任用他，總被當權的人阻礙。到吕梁之戰全軍覆滅，軍需儲備空虚匱乏，於是轉而任用蕭引爲庫部侍郎，掌管製造弓弩矟箭等事。蕭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多次加官爲中書侍郎、貞威將軍、黄門郎。太建十二年，吏部侍郎一職空缺，有關官員屢次舉薦王寬、謝燮等人，高宗都不用，而是親自下詔令任用蕭引。

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托收督賧物。既至番禺，靖即悟旨，盡遣兒弟下都爲質。還至贛水，而高宗崩，後主即位，轉引爲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

當時廣州刺史馬靖在嶺表非常得人心，而且軍隊精强幹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有幾次戰功，朝廷和民間産生了許多異議。高宗因爲蕭引熟悉嶺外情況，就派蕭引去看馬靖，觀察他的舉措，委婉地令他送人質。蕭引奉密旨南行，對外托辭是監督接受南方少數民族爲贖罪繳納的財物。已到番禺，馬靖就領悟了高宗旨意，遣送全部兒子和弟弟去都城做人質。返回至贛水時，高宗崩，後主登位，改任蕭引爲中庶子，因爲有病離開官職。第二年，京城裏出現許多盜賊，於是又起用蕭引爲貞威將軍、建康縣令。

時殿内隊主吴璡，及宦官李善度、蔡脱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黄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吴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

當時宫殿内的隊主吴璡，以及宦官李善度、蔡脱兒等人多次有所請托，蕭引都不准許。蕭引同宗族的子弟蕭密當時任黄門郎，規勸蕭引説："李、蔡的勢力，在位的官員都畏懼，也應該稍微爲自身着想。"蕭引説："我立身處世，自有主次，難道能爲李、蔡改變操行。就是使他們不舒服，不過解除我的職務罷了。"吴璡竟然寫匿名信，李、蔡爲此作證，蕭引獲罪免除官職，死於家中，當時年紀五十八歲。他的兒子蕭德言，非常有名爲當世所知。

引宗族子弟，多以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静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騎常侍，聘于齊。歷位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引同宗族的子弟，大多因爲操行與道義而爲世人所知。弟弟蕭彤，因爲恬静好學，官做到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蕭密字士機，幼年時就聰明敏達，博學擅長撰寫文章。祖父蕭琛，在梁朝任特進。父親蕭遊，任少府卿。蕭密在太建八年，兼任散騎常侍，出使於齊朝。歷任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净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終

史臣曰：謝、王、張、蕭，都以心地潔净不受外物干擾爲作風，善於藝文禮樂而流傳着好名

克成名。奂謇諤在公，英飆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愛矣。固之蔬菲禪悦，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絓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勢，閻、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聲，雖然經歷許多艱難，終於能够成名。孔奂正直爲公，傑出的舉措振動習俗，審察他做事，則直道而行有古之遺風呀。王固一向蔬果粗食心神怡悦，這是超出世俗的人，尚且招致阻礙而被黜免官職，有被殺害的恐懼。於是知道了上官桀、博陸侯霍光的權柄勢力，閻顯、鄧騭、梁冀、竇憲的震動作用，真可怕啊！

陳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陸子隆　錢道戢　駱牙

陸子隆

陸子隆字興世，吴郡吴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

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宫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爲吴郡太守，引爲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世祖討彪，彪將沈泰、吴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世祖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板爲中兵參軍。歷始豐、永興二縣令。

世祖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栅口。王琳平，授左中郎將。天嘉元年，封益陽縣子，邑三百户。出爲高唐郡太守。二年，除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脩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

四年，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逾東興嶺，討陳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

陸子隆字興世，吴郡吴人。祖父陸敞之，梁朝時任嘉興縣令。父親陸悛，任封氏縣令。

陸子隆少年時意氣風發，有志於功名。擔任東宫直後起家。侯景叛亂時，陸子隆在家鄉聚集徒衆。這時張彪任吴郡太守，引用爲將帥。張彪遷徙鎮守會稽，陸子隆跟隨着他。到世祖討伐張彪時，張彪的部將沈泰、吴寶真、申縉等都投降，而陸子隆奮力戰鬥失敗了，世祖善待他，又讓他統率自己的軍隊，委任爲中兵參軍。歷任始豐、永興兩個縣的縣令。

世祖繼承帝位，陸子隆率領披甲執兵的衛士在宫中值宿警衛。接着隨侯安都抗拒王琳於栅口。王琳被平定後，任命爲左中郎將。天嘉元年，封爲益陽縣子，食邑三百户。調出朝廷任高唐郡太守。天嘉二年，任命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當時周迪占據臨川造反，東昌縣人脩行師響應，率兵進攻陸子隆，他的勢頭非常盛大。陸子隆設埋伏於城外，於是緊閉城門偃旗息甲，表現出弱勢。等脩行師到達，腹背攻擊他，脩行師大敗，因而乞求投降，陸子隆同意他投降，將他送於京師。

天嘉四年，周迪引領陳寶應又出臨川，陸子隆跟隨都督章昭達討伐周迪。周迪退走，陸子隆因而隨章昭達翻越東興嶺，討伐陳寶應。軍隊到達建安，用陸子隆監理郡中政事。陳寶應占據建安的湖邊以抗拒朝廷軍隊，陸子隆和章昭達各據有一營，章昭達先和叛賊戰鬥，不利，丟失了軍

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晉安平，子隆功最，遷假節、都督武州諸軍事，將軍如故。尋改封朝陽縣伯，邑五百户。廢帝即位，進號智武將軍，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

中的鼓角，陸子隆聽到這消息，率兵來救援，大破叛賊徒衆，全部收獲章昭達所丢失的羽毛裝飾的旌旗和兵器。晉安平定，陸子隆功勞最大，升任假節、都督武州諸軍事，將軍一職依舊擔任。接着改封朝陽縣伯，食邑五百户。廢帝登位，給陸子隆加封號稱智武將軍，加官員外散騎常侍，其餘職務跟從前一樣擔任。

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七百户。尋遷都督荆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是時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爲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威。子之武嗣。

華皎占據湘州造反，因爲陸子隆所居是他心腹之地，華皎非常憂慮，一再派遣使者招求引誘，陸子隆不順從，華皎因此派兵進攻他，又不能取勝。到華皎戰敗於郢州，陸子隆出兵襲擊他的後面，因而和帝王之師相會合。任命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封爵號爲侯，增加食邑和以前的一共七百户。接着升任都督荆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依舊擔任。這時荆州新設置，治所設於公安，城池不堅固，陸子隆修建城郭，安撫異族和漢族，很能與民和睦相處，當時稱作稱職。三年，官吏和民衆到京城上書朝廷，請求立碑頌揚贊美陸子隆的功績，詔令許可立碑。太建元年，加封號雲麾將軍。太建二年去世，當時年紀四十七歲。贈給散騎常侍的官銜，謚號叫作威。兒子陸之武繼承。

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隨吴明徹北伐有功，官至王府主簿、弘農太守，仍隸明徹。明徹於吕梁敗績，之武逃歸，爲人所害，時年二十二。

陸之武年紀十六歲，統領陸子隆原有的軍隊，跟隨吴明徹北伐有功勞，官做到王府主簿、弘農太守，仍然隸屬吴明徹。吴明徹在吕梁戰敗，陸之武逃回，被人謀害，當時年紀二十二歲。

陸子才

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邑三百户。從吴明徹北伐，監安州，鎮于宿預。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遷飆猛將軍、信州刺史。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贈員外散騎常侍。

陸子隆弟弟陸子才，亦有才幹謀略，隨從陸子隆征戰討伐有功，任命爲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食邑三百户。隨從吴明徹北伐，監理安州政事，鎮守於宿預。任命爲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升任飆猛將軍、信州刺史。太建十三年去世，當時年紀四十二歲。贈給員外散騎常侍官銜。

錢道戢

錢道戢字子韜，吴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

錢道戢字子韜，吴興長城人。父親錢景深，任梁朝漢壽縣令。

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除濱江令。高祖輔政，遣道戢隨世祖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直閤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邑五百户。仍領甲卒三千，隨侯安都鎮防梁山，尋領錢塘、餘杭二縣令。永定三年，隨世祖鎮于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領剡令，鎮于縣之南巖，尋爲臨海太守，鎮巖如故。

錢道戢少年時因孝順的操行著稱，到成年後，很有才幹謀略，高祖地位低微時，將從妹嫁給他。錢道戢隨從平定盧子略於廣州，任命爲濱江縣令。高祖輔佐朝政時，派遣錢道戢隨世祖平定張彪於會稽，因有功封爲直閤將軍，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食邑五百户。仍率領兵士三千人，隨侯安都鎮守防衛梁山，接着領錢塘、餘杭二縣縣令。永定三年，隨世祖鎮守於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領剡縣縣令，鎮守於縣的南巖，接着任臨海太守，鎮守南巖跟從前一樣。

侯安都之討留異也，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光大元年，增邑并前七百户。

侯安都討伐留異，錢道戢統率軍隊出松陽以斷絶留異的後路。留異被平定，因功任命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光大元年，增加食邑和從前的一共七百户。

高宗即位，徵歐陽紇入朝，紇疑懼，乃舉兵來攻衡州，道戢與戰，却之。及都督章昭達率兵討紇，以道戢爲步軍都督，由間道斷紇之後。紇平，除左衛將軍。

高宗登位，徵召歐陽紇入朝，歐陽紇疑慮懼怕，於是率領軍隊來進攻衡州，錢道戢和他作戰，退敵。到都督章昭達率領軍隊討伐歐陽紇時，以錢道戢爲步軍都督，由小道前往切斷歐陽紇的後路。歐陽紇被平定，錢道戢被任命爲左衛將軍。

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蕭巋於江陵，道戢別督衆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爲昭達前軍，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增邑并前九百户。其年，遷仁威將軍、吴興太守。未行，改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王師北討，道戢與儀同黄法𣰰圍歷陽。歷陽城平，因以道戢鎮之。以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其年十一月遘疾卒，時年六十三。贈本官，謚曰肅。子邈嗣。

太建二年，又隨章昭達征伐蕭巋於江陵，錢道戢另外督率衆軍和陸子隆一同焚毁青泥舟艦，仍作爲章昭達前軍，進攻安蜀城，守軍投降。因功加官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增加食邑和以前的一共九百户。這年，升任仁威將軍、吴興太守。尚未起行，改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朝廷軍隊往北討伐，錢道戢和儀同黄法𣰰圍攻歷陽。歷陽城平定後，便用錢道戢鎮守它。因功加封雲麾將軍，增加食邑和以前的一共一千五百户。這年十一月生病去世，當時年紀六十三歲。贈給本身官銜，謚號叫做肅。兒子錢邈繼承。

駱牙

駱牙字旗門，吴興臨安人也。祖裕道，梁安成王田曹參軍。父裕，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

駱牙字旗門，吴興臨安人。祖父駱裕道，任梁朝安成王田曹參軍。父親駱裕，任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

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

駱牙十二歲時，同族中有會看相的人，説

"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睹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爲吴興太守，引牙爲將帥，因從平杜龕、張彪等，每戰輒先鋒陷陣，勇冠衆軍，以功授直閤將軍。太平二年，以母憂去職。世祖鎮會稽，起爲山陰令。永定三年，除安東府中兵參軍，出鎮冶城。尋從世祖拒王琳於南皖。世祖即位，授假節、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常安縣侯，邑五百户。尋爲臨安令，遷越州刺史，餘并如故。

初，牙母之卒也，于時飢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常安國太夫人，謚曰恭。遷牙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

三年，以平周迪之功，遷冠軍將軍、臨川内史。太建三年，授安遠將軍、衡陽内史，未拜，徙爲桂陽太守。八年，還朝，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餘并如故。至德二年卒，時年五十七。贈安遠將軍、廣州刺史。子義嗣。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勳，有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并著，美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兹乎！

"這個少年容貌不同平常，必將才能大成"。梁朝太清末年，世祖曾經避難到臨安這地方，駱牙的母親陵氏，見了世祖儀表，知道是不尋常的人，以賓客之禮相待非常優厚。到世祖任吴興太守，引領駱牙用爲將帥，因而隨從平定杜龕、張彪等，每次戰鬥總是衝鋒陷陣，勇猛列於諸軍首位，因功授直閤將軍。太平二年，因爲母親逝世去職。世祖鎮守會稽時，起用爲山陰縣令。永定三年，任命爲安東府中兵參軍，前往鎮守冶城。接着隨從世祖抗拒王琳於南皖。世祖登位，任命爲假節、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常安縣侯，食邑五百户。接着任臨安縣令，升任越州刺史，其餘職務依舊擔任。

起初，駱牙母親去世，那時正遭饑饉兵荒，到這時纔安葬，詔令贈給駱牙母親常安國太夫人的稱號，謚號叫做恭。升任駱牙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

三年，因平定周迪的功績，升任冠軍將軍、臨川内史。太建三年，任命爲安遠將軍、衡陽内史，未就任，調任桂陽太守。太建八年，回到朝廷，升任散騎常侍，進入宫殿中的官署辦公。太建十年，任命爲豐州刺史，其餘職務都依舊擔任。至德二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七歲。贈給安遠將軍、廣州刺史的官銜。兒子駱義繼承。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有全家願意隨從，或有德望的耆舊幫助建立功勛，他們有統領的才幹，能擔負戰爭的重任。至於受任保衛國家，功績都卓著，美啊！駱牙見識真切又能遵照實行，知道世祖具有上天授予的道德，豈不僅次於張良嗎？駱牙的母親智識深遠先行覺悟，符合柏谷接納重耳、漢武帝的禮節，有才德的人知道明識弘大深遠，就表現在這裏呀！

陳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沈君理

沈君理字仲倫，吴興人也。祖僧旻，梁左民尚書。父巡，素與高祖相善，梁太清中爲東陽太守。侯景平後，元帝徵爲少府卿。荆州陷，蕭詧署金紫光禄大夫。

沈君理字仲倫，吴興人。祖父沈僧旻，任梁朝左民尚書。父親沈巡，一直和高祖相友好，梁朝太清年中任東陽太守。侯景被平定後，元帝徵召他爲少府卿。荆州失陷，在蕭詧的官署任金紫光禄大夫。

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謁于高祖，高祖器之，命尚會稽長公主，辟爲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尋加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監吴郡。高祖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爲吴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悦附，深以幹理見稱。

沈君理有優美的風度儀表，廣泛地涉獵經典史籍，有卓越的見識。以出任湘東王法曹參軍起家。高祖鎮守南徐州時，沈巡派沈君理自東陽前去晋見高祖，高祖看重他，命令娶會稽長公主爲妻，徵召爲府西曹掾。稍加提升任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接着加官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升任給事黄門侍郎，監理吴郡政事。高祖接受禪讓後，任命爲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調出朝廷任吴郡太守。這時戰争没有停止，百姓生活在饑荒凋敝中，軍隊和國家所用的，都由國家東邊的地域供給，沈君理召集士兵，修造整理器械，屬下民衆樂意歸附，以十分能幹會辦事著稱。

世祖嗣位，徵爲侍中，遷守左民尚書，未拜，爲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三年，重授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尋改前軍將軍。四年，侯安都徙鎮江州，以本官監南徐州。六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君理因自請往荆州迎喪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其年

世祖繼位，徵召爲侍中，升任代理左民尚書，没有到任，任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三年，重新任命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接着改任前軍將軍。天嘉四年，侯安都遷移鎮守江州，沈君理以本身官職監理南徐州政事。天嘉六年，調出朝廷任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因爲父親逝世去職。沈君理因此自己請求前往荆州迎接喪柩，朝廷議論認爲在位的重臣，不便讓他出境，於是派遣長兄沈君嚴前往了。等到回來，將要安葬，詔令贈給沈巡侍中、領軍將軍的官

起君理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并不就。

太建元年，服闋，除太子詹事，行東宫事，遷吏部尚書。二年，高宗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邑五百户。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輿駕親臨視，九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給。重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貞憲。君理子遵儉早卒，以弟君高子遵禮爲嗣。

衡，謚號叫做敬子。這年起用沈君理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用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又起用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三次，都不就任。

太建元年，服喪期滿，任命爲太子詹事，管理東宫事務，升任吏部尚書。太建二年，高宗以沈君理的女兒做皇太子的妃子，賜給沈君理望蔡縣侯的爵位，食邑五百户。太建四年，加官侍中。太建五年，升任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職務依舊擔任。這年有病，皇上親臨探視，九月去世，當時年紀四十九歲。詔令贈給侍中、太子少傅的官銜。喪事所需要的，隨所用供給。重新贈給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的官銜，侍中官銜依舊保有。謚號叫做貞憲。沈君理的兒子沈遵儉早死，以弟弟沈君高的兒子沈遵禮爲繼承人。

沈邁

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仕梁爲尚書金部郎。永定中，累遷中書侍郎。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爲鎮東始興王長史、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除尚書吏部郎。太建元年，遷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宫。二年卒，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

沈君理第五個叔叔沈邁，也端平正直有辦事的才能氣度，在梁朝做官任尚書金部郎。永定年中，多次提升任中書侍郎。天嘉年中，歷任太僕、廷尉，調出朝廷任鎮東始興王長史、會稽郡丞，管理東揚州政事。光大元年，任尚書吏部郎。太建元年，升任通直散騎常侍，侍奉東宫。太建二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二歲。贈給散騎常侍的官銜。

沈君高

君理第六弟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居清顯，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事中郎、廷尉卿。太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飢弊，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吴令。尋除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衛尉卿。出爲宣遠將軍、平南長沙王長史、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以女爲王妃，固辭不行，復爲衛尉卿。八年，詔授持節、都督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

沈君理第六個弟弟沈君高，字季高，少年時就爲世人所知，性情剛直，有吏治的能力。因爲家族門第屬於外戚，早居清高顯貴的地位，歷任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事中郎、廷尉卿。太建元年，東邊國境内發生大水災，百姓生活饑饉凋敝，於是任用沈君高爲貞威將軍、吴縣令。接着任命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衛尉卿。調出朝廷任宣遠將軍、平南長沙王長史、南海太守，管理廣州政事。以沈君高的女兒爲王妃，堅持辭謝不執行，又任衛尉卿。太建八年，詔令任爲持節、都督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南的俚、僚兩個民族世代相互攻伐，沈君高本來是文

推心撫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祁子。

官，没有軍事才幹，至誠相待安撫治理，很能與民和睦相處。太建十年，去世於在任期間，當時年紀四十七歲。贈給散騎常侍的官銜，謚號叫做祁子。

王瑒

王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沈静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秘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宫内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宫。尋遷長兼侍中。

王瑒字子璵，司空王沖的第十二個兒子。性格沉穩安静有才識和度量，風度儀表優美，舉止寬容含蓄。梁朝大同年間，以出任秘書郎起家，升任太子洗馬。元帝秉承皇帝旨意，徵召他爲中書侍郎，在宫殿中的官署辦公，仍然負責相府中管理文牘的工作。調出任東宫内史，升任太子中庶子。遭生母之喪，回到丹陽。江陵失陷，梁敬帝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他爲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越登上帝位後，讓敬帝做太子，任命王瑒爲散騎常侍，侍奉東宫。接着升任長兼侍中。

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宫。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

高祖進入朝廷輔佐，以王瑒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升任代理五兵尚書。世祖繼位，任命爲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奉東宫。升任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職務依舊擔任。王瑒任侍中六年，他的父親王沖曾爲王瑒辭領中庶子職務，世祖顧視着王沖告訴他説：“所以長久地留用王瑒於太子宫中，正是要使太子稍微有王瑒的風度儀法哩。”廢帝繼承帝位，任用王瑒爲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因遭父親之喪去職。

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静，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并稟其規訓。太建八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

高宗登位，太建元年，又任命爲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升任度支尚書，領羽林監。調出朝廷任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管理州府政事。尚未前往，升任中書令，接着加官散騎常侍，任命爲吏部尚書，常侍職務依舊擔任。王瑒性情寬厚和藹，到身居選拔人才的職位時，堅持心地潔静不受外界干擾，嚴謹地根據公文案卷，不曾有所抑揚。接着任命爲尚書右僕射，未就任，加官侍中，升任左僕射，參與掌管選拔人才的事務，侍中職務依舊擔任。王瑒兄弟三十餘人，在家中相處非常和睦，每年時節饋送物品，遍及近親，敦敦誘導諸位弟弟，都稟受他的正言教誨。太建八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四歲。贈給侍中、特

子。

進、護軍將軍的官銜。喪事隨所用供給。謚號叫做光子。

王瑜

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并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彦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

王瑒第十三個弟弟王瑜，字子珪，也爲世人所知，有美麗的容貌儀表，早就歷任清貴顯要的職務，三十歲時，官做到侍中。永定元年，出使於齊朝，以陳郡人袁憲爲副使，齊朝因爲王琳的原因，逮捕并囚禁他們。齊文宣帝每次出行，帶着死刑犯隨行，齊人叫做"供御囚"，齊文宣帝每逢因其他事情發怒，就召來殺掉，以暢快他的心情。王瑜和袁憲一起遭遇危險的情况有數次，齊朝僕射楊遵彦憐憫他們無辜，總是救護他們。天嘉二年回到朝廷，詔令恢復侍中職務，不久去世，當時年紀四十歲。贈給本身官銜，謚號叫做貞子。

陸繕

陸繕字士繻，吴郡吴人也。祖惠曉，齊太常卿。父任，梁御史中丞。

陸繕字士繻，吴郡吴人。祖父陸惠曉，任齊朝太常卿。父親陸任，在梁朝任御史中丞。

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參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掌東宫管記。江陵陷，繕微服遁還京師。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高祖引繕爲司徒司馬，遷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永定元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

陸繕幼年有遠大志向，以高尚正直著稱。以出任梁朝宣惠武陵王法曹參軍起家。承聖年間，任命爲中書侍郎，負責東宫文牘的管理工作。江陵失陷，陸繕隱蔽身份穿着平民服裝逃回京城。紹泰元年，任命爲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因爲父親所任職務到御史中丞爲止，陸繕堅决辭謝不肯就任。高祖引薦陸繕爲司徒司馬，升任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任侍中。永定元年，升任侍中。當時留異擁兵割據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留異連結，因此占據本郡，朝廷任用陸繕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

世祖嗣位，徵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宫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宫。陳寶應平後，出爲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滿，爲散騎常侍、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换廨宇徙居之。

世祖繼位，徵召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負責管理東宫文牘。陸繕儀表端莊漂亮，進退舉止安嫻高雅，世祖讓太子和諸王都以他爲標準。他們疾走相隨的姿式，都命令學習陸繕的規矩。任命陸繕爲尚書吏部郎中，步兵校尉的職務依舊擔任，仍然侍奉東宫。陳寶應被平定後，調出朝廷任貞毅將軍、建安太守。任職期滿，任散騎常侍、御史中丞，還是以父親任御史中丞所終，堅持辭謝，不許可，於是姑且更换官舍移居

開來。

太建初，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領揚州大中正。及太子親莅庶政，解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更爲尚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敕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子。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

太建初年，升任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管理東宮事務，領揚州大中正。到太子親自處理各種政務，解除陸繕管理東宮的職務，加官散騎常侍，改爲加官侍中。升任尚書右僕射，接着升任左僕射，參與掌管選拔人才的事務，侍中職務依舊擔任。改任尚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新任命爲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另外詔令陸繕與徐陵等七人參與議論朝政。太建十二年去世，當時年紀六十三歲。贈給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的官銜，謚號叫做安子。太子因爲陸繕是東宮舊臣，特別賜給出殯前夕設奠祭告亡靈的儀式。

繕子辯惠，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進止有父風，高宗因賜名辯惠，字敬仁云。

陸繕的兒子陸辯惠，年紀幾歲時，詔令引入宮殿中，陸辯惠應答言談進退舉止有父親的風度，高宗因此給他賜名辯惠，字敬仁。

陸見賢

繕兄子見賢，亦方雅，高宗爲揚州牧，乃以爲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黄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帶尋陽太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卒，時年五十。贈廷尉卿，謚曰平子。

陸繕兄長的兒子陸見賢，也大方文雅，高宗任揚州的長官時，便以陸見賢任治中從事史，很被賞識得到寵遇。歷任給事黄門侍郎，長沙和鄱陽兩個王的長史，兼帶尋陽太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歲。贈給廷尉卿，謚號叫做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修，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史臣曰：士大夫正道，朝廷善則，確實以操行修養深厚，器宇安詳端正爲標準。經書上說“容止可觀”，《詩》中有一句話“其儀罔忒”，那三人，有這種風度呀。

陳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周弘正 (弟)弘直 (弘直子)確 袁憲

周弘正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晉光禄大夫顗之九世孫也。祖顒，齊中書侍郎，領著作。父寶始，梁司徒祭酒。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是晉光禄大夫周顗的第九世孫。祖父周顒，是齊朝的中書侍郎，領著作。父親周寶始，是梁的司徒祭酒。

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晤，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梁太學博士。晉安王爲丹陽尹，引爲主簿。出爲鄴令，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

周弘正幼年喪父，與弟弘讓、弘直都由伯父侍中護軍周捨撫養。周弘正十歲的時候就懂《老子》、《周易》，周捨每次與他談論總是感到驚異，説："看你敏捷聰悟，精明事理而又發語驚人，將來必定會在我之上。"河東裴子野非常賞識他并與他結交，還表示願意將女兒嫁給他。十五歲那年，周弘正被召補爲國子學生，隨即在國學裏講解《周易》，儒生們都學習和撰述他的見解。他在三月入學，當年的十月就接受推薦參加對策考試，主管學校的官員認爲他的資歷太淺，不同意他應試。博士到洽議論説："周郎還不到二十歲，就獨自主講一經，雖説是諸生，但實際上却可以當老師，他就不必參加對策考試了。"於是周弘正就在家中以布衣身份直接出任梁朝的太學博士。晉安王蕭綱擔任丹陽尹時，請他爲主簿。後來從丹陽調往鄴縣任縣令，因母親去世而服喪離職。服喪期滿後，歷任曲阿、安吉縣縣令。普通年間，朝廷開始設置司文義郎這一官職，在壽光省當值，并任命周弘正爲司義侍郎。

中大通三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

中大通三年，梁昭明太子去世，他的兒子蕭懽被封爲華容公而没有立爲皇位繼承人，却立晉安王爲皇太子，周弘正就向晉安王上書説：

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

我私下聽説謙遜這種美德，産生於伏

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曁于三王之世，浸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晋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

羲、軒轅創立的《易·謙》，讓位於賢的源頭，是堯、舜的禪讓，這一良好的風尚距離今天已經非常久遠了，但仍然可以從古籍和傳聞中詳知其情。以廟堂執政、汾水歸隱而言，兩者途徑不同但目標一致，以后稷、商契、巢父、許由而論，他們名號各異而寓理則一，出世而任者即稱世間君主，隱世而處者就叫方外之臣，而世間君主和方外之臣都無不相輔相成，共成天下大治，這大概是千秋萬代都應共同遵循的準則，歷代帝王都不會改變的吧。然而到了夏、商、周三代，這種謙讓之風，開始逐漸衰落，帝王們都家傳天下給自己的子弟親屬。接着戰國七雄争奪天下，劉邦項羽競逐帝位，漢代傳布這種惡習，晋朝變本而加利，於是謙讓這一優良傳統遂告廢絶，至今已經是年深日久了。啊，代代風尚依時序而轉變，澆漓浮薄與淳樸敦厚互相替代，恢復遠古的質樸之風，現在正是好時機啊。

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弃萬乘如脱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吴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邃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

我虔誠地認爲明大王殿下您，天資卓越比得上聖人，既聰慧明智又神聖威武，朝中公卿擁護，天下黎民歸心，因此皇上開恩德之口，下英明之詔，立大王您爲皇太子，這乃是國脉延續的根基。即使是夏代的啓、西周的姬誦、漢代的太子、曹魏的嗣君，這些王位帝位的繼承人，哪裏值得向大王您道及呢。不過我還是希望聽説殿下能抗心希古，堅持春秋時期目夷崇尚仁德辭讓宋國的大義，恪守春秋時期曹國子臧拒絶君位的高節，不乘龍車鳳輦，抛棄君位就像脱掉鞋子那樣乾脆，那麽就有可能改革上述那種由來已久的争權奪利的惡習，從而發揚光大吴國太伯的退讓之風。古時有揖讓之人，現在也能聽到對謙遜的贊美之聲，今天能對此身體力行的人，除了殿下還有誰呢？能够使順應自然而不强求的教化，從遠古復興於當代，使謙辭王權帝位的風尚不泯滅於將來，殿下的功德豈不是盛大豐美嗎！豈不是盛大豐美嗎！

弘正陋學書生，義慚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决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絶，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説，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絶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我周弘正是個學識淺陋的書生，羞愧於稽考古代道義，但我們家族在汝、潁一帶，世世代代忠烈相傳，我先祖周顗任執法官員曾經多次直言切諫，在御宴時批評晋元帝自詡爲堯舜之君，表現出了高風亮節，又曾在逆賊大將軍王敦面前義正辭嚴錚錚鐵骨。如今雖然堯舜的德業瀕臨滅絶，但我爲人的疏狂直率的作風并没有消失，所以敢於冒死説出肺腑之言，表達愚昧之見。假如我這些微不足道的村言鄙説，能供殿下聽取一二，那麽我縱然置身在烹鼎之中，絶命在伸冤石上，也好比是死而猶生、生而長存。

其抗直守正，皆此類也。

他的坦率耿直篤守正道的諸多言行，都與這相類似。

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絶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游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涣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誂誂，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藴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

連續升任爲國子博士。當時在都城建康城西設立了士林館，周弘正在館裏講學任教，朝廷和社會上的學術人士全都前去聽講。周弘正向梁武帝奏陳了關於《周易》的五十條疑義，又請求解釋《乾》、《坤》、《二繫》諸篇，説："臣聽説《易》中稱説聖人取法萬物來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又附以詮釋性的文字以充分表達自己的見解，如此，那麽後人就可以通過研究而懂得聖人的心志，《易》中寓含的玄機奥妙也就灼然可見了。然而如果對《易》不能品味隱微領悟透徹，不能曲盡其妙地掌握它千變萬化的規律，又怎麽可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怎麽可能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呢。所以孔子把精求《易》理比喻爲戴上脚鐐手銬行走，他反反復復地翻閱《易》書，以至於穿連書簡的牛皮條磨斷了幾根，連黄帝也疑惑不明，把握不住《易》的真諦。我虔誠地認爲陛下日理萬機，不費一時片刻的思索即可盡善盡美，而聚精會神地研思《易》理，則常常能領悟到純真的本義。面對陛下，即使是聖人智者也不可能掩飾他們内心深處的隱情，神祇鬼怪也無法掩藏他們難以測度的變幻。至於爻畫的深意寓含在《六經》裏面，詮釋的要義盡在《兩繫》之中，對此，名儒大家長年累月地高談闊論，鴻生巨子經歲成年地抵掌而辯，但都没有誰能進入《易》的邊緣，連皮毛也不曾達到。而自從陛下

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歡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請，冰谷寘懷，罔識攸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没，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説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聖意下諭，審定了《易》義，剖析得至細至微，於是諸多疑難涣然冰釋。微臣我領受陛下旨意，在士林館任職宣講《易》學，後輩學子衆多，今後《易》學不乏傳人。衹是《乾》、《坤》二卦的底蘊還没有剖析，《繫辭》體現出的徵兆也不曾詮釋，使我們一深入到它們的堂奥，便有頗多疑惑。臣資質平庸淺薄，行事粗疏見識狹小，謹與儒生弟子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因《乾》《坤》《二繫》《象》《爻》諸篇尚未啓蒙，惟願陛下在處理國務之餘，給以周詳的講解，使我得以深入研究，指導我專心學習，也使愛好《易》的後代弟子領受教誨而精通這門學問。我自以爲非常幸運，欣然受恩於當今如堯似舜的有道之君，終身修習《易》學，以至不知老之將至。我們的上述願望，陛下也許還不知道，所以冒着死罪請求如上，心裏却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似的戰戰兢兢，不知如何是好。”梁武帝下詔書回答説：“聖人通過《卦》來觀照萬事萬物，這種事已經非常古遠而《卦》理也莫測高深，聖人又撰寫《繫辭》以表述見解，却也辭意艱澀義理深奥，東魯孔宣尼對《易》的窮思苦研，西伯姬昌被拘囚在羑里時發憤對《易》的推演，這類事都已遠在夏商周三古時期，到現在人世歷史已經换了秦漢魏晋宋齊梁七個朝代，自從春秋末期魯國的商瞿領受孔子的《易》學，戰國初期魯國橋子庸傳授商瞿的學説，至今已是歲月悠久，他們的書稿講義都已湮没不存。西漢武帝時期菑川的田生享有《易》學表率的盛譽，宣帝時期琅邪的梁丘賀也獨擅《易》學之長，後來東漢明帝時期代郡的范生，曹魏時期山陽的王弼，他們對《易》都有卓越的見解，各自充分地闡發了《易》的旨趣，但各家的取捨詳略，却又互有不同。近來官宦士大夫們學《易》，也都提出疑詢，我已隨問隨答，給各人作了詮釋。現在又得知你和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要我解釋《乾》《坤》《文言》以及《二繫》，當於處理國務而略有餘暇之時，與你們一起共同探討。”

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

周弘正知識淵博，能看透一些微妙的迹象，善於從中預測吉凶禍福。大同末年，曾經對弟弟

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郵，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爲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

周弘讓說：“國家將有厄運，數年之內必有戰亂，我和你不知逃到哪裏去纔能避開這次災難。”到梁武帝接納北朝東魏的降將侯景時，周弘正對周弘讓說：“戰亂就從這裏開始了。”當京城建康被侯景攻陷時，周弘直正在衡陽擔任內史，梁元帝蕭繹在江陵，寫信給周弘直說：“剛從都城來了一位使者，從他那裏得知你兩位哥哥平安。但京城裏的官員，幾乎没有不變節依附逆賊侯景的，王克已經做了侯景的家臣，陸緬加入了侯景的軍隊，惟有你哥哥周生，堅守大義不變節。他談到我們西軍時，淚水如流，常常盼念我去解救他們，就像農夫盼望年成豐收那樣心切，孔子曾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當前具備這種品格的就衹有令兄弘正一人罷了。”王僧辯率領西軍討伐侯景的時候，周弘正與周弘讓主動地逃出建康奔向西軍，王僧辯見了他們非常欣喜，當天就派人告知了梁元帝，梁元帝親筆寫信給周弘正說：“自從像古代獯鬻那樣的外族小醜侯景作亂以來，寒來暑往的幾年之中，天下的知交朋友，死亡殆盡。當年富有才智的韓非，尚且不免死在秦國獄中，學識豐富的劉歆，也在王莽新朝失敗的混亂中自殺，如今你陷在建康城中音訊全無，我常常心懷耿耿憂思焦慮。我常常打算像西漢人訪求山東終子雲，東漢人尋找關西楊伯起那樣找你，今天恰恰見了王僧辯派來的人，他把你的信息全說給我聽了，我正等待着你的來信，寬慰我對你的期盼。”於是派遣特使去迎接周弘正，又對朝廷官員說：“晉氏司馬炎平定孫吳，很高興地得到了陸機陸雲，現在我討伐侯景，也得到了周弘正周弘讓，前代的司馬炎和今天的我都在相同的時機下得到兩位英才異士，足可以連類而及互相媲美了。”當周弘正到了江陵時，受到了非常隆重的禮遇，朝中臣僚無人可以與之相比。梁元帝任命他爲黃門侍郎，在侍中省值勤。不久升任爲左民尚書，接着加任散騎常侍。

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梁元帝曾著《金樓子》一書，書中說：“在諸位高僧中我敬重招提琰法師，在隱士中敬重華陽陶貞白，在士大夫中敬重汝南周弘正，聽他們講說義理，清晰暢達，韵味無窮，他們都是

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秘書圖籍，敕弘正讎校。

當代的名流學士啊。"到侯景被消滅後，王僧辯將建康宮禁中的藏書圖籍送到江陵，梁元帝詔令周弘正加以校勘考正。

時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裒言於元帝曰："若東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

那時朝廷官員們議論是否遷都，凡是家在荆州的都不主張遷回建康，衹有周弘正和僕射王裒對梁元帝說："如果在學校受過正規教育因而熟知古今歷史的各位士大夫，他們知道帝王定都之處本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對目前遷都與否應該不會產生疑義。至於黎民百姓就不一樣了，他們如果沒有親眼看見陛下聖駕進入建鄴，就會認爲陛下衹不過是諸侯等級的國王，是沒有正式名分的天子。所以我們認爲應該遷回建康，以迎合百姓的心理，順從天下人的願望。"這時荆陝籍貫的人都說王裒、周弘正是東部地區人氏，所以他們主張東回建康，但恐怕不是好辦法。周弘正當面批駁他們，說："如果東部人主張東遷回建康，就被認爲不是好辦法，那麼你們西部人士希望就此定都西部的江陵，又難道是妥善之策？"梁元帝聽了大笑起來，最終還是決定不遷回建康。

及江陵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爲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高宗即位，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於是降情屈禮，横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到江陵失陷時，周弘正悄悄地逃出敵軍重圍，回到京師建康，梁敬帝任命他爲大司馬王僧辯的長史，代理揚州政事。太平元年，被任命爲侍中，兼國子祭酒，又升任爲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陳霸先受禪爲帝，任命他爲太子詹事。天嘉元年，升任爲侍中、國子祭酒，被派往長安迎接遭北周羈留的高宗陳頊。天嘉三年，從北周回來，天子下詔書任命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兼慈訓太僕。廢帝接位，周弘正兼都官尚書，總管吉、嘉、賓、軍、凶五種禮儀的事務。隨後又被任命爲太傅長史，加授明威將軍稱號。高宗即帝位，賜他爲特進，又兼國子祭酒，遷任爲豫州大中正，賞賜扶護人員。太建五年，被任命爲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兩職仍舊。不久高宗詔令他在東宮侍講《論語》、《孝經》。太子認爲周弘正是朝廷舊臣，一向德高望重，於是放棄自己的尊貴身份，鞠躬禮敬，横擺經書請教，對他就如對師長那樣敬重。

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于

周弘正特別擅長玄學，也兼通佛家經典，即使是飽學之士得道高僧，也沒有不向他請教質疑

官，時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抑有恒規。故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可贈侍中、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便出臨哭。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十卷，行于世。子墳，官至吏部郎。

的。太建六年，在任上去世，這年七十九歲。爲此，天子下詔書説："追念和贊頌德行高尚的前人，這是永久不變的原則。前尚書右僕射、兼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周弘正，儀容端莊見識精深，才藝齊備學業精通，好比是文章的苑林、義理的府庫，他是國家享有盛譽的老臣，是民望所歸的宗師，他的德行在學界光輝垂照，他的威望在禮部最爲崇高，如今忽然去世，我爲之惻然哀傷。可追贈爲侍中、中書監，喪事費用，由國庫優厚供給。"又親自吊唁致哀。謚號簡子。周弘正所著的《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十卷，都流行於世。兒子周墳，官至吏部郎。

弘正二弟：弘讓，弘直。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周弘正有兩位弟弟：周弘讓、周弘直。周弘讓生性簡約樸素，通曉多門學問，天嘉初年，以平民的身份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周弘直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瑴同掌書記。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録事諮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梁元帝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尋除智武將軍、衡陽内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户。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史、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秘書監，掌國史。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周弘直字思方，幼年即聰明機敏。初入仕任梁朝的太學博士，逐漸升任爲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瑴同掌書記。後來調入朝廷擔任尚書儀曹郎。湘東王出京鎮守江、荆二州時期内，周弘直連續任職，被任命爲録事諮議參軍，兼柴桑、當陽二縣縣令。當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時，又被任命爲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不多久又被任命爲智武將軍、衡陽内史。升任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内史，代理湘州府政務，封爲湘濱縣侯，食邑六百户。歷任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刺史。王琳起兵時，周弘直正在湘州任職，王琳兵敗後，纔回到朝廷。天嘉年間，歷任國子博士、廬陵王長史、尚書左丞、兼羽林監、中散大夫、秘書監，職掌國史官署。升任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太建七年，遇疾且卒，乃遺疏敕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

太建七年，周弘直患病將死，於是寫了遺書告誡家裏人説："我今年以來，體力虧減，可以説是已經衰老了，不過我因爲熱戀生活，居然没有察覺到這種衰老，平時總是追求快樂自娱，以

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絶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

至於不知不覺地到了老年。現在年壽的時限已經來臨，生命如同早晨的露水很快就要消失，七十多年的歲月，很符合人生壽命的常規而説得上滿足了，能够四肢俱在形體完備地善終，也比較滿意而無所遺憾了。我氣絶之後，你們就買街市上現售的棺木，棺木要小型的，便於扛抬運載。爲我的遺體裝殮現時通行的服裝，衹是自古以來通行約定，在陰間見到祖先，必須躬行大禮，所以必須穿單衣裙衫和原來的舊鞋。既然要侍奉先人，就應準備好抹布拭巾，有時良朋好友相聚，也要點燃香烟，因此棺内衹需放入白布手巾、粗糙香爐便可，除此之外全都不用。”在家去世，這年七十六歲。有集二十卷。兒子叫周確。

周確

確字士潜，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司徒祭酒、晋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書殿中郎，累遷安成王限内記室。高宗即位，授東宫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吴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衛率、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周確字士潜，儀容秀美，度量寬宏而嚴於律己，閱讀了大量的經書史籍，非常愛好玄言哲理，爲伯父周弘正所特别鍾愛。初入仕爲梁朝的太學博士、司徒祭酒、晋安王主簿。高祖陳霸先受禪爲帝，任命他爲尚書殿中郎，後經多次升遷而爲安成王限内記室。高宗即位後，任命他爲東宫通事舍人，他因母親去世服喪，離職。到歐陽紇之亂被平定後，周確奪情出任中書舍人，奉命前往廣州慰勞平叛將士，服喪期滿後，任太常卿。歷任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又因父親去世服喪離職。不多久起用爲貞威將軍、吴縣縣令，周確再三推辭不肯赴任。至德元年，被任命爲太子左衛率、中書舍人，升任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代理揚州政事。周確處理政事公平允當，被稱贊爲良吏。後又升任都官尚書。禎明之初，患病，在任上去世，這年五十九歲。天子下詔追贈爲散騎常侍、太常卿，由官府供給喪事費用。

袁憲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别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袁憲字德章，是尚書左僕射袁樞的弟弟。他幼年即聰明機敏，好學，有寬宏的度量。梁武帝興辦學校時，另外開設了五館，其中一館在袁憲的住宅西邊，袁憲經常邀請儒生弟子，與他們談論學術，常有新的見解，出乎一般人的見識之外，同輩人都表示贊嘆佩服。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之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吴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争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吴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之女也。

大同八年，梁武帝撰寫了《孔子正言章句》，并詔令下發給國學，宣講由他裁定的主旨義理。袁憲這年十四歲，被召入國學爲《正言》弟子，他拜見了祭酒到溉，到溉以贊許的目光看着他送他出來，欣賞他的神采。袁憲學了一年，國子博士周弘正對他的父親袁君正説："令郎今年參加策試嗎?"袁君正説："他懂得的經義還膚淺，不敢讓他策試。"過了幾天，袁君正派門客岑文豪跟袁憲一道去問候周弘正，恰逢周弘正正要登座講學，等弟子都到齊了，周弘正這纔請袁憲進入講堂，給他一柄麈尾，叫他首先立論。當時謝岐、何妥在座，周弘正對他們説："兩位賢才雖然研究透了經義的深奥玄妙，是不是也有點畏懼這位後生呢!"於是何妥、謝岐二人輪番提出一個接一個的命題，這些命題都深奥到了思理的極致，袁憲與他們一來一往辯駁了多個回合，辯答之際意態悠閑、談鋒機敏。周弘正對何妥説："任憑你們提問發難，不要以小孩子的水平來低估了他。"當時學者滿堂，觀者如堵，而袁憲面色平静神態如常，論辯應對裕如。周弘正也數次發言多方詰難，也終於不曾難倒他，於是就告知岑文豪説："你回去和袁吴郡商議一下，這小家夥現在就可以充任博士了。"那時參加策試的人，往往賄賂考官，岑文豪也提出爲袁憲準備好饋贈禮品，袁君正説："我怎麽能用錢爲兒子買一個中舉及第呢!"主管學校的官員對此懷恨在心。當袁憲現場策試時，他們紛紛而起，搶着拋出一個個特大難題來刁難袁憲，但袁憲却應答如響，高言雄辯，剖析如流。到溉面向袁憲説："袁君正有個好後代啊。"當袁君正去吴郡時，到溉爲他在征虜亭餞行，并對他説："上次策試，策生蕭敏孫、徐孝克并不是不懂經義，但風度神采和才識度量，距離令郎太遠了。"不久袁憲以成績優等而中試。以貴公子的資格被選配給南沙公主，南沙公主就是後來的簡文帝蕭綱的女兒。

中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吴郡，尋丁父憂，哀毁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高祖作相，

中大同元年，初入仕爲秘書郎。太清二年，升任太子舍人。侯景逆亂時，袁憲出京向東到吴郡，不久因父親去世服喪，哀傷過度而損壞了身體。敬帝秉承皇帝旨意時，特徵他入京任命爲尚

除司徒户曹。永定元年，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黄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省。太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轉尚書吏部侍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宫。三年，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

書殿中郎。高祖陳霸先任梁相時，任命他爲司徒户曹。永定元年，又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袁憲與黄門侍郎王瑜出使到北齊，被羈留了數年不讓返回，直到天嘉初年纔回到南陳。天嘉四年，天子下詔恢復袁憲中書侍郎的官職，在侍中省值勤。太建元年，被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接着又主持禮樂郊廟社稷的事務。二年，轉任尚書吏部侍郎，不多久被任命爲散騎常侍，侍奉東宫。三年，升任御史中丞，兼羽林監。當時豫章王叔英不遵法度，强行索取人馬，袁憲依據實情在天子面前彈劾他，叔英因此遭到罷免貶斥，從此朝野人士都十分畏懼袁憲。

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暇，常爲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之後，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宗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

袁憲詳知熟諳朝廷的法規制度，尤其能準確判決訴訟，如有案情還没有充分暴露而有關官員却行文了結的案件，就常常瞅準天子的閑暇時間，乘機提及，由於他申説而重新辦理的案件很多。他曾經在承香閣侍陪御宴，賓客散退之後，高宗留下袁憲和衛尉樊俊把筵席移到山亭裏，君臣談話侍宴終日。高宗目光向着袁憲對樊俊稱説“袁家仍然是有英才”，袁憲就是這樣地被看重。

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吴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内史。九年，秩滿，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真。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别相甄録，且勿致辭。”十三年，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内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

太建五年，袁憲調入宫廷擔任侍中。六年，被任命爲吴郡太守，袁憲因爲父親曾任此職而一再推辭不受任命，於是改任他爲明威將軍、南康内史。九年，任期届滿，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不久即實授吏部尚書。袁憲認爲自己擔任輕閑而重要顯貴的職務爲時過久，感到有所不宜而多次表奏天子請求解職。高宗説：“許多在職官員，屢屢被人書面檢舉，而你處理了很多事務，可以説清白廉潔，我不考察選用别的人，你也用不着辭職了。”十三年，升任右僕射，參與職掌官員的遴選工作。在這以前袁憲的長兄簡懿子已經擔任左僕射，現在袁憲又擔任右僕射，尚書省内的官員把簡懿子看成大僕射，把袁憲看成小僕射，朝廷亦以此爲榮。

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喁喁，冀聖躬康

當高宗病重臨終之時，袁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一同領受遺詔而爲顧命大臣。始興王叔陵背叛作亂，袁憲指揮部署平息這場叛亂，起了重大作用。後主身上長了惡瘡，病得很厲害，他握着袁憲的手叮囑説：“我兒子還幼小，我死後的一切

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户，領太子中庶子，餘并如故。尋除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

事情就委托給你了。”袁憲説：“陛下被衆情所仰慕，盼望聖體康復，至於陛下所謂的後事，我不敢領受聖旨。”因爲有功被封爲建安縣伯，食邑四百户，兼太子中庶子，其他官職仍舊。没多久又被任命爲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

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吴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嘆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

至德元年，太子加冕，二年，爲太子舉行了用牛、羊、猪、皮、玉、帛祭奠先聖先師的入學大禮，這時袁憲又上表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後主没有同意，還賜給他兩名扶護人員，進升官號爲雲麾將軍，授權讓他自行安排下屬官吏。皇太子很不遵守規章制度，袁憲就親手寫奏表提出了共十條規諫意見，都援引了古今事例，措詞懇切而直率，太子雖然表面上接受，但内心并無悔改之意。後主打算另立寵姬張貴妃所生的兒子始安王爲皇位繼承人，曾經不露聲色地談到了這一想法，吏部尚書蔡徵順着後主的意思而稱頌贊賞，袁憲就正言厲色地指責他：“皇太子是已經確定了的皇上的繼承人，已經深入萬民百姓之心，你是何等樣人，敢輕率地談説廢立太子這樣的大事！”結果這年的夏天，還是把太子廢爲吴興王。後主知道袁憲有規諫之事，贊嘆地稱説“袁德章實在是一位骨鯁之臣”，當天下旨任命他爲尚書僕射。

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宫城北掖門，宫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衛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

禎明三年，隋軍南下伐陳，隋將賀若弼攻入京城焚燒皇宫北掖門，宫廷衛士都四散逃走，朝廷官員也陸續各自退避離開了，惟有袁憲一人還在後主身邊侍奉。後主對袁憲説：“我對你向來就没有比其他人更優惠，今日危難之際却祇見你一人，真可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呀！”後主驚懼恐慌打算躲起來，袁憲面色嚴正地説：“隋軍入宫，必不會冒犯聖駕，國家大事已經到了如此地步，陛下也祇好泰然處之。我希望陛下穿好帝衣戴上冕旒，高坐前殿，就像當年身處危境的梁武帝召見賊臣侯景加以叱責那樣堂堂正正地召見隋軍主將。”後主不聽從，隨即下床奔逃而走，袁憲從後堂景陽殿尾追而入後苑，但後主還是跳入井中藏匿，袁憲祇好拜哭一番然後離去。

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

京城失陷後，袁憲進入隋朝，隋朝任命他爲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

史。開皇十四年，詔授晋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城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韓子稱爲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史。開皇十四年，天子下旨任命他爲晋王府長史。十八年去世，這年七十歲。追贈爲大將軍，封爲安城郡公，謚號是簡。長子袁承家，在隋朝任職官至秘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説在士大夫中最爲推重汝南周弘正，這句話是極爲可信的！試看周弘正氣度高超，尤其是精通玄學義理，的確是那個時代的國師啊。袁憲作風嚴正品行峻潔，履行道義信守臣責。韓子曾説人臣向君主表示了獻身大禮，就應永無二心。袁憲對陳後主的忠心始終不渝，是非常值得稱贊的。

陳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裴忌　孫瑒

裴忌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倜儻有志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衆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侯亶克定渦、潼，以功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爲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之平至，即皆平殄，梁武帝甚嘉賞之。元帝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即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宫衛尉，并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僖子。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祖父裴髦，是梁朝的中散大夫。父親裴之平，卓越豪邁而有志向才略，官府徵召補任爲文德主帥。梁普通年間數路大軍北伐，裴之平隨都督夏侯亶攻下渦、潼兩地，因戰功被封爲費縣侯。適逢衡州轄區有人聚集成夥騷亂搶劫，天子下旨任命裴之平爲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當裴之平到任以後，境内騷亂全部平定，梁武帝非常贊賞他。梁元帝承聖年間，連續升官任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承接帝位，先後任命他爲光禄大夫，慈訓宫衛尉，他都不肯赴任就職，却築假山挖清池，栽花卉種樹木，自己静居在裏面，有在那裏終老一生的意願。後來在天康元年去世，被追贈爲仁威將軍、光禄大夫，謚號是僖子。

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吴郡，高祖遣黄他率衆攻之，僧智出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曰：“三吴奥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摇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

裴忌少年時就聰明機敏，有見識度量，又閲讀了大量的史書傳記，爲當時的人們所稱道。初入仕爲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作亂時，裴忌招集勇士，隨從高祖陳霸先征剿，累計戰功被封爲寧遠將軍。當高祖誅殺王僧辯時，王僧辯的弟弟王僧智起兵叛據吴郡，高祖派黄他率兵進擊，王僧智從西昌門出兵頑抗，黄他與他相持苦戰，不能取勝。高祖對裴忌説：“三吴一帶深處腹地，一向被稱爲富饒肥沃之區，即使是災年荒歲，也仍然是物阜民豐，如今叛賊們互相煽動聚集在那裏，可能會動摇天下民心。除了你就没有人能安定那裏，你可要想出一個萬全之策來。”於是裴

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吴郡太守。

忌率領本部精兵，輕裝急進日夜兼程，從錢塘直奔吴郡，晚上到達城下，擊鼓吶喊佯爲强攻，王僧智疑懼對方重兵壓境，就從水路輕舟脱身逃奔到杜龕那裏去了，裴忌隨即控制了吴郡。高祖嘉獎他，表奏天子任命他爲吴郡太守。

高祖受禪，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南康内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還除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户。

高祖受禪爲帝，下旨徵召他入朝爲左衛將軍。天嘉初年，裴忌出京擔任持節、南康内史。這時義安太守張紹賓在該郡反叛，世祖任命裴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領兵馬前往討伐。裴忌凱旋回京後，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又被任命爲雲麾將軍、衛尉卿，封爲東興縣侯，食邑六百户。

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録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宗即位，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户。四年，入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

當華皎在長江上游起兵作亂，這時高宗總領尚書事主持朝政，命令各路大軍全部進發征討，同時委任裴忌全權主持京城内外城防諸軍事。到華皎被消滅後，高宗即帝位，太建元年，任命裴忌爲東陽太守，改封爲樂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四年，入朝任太府卿。五年，轉任都官尚書。

吴明徹督衆軍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受詔進討彭、汴，以忌爲都督，與明徹掎角俱進。吕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吴明徹統領各路大軍北伐時，天子下旨命令裴忌以現任官職的身份爲監軍。淮南平定後，任命他爲軍師將軍、豫州刺史。裴忌爲官在任善於安撫，很受民衆的愛戴。改任爲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還來不及到任，恰逢吴明徹奉旨進討彭、汴地區，同時天子也任命裴忌爲都督，率領另一支部隊與吴明徹軍合成掎角之勢共同進發。後來全軍在吕梁覆没，裴忌被俘，留在北周，北周授予他上開府之職。隋朝開皇十四年，裴忌在長安去世，這年七十三歲。

孫瑒

孫瑒字德璉，吴郡吴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

孫瑒字德璉，吴郡吴縣人。祖父吴文惠，是齊朝的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親吴循道，是梁朝的中散大夫，以風雅質樸聞名於世。

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戎昭

孫瑒年輕時就卓越超群，喜歡研究戰術攻略，閲讀了大量的經書史傳，尤其熟習書牘文札。在家中以布衣身份直接出任梁朝輕車臨川嗣王代理參軍，經多次升遷任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邵陵王出鎮郢州，孫瑒全家隨王府一同前往，因此很受贊賞和禮遇。太清年間侯景叛亂時，孫瑒被任命爲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

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修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熟，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户。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内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黄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

辯討伐侯景時，王琳領兵爲前軍，因爲與孫瑒是同學，於是上表推薦孫瑒爲戎昭將軍、宜都太守，隨即跟從王僧辯前往武昌救援徐文盛。適逢郢州失陷，於是孫瑒的部隊就留在巴陵鎮守，作好攻守戰備。不多久侯景的叛軍殺到，不分晝夜地進攻巴陵外圍陣地，孫瑒督領所部盡全力抵禦，結果叛軍敗退奔逃。於是孫瑒隨從大部隊沿長江東下，在攻克姑熟時，孫瑒力戰有功，被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封爲富陽縣侯，食邑一千户。不久又被任命爲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内史，他還没有赴任，隨即又升任爲衡州平南府司馬。在任期内破黄洞蠻賊寇有功，被任命爲東莞太守，代理廣州刺史。不久又被任命爲智武將軍，監理湘州事務。梁敬帝繼承帝位後，任命他爲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

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虚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内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户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奬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

高祖受禪爲帝，王琳在郢州另外奉立梁朝的永嘉王蕭莊爲梁朝之主，并下詔書徵召孫瑒爲太府卿，加授通直散騎常侍。當王琳順流東下向内地進犯時，又任命孫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管留守府大小事務。北周派大將史寧率兵四萬，突然襲擊郢州城，孫瑒部下協助防務的張世貴獻外城接應周兵，郢州城因此損失軍民男女三千餘人。周兵又堆起土山高架雲梯，日夜攻城進逼，且又乘風縱火，燒掉了内城南部的五十多幢樓房。這時孫瑒的士卒不足一千人，都登上城樓守禦作戰，孫瑒親自巡視撫慰，向士卒敬酒勸食，士卒都樂於爲他獻身效力。周兵竭盡全力也没能攻下内城，於是假傳周主旨意任命孫瑒爲柱國、郢州刺史，封爲萬户郡公。孫瑒假裝同意作爲緩兵之計，同時暗中加緊修整作戰用的裝備，敵樓、城墻和守城器械等，一天之内整治如新，周兵對他非常害怕。到後來聽説陳朝主力軍已經打敗了王琳，即將乘勝而進，周兵這纔解圍而去。於是孫瑒控制了長江中流的全部地域，他召集將士并對他們説："我和王琳共展才力同盡臣責，一道輔助梁室，也可以算是很努力了。現在陳朝取代了梁朝，王琳也失敗了，既然這樣，天意難道能够違抗麽！"於是派遣使者恭送表文到

天嘉元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邑一千户。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吴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并如故。頃之，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爲通直散騎常侍。

高宗即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修城池，懷服邊遠，爲鄰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吴明徹軍敗吕梁，授使持節、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并如故。十二年，坐壗場交通抵罪。

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爵邑，入爲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勛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又爲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

朝廷，表示歸順。

天嘉元年，孫瑒被任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爲定襄縣侯，食邑一千户。孫瑒内心不安，一再請求入朝以表明自己并無異心，於是天子徵召他爲散騎常侍、中領軍。孫瑒還没有赴任，世祖從容平静地對他説："以前西漢的朱買臣希望在故鄉吴郡爲官，你是否也有這樣的意願呢？"於是改任他爲持節、安東將軍、吴郡太守，賞賜鼓吹樂一部。當起程赴任的那天，天子親自到城郊爲他餞行，鄉親鄰里也爲之感到光榮。任期届滿，天子徵召他入朝任散騎常侍、中護軍，賞賜的鼓吹樂保留。留異在東陽反叛，天子下旨命令孫瑒督領水軍進討。留異被平定之後，孫瑒升任鎮右將軍，常侍職務、賞賜的鼓吹樂仍舊。不久，出京任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年間，因公事被免職，但没多久又復職任通直散騎常侍。

高宗即帝位，認爲孫瑒的功績名望一向昭著，對他非常信任倚重。太建四年，任命他爲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出京鎮守公安。孫瑒到任後，高築城墻深挖城壕，恩威并用遠近順服，爲周圍境外的人所敬畏。在職六年，又因事被免職，調任通直散騎常侍。到吴明徹北伐大軍在吕梁失敗後，孫瑒被任命爲使持節、統率沿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賞賜鼓吹樂一部。没多久又被任命爲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二職以及賞賜的鼓吹樂仍舊。十二年，因在國境上犯有内外交往罪被免職抵罪。

後主繼承了帝位，恢復孫瑒官職任命他爲通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不多久又任命他爲中護軍，恢復爵位和食邑，入朝爲度支尚書，兼任步兵校尉。隨即加任散騎常侍，升任侍中、祠部尚書。後主多次駕臨他家看望慰問，還吟詩作賦贊頌孫瑒的功勛品德，展示君臣之間的親近之意。孫瑒又擔任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職務仍然擔任。因爲年老，多次請求退休，但天子下旨屢屢挽留。禎明元年在職去世，這年七十二歲。後主親自吊唁致哀，追贈爲護軍將軍，侍中

一襲，喪事量加資給，謚曰桓子。

職位保留，賞賜鼓吹樂一部，出席大典禮的專用禮服全副，常用官衣一套，喪事費用由國庫優厚供給，謚號是桓子。

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并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侣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孫瑒侍奉父母以孝順聞名，對幾位弟弟非常厚道和睦。生性通脱平和，有財物就散發給親友。但他自己的住處却有追求奢侈豪華的缺陷，庭院之間修築蹊徑蜿蜒相通，極盡林泉勝境之美，諸多歌曲、樂器、舞蹈、女伎，都是當時很少有誰能比得上的，家中已經高朋滿座，門外仍然車水馬龍絡繹不絶。當他出京鎮守郢州時，竟然把十多艘船隻聯結成龐然大舫，在大舫中建造亭榭池苑，種植荷花菱角，每逢良辰美景，則邀請許多賓客同僚，盛設酒宴而泛流長江，可以説是當時最佳的游賞方式了。孫瑒還常常在名山的學齋裏開設講堂，招集玄言儒學之士講學，冬夏兩季還供給資財費用，很爲學者們所稱頌。而他爲人則率直平易，不因自己名聲大地位高就瞧不起别人。當時興皇寺朗法師對佛學瞭解全面精通佛典，孫瑒每次造訪他講經之處，與他討論經義時有争論，僧侣們對他没有不仰慕敬服的。再者他巧妙的構思超越常人，擔任起部尚書時，對許多軍用民用器械，都有創造改進。孫瑒還具有對人的鑒賞識别能力，男女婚嫁，都選擇自己平素所看重的人。當他去世後，尚書令江總爲他寫了墓志銘，後主又在墓志銘後面題寫了一段四十個字的悼詞，派左民尚書蔡徵前往宣讀并到墓地鐫刻在石碑上。這段悼詞是："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大意是："秋風秋竹驚噩訊，秋水嗚嗚奏悲歌。三五樵人緣山徑，遺體何處托山阿？今時日月仍猶在，曾見將軍擁綺羅。天高地久路漫漫，欲覓忠魂雲水多。英姿未綉麒麟閣，朕心慊慊當如何？"）當時輿論以此爲榮。

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閤將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孫瑒有二十一個兒子，都具有他們父親的風度。世子孫讓，早年去世。第二子孫訓，頗有知名度，先後擔任過臨湘縣令、直閤將軍、高唐太守。陳朝亡後爲隋朝臣民。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實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摧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頻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史臣曰：梁朝末年，盜寇亂賊實在是太多了，高祖擎舉義旗，志在安寧中原，裴忌早就看清了這點因而追隨高祖，每每參預作戰，摧敗敵人，立下了許多戰功。孫瑒富有文才武略，爲時代的英主所賞識，當行軍用兵之時，他效法司馬穰苴的軍事法則，所以能戰必勝攻必克，屢次建立功勛，加上喜歡施恩布惠善於待人接物，所以軍人朝士都仰慕他。但他生性不守常規，以至於幾次因罪免職；大概是西漢陳湯式的人物吧。

陳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徐陵（子）儉（弟）孝克

徐陵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

徐陵，字孝穆，是東海郯人。祖父超之，是齊朝的鬱林太守，後任梁朝員外散騎常侍。父親徐摛是梁朝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親臧氏，曾夢見五色雲朵化作鳳凰，落到她的左肩上，不久生下徐陵。當時有個叫寶誌上人的，社會上都説他有道行，徐陵幾歲的時候，家裏人携帶他去見寶誌上人，寶誌上人手摩徐陵的頭頂，説："這是天上的石麒麟啊。"光宅寺惠雲法師每每感嘆徐陵年輕有爲，稱他是顏回。徐陵八歲能寫文章，十二歲通曉《莊子》《老子》的文義。長大後又廣泛地涉獵史籍，頗有縱横家的口才。

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爲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中大通三年，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

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時，父親徐摛爲晉安王諮議參軍，晉安王又請徐陵參與寧蠻府軍事。中大通三年，晉安王被立爲皇太子，東宮設置學士，徐陵充當學士人選。稍後升任尚書度支郎，離京作上虞縣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徐陵先前不和，根據傳聞彈劾徐陵在上虞縣貪贓，因此被免官。過了很久，纔起用爲南平王府行參軍，再調任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帝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讓徐陵作序。又令他在少傅府講述他撰寫的《莊子義》。不久調任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

太清二年，徐陵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魏，魏人安排行館宴請賓客。這一天很熱，魏主持宴客的魏收嘲諷徐陵説："今天的熱是由徐常侍引來的吧。"徐陵當即答道："從前王肅到這裏替魏

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

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彦曰：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剥，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

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鰲命扈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荆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晋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期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常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

制訂了禮儀；今日我來訪，又使你知道了寒暑。”魏收很慚愧。

到侯景侵擾京城時，徐陵父徐摛被困在圍城之中，徐陵得不到家中消息，就吃粗食穿布衣，好像居喪的情形。適逢齊接受魏禪讓，梁元帝在江陵秉承武帝旨意即皇帝位，又派使臣到齊。徐陵屢次請求齊准許他返梁覆命，始終被拘留不放，徐陵就寫信給僕射楊遵彦説：

被一句話感動，夕陽的餘暉爲魯陽公凝聚照耀；一念暗中契合，乾涸的疏勒也爲之涌出飛瀑流泉。何况元首偉大，輔臣優良，鄰國聲音相互聽到，風俗教化相互會合！天象窮厄，專亂本朝，情計惶惑，於公傷懷，於私恐懼，可是保全身體回家的請求，白白費了歲月，狼狽困頓的申訴，空空塞滿了卷軸，這樣不圖謀，不是我等希望的啊。

執事没聽説這些嗎！上古女媧分鰲足立四極、軒轅劃野分邑的時世，伏羲觀河圖繪八卦、夏禹拜洛書成九疇的年代，驕陽肆虐，風妖逞凶，天塌西北，地陷東南，大旱時三川乾裂，雨澇時五嶽淹没。我大梁承應上天旨意而輔臣盡忠，繼承清政却遭逢艱難。爲什麽呢？聖人不能造就時運，這原本是窮困與顯達的常理。至如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本是樞要的根苗，不用依附名稱説法，經過一番陶冶之後，還可具有堯、舜的風範，即使在總章那樣的宫觀、明堂，再陳設上六代時的舞蹈，在主管音樂的地方演奏九州的歌曲，舜時的典樂官夔來敲打石器，晋國的師曠演奏編鐘，也不足以歌頌此等美名，無以彰明他的大德啊。假如讓他在楚地郊外祭禱天地，能不是承祀夏朝的君王？戡定艱難，便是匡扶周室的霸主，哪能僅僅是西周末豳王遷徙雍州一月之間整個豳國就變成了地方區域，姚帝遷移黄河邊，剛一年就成了一個城市。現在正所謂遥遠的南海越常國向北進獻馴雉，茫茫海外肅眘國放逸的牛群奔到南邊即停止，我們君上的子民，胸懷卓識，深知南歸的意義，可是得到的答覆却

説投身到什麽地方呢？這是我不明白的第一點。

又晋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鏳鏳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遥憶湓城，峰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廬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駞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

又，晋熙等郡都并入貴朝，距我國尋陽能有幾多路途。至於鏳鏳報時的鐘聲，隔着溆浦彼此能聽見，天空中明明白白的烽烟，登上高臺就可望見。遥想湓城，寶盌泉流，廬山依舊，香鑪峰高。近來鄱陽嗣王在匯派統管軍隊，屯駐在水邊，早晚書信往來，褒貶人事，辨别名分，我却穿着草鞋無從邁步，他是何種道路偏可并駕齊驅。難道就是這樣的嗎？這不對啊。還有，最近邵陵王與這個國家通和，郢中貴賓像風捲雲霓一樣聚集到魏國都城，鄴下的要員也像風一樣馳向江邊，怎麽廬龍山的道路能爲他人新開出來，洛陽的銅駞街對我就長期封閉？爲何他人的道路那麽容易，也不勞五丁力士去開闢，我的道路却如此艱難，好像登九折坂令王陽感嘆凶險？地不私載，這是何等清楚？可是却回答説没有回去的途徑，這是不明白的第二點。

晋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静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脱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游，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吴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虚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盗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盗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脱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游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柝之儀，微騎閒行，

晋熙、廬江，義陽、安陸，都説歸附貴朝，不再是危險地區，估計途中就應太平。自此以北，戰鼓不響，自此以南，疆界不一。像這樣在境外逃避死亡，看輕自己，幸而不屬守邊官吏失土被俘蒙受羞辱，又爲何在乎一個尋常人的性命。還有，此次旅游作客，財物全都没有，愧的不是像韓起出訪鄭時，想私自買玉環，也不是像吴國季札過徐時，腰上挂帶令人艷羡的寶劍。由來宴請賞賜，總缺少錢財，旅行滯留都已用盡，正是散有限的財物，供無期的客用，這種窘况是可以知道的。况且據圖自殺，愚蠢的人也不幹，揮斧保身，平常人也會明白如鏡。爲什麽呢？儘管生命輕如一髮，自覺重有千鈞，不因此而賣給盗寇，道理是明白的。再説骨頭和肉不配充作鍋内與砧板上的物品，皮毛不值得算入財貨之屬，盗寇也有盗寇的才智與品德，我不用擔心了。公家派遣使臣，缺少財貨，本朝并非興盛太平的時候，

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

出訪的人哪裏有皇華的地位與權力。輕裝獨宿，不勞集合擊柝者敲奏的儀式，爲數很少的幾騎隨便動身，哪會想有輶軒名號的輕車乘坐的儀禮。回歸的人帶着隨從，自己準備驢騾，沿途亭郵，衹希望有些蔬菜米糧。假如說留下我等對於管事的無煩擾，遣送我等對於官方却有破費，或者用顛沛辛苦爲話由，或者說行李供給令人擔驚受怕，這原本不是通達之言，都是題外文章。這是不明白的第三點。

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俯首頓膝，歸奉寇仇，珮弭腰韃，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仇憾。政復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奸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仇？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

又，若認爲我等應歸還侯景，侯景是叛逆凶犯，殲滅我等的國家，天下的人，人人心懷憤恨，既不能投身國家社稷，保衛皇上，四冢分裂葬蚩尤，千刀剮王莽，怎能說俯首屈膝，回去侍奉寇仇，腰挂革囊，佩帶弓箭，作他的皂隸？近來兩朝通和，正促進先前的友好，詭詐凶寇的狼子野心受到驚駭，很疑心自己會遭受到像春秋時宋萬即南宮萬那樣誅滅的下場，更害怕出現像晋人歸還楚公子穀臣而交换荀罃的請求。我等之所以奔波抗爭，任由侵侮，是因爲我們這一行人都胸懷仇恨。恰恰又是斷筋碎骨、抽舌摘肝那樣的深仇還未申雪，海內人所共知，君侯所開列過的。還聽說本朝王公，京都男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繁華的京城蕭條破敗，一片廢墟。真是還望偃師都成了蒿草，回首霸陵披霜帶露，這又是大人您所知道的。他憑什麼道義避免仇敵賊子的臭名？我憑什麼親誼回去屈身下跪？從前晋鉅平貴將羊祜被吴陸抗深信不疑，春秋晋國叔向是社會名人，對於鄭國貌醜的鬷蔑早有深入的瞭解。我雖說不够聰敏，但常常仰慕前代名人的道德操守，不能希圖胸懷明亮，却也要以此衡量社會事物。先前魏氏將亡，群凶競爭，諸賢盡力，都希望得到他的朋黨。成爲葛榮的部衆嗎？成爲邢杲那一類的人嗎？假如說不是這樣，這是不明白的第四點。

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

假使我等回去作了侯景的幫凶，侯景生

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筭。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皋，家留河朔，舂舂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并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稿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摇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

在趙代一帶，家在幽恒之間，居住的是官衙，行動時有統帥的儀仗，山川形勢，軍國日常規章，用不着拿箸作籌，衹消屈指即能算計。侯景逃亡小醜，猪羊一般，寓身長江邊上，家人却棄置在黄河北岸。舂舂井井，如鬼如神。難道不是這樣嗎？或許也是您知道的。宮闈機秘，如隱雲霄。漂亮的大謀劃，能不在軍帳之内進行。有的才俊之士的謀劃像漢張安世表面驚訝而實際早已參與的决策；有的像漢孔光、晋羊祜那樣奏聞朝廷後即燒毁了書稿，不留痕迹。在朝的人尚難參預其事，羈絆在外的旅人怎能接近其事呢？至於禮與樂的延續變更，刑政的寬鬆和嚴厲，那是頌歌遠揚，萬舞成風，不知道爲此手舞足蹈啊，哪在於摇唇鼓舌充當間諜呢？假如説我等以回江陵覆命爲名，到頭來還是會投奔東邊的賊寇，雖説齊、梁兩國有所阻隔，就像“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那樣，又有什麽不同？難道説因爲河曲難以行船，却以爲江關可以渡過？河陽津放跑了司馬睿，難道不是由於宋典的奸詐？出函谷關路上未到五更而有鷄啼，都稱贊田文門客的技能，行與不行，爲什麽如此相互影響？這是不明白的第五點。

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并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哥》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

再説兩國交兵，互通使臣，這是以前經典上有的，假如以古代不殺而殺僕的事例而肆意追泄梁武帝築寒山堰水灌彭城的怨怒，那麽衆多元帥，釋放俘虜，寬放到偏將、裨將一起都不剪割左耳。甚至像鍾儀那樣的也被赦免以禮放歸，途中充滿朋友般的笑聲。楚國大夫襄老得以回歸，《虞哥》爲之引路。我等來時張着大紅的旗幟，把寶玉擦拭得亮亮的，尋找朋友建立友誼，跨過泗水渡過黄河。到時郊外有迎候慰問直至惠贈，深荷你們的恩德，不失款待貴賓的禮節，現在因何過錯，反而被貶斥？假若把這當作不准回去的藉口，這是我不明白的第六點。

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

若説戰亂氣氛長久不息，死亡隨時都會發生，同情我奔波顛沛，保全我等的性命，

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

足下清襟勝托，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輿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争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托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嫵媚，曹屈詐以羈縻，旍軫歲

本來我早已銘記這番好意，感戴那比渤海深，比嵩山、華山還重的大恩。可是雉飲食願在野外尋找，并不對樊籠有意，長江大海中的飛鳥，即使像魯侯那樣供以鐘鳴鼎食依然憂悲而死，因爲它們對於鐘鼓本無留戀之情。何況我等精神已失，空留活命，悲苦沉默地生活，怎能長時間支撑下去，這樣即使承蒙供養保護，也還要短命的。若據此說不能回去，這是我不明白的第七點。

若說侯景逆賊殲滅蕩平了就由我等返回，高敞的車子於路相繼，遮陽的車蓋自然相隨，不弄清那些話的含義，怎能隨便開玩笑？艱難與順暢，太平與動亂，哪是特意在事前預料得到的。謝常侍今年五十一歲，我今年四十四歲，已處在知命之年，行將又到六十歲，算來與那個侯生的年齡七十也相差無幾了。成仙的要術他還未從師學習，煉丹竈内的配方那訣竅我却知道。正恐怕南陽菊水到頭來不延長壽命，東海變桑田的事無從看到。若以此爲由說不讓我等回去，是我不能明白的第八點。

足下胸懷寬廣值得信托，書識囊括文士之林，從洪荒之世到幽、厲時代，像我等現在，還有那樣的人嗎？至於《春秋》，纔稍可商討。姬周宗廟崩塌，霸道惑亂凶殘，有的是政出多門，有的是臣下德薄，像魯臧孫文仲作爲友好國家的賓朋訪齊，反而被齊國囚禁；周伯作爲天子的使臣并無罪錯，却遭受戎的攻伐，春秋晋箕卿出使被邾人强遷到别的館舍，唐成公到楚國因有兩匹好馬被楚人看中，唐成公不給而被拘滯三年。這不是貪亂的風氣所致嗎？能作爲當今的範例嗎？至於秦齊都想稱帝，天下争雄，或者交結趙國而侵犯燕國，或者聯合韓國而算計魏國，或者在楚殿尋求結盟，或者在秦庭搶奪璧玉，用輸送寶鼎來托付齊王，用一馬拉的小坐車誘載客卿范雎入秦。此外群邪油嘴滑舌，或勢均力敵，各有千秋，談不上罪錯，如兄弟一般。等到沛豐邑中陽里漢高

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游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脱有前踪，恐是叔世之奸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

祖秉承天命，天下同規，巡視中國，没聽説有拘押羞辱的。待到三方稱霸，孫則甜言媚態，曹則委曲欺詐而四方籠絡，年年有官車到句吳，歲歲有使臣通庸蜀，那麽譏嘲很險厄，玩笑已加深，盡興交游談笑罷了，誰説猜疑忤逆呢。假若搜尋以往的事例，倘若有以前的踪迹，恐怕是亂世的奸謀，不是治理邦國的好策略。

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温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

還聽説，黄帝與炎帝時代，社會風氣有浮薄和敦厚的不同，蛟龍騰躍、麒麟出世，王道霸道雖説有差别，但没有不推崇君親銘刻碑板器物以贊頌他們的功德，敦促敬長養親以治理百姓，國家部門干預，竟没有改換。我侍奉親長有違冬温夏凊做人子的禮節，還連着離亂，賊寇猖獗，致使官民四處流散。蕭車無人駕御，王舫誰來把持？回望家鄉，還有什麽心緒活在天地之間？自己并非像夜郎那樣由廩竹而生，也不是像采桑女在空桑樹中拾得嬰兒那樣是撿來的。過路的人懷着情感，也會相互同情。常言道挑揀官位任職，不能説是孝，選擇有利之事去攀附，不能叫做忠。况且我主承接天道，爲前王之伴駕。郎官吏屬悉明經義，冥頑不孝之人亦懂得禮儀，檢查四方、知曉教化。衹要是年老高壽之人，都會像夏后氏和周那樣東序西膠地予以敬重贍養。我以圭璋玉帛般的高尚品格、美好資質，到貴朝出使訪問，遇上世道動亂，匯聚了人民的厄運，連年累載，不能像徐元直在劉備處提出到曹營侍奉老母的請求，含淚吞聲，長對公閭的怒容，一點情理的訴説，也將同觸摸龍的逆鱗似的激怒人主，忠孝的話語，都皆該當咬破舌頭以作失言之戒。這是不去謀取的，不是要依賴他人啊。

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墙壁，

而且兄弟的友愛，怎能忘懷？妻子兒女之情愛，誰能不被拖累？以清河公主的高貴身份，餘姚主辦文書佐吏的家室，不管其高貴卑賤，都被驅趕掠奪。自從侯景醜虜在東南作禍以來，飢餓的百姓被抄掠販賣；臺署

况吾生離死别，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

郎官在墻壁之間一起挨餓。何況我生離死别，歷經多年，家中妻子兒女，哪還談得上挂念二字。我如能够回到家鄉，親身操持，也許還能幫助他們免遭凶犯殘害。

夫四聽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 淮，昏望牽牛，情馳揚 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説，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 魏之黄塵，加幽 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

隔絶四方的消息，秦國的華陽君被説成是亂臣，百姓没有冤屈，漢朝的孫叔敖被稱作良相。足下才學高、聲譽好，參與處理國家大事，猶如周文王遇見姜太公，聽到的是《詩》、《禮》般高談宏議。可是關係朝中大事的商談，竟不曾誇贊自己的主張，皇宫禁苑的良謀，怎能相及，并不像趙簡子的直臣周舍那樣直言争辯，倒類似東漢太傅胡廣而隨大流。爲什麽就没有直言進諫之臣呢？歲月如流水，人生有幾何。清晨看到南飛雁，這顆心也跟着到了江 淮，晚上望着牽牛星，情思馳向了揚 越。早晨心懷千種悲傷而掩面哭泣，夜晚有萬般愁緒在腹内縈回，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足下一向擅長言談，更兼深明義理，就像漢丞相匡衡令人開顔歡笑的演講，晋尚書令樂廣使人静心傾聽的言談，一向不明白想探問，誰能清楚地告訴我。如果我的話是錯的，回信我定會理解，如我罪當死，甘願被斧砍鍋煮，爲什麽足下衹是拘泥不語，咬着舌，低着頭呢？假如我説的這些有點道理，還希望矜憫眷顧，又何必一定讓我們死在齊國都城，給趙 魏 幽 并之地加一點塵埃，多一片白骨？遂使得西漢東平思王因思念京城而死，後出現墳頭上大樹都傾向京都的悲劇。温序死節，光武帝賜葬洛陽城西，其子温壽夢見父親訴説思鄉之苦。多次請求放返故里，悲傷之情，與日俱增。

遵彦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

楊遵彦始終没有回信。直到江陵被西魏攻陷俘殺梁元帝後，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的嗣君，纔讓徐陵跟他返梁。梁太尉王僧辯起初拒絶蕭淵明入境不肯接納，淵明致王僧辯的來往書信，都是徐陵的手筆。等到淵明入梁，僧辯得到徐陵大爲高興，接待贈送，禮遇十分優厚。任徐陵作尚書吏部郎，主持詔誥事宜。那年陳霸先率兵誅滅

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

王僧辯，進而討伐僧辯的心腹義興太守韋載。當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取石頭城，徐陵爲感激王僧辯先前知遇之恩，就投奔任約處，待到陳霸先蕩平任約等，赦免徐陵不予追究。不久以徐陵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

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秘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紹泰二年，徐陵又出使到齊，回來後授任給事黃門侍郎、秘書監。陳高祖霸先受梁禪位時加徐陵散騎常侍，尚書左丞照舊。天嘉初年任太府卿。天嘉四年升任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天嘉六年任散騎常侍、御史中丞。當時安成王陳頊爲司空，憑着皇帝弟弟的尊榮，權勢壓倒朝野。直兵鮑僧叡憑藉安成王的威權壓抑訴訟，大臣没有敢講的。徐陵聽説這件事就寫奏章彈劾，讓御史臺的屬官跟着他，帶着奏案上朝。世祖陳蒨見徐陵身着朝服莊重嚴肅，正氣凜然像不可冒犯，也隨之嚴肅面孔端正坐姿。徐陵上前誦讀奏板，當時安成王陳頊正侍立殿上，仰望世祖皇帝，變臉變色，冷汗直冒。徐陵讓殿中御史把安成王帶下殿來，於是彈劾免除安成王侍中、中書監職。從此朝廷上下爲之肅然。

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核名實。時有冒進求官，喧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黄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逾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逾其本分

天康元年，徐陵調任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徐陵認爲自梁朝後期以來，選拔授官大多失當，於是整理列舉國家主要法典，綜合審核才智資歷是否同所任職官相一致。當時有冒進求官喧鬧競争没完没了的，徐陵就作書宣示説："自古吏部尚書一職，在於評論人物，選拔才士，探尋他的門第，依據情況，評估他應授的官爵品位。梁元帝承位於侯景之亂後，王太尉接掌權柄於荆州敗亡之時，那時節因爲戰亂，不再有健全的典章制度，故而使官方爲紛雜情況所困擾。永定時，我朝由於剛剛創建，戰争尚未休止，也没有條理，府庫空虛，缺少賞賜物品，白銀難以獲得，黄卷容易營造，暫且用官階代替錢絹，意義在於存恤撫養，不能計較多少。致使員外、常侍路上比肩接踵；諮議、參軍街市中無法統計，哪是朝廷章程上應該這樣？現在衣冠禮樂不斷富足繁榮，怎麼能還照先前的用意呢？這不是於理所應當的。現在見到各位仁君，官職待遇大多超過了應有的，還説受了大委屈，未能顯示坦蕩的胸懷。假

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若問到梁朝領軍朱异也作了卿相，這不超過他的本分嗎？這是出自皇上的賞拔，不關吏部按等第選授的事。梁武帝說‘世間人說有偏愛，我特不偏愛范悌’。宋文帝也說‘人世難道没有命運，每有好官缺，就想羊玄保’。這些都是地位尊貴職司重要，不由吏部選拔的。秦朝有車府令趙高直做到丞相，漢朝有個高廟令田千秋也做了丞相，這些能再作爲例規嗎？既然我辱居簡選人才的職分，自應做些有裨益的事情。希望各位賢達，深明我淺陋的意見。”從這以後大家都佩服他，當時人把他比作毛玠。

廢帝即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户。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三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高宗召陵入内殿，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

陳廢帝伯宗即位時，高宗陳頊入朝輔政，謀劃罷黜心懷不軌的人，延引徐陵參預籌劃。高宗繼位，徐陵受封建昌縣侯，食邑五百户。太建元年官拜尚書右僕射。太建三年調任尚書左僕射時，徐陵上表推拒，薦舉周弘正、王勱等，高宗陳頊召徐陵到内殿，説：“愛卿爲什麽堅决推辭這一職務并且薦舉别人呢?”徐陵説：“周弘正是跟隨陛下從北周回來的原藩國長史，王勱是太平相府長史，張種是皇上同鄉親戚中的賢人，假若選拔賢達舊臣，我理應在後。”堅持推辭多日，高宗苦苦勸説他，他纔接受詔旨。

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决，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吴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决。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并如故。七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禄大夫，餘并如

待到朝中議論北伐，高宗説：“我已經决定伐齊，你們可以推舉元帥。”大家都以爲中權將軍淳于量權位重要，共同推舉他。惟獨徐陵説：“不能這樣。吴明徹家住淮左，熟悉那裏的風俗，而且將略人才方面現在也没有超過他的。”於是一連爭論幾天都决斷不下。都官尚書裴忌説：“我贊同徐僕射的意見。”徐陵緊接着説：“不但明徹是良將，裴忌也是良副。”這天，皇帝詔令吴明徹爲大都督，令裴忌監軍事，於是攻取了淮南數十州的地方。高宗因而擺設酒宴，舉杯對着徐陵説：“獎賞愛卿知人善任。”徐陵離開席位回奏：“定策出自聖上，并非我的功勞啊。”那年加徐陵侍中，且其餘官職照舊。太建七年徐陵領國子監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不久又加侍中，給扶。又拜受領軍將軍。太建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不久調任右光禄大夫，其他任官照舊。太建十年重任領

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還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禄、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禮之，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

後主即位，遷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卧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於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謚曰章。"

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禄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宫，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呵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僔。

軍將軍，隨後調安右將軍、丹陽尹。太建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禄、中正照舊。徐陵由於年老，屢次上表辭官，高宗還是特别優待他，下詔讓將作爲他造一所大房屋，讓徐陵在自己府第處理事務。

後主即皇帝位，任徐陵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其餘都照舊。至德元年逝世，享年七十七歲。皇帝下詔説："依據典章制度，務使德行彰明，喪盡其哀，祭盡其敬。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徐陵，年少學問深厚，在朝爲官聰穎雋秀，業績高出名家，文章號稱一代宗師。朕近年在承華宫與他特相親昵，雖説經常患病卧床，正希望康復，忽然辭世，實令朕心震驚傷悼。可追贈鎮右將軍、特進，他的侍中、左光禄、鼓吹、侯依舊，舉哀一并如儀，喪事費用，酌予供給。謚號爲章。"

徐陵才識胸懷深遠，形貌舉動可作表率，秉性清廉簡潔，家資無所積累，所得薪俸同親族之人共享。太建年間，領食建昌縣，縣民送賦税米糧到水邊，徐陵親戚中有貧窮的，都讓他們領取，數日便光了，以致徐陵自家不久也窮困了。幕僚感到奇怪，問他爲什麽這樣做？徐陵説："我家尚有車、牛、衣服可以賣，其餘人家有賣的嗎？"他就是這樣來周濟别人。他從年輕時起尊崇信仰佛教，很多經典都能解説精到。後主在東宫時，讓徐陵講解大品經義學，高僧遠道趕來如雲霓相聚，講席時每有疑義商較，在座的没人能够同他抗辯。他眼中有青睛，當時的人都認爲這是聰慧的面相。自從陳朝創業以來，文檄軍書等重要文書以及禪位詔旨等，都是徐陵撰寫，其中《九錫》尤其好。是一代文章宗師，而且不因此恃才傲物，對著書立説之人從無貶斥，而對晚生後輩的接待引進却樂此不疲。世祖、高宗時，國家有重要文章，都由徐陵草擬。他的文章對於舊有文體多有變異，剪裁組織，細密精巧，常有新意。每每一文撰出，有興趣愛好的人已爲傳抄背誦，於是他的文章散布華夏外夷，家中多有收

藏。後歷經死喪禍亂，大多散失，留存的有三十卷。徐陵有四個兒子，依次是徐儉，徐份，徐儀，徐僔。

徐儉

儉一名衆。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爲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携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嘆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爲太子洗馬，遷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

徐儉又名衆。從小修養成立，勤奮好學志行操守好，汝南周弘正看重他的爲人，嫁女給他爲妻。梁太清初年，出仕爲豫章王府行參軍。侯景作亂時，徐陵出使魏未回朝，徐儉當時二十一歲，携老帶幼到江陵避難。梁元帝聽説他的名聲，召他任尚書金部郎中。他曾經陪從元帝宴會而賦詩，元帝贊賞説"徐家的孩子，又是有文才的"。江陵淪陷，徐儉又回到京城。永定初年爲太子洗馬，調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調任中書侍郎。

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吕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閒道馳還。高宗乃命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敕儉監昭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博士、大匠卿，餘并如故。尋遷黄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

太建初年，廣州刺史歐陽紇起兵反叛，高宗命令徐儉持帶信節宣讀聖旨。歐陽紇起初見徐儉時，排列許多衛隊器仗，言語間頗不尊重，徐儉説："吕嘉的故事已久遠了些，將軍難道没看到周迪、陳寶應的事嗎？變禍爲福還不算晚啊。"歐陽紇默然不答，擔心徐儉涣散他的部衆，不准徐儉入城，把徐儉安置在孤園寺，派人守衛，幾十天不能返回。歐陽紇曾經出城會見徐儉，徐儉對他説："將軍已經起事，我徐儉須回去向天子報告，我的性命雖然在將軍掌握中，可將軍的成敗却不在於我徐儉，徐儉以不再被留爲幸。"歐陽紇於是打發徐儉從小路騎馬奔回。高宗於是就命章昭達率領部衆討伐歐陽紇，還因爲徐儉熟悉那裏的形勢，詔令徐儉監昭達軍。平叛結束，高宗嘉獎徐儉，賞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授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積累年資而升任國子博士、大匠卿，其餘任職照舊。不久升任黄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後因公事免職。不久又起用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中書舍人照舊兼任。

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晋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内

後主即位，授徐儉和戎將軍、宣惠晋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隨後因父喪去職。不久起用爲和戎將軍，再調至尋陽内史。爲政嚴明，盜賊

史。爲政嚴明，盗賊静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

不興。升任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朝爲御史中丞。徐儉秉性公正平和，不阿附勢要，尚書令江總聲威重極一時，也被徐儉糾察彈劾，後主對他非常信任。又領右軍。禎明二年逝世。

徐份

份少有父風，年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爲秘書郎，轉太子舍人。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爲海鹽令，甚有治績。秩滿，入爲太子洗馬。

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二。

徐份從小有他父親的風度，九歲時，寫了一篇《夢賦》，徐陵看後，對他親近的人説"我小時候寫文章，也不比這好"。步入仕途任秘書郎，轉太子舍人。多次升遷後任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後離京任海鹽令，治理很有成績。任期滿，返京任太子洗馬。

徐份生性孝順長輩友愛兄弟，徐陵曾經患病很厲害，徐份流淚燒香禱告，跪着誦念《孝經》，晝夜不停，就這樣三天，徐陵的病突然痊愈，親戚都説是因爲徐份的孝行感動了上天。太建二年逝世，那時年僅二十二歲。

徐儀

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第爲秘書郎，出爲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宫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徐儀自小聰慧機敏，以《周易》生考試名次高任秘書郎，離京作烏傷令。禎明初年，升任尚書殿中郎，不久兼東宫學士。陳亡後轉入隋朝。開皇九年，在錢塘赭山隱居，煬帝徵召他作學士，不久改任著作郎。大業四年逝世。

徐孝克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

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飢，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

孝克是徐陵的第三個弟弟。小時作《周易》生，能説會道，能講説幽深微妙的義理。長大後，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也很會寫文章，但對於文采不及義理更擅長。梁太清初年，初仕任太學博士。

孝克爲人最孝，父喪時幾乎經受不了哀痛。侍奉生母陳氏，極盡贍養的義務。梁朝末年，侯景作亂，京城大饑荒，十有八九的人都餓死了。孝克贍養母親，連粥飯也拿不出。他的妻子姓臧，東莞人，是領軍將軍臧盾的女兒，很有姿色，孝克就對她説："現在這樣饑荒，供養缺少，想把你嫁給富人，彼此都可能度過難關，你看怎麼樣?"臧氏不答應。當時有個叫孔景行的人，是侯景的部將，富有錢財，孝克秘密通過媒人陳

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絶。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脱，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

述此意，孔景行多帶隨從，逼着迎娶她，臧氏哭着離别了孝克。得來的糧食布匹，孝克全數用來供養母親。孝克又剃掉頭髮當了和尚，改名法整，兼帶乞食以補充給養。臧氏也很記念先前的恩情，多次私下送他些財物吃食，所以不至於窮絶。後來孔景行戰死，臧氏在路上等候孝克，好些天纔見到，臧氏對孝克説："往日的事情，并非相負，現在既然能够脱離這場災禍，就應當回歸供養。"孝克默然説不出話來。於是還俗，又同臧氏作了夫妻。

後東游，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

後來向東游歷，住在錢塘的佳義里，同僧人們研討佛經，於是精通《三論》。每天早晚兩次開講，早晨講佛經，晚上講《禮》《傳》，僧俗來聽講的達數百人。天嘉年間，任剡令，這不合他的趣味，不久又離職了。太建四年，徵作秘書丞，他不就職，還素食齋戒，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很褒獎他的操行。

六年，除國子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真。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内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嘆良久。乃敕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并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太建六年，任國子博士，升任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不久授實職。孝克每次陪侍宴席，没見他吃什麽，到席散，在他座席前的食品却少了，高宗暗暗記着這件事用以詢問中書舍人管斌，管斌回答不了。從此管斌留意觀察這件事，看到孝克拿珍果塞在寬腰帶内，管斌當時不解他的用意，後來查訪，纔知是拿回去送給母親。管斌據實向高宗稟報，高宗感嘆很久，於是詔令有關管事人員，以後宴會時，孝克席前食物，全讓他拿回去孝敬他母親。當時輿論都誇贊這件事情。

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至德年間，皇太子入學舉行祭拜至聖先師儀禮，百官陪列，孝克闡發《孝經》題意，後主命皇太子面朝北方向孝克致敬。

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晋以來，尚書官僚皆携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内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没；或門閣自然

禎明元年，入朝任都官尚書。自晋以來，尚書官與僚屬都携帶家眷一起住在官署。尚書官署在臺城内下舍門，中間有閣道，東西跨路，通到朝堂。其中第一家就是都官的官署，西面挨着閣道，年代久遠，常鬧鬼怪，每每夜裏無緣無故出現聲音和光亮；有時看見穿衣戴帽的人從井内出來，一會兒又没了；有時閣門自開自閉。住在官

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

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仕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署的人多有死亡，尚書周確就死在這個官署裏，孝克接替周確也就住在這裏，經歷兩年，妖孽之事都平息了。當時的人都認爲是正氣導致的結果。

孝克生性清廉并且喜歡接濟他人，因而不免窮困，後主詔命把石頭津的稅收給他，孝克全都用作設齋寫經，隨得隨盡。禎明二年，孝克爲散騎常侍，侍奉東宮。陳亡，按例進入關中。家徒四壁，生身母親患病，想吃粳米粥，也不能經常辦到。母親亡故之後，孝克就常吃麥飯，有人送來粳米，他對着粳米悲傷哭泣，終身不再吃粳米。

開皇十年，長安發生疾疫，隋文帝聽說他的名聲德行，召他在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不久授他國子監博士。後侍奉東宮講《禮》《傳》。

開皇十九年因病死去，當時七十三歲。臨終時，正坐念佛，室內有平常没有的特殊香味，鄰居都爲此驚奇。他的兒子萬載，官做到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秉承天地五行之靈秀，聰明練達，籠蓋古今。至於營建興王大業，遭遇鴻運，地位高過朝廷重臣，諍言進諫謀劃，都因存心忠耿。孝克磨煉節操德行，供養親人超越常禮，也具有曾參、閔子騫的志行啊。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姚察

江總　江溢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五世祖湛，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蒨，梁光祿大夫，有名當代。父紑，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

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勱，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府，置佐史，并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并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赩。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覯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搉吐胸臆。"

江總字總持，是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江統的十代孫。五世祖名湛，是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簡公。祖父名蒨，是梁光祿大夫，在當時有名氣。父親名紑，是本州迎主簿，年輕時守父喪，哀傷而死，載在《梁書.孝行傳》上。

江總七歲就喪父，寄身在外婆家。小時聰明伶俐，有卓絶的品性。舅舅吳平光侯蕭勱，在當時名望很高，特别鍾愛他，曾經對江總説："你的操守品行很特别，精神風采超人，以後出名，應比我强。"到長大了，苦學有文采，家裏有祖上留下的朝廷所賜圖書數千卷，江總日夜翻查閲讀，不曾停止。十八歲時，步入仕途，任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建府署，設佐史，都用名門之後擔任，就請他任敬容府主簿。調任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寫《正言》纔完，作《述懷詩》，江總同作此題，帝看了江總的詩，深表贊賞。就調任他爲侍郎。尚書僕射范陽人張纘，度支尚書琅邪人王筠，都官尚書南陽人劉之遴，都高才博學。江總那時年輕但很有名氣，張纘等人都推許看重他，結成忘年友會。劉之遴曾贈給江總詩，詩大致寫道："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赩。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覯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搉吐胸臆。"他被學識淵博的人欽敬推許到了這種程度。調任太子洗馬，又出京做臨安

其爲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子洗馬，又出爲臨安令，還爲中軍宣城王府限内録事參軍，轉太子中舍人。

及魏國通好，敕以總及徐陵攝官報聘，總以疾不行。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栖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概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秘，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石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爲珍，何珷玞之罕值。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圃，成黄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曾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迴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飢鼯夜吟。果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邅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烟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

令，回朝廷任中軍宣城王府限内録事參軍，轉任太子中舍人。

等到與魏國通好，朝廷命江總和徐陵代理官職出使北魏，江總因病未去。侯景叛亂進犯京都時，朝廷詔令江總暫兼太常卿，守衛小廟。臺城陷落後，江總避難一路艱辛，幾年後到了會稽郡，住在龍華寺，就創作了《修心賦》，大致記述了當時的事。賦中寫道：

太清四年秋七月，在會稽龍華寺避亂。這座寺廟，是我六世祖宋代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在元嘉二十四年建造的。州陵侯的祖父是晉護軍將軍江彪，過去曾來這裏，居住在山陰都陽里，有傳留子孫，終老於此的意願。現在寺廟的占地就是舊宅的老基，左面是江右面是湖，前有山後有壑，東西有跨院相連，南北有迴廊相通。且與清苦守節的高僧共度時日，早晨誦經修性，夜裏看看圖書，安卧在風雲中，閑居於水邊月下。不料華夏陷入戎狄，朝廷傾覆，因而傷心，那種感情是可想而知了。涕淚浸筆，怎能舒展鬱悶，希望後來的君子，能理解同情我的狀况。

這裏是南斗的分野，東越的靈秘以這裏開始，韓詩中有《檜風》的記載，周代典籍中有主要山脉的記述。這裏藏有大禹的鐘鼎金書，有暴秦的刻石文字，太史公來探過禹穴，鍾離意走出山陰去揭開孔聖的方笥。如果竹箭會是寶物，怎麼珷玞那樣珍貴。獻上對盛德的隆重祭禮，寄寓在安静修禪的古寺，這原是豫章的舊園圃，成了黄金勝地。於是深心静默，像對鏡遠遠追尋，前面層巒叠嶂曠遠迷茫，近處深深的湖水那麼平静。山林優美，夜露漸重，挂懸在樹上的猿早晨滑落地面，飢餓的鼯鼠夜裏發出叫聲。果木成林藥材成園，桃林中小徑幽幽，橘樹多得成林，樹梢高入雲霄遮掩日光，林中幽暗遍地成蔭。喜愛自然的雅趣，輕視人間的煩雜，遥望島嶼縈迴，江河交匯，長夜裏流水

修颸，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

泛着粼粼月光，拂曉時霧靄飄來籠罩大地。清風引起了蟬唱，雨打叢林聲音蕭瑟，鳥兒漸漸狎玩近人，烟雲無情自然收合。

爾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遞，樂樹扶疏。經行籍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暫如。

這就修築靈塔，建立廟宇，愛這寬廣的園苑，樂此樹木扶疏。走過草地，閑坐溪邊，守持戒行，扶着禪杖，恬然度日，堅固林可作比況，寂滅場可以相喻。

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鍾風雨之如晦，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繁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其何已。

異曲奏畢憂傷起，悲愁非因落葉生，怎能委屈本意身受辱，不想顯露才華去揚名。風雨聚集天地昏暗，也厭倦了聒耳的鷄鳴，幸而迴避了塵世高隱在這裏，任他帝王降旨也不理。我爲微妙的四辯所折服，悟到了三乘的奥妙禪理，抛開衆多繩索的束縛，拂去了迷惑的塵滓，很久以來忘記了勢利虚榮，希望忘掉拖累人生的妻子兒女，感喟昔日太重意氣，尋覓知音的希望寄托於來年，爲何遠行的客人可悲，要知道哀憐自己怎有完畢。

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

江總的第九舅蕭勃原先占據廣州，江總又從會稽去依附他。

梁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内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總行裝。會江陵陷，遂不行，總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宫管記，給事黄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宫、中正如故。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總舍，上怒免之。尋爲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復爲左民尚書，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爲散騎常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

梁元帝戡平了侯景的叛亂，徵用江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内史，用郡級俸禄八百斛米給江總做路費。恰遇江陵失陷，就没有去，江總從此流落在嶺南多年。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的職務徵召回朝，在中書省任職。屢次升遷做到司徒右長史，掌管東宫管記，給事黄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又授任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宫、中正等職照舊。又調任左民尚書，轉任太子詹事，中正職如舊。因爲和太子長夜飲酒作樂，養良娣陳氏爲女，讓太子改裝到江總的家裏與陳氏幽會，皇上震怒免了江總的官。不久任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又任左民尚書，領左軍將軍，未正式任命，就又因故免去。不久起用爲散騎常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升任太常卿。

後主即位，除祠部尚書，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

後主即位，拜他爲祠部尚書，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任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接着調任尚書僕射，照舊參掌選事。至德四年，加封

故。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餘并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宇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爲准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慎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

爲宣惠將軍，可按數設置佐史。不久又授任尚書令，賜給他一部鼓吹樂隊，加賜扶掖之人，其他職位照舊。策書上說："嗚乎，文昌整治根本，司會管治經濟，韋彪被稱爲國家的關鍵，李固被比作北斗北極。何況五曹的總理，靠你主持調濟，與冢宰的職責相同，專主臺閣重任。由於你道德術業高超，器宇度量不凡，有美好的規行風範，儀表風度可以作爲楷模，又是辭學的宗師，文明禮教能作士大夫的領袖。所以能率領六卿官員，衆望所歸，朝内八座重臣，以爲模範影響深遠，那整肅朝綱掌握政事，是我所希望的。過去我是很欽佩你的啊，請努力運用你高明的謀略，輔助我治理好國家，能不謹慎嗎！"禎明二年，進封爵號中權將軍。

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

京城陷落後，到隋朝，替皇上開設府署。開皇十四年，死在江都，這年他七十六歲。

總嘗自叙其略曰：

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晋，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厘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晋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兹。晋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

江總曾寫過自叙，大略說：

歷經升遷地位顯赫，位至朝廷大臣，但我不貪圖錢財，不想弄權受寵。我曾撫着躬圭仰天長嘆說："莊青翟官爲丞相，歷史上却没有記載；趙元叔祇不過是個計簿官，却榮耀地載入列傳。"我自從在陳做官以來，不曾對某一人一物逢迎，不曾干預某一事。悠悠塵世中，庸俗的人，很能招來怨忿，榮枯寵辱，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太建的時候，國家權力被一群小人掌握，諂上嫉下作威作福，我幾次被他們打擊罷黜，無奈何這是命運。後主昔日在東宫，愛好文藝，早年我承蒙超拔，感戴恩德矢志效力。後主嗣位以後，時常錯愛給我厚恩，我得以標榜於朝廷，掌握衆多功業，八法六典，無不歸我統管。早年晋武帝策封荀公曾時說道："周朝的冢宰，就是當今的尚書令。"又何況我才能未及古人一半，如此尸位素餐。晋太尉陸玩說："用我做三公，可見天下没有賢人了。"軒車冕服是無意中獲得的，哪裏是預先求取的呢？

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

幼年時信奉佛教，二十多歲，進鍾山到靈曜寺拜則法師受了菩薩戒。晚年在陳爲

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

總之自叙，時人謂之實録。

總篤行義，寬和温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艷，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玩，于今不絶。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游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有文集三十卷，并行於世焉。

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書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

第七子漼，駙馬都尉、秘書郎、隋給事郎，直秘書省學士。

官，與攝山布上人交游，深深領悟了佛教關於苦和空的禪理，越加注意修煉，心裏長存善念，對萬物普施仁慈，稍知自勉，但不能安於淡飯粗茶的隱居生活，還是沾染了塵世的拖累，因此感到愧對平生的志願。

江總的自叙，當時的人稱爲實録。

江總堅持施行仁義，性情寬厚和順。好學，會寫文章，在五言和七言方面尤其擅長。然而過於浮艷，所以被後主寵愛。有許多短文小詩之類，愛好文學的人傳誦吟咏，至今不絶。後主的時代，江總作爲首輔，不理政務，衹是每日與後主在後院游樂，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一起，當時稱他們是“狎客”。因此國家政治日益頽廢，政綱法紀不能建立，若有人勸諫，就用罪名來責斥他，君昏臣亂，落得滅亡的結局。

江總有文集三十卷，都流傳在世上。

他的長子名溢，字深源，頗有文采。性情桀驁放誕，恃才傲物，即使是故舊親朋，也難免受他詆毁欺侮。歷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書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等職。到隋朝，做了秦王的文學侍從。

他的第七個兒子名漼，任駙馬都尉、秘書郎，在隋代任給事郎，直秘書省學士。

姚察

姚察字伯審，吴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

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弈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察并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宫，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

姚察字伯審，是吴興武康人。他的九世祖名信，是吴國太常卿，在江左有名望。

姚察小時候有卓絶的品性，侍奉雙親因孝行出名。六歲，誦書萬餘字。幼年時不喜愛玩耍，賭賽下棋等雜耍，都不放在心上。勤學苦練，夜以繼日。十二歲，就能寫文章。他父親就是上開府僧垣，在梁武帝時代有名望，皇宫裏賞賜很多，每次得到賞賜，都拿回給姚察及其兄弟們，作爲游學的費用，姚察全用來購買圖書，因此見聞日益淵博。十三歲，梁簡文帝當時在東宫，很重視文章義理，就帶着他到宣猷堂聽講和參加論辯，被學者稱贊。等到簡文帝嗣位，更加對他禮遇。起用他爲南海王國的左常侍，兼司文侍郎。授予他爲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

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并采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乏絶者皆相分恤，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

當梁朝王室喪亂時，姚察在金陵隨雙親回鄉。當時東部由於戰爭加上饑荒，人們相食，無處買糧，姚察家裏人口多，都到外面采野菜來吃。姚察常常經過艱難險阻，尋找供養家人的財物，糧食纔能維持没斷。他又總是把自己的那份省下來給弟弟妹妹們，以至於親朋戚友斷糧少食的都予以照顧，自己衹有以食野菜爲美味了。在荒年離亂中，他堅持學習不止。

元帝於荆州即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賦役，勸以耕種，於是户口殷盛，民至今稱焉。

元帝在荆州即位，他父親與朝臣一律前往中書省聽用，元帝授予姚察任原鄉縣令。當時縣内蕭條，流亡在外的人没有回來，姚察減輕了賦税徭役，勉勵耕種，於是人口增多百姓富足，人們至今稱頌他。

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并請察製焉，陵見嘆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并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虚士"。著《西聘道里記》，所叙事甚詳。

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姚察深相愛重，上表任姚察爲佐著作，跟隨他一起撰史。永定初年，授予他爲始興王府功曹參軍，不久補爲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當時領著作，又引薦他任史佐，連徐陵的讓官致仕等表，都請姚察來寫，徐陵看到姚察寫的文章嘆息説："我不如他啊。"太建初年，補爲宣明殿學士，授散騎侍郎、左通直。不久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到北周。江左的年老耆交先在關右的，都傾慕他。沛國的劉臻私下到公館詢問《漢書》中的疑難之事十多條，姚察都給他分析，全是有經典依據的。劉臻對親近的人説"盛名之下必定没有虚假的賢士"。姚察寫的《西聘道里記》，所記的事很詳細。

使還，補東宫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吴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娱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群僚，宫内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恒蒙賞激。

出使回來，補爲東宫學士。這時期濟陽的江總、吴國的顧野王、陸瓊、堂弟陸瑜、河南的褚玠、北地的傅縡等人，都憑着才學好，早晚歡聚侍奉東宫。姚察常談論著作方面的問題，都被衆人信奉推重。太子深加禮遇，感情超過那些同僚，宫内所須的重要文件，都交給姚察起草。又屢次讓他與野王遞相設問經典和治國方略，經常受到贊賞鼓勵。

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宫縣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宫

調任尚書祠部侍郎。這個機構職責是掌管天地宗廟等祭祀活動，從前魏王肅奏請祭祀天地時，設置宫懸樂以及八佾舞，這以後都沿襲下來没有創制新樂舞。梁武帝認爲對人的禮繁，對神

縣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并即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慚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

的禮簡，古代又没有宫懸樂的記載。陳初年承襲梁的禮儀，没有增減。高宗想設置完備的祭祀樂禮，讓有關部門討論，認爲梁武帝的做法不對。當時博學的名儒、首輔重臣，都迎合皇上的意思，一致同意皇上的意見。姚察却廣泛引證經典，獨排衆議，堅持認爲梁的樂禮是對的，當時群臣吃驚，没有誰不慚愧佩服，僕射徐陵於是改變而贊同姚察的意見。姚察不苟同時俗，都與這事相仿。

拜宣惠宜都王中録事參軍，帶東宫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内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敕兼東宫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敕專知優册謚議等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并如故。

授予宣惠宜都王中録事參軍，帶東宫學士。又歷任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這兩個王府的諮議參軍，因爲守母喪而離職。不久起用爲戎昭將軍，主持撰寫梁朝的史事，堅持推辭而未獲准。後主繼位，命他兼任東宫通事舍人，將軍和知撰史的職位不變。又命他專門掌管優册謚議等動筆墨的事。至德元年，授爲中書侍郎，又轉任太子僕，其他職位照舊。

初，梁季淪没，父僧垣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毁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爾後又遣申宣旨誡喻曰："知比哀毁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毁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

當初，梁衰微滅亡時，姚察的父親僧垣流亡到長安，姚察粗食布衣，不聽音樂，到這時父親的死訊由使者帶到江南。當時姚察爲母親韋氏守喪剛除喪服，後主因爲姚察瘦弱，怕他到遠方奔喪傷害身體，就暗地派中書舍人司馬申到姚察的家裏致喪，屢次命司馬申特加勸解，以後又派司馬申去説明皇上旨意告誡姚察説："得知你近來哀傷過度，很是因此憂慮。卿如果獨去遠方，祭奠父親，傷身丢命，是聖教不允許的。應該稍行祭奠而節哀，來保持禮儀。憂思已深，所以我纔有這樣的安排。"

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宫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并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曰："臣私門釁禍，并罹殃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尪瘵相仍，苴菒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壤。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慚靦。且宫閫秘奥，趨奏便繁，寧可以兹荒毁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

不久以忠毅將軍的職務起用，兼東宫通事舍人。姚察一心想守完父喪，一次又一次地陳情辭讓，都得不到允許。他又上表，大致説："我家裏遭禍，災殃齊來，我偷生時日，就是想盡人子的情和禮。而我體弱多病，又加上服喪期間不祥之身，不可能和人們一樣。我將守滿父喪，怎能希望得到朝廷特别的恩顧，擔任官職。若接受聖上這一恩寵，我更加感到羞愧。而且宫門裏的事隱微難明，進奏頻繁，豈能是這樣一個因喪傷心的人適合參預的。誠望大德的明主憐憫我的孝心，以理裁奪，使我這個病弱的人得以喘息，度

徇情禮，未曆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兹抑奪，不得致辭也。”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

完我的餘生。”詔書答覆説：“奏表閲過，悉知，我很感動。你品行淳厚學識淵博，聲譽向來很高，理由本就順情順禮，并不是感於你的文筆。衹是到承華殿參預政務，是我深切期盼的，請答應這一不情之請，不要推辭了。”當即命他知著作郎事。服喪期滿，就授予他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

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别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從晚食。手敕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此敕，而猶敦宿誓。

姚察連連守喪，加上齋素日子長，從除喪服後，又添了喘病。後主曾單獨召見，看到姚察骨瘦如柴，不禁傷感，就對姚察説：“朝廷愛惜你，你也應該顧惜自己，已吃素多年，可以停了長齋吧。”又派度支尚書王瑗宣旨，特别予以安慰勸説，讓王瑗陪姚察用晚飯。親寫敕書説：“你瘦弱到這地步，吃素多年，不要衹用一餐這樣的飯，違背調養，若能聽從我的話，那就很好。”姚察雖然接受這一手令，但還是堅守原來的誓言。

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如故，乃累進讓，并優答不許。察在秘書省大加删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拜散騎常侍，尋授度支尚書，旬月遷吏部尚書，領著作并如故。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敕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乃神筆草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

又下詔授予他秘書監，照舊領著作，他多次進表辭讓，都被好言回絶。姚察在秘書省大量修訂，又奏請撰寫中書表集。任散騎常侍，接着授度支尚書，一月後調任吏部尚書，領著作等職不變。姚察既有淵博的經典知識，又尤其擅長寫人物，甚至於人物有關的姓氏來歷，宗族分支，官職婚嫁，興亡盛衰，全都叙述，没有錯漏。而且審核辨析歷史上難題的職務，當時人們長久以來以梓匠稱他，等到調任吏部，正合他們的願望。當初，吏部尚書蔡徵調任中書令，後主正要選擇合適的人接替，尚書令江總等人都推薦姚察，皇上答覆説：“姚察不衹是學問好，操守品行也高，任典選職務的難得人才，現在得到了。”就親筆草寫詔書，讀給姚察聽，姚察盡力辭讓。

别日召入論選事，察垂涕拜請曰：“臣東皋賤族，身才庸近，情忘遠致，念絶修途。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叨濫，非由才舉，縱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踪。臣遭逢成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據，

一天皇上召姚察到宫裏談論選官的事，姚察流淚叩拜請求説：“我是山野間低下的階層，身份才能都平庸，情懷不高遠，不追求美好前途。近來愧據職位，早知過分，衹因曾依附東宫，恩惠枉賜。現在濫充朝位，不是因才能而被推舉，即使陛下是特地提拔我這庸碌淺薄的人，那又怎麽端正朝列呢？我的九世祖姚信，在前代名望很高，當時僅升到選部，從這以後很少有人能像他

每切妨賢。臣雖無識，頗知審己，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明御歷，事高昔代，羽儀世胄，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爲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慚則悊也。”

一樣。我能遇到提拔，沐浴聖恩，多次升任我不該占據的位置，我總想到這會妨礙賢士入朝。我雖然没有見識，但也稍能自知，言行所追求的，并不想富貴榮華，哪裏想到這選拔官員的要職，錯委給我這個不才的人呢。况且聖上英明，事業高過前代，貴族世家，朝廷名臣，若授受恰當，纔算是稱職的。我過去就理解教義，明白我是肯定不行的。”後主説：“選擇官員的事，是臺臣的一致意見，從前毛玠胸襟高潔，盧毓品行端正，王蘊因主選而得到封地，山濤推舉而不遺人才，對你來説，一定兼有這些人的美德。而且我與你雖然按禮儀是君臣有别，但情分非比尋常，評判人推舉人的事，我深望能托付給你，你也就不要感到慚愧而要明智些。”

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勵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

姚察身居顯要，很是注意清正廉潔，并且在俸禄以外，一律不收財物。曾經有個門生不敢送厚禮，衹送一端南布、一匹花練。姚察對他說：“我的衣服，衹是麻布蒲練，這些東西對我没有用處，既然要誠心交往，請不要如此煩勞。”這個門生好言請求，還是希望他收下，姚察嚴厲地把他趕走了，於是下屬們没有誰敢送禮。

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秘書丞，别敕成梁、陳二代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别日乃獨召入内殿，賜果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垣相見，將别之際，絶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欷。

陳滅亡後到隋朝，開皇九年，文帝下詔授予他秘書丞的職務，另外命他寫完梁、陳兩代史。又命他爲朱華閣長參。文帝瞭解到姚察吃素，便在某一天單獨召進内殿，賜給果菜。文帝指着姚察對朝臣説：“我聽説姚察學問品行當今無人能比，我平定陳衹得到這一個人。”開皇十三年，承襲父職封爲北絳郡公。姚察以前出使周的時候，纔得機會與父親僧垣相見，臨别時，死去活來，現在承襲父職，更加悲傷，見到這情形的人無不爲他傷心。

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禄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韵述懷爲咏，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

姚察幼年曾到鍾山明慶寺尚禪師那裏受菩薩戒，等到在陳做官，俸禄都捐給寺裏作修建用，又爲禪師補立石碑，碑文寫得遒勁華麗。到現在，看到梁時的國子祭酒蕭子雲寫在這個寺裏的禪齋詩，看完後很傷感，就和着蕭子雲的詩韵，寫了一首述懷詩，語言哀切，僧人和俗衆更加以此稱頌他。

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

爲後母杜氏守喪，解去職務。在服喪期間，

中，有白鳩巢于户上。

仁壽二年，詔曰："前秘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强學待問，博極群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常侍，封如故。"又敕侍晋王昭讀。

煬帝初在東宫，數被召見，訪以文籍。即位之始，詔授太子内舍人，餘并如故。車駕巡幸，恒侍從焉。及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已。

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并宜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粗車，即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宦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既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果菜，任家有無，不須别經營也。"

初，察願讀一藏經，并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顔色如恒。

兩宫悼惜，賵賻甚厚。

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虚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静，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睹。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

有白鳩在門上築巢。

仁壽二年，詔令説："前秘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勤學待問，精通群典，注意本身道德的修養，到老不變，雖在喪哀之中，也應根據情理，可以任員外散騎常侍，封號照舊。"又命他爲晋王昭的侍讀。

煬帝當初在東宫，姚察屢次被召見，詢問典籍。剛即位，就下詔授姚察爲太子内舍人，其他職務照舊。皇上乘車巡游時，總是姚察作侍從。等到改變朝廷服飾冠冕，修正朝廷儀式，在皇上身邊應答的，祇有姚察一個人罷了。

姚察在七十四歲時，大業二年，死於東都，遺命薄葬，一定要遵從省儉。遺書大略説："我們家世世代代都是普通讀書人，自然有平常的生活原則。我想用佛衣裝殮，全用粗布，以土蓋身，又怕你們這些人不忍心這樣做，如果一定不這樣做，也祇要薄松木板做的棺材，祇要能放下身體，用土把棺材埋住就行了。下葬那天，祇用不裝飾的車，把靈柩送到墓地北邊就行。我在梁代，當時十四歲，到鍾山明慶寺尚禪師那裏受了菩薩戒，從此深深地領悟了苦空的禪理，稍知回向的禪理。曾經住在山寺，一離塵世便忘了歸來。等到在陳做官，衆名流就褒揚了我的名聲，加上當時君王厚待，在仕途上就到了顯赫地位。從到隋朝以來，又受聖上恩澤。這已是被人世拖累，我的本意不能實現。况且我習慣素齋五十多年，已是經歷多年，照舊不變。死後，不要立靈位，祇設個小床，每天獻上清水，六齋日就獻上素齋果菜，根據家裏實情來辦，不要另買。"

當初，姚察希望讀一藏佛經，都已讀完想通，臨死時，竟無痛苦，祇是面向西方端坐，正念着，説"一切空寂"，之後身體變得柔軟，臉色像平常一樣。

朝廷吊唁，助喪物品很豐厚。

姚察生性極孝，有人倫明識。恬淡謙虚，不用自己的長處矜誇於人。整天恬静，祇把讀書作文當作樂事，對於三墳五典等書籍没有不看的。每當有著述，多用新奇的觀點材料，是别人没見過的，都注重豐富廣博。而且專心寫書，頭髮白

撰，無時暫輟。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録，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爲。侍奉機密，未嘗泄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静，避於聲勢。清潔自處，貲産每虚，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禄賜，咸充周恤。

了也不疲倦，親手抄録，没有停的時候。尤其愛好研究歷史，審查訂正文字，精采豐富，即使年老也不減。又熟悉佛教經典，他寫的寺塔和衆僧的文章，特别漂亮精彩。任職時多引薦人，祇要有一點長處的人，無不稱贊推舉。若非分求取官職的，都按理打發回去。盡心侍奉皇上，自己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對於朝廷機密，從不泄露。而且受皇上恩寵很重，朝士矚目，很想退避求静，迴避聲望權勢。以清心潔行的標準來自處，財産總是空乏，有人勸他經營生計，他笑着不回答。恭謹對待親人和部屬，誠懇對待朋友，他所得的俸禄和賞賜，都拿來周濟别人。

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别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求之於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敕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玩味無已，故是一宗匠。"

後主所寫的文章，篇幅很多，就另抄一本給姚察，有問題的地方全讓他訂正好，姚察也盡心侍奉皇上，事情毫不隱瞞。後主曾緩緩地對朝臣們説："姚察學問深見識廣，文章和對古書的識見，在古人中，也難找到與他相比的，在現在，完全可以做楷模。而且答問時非常詳盡清晰，聽來教人忘記疲勞。"姚察每次寫文章，皇上都要他送上副本，皇上説："我對於姚察的文章，并不祇是玩味不停，更因爲這是一個宗師巨匠。"

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宫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并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韵，寄弟集内。"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徐陵名望高過一代，每每一見姚察的文章，尤其推重。他曾經對兒子徐儉説："姚學士德行學問超過前人，你可以把他當作老師。"尚書令江總與姚察尤其友好，每次有文章寫出來，一定先送給姚察看一看，這樣以後纔采用。江總任詹事時，曾寫登宫城五百字的詩，那時副君和徐陵以下衆名人都寫了這一題材。徐公後來對江總説："我寫的和弟五十韵，編在弟的集子裏。"等到江總編排文章，没有姚察和的詩，就向姚察説了徐陵的意思，他對姚察説："你才高博學，希望能讓我的文集增添光彩，現在要請你和五百字，用來與徐侯的詩章并美。"姚察謙遜没寫，江總説："如果得不到你這首詩作，我的詩也得抽出來了，這又違背了徐公的寄文美意，怎能讓這事兩失。"姚察不得已，就寫了付上。被同行推許，都像這事。

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説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

姚察所著的《漢書訓纂》三十卷，《説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

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窮該博，并《文集》二十卷，并行於世。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内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

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

大業初，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史臣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

史臣先臣稟兹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奥，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爲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决焉。

卷，都儘量清楚豐富，以及《文集》二十卷，都流行於世。姚察所寫的梁、陳史雖然没有完成，隋文帝開皇年間，派内史舍人虞世基找到底稿，并且獻給皇上，現存在内殿。梁、陳兩代史稿多半是姚察所寫，那中間的序論和紀、傳有些缺漏的，他臨死時，屢屢將體例遺教兒子思廉，要他多方詢訪繼續寫完，思廉哭着照辦。

思廉在陳代任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任會稽王主簿。到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接着任河間郡司法。

大業初年，内史侍郎虞世基舉薦思廉續成梁、陳二代史，從這以後，漸漸完成了補續的任務。

史臣曰：江總具備美好的風範和高貴的氣質，又以文采增色，等到他成爲六部官員的首腦，正合全體朝臣的願望。

史臣的先父保持美德，使各行各業都感覺到他的光采，可以用來整肅風氣習俗，可以用來使人倫淳樸。至於九流、《七略》的書，名山石室的記載，汲郡、孔堂的書，玉箱金板的珍貴文章，没有不盡求深奥主旨，全都探索了那些疑難，所以能爲人師長，朝臣把他當作楷模。已歷任要職後，國家朝廷的典章制度，古今書籍和歷史上的疑難問題，後主都選我的先父來辨析解决。

陳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世祖九王　高宗二十九王　後主十一子

世祖九王

世祖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江夏王伯義，韓脩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其伯固犯逆别有傳。二男早卒，本書無名。

世祖有十三個兒子：沈皇后生了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了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了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了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了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了江夏王伯義，韓脩華生了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了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了桂陽王伯謀。其中伯固犯上爲逆，另有傳記。另有二個兒子早死，本書無名。

始興王陳伯茂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也。初，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於梁世，爲東宫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領弩手二千援臺，於城中中流矢卒。太平二年，追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封長城縣公，謚曰昭烈。高祖受禪，重贈驃騎大將軍、太傅、揚州牧，改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户。王生世祖及高宗。高宗以梁承聖末遷于關右，至是高祖遥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是月世祖入纂帝位。時高宗在周未還，世祖以本宗乏饗，其年十月下詔曰："日者皇基肇建，封樹枝戚，朕親地攸在，特啓大邦。弟頊嗣承門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的第二個兒子。當初，高祖的哥哥始興昭烈王道談在梁朝任官，爲東宫直閤將軍，侯景作亂時，他率領弓箭手二千人支援臺城，在城中被流箭射中而死。太平二年，被追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封長城縣公，謚號昭烈。高祖受禪，又贈驃騎大將軍、太傅、揚州牧，改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户。昭烈王生世祖與高宗。高宗在梁朝承聖末年移遷關右，此時高祖遠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此月世祖入宫繼承帝位。其時高宗在北周未回還，世祖以本宗缺乏祭祀，在當年十月下詔書道："往日皇基始建，分封各親戚，我親使土地長遠存在，特開啓大邦。弟陳頊繼承門祀，雖然土宇開建，然祭祀無由。又加上遭到家庭不測，遇到凶事宿怨，皇太子遠隔，車駕没回。我

祀，雖土宇開建，蔫饗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閔凶夙遘，儲貳遐隔，輶車未返。猥以眇身，膺兹景命，式循龜鼎，冰谷載懷。今既入奉大宗，事絶藩祼，始興國廟蒸嘗無主，瞻言霜露，感尋慟絶。其徙封嗣王頊爲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庶申罔極之情，永保山河之祚。"

以渺小身份，榮受此大命，因循帝位，須虚懷若谷。如今既然已入奉大宗，應事絶於藩邦祭禮，始興國廟祭祀無主，瞻言之高潔，感而悲慟。改封嗣王陳頊爲安成王，封第二個兒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藉以申發無盡之情，永保山河之運。"

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奏曰："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映觿辰，蘭芬綺歲，清暉美譽，日茂月升，道鬱平、河，聲超袞、植。皇情追感，聖性天深，以本宗闕緒，纂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睿哲，寵樹皇枝。臣等參議，宜加寧遠將軍，置佐史。"詔曰"可"。尋除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諸軍事、彭城太守。天嘉二年，進號宣惠將軍、揚州刺史。

按舊制，諸王受封，没有加戎號者，不設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上奏道："增加崇尚徽號，裝飾外表車服，目的在於彰顯他的德行，對下改變民間聲望。皇帝的第二個兒子伯茂，新封始興王，體自至尊，神采姿態聰敏，正當玉映佩觿之俊年，蘭花芬芳之佳歲，清暉美譽，如日茂月升，道德可藴平、河，聲望可超袞、植。皇情追感，聖性天深，由於本宗缺乏繼業者，就讓他繼承藩邦後嗣，雖然珪器與社宫已受，但是戎章未襲，這哪裏是光崇賢哲寵立皇室子弟的做法呢。臣等參議，宜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皇上下詔道："可以。"不久任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諸軍事、彭城太守。天嘉二年，進號宣惠將軍、揚州刺史。

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愛重之。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盗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迹。事覺，其書并没縣官，藏于秘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之法。三年，除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

伯茂生性聰敏，好學，對下士謙恭有禮，又是太子的同母之弟，世祖對他非常愛重。此時征討北方的軍人在丹徒盗竊晉郗曇墓，盗得大批晉右將軍王羲之的書法作品與當時不少名賢的遺迹。事情被發覺，這些書法手迹一并被縣官没收，藏於秘府之中，世祖因爲伯茂喜好古物，多予賜贈，由此伯茂得以工於草隸，頗得王右軍書法之神髓。天嘉三年，任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

廢帝即位，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高宗也，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高宗恐伯茂扇動朝廷，光大元年，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是時四海之望，咸歸高宗，伯茂深不平，日夕憤怨，數肆惡言，高宗以其無能，不以爲

廢帝登位，此時伯茂在京城，劉師知等假造詔書要使高宗出朝，伯茂從中勸成。劉師知等被殺後，高宗恐怕伯茂在朝廷煽動，光大元年，便給他進號中衛將軍，命令他入居禁宫中，專門與廢帝相游相處。此時四海之内的聲望都已歸向高宗，伯茂深感不平，朝夕憤怒，屢出惡言，高宗以他無能，不以爲意。到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

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并陰豫其事。二年十一月，皇太后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其日又下令曰："伯茂輕薄，爰自弱齡，辜負嚴訓，彌肆凶狡。常以次居介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圖爲禍亂，扇動宫闈，要招粗險，觖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劓人。言念皇支，尚懷悲懣，可特降爲温麻侯，宜加禁止，别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泫嘆。"時六門之外有别館，以爲諸王冠婚之所，名爲婚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於路遇盗，殞于車中，時年十八。

謀反，伯茂同時暗地參預其事。光大二年十一月，皇太后命令罷黜廢帝爲臨海王，當日又下令道："伯茂輕薄，從幼時起，就辜負了皇上嚴訓，後來越加放肆凶狠狡猾。常以爲自己位居太子之弟，應該秉承國權，不約束自己的年歲德行，愈加狂妄急躁，圖謀引禍作亂，煽動宫廷，招惹凶險，怨望臺閣，繼位君主喪失道德，由此禍端，凡凶德之事，他都作謀主。按理應交付司法官，照刑法處置。念他是皇族之一，尚懷悲痛，可特予降爲温麻侯，對他的行爲加以禁止，另遣派地方居住。此實出於無奈，言而倍增悲嘆。"此時六門之外有别館，是諸王加冠婚娶場所，名爲婚第，由此命伯茂出宫居住。中途遇强盗，死於車中，其時十八歲。

鄱陽王陳伯山　陳君範

鄱陽王伯山字静之，世祖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世祖深器之。初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世祖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曰："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盤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岐姿於丱日，光昭丹掖，暉映青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郡王。"詔曰"可"。乃遣散騎常侍、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之曰："於戲！夫建樹藩屏，翼奬王室，欽若前典，咸必由之。惟爾夙挺珪璋，生知孝敬，令德茂親，僉譽所集，啓建大邦，實惟倫序，是用敬遵民瞻，錫此圭瑞。往欽哉！其勉樹聲業，永保宗社，可不慎歟！"策訖，敕令王公已下并宴於

鄱陽王伯山，字静之，世祖的第三個兒子。容貌儀態偉岸，舉止嫻静文雅，喜怒不形於色，世祖對他深爲器重。當初高祖時，天下草創之際，諸王受封的儀禮多缺，到伯山受封，世祖想鄭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上奏道："臣聽聞，本枝均予允存，宗周之業以此弘盛，磐石既建，皇漢之基乃久遠，故而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强固皇靈之根，隆盛永世。第三皇子伯山，幼年即發現睿智美德，早期即表現與衆不同的姿容，光照紅宫墻，暉映青閣闈，但玉圭之器没有秉握，金錫之車没有駕馭，怎麽能分次第順序而親之，連結翰林，建樹於外藩親戚。臣等參議，應封伯山爲鄱陽郡王。"皇帝下詔道："可以。"於是派遣散騎常侍、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又派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於太社。當年十月，皇帝臨軒策命道："嗚呼！建樹外藩之屏，奬掖王室，以前朝之典爲欽命，都必須從其而行。惟你早握珪璋國器，生而知孝敬，是有美德的親屬，聚斂美譽，啓建大邦，此是倫理之序，用此敬遵民之瞻望，故賜此珪器祥瑞。往日欽命啊！爲勉勵樹立聲譽業績，永保宗廟社稷，豈可不謹慎！"策畢，下令王公以下同宴於王宫。仍授伯山東中郎將、吴郡太

王第。仍授東中郎將、吴郡太守。六年，爲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天康元年，進號鎮北將軍。

高宗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太建元年，徵爲中衛將軍、中領軍。六年，又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尋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十一年，入爲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給鼓吹并扶。後主即位，進號中權大將軍。至德四年，出爲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加侍中，餘并如故。禎明元年，丁所生母憂，去職。明年，起爲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十人。三年正月薨，時年四十。

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饗宴之事，恒使伯山爲主。及丁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吊之，伯山號慟殆絶，因起爲鎮衛將軍，仍謂群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而伯山薨，尋值陳亡，遂無贈謚。

長子君範，太建中拜鄱陽國世子，尋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未襲爵而隋師至。是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并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而又陰爲之備。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并配于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初，君範與尚書僕射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書五言詩，以叙他鄉離别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女媯爲貴人，絶愛幸，因召陳氏

守。天嘉六年，封爲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天康元年，進號鎮北將軍。

高宗輔政，不想讓伯山處於邊地，光大元年，轉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太建元年，徵爲中衛將軍、中領軍。六年，又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不久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十一年，入爲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給鼓吹并扶。後主即位，進號中權大將軍。至德四年，出爲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加侍中，其餘都照舊。禎明元年，因母喪，離職。第二年，起用爲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十人。禎明三年正月薨，其時四十歲。

伯山性格寬厚，風度儀表很美，又在諸王中最年長，後主深爲敬重他，每當朝廷有加冠婚嫁宴請的事，常派伯山爲主事。到其母喪，他居喪而以孝聞名。後主曾駕臨吏部尚書蔡徵家宅，於是前往憑吊，伯山號啕大哭、悲痛欲絶，便起用他爲鎮衛將軍，并對群臣説："鄱陽王純厚性情可嘉，又是西宫中最年長者，豫章已兼司空，他也應改任太尉。"没等到發詔書，伯山已薨，不久正值陳朝滅亡，於是没有贈謚。

長子君範，太建年中拜爲鄱陽國世子，不久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没有承襲爵位而隋軍已到。此時宗室王侯在京都的有一百多人，後主恐怕有變，便都召入宫，命令屯聚朝堂之上，派豫章王叔英總督他們，而又暗地裏有所防備。到六軍敗北，相繼投降，便隨從後主入關。到長安，隋文帝把他們全部發配到隴右和河西各州，各給田業而處置。當初，君範與尚書僕射江總友好，此時江總贈送君範手書五言詩，叙述他鄉離别之情意，辭句十分辛酸，當世文士都誦讀它。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女媯爲貴人，非常喜愛寵幸，便召陳氏子弟都回京城，根據才能録用，於是都爲守宰之官，遍布於天下。此年君

子弟盡還京師，隨才敘用，由是并爲守宰，遍於天下。其年君範爲温令。

範爲温令。

晉安王陳伯恭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世祖第六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晉安王。尋爲平東將軍、吴郡太守，置佐史。時伯恭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太建元年，入爲安前將軍、中護軍，遷中領軍。尋爲中衛將軍、揚州刺史，以公事免。四年，起爲安左將軍，尋爲鎮右將軍、特進，給扶。六年，出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九年，入爲安前將軍、祠部尚書。十一年，進號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十二年，遷僕射。十三年，遷左僕射。十四年，出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未拜。至德元年，爲侍中、中衛將軍、光禄大夫，丁所生母憂，去職。禎明元年，起爲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置佐史、扶并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初，爲成州刺史、太常卿。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世祖的第六個兒子。天嘉六年，被立爲晉安王。不久爲平東將軍、吴郡太守，置佐史。其時，伯恭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太建元年，入爲安前將軍、中護軍，改中領軍。不久爲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因公事免職。太建四年，起用爲安左將軍，不久爲鎮右將軍、特進，給扶。太建六年，出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九年，入爲安前將軍、祠部尚書。十一年，進號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十二年，改僕射。十三年，改左僕射。十四年，出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未拜任。至德元年，爲侍中、中衛將軍、光禄大夫，母喪，離職。禎明元年，起用爲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置佐史、扶均照舊。禎明三年入關。隋朝大業初年，爲成州刺史、太常卿。

衡陽王陳伯信

衡陽王伯信字孚之，世祖第七子也。天嘉元年，衡陽獻王昌自周還朝，於道薨，其年世祖立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爲中護軍。六年，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尋加侍中、散騎常侍。十一年，進號鎮前將軍，太子詹事，餘并如故。禎明元年，出爲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三年，隋軍濟江，與臨汝侯方慶并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事在方慶傳。

衡陽王伯信，字孚之，世祖的第七個兒子。天嘉元年，衡陽獻王陳昌自北周還朝，於中途薨，這一年世祖立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不久爲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爲中護軍。六年，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不久加侍中、散騎常侍。十一年，進號鎮前將軍，太子詹事，其餘均照舊。禎明元年，出爲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三年，隋軍渡江，與臨汝侯方慶同被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事載方慶傳。

廬陵王陳伯仁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世祖第八子也。天嘉六年，立爲廬陵王。太建初，爲輕車將軍，置佐史。七年，遷冠軍將軍、中領軍。尋爲平北將軍、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世祖的第八個兒子。天嘉六年，被立爲廬陵王。太建初年，爲輕車將軍，置佐史。七年，改任冠軍將軍、中領軍。不久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十二年，爲翊左將

南徐州刺史。十二年，爲翊左將軍、中領軍。禎明元年，加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中庶子。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軍、中領軍。禎明元年，加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中庶子。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長子番，先封湘濱侯，隋大業中，爲資陽令。

長子陳番，先被封爲湘濱侯，隋大業年中，爲資陽令。

江夏王陳伯義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世祖第九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江夏王。太建初，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置佐史。尋爲宣毅將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十四年，徵爲侍中、忠武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禎明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於道卒。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世祖的第九個兒子。天嘉六年，被立爲江夏王。太建初年，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置佐史。不久爲宣毅將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天嘉十四年，被徵爲侍中、忠武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禎明三年入關，遷居於瓜州，在道中死去。

長子元基，先封湘潭侯，隋大業中爲穀熟縣令。

長子元基，先被封爲湘潭侯，隋大業年中爲穀熟縣令。

武陵王陳伯禮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世祖第十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武陵王。太建初，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吴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驅録民下，逼奪財貨，前後委積，百姓患之。太建九年，爲有司所劾，上曰："王年少，未達治道，皆由佐史不能匡弼所致，特降軍號，後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與同罪。"十一年春，被代徵還，伯禮遂遷延不發。其年十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聞車履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恒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吴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早擅英猷，久馳令問，惟良寄重，枌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凉燠，遲回去鷁，空淹載路，淑慎未彰，違惰斯在，繩愆檢迹，以爲懲誡。臣等參議以見事免伯禮所居官，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世祖的第十個兒子。天嘉六年，被立爲武陵王。太建初年，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吴興太守。伯禮在郡中恣意行暴掠奪，驅逐百姓，逼人財貨，前後囤積，百姓視他爲患。太建九年，被有司彈劾，皇上道："武陵王年紀小，未能通達治政之道，都因爲佐史不能輔助所導致，特降軍號，以後如再犯，一定繩之以法，有司如不言則與其同罪。"太建十一年春，被人替代徵還，伯禮於是遷延不出發。這年十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君敷奏道："臣聽聞，車履不等待，是君命的通規，早晚不懈怠，是臣子的常節。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吴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早年擅長英明謀劃，久有好名聲，惟良者寄重，凡帝鄉的人皆爲屬下。聖上愛育百姓黎民，留心於治政之本，共同化育詢求百姓疾苦，早赴皇心，他却又延滯緩歸的車馬，取移凉暖，徘徊不上路，淑善恭慎未顯，違背惰性仍在，必繩法檢迹，以爲懲罰警戒。臣等參議，以所見事免去伯禮的官職，讓他以王的身份還宫，謹以此上奏。"皇上下詔道："可以。"禎明三年伯禮入關，隋大業

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詔曰“可”。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散騎侍郎、臨洮太守。

年中爲散騎侍郎、臨洮太守。

永陽王陳伯智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建中，立爲永陽王。尋爲侍中，加明威將軍，置佐史。尋加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領會稽内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翊左將軍，加特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岐州司馬，遷國子司業。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世祖的第十二個兒子。年幼時敦厚，有才識與度量，博覽經史。太建年中，被立爲永陽王。不久爲侍中，加明威將軍，置佐史。不久加散騎常侍，多次升遷任尚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領會稽内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翊左將軍，加特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岐州司馬，改國子司業。

桂陽王陳伯謀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尋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十年，加侍中。出爲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東中郎將、吴興太守。十一年，加散騎常侍。至德元年薨。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世祖的第十三個兒子。太建年中，被立爲桂陽王。太建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不久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太建十年，加侍中。出爲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東中郎將、吴興太守。太建十一年，加散騎常侍。至德元年薨。

子鄭嗣，大業中，爲番禾令。

伯謀的兒子陳鄭繼職，大業年中，爲番禾令。

高宗二十九王

高宗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吴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王脩華生武昌王叔虞，韋脩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

高宗有四十二個兒子：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吴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王脩華生武昌王叔虞，韋脩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吴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江王叔顯，秦姬生新寧

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吴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江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弘、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等八人，并未及封。叔陵犯逆，别有傳。三子早卒，本書無名。

王叔隆、新昌王叔榮。高宗的皇子叔叡、叔忠、叔弘、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等八人，都未及封。叔陵犯上逆亂，另有傳。三個兒子早死，本書無名。

豫章王陳叔英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高宗第三子也。少寬厚仁愛。天嘉元年，封建安侯。太建元年，改封豫章王，仍爲宣惠將軍、都督東揚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五年，進號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十一年，爲鎮前將軍、江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南將軍，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中衛大將軍，餘并如故。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班劍十人。其年，遷司空。三年，隋師濟江，叔英知石頭軍戍事。尋令入屯朝堂。及六軍敗績，降于隋將韓擒虎。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涪陵太守。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高宗第三個兒子。幼時寬厚仁愛。天嘉元年，被封爲建安侯。太建元年，改封豫章王，仍爲宣惠將軍、都督東揚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太建五年，進號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建十一年，爲鎮前將軍、江州刺史。後主登位，進號征南將軍，不久加開府儀同三司、中衛大將軍，其餘都照舊。至德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班劍十人。這一年，改任司空。禎明三年，隋軍渡江，叔英知石頭軍戍事。不久被命令入屯朝堂。到六軍敗北，投降於隋將韓擒虎。這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涪陵太守。

長子弘，至德元年，拜豫章國世子。

叔英長子陳弘，至德元年，被封爲豫章國世子。

長沙王陳叔堅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高宗第四子也。母本吴中酒家隸，高宗微時，嘗往飲，遂與通，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傑黠，凶虐使酒，尤好數術、卜筮、祝禁，鎔金琢玉，并究其妙。天嘉中，封豐城侯。太建元年，立爲長沙王，仍爲東中郎將、吴郡太守。四年，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置佐史。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郢州刺史，未拜，轉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尋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八年，復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十一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高宗第四個兒子。他的母親本是吴中酒家奴隸，高宗未登位時，曾經去那家酒家飲酒，便與她通奸，到高宗顯貴時，召封她爲淑儀。叔堅年幼時凶頑狡詐，愛耍酒性，尤其喜好數術、卜筮、祝禁之類，熔金琢玉，都要追究其中的奥妙。天嘉年中，被封爲豐城侯。太建元年，被立爲長沙王，仍爲東中郎將、吴郡太守。太建四年，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置佐史。太建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郢州刺史，未拜官，又轉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不久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太建八年，又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太建十一年，入爲翊左將軍、

年，入爲翊左將軍、丹陽尹。

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并招聚賓客，各争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争道而鬥，至有死者。及高宗弗豫，叔堅、叔陵等并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乃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及高宗崩，倉卒之際，又命其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及翌日小斂，叔陵袖剉藥刀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悶絶于地，皇太后與後主乳母樂安君吳氏俱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擒之，并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爲待也。"後主不能應。叔陵舊多力，須臾，自奮得脱，出雲龍門，入于東府城，召左右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是時衆軍并緣江防守，臺内空虚，叔堅乃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以後主命召蕭摩訶，令討之。即日擒其將戴温、譚騏驎等，送臺，斬于尚書閣下，持其首徇于東城。叔陵恇擾不知所爲，乃盡殺其妻妾，率左右數百人走趨新林，摩訶追之，斬于丹陽郡，餘黨悉擒。其年，以功進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丹陽尹。

當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都招聚賓客，互相争奪權寵，很爲不和。每次朝會或儀仗隊列，誰都不肯居後，必定分道而行，手下人有的爲争道而鬥，以致有死者。到高宗患疾，叔堅、叔陵等都隨從後主侍奉。叔陵暗有異志，便命典藥吏道："切藥刀很鈍，可將它磨一下。"到高宗崩，倉猝之際，又命令他手下人在外面取劍，左右不悟，取了朝服所佩的木劍進來，叔陵大怒。叔堅在一旁聽聞，懷疑有變，觀候他的所爲。到第二天小殮，叔陵袖中藏藥刀進來，斬後主，砍中後頸項，後主悶倒地上，皇太后與後主乳母樂安君吳氏都以身捍衛後主，使後主獲免一死。叔堅從後面扼住叔陵，擒住了他，并奪了他的刀，要將他殺死，叔堅問後主："就要殺掉他，等你的話。"後主不能答應。叔陵早年力大，不一會兒，即奮力掙脱，逃出雲龍門，奔入東府城，召左右兵士斷絶青溪橋道，釋放東城囚犯以充當戰士。又派人到新林，追召他的部下兵馬，同時親自披上盔甲，戴上白布帽，登上西城門，招募百姓。此時衆軍都沿江防守，臺内空虚，叔堅便告訴太后派太子舍人司馬申以後主的命令召蕭摩訶，令他征討叔陵。當日便擒獲叔陵的將領戴温、譚騏驎等，送往臺閣，斬首於尚書閣下，將他們的首級巡行於東城。叔陵恐懼慌張不知所措，便殺盡了他的妻妾，率領手下數百人逃往新林，蕭摩訶追趕他，斬首於丹陽郡，餘黨都被擒捉。這一年，叔堅以功進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接着改任司空，將軍、刺史照舊。

是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小大，悉委叔堅决之，於是勢傾朝廷。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後主由是疏而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之徒，并東宫舊臣，日夜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有詔又

此時後主患疾，不能理事，政事不論大小，都委托叔堅決斷，於是叔堅的勢力傾倒朝廷。叔堅由此肆意驕横縱行，做出許多不法之事，後主於是疏遠忌恨他了。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人，都是東宫舊臣，日夜暗中把持他的短處。至德元年，後主下詔，令叔堅就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出發，接着有詔書，又任他爲驃騎

以爲驃騎將軍，重爲司空，實欲去其權勢。叔堅不自安，稍怨望，乃爲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日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其年冬，有人上書告其事，案驗并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數之以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於九泉之下。"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特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尋起爲侍中、鎮左將軍。二年，又給鼓吹、油幢車。三年，出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四年，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二年，秩滿還都。

將軍，重又爲司空，實際想要去除他的權勢。叔堅有些不安，稍有怨氣，於是便搞巫蠱、方術祈禱鬼神以求福助，刻木做木偶人，穿道士服裝，施用機關，能跪拜，日夜在日月之下祭祀，向上天祝願詛咒。這年冬天，有人上書告發此事，案查驗證俱實，後主命囚禁叔堅於西省，將要殺他。這一夜，後主命近侍宣布詔令，數述他的罪行，叔堅對答道："臣的本心，没有其他原因，衹是想求親媚罷了。臣既已犯了天意憲法，罪該萬死，臣死的日子，必要見叔陵，願能宣明詔，責其於九泉之下。"後主感念他的前功，便赦免了他，特免去他所任的官，以王的身份回府第。接着起用爲侍中、鎮左將軍。至德二年，又給叔堅鼓吹、油幢車。至德三年，出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四年，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二年，任期滿返回京城。

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更名叔賢。叔賢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酤酒，以傭保爲事。隋大業中，爲遂寧郡太守。

禎明三年入關，遷居於瓜州，改名叔賢。叔賢一向顯貴，不懂家人生產，此時同妃子沈氏賣酒，以雇工爲事。隋大業年中，爲遂寧郡太守。

建安王陳叔卿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高宗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爲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七年，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置佐史。九年，進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安南將軍。又爲侍中、鎮右將軍、中書令。還中書監。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高宗第五個兒子。性格質直而有才氣，客貌十分偉岸。太建四年，被立爲建安王，授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七年，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置佐史。九年，進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安南將軍。又爲侍中、鎮右將軍、中書令。改任中書監。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陳叔明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爲宜都王，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七年，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尋爲輕車將軍、衛尉卿。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又爲侍中、翊右將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個兒子。儀表容貌美麗，舉止和氣柔弱，看上去像婦人。太建五年，被立爲宜都王，接着授爲宣惠將軍，置佐史。七年，授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接着爲輕車將軍、衛尉卿。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又爲侍中、翊右將軍。至德四年，進號安右將軍。禎明三年入關，隋

軍。至德四年，進號安右將軍。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鴻臚少卿。

大業年中爲鴻臚少卿。

河東王陳叔獻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高宗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爲河東王。七年，授宣毅將軍，置佐史。尋爲散騎常侍、軍師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十二年薨，年十三。贈侍中、中撫將軍、司空，謚曰康簡。子孝寬嗣。孝寬以至德元年，襲爵河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汶城令。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高宗第九個兒子。性格恭敬謹慎，聰敏好學。太建五年，被立爲河東王。七年，授予宣毅將軍，置佐史。接着爲散騎常侍、軍師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太建十二年薨，年方十三歲。贈侍中、中撫將軍、司空，謚號康簡。他的兒子孝寬繼職。孝寬在至德元年承襲爵號河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汶城令。

新蔡王陳叔齊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高宗第十一子也。風彩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爲新蔡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出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將軍、佐史如故。禎明元年，除國子祭酒，侍中、將軍、佐史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尚書主客郎。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高宗第十一個兒子。叔齊風采照人，博覽經史，擅長寫文章。太建七年，被立爲新蔡王，接着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出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將軍、佐史照舊。禎明元年，任國子祭酒，侍中、將軍、佐史照舊。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陳叔文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高宗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爲晉熙王。尋爲侍中、散騎常侍、宣惠將軍，置佐史。進號輕車將軍、揚州刺史。至德元年，授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二年，遷信威將軍、督湘衡武桂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禎明二年，秩滿，徵爲侍中、宣毅將軍，佐史如故。未還，而隋軍濟江，破臺城，隋漢東道行軍元帥秦王至于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曰："竊以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無二王，尊卑之位乃別。今車書混壹，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秦王得書，因遣行軍吏部柳莊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高宗第十二個兒子。性格輕浮陰險，好虛榮，頗涉書史。太建七年，被立爲晉熙王。不久爲侍中、散騎常侍、宣惠將軍，置佐史。進號輕車將軍、揚州刺史。至德元年，授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二年，改任信威將軍、督湘衡武桂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禎明二年，任期滿，被徵爲侍中、宣毅將軍，佐史照舊。未還，而隋軍渡江，攻破臺城，隋漢東道行軍元帥秦王到達漢口。此時叔文從湘州還朝，到巴州，便率領巴州刺史畢寶等請求投降，致書信於秦王道："我以爲天上没有兩個太陽，暗明的順序纔不錯，地上没有兩個王，尊卑的位置纔有分別。今天車與書混合，文與軌大同，我敢以赤誠之心，申明屈膝投降之意。"秦王得到此書信，便派行軍吏部柳莊與元帥府僚屬等往巴州迎接慰勞叔文。叔文於是與畢寶、荆州刺史陳紀及文武將吏奔赴漢口，秦王一

與元帥府僚屬等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於是與畢寶、荆州刺史陳紀及文武將吏赴于漢口，秦王并厚待之，置于賓館。隋開皇九年三月，衆軍凱旋，文帝親幸温湯勞之，叔文與陳紀、周羅睺、荀法尚等并諸降人，見于路次。數日，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并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隨晋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于廟庭。明日，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又從後主至朝堂南，文帝使内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群臣并慚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而有自得之志。旬有六日，乃上表曰："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文帝雖嫌其不忠，而方欲懷柔江表，乃授開府，拜宜州刺史。

并優厚對待，安置在賓館。隋開皇九年三月，衆軍凱旋，文帝親自到温湯慰勞，叔文與陳紀、周羅睺、荀法尚等及各位投降的人，拜見文帝於路旁。數日後，叔文隨從後主及各王侯將相并車子、服裝、天文圖籍等，一同以次排列，仍然以鐵騎作外圍，跟隨晋王、秦王等奏凱而入，列於廟庭。第二天，隋文帝坐在廣陽門觀看，叔文又隨從後主到朝堂南面，文帝派内史令李德林宣讀聖旨，責備他們君臣不能相輔助，以致使國家喪亡。後主與他的群臣都慚愧恐懼地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惟獨叔文高興而有自得之態。十六天後，就上奏道："過去在巴州，已先送款了，乞求瞭解此情況，望能與常例不同。"文帝雖然嫌他不忠，但正想要安撫江表，便授他開府，封他爲宜州刺史。

淮南王陳叔彪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高宗第十三子也。少聰惠，善屬文。太建八年，立爲淮南王。尋位侍中、仁威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高宗第十三個兒子。少年時聰敏和順，擅長寫文章。太建八年，被立爲淮南王。接着任侍中、仁威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始興王陳叔重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高宗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死，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至德元年，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二年，加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卒。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高宗第十四個兒子。性格質樸，無才藝。高宗崩，始興王叔陵作亂，被殺，這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至德元年，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二年，加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太府少卿，死。

尋陽王陳叔儼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高宗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爲尋陽王。至德元年，爲侍中、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高宗第十五個兒子。性格凝重，舉止大方正派。後主登位，被立爲尋陽王。至德元年，爲侍中、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不久即死。

闕，尋卒。

岳陽王陳叔慎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爲岳陽王，時年十一。至德四年，拜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是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每應詔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個兒子。少年聰敏，十歲能寫文章。太建十四年，被立爲岳陽王，其時年紀十一歲。至德四年，任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此時，後主尤其喜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朝夕陪侍在旁，每有應詔賦詩，常被贊嘆稱賞。禎明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

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晋熙王叔文還至巴州，與巴州刺史畢寶、荆州刺史陳紀并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荆門，别遣其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内將士，莫有固志，克日請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令數百人屯于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牟公薛冑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冑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大合戰，自旦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冑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

禎明三年，隋軍渡江，攻破臺城，前刺史晋熙王叔文返回巴州，與巴州刺史畢寶、荆州刺史陳紀一同投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荆門，另派他的將領龐暉率兵略地，南下到湘州，城内將士没有固守之志，不幾日即請求投降。叔慎便置酒會合文武官吏，酒酣之時，叔慎嘆道："君臣之義，盡於此也！"長史謝基伏在地上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座，便起身説："主受辱臣應死，各位難道不是陳國的臣子嗎？如今天下有難，實是致命之時。縱然事情不成，還應見臣子的節氣，青門之外，有死的不能做到。今日的機會，不可以再猶豫了，後應的人斬首。"衆人都許諾，於是殺牲口結盟。同時仍派人假奉降書給龐暉，龐暉相信了，按日期而入城，叔慎埋伏了兵士等待他。龐暉命令數百人屯集於城門口，自己率領隨從數十人進入廳内，即刻，伏兵出現，縛住龐暉宣布命令，全部擒獲他的手下將士，都殺了。叔慎坐在射堂内，招合士衆，幾天之内，士兵人數達到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都請求赴難。未到，隋派中牟公薛冑爲湘州刺史，聽説龐暉死，便再請增兵，隋又派行軍總管劉仁恩作救兵。未到，薛冑兵已抵鵝羊山，叔慎派正理及樊通等抵拒他們，於是大會戰，從早晨到太陽偏西，隋軍屢息屢戰，而正理兵少，不敵隋軍，於是大敗。薛冑乘勝入城，活捉叔慎。此時，鄔居業率他的衆兵從武州來參戰，出横橋江，聽説叔慎敗北，便停頓於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軍隊也到了横橋，據

鄔居業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橫橋江，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橫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因合戰，居業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居業及其黨與十餘人，秦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義陽王陳叔達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高宗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義陽王，尋拜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元年，除丹陽尹。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內史，至絳郡通守。

巴山王陳叔雄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高宗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巴山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武昌王陳叔虞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高宗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武昌王，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陳叔平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高宗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湘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胡蘇令。

臨賀王陳叔敖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高宗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臨賀王，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初拜儀同三司。

陽山王陳叔宣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高宗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爲陽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陳叔穆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高宗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西陽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水邊安置軍營，相持兩夜，便交戰，鄔居業又敗。劉仁恩俘虜了叔慎、正理、鄔居業及他們的部將十多人，秦王將他們全斬首於漢口。其時，叔慎十八歲。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高宗第十七個兒子。太建十四年，被立爲義陽王，接着任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元年，封丹陽尹。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內史，官至絳郡通守。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高宗第十八個兒子。太建十四年，被立爲巴山王。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高宗第十九個兒子。太建十四年，被立爲武昌王，接着爲壯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高宗第二十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湘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高宗第二十一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臨賀王，不久爲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初年任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高宗第二十二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陽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高宗第二十三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西陽王。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南安王陳叔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高宗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安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高宗第二十四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南安王。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南郡王陳叔澄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高宗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郡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靈武令。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高宗第二十五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南郡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靈武令。

沅陵王陳叔興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高宗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沅陵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高宗第二十六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沅陵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陳叔韶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高宗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岳山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四年，除丹陽尹。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高宗第二十七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岳山王，接着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四年，封爲丹陽尹。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新興王陳叔純

新興王叔純字子共，高宗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新興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新興王叔純，字子共，高宗第二十八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新興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陳叔謨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高宗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爲巴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汧陽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高宗第二十九個兒子。至德四年，被立爲巴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汧陽令。

臨江王陳叔顯

臨江王叔顯字子明，高宗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爲臨江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鶉觚令。

臨江王叔顯，字子明，高宗第三十個兒子。至德四年，被立爲臨江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鶉觚令。

新會王陳叔坦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高宗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會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涉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高宗第三十一個兒子。至德四年，被立爲新會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涉令。

新寧王陳叔隆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高宗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寧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高宗第三十二個兒子。至德四年，被立爲新寧王。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新昌王陳叔榮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高宗第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高宗第三十三個兒

十三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新昌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内黄令。

子。禎明二年，被立爲新昌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内黄令。

太原王陳叔匡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高宗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爲太原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高宗第三十四個兒子。禎明二年，被立爲太原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壽光令。

後主十一子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吴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吕淑媛生永嘉王彦、邵陵王兢，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吴郡王蕃。其皇子總、觀、明、綱、統、冲、洽、緜、綽、威、辯十一人，并未及封。

後主有二十二個兒子：張貴妃生了皇太子陳深、會稽王陳莊，孫姬生了吴興王陳胤，高昭儀生了南平王陳嶷，吕淑媛生了永嘉王陳彦、邵陵王陳兢，龔貴嬪生了南海王陳虔、錢塘王陳恬，張淑華生了信義王陳祗，徐淑儀生了東陽王陳恮，孔貴人生了吴郡王陳蕃。後主的皇子陳總、陳觀、陳明、陳綱、陳統、陳冲、陳洽、陳緜、陳綽、陳威、陳辯十一人，都没有受封。

皇太子陳深

皇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惠，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邑二千户。尋爲軍師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三年，隋師濟江，六軍敗績，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隋軍排閤而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途，不乃勞也”？軍人咸敬焉。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枹罕太守。

皇太子陳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個兒子。少年時聰敏和順，有志向操守，容貌舉止莊嚴，即使左右近侍，都不曾見他有喜怒之色。由於母親張貴妃的緣故，特别爲後主所寵愛。至德元年，封爲始安王，食邑二千户。不久爲軍師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禎明二年，皇太子陳胤被廢，後主便立陳深爲皇太子。三年，隋軍渡江，六軍敗北，隋將韓擒虎從南掖門進入，百官逃散。陳深這時纔十多歲，却閉門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奉一邊，隋軍推門而入，陳深派人宣令慰勞説：“軍旅在途中，不該慰勞嗎?”軍中人都十分敬重他。這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枹罕太守。

吴興王陳胤

吴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東宫，母孫姬因産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時後主年長，未有胤嗣，高宗因命以爲嫡孫，其日下詔曰：“皇孫初誕，國祚方熙，思與群臣，共同斯

吴興王陳胤，字承業，後主的長子。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宫，他的母親孫姬因難産死去，沈皇后可憐他收養了他，視爲自己的兒子。此時後主年長，没有子孫，高宗便命他爲嫡孫，那天下詔道：“皇孫剛誕生，國家正興盛，想與群臣們一起慶賀，内外文武百官賜帛各有等

慶，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爲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爲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至德三年，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聖先師。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并預宴。是時張貴妃、孔貴嬪并愛幸，沈皇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宫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後主疑其怨望，甚惡之。而張、孔二貴妃又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吴興王，仍加侍中、中衛將軍。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級，爲父後的人賜爵一級。"太建十年，封陳胤爲永康公。後主登位，立陳胤爲皇太子。陳胤生性聰敏，好學，他執經習業，終日不倦，且博通大義，兼擅寫文章。至德三年，陳胤親自到太學講《孝經》，講完，又置爵於先聖先師前而祭。那天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都參預宴會。此時張貴妃、孔貴嬪都受寵愛，沈皇后不受寵，而近侍左右數度在東宫往來，太子也多次派人到后所，後主懷疑他心懷不滿，十分厭惡他。而張、孔兩個貴妃又日夜捏造沈皇后與太子的短處，孔範之流又在外面合成這些事，禎明二年，陳胤被廢爲吴興王，仍加侍中、中衛將軍。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南平王陳嶷

南平王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爲南平王。尋除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置佐史。還揚州刺史，進號鎮南將軍。尋爲使持節、都督郢荆湘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郢州刺史。未行而隋軍濟江。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平王陳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個兒子。陳嶷品行正直，有才識度量，年紀幾歲時，風采舉動就像成人一樣。至德元年，被立爲南平王。不久封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置佐史。改任揚州刺史，進號鎮南將軍。接着爲使持節、都督郢荆湘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郢州刺史。未行而隋軍渡江。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永嘉王陳彦

永嘉王彦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永嘉王。尋爲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號安南將軍。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江巴東衡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未行，隋師濟江。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永嘉王陳彦，字承懿，後主第三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永嘉王。不久爲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號安南將軍。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江巴東衡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未行，隋軍渡過江。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陳虔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海王。尋爲武毅將軍，置佐史，進號軍師將軍。禎明二年，出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涿令。

南海王陳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南海王。不久爲武毅將軍，置佐史，進號軍師將軍。禎明二年，出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涿令。

信義王陳祗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信義王。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授使持節、都督、智武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信義王陳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個兒子。至德元年，被立爲信義王。接着爲壯武將軍，置佐史。授使持節、都督、智武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陳兢

邵陵王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爲邵陵王，邑一千户。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國子監丞。

邵陵王陳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個兒子。禎明元年，被立爲邵陵王，邑一千户。接着爲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國子監丞。

會稽王陳莊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嚴酷，數歲，左右有不如意，輒剟刺其面，或加燒爇。以母張貴妃有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四年，立爲會稽王。尋爲翊前將軍，置佐史。除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昌隆令。

會稽王陳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個兒子。容貌小而醜陋，生性嚴酷，幾歲時，左右人中有不如意的，他就會刺人的面孔，或者加以燒灼。因母親張貴妃受寵愛，故而後主非常喜愛他。至德四年，被立爲會稽王。不久爲翊前將軍，置佐史。封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昌隆令。

東陽王陳恮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東陽王，邑一千户。未拜，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東陽王陳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個兒子。禎明二年，被立爲東陽王，邑一千户。未拜官，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通議郎。

吴郡王陳蕃

吴郡王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吴郡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涪城令。

吴郡王陳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個兒子。禎明二年，被封爲吴郡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年中爲涪城令。

錢塘王陳恬

錢塘王恬字承恢，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立爲錢塘王，邑一千户。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錢塘王陳恬，字承恢，後主第十一個兒子。禎明二年，被立爲錢塘王，邑一千户。禎明三年入關，死於長安。

江左自西晋相承，諸王開國，并以户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爲差。高祖受命，自永定

江左從西晋相承接，諸王開國，都以户數相差分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其餘官吏也都以此爲標準分差别。高祖受命，自永定年到禎明年，惟有衡陽王陳昌特别受

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殊寵，至五千户。自餘大國不過二千户，小國即千户。而舊史殘缺，不能别知其國户數，故綴其遺事附于此。

寵遇，達到五千户。其餘大國不過二千户，小國祇有千户。因舊史殘缺，不能另外知曉其國户數，故而附寫遺事於此。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并建藩屏，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慎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都建藩屏，以樹立至親，鞏固他們的本根，隆盛自己的磐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也是一代强藩。岳陽王叔慎在社稷傾危之時，内心悲哀國家，竭誠奔赴戰場迎敵，其志不在於爲個人圖生。啊！古代的忠烈致命者，即此種人。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宗元饒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使齊還，爲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即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爲稱職。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少年時好學，以孝敬長輩聞名。任官於梁代，初任本州主簿，改任征南府行參軍，又轉任外兵參軍。到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宗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高祖受禪，任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出使齊回還，任廷尉正。改任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不久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此時高宗初就位，軍事國事繁多，事無巨細，都要咨詢他，臺省認爲他稱職。

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污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旟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污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疏，兹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兹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沉之出賑，

改任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此時合州刺史陳裒貪污名聲惡劣，派人在河中小洲收魚，又在六郡討米，百姓極爲受苦。元饒彈劾上奏道："臣聽聞，豎起繪有鳥的旗訪求百姓病苦，實是寄於廉潔平等，撩帷帳安置隱者，本以此體現仁愛寬恕。如果貪污放肆，徵收賦稅没有限度，天網雖疏，這方面也不能漏。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陳裒，憑藉幸運，預先逢着提拔，爵位由皇恩賜與，官位又私下加給，無德無功，純粹是不幹事而享受榮華富貴。譙、肥之地，長久淪陷，非我之所，皇威用武力收復，衆人仰慕仁義之風。新邦用輕，更待寬惠，應在此統治，對它的寄望尤其重。於是便降下恩惠，將祖宗之行宣教於室，親自承受規矩教誨，凡事等待言辭提醒。雖然平時確實没有内蓄廉潔之心，但稟承這些嚴訓，可以勵精圖治。可是他却擅自徵收賦斂，專門肆意

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吴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并驕蹇放横，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

貪圖掠取，求粟米不止，其行爲同王沉出賑相比要慚愧，他徵收魚没有限制，與羊續爲官廉潔更不同，必須置他以嚴律，纔能使憲法嚴明。臣等參議，請依照皇旨免去陳褒所應再任之官職，凡應禁錮及以後降職等，都一律按照免官之法。”皇上允准元饒的上奏。吴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均驕横放肆，元饒一并上奏，他們都被削職罷官。

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内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絶，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遷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官給喪事。

元饒性格公正平和，善於持法，熟悉過往之事，治事明練，官吏中有犯法、政事不便於民、以及於名教不足的，他都會隨事而糾正，於事多有裨益。改任貞威將軍、南康内史，以俸禄三千餘斗米幫助百姓交賦税，慰問老年人，拯救缺食之人，百姓極爲信賴他。以考核成績最佳而入朝，詔令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接着以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任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改任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死，其時六十四歲。詔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官府供給喪事所需。

司馬申

司馬申字季和，河内温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概，十四便善弈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即於坐所呼與爲對，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申爲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没，因此自誓，菜食終身。

司馬申，字季和，河内郡温人。祖父司馬慧遠，梁朝都水使者。父親司馬玄通，梁朝尚書左民郎。司馬申早年有風采氣概，十四歲便善於下棋，曾經隨同父親去問候吏部尚書到溉，其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同在那裏。陰子春一向瞭解司馬申，便在坐處呼司馬申與他下棋，司馬申常有妙思，朱异觀而嘆奇，便引司馬申游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司馬申爲主簿。值太清之難，司馬申的父母都逝去，他因此發誓，終身食蔬。

梁元帝承制，起爲開遠將軍，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嘆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横救至，賊乃

梁元帝承制，他被起用爲開遠將軍，改任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到侯景犯亂郢州，司馬申隨都督王僧辯占據巴陵，每次進諫籌劃之策，都被采納運用。王僧辯嘆道：“此生若要策馬疆場，或許不是所長，但若派他安撫衆人守城，必定會有奇績。”王僧辯征討陸納，司馬申在軍中，當時賊衆突然到來，左右皆潰逃，司馬申以身遮蔽王僧辯，持盾向前，恰好裴之横救兵到，賊軍纔

退，僧辯顧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虚言哉！"除散騎侍郎。紹泰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

高祖受禪，除安東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年，遷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除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爲戎昭將軍、江乘令，甚有治績。入爲尚書金部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爲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宫賓客，尋兼東宫通事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舍人如故。

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邑四百户，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第，就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

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下詔曰："慎終追遠，欽若舊則，闔棺定謚，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招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己，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五百户，謚曰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及葬，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

申歷事三帝，内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閒，軍國大事，指麾斷决，無有滯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退，王僧辯看着司馬申笑着説："仁者必有勇，這豈是虚言！"封散騎侍郎。紹泰初年，改任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

高祖受禪，封爲安東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年，改爲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任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爲戎昭將軍、江乘令，很有治績。入爲尚書金部郎。改任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年，起用爲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九年，任秣陵令，在職期間以清明能幹見稱，有白雀巢於縣庭。任官期滿，不久，預東宫賓客，接着兼東宫通事舍人。改任員外散騎常侍，舍人照舊。

到叔陵作亂時，事情既已不成功，出而占據東府，司馬申馳馬速召右衛蕭摩訶率兵先到，追而斬之，便入城中，没收了叔陵的府庫，後主深加嘉獎。以功任命司馬申爲太子左衛率，封爲文招縣伯，邑四百户，兼中書通事舍人。不久改任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因患病還府第，就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照舊。

至德四年去世，後主悲悼良久，下詔書道："慎於終追之遠，欽命如遵舊則，蓋棺可定謚號，抑或此乃效法前典。已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招縣開國伯司馬申，忠誠肅穆於公事，以清明正直立己，整治處理繁雜簡約事務，投身殉義。我對他寄情甚深，纔康顯功績，却突然化身而去，令人傷心於懷。可贈他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五百户，謚號爲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限日舉行哀事，喪事所需物品，隨需要資予。"到葬禮之日，後主親自撰寫墓志銘，辭意情感傷心悲切。末章道："啊！天不給人善，滅我良臣。"足見受寵信的程度。

司馬申歷事三個皇帝，内掌機密，乃至於倉猝之間，軍國大事，指揮决斷，都没有滯留的情况。兒子司馬琇繼承，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

毛喜，字伯武，滎陽郡陽武人。祖父毛稱，

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梁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

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尋遷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敕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稟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即以高宗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關右。世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京師，高宗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

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即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世祖，世祖稱善。

世祖崩，廢帝冲昧，高宗録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即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内未夷，兼國禍并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奸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

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即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答曰："山陵

梁朝散騎侍郎。父親毛栖忠，梁朝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

毛喜少年時好學，善寫草書隸書。起家於梁朝中衛西昌侯行參軍，不久改任記室參軍。高祖一向瞭解毛喜，到鎮守京口時，命令毛喜與高宗同往江陵，於是下詔給高宗道："你到西朝，可咨詢毛喜。"毛喜與高宗一同拜謁梁元帝，梁元帝即以高宗爲領直，毛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到江陵陷落，毛喜及高宗都遷居關右。世祖登位，毛喜從北周還，進諫和好之策，朝廷於是派周弘正等通聘。到高宗返國，毛喜在郢州奉迎。又派毛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毛喜手説："能結二國之好者，是你啊。"於是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到京城，高宗此時爲驃騎將軍，仍以毛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上朝廷的文書翰墨，都是毛喜所寫。

世祖曾對高宗説："我的兒子們都以'伯'爲名，你的兒子們宜以'叔'稱之。"高宗因此徵詢毛喜，毛喜即條舉譜牒中古代以來的名人賢士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多人以呈啓世祖，世祖稱好。

世祖崩，廢帝年幼無知，高宗録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道朝廷的期望都歸屬於他，便假造太后令派高宗還東府，當時人們疑慮恐懼，不敢發言。毛喜即馳入，對高宗説："陳有天下的時日尚少，海内未平定，加上國禍接踵而至，萬邦危懼。皇太后從社稷大業深處考慮，命令您入省，自當共同康顯業績，與伊、周比德。今日之言，必不是太后的意思。宗廟社稷爲重，願你能三思。以我毛喜的愚見，須再上奏，不能使奸賊得逞其陰謀。"結果就像他的計策所言。

右衛將軍韓子高開始同仲舉通謀，其時事情未被發覺，毛喜奏請高宗説："宜簡選人馬，配給韓子高，同時賜與鐵炭，使他們修繕武器盔甲。"高宗驚訝地説："韓子高謀反，就要收執他，爲何反而這樣做啊？"毛喜答道："山陵剛

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然甚輕狷，恐不時授首，脱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計。

崩，邊寇尚多，而韓子高受委任於前朝，表面上爲服從，然而實際上却非常輕狂，恐怕他不及時順服，會失脱使他叩首誅殺的時機，這或許會誤了王的規度。應推心置腹地安心誘使他，使他不會生疑，對付他衹是一壯士之力罷了。”高宗深爲贊同，最終按他的計策行事。

高宗即位，除給事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敕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尋遷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户。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爲明威將軍，右衛、舍人如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以本號入爲御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

高宗登位，封給事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掌軍國機密。高宗將要商議北伐，令毛喜撰寫軍事制度條例，共十三條，下詔頒布天下，因文字多不載。不久改任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因定策有功，封爲東昌縣侯，邑五百户。又以本官職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年，母喪去職，詔書追贈毛喜母親庾氏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派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畫她的墓田，高宗親自同杜緬按圖指畫，對他重視到如此地步。接着起用毛喜爲明威將軍，右衛、舍人照舊。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不久以本號入爲御史中丞。服喪終了，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

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即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氓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吴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吴明徹陷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

到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毛喜陳述安定邊地的謀術，高宗采納了，當日施行。高宗又問毛喜説：“我想進兵彭、汴，你的意見如何?”毛喜回答説：“我實在才能不屬於智慧聰敏者，怎麼敢預測尚未發生的事。我私下以爲淮左剛平定，邊地草野之民不太平，周氏開始吞并齊國，我們難與他爭鋒，怎能以敝卒疲兵，再加深入。況且棄了舟船的有利，去踐踏車騎之地，這是去了長處，就了短處，不是吴人所便利的。我以爲不如安定百姓保住境地，停止兵戈，恢復和約，然後廣泛招募英才奇士，順時而動，這是長久的計策。”高宗不聽從。後吴明徹陷没於北周，高宗對毛喜説：“你所説的話，如今驗證了。”

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又加侍中，增封并前九百

太建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改任吏部尚書，常侍照舊。到高宗崩，叔陵叛逆，詔中庶子陸瓊宣布旨令，命令南北諸軍，都聽毛喜的處置分配。賊人被平定，又加封毛喜侍中，增封到九百户。至德元年，授信

户。至德元年，授信威將軍、永嘉内史，加秩中二千石。

威將軍、永嘉内史，加秩中二千石。

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并見從，由是十餘年閒，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吴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既益親，乃言無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爲言，高宗以誡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疏遠。

當初，高宗委任政事給毛喜，毛喜也勤心納忠，對政事多有匡益之功，屢有諫諍，所言之事高宗都能聽從，於是十多年間，狹小的江東開始呈現全盛。惟有略地淮北，没有采納毛喜的謀略，而吴明徹最後失敗，高宗十分懊悔，對袁憲説："没有采用毛喜的計謀，於是到今天這個地步，這是我的過錯。"毛喜既已更爲親近，於是説話没有什麼可迴避的，而皇太子喜好飲酒爲樂，每每同寵幸之人長夜共宴，毛喜曾爲此諫言，高宗以此告誡太子，太子暗暗懷恨在心，至此毛喜被疏遠。

初，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逾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故奸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仇，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傅縡争之曰："不然。若許報仇，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内史。

起初，後主被始興王所傷，到瘡傷愈合後便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人，展樂賦詩，後主酒醉後命毛喜賦詩。此時山陵喪事剛完畢，還不過一年，毛喜見此狀況不太高興，想要諫言，而後主此刻已醉，毛喜走上階石，假裝心臟有病，仆倒於階石下，被抬出宫。後主酒醒後，懷疑此事，對江總説："我懊悔召毛喜，知道他没有病，他衹是想勸阻我的歡宴，不贊同我的所爲，這是故意使奸詐罷了。"於是同司馬申商謀道："此人自負，我想請鄱陽兄弟讓他們報仇，可以嗎？"司馬申回答説："最終不爲官所用，願聽從聖旨。"傅縡争辯説："不好。若許言報仇，那將置先皇於何地？"後主説："應當給他一個小郡，不許他參預人事。"於是命毛喜爲永嘉内史。

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静，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内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禄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處冲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毛喜到郡，不接受俸禄，爲政寬弘清静，官民便利。逢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造反，郡與豐州相鄰接，而又一向没有防禦設施，毛喜便令修治城防，嚴加整飭兵器軍械。又派部下松陽令周磻率領一千兵士援助建安。賊人被平定，毛喜被授南安内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禄大夫，領左驍騎將軍。毛喜在郡有惠政，於是被徵入朝，一路追而送行者長達數百里。這年在路上生病而死，時年七十二歲。有文集十卷。兒子毛處冲繼承，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蔡景歷的

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强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

兒子。幼年聰敏，精於識字，記憶力强。六歲時，拜見梁朝吏部尚書河南褚翔，褚翔字仲舉，感嘆蔡徵聰敏悟性高。七歲，母喪，服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格剽悍殘忍，對他不講道理，蔡徵供奉侍候更加謹慎，從來没有怨恨的神色。蔡徵本名蔡覽，蔡景歷以爲他有王祥的品性，替他改名蔡徵，字希祥。

梁承聖初，高祖爲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事、尚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晋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宫領直，中舍人如故。丁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

梁朝承聖初年，高祖爲南徐州刺史，召蔡徵爲補迎主簿，不久授太學博士。天嘉初年，改任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歷任外兵參軍事、尚書主客郎，任職期間以理事幹練爲人所稱道。太建初年，改任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晋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宫領直，中舍人照舊。父喪離職，服喪終了，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

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宫，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决。俄有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恤，得物情，旬月之閒，衆近一萬。徵位望既重，兼聲勢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爲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有固諫者獲免。

至德二年，改任廷尉卿，接着爲吏部郎。改任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不久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接着加寧遠將軍。後主器重他的才幹，任用寄望日趨加重。改任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天去東宫一次，在太子面前論述古今得失和當時的政務。又詔令廷尉寺獄，事無大小，都采納蔡徵的議論决斷。不久有詔派蔡徵收募兵士，自爲編制，蔡徵善於安撫體恤士兵，很得人心，十天一個月之間，士兵已近一萬。蔡徵地位威望既重，加以聲勢逼人，衆人議論都妒忌懼怕他。不久轉爲中書令，將軍照舊。中書令清簡無事，有人説蔡徵有怨言，此事傳到後主耳中，後主大怒，收奪他的人馬，將要殺他，有極力諫諍者，使他獲免。

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軍。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决戰於鍾山南崗，敕徵守宫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城陷，隨例入關。

禎明三年，隋軍過江，後主因蔡徵有才幹可用，授他權知中領軍。蔡徵日夜辛勤勞苦，盡心盡力，後主嘉譽他，説道：“事平定後一定有報答。”到在鍾山南崗决戰，命蔡徵守宫城西北大營，接着令他督衆軍戰事。城被攻陷，隨通例入關。

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

蔡徵容貌儀態很美，有口辯之才，對事多要

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户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時年六十七。子翼，治《尚書》，官至司徒屬、德教學士。入隋，爲東宫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贍，而擅權自躓，惜哉。

詳加追究。諸如士流官宦，皇家戚屬，以及當朝制度，憲章禮儀，户口風俗，山川土地，凡問無所不能對答。然而生性頗會阿諛逢迎進取，不能以恬退質樸建立自己的業績。初拜吏部尚書，啓奏後主借用鼓吹軍樂，後主對所司官説：“鼓吹軍樂，有功者纔授，蔡徵不自量度，搞亂我的朝廷章法，然而他的父親蔡景歷既有締造之功，應暫且如他所啓奏，拜官畢即予追還。”蔡徵不修廉潔之處，都像這一類。隋文帝聽説蔡徵聰敏能幹，召見他咨詢，言談中他總能領會旨意，但多年不調，很久，纔任命爲太常丞。歷任尚書民部儀曹郎，轉任給事郎後去世，其時六十七歲。兒子蔡翼，治《尚書》，官至司徒屬、德教學士。入隋，爲東宫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早晚不懈怠，幹理公務有益於時。司馬申在朝清廉恪守，攻苦立行，加上忠節，美啊。毛喜深爲通達事機，匡益贊助其時之主。蔡徵聰敏多才，但擅用職權使自己受挫，可惜啊。

陳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蕭濟　陸瓊(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 章華

蕭濟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諮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并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秘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户。

蕭濟，字孝康，東海郡蘭陵人。少年時好學，博通經史，回答梁武帝咨詢《左氏》疑義處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一同與蕭濟討論，張纘等人没有能與他抗對的。初任梁朝秘書郎，改任太子舍人。因參預平定侯景之亂有功，封松陽縣侯，食邑五百户。

及高祖作鎮徐方，以濟爲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爲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爲會稽太守，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即位，授侍中。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守蘭陵、陽羡、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

到高祖鎮守徐方，以蕭濟爲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爲中書侍郎，轉任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爲會稽太守時，又以蕭濟爲宣毅府長史，改任司徒左長史。世祖即位後，授侍中。不久改任太府卿，母喪，不拜官。蕭濟輔佐二主，恩遇甚厚，賞賜高於一般人。歷守蘭陵、陽羡、臨津、臨安等郡，所到之處都以聲譽政績著稱。

太建初，入爲五兵尚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袁憲俱侍東宫。復爲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禄大夫，兼安德宫衛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嘗敕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爲

太建初年，入朝爲五兵尚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袁憲一起奉侍東宫。又爲司徒長史。接着被授任度支尚書，領羽林監。改任國子祭酒，領羽林照舊。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兼安德宫衛尉。不久改任仁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曾下詔取揚州曹事，親自省覽，見蕭濟所寫條理詳悉，行文流暢，於是對左右人説：“我本以爲蕭長史長於經傳，不知道他所寫精練繁多能到這個地步。”改封祠部尚書，加封給事中，又爲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官而死，年紀六十六歲。下詔贈原封官職，官府出資

金紫光禄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辦理喪事。

陸瓊　陸從典

陸瓊字伯玉，吴郡吴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黄門侍郎，掌著作。

陸瓊，字伯玉，吴郡吴人。祖父陸完，梁朝琅邪、彭城二郡丞。父親陸雲公，梁朝給事黄門侍郎，掌管著作。

瓊幼聰惠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敕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毁瘠有至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

陸瓊幼年聰敏伶俐，思維有條理，六歲能寫五言詩，且頗有文采。大同末年，父陸雲公受梁武帝詔令校定《棊品》，到溉、朱异以下人員齊集，陸瓊這時八歲，能在客人面前覆盤，由此京城内傳稱他爲神童。朱异對梁武帝説了這個情况，梁武帝下令召見，陸瓊神態機警聰明，舉止安詳慎重，梁武帝特别看重他。大同十一年，父喪，他因悲哀過度而極其瘦弱，有孝親之情，叔祖父陸襄感嘆道："此兒必能光耀門庭，所謂一個也不算少。"到侯景作亂，陸瓊携帶母親避難到縣的西鄉，刻苦讀書，日夜不鬆懈，於是學識淵博，擅長寫文章。

永定中，州舉秀才。天嘉元年，爲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爲真。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并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宫管記。

永定年間，被州裏舉爲秀才。天嘉元年，爲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接着以本官兼尚書外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任職期滿由代理轉爲正職。陸瓊一向有好名聲，深爲世祖賞識。到討伐周迪、陳寶應等人時，詔令及各種重要文書，都敕令交付陸瓊完成。改任新安王文學，掌東宫管記。

及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選，階次小逾，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

到高宗爲司徒，精選屬官，吏部尚書徐陵向高宗推薦陸瓊説："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多而聰敏，文史兼通，足够應用，進居郎署，已有年月，左西掾缺位，可以選他擔任此職，這衹是階位小逾，而屈滯時間已積久。"於是封爲司徒左西掾。不久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齊。

太建元年，重以本官掌東宫管記。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爲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累遷給事黄門侍郎，領

太建元年，又以本官掌東宫管記。封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任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爲江州刺史，不遵循法度，高宗以長沙王年少，授陸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兼任尋陽太守。陸瓊以母親年事已高爲由，不想遠出，太子也執意請求留他，便不出行。屢經升遷任給事黄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

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

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帝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諜，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爲稱職，後主甚委任焉。

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喪柩還鄉，詔加賻贈，并遣謁者黄長貴持册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

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爲東宮管記，宫僚并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奇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

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

尉。又領大著作，撰寫國史。

後主即位，陸瓊入值中書省，掌詔誥。不久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授度支尚書，參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當初，陸瓊父親陸雲公奉梁武帝之命撰寫《嘉瑞記》，陸瓊承述其旨而續寫，自永定年到至德年，終成一家之言。改任吏部尚書，著作依舊。陸瓊通曉記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書籍，素能鑒别人才，先前，吏部尚書宗元饒死，右僕射袁憲推舉陸瓊，高宗没有用他，到此時行使其職，被號爲稱職，後主十分信任他。

陸瓊生性謙虚儉樸，從不爲自己聚斂財貨，雖然職位聲望日漸隆盛，却堅持素志更加謙遜。所居園池屋室，不作改變，車馬衣服，不崇尚華麗，一年的俸祿，都散發給宗族人員，自己家中没有剩餘財産。晚年深有知足之懷，衹想避開權要人物，常稱病而不就職治事。不久母喪，離職。當初，陸瓊奉侍東宫時，母親隨從在官舍，後主賞賜十分優厚。到喪棺還鄉，下詔加贈助喪財物，并派謁者黄長貴持册奠祭，後主又自製志銘，朝野都以此爲榮。陸瓊悲哀過度，在至德四年去世，時年五十歲。詔贈領軍將軍，官府出資辦理喪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陸瓊長子陸從宜，官至武昌王文學。

陸瓊第三個兒子陸從典，字由儀。幼年聰敏。八歲讀《沈約集》，看到回文研銘，便執筆模擬，即成佳文。十三歲，作《柳賦》，文詞極美。其時陸瓊任東宫管記，宫中官吏都是一時的俊偉人士，陸瓊把他兒子的這篇賦給衆人看，大家都驚異他兒子的才華。叔父陸瑜特别賞愛陸從典的才華，到陸瑜將死之時，他把家中所有古代典籍都交付陸從典，陸從典於是把陸瑜的文章集爲十卷，同時寫下文集的序，序文極工。

陸從典專意喜好學業，博覽群書，對《漢書》尤其留意研讀。十五歲，被本州舉爲秀才。初任著作佐郎，轉爲太子舍人。當時後主賜僕射江總以及陸從典父親陸瓊詩，江總命陸從典撰謝

從典爲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左西掾，兼東宫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爲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敕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金陵淪没，隨例遷關右。仕隋爲給事郎，兼東宫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啓，片刻即成，文詞華美、文理順暢，江總極爲驚異。不久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改任司徒左西掾，兼東宫學士。父喪離職。接着起用爲德教學士，他堅決辭謝不肯就任，後主下令留一個名額，以期待陸從典。不久正值金陵陷落，隨例遷往關右。任隋朝給事郎，兼東宫學士。又封爲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請陸從典續寫司馬遷《史記》到隋朝止，此書結果未成。正值隋末喪亂，陸從典寓居南陽郡，因病去世，時年五十七歲。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吴郡吴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

顧野王，字希馮，吴郡吴人。祖父顧子喬，梁朝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親顧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聞名。

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并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絶。

顧野王幼年好學。七歲讀《五經》，能略知大意。九歲能撰文章，曾寫成《日賦》，領軍朱异看見後十分驚奇。十二歲時隨父親去建安，撰成《建安地記》二篇。年齡稍大後遍覽經史之書，能精記强識，凡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均無所不通。梁朝大同四年，封爲太學博士。改任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顧野王及琅邪王褒均爲賓客，宣城王極愛他們的才能。顧野王又喜好丹青，擅長繪畫，宣城王在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代賢人，命王褒在畫上寫贊，當時人稱之爲二絶。

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毁，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

到侯景作亂，顧野王父喪，返回本郡，便招募鄉人數百，隨義軍援助京城。顧野王體質瘦弱，身高僅六尺，加上居喪過度，人瘦而衣服過分寬大，到持戈披甲，慨言君臣之義，逆順之理，辭嚴氣正，旁觀者無不爲之稱贊。京城陷落，顧野王逃往會稽，不久前往東陽，與劉歸義聯合據城而抗拒賊軍。侯景被平定，太尉王僧辯深爲嘉賞，派他監海鹽縣。

高祖作宰，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諮議參軍。

高祖做宰相時，顧野王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接着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

天嘉元年，敕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吴國陸瓊，北地傅縡，吴興姚察，并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黄門侍郎，光禄卿，知五禮事，餘官并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秘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

年，詔令補撰史學士，不久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封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年，改任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時，顧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照舊。太建六年，封爲太子率更令，接着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當時宮中僚屬有濟陽江總，吴國陸瓊，北地傅縡，吴興姚察，都以才學顯著，被論者所推重。改任黄門侍郎，光禄卿，知五禮事，其餘官職照舊。太建十三年死，時年六十三歲。詔令追贈爲秘書監。至德二年，又追贈右衛將軍。

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顧野王少年時以專心好學品性卓絶聞名，待人接物從無辭色失當之處，看他的容貌，似乎不大善言辭，到他勵精力行時，人們都不如他。他的三弟顧充國早亡，顧野王撫養年幼的孤兒，恩義極厚。他所撰寫的著作《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都刊行於世。又撰寫《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没能完成便死了。有文集二十卷。

傅縡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

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携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毁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閲，因博通群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顔晃賜瑒雜物，瑒托縡啓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尋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父親傅彝，梁朝臨沂令。

傅縡幼年聰敏，七歲能背誦古詩賦達十餘萬字。年齡稍大後好學，能寫文章。梁朝太清末年，携帶母親南逃避難，不久母亡，在兵亂中，他居喪盡禮，因悲哀過度而形銷骨立，士人朋友以此稱贊他。後歸依湘州刺史蕭循，蕭循很喜歡結交士人，廣泛收集古代典籍，傅縡隨意檢索閲讀，於是廣泛通曉各種書籍。王琳聽到他的名聲，引他爲府記室。王琳敗，傅縡隨王琳部將孫瑒還京城。當時世祖派顔晃賜孫瑒雜物，孫瑒托傅縡撰寫謝啓，文詞優美文理洽當，文不加點，顔晃回去告之世祖，不久召爲撰史學士。封爲司空府記室參軍，改任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照舊。

縡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

《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毁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仇敵，仇敵既構，諍鬥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内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决羽，豈能觖望其閒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别，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説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説，理非宿構。睹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横絡驛，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焕乎有文章，踪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核。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

傅縡篤信佛教，師從興皇惠朗法師學習《三論》，全部精通這一學説。當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詆毁《三論》，傅縡便撰《明道論》，用以消除他的非難。文章大略説：

《無諍論》説：最近有宣揚《三論》的人，隨聲附和責駡詆毁，放肆地言説罪狀，對諸位大師都加以詆毁，對衆多學説都進行貶斥，談論中道却執着於偏心，講説忘懷又競心於獨勝，剛學了幾句經論，就變成了仇敵，既然結成了仇敵，争鬥就嚴重産生了，用這樣的心，就造成了罪業，罪業没有停止，難道不是加重增加了生死的輪回，使聚集之衆大大受苦嗎？回答説：《三論》興起，時間已經很久了。龍樹創立了它的起源，除去内學的偏見；提婆弘揚它的旨意，掃除了外道的邪執。想使大化流行而不堵塞，玄風開闢而不衰落。它的言論寬廣，它的意思高遠，它的道博大，它的流精深。這本來是龍、象的奔騰，鯤、鵬的飛躍。跛足的馬、斷翅的鳥，怎麽能希望處身其間呢？近代世風澆薄，社會上没有曠達之士，苟且學習小學，來感化蒙昧的心，逐漸沾染了當時的成俗，於是迷失了正確的路，衹是競相穿鑿，各自肆意營造，枝葉白白地繁茂，本源却一天天被翳蔽了，一位大師的解釋，又和另一位大師的不同，就更改了舊有的宗旨，各自確立新的意思，共同學習的人中，吸取感悟又有差别，像這樣輾轉傳承，添加雜糅就加倍增多。總起來加以采用，心没有目的標準；選擇來加以推行，哪一家是正確的呢？難道這不是爲渾沌開鑿七竅反而傷害了它，食用嘉樹菜却損壞了牙齒嗎？即使又有人説此非馬，家裏存有靈蛇之珠，使用無底的玉卮，如同地上畫餅一樣無用。他們背離道，不也是應該的嗎？攝山的學説，則不是這樣。恪守一道遵循根本，没有更變的過失；文字簡約申明意旨，杜絶臆斷的情形。話没有預先準備，理没有事先構思。看到機緣纔産生，見到敵對纔萌動。縱横開闔絡繹不

説，爲是可毁？爲不可毁？若可毁者，毁故爲衰；若不可毁，毁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毁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諧，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説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憒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説中道而心偏執，己行無諍，外不違而内平等？仇敵鬥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鬥諍者所畏耳。

絶，飄忽虚恍杳如冥如。有時普遍包絡没有窮盡，有時消失離散不知去向。焕焕乎有文有章，踪迹無法尋覓；深深乎不能度量，接近事物并不遥遠。凡是相互應酬對答，隨着理詳細考核。有什麽嫉心詐言，衝撞冒犯諸位大師呢？而且諸位大師的言論，是確實應該指責呢？還是無可非議呢？如果應該指責，詆毁過去的就是衰落；如果無可非議，自然不會被指責。法師爲什麽單單庇護而不聽呢？况且教派有大小，佛經是完備的，大乘的經文，就指斥小道。現在弘揚大法，難道能不講大乘的意旨嗎？這就是褒貶的事情，依從弘放的學説；取捨的言論，根據佛經議論確定。怎麽能見到佛教解説就信奉順從，出現在我的話裏就加以忤逆呢？無静平等心是這樣的嗎？况且怒恨煩惱，是凡夫的常性，違失道理之輩，大抵都是如此。怎麽能因爲三脩没有心服，六師心懷憤恨，就掩蔽涅槃妙法，永遠不宣揚了呢？衹是希望他們的憤恨之心達到極端，恬淡的感悟自然形成罷了。人的長相不一樣，他們的心也有差别，或許有的言論意旨相反，或許有的心想口説相符。怎麽能一定説他人是談論中道而心却偏執，自己的行爲與世無争，與外没有違礙而内心平等呢？仇敵争鬥聚訟，難道是我要做的事嗎？罪業聚集，是争訟者所畏懼的。

《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毁之曲，盛於兹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説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衷其節。彼静守幽谷，寂

《無静論》説：攝山大師誘導教化，則不是這樣，爲常行無静者。指導啓悟的大德已經過去了，淳一的風氣已經澆薄，競勝之心，呵斥詆毁的邪僻，從此就興盛了。我希望平息争論來疏通道，譴責競勝來忘機於德。爲什麽一定要排斥不同的學派，造成憤怒的人呢？如果用中道之心按照《成實》修行，也能無諍；如果用偏執之心來解釋《中論》，也能有諍。所以知道諍和不諍，偏執在此一法。回答説：攝山大師確實是無諍的，但是法師所欣賞的，却没有切中關鍵。他静守幽谷，平寂無爲，凡是有所教導勉

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閒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唇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鋭，騁異家，衒別解，窺伺閒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捔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擿玭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己，而爲法師所貴耶？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閒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虚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耶？詎非矛楯？

勵，没有不是志同道合的，從容地説話或者沉默，萬物没有異議，所以他的意旨雖然深奥，他的話語却非常簡約。而現在鋪叙發揮的人，其地位則不一樣。身處王城一角，居於村落之中，招引結交心存顧望的客人，摇唇鼓舌於縱横捭闔的士子，肆其鋒芒，振奮羽翼，明目張膽，披堅執鋭，縱横辯論於不同的學派，炫耀不尋常的見解，窺伺可乘之機，希望抓住對方的錯誤，與他們互相酬對，較量褒貶，怎麽能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呢？一定要指摘其中的不同，發現指出瑕疵，忘記自身來弘揚佛道，抵忤流俗來疏通教義，認爲這是錯誤，更加知道他没有通達。若令大師置身此地，又何必讓自己沉默，而被那些法師重視呢？法師又説："我希望平息争論來疏通道，譴責競勝來忘機於德。"道德的事，不止在有諍與不諍，譴責與不譴責。這句話衹是被人世間所看重，法師欽慕而談論它，竟然不知道競勝怎能譴責呢？如果他人道高，那麽自己的競勝就不用譴責；如果他人道劣，那麽即使譴責也没有益處。想要譴責的言論，難道不是虚設？中道的心，没有地方是不可以的。《成實》、《三論》，是什麽事使它們互相矛盾？衹要平息拘泥守舊的理解，除去固執僵化的思想，所有的事都會中道。來信説"諍與不諍，偏執在此一法"。爲什麽衹褒獎無諍呢？這難道不矛盾嗎？

《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説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增諍。答曰：言爲心

《無諍論》説：邪正得失，勝負是非，一定是從心裏産生的，不是指所説的法，有定相來論勝劣。假如異論是非，認爲偏執是失言，無是無非，消除對方的得失，認爲此論是美妙的，其他的論都不及，這也是失。爲什麽呢？凡是心有所破，怎麽能無心於此而能有所破？那麽勝負之心念念不忘，怎麽能不存心於競勝呢？這就是矜持於自己是得，厭棄他人的失，也就有了取捨，大生是非，便是增加了争論。回答説：言語是心的僕役，心受言語的詮釋；調和六根與六塵，

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説。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内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説見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齏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悦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别虚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説，而使我謙退？此謂鵾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

《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内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真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

鼓動風氣，所以形成話語。事情一定從心裏來，實如來説。至於心造僞來役使口，口利用欺詐來響應心，外表和氣却内心險惡，言語隨從却思想違逆，追求利欲供養，接引聲譽名望，入道的人，在家的居士，這一類非一而足。聖人之所以婉曲陳説教導告誡，深深地致力於防微杜漸，言説現在的災禍，叙述將來的禍害，這些文字明確著録，比日月還要顯明，却仍然要忘記愛惜自己的身軀，違犯嚴酷的法令，赴湯蹈火，甘心粉身碎骨，一定要前行而無所顧。怎能因喜愛無諍的行動，而掉轉頭來改變惡聲呢？如果是弘揚道的人，宣揚教化的人，那麽心裏知道是勝的，口裏説的就是勝，心裏知道是劣的，口裏説的就是劣，也没有什麽包藏，也没有什麽忌憚，衹是直心而行之罷了。他人的道雖然劣，是聖人的教導；自己的德雖然優，也是聖人的教導。我的優勝那麽聖人的也優勝，他人的劣那麽聖人的也就劣。聖人的優劣，大概根緣於所應該的地方吧。於彼於此，又有什麽可以厚薄的呢？即使整天用手撫劍，徹夜擊柝，睁圓了眼睛來争論得失，振作士氣來求得勝負，在誰那兒呢？有心和無心，不過是白白地想分别虚空罷了。什麽用意不允許我論説，却要讓我謙退呢？這就是所説的鵾鵬已經翱翔在寥廓的天空，而狩獵者還窺伺沼澤湖泊來尋找它們。嗚呼！大丈夫應該弘揚道啊！

《無諍論》説：無諍的道貫通於内外。您所説的須要諍的，這是用末來救本，失去了本而謀求末。現在爲您説説它。爲什麽呢？如果依照佛教以外的書來説，追溯文字産生之前，是至淳的社會，人心質樸，實行不言之教，當時，百姓到老死都不互相往來，都各得其所，又有什麽争論呢？所以知道本末是不争論的，這是事物的本真。回答説：諍與不諍，不能偏執。本與末，又怎麽能知道呢？從來没有争論的，怎麽知道它不是末？在今天來争論，怎麽驗證它不是本？

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阱，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脱，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驎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仿佛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疏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睹。安得肆胸衿，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虚己而游乎世，俯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至林，群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

處於後面而望前面，那麽是前面；處於前面而望後面，那麽就是後面。前面與後面的事就像是彼與此，彼稱呼此是彼，此稱呼彼是彼，彼與此這兩個名稱，到底分别處在誰那裏呢？就這來説，萬事也就可以知道了。本末前後，是非善惡，能永久保持嗎？怎麽能相信自己的耳聰目明，而廢棄他人的耳目呢？水泡的生滅，火輪的旋轉，被投入牢房，受到繩索的捆綁，産生憂慮畏懼，出現煩惱，他的失在哪兒呢？不和道相應，而生起於目見的緣故呀。與道相應就不是這樣，是無爲，也是無不爲。善與惡不能在一起，但未曾脱離善惡，生與死不能同時并至，也最終在生與死，所以能永遠脱離而自任放達。所以聖人考慮到人們受到纏繞束縛不能解脱，哀憐人們受到黏附膠着難以離開，所以殷勤地教導啓示，完備各種便和巧。向慕佛教的人，涉獵追求各有其類，即使精英很難形成，象的形容易失去，難道能不遥望漫漫遠路，而在短暫的早晨勉勵自己嗎？而且應當念及自己本身的善惡，不要揣測别人，而想要加以分别，却説自己天資聰穎，自己能識别事理判斷疑難，自己能言善辯，自己思維敏捷，就此而論，也有失淺薄了。他人實際上難以測知，有的可能是真正的凡夫俗子，也可能是聖人隱逸如同常人，時俗所應該識見，因果報應所應該看到。怎麽能肆意於個人胸襟，盡發情性，而生譏誚呢？正應該以無我之心爲人處世，立身端正無愧於天地。明月當空，百川輝映，清風拂林，萬籟齊鳴。我難道與世相忤嗎？君子不入鮑魚之肆，鵷鶵不以腐鼠爲美味。我難道混同世人嗎？誰能理解我，與我同路而行。盛大啊！光明啊！難道能見有諍是非，無諍是是嗎？這就諍者自己諍，無諍者自己無諍，我一起汲取而運用他們。怎麽勞駕法師費功夫，費筆紙，袛是申明於無諍；弟子費口舌，費時間，袛是應對於明道？戲論啊！糟粕啊！一定要暫時考真僞，暫時觀得失，没有過分依

必欲且考真僞，暫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核，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賴賢聖的言論，考察出處行止的道理，研究始終，綜核表裏，使浮辭無有所用，詐道自然就消失。請等待以後，來觀看其中的奧妙吧。

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騎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參軍，兼東宫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

不久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出使齊，回來後封散騎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參軍，兼東宫管記。歷任太子庶子、僕，兼管記照舊。後主登位，改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

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强，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疏。文慶等因共譖縡受高驪使金，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竪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宫曳綺綉，厩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於世。

傅縡寫文章文采典雅華麗，生性又聰敏迅捷，即使是軍國大事，也能下筆成文，不曾起草稿，沉思再三者對他的文章也無需添加字，很被後主器重。然而傅縡性格質樸倔强，不加檢點操度，以才氣自負，常欺凌侮辱他人，朝廷之士多銜恨於他。正值施文慶、沈客卿以花言巧語受寵信，把持中樞要職，於是傅縡日漸被疏遠。施文慶等人便共同詆毁傅縡，説他暗中收受了高驪使者的金子，後主將傅縡逮捕下獄。傅縡一向爲人剛强，由此十分憤慨，便在獄中上書道："凡爲人君主的，恭敬事奉上帝，如愛子一般愛下民，節制自己的嗜好與欲望，疏遠諂佞小人，天没亮就穿衣起床，天色已晚仍顧不上吃飯，這樣纔能恩澤遍於天下，福祐流及子孫。陛下近來酒色過度，不虔誠於郊廟之神，專門喜歡淫昏之鬼；小人在身側，宦官弄權，厭惡忠直之臣猶如仇敵，看待百姓猶如草芥；後宫綺綉摇曳，厩馬菽粟多餘，而百姓却流離失所，僵尸遍布原野；賄賂公然進行，庫藏日見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怕東南王氣，自此要盡。"書上奏，後主大怒。不久，怒氣稍解，派使者對傅縡説："我想寬赦你，你能改過嗎?"傅縡答道："臣的心如臉面，臣的臉面可改，那麽臣的心也可改。"後主於是更怒，命令宦官李善慶徹底查辦此案，於是賜死傅縡於獄中，此時他五十五歲。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章華

時有吴興章華，字仲宗，家世

其時有吴興人章華，字仲宗，家庭世代爲農

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及歐陽紇敗，乃還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爲質，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高宗崩。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夫，惟到章華獨好學，與士人君子交游相處，多讀經史之書，擅長寫文章。侯景之亂時，章華游嶺南，居於羅浮山寺內，專心研習學問。歐陽頠爲廣州刺史，他被署爲南海太守。到歐陽紇敗，纔回還京城。太建年間，高宗派吏部侍郎蕭引曉諭廣州刺史馬靖，命令入子爲質，蕭引奏請章華與他同行。出使回還，高宗崩。後主登位，朝廷大臣們以章華一向無功績和資歷，都競相排斥詆毀他，於是封大市令，既然此職非他所雅好，章華便以疾病推辭，悶悶不樂，很不得志。禎明初年，章華上書極力諫言，大意說："過去高祖向南平定百越，向北誅殺叛賊；世祖向東平定吳會，向西攻破王琳；高宗收復淮南，開闢領地千里。三位先祖的功績，可謂十分大了。陛下即位，至今已五年了，不考慮先帝的艱難，不知道天命的可畏，耽溺於寵姬之中，迷惑於酒色之內，祭祠七廟而不出，拜於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於草莽，讓讒言佞臣處於朝堂之上。如今邊疆日見危急，隋軍已大兵壓境，陛下如再不改弦更張，臣將見麋鹿重游於姑蘇臺了。"書奏上，後主大怒，當天即下令將他斬殺。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群典，傅縡聰警特達，并一代之英靈矣。然縡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史臣曰：蕭濟、陸瓊，都以才學顯著於世，顧野王博通群典，傅縡聰敏機警特別通達，他們都是一代的英靈。然而傅縡不能遵循正道進退有節，於是被處以極刑，可悲啊！

陳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蕭摩訶　任忠　樊毅（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祖父蕭靚，梁朝右將軍。父親蕭諒，梁朝始興郡丞。蕭摩訶隨父到郡，數歲時父親死去，他的姑父蔡路養當時在南康，便收養了他。稍年長，他果斷剛毅而有勇力。侯景叛亂時，高祖赴援京城，蔡路養起兵拒阻高祖，蕭摩訶這時十三歲，單騎出戰，軍中没有能阻擋者。到蔡路養失敗，蕭摩訶歸於侯安都，侯安都對他很好，從此他常隸屬於侯安都征討。到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時，高祖派侯安都向北拒阻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侯安都對蕭摩訶説："你英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蕭摩訶回答説："今日您就可見到了。"到作戰時，侯安都落馬被包圍，蕭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潰散，於是逐漸解圍而去，侯安都纔得免一死。天嘉初年，封本縣令，因平定留異、歐陽紇的功勞，又改任巴山太守。

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虚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示其

太建五年，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渡過江攻打秦郡。當時齊派大將尉破胡等率領十萬兵馬來援助，他們的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都身長八尺，氣力超人，他們的鋒頭鋭利。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箭，箭無虚發，衆軍士特别害怕。到將戰時，吳明徹對蕭摩訶説："如殺死此西域胡，那就會使敵軍喪失了鋭氣，你有關羽、張飛之名，可以斬顔良了。"蕭摩訶説："願指明他的狀貌，應當爲公取之。"吳

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户。尋進爵爲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晋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吕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

明徹於是召投降的人中有認識西域胡的，説西域胡穿絳紅色衣服，用樺皮裝弓，弓的兩端有象骨。吴明徹派人暗中窺伺，知道西域胡在軍陣内，便親自倒酒讓蕭摩訶飲。蕭摩訶飲完，策馬馳入齊軍，西域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彎弓未發，蕭摩訶遠遠地投擲鐗，正中西域胡的額頭，西域胡應聲撲倒於地。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蕭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蕭摩訶以功被授明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户。接着進爵爲侯，轉任太僕卿，其餘照舊。太建七年，又隨吴明徹進軍包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被封爲晋熙太守。太建九年，吴明徹進軍吕梁，與齊人大戰，蕭摩訶率領七騎先入，親手奪了齊軍大旗，齊兵大亂。以功被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

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争吕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横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鏁於吕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鏁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潜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慚實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

到北周武帝滅齊，派他的將領宇文忻率領衆軍争奪吕梁，戰於龍晦。此時宇文忻有精騎數千，蕭摩訶率十二騎深入北周軍中，縱横奮擊，斬首很多。到北周派大將軍王軌來赴戰，結長圍連鎖於吕梁的下流，阻斷大軍還路。蕭摩訶對吴明徹説：“聽説王軌始鎖下流，在兩頭築城，現今尚未立，公如現在派人擊之，他們必定不敢抵抗。水路不斷，賊勢不堅，他們的城如立，那麽我們就都成俘虜了。”吴明徹奮然掀髯説：“舉旗衝鋒陷陣，是將軍的事；長謀遠略，是老夫的事。”蕭摩訶驚而失色，退出。十天之間，北周兵不斷涌到，蕭摩訶又請見吴明徹説：“今日求戰不得，進退無路，如悄悄率軍突圍，不足爲耻。願公率步兵，乘馬車慢行，我蕭摩訶率領鐵騎數千，馳驅於前後，必能使公安全抵達京城。”吴明徹説：“你的此計，確是良圖。但是老夫我受命專門出征，不能戰勝攻取，如今被圍困逼迫，羞慚得無地自容。况且步兵又多，我是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你的馬軍必須在前，不可遲緩。”蕭摩訶便率馬軍夜間出發。先前，北周軍長圍既已合，又在要路上埋下伏兵數重，蕭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出重圍，自後衆騎繼之，第二日早晨抵達淮南。高宗下詔徵還，

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

授蕭摩訶右衛將軍。太建十一年，北周兵侵犯壽陽，蕭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趕赴援助，無功而還。

十四年，高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内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啓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敕，乃率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邑三千户，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禄大夫。舊制三公黄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黄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并置鴟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太建十四年，高宗崩，始興王叔陵在宮殿内刀刺後主，後主傷而未死，叔陵逃奔東府城。其時，衆人之心猶豫，無討賊的人，東宮舍人司馬申啓奏後主，於是速召蕭摩訶，入見受命，便由蕭摩訶率馬軍步兵數百，先至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恐慌，從城南門出，蕭摩訶令士兵追而斬之。蕭摩訶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邑三千户。叔陵平素所蓄聚的金帛累計達巨萬，後主全部都賜給蕭摩訶。不久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禄大夫。舊制，三公官署廳堂設置鴟尾，後主特賜蕭摩訶開黄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均置鴟尾。還封蕭摩訶女兒爲皇太子妃。

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覦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并如故。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虚濟江，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軍鍾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塹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决。"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

正值隋軍總管賀若弼鎮守廣陵，窺視江左，後主委任蕭摩訶準備防禦，授予南徐州刺史，其餘照舊。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召蕭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虚過江，襲擊京口，蕭摩訶請兵迎戰，後主不允許。到賀若弼進軍鍾山，蕭摩訶又請求說："賀若弼孤軍深入，援軍還遠，而且他的陣壘未堅，人心惶恐，出兵襲擊，必能大敗他們。"後主又不允許。到隋軍大規模兵臨，將要出戰，後主對蕭摩訶說："你可爲我决此一戰。"蕭摩訶說："從來出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各軍，令中領軍魯廣達在白土崗列陣，居於衆軍偏南處，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蕭摩訶軍居最北，衆軍南北綿延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起初認爲不宜出戰，率輕騎兵，登山觀望形勢，到看見衆軍，便馳下山布置軍陣。魯廣達首先率領部下進軍，賀若弼軍屢次退却，不久又復振，又分軍向北突向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之間分散，軍陣未合，騎兵潰散，無法阻止，蕭摩訶無能爲力，被隋軍擒住。

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爲隋軍所執。

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三。

到京城陷落，賀若弼將後主置於德教殿，命令衛兵看守，蕭摩訶請求賀若弼説："今已爲囚俘，命在頃刻，願得一見舊主，死無遺恨。"賀若弼同情并許可了。蕭摩訶入見後主，俯身伏地而號哭，并在舊厨取食進奉給後主，辭謝訣别而出，守衛的士兵都不敢仰視他。這一年入隋，被授予開府儀同三司。不久跟從漢王楊諒去并州，同楊諒作亂，被殺，其時七十三歲。

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實居多。

蕭摩訶不善言辭，是個忠厚老實的長者，至於臨戰對敵，則志氣昂奮，所向無敵。少年時，隨侯安都在京口，生性喜好射獵，無日不獵游。到侯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蕭摩訶居功最多。

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脱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

蕭摩訶兒子蕭世廉，少年機警英俊，勇敢有父親遺風。生性極爲孝順，到蕭摩訶凶事結束，服喪期滿後，仍追慕甚切。他父親時的賓客故人如有説及他父親的，蕭世廉對答中，感情悲哀不能克制自己，説者爲之感嘆悲戚。終身不使刀斧，當時人對他很有好評。

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爲巴陵内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没，智深收摩訶尸，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蕭摩訶手下有騎士叫陳智深的，勇力過人，以平定叔陵之功，任巴陵内史。蕭摩訶被殺時，他的妻兒財産先已被没收，陳智深收了蕭摩訶的尸體，親自予以殯殮，哀痛感動路人，君子以此爲義。

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潁川人陳禹，也曾隨蕭摩訶征討，他聰敏而有膽識，涉獵經史之書，能解釋占候術、兵書，頗能寫文章，會騎馬射箭，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晋熙太守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少年時孤苦貧賤，被鄉里同輩人所不齒。年長，多詭計，力氣過人，尤善於騎馬射箭，州里少年都歸附他。梁朝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聽説任忠之名，將他引置於自己身邊。侯景作亂，任忠率鄉人數百，跟隨晋熙太守梅伯龍討伐侯景部將王貴

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晋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

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内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内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蘄、譙，并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户。吕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邑三千户。出爲吴興内史，加秩中二千石。

及隋兵濟江，忠自吴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内殿定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宫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

顯於壽春，每戰都打退敵人。正值土人胡通聚衆騷亂，蕭範命令任忠與主帥梅思立合軍討伐平定。任忠乃隨蕭範世子蕭嗣率衆入援，值京城陷落，旋即保衛晋熙。侯景被平定，授任忠蕩寇將軍。

王琳立蕭莊，命任忠暫任巴陵太守。王琳失敗回朝，任忠改任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軍討伐巴、湘。又改任豫寧太守、衡陽内史。華皎舉兵，任忠參預其謀。到華皎被平定，高宗因任忠事先有密啓給朝廷，釋放他不予問罪。太建初年，任忠隨章昭達討伐歐陽紇於廣州，因功被授直閣將軍。改任武毅將軍、廬陵内史，任期滿，入爲右軍將軍。

太建五年，衆軍北伐，任忠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追逐到東關，攻克了東西二城。又進軍蘄、譙，一并拔之。直接襲擊合肥，入合肥城郭。進而又攻克霍州。因功被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户。吕梁一戰喪失軍隊，任忠全軍回還。不久詔令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沿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太建十一年，加封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領衆步兵騎軍趣向秦郡。十二年，改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到一千五百户。於是率領步兵騎軍趣向歷陽。北周派王延貴率衆爲援軍，任忠大破之，活擒王延貴。後主繼位，進任忠號爲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邑三千户。出爲吴興内史，加秩中二千石。

到隋兵過江，任忠自吴興入朝赴戰，屯軍於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官將在内殿商議，任忠堅持議道："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暫且增兵堅守宫城，派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敵糧運。待春水漲，江上流周羅睺等衆軍，必定沿流趕來援助，這是良計。"衆

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宫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司。

人所議不同，於是便出戰。戰敗，任忠急入臺見後主，訴説失敗狀況，啓奏道："陛下惟有立即具備舟船，到上流衆軍中，臣將以死奉衛。"後主相信了，令任忠出臺部署，任忠辭謝説："臣處分完畢，就會奉迎。"後主命宫人裝束以等待任忠，但久等不見任忠到。隋將韓擒虎從新林進軍，任忠便率領數名騎兵往石子崗投降他，并引韓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落，當年入長安，隋授任忠開府儀同三司。任忠死時七十七歲。任忠兒子任幼武，官至儀同三司。

沈客卿 施文慶

時有沈客卿者，吴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由是自進。有施文慶者，吴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用，後主拔爲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悦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遂以無備，至乎敗國，實二人之罪。隋軍既入，并戮之於前闕。

其時有沈客卿的，是吴興郡武康人，爲人阿諛逢迎殘忍冷酷，任中書舍人，每每立異端，惟以侵害百姓爲能事，由此而自進。有施文慶的，是吴興郡烏程人，出身微賤，有官吏才幹，後主提拔他爲主書，改任中書舍人，不久提升爲湘州刺史。未及到任，正值隋軍來討伐，四方州鎮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都掌管機密，外界有表啓，都由他們呈奏。施文慶看中湘州重鎮，希望早日出行，便與沈客卿互爲表裏，將外界表啓壓住不上奏，後主毫不知曉，於是没有任何防備，以至於敗國，實是這二人之罪。隋軍入後，將兩人均斬殺於前宫。

樊毅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

樊毅，字智烈，南陽郡湖陽人。祖父樊方興，梁朝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親樊文熾，梁朝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樊毅世代將門，少年時即習武善射。侯景叛亂時，樊毅率領部伍隨叔父樊文皎援臺。樊文皎在青溪戰亡，樊毅率宗族子弟奔赴江陵，并隸屬王僧辯，討伐河東王蕭譽，因功封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樊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循討伐陸納於湘州。軍隊到巴陵，安營停頓未成，陸納軍悄悄乘夜而至，迫近軍營大噪，軍營中將士都被驚擾，樊毅獨與左右數十人，擋着營門力戰，斬

噪，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户。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户。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

十餘人，擊鼓申命，衆人心神方定。因功授樊毅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户。不久封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到一千户。到西魏圍江陵，樊毅率兵赴援，正值江陵失陷，他被岳陽王所擒，久而逃回。

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邑一千户。入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栅等六城。及吕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彦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荆州刺史。

高祖受禪，樊毅與弟樊猛舉兵響應王琳，王琳敗而奔齊，太尉侯瑱派使者招樊毅，樊毅率領子弟部伍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軍討伐巴、湘。又改任武州刺史。太建初年，轉任豐州刺史，被封爲高昌縣侯，邑一千户。入爲左衛將軍。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樊毅率衆攻打廣陵楚子城，拔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軍支援滄陵，又破之。太建七年，進而攻克潼州、下邳、高栅等六城。到吕梁一戰喪失軍隊，帝詔令樊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率領衆兵渡淮水，面對清口築城，與北周人相對抗，連綿大雨使城毀壞，樊毅全軍自行開拔。不久改任中領軍。太建十一年，北周將領梁士彦率兵包圍壽陽，詔令以樊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率領水軍入焦湖。不久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太建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因公事免職。十三年，徵授中護軍。繼而改任護軍將軍、荆州刺史。

後主即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遥郡公，邑三千户，餘并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各須鋭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頃之卒。

後主即位，樊毅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遥郡公，邑三千户，其餘照舊。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隋兵過江，樊毅對僕射袁憲説："京口、採石，都是要地，各需精鋭兵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以便上下防備捍衛。如不這樣，大事完了。"各位將領都同意他的提議。正值施文慶等封鎖隋兵消息，樊毅之計未行。京城陷落，樊毅隨例入關，不久即死。

樊猛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倜儻，

樊猛，字智武，樊毅之弟。幼時卓異不凡，

有幹略。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接，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爲威戎將軍。梁南安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争峽口，相持久之，不能决。法和揣紀師老卒墮，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噪薄之。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十餘人，蒙楯横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艄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户。仍進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户。

有才幹謀略。青壯年時，能射箭騎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樊猛從早晨到傍晚，與敵短兵相接，殺傷敵人很多。臺城陷落，隨兄樊毅西上京城，因戰功被封爲威戎將軍。梁朝南安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樊猛爲司馬。正值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蕭方矩派樊猛率領湘、郢之兵，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抵抗蕭紀兵。其時蕭紀已東下，樓船戰艦占據了巴江，争奪峽口，相持很久，不能解决。陸法和估計蕭紀軍士兵疲勞，便令樊猛率精兵三千，乘輕便戰船百餘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噪而迫近。蕭紀衆兵倉促間十分驚駭，來不及整頓戰列，都棄艦登岸，落水而死者以千數。此時蕭紀的心腹將士數百人，還在左右，樊猛率部伍三十餘人，蒙盾横戈，直登蕭紀的戰艦，瞪眼大呼，蕭紀侍衛都應聲而撲倒，相互枕藉而不敢動。樊猛親手擒住蕭紀父子三人，斬於船艙中，將他們的船艦器械全部收繳。樊猛因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户。繼而進軍安撫平定梁、益，蜀境内全部平定。軍隊回還，樊猛改任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到二千户。

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王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内史。太建初，遷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内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潜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户。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荆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

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被王琳所俘獲。王琳乘勝將攻南中諸郡，派樊猛與李孝欽等率兵攻打豫章，進軍逼近周迪，失敗，被周迪所擒。不久逃歸王琳。王琳失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樊猛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改任安成王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内史。太建初年，改爲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内史。不久隸屬章昭達向西討伐江陵，潜伏軍隊入峽，焚燒北周軍船艦，以功被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户。歷任散騎常侍，改任使持節、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荆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

後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户，餘并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

後主登位，增邑到一千户，其餘都照舊。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過江，樊猛在京

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并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城，他的第六個兒子樊巡代行州事，韓擒虎進軍攻陷州城，樊巡及家人都被擒。其時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率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在白下游弋，以防禦隋軍六合兵，後主知道樊猛妻子在隋軍，怕他有異志，想命任忠代替他，又恐傷他的心，便停止了。禎明三年，樊猛入隋。

魯廣達

魯廣達字遍覽，吴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虚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晋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晋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

魯廣達，字遍覽，吴州刺史魯悉達的弟弟。少年慷慨，志在立功名，虚心愛士，賓客有的從遠方而來。其時江表將帥，各自率領部伍，動輒以千數，而其中魯廣達尤其多。初任梁朝邵陵王國右常侍，改任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叛亂時，他與兄魯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魯廣達假節、壯武將軍、晋州刺史。王僧辯討伐侯景，魯廣達出境迎接，并資奉軍中儲備物，王僧辯對沈炯説："魯晋州也是王師東道主人。"於是魯廣達率衆隨從王僧辯。侯景被平定，加魯廣達員外散騎常侍，其餘照舊。

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爲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吴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爲吴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户。

高祖受禪，授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不久轉爲桂陽太守，他堅辭不拜任，入爲員外散騎常侍。封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吴明徹討伐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勞居於最高。乃代兄魯悉達爲吴州刺史，被封爲中宿縣侯，邑五百户。

光大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强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奬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摇動，廣達足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

光大元年，授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興兵上流，帝詔令司空淳于量率衆兵進軍討伐。軍隊到夏口，華皎水軍强盛，没有敢前進的，魯廣達首先率領精兵，直衝賊軍。戰艦既已交戰，魯廣達憤怒大呼，登上艦樓，奬勵士兵，風急艦轉，艦樓摇動，魯廣達失足跌落水中，沉溺多時，幸虧救上獲免一死。華皎被平定，授魯廣達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

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氏將圖江

太建初年，魯廣達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開拓安定安蜀等各州鎮。其時周氏將圖江左，在蜀

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户，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王張元範，虜獲不可勝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北兗州刺史，遷晋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彦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晋等各自拔，諸將并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治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

大造舟艦，并運糧到青泥，魯廣達與錢道戢等率兵襲擊，縱火焚燒。以功增封魯廣達食邑到二千户，仍還本鎮。魯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官吏與百姓均稱便。到任期滿，吏民都向朝廷奏表請求，於是詔令留任二年。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攻掠淮南舊地，魯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齊軍，斬了敷城王張元範，俘獲不可勝數。進而又攻克北徐州，於是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繼而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太建八年，出爲北兗州刺史，改任晋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一年，北周將領梁士彦率兵包圍壽春，詔令派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趨向陽平、秦郡，魯廣達率衆兵入淮，成爲掎角態勢而擊之。北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兗、北兗、晋等各自拔，各位將領都無功，盡失淮南之地，魯廣達由此被免官，以侯的身份還府第。太建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上討伐，攻克郭默城。不久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領水軍四萬，治江夏。北周安州總管元景率兵侵犯江外，魯廣達命令部分軍隊擊跑他們。

後主即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宫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

後主登位，魯廣達入爲安左將軍。繼授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不久爲中領軍。到賀若弼進軍鍾山，魯廣達率衆兵在白土崗南面布置軍陣，與賀若弼旗鼓相對。魯廣達親自穿戴盔甲，手執桴鼓，率領督促敢死隊，冒着刀鋒前行，隋軍退走，魯廣達向北追逐到隋軍營，殺傷極多，如此有四次之多。到賀若弼攻敗諸將，乘勝打到宫城，燒北掖門，魯廣達還率餘兵，苦戰不止，斬死俘獲數十百人。到傍晚，纔解下盔甲，面對臺再拜痛哭，對衆人説："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重。"士兵們都流淚抽泣，於是纔就擒。禎明三年，按例入隋。

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

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黄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胄無良，獨摽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

魯廣達悲痛本朝淪落顛覆，患疾不治，不久以憤慨而亡，其時五十九歲。尚書令江總撫着棺柩痛哭，於是下筆題寫於棺材頭，詩寫道："黄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江總又撰寫了魯廣達的墓志銘，銘文大略説："災難流於淮海，金城湯池之險喪失，時運屯集，改朝換代。爪牙背義，兵甲無良，你獨奮忠良，率領防禦有方。忠誠上貫皎日，浩氣可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怎能忘之。"

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書，以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黄金，即日還營。

當初，隋將韓擒虎過江時，魯廣達的長子魯世真在新蔡，便與他的弟弟魯世雄及部下投奔韓擒虎，韓擒虎派使者致書，招魯廣達，魯廣達其時正屯兵京城，便自我彈劾向廷尉請罪。後主對他説："魯世真雖不同於路中大夫，但你是國之重臣，我所依賴的人，豈能自己置同於那些嫌疑中間呢?"加賜黄金，當日還軍營。

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魯廣達有隊主楊孝辯，其時跟從魯廣達在軍中，奮力作戰，衝鋒陷陣，他的兒子也跟隨楊孝辯，揮刀殺死隋兵十多人，力盡而父子都陣亡。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决强斷，而心懷反覆，誣紿君上，自踐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是當時良將，雖然没有智謀，也是一代匹夫之勇了；然而他口不善言内心剛毅，誠信感人是李廣一類的人物。任忠雖然勇猛果斷，但心懷反覆，誣言欺詐君上，自阻於其惡，可鄙啊！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乃陳代的良臣。

陳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孝　行

殷不害（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絶漿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采綴，以備闕云。

孔子說："聖人之德，有什麽能超過孝呢！"孝是百種行爲的根本，人倫的極至。凡在性靈，無不由此。像那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者泣血三年，絶漿七日，思《蓼莪》詩所寫的慕切，追父母養育的恩深，或者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歷代，都有這種人。陳朝承接梁室的喪亂，風俗澆薄，到迹隱里中門，都無聞視聽，今予采綴，聊以備缺。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祖父殷任，齊朝豫章王行參軍。父親殷高明，梁代尚書中兵郎。殷不害生性極孝，居父喪超過禮節，由此少年即知名。家中世代儉僕節約，居住很貧陋，有弟五個，都年幼弱小，殷不害侍奉老母，養育小弟，勤勉無所不至，士大夫以他的誠實厚道行爲稱道他。

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

十七歲，任梁朝廷尉平。殷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中有輕重不便的，他就上書言之，多被納用。大同五年，改爲鎮西府記室參軍，繼而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此時朝廷政事多委任於東宮，殷不害與舍人庾肩吾逐日奏事，梁武帝曾對庾肩吾說："你是文學之士，官吏之事不是你的所長，何不派殷不害來呢？"殷不害被梁武帝所知到如此地步。簡文又以殷不害善於事親，賜他的母親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

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氊席、被褥，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還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

複全備。大同七年，封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年，改任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照舊。

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悦，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

侯景叛亂時，殷不害跟從簡文入臺。到臺城陷落，簡文在中書省，侯景披戴盔甲率兵入朝晉見，過門順道見簡文。侯景的士兵都是羌胡雜種族人，他們與簡文左右手下人衝突，很不禮貌，侍衛們無不驚恐躲避，惟有殷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立一旁不動。到簡文被侯景幽禁，簡文派人請殷不害與他居於一處，侯景答應了他，殷不害供奉侍候簡文更爲恭謹。簡文夜間夢見自己吞下一塊土，心中很不樂，以此告訴殷不害，殷不害說："昔日晉文公出奔，野人贈他一塊土，他最終返回了晉國，陛下您這夢，不是正符合此事嗎?"簡文說："假如上天有徵驗，但願此言不假。"

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于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閲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尸。不害憑尸而哭，每舉音輒氣絶，行路無不爲之流涕。即於江陵權殯，與王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

梁元帝立，以殷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便帶家屬西上。江陵陷落，殷不害先在別處督戰，不見了母親在哪裏。其時很冷，冰雪交加，老弱凍死的填滿了溝壑。殷不害一路上邊行邊哭，遠近尋找，無所不到，遇見死人在溝水中，就投身而下，扶起來仔細辨看，整個身體凍濕了，湯水不入口，哭泣不停聲，這樣共七日，纔找到母親的尸體。殷不害對着尸體痛哭，每發音便氣絶，行路人無不爲之流涕。於是便在江陵暫且殯殮，與王裒、庾信同入長安，自此蔬食布衣，枯槁瘦骨，見者無不爲他悲哀。

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禄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禄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太建七年，從北周還朝，這年詔令封司農卿，繼而改任光禄大夫。太建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時感染疾患，帝詔以光禄大夫徵還養病。後主登位，加給事中。當初，殷不害回還時，北周留下他的長子殷僧首，便居於關中。禎明三年，京城陷落，殷僧首來迎接，殷不害病死於路上，死時八十五歲。

殷不佞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

殷不佞，字季卿，殷不害的弟弟。少年時即

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爲尚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襁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絶，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爲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立，高宗爲太傅，録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敕，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

高宗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秘書監。

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并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禄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樹立名節，居父喪而以極孝爲人稱道。喜好讀書，尤其長於吏術，初任梁朝尚書中兵郎，很有能力。梁元帝承制，授予戎昭將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年，改任武康令。其時兵荒馬亂饑荒遍行，百姓流離失所，殷不佞巡撫招集，以布包小兒負之於背而來的人數以千計。值江陵陷落，而母親死，道路隔絶，殷不佞很久不能奔赴，四年之中，日夜號哭，居處飲食，常守居喪的禮節。高祖受禪，起用爲戎昭將軍，封婁令。到此時，第四兄殷不齊方到江陵，迎母親喪棺歸葬。殷不佞居處的禮節，仍如開始聽聞喪訊時一樣，這樣又過了三年。殷不佞親身負土，親手植種松柏，每年夏天伏日、冬天臘日，必定三天不吃東西。

世祖登位，封尚書左民郎，殷不佞不就位，後爲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改爲東宮通事舍人。到世祖崩，廢帝繼立，高宗爲太傅，録尚書輔政，很爲朝廷衆望所歸。殷不佞一向以名節自立，又受委任於東宮，便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策謀假造詔書讓高宗出朝。衆人猶豫不決，没人敢先發，殷不佞便馳馬到相府，當面宣讀詔令，命令相王還府第。到事情被揭發，到仲舉等都被殺，高宗雅重殷不佞，特赦他，衹是罷免了他的官職而已。

高宗登位，封殷不佞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不久封大匠卿，未就官，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繼而又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右丞照舊。太建五年殷不佞死，年紀五十六歲。詔贈秘書監。

殷不佞的第三個兄長殷不疑，第四個兄長殷不占，第五個兄長殷不齊，都早死。殷不佞最小，侍奉第二寡嫂張氏十分恭謹，所得俸禄，不入自己私室。他的長子殷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晋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晋朝太傅謝安的九世孫。祖父謝綏，梁朝著作佐郎、太子舍

郎、太子舍人。父藺，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

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説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毁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

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没，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録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疏於王，每有宴游，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

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宫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

人。父親謝藺，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

謝貞幼年聰敏，有純厚的性情。祖母阮氏先前苦於中風眩暈，每次發病便一二天不能吃東西，謝貞其時七歲，祖母不吃，他也不吃，往往這樣，親戚無不爲此驚奇。母親王氏，教授謝貞《論語》、《孝經》，他讀完便能背誦。八歲，曾作《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驚奇他有特别才能，對親戚説："此兒將來可成大器，至於'風定花猶落'一句，可追步謝惠連了。"由此名家輩都知道了謝貞。十三歲，略通《五經》大旨，尤其擅長《左氏傳》，工於草書、隸書、蟲篆書。十四歲，父喪，號哭於地，氣絶而復蘇有數次。當初，父親謝藺居母阮氏喪，不吃東西哭泣出血而死，家人賓客怕謝貞也會如此，叔父謝洽、族兄謝暠於是同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謝貞説法，禪師對謝貞説："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如憂慮而自毁，誰來贍養母親呢?"此後謝貞纔稍微吃一些稠粥。

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謝貞在江陵陷没，謝暠逃難到番禺，謝貞母親出家到宣明寺。到高祖受禪，謝暠回還鄉里，供養謝貞母親，將近二十年。太建五年，謝貞纔還朝，被封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不久改任尚書駕部郎中，繼而改爲侍郎。到始興王叔陵任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徵召謝貞爲主簿，謝貞不得已纔行。不久改任府録事參軍，領丹陽丞。謝貞猜度叔陵將會有異志，便與阮卓自動疏遠王，每次宴游，便以患疾推辭，不曾參預，叔陵對他們一向欽敬，不以此爲罪。不久高宗崩，叔陵叛逆，官府中許多人都被牽連，惟獨謝貞與阮卓不受牽連。

後主乃下詔令謝貞入宫掌中宫管記，改任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封都官尚書，請謝貞撰讓表，後主覽表很爲驚奇。後主曾於宴席時問周確道："你的讓表是你自撰的嗎?"周確回答説："我的表是謝貞所

表謝貞所作。」後主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敕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煢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嘆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絶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吴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托耳。」是夜卒，敕賻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敕長給衣糧。

作。」後主便命舍人施文慶説：「謝貞在王處，没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謝貞以母喪離職。不久，詔令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謝貞多次啓奏堅決辭去，詔令説：「你的啓奏已覽，詳情俱悉，雖知你哀痛在心，但官府需得才，禮節有權奪，可便勉力還府。」謝貞哀痛徹骨，體弱帶病，終於不能到官府。其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都來問候謝貞，見他身體瘦骨伶仃，徐祚等人愴然嘆息，慢慢勸諭説：「你年事已衰，禮有恒制，你還是適當引割自全吧。」謝貞於是更爲感慨，氣絶很久，二人在一旁抽泣，不能自抑，默默地同情而出。徐祚對沈客卿説：「可信啊，孝門有孝子。」沈客卿説：「謝公家傳孝道，士大夫誰不敬仰，此次他恐怕不能再起，怎麽辦？」吏部尚書吴興姚察與謝貞友好，到謝貞病重，姚察去看望他，問他後事，謝貞説：「我孤子争禍所集，將要隨灰入壤了。族子謝凱等基本上已自立，已有書付之，此可以不必仰承厚德。即日迷喘，時間不可移，便可能成爲永别。小兒年剛六歲，名靖，字依仁，情寄不能忘，敢請爲托。」當夜死，詔令賜給喪事所用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姚察道：「謝貞有什麽親屬？」姚察便啓奏道：「謝貞有一兒子六歲。」於是詔令長期給予衣服糧食。

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絶國，二十餘載。號天躇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采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絶，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絶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席，坎山而埋之。又吾終鮮兄弟，無他子

當初，謝貞病重，留書告族子謝凱説：「我少年時遭酷罰，十四歲死了父親，十六歲正遇上太清之禍，流離去國，二十多年。戒慎小心，於是有同感，得以回還侍奉，守先人的墳墓，於我之分已足了。想不到朝廷采拾我這空薄者，多次致我清階之處，此使我縱然身死，也不能酬報。今我處憂棘之中，如晷漏將到盡頭，將撒手歸天，没什麽可多念的。我氣絶之後，如直接棄之於草野，依僧家尸陁林法，這是我的願望，我祇是恐怕做得過分不同罷了。可用薄板做棺材周身，置以靈車，蓋以葦席，在山坎裏埋之。又我終少兄弟，没有其他子孫，謝靖年紀幼小，還不

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説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文集，值兵亂多不存。

懂人事，但可以三月施以小床，設香水，盡你們兄弟相厚的情誼，然後就除去，没有益的事，不要做。”

當初，謝貞在北周曾侍奉趙王讀書，趙王就是周武帝的愛弟，對他待以厚遇。趙王曾聽左右人説謝貞每當獨自一人時必定日夜哭泣，便私下派人訪問，知道謝貞母親已年老，遠在江南，便對謝貞説：“我如出宫居之藩國，一定派侍讀回家供養老母。”數年以後，趙王果然出宫，便來辭見，當面上奏道：“謝貞極孝而母親已老，臣願放還他。”周武帝驚奇趙王的仁愛，便派遣謝貞回還，於是謝貞隨聘使杜子暉回國。所有文集，正值兵亂多已不存。

司馬暠 司馬延義

司馬暠字文昇，河内温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禄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産，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

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絶，内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産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毁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暠羸瘦，嘆息良久，謂其父子産曰：“昨見羅兒面顔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即暠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毁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内，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

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宫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

司馬暠，字文昇，河内郡温人。高祖是晉朝侍中、光禄勳司馬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司馬攸之後。父親司馬子産，梁朝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的表兄。

司馬暠幼時聰敏機警，有純厚的性情。十二歲，母喪，孺子敬慕過禮，湯水不入口，整整過了十天。每當號啕痛哭，必然致使氣絶，内外親戚都怕他不勝喪事。父親司馬子産每每曉之以理，喻之以事，逼他進食稠粥，然而他仍身瘦如骨。服喪畢，以姻戚子弟關係，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司馬暠瘦弱，嘆息很久，對他的父親司馬子産説：“昨日見羅兒面色憔悴，使人看了心疼，這是不墜家風，是你有這樣的兒子。”羅兒，是司馬暠的小字。司馬暠初任太學博士，又改任正員郎。父喪，哀痛更厲害，建廬在墓側，一天之内，衹吃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陵，舊日多猛獸，司馬暠結廬數年，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栖宿於廬所，賞玩撫弄不同尋常，新林至今還在傳言此事。

承聖年中，封司馬暠爲太子庶子。江陵陷落，隨例入關，而梁皇室遭屠殺，太子的殯葬處也失所，司馬暠以宫中之臣身份，乃向北周朝廷上表，請求還江陵改葬，言辭十分悲切。北周朝廷優詔答道：“昔日主父被殺，孔車有長者之風，

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敕荆州，以禮安厝。”

彭越遭殺，欒布具陪臣之禮。庶子你鄉國已改，還懷有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詔告荆州，以禮安置。”

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宫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有集十卷。

太建八年，司馬暠自北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賜有加。封宜都王諮議參軍事，改任安德宫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死於官任上。有文集十卷。

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攣廢，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録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司馬暠兒子司馬延義，字希忠，少年時聰敏好學。江陵陷落，隨父親入關。母喪，服喪超過禮節。到司馬暠還京城，司馬延義便親負靈棺，日伏夜行，冒嚴寒履冰霜，手脚都凍傷了。到京城時，由於中了風寒，以致造成痙攣殘廢，數年以後纔愈。不久改任鄱陽王録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

張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毁，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并因毁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并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絶。

張昭，字德明，吴郡吴人。幼年有孝性，侍奉父母很謹慎，没有違背禮的地方。父親張熯，常患消渴病，嗜好吃鮮魚，張昭便親自結網捕魚，以供奉父親早晚吃。弟張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純厚性情。到父親死，兄弟倆都不穿絲綢，不食鹽醋，每天衹吃一升麥屑粥。每次一有感觸便痛哭，必定哭到嘔血，鄰里人聽到他們的哭聲，都爲之傷心流淚。爲父親服喪没完，母親陸氏又死，兄弟倆便六年傷心悲哀，形容枯槁、骨瘦如柴，親友們見了都不認識他們了。家中貧苦，没法大葬，於是便穿布衣、吃蔬食，十多年中，閉門不出，摒絶人事。其時衡陽王伯信到郡，推舉張乾孝廉，他堅决辭謝不肯就位。兄弟倆都因傷悲而患疾，張昭瞎了一隻眼，張乾也中了冷苦癖病，年紀都不到五十歲就死於家中，都没有子孫後代。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毁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云。

高宗時有太原的王知玄，僑居於會稽郡剡縣，居家以孝而聞名。到父喪，哀痛毁身而死，高宗嘉奬他，詔令將他所居住的清苦里改名爲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所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惟有孝，不可不勉勵。因此

孝，不可不勖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記》說“塞之於天地”，盛啊！

陳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儒　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宴語，勞之束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今日的儒者，本因承着古代的六學，這就是王教的典籍，它們是先聖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使國家政治清平的成法。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從此闕失。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禄，它的傳業者就很多了。自兩漢登賢，都靠運用經術。魏、晋浮蕩，儒教衰落，公卿士庶人士，很少通經業了。宋、齊之間，國學又重新開設。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體以《五經》教授，每經各置助教。梁武帝有時親駕來到國學學校，置爵於神前祭先師，親自考試國子學生，申之以宴語，慰勞以束帛，濟濟一堂於國學館，這是一代的興盛。高祖創業開基之時，正承前代的離亂，衣冠已絶盡，寇賊未安寧，已經忙得日不暇給，無法顧到勸課讀書。世祖以後，稍微置了些學官，雖然廣泛延請了一些書生弟子，然而成業的很少。今采綴的，衹是梁代的遺儒。

沈文阿

沈文阿字國衛，吴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

沈文阿，字國衛，吴興郡武康人。父親沈峻，以儒學聞名於梁世，被授桂州刺史，不去上任。

文阿性剛强，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并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

沈文阿性格剛强，有力氣，小時候從父習業，精研古書章節句讀。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都通經術，而沈文阿大都能傳習。又博采先儒

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

梁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嵊共保吴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

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稿，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弃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

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

> 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横，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逾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

異同，自爲詞義疏解。治《三禮》、《三傳》。舉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又改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

梁簡文在東宮，引他爲學士，對他深爲禮遇，到撰寫《長春義記》，多派沈文阿撮取異聞而廣之。到侯景叛亂，梁簡文另派沈文阿招募士兵，入援京城。城池陷落，沈文阿與張嵊共同保衛吴興，張嵊失敗，沈文阿逃竄到山野中。侯景早聽説沈文阿之名，求他很急，沈文阿窮迫得不知道從哪兒逃出，爬樹上吊自盡，正遇與他有親的人救了他，便自己投身而下，折斷了左臂。到侯景被平定，高祖因沈文阿是同鄉，封爲原鄉令，監江陰郡。

紹泰元年，沈文阿入爲國子博士，不久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後，臺閣故事没有保存的，沈文阿父親沈峻，梁武帝時曾掌朝儀，頗有些遺稿，於是沈文阿斟酌裁删撰寫，禮度都由此出。到高祖受禪，沈文阿便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派使者去殺他。其時沈文阿的同宗族人沈恪治郡，請求使者寬容，免其一死，便當面縛住他，鎖住頸送到高祖處，高祖見了笑着説："腐儒又能做什麽？"於是便赦免了他。

高祖崩，沈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人商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的制度，詳細話語在劉師知傳内。到世祖就皇位，限日拜謁廟宇，尚書右丞庾持奉詔派博士議禮。沈文阿議道：

> 民與物推移，質與文不同軌，聖賢視機會立教，王公隨時機適應。千人無君，不是散就是亂；萬乘無主，不是危就是亡。當時周隆盛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喪之際，大禍幾乎傾覆國家。所以葬禮之後便有公冠的儀式，開始入殯要受麻冕之策。這是爲了昭示天下國家有主，正考慮社稷的艱難。到西周末年出現縱横之争，漢代承其弊，雖然文、景時期刑法擱置不用，但吴、楚七國起兵反叛。或者超過一個月即立尊，或者帝崩日便下詔，這都是有爲而爲

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

之，不是無心於禮制。如今國諱的日子，雖然抑制悲哀於以皇室社稷爲重，還是没有使君臣之儀有序。按古代禮制，在朝拜廟後應退坐正寢宫，聽群臣之政見，而今皇帝拜廟還，應御政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這就是周康王在朝時一二個臣衛來朝的情况。

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厢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呑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儐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别。

他們所奠的土産貢物，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作贄，子男執璧，這都是祥瑞之玉。奠贄結束，又要致享禮，天子用璧，王后用琮。秦朝焚燒經典，威儀散盡消滅，漢代叔孫通定禮，尤其失却前定憲章，奠贄不用珪，致享没有帛，公侯諸王同璧，鴻臚官奏賀。像這數件事，古代未曾聽聞過，後代相沿襲，到梁代行之。凡舉杯祝酒奉壽，家國大慶，四面雅樂，歌奏歡欣。今日君臣悲哀，萬民感情悲抑如割，哪裏同於那新禮呢？且周康王以賓客稱而奉以珪，没有萬壽之獻，這就是前代準則已很顯明了。宿三夜而三叱咤，大宗伯説大飲賓，這是祭賓受福還是説賀酒！我以爲今日坐正殿，應祇行薦璧之禮，不應有賀酒之禮。謹撰寫拜謁廟還升正寢宫、群臣陪薦儀注如别紙。

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宫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卿。

帝下詔説可以施行。不久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命令他在東宫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死，其時六十一歲。詔贈廷尉卿。

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并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文阿所撰《儀禮》八十多卷，《經典大義》十八卷，都行於世，很多儒生都傳習他的學問。

沈洙

沈洙字弘道，吴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

沈洙，字弘道，吴興郡武康人。祖父沈休稚，梁朝餘杭令。父親沈山卿，梁朝國子博士、中散大夫。

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强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中軍宣

沈洙少年時大方文雅而又好學，不隨便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强記，凡《五經》章句及諸子史書，問無不答。初任梁朝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任中軍宣城王限内參軍，板

城王限内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吴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

高祖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别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内，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内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絶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晋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并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縗，此并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内者，并應釋除縗麻，毁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别行改葬之禮。自天下

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改任尚書祠部郎中，其時年紀在二十多歲。大同年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搞古書的章節句讀，而沈洙獨獨積思於經術，吴郡朱异、會稽賀琛十分稱道他。到朱异、賀琛在士林館講制旨義，常派沈洙爲主講者。侯景叛亂時，沈洙竄逃於臨安，此時世祖在那裏，親自跟從他習業。到高祖入宫輔政，封沈洙爲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

高祖受禪，沈洙被加員外散騎常侍，歷任揚州别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上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的門生陳三兒書札稱主人的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内，由於想要迎喪，很久未返。這個月末就是第二周，主人弟子在此的，是到月末除靈，内外就吉？還是等待主人還情禮就申畢？帝以此事咨詢左丞江德藻，江德藻議道："王衛軍説：'久喪不葬，惟主人不變，其餘親人各終月數而除靈。'這是引《禮》之文論在家内有事故而未得葬的人罷了。沈孝軌既然在異域，雖已迎喪，回還日期無指望，諸位弟子如便不除靈，永絶婚嫁，此於人情，或許不太公允。中原淪陷之後，應當有類似事例，可咨詢沈常侍詳細議之。"沈洙議道："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説：'久而不葬的，惟主喪的不除靈，其餘以麻終月數的解除喪服就可以了。'《注》説：'其餘指旁親。'如鄭玄所解，衆人都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是禮之正。但是魏氏東關一役，既失亡尸棺材，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因而制使除喪服。晋氏喪亂，或有死於寇虜之庭的，無法迎殯，江左因而又申明其制。李胤的祖父，王華的父親，都存亡不測，他們的子孫制服按時脱去喪服，這都是變禮之宜。沈孝軌雖然因奉使便要迎喪，但戎狄難親，還期不測。我以爲應該按東關過去的規矩，在此國内的，都應脱去喪服，毁靈附祭，如果喪棺得以回還，另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落於絶遠之地，情禮無法得申，像這類人，恐怕不止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不脱喪服，朝廷自應爲此作出限制，以禮義决斷恩情，通訪博識之士，以禮折

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絶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庭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

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宫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禄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録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别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虚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者，戴就熏針并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

衷。”江德藻同意沈洙之議，上奏被允准。

世祖登位，沈洙改任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宫讀。不久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改任光禄卿，侍讀照舊。廢帝繼位，重又任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改任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兼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的法律，測囚徒的辦法是，每日一上，開始於下午三時到五時，結束於夜裏九時到十一時。到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間太久，不是人所能忍受，劃分其中的刻數，每日二上。廷尉認爲新律制太輕，請求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同尚書省詳議。此時高宗録尚書，集衆人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説：“不知獄中所測的人，有幾人服罪？幾人不服罪？必須先責取人名及數目并加罪目，然後再集。”得廷尉監沈仲由陳述，實行别制以後，有壽羽兒一人殺了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偷了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期完畢仍不服罪。劉道朔犯了七次偷竊，依法測立，前後二日便服罪。陳法滿被使封藏、背法受錢坐罪，没來得及上就服罪。弘正議道：“凡小大之獄，必應之以情，正言依準審案的五種方法，驗它們的虚實，哪可全憑拷問鞭打，來判定罪刑。况且測人的時節，本不是古制，近代以來，纔有此種方法。起始於下午三時到五時，結束於夜裏九時到十一時，難道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没有人不服罪，冤枉的人便多了。早晚二個時間，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纔爲折衷。假如説小促前期，致使實罪不伏，如再將時節延長，那麽没有不錯服罪的。况且人所能忍受的，原本即有强弱，人的立意，更有多途。至於如貫高鞭笞刺身，身上體無完膚，戴就熏烤針刺并加致極，病重垂危仍不變移，哪關時間長短，鞭打而測的優劣？與其殺無辜者，寧可失之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這就是古代聖王，重視此明法。我認

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實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暅之父子《漏經》，并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

爲依范泉所著的律制，於事爲妥。”舍人盛權議道：“比部范泉的新制，尚書周弘正的明議，都適合《虞書》惟輕的旨意，《殷頌》布正的言論。我私下尋思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共有獄囚十一人，其中所測的人十個，衹有一人服罪。我以爲服罪的囚犯，獄官應明加辨析，盡考事理。如罪有可疑，自應重審另判，做到没有濫測；如罪有實際驗證，纔可重審測立；這樣就枉與直有分别，刑罰與寬大合理了。范泉今訟述《漢律》，説‘死罪與除名，罪證明白，拷問鞭打已到，而抵賴隱瞞不服罪的，處罰應當列上’。杜預注説：‘處罰應當，指證驗明白的罪狀，列他抵賴隱瞞的意思。’我尋思舊制深刻嚴峻，一百人中不服罪者一個，新制寬大優厚，十人中不服罪者九人，參會兩文，寬嚴是如此不同，處罰應當列上，未見改正。愚以爲應付典法，更要詳明‘處罰應當列上’之文。”沈洙議道：“夜間測立，緩急容易欺騙，應兼用滴水計時的漏壺，於事妥當。但漏壺刻制有久近之分，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暅之父子的《漏經》，都從關鼓到下鼓，從晡鼓到關鼓，都是十三刻，冬夏四時没有不同。如果日有長短，分在中午時分前後。今用梁末改的漏壺，下鼓之後，分别短長，夏至那天，各十七刻，冬至那天，各十二刻。伏承命令旨意，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訴訟，因時刻短促，致使罪人不服罪。我的意思是應去除夜測的暗昧，遵從晝漏的明白，斟酌於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去秋冬的少刻，依從夏日的長晷，不問寒暑，并依今時的夏至，早晚上測，各十七刻。比之於古代的漏刻，那麼一上多於過去四刻，就用今日的漏刻，那麼冬至多了五刻。雖然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不疑。使得罪人不以漏刻短而爲依捍，獄囚不因在夜間而遭受誣陷，求之於我的意思，我自己以爲是允合的。”衆人議論以爲應依范泉的前制，高宗説：“沈長史之議説得合理，可再加廣議。”左丞宗元饒議道：“我尋思沈洙之議并非完全不同於范泉，正是想使四時都平均刻數，兼斟酌它

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删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洙以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

戚袞字公文，吴郡鹽官人也。祖顥，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

袞少聰慧，游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

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尸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

梁簡文在東宫，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横，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嘆賞。尋除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吕梁軍敗，袞没于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録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

們的佳處，以使勞逸平均。便同牒請寫還删定曹詳細更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沈洙於太建元年死，其時五十二歲。

戚袞，字公文，吴郡鹽官人。祖父戚顥，齊朝給事中。父親戚霸，梁朝臨賀王府中兵參軍。

戚袞少年聰敏有智慧，游學京城，向國子助教劉文紹受教《三禮》，一二年中，就大義略通。十九歲，梁武帝詔令爲《孔子正言》及《周禮》、《禮記》疏義，戚袞應對入高品第。於是封揚州祭酒從事史。

戚袞去向國子博士宋懷方求教《儀禮》之義，宋懷方是北人，從北魏携帶《儀禮》、《禮記》疏，秘藏愛惜而不願流傳，到他臨終時，對家人説“我死後，戚袞如來，便將《儀禮》、《禮記》義本交付他，如他不來，就把它們隨尸體入葬”。戚袞被儒者推重到如此地步。不久兼太學博士。

梁簡文在東宫，召戚袞講論。又曾置宴召集玄儒人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再令中庶子徐摛發揮大義，中間插以激烈辯談。徐摛辭辯縱横，他人難以抗對，旁人都被震懾却氣，失了次序。此時戚袞闡義，徐摛與他往復，戚袞神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贊賞。不久封員外散騎侍郎，又改任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戚袞出任江州長史，并隨沈泰鎮守南豫州。沈泰投奔齊朝時，逼戚袞與他同行，戚袞後從鄴下逃回。他又隨程文季北伐，吕梁軍敗，戚袞淪落於北周，久而得歸。仍兼國子助教，封中衛始興王府録事參軍。太建十三年死，死時六十三歲。

衮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戚衮於梁代撰寫了《三禮義記》，值亂世而遺失，有《禮記義》四十卷行於於世。

鄭灼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

鄭灼，字茂昭，東陽郡信安人。祖父鄭惠，梁朝衡陽太守。父親鄭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

灼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爲威戎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鄭灼幼時聰敏，勵志於儒學，少年時受業於皇侃。梁代中大通五年，初任奉朝請。又改任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鄭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年中，封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不久爲威戎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時期，鄭灼歷任安東臨川、鎮北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又改任中散大夫，并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官，於太建十三年死，其時六十八歲。

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鄭灼生性精明勤快，尤其懂得《三禮》。少年時曾夢見與皇侃在路上相遇，皇侃對鄭灼説"鄭郎開口"，皇侃便將唾液吐於鄭灼口中，此後鄭灼義理愈加進步。鄭灼家貧，他抄寫義疏日以繼夜，筆毫用盡，每次都削而用之。鄭灼常吃蔬食，講授時多苦於心内發熱，若有瓜時，他就伏卧用瓜鎮住心，起來後便誦讀，篤志於學達到了如此地步。

張崖

時有晉陵張崖、吴郡陸詡、吴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其時有晉陵張崖、吴郡陸詡、吴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都以禮學自命。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在梁朝任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對沈文阿《儀注》作擴廣，撰成《五禮》。出任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上表舉薦張崖爲國子博士。

陸詡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

陸詡少年時學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上表請求講禮博士，帝下詔令陸詡前往。

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

回來後封他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年，陸詡侍奉始興王伯茂讀書，改任尚書祠部郎中。

沈德威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尚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沈德威，字懷遠，少年時有操行。梁朝太清末年，逃於天目山，築室而居，雖處亂離之世，却篤於學而無倦，於是專治經書之業。天嘉元年，被徵出都，侍奉太子講授《禮》、《傳》。不久被授太學博士，轉任國子助教。經常自國子學回到私室講授，道士俗人受業的有數十上百人，經常如此。改任太常丞，兼五禮學士，不久爲尚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繼而母喪離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五十五歲死。

賀德基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并有名當世。

賀德基，字承業，世代傳《禮》學。祖父賀文發，父親賀淹，在梁代做官都爲祠部郎，都有名於當世。

德基少游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夾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脱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賀德基少年時游學於京城，積數年不回，衣服缺乏，又耻於穿舊的壞的衣服，隆冬時衹穿夾衣衫褲。他曾在白馬寺前遇到一位婦人，她容貌服裝都很華貴，叫賀德基到寺門内，脱下白綸巾贈送給他，并對賀德基説："你正爲重器，不會久於貧寒，所以將此相贈。"賀德基問這婦人姓名，她不答而離去。賀德基對於《禮記》堪稱精明，居而傳授，又改任爲尚書祠部郎。賀德基雖没做到大官，但他家三代儒學，都爲祠部郎，當時輿論贊美他家學不墜落。

全緩

全緩字弘立，吴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全緩，字弘立，吴郡錢塘人。幼年向博士褚仲都求教《易》，篤志研習，得其精微。梁代太清初年，歷任王國侍郎、奉朝請，不久轉任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封尚書水部郎。太建年中，又改任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到湘州，因病亡，其時七十四歲。全緩治《周易》、《老》、《莊》，當時凡言玄學的都推重他。

張譏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

張譏，字直言，清河郡武城人。祖父張僧

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悦，梁廬陵王府録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

寶，梁朝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親仲悦，梁朝廬陵王府録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

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温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

張譏幼年聰敏才智出衆，有思理，十四歲通《孝經》、《論語》。篤志喜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都爲先輩推重。梁代大同年中，被召補爲國子《正言》生。梁武帝曾於文德殿解釋《乾》、《坤》、《文言》，張譏與陳郡袁憲等參預其中，帝詔令論議，諸位儒生没有敢先出言的，張譏便整容而進，咨詢審問循環，辭令温文爾雅。梁武帝十分驚異，賜他裙襦絹等，并説"表彰你的研習古事之功力"。

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館學士。

張譏幼年喪母，有錯綵的經帕，是母親遺留的親製之物，到他有所懂事時，家裏人具體告訴了他，他每年此時就要對着此帕哭泣，感情不能自已。到父喪，他居喪超過禮節。服喪畢，被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任田曹參軍，改任士林館學士。

簡文在東宫，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

簡文在東宫，出士林館發布《孝經》題，張譏論議往復，很被簡文嘆賞，自此每有講論集會，簡文必定派人召張譏。到侯景叛亂，在圍城之中，張譏還侍奉哀太子在武德後殿講《老》、《莊》。梁臺城陷落，張譏崎嶇避難，終不事侯景。侯景被平定，任臨安令。

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宫學士，轉武陵王限内記室，學士如故。

高祖受禪，封太常丞，轉任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年中，改任國子助教。此時周弘正在國學，闡發《周易》題，周弘正第四弟周弘直也在講席。張譏與周弘正論議，周弘正理屈，周弘直正襟危坐厲聲而説，助周弘正申理。張譏便臉色嚴肅地對周弘直説："今日義集，辯正名理，即使知道兄弟有急難，四公你也不得幫助。"周弘直説："我助君師，有何不可？"舉座以此爲笑樂之談。周弘正曾對人説："我每次登座，見張譏在席，便感到有點懍然。"高宗時，張譏歷任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宫學士，轉任武陵王限内記室，學士照舊。

後主在東宮，集宫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宫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宫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群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

譏性恬静，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吴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内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人就其家寫入秘閣。

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後主在東宫，召集宫中官員宴會，其時造玉柄麈尾剛成，後主親手執之，説："當今雖然士多如林，至於可以捉此物的，衹有張譏。"當即親手授給張譏。乃命他在温文殿講授《莊》、《老》，高宗駕臨宫中聽講，賜他自己所穿衣服一襲。後主繼位，張譏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宫學士。接着改任國子博士，學士照舊。後主曾駕臨鍾山開善寺，召集從臣坐於寺的西南松林下，詔召張譏講義。這時索拿麈尾未到，後主詔取松枝，親手給張譏，説"可代麈尾"。後主面對群臣説"這就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張譏死於長安，其年七十六歲。

張譏生性恬静，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種花果，在此講《周易》、《老》、《莊》并教授。吴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都傳他的學業。張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内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曾令人到他的家寫入秘閣。

張譏兒子張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

顧越字思南，吴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黄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

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説《毛氏詩》，傍通異義，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賓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

顧越，字思南，吴郡鹽官人。所居新坡黄岡，世代有鄉校，由此顧氏家族在此地便多儒學人士了。

顧越小時候是孤兒，以勤苦自立，聰敏有口辯之才，解説《毛氏詩》，能旁通異義，梁朝太子詹事周捨十分贊賞他。初任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顧越對於義理很精通明瞭，尤其擅長持論，與會稽賀文發都爲梁朝南平王蕭偉所器重，被引爲賓客。不久補爲《五經》博士。紹泰元年，改爲國子博士。世祖登位，封始興王諮議參軍，侍奉東宫讀書。世祖因顧越年紀很老了，

官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黄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

很厚待他，封給事黄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照舊。廢帝繼位，封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叛逆作亂，顧越在東陽，有人向高宗進讒言，説他有異志，高宗下詔判他入獄，因此牽連而免職。太建元年死於家中，年紀七十八歲。

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其時有東陽龔孟舒，也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帝時代，官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對他很爲器重，親自以他爲師。承聖年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年，封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年中死。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吴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

沈不害，字孝和，吴興郡武康人。祖父沈總，齊朝尚書祠部郎。父親沈懿，梁朝邵陵王參軍。

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

沈不害幼年是孤兒，但修立好學。十四歲被召補爲國子生，舉明經。又改任梁代太學博士，轉任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年，封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朝末年喪亂，至此國學未立，沈不害上書道：

>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宫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

> 臣聽説立人建國，無不以尊儒爲高，成風俗化民衆，必崇尚於教學。因而夏代的大學小學，使教育之事隆盛於夏、商、周三代，環林璧水，學業興盛於漢代兩京。自從淳樸源頭已經遥遠，澆薄之風已扇，物的感人無窮，人的追逐欲望無節度，所以要設訓誡垂風範，啓導人的心靈，譬如那染藍色，類似那雕琢玉，然後人倫可以和睦，尊卑會有序，忠孝之理明確，君臣之道久遠不變。執禮從基礎開始，魯公所以難以欺侮，歌樂達到細部，鄭伯於是早亡，干戚武舞而有苗至，泮水的學宫成而淮夷被征服，長想洙、泗之風，又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者，無不是崇尚儒教。

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剥，戎狄外侵，奸回内奰，朝聞鼓鼙，夕照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褒成之祠弗陳祼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敦悦，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嘆。

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宇，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宫，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轖駕列庭，青紫拾地。

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兹禮不墜，暨乎兩晋，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内，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藴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增悚惕。

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

梁代太清末年，遭逢乖舛之時運，戎狄外族入侵，邪惡内生，早聞戰鼓，晚起烽火。衆多儒學之士，解散多過坑埋，《五典》、《九丘》典籍，湮滅超過帷蓋。大學自此墜業，學宫於是不修，褒成之祠堂不陳列祭享物品，入學的釋菜禮没有相稱的俎豆之器，頌聲不聞，已超過十二年。後生篤信深好，不見尊稱之禮儀，晚學深入研究，徒生倚席之長嘆。

陛下您繼皇室升統位，握明鏡臨宇内，道遍寰中，威加海内，濁流已清，重氛廓清，含生興盛，上品下庶都已亨通。現在應該弘揚振興禮樂，建立學校，參照古典，按舊迹建儒宫，選公卿門生，都入於學堂，助教博士，早晚講學，使學子們提雨具背書袋，行而接席，方可領會規矩步伐，從而濟濟成林。切磋琢磨，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年於是足用。故而能擢拔秀才揚雄九州，名揚家庭與國家，入仕登朝，依靠優學以自輔，做官從政，有經業治身，皮革車駕列庭，取青紫貴服如拾地芥。

古代王太子顯貴，還與貴族大夫弟子相列，到了漢代的太子，此禮不墜，延之於兩晋，此事更隆，所以顯示師嚴而稱道尊者。皇太子縱然天生知道，無須審喻，還是應該隱居匿迹俯身相同，專經請業，祭奠前師，敬肅如舊典。過去孔子闕里之堂，野草自己闢除，舊宅之内，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爲明白的鑒戒。何況又江表無意外之事，海外有阻攔，怎麽能不暢開闡發大道，恢復弘揚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不興於聖世，盛德大業，便藴於堯年？臣是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無見識之言，伏而更增惶恐戰栗。

帝詔答道：“上表已覽，所説已知。自從舊

廢，微言將絶，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

典章廢弛，微言幾乎已絶，我繼位承大業，念在光大，但戰爭未停息，軍隊國家都在草創階段，常常恐怕前王大典，一朝泯滅。你才思敏捷，文理可求，弘揚珍惜大體，殷勤於名教，此可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上表改定樂章，帝詔使制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於樂府。

五年，除瀨令。入爲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治五禮，掌策文謚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員外散騎常侍、光禄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吴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

天嘉五年，封瀨令。入爲尚書儀曹郎，改任國子博士，領羽林監，詔治五禮，掌管策文謚議。太建年中，封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任員外散騎常侍、光禄卿。不久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吴興郡事。接着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太建十二年死，其年六十三歲。

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沈不害專攻經術，擅長撰文，雖博覽各種典籍，家中却無書卷。每撰文，提筆即成，不曾尋檢資料。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贊他説：“沈生可説是心懷聖人了！”沈不害著有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兒子沈志道，字崇基，少年即知名。初任揚州主簿，繼而兼文林著士，歷任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王元規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晋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侍、晋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郡晋陽人。祖父王道寶，齊朝員外散騎常侍、晋安郡守。父親王瑋，梁朝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

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王元規八歲成爲孤兒，兄弟三人，隨母親依舅氏到臨海郡，其時十二歲。郡中土豪劉瑱，資産巨萬，想把女兒許配於他。王元規母親因她的兒子兄弟三人年幼弱小，想要結强援，王元規哭着請求説：“婚姻不失親，古人所重。哪能苟且偷安於異土，就與非親類通婚！”母親被他的所言感動，罷了此念。

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侄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

王元規生性孝順，侍奉母親十分恭謹，早晨到黄昏都不曾離開母親身邊。梁朝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水漂溢居宅，王元規衹有一艘小船，倉猝間他引母親與妹妹及孤侄入船，他自己手執船槳而去，留下他的子女三人，擱於樹梢，到水退時

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携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如故。

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中録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内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爲秦王府東閤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

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

子大業，聰敏知名。

陸慶

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

三人都獲救，當時人都稱贊王元規的純厚孝行。

王元規少年好學，跟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歲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代中大通元年，帝詔策《春秋》，王元規舉高品第，其時名儒都稱賞他。出仕任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任員外散騎侍郎。簡文在東宮時，被引爲賓客，每令講論，均受到優厚禮遇。封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到侯景作亂，携家屬回會稽。天嘉年中，封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任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照舊。

後主在東宮，王元規被引爲學士，後主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對他賞賜優厚。改任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曾因入宮適遇王元規將開講，便啓奏請求執經，當時輿論認爲這是一種榮譽。不久封尚書祠部郎。自梁代開始，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的，都以賈逵、服虔之義駁難杜預，共一百八十條，王元規引證通析，不再有疑滯之處。每當國家議論吉凶大禮，他常參預其間。母喪去職，服喪畢，封鄱陽王府中録事參軍，不久轉任散騎侍郎，改任南平王府限内參軍。南平王在江州，王元規隨王府去鎮守，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學道的，常有數十上百人之多。禎明三年入隋，爲秦王府東閤祭酒。七十四歲時死於廣陵。

王元規著有《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

兒子王大業，以聰敏知名。

其時有吳郡人陸慶，少年好學，遍知《五經》，尤其通曉《春秋左氏傳》，節操很高。初任梁朝武陵王國右常侍，歷任征西府墨曹行參軍，封婁令。正值梁代喪亂，乃專心於釋典，經論無不通達。天嘉初年，被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職。永陽王爲吳郡太守時，聞知他的名聲，想與

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鄱陽、晋安王俱以記室徵，并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他相見，陸慶以疾病堅辭。其時同宗族人陸榮爲郡五官掾，陸慶曾拜謁他，王於是穿便服到陸榮府第，鑿穿墻壁而觀。王對陸榮説："看陸慶風度神采凝峻，絶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怎麽超得過他。"鄱陽王、晋安王都以記室官職徵召他，他都不就職。於是築室屏絶外人而居，以禪誦爲事，由此傳經受業的人少了。

史臣曰：砥身勵行，必先通經術，樹國崇家，都應循此道，由此王政纔能達到大治，人倫纔能由此而有序。像沈文阿等人，各人專經授業，是一代的鴻儒。沈文阿加上又草創禮儀，乃是僅次於叔孫通的一類人。

陳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弟）瑜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别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易》說“觀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說“有光采呵他的禮儀制度”。自楚、漢以來，辭人代出，洛汭、江左，其流更加順暢。無不思與造化同，明與日月齊，大者憲章文典，裨贊王道，小者文理清正，藉以抒發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無不崇尚於此。後主繼業，崇尚文詞，旁求學藝，文采光明者都予集中。每有臣下表疏和獻上賦頌的，後主都親自覽閱，其中有文辭精工的，他就稱神筆而倍加贊賞，加他們的爵位，由此士大夫們都知道自我激勵了。如有名位文學都突出的，另以功績論。今集結杜之偉等人勤學又兼文采者，全載於此篇述及。

杜之偉

杜之偉字子大，吴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禄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

杜之偉，字子大，吴郡錢塘人。家庭世代爲儒學，以《三禮》爲專門之學。父親杜規，梁朝任奉朝請，與光禄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好。

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略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

杜之偉幼年精勤聰敏，有出衆的才智。七歲受教《尚書》，稍後又學習《詩》、《禮》，略通這些學問。十五歲遍讀文史及禮儀方面的古書，當時有名人士稱他早成。僕射徐勉曾見到杜之偉的文章，看重他的文章有筆力。中大通元年，梁武帝駕幸同泰寺爲宣揚佛法自加苦行，詔徐勉撰定

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城公讀。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内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哥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强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儀注，徐勉以臺閣先前無此禮，召杜之偉草擬其儀。於是啓奏補杜之偉爲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群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都由杜之偉爲序。到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杜之偉掌記室。蕭昂死，廬陵王蕭續代之，又親手寫教令招引，杜之偉堅辭不應命，於是送蕭昂喪棺回京。乃侍奉臨城公讀書。不久封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内博士。大同七年，梁朝皇太子祭拜於國學，其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杜之偉製其文，藝人傳習，成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任刑獄參軍。杜之偉年紀地位卑下，特以强識俊才，有名於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爲瞭解他，認爲他是能爲朝廷負重任的大臣之才。

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并如故。之偉啓求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獎，不敢廢官。皇曆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黄門侍郎孔奂，或清文贍筆，或强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群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敕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剋日舉哀。

侯景反叛，杜之偉逃竄到山澤。到高祖爲丞相，久聞其名，召補爲記室參軍。改任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封鴻臚卿，其餘都照舊。杜之偉啓奏請求解去大著作，說："我在紹泰元年，愧任中書侍郎，掌國史，至今已四年。我本是平庸卑賤之輩，謬蒙重視賞識，我思報恩獎之情，不敢廢官職。皇曆惟新，驅策駕馭軒、昊，記言記事，没有變換人，著作之才，更應從衆人中選。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朝前兼大著作虞荔、梁朝前黄門侍郎孔奂，他們有的文清筆富，有的强識通古，司馬遷、董狐之職，完全屬於他們這些人才，我不應迅速改變市朝，再妨礙賢路。堯在朝時都讓賢，我既不能追上他們，勉强列於其中，希望能够去職。"帝詔不允許。不久轉任大匠卿，改任太中大夫，仍詔撰梁史。永定三年死，其時五十二歲。高祖甚爲悼念惋惜，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贈助辦喪事錢五萬，布五十匹，棺材一具，限日舉行哀禮。

之偉爲文，不尚浮華，而温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杜之偉撰文，不崇尚浮華，而是温雅博富。所撰文章多遺失，存者共十七卷。

顏晃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

顏晃，字元明，琅邪郡臨沂人。少年孤獨

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宫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宫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貧困，好學，辭章富有文采。初任梁朝邵陵王兼記室參軍。其時東宫學士庾信曾出使於府中，王派顏晃接對，庾信輕視他年紀還小，説："此府兼記室幾人?"顏晃答道："猶當少於宫中學士。"當時人認爲此乃佳對。

侯景之亂，西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吴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敕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閒，必宜諮稟。"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録事，兼記室參軍。

侯景作亂，顏晃西奔荆州。承聖初年，封中書侍郎。此時杜龕爲吴興太守，專門喜好勇力，他的部下多是敢於輕易冒險的少年，元帝視爲心患，便派顏晃管杜龕的書札。於是下詔對杜龕説："你年紀還輕，學習讀書不晚，顏晃是文學之士，派他在你身邊輔助，事情倉促、急速時，可以咨詢禀告。"到杜龕被殺，顏晃歸世祖，世祖委任他爲書記，親近厚遇關係極好。封宣毅府中録事，兼記室參軍。

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并賜墓地。

永定二年，高祖駕臨大莊嚴寺，這一夜甘露降下，顏晃獻上《甘露頌》，詞義精賅典雅，高祖十分驚奇。天嘉初年，改任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文書。天嘉三年死，其時五十三歲。詔贈司農卿，謚號貞子，并賜以墓地。

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卷。

顏晃家庭世代單門，旁無親戚可援，然而他能專一修身而立，爲當世人所知。他寫表奏詔誥，下筆便成，能得事理，且典雅有氣質。有文集二十卷。

江德藻

江德藻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倉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尚書、光禄大夫。

江德藻，字德藻，濟陽郡考城人。祖父江柔之，齊朝尚書倉部郎中。父親江革，梁朝度支尚書、光禄大夫。

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産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召爲東閤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毁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及高祖爲

江德藻好學，擅長寫文章。風度儀表很美，身長七尺四寸。生性極孝順，事奉親人盡禮。與同父異母弟弟居住，兩人恩惠很深。初任梁朝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聽聞他的才名，召他爲東閤祭酒。改任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繼而封尚書比部郎，以父喪離職。服喪完畢後，容貌清瘦，如仍在服喪時。封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去就職。很久後，授廬陵王記室參軍。封廷尉正，不久出爲南兗州治中。到高祖爲司空、征北將軍，引江德藻爲府諮議。轉任中書

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吏部侍郎。

高祖受禪，授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所著文筆十五卷。

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庾持

庾持字允德，潁川鄢陵人也。祖佩玉，宋長沙内史。父沙彌，梁長城令。

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而爲真。出爲安吉令，遷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爲吴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剋張彪，鎮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户。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爲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還爲給事黄門侍郎。除棱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遷秘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

侍郎，改任雲麾臨海王長史。陳朝臺閣建立，拜爲尚書吏部侍郎。

高祖受禪，授秘書監，兼尚書左丞。不久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出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回還拜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不久改任御史中丞，因公事牽連被免職。繼而拜爲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己求任縣令，出而補爲新喻令，爲政崇尚恩惠，很有不尋常的政績。天嘉六年，死於官任内，其時五十七歲。世祖很爲痛悼惋惜，詔贈散騎常侍。所著文章筆記共十五卷。

江德藻兒子江椿，也擅長寫文章，歷任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郡鄢陵人。祖父庾佩玉，宋朝長沙内史。父親庾沙彌，梁朝長城令。

庾持少年成爲孤兒，生性極孝，服父喪時超過禮節。專志好學，尤其擅長書記，以才藝聞名。初任梁朝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不久即爲正式。出爲安吉令，改任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年，因世祖與庾持有舊情，到世祖爲吴興太守，命庾持爲郡丞，兼掌書札，自此常依隨文帝。文帝攻克張彪，鎮守會稽，又令庾持監守臨海郡。因貪婪放縱失去民心，被山盜所劫持，被幽禁一百天，世祖派劉澄討伐平定，庾持纔獲免。高祖受禪，授封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年，改任尚書左丞。因參預長城有功，封爲崇德縣子，邑三百户。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并受了他的餉贈，世祖大怒，因此牽連而免職。不久爲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封臨安令，因牽連杖殺縣民而免去封職。回還任給事黄門侍郎。封棱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改任秘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改任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死，其時六十二歲。詔贈光禄大夫。

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祿大夫。

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庾持擅長文字學，每撰文，喜好用奇僻字，文士們頗以此譏諷他。有文集十卷。

許亨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晋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永興之究山，即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郡新城人，他是晋朝徵士許詢的第六世孫。曾祖父許珪，歷任給事中，委以桂陽太守，他高尚己志，居於永興的究山，此即許詢隱居之地。祖父許勇慧，齊朝太子家令、冗從僕射。父親許懋，梁朝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名，撰有《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

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

許亨少傳家業，方正耿直而有節操行爲。博覽群書，多通曉前代舊事，名人們都推崇他，很爲南陽劉之遴所看重，每每對人稱道述及他。初任梁朝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不久封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年，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

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晋安王承制，授給事黄門侍郎，亨奉箋辭府，僧辯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虚暗，期寄實深。既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鵷，常以增嘆。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慚無已。"

侯景作亂，許亨避難到郢州，適遇梁朝邵陵王從東道而來，引他爲諮議參軍。王僧辯襲擊郢州時，早聽聞他的名聲，召他爲儀同從事中郎。改任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中朝廷的政務，均委任他們。晋安王承制，授封給事黄門侍郎，許亨奉箋到府上辭行，王僧辯答道："明白所告，能承有朝廷所授，確爲恩惠之舉。你品德敦厚理想深遠，寫作方面學問廣博，學優而任官，自己謀到貴官之服。何况久羈於駿馬之足，將成爲停馬的繮繩，匡輔成了虚暗之事，而期望寄托實際很深。既然是令人高興的游處，忘了勞煩與委屈，但是多刺的枳木棘木上栖息鵷鳥，常令人增加嘆息。黄門侍郎之選，雖是清高顯貴，然你是位以才升，自然無愧。而且你開始時曾説知命，如正馳騁在康莊大道，没有執戟的疲乏，便發出了深深的夜行之感慨，循環往復來信，爲未獲殊用而茫然自失。古人相思，千里之遥也會命駕，純潔的心不昧，哪怕城曲重門的限制，存顧的情之深，很爲羞愧不已。"

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

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改任太

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尸，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

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當初，王僧辯被殺，所管司收王僧辯及其兒子王頠的尸體，在方山同處埋葬，至此無人敢言。許亨以舊吏身份，上書請求按禮葬之，便與過去的義友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繼以家財購買葬具，共七口棺材都改置葬處。

光大初，高宗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宗問亨，亨勸勿奉詔。高宗即位，拜衛尉卿。太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

光大初年，高宗入朝輔政，以許亨爲人正直有古人之風，很予欽敬看重，常對他事以師禮。到到仲舉策謀讓高宗出朝，毛喜知道其中有詐，高宗問許亨，許亨勸他不要奉詔。高宗登位，許亨拜爲衛尉卿。太建二年死，其時五十四歲。

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亡。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

開初許亨撰有《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遺失。後撰有《梁史》，寫成五十八卷。梁朝太清之後所撰文章筆記共六卷。

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書度支侍郎。

許亨兒子許善心，早年出名，官至尚書度支侍郎。

褚玠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朏、江斅、劉俣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書，謚貞子。祖澐，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

褚玠，字溫理，河南郡陽翟人。曾祖褚炫，宋朝昇明初年與謝朏、江斅、劉俣入侍殿中，人稱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書，謚號貞子。祖父褚澐，梁朝御史中丞。父親褚蒙，太子舍人。

玠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艷靡。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

褚玠九歲成爲孤兒，被叔父驃騎從事中郎褚隨所收養。早年即有好名聲，前輩多認爲他是有才之器而推重他。到長大，風度儀表很美，擅長口占對子，博學而能寫文章，詞義典實，不喜好艷麗侈靡。初任王府法曹，轉任外兵記室。天嘉年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齊，返回後成爲桂陽王友。改任太子庶子、中書侍郎。

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奸，全丁大户，類多隱没。玠乃鎖次的等，具狀

太建年中，山陰縣中多不守法度的豪强，前後縣令都因貪贓枉法而被免官，高宗很爲擔心，對中書舍人蔡景歷説道："會稽山陰大邑，很久没有良官，你在文士裏面，試着考慮一個人選。"蔡景歷進言道："褚玠廉潔勤儉有才幹，不知您看他能否中選?"高宗説："很好，你所説與我的意思正相同。"便封褚玠爲戎昭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人與多位不守法度的官吏賄賂通奸，全丁大户，大多被隱没。褚玠便捉捕

啓臺，高宗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户。

張次的等人，將詳細情況啓奏禀告朝廷，高宗親筆下詔予以慰勞，并派人幫助褚玠搜查抄括，清出軍民八百餘户。

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横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栗，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宫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于官，時年五十二。

其時舍人曹義達被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很有財富，他諂媚事奉曹義達，陳信父親陳顯文仗勢横暴。褚玠便派人捉拿陳顯文，鞭打一百，於是官吏百姓都害怕了，没有敢犯法的。陳信後來通過曹義達誣陷褚玠，竟以牽連罪而被免官。褚玠在任一年多，僅有俸禄而已，離官之日，不能自己維持生活，便留在縣境内，種蔬菜以滿足自己的生活。有人嗤笑褚玠不是百里之才，褚玠答道："我運送賦税最力，不落後列城，我除殘去暴，使貪官污吏畏縮恐懼。如果説是不能自己爲自己豐潤脂膏，那麽我是誠如所説。但認爲我不能很好從政，我不會服氣。"當時人認爲他所説是可信的。皇太子知道褚玠没有回還京城的行裝，親自批賜粟米二百斛，於是褚玠回還京城。太子喜愛褚玠的文辭，令他入直殿省。太建十年，封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不久，以本官掌東宫管記。十二年，改任御史中丞，死於官任上，其時五十二歲。

玠剛毅有膽决，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獸，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

褚玠剛毅而有膽量和决斷力，兼擅長騎馬射箭。曾隨從司空侯安都在徐州出獵，遇有猛獸，褚玠引弓射之，兩發，都射中口而入於腹中，一會兒獸即死。到任御史中丞時，很有正直繩法之稱。從梁末喪亂，朝廷章法廢弛，司憲因循舊章，守舊而不革新，褚玠想要改張，大列條例，綱要略舉，但編次没完畢，所以不列於後面。到死，太子親自撰寫墓志銘，以表舊情。至德二年，追贈秘書監。所撰章奏雜文共二百餘篇，都能切中事理，由此見重於當時。

子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褚玠兒子褚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吴寧令、司義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郡棘陽人。父親岑善紆，梁代以經學出名，官至吴寧令、司義郎。

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

岑之敬五歲時，讀《孝經》，每次燒香都正

香正坐，親戚咸加嘆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横，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内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

侯景之亂，之敬率領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晋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宫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録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

子德潤，有父風，官至中軍吴興王記室。

陸琰

陸琰字温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

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

襟危坐，親戚們都大加嘆異。十六歲，編簡《春秋左氏》、制《孝經》旨義，被提拔爲高品第。御史上奏道："皇朝多人士，提拔之例應止於明經，如顏、閔之流，纔應是高品第。"梁武帝覽其奏策道："何妨我朝又有顏、閔呢？"便召岑之敬面試，令岑之敬升講座，詔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提出難題。岑之敬剖析解釋縱横有序，應對自如，聲音洪亮，左右人無不嘆服。於是封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歲，參預重雲殿法會，其時武帝親自行香，注目看着岑之敬説："没幾次見啊，你突然戴帽子啊！"當天便封太學限内博士。不久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封武陵王安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上表請試官，封南沙令。

侯景作亂，岑之敬率領部下，赴京城增援。到郡境，聽説臺城陷落，便與衆人辭别，回歸鄉里。承聖二年，封晋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此時蕭勃占據嶺表，帝詔岑之敬宣旨慰勞，正值江陵陷落，他仍留在廣州。太建初年，回朝廷，被授東宫義省學士，太子早已聽聞他的名聲，特别賞識并延請他。又改任鄱陽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録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

岑之敬開始以經業進身，而又博涉文史，文筆典雅，不做純儒者。他本性謙虚謹慎，不曾以才學矜物恃傲，接引後進者，非常忠厚誠懇。每逢忌日辦齋，他必定親自灑水掃地，哭泣終日，士人君子很以他這種專意之行稱道他。太建十一年死，其時六十一歲。太子感嘆惋惜，贈助喪事的財物很厚重。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岑之敬的兒子岑德潤，有父親遺風，官至中軍吴興王記室。

陸琰，字温玉，吏部尚書陸瓊的堂弟。父親陸令公，梁朝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

陸琰幼年成爲孤兒，好學，有志向有德操。

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爲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史，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贈，又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

被州中舉爲秀才。初任宣惠始興王行參軍，又改任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政閱覽公文空閑時，很留心史籍，以陸琰博學，善吟誦，將他引置於身邊。曾要陸琰撰《刀銘》，陸琰提筆即成，没有改動，世祖嘆賞很久，賜他衣服一襲。不久兼通直散騎常侍，作爲琅邪王厚的副使出聘齊，到鄴下時王厚病亡，陸琰自爲使主。其時二十多歲，風度神采光亮，應對嫻熟敏捷，齊士大夫們十分傾心。回朝後爲雲麾新安王主簿，改任安成王長史，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年，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母喪離官。太建五年死，其時三十四歲。太子非常感傷哀悼，親令舉行哀禮，加其助辦喪事財物之贈，又自撰墓志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

琰寡嗜欲，鮮矜競，游心經籍，晏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有弟瑜。

陸琰很少嗜好欲望，很少誇耀競争心理，祇游心於經籍，十分安然。他所撰文章筆記多不存本，後主求他的遺文，祇撰成二卷。有弟名叫陸瑜。

陸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并以才學娱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宫臣并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去職。服闋，爲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

陸瑜，字幹玉。少年時即專意於學習，詞藻優美。被州裏舉爲秀才。初任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任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陸琰此時爲管記，他倆同以才學娱侍左右，當時人比喻他們爲二應。太建二年，太子祭奠於太學，宫臣一同賦詩，命陸瑜作序，序文寫得十分富贍華麗。改任尚書祠部郎中，母喪離職。服喪畢，任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又改任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

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强記，一覽無復遺失。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并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太子爲之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并親製祭文，遣使者吊祭。仍與詹事江

陸瑜幼年時長時間讀書，日夜不斷，聰敏强記，讀一遍就不會再忘失。曾受汝南周弘正教《莊》、《老》，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均能通曉這些書的大旨。其時皇太子好學，想博覽群書，因爲子集繁多，命陸瑜抄撰，可未完成便死了，其時四十四歲。太子爲之流涕，親令舉行哀禮，官府給辦喪事，并親自撰祭文，派使者吊喪祭奠。還給詹事江總寫信説："管記陸瑜，突然

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閑作，雅篇艷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群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玩新花，時觀落葉，即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并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絶弦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身亡，悲傷悼念惋惜，此情怎能了。我生平愛好，你們都瞭解，自認爲學涉儒雅，比不上古人，但欽佩賢人敬慕志士，此情尤其專一。梁皇朝亂離，天下沸騰，書史殘缺，禮樂崩壞淪落，晚生後學，不是没有不學無術的，但出類拔萃的，惟此人罷了。吾見識觀覽雖有局限，但不曾以言議錯人，甚至於那些稍有善才的，我也特別予以贊賞。何况那些有廣博學識的奇士了，這就是我所以到忘言地步的緣故。論陸瑜的博綜子書史書，熟諳儒家墨家，凡經耳者都不會遺漏，凡觸目者均可以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解説玄秘分析哲理，剖文摘句，未嘗不使聞者心服，聽的人開顔歡笑，會意相得，自以爲是布衣庶士的賞識。我在監國撫軍空閑時，辦事間隙時，多以談笑娛情，操琴與飲酒間作文，雅篇艷文，交相迭加而蜂起。每當清風朗月之時，美景良辰之際，面對着參差高低的群山，眼望着浮動起伏的巨波，或玩新花，或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杯，連情發辭藻，且代以互相琢磨，間雜以互相嘲謔，都能怡人耳目，均留下情致。自稱百年時間太快，早上的露水可使人感傷，哪裏知道會玉折蘭摧，迅速從了短運，是悲是恨，該再説什麽。留下的遺迹餘文，觸目增悲，絶弦投筆，永有酸痛與悲恨。因你與我同有志向，故而聊以叙懷，涕淚無從流，言不達意。"太子對陸瑜的看重到如此地步。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有文集十卷。陸瑜有堂兄陸玠，堂弟陸琛。

陸玠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宫，聞其名，徵爲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爲之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賵贈。至德二

陸玠，字潤玉，梁朝大匠卿陸晏子的兒子。寬弘文雅而有學識風度，好學，能撰文。被舉爲秀才，對策考試入高品第。吏部尚書袁樞將他推薦給世祖，世祖超授他爲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年，改任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宫，聽聞他的名聲，徵他爲管記。又封中舍人，管記照舊，很見親近對待。不久因病而眼失明，將要還鄉里，太子解下衣服贈送陸玠，并爲之而流涕。太建八年死，其時三十七歲。帝有令舉行喪事，并加贈助葬財物。至德二年，追贈少

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府卿。有文集十卷。

陸琛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宫管記。歷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司徒左西掾。又掌東宫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疏，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時年四十二。

陸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陸丘公的兒子。少年時機警而才智出衆，侍奉後母以孝順聞名。世祖任會稽太守時，陸琛十八歲，奏上《善政頌》，很有詞采，由此而知名，被舉爲秀才。初任衡陽王主簿，兼東宫管記。歷任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不久改任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齊，回還後爲司徒左西掾。又掌東宫管記，太子喜愛陸琛的富才善辯，以深禮厚待他。後主繼位，改任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預掌管機密。陸琛生性很隨便，因泄露宫中的話獲罪，帝下詔賜死，其時四十二歲。

何之元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

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户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梁敬帝册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議

何之元，廬江郡灊人。祖父何僧達，齊朝南臺治書侍御史。父親何法勝，以操行事業聞名。

何之元幼年好學，有才思，服喪超越禮節，被梁朝司空袁昂所看重。天監末年，袁昂上表推薦他，因而得以被召見。初任梁朝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不久轉主簿。到袁昂爲丹陽尹，他被任爲丹陽五官掾，總户曹事。繼而封爲信義令。何之元宗族人何敬容，權勢地位均貴盛，多次約他去訪，何之元始終没有造訪他。有人問他是什麽緣故，何之元説："昔日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的人都死了。凡是德薄而地位高的人，必近於敗，我恐怕得不到他的好處反而會招來禍害。"有識之士以此稱道他。

安西武陵王任益州刺史時，任命何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何之元爲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何之元與蜀中民衆上奏抗表請求不要出行，王以爲這是沮喪衆人，囚禁何之元於艦船中。到武陵王兵敗，何之元跟從邵陵太守劉恭到郡。不久江陵陷落，劉恭死，王琳召何之元爲記室參軍。梁敬帝册封王琳爲司空，何之元被封爲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

參軍，領記室。

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吊，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别駕，所治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賫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庭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嘆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衛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

王琳立蕭莊時，何之元被任命爲中書侍郎。正值齊文宣帝薨，命何之元前去吊喪，回到壽春時，王琳敗，齊主命他爲揚州别駕，所治之地即壽春。到衆軍北伐，收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派功曹史柳咸下書札召何之元。何之元開始時與朝廷有矛盾，到書札來，十分惶恐，讀到"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何之元仰面嘆道："辭旨如此，怎麽會欺騙我呢?"便隨柳咸到了湘州。太建八年，封爲中衛府功曹參軍事，不久改任諮議參軍。

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絶人事，鋭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曰：

到叔陵被殺，何之元便摒絶人事，鋭意精於著述。他認爲梁朝始自武皇，終於敬帝，它的興亡命運，盛衰軌迹，足可以爲後世作鑒戒，定是非褒貶。查究它的始終，起於齊永元元年，終於王琳被捉獲，共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定名爲《梁典》。其序寫道：

>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兹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晋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

> 記事之史，其源流不一，編年之作，無如《春秋》，那麽魯史之書，不是帝皇的史籍。按三皇的簡是《三墳》，五帝的策是《五典》，這是典義所産生的源。至於《尚書》述唐帝的是《堯典》，虞帝是《舜典》，這又是經文的明據。所以典之爲義已很久了。至於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述帝部分稱爲紀，自此以後，便相宗奉學習。到陳壽所撰，名之爲志，總領三國，又分道揚鑣。惟有何法盛《晋書》變帝紀爲帝典，既表明師古，又在理爲優。所以今之所作，稱爲《梁典》。

> 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宇寧晏，太清以後，寇盗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

> 梁朝有天下，自中大同年以前，區宇安寧，太清年以後，寇盗并起，首尾而言，未爲盡美，因而開此一書，分爲六層意思。高祖創基，因襲於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年，今以前若干卷爲《追述》。高祖出生自布衣百姓，長於弊俗之地，知風教之好壞，

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横流，今以如干卷爲《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勛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

識百姓之情真僞。於是到登君位時，弘揚此政術，四十年之間，都爲富實。今以若干卷爲《太平》。世上不常太平，時代無永恒之治，不是自我以後，纔屬横流，今以若干卷爲《叙亂》。自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循理之民，流離閑雅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其功在此，治理安定功成，其功勛有歸屬。今以若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於是敬皇繼立，仍以禪立陳朝，今以若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而這是他的忠節，今以若干卷爲《後嗣主》。至於在太宗時，雖然加了美好謚號，但大寶之號，世所不遵，乃是因爲被拘於賊侯景的緣故。承聖年紀曆，自接太清年，帝皇的神筆詔書，不宜隨便改動，詳於後論，都有理在。

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叙。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

事有開始終了，人有事業行爲，本末之間，應予詮解叙述。因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如起居注罷了，由此言之，實應憑藉詳細。

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别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例。

又，編年而舉年代者，是取其分明易於尋找。如獫狁騷擾很厲害，作梗我中原地區，開始出自一君，終後却爲二主，事有相涉，成言則雜亂難分。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已分之後高氏所輔的爲東魏，宇文氏所挾持的爲西魏，以此相分别。再以隱與顯用不同體裁，繁與省用不同文筆，其間損益之處，頗有凡例可循。

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晋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禎明三年，京城陷落，便移居常州的晋陵縣。隋朝開皇十三年，死於家中。

徐伯陽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祖父徐度之，齊

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

朝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親徐僧權，梁朝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能書寫知名。

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試策高第，尚書板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爲侯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吴郡。

徐伯陽聰敏好學，善於孝養侍奉父母，進止有節度。十五歲，以文筆被人稱道。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試策考試入高品第，尚書板補爲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年中，出爲侯官令，很得民心。侯景之亂時，徐伯陽浮海南下到廣州，依附於蕭勃。蕭勃被平定回朝，乃將家屬帶到吴郡。

天嘉二年，詔侍晋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删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天嘉二年，帝詔徐伯陽侍奉晋安王讀書。不久封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侯安都早聞其名，見他時，下席行禮。甘露降樂遊苑，帝詔賜侯安都，令徐伯陽撰寫謝表，世祖閲後感到驚奇。太建初年，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删等是徐伯陽的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也參預其中，他們都是當時的文士。衆文士游宴賦詩，製成卷軸，徐伯陽爲此集作序言，該集盛傳於世。

及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别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韵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新安王還京，除臨海嗣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佳賞。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到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封徐伯陽爲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别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徐伯陽曾奉使造訪他，鄱陽王率府中官員與徐伯陽同登匡嶺，安排酒宴，酒飲到酣暢時，王命賦劇韵二十，徐伯陽與祖孫登先成，王賜以奴婢及雜物。到新安王回京，封徐伯陽臨海嗣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太建十一年春，皇太子駕幸太學，詔新安王於太學發表《論語》題，并命徐伯陽撰《辟雍頌》，很受好評與贊賞。封徐伯陽爲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太建十三年，聽説姊喪亡，發病而死，其時六十六歲。

張正見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郡東武城人。祖父

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

張蓋之，魏朝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親張脩禮，魏朝散騎侍郎，歸梁朝後，仍拜爲本職，改任懷方太守。

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升座説經，正見嘗預講筵，請决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

張正見幼年好學，有優秀才能。梁簡文在東宮時，張正見年方十三歲，獻上頌，簡文深加贊賞。簡文崇尚學業，每每自己升座説經，張正見曾參預講席，被請决斷疑義之處，他談吐和順，進退舉止文雅，四座人都矚目。太清初年，射策取士時中高品第，被封爲邵陵王國左常侍。

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

梁元帝登位，張正見拜通直散騎侍郎，改任彭澤令。值梁末喪亂，張正見避難於匡俗山，其時焦僧度擁衆自保，派使者請與他交往，張正見懼怕，用恭順的言辭延請接納使者，却又以禮法自持而不失節，焦僧度對他也雅相敬畏。

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鎮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高祖受禪，詔張正見還京城，封鎮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任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又改任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照舊。太建年中死，其時四十九歲。有文集十四卷，其中五言詩尤其出色，大行於世。

蔡凝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吏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父彦高，梁給事黄門侍郎。

蔡凝，字子居，濟陽郡考城人。祖父蔡撙，梁朝吏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父親蔡彦高，梁朝給事黄門侍郎。

凝幼聰晤，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授秘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晋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緝治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尋授寧遠將軍、尚書吏部侍郎。

蔡凝幼年聰悟，容貌舉止均美。長大後，博涉經傳之書，有文辭，尤工草書隸書。天嘉四年，入仕被授秘書郎，轉任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封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改任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被選尚信義公主，拜爲駙馬都尉、中書侍郎。改任晋陵太守。在將到郡時，又令左右合治中書官舍，對賓客朋友説："希望來者無勞，不也可以嗎?"不久授寧遠將軍、尚書吏部侍郎。

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高宗常謂凝曰：

蔡凝年紀官位都不高，但才氣門第爲當時所看重，他常端坐於西齋，如果不是顯貴名流人士，很少與外界交往接觸，趨時人士多譏諷他。

"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爲黄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黄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

高宗常對蔡凝説："我想用義興主女婿錢肅爲黄門郎，你的意見如何?"蔡凝一本正經地答道："他是皇帝的同鄉舊戚，恩從聖旨，就不需要再問了。如果以衆人之議爲標準，那黄門散騎侍郎之職，就必須人與門第兼美，惟請陛下裁决。"高宗默然而止。錢肅聽説後很怨恨，讓義興主每日譖言於高宗，不久高宗罷免了蔡凝的官職，遷往交阯。隨後，又追還。

後主嗣位，授晋安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黄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群臣歡甚，將移宴於弘範宫，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即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晋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嘆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

後主繼位，授蔡凝晋安王諮議參軍，轉任給事黄門侍郎。後主曾置辦酒會，群臣很歡欣，將移酒宴於弘範宫，衆人都順從，惟有蔡凝與袁憲不同行。後主説："你爲什麽這樣?"蔡凝對答道："長樂宫尊嚴，不是酒後所應通過的地方，我不敢奉詔而行。"衆人聞之驚而失色。後主説："你醉了。"當即命令引他出去。後某一天，後主對吏部尚書蔡徵説："蔡凝依仗門第矜恃才氣，不能再用。"不久蔡凝改任信威晋熙王府長史，鬱悶不得志，便喟然嘆道："天道有廢興，孔夫子説'樂天知命'，此理差不多可達。"便寫《小室賦》以顯志，很有辭理。陳朝亡，入隋朝，半路上病亡，其時四十七歲。

子君知頗知名。

兒子蔡君知很有名。

阮卓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寧遠岳陽王府記室參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父阮詮，梁朝散騎侍郎。父親阮問道，梁朝寧遠岳陽王府記室參軍。

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絶，卓冒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毁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爲孝感之至焉。

阮卓幼年聰敏，專志經籍，善於談論，尤其工於五言詩。生性極孝，他的父親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途中病亡，其時阮卓十五歲，他自京城奔赴，湯水不入口多日。正值侯景作亂，道路阻絶，阮卓冒着艱險，載着棺柩回京城。路上遇到賊人，阮卓形貌消瘦，大哭自訴，賊人同情而不殺他，并將他護送出境。到渡彭蠡湖，中途忽然遇到疾風，船幾乎沉没多次，阮卓仰天悲叫，不一會兒風停，人們都認爲這是孝順感應所致。

世祖即位，除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府記

世祖登位，封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任雲麾新安王府記室參軍，又隨府轉任

室參軍，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遷鄱陽王中衛府録事，轉晋安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伏其廉。遷衡陽王府中録事參軍。入爲尚書祠部郎。遷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

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改任鄱陽王中衛府録事，轉任晋安王府記室，著士照舊。到平定歐陽紇，交阯夷僚常常相聚爲寇作亂，阮卓奉命出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其地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都有羅致，惟獨阮卓挺身而還，衣裝中無其他東西，時人談論都佩服他的廉潔。改任衡陽王府中録事參軍。入爲尚書祠部郎。改任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

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九。

叔陵被殺，後主對朝廷大臣們說："阮卓向來不同叛者有關係，應表彰他的相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不久兼通直散騎常侍，作爲王話的副職聘於隋。隋主早聞阮卓之名，便派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阮卓談笑聚宴飲酒賦詩，賜贈加禮。回還封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議參軍。因眼疾不去就官，退居里舍，改建構築亭宇，修山池花卉樹木，招致賓客朋友，以文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於隋，行到江州，追感他父親的所終，因此患疾而死，其時五十九歲。

陰鏗

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録事參軍。世祖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嘆賞之。累遷招遠將軍、晋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其時有武威人陰鏗，字子堅，梁朝左衛將軍陰子春的兒子。幼年聰敏有智慧，五歲能誦讀詩賦，每日千言。到年長，博涉史書傳記，尤擅長寫五言詩，爲當時所推重。初任梁朝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冷，陰鏗曾與賓客朋友宴飲，見傳酒者，便回以熱酒而贈賜他，在座衆人都笑他，陰鏗說："我輩終日酣飲，而持酒器者却不知酒味，不合人情。"到侯景作亂，陰鏗曾被賊所擒捉，有人救了他使他獲免，陰鏗問此人爲何救他，原來他就是過去的傳酒者。天嘉年中，陰鏗爲始興王府中録事參軍。世祖曾聚宴群臣賦詩，徐陵對世祖說及陰鏗。世祖當日即召陰鏗參加聚宴，命他爲新落成的安樂宮賦詩，陰鏗提筆即成，世祖十分贊賞他。又改任招遠將軍、晋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不久即死。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如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史臣曰：文學，乃是人倫的基礎嗎？所以君子不同於衆庶民。過去孔子論四科，始於德行，終於文學，這是聖人也推重的。至於如杜之偉這些人，正值善運，各展其才，其中杜之偉尤爲出色。

陳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熊曇朗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栅，桀黠劫盗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荆州陷，曇朗兵力稍强，劫掠鄰縣，縛賣居民，山谷之中，最爲巨患。

熊曇朗，豫章郡南昌人，世代是郡的望族。曇朗放蕩不羈，四肢有力，容貌雄偉。侯景叛亂時，他聚集一些年輕人，占據豐城縣以爲栅欄，凶頑狡詐的强盗多依附他。梁元帝封他爲巴山太守。荆州陷落，曇朗兵力稍强，搶劫掠奪鄰近縣，縛捉販賣居民，山谷之中，成爲最大的禍患。

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逾嶺，歐陽頠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黄法氍，又報法氍期共破頠，約曰"事捷與我馬仗"。及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頠乃送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氍乘之，頠失援，狼狽退衄，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并不願此婚，必須以强兵來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并論價責贖。

到侯瑱鎮守豫章郡，曇朗外表上表示服從，暗地裏却企圖取代侯瑱。侯方兒反叛侯瑱，曇朗成了他的謀主，侯瑱敗，曇朗獲得了侯瑱的許多馬匹兵器及子女。到蕭勃越嶺，歐陽頠作先頭部隊，曇朗詐約歐陽頠同往巴山襲擊黄法氍，又通報黄法氍希望與其共破歐陽頠，約定"事成給我馬匹兵器"。到出兵時，曇朗與歐陽頠分兵而進，他又詐約歐陽頠說："余孝頃想要乘不備突然襲擊，我們必須分留奇兵，盔甲兵器已經少了，恐怕不够用。"歐陽頠於是送上盔甲三百相助。兵至城下，將要交戰，曇朗假裝敗北，黄法氍乘機出擊，歐陽頠失去援兵，狼狽退却，曇朗取其馬匹兵器返歸。此時巴山陳定也擁兵立寨，曇朗假裝將其女兒嫁給陳定兒子爲妻。又對陳定說："周迪、余孝頃都不希望這個婚姻結成，你必須派强兵來迎娶。"陳定便派遣精兵三百加上土豪二十人去迎親，到曇朗軍後，被曇朗全部拘捕，没收了他們的馬匹兵器，全部要論價贖之。

紹泰二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游騎將軍。尋爲持節、飆猛將

紹泰二年，曇朗以南川豪帥身份，按例任游騎將軍。不久任持節、飆猛將軍、桂州刺史資，

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頃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户，給鼓吹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并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爲城。

兼任豐城令，又歷任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派遣李孝欽等隨同余孝頃在臨川攻打周迪，曇朗率領軍隊趕赴援助。這一年，曇朗因功任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户，給鼓吹一部。又因爲抗禦王琳有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餘都照舊。到周文育在豫章攻打余孝勱，曇朗出兵與之相會，周文育失利，曇朗便害死周文育，以策應王琳，其事見周文育傳。於是曇朗拘捕周文育手下所有將領，占據新淦縣，帶江爲城。

王琳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𣰰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與法𣰰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絶其與琳信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迪攻陷其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于朱雀觀。於是盡收其宗族，無少長皆弃市。

王琳率兵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𣰰想要沿流應召前往，曇朗便據城列艦中途阻遏，周迪等與黄法𣰰便率領南中兵築城圍攻，斷絶曇朗與王琳的信使。到王琳敗逃，曇朗部黨援兵軍心分離，周迪便攻陷了城市，俘虜了男女萬餘人。曇朗逃入村中，被村民斬殺，首級傳送到京城，懸在朱雀觀。於是，曇朗的宗族全部被捉，無論年紀小的、年歲高的，一律斬首示衆。

周迪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横，續頗禁之，渠帥等并怨望，乃相率殺續，推迪爲主，迪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户。

周迪，臨川郡南城人。幼時居於山谷，四肢有力，能挽强弓，以打獵爲業。侯景叛亂時，周迪的宗族周續在臨川起兵，梁始興王蕭毅將郡讓給周續，周迪招募鄉人從周續軍，每次戰鬥必定勇冠衆軍。周續部下的頭領，都是郡中豪族，稍爲驕横之舉，周續便約束禁止，這些首領對他都有怨恨，便一同殺了周續，推周迪爲主，周迪於是占據了臨川之地，在工塘築城。梁元帝授予周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户。

紹泰二年，除臨川内史。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内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説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

紹泰二年，任臨川内史。不久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兼任臨川内史。周文育討伐蕭勃時，周迪按兵保境，以觀成敗。周文育派長史陸山才游説周迪，周迪便拿出大量糧餉，用以資助周文育。平定了蕭勃，周迪因功加封振遠將軍，改任江州刺史。

江州刺史。

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迪并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户，給鼓吹一部。

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熊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敷、黄法氍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并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迪，至是與黄法氍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録其破熊曇朗之功，并加官賞，迪聞之，甚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别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所擒。天嘉三年春，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爲迪所詿誤者，使江州刺史吴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迪。於是尚書下符曰：

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盛，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鸇競逐，菹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

逆賊周迪，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躬

高祖接受帝位，王琳東下，周迪想自據南川，便召集全部所轄八郡首領結盟，聲言要赴之，朝廷恐怕他會兵變，便厚加撫慰。王琳到達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頃起兵響應王琳。王琳以爲南川各郡可以傳發告示而平定，便派遣將領李孝欽、樊猛等南下徵收糧食軍餉。樊猛等與余孝頃相合後，人數達到二萬，來到工塘，連接八城以威逼周迪。周迪派周敷率領衆兵安頓在臨川故郡，截斷江口，便出兵交戰，大敗樊、余之兵，屠滅了八城，活捉了李孝欽、樊猛、余孝頃，將他們押送到京城，繳獲了他們的兵器物資，這些繳獲物如山般堆積，同時又俘虜了他們的士兵馬匹，周迪一并將這些納爲己有。永定二年，周迪因功加封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户，并賜給鼓吹一部。

世祖即位，又進封周迪爲安南將軍。熊曇朗反叛時，周迪和周敷、黄法氍等率兵共圍熊曇朗，殺了他，并占有了他的全部士兵。王琳敗後，世祖徵周迪出鎮湓城，又徵周迪的兒子進入朝廷，周迪瞻前顧後，都不前去。豫章太守周敷本來屬於周迪，到這時同黄法氍一起率領他們的部下趨赴世祖殿庭，世祖記録了他們破熊曇朗的功勞，都給以封官加賞，周迪聽説後，感到氣憤不平，於是暗地裹和留異相勾結。到朝廷軍隊討伐留異時，周迪又疑懼不安，便派他的弟弟周方興率兵襲擊周敷，周敷與之一戰，擊敗了他們。周迪又另派兵在湓城襲擊華皎，事被發覺，這些兵士全部被華皎活捉。天嘉三年春天，世祖下詔書赦免那些受周迪牽累的南川士兵民衆，派江州刺史吴明徹統領衆軍，同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一起討伐周迪。於是尚書下達告示説：

告臨川郡市民百姓：過去西京繁盛時，信、越違命妄爲；東都中興時，萌、寵違背放縱。所以鷹類猛禽競相追逐他們，把他們剁成肉醬，處以極刑，自古以來就有，這樣做時間很長了。

叛逆之賊周迪，出身低微，有梁喪亂時，暴掠山谷。我高祖親率百越之軍停於

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獸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款，國步艱阻，竟微效力。龍節綉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貳，蕭勃未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甫定，既安反側，江、郢紛梗，復生携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新吴未静，地遠兵强，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虜士民，并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岳，富貴隆赫，超絶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唇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階此釁故，結其黨與。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扉屨糇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綸誥，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重叠。至於熊曇朗剿滅，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氍之元功，安西周敷之效力，司勛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仇讎，悖禮奸謀，因此滋甚。徵出湓城，歷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亡，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賈，害及四民。潜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應援。謂

九川，洗掉他的泥沙，豐滿他的羽毛，裁解他隱遁之佩，并剖獸符賜權力給他，這庇護的恩情，無可比喻了。皇運開始創業之時，他還能布以誠心，國家舉步艱難時，他却竟然很少效力。他持龍節穿綉衣，憑藉王爵而統御部下，打熊旗組士甲，依靠地勢險要而凌犯上方。昔日王琳始叛，蕭勃未平，西要連結三湘，南要連通五嶺，衡、廣剛平定又發生叛亂，江、郢等地紛亂梗阻，這時，周迪又生背叛之意，擁據一郡之地，苟且異心，表裏不一，言行不符。尤其新吴不平静，地遠兵强，互相兼并，成全了他的形勢。他收獲兵器，俘虜士兵民衆，這些一概成了他的私有財産，不曾向朝廷貢獻。有時派一人告之，却終究心持異端。朝廷光明正大氣度恢弘，予以引納，給以厚遇，於是他官位等同三公一類高級官員，職任相當於掌四時、方岳之官，富貴顯赫，超過了功臣。加上要他出兵越嶺，遠相響應援助，他却帶兵斷江，翻然猜疑拒絶。故司空愍公敦促他結下宗盟，他們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如同唇齒一般；彭亡之禍時，他坐觀形勢，難有作爲，憑此之故，結成了他的同黨者。此時北寇侵犯，西賊騷擾，他將衣鞋糧食都資助寇盗，且爵號與軍容，也都遵照僞黨的規矩。到朝廷軍隊凱旋，大大平定了四方，天網恢弘，將他所作所爲棄之度外，帝王下詔書，先予撫慰，冠蓋士大夫們，敦促多番加授。至於熊曇朗被剿滅，豐城被平定，都是由於儀同黄法氍立首功、安西周敷效力的緣故，應該授勛有據，授官勉勵依舊，但周迪却厭惡正直，自認他們是仇敵，違背禮法的奸謀因此很快滋生。徵召他出任湓城，他歷年不就位，請他派遣人服侍皇子，却多年無人入朝。他外誘逃亡者，招集不逞之徒，内又調動京城帝王所坐的車，意圖不同尋常。他擅自徵收賦税，很少將其歸於朝廷財務官府，他或抬高或

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分襲溢鎮，稱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時衄殄。

壓低物價，殃害四方百姓。他暗地裏勾結留異，互爲表裏，臭氣相投，互相密切援助。説我六軍討伐，三越未能寧，他攻破述城，俘虜妻子兒女，又分襲溢鎮，稱兵蠡邦，拘捕威逼富豪，圍攻城邑，所幸朝廷有準備，及時予以戰敗消滅。

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并破賊徒，剋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捍溝壘，身當矢石，率兹義勇，以寡摧衆，斬馘萬計，俘虜千群。迪方收餘燼，還固墉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甀，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既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糧擐甲，仍躡飛走，批羆之旅，驅馳越電，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

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都擊敗了賊徒，攻克了全郡之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兼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親自捍衛溝壘，身擋箭石，率領義勇士兵，以少摧衆，斬賊首萬計，俘虜千群。周迪這纔收拾殘兵，退而固守城墻。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甀，早已建有偉績，對朝廷向來非常忠誠，他没有奉到王命，便自率義軍，既援助周敷等軍，又保全陸子隆，帶糧著甲，悄然疾行，熊羆之軍，馳驅如閃電，振武威之兵，叱咤可移山，如此追擊，理當不會遺漏任何賊軍。

雖復朽株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絶根，在於未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實資英果。今遣鎮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吴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前吴興太守胡鑠，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吴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吴

雖然枯朽的樹木要拔去，不必等待尋找斧子，落下的葉子枯萎而死，無須勞費烈風；但是除草絶根，目的在於不能使它再度蔓生，撲滅火焰，阻止它蔓延，貴在迅速，分别命令將帥，實在要達到好的結果。今派遣鎮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吴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率兵士萬人，步出興口。又派前吴興太守胡鑠，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吴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吴縣侯吴明徹，戰船馬隊，直向臨川。前安成内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内史劉峰，

縣侯吴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安成内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内史劉峰，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内史闕慎，并受儀同法㲘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并率貔豹，徑造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彀騎彌山。又詔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頠，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邃、衡州刺史侯曉等，以勁越之兵，逾嶺北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脱稽誅，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畢，乘勝長驅，剿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唯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别格；執迷不改，刑兹罔赦。

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内史闕慎，均受儀同法㲘部署調度，一同會於臨川郡。又命令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都率勁旅，直逼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别派遣偏軍，陸續上道，戰船遍江，戰騎滿山。又命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頠，率領他的子弟交州刺史歐陽盛、新除太子右率歐陽邃、衡州刺史侯曉等，以勁旅越人之兵，越嶺北進。千里之地同一個時期，百道人馬一下聚集，如果延遲誅殺，更會淹留多日的晦暗。司空、大都督安都平定留異賊，凱旋歸來不久，飲酒禮畢，又乘勝長驅直入，殺滅賊凶，其勢如燎毛髮。朝廷已有明白的詔書，罪在周迪一人身上，百姓没有罪，一律寬大。其中如有立功者，另當論賞；執迷不改者，格殺勿論，决不寬赦。

吴明徹至臨川，令衆軍作連城攻迪，相拒不能剋，世祖乃遣高宗總督討之，迪衆潰，妻子悉擒，乃脱身逾嶺之晋安，依于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

吴明徹到臨川，命令衆軍作連城攻打周迪，雙方相持不能攻克，世祖便派高宗總督討伐，周迪軍潰敗了，他的妻兒均被捉，他本人逃脱，越嶺到了晋安，依附於陳寶應。陳寶應撥兵給周迪，留異又派第二子忠臣追隨周迪。

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民，皆迪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棄本業，群聚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并分給田疇，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絶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

第二年秋天，周迪又越過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的百姓都是周迪的故鄉人，又共同響應他。世祖派都督章昭達征伐周迪，周迪軍又逃散到山谷中。當初，侯景叛亂時，百姓都棄了本業，群聚爲盜，惟有周迪的部屬獨不侵擾，還都分給田地，督促他們耕作，百姓到集市貿易，各有所得，同時政教十分嚴明，徵税斂賦必定送到，其他郡缺東西的，都仰仗他們取給。周迪本性質樸，不重服飾儀表，冬天穿短身布袍，夏天

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内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厘必鈞，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并共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吴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迪，詳兵大敗，虔化侯陳訬、陳留太守張遂并戰死，於是迪衆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穿紫紗兜肚，在家時常赤脚，即使外面站立衛兵，裏面有女妓，他也搓繩子剖篾竹，旁若無人。而他又輕財物好施捨，凡是有所施捨，毫厘不差，他不善言辭，却襟懷信實，臨川人都有口皆碑。因此臨川人都藏匿周迪軍，雖然施加誅刑，也没有肯説的人。章昭達於是越嶺，安頓於建安，同陳寶應相對抗，周迪再次收合手下兵出東興。此時宣城太守錢肅鎮守東興，以城投降周迪。吴州刺史陳詳，率領軍隊攻打周迪，陳詳兵大敗，虔化侯陳訬、陳留太守張遂都戰死，於是周迪軍重又振作了。世祖派都督程靈洗擊敗了周迪，周迪又與部下十多人逃到了山洞中，日長月久，跟隨周迪的人都不免覺得苦了。後周迪派人悄悄跑出臨川郡買魚，脚痛，住在同邑人家中，此同邑人報告了臨川太守駱牙，駱牙捉住了這個人，命令他以捉取周迪立功自贖。駱牙便派了心腹勇士跟隨這個人進入山中，誘騙周迪外出打獵，同時駱牙派兵潛伏在道旁，乘其不備斬殺了他，然後將周迪首級傳送到京城，懸於朱雀觀上示衆三日。

留異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晋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

及京城陷，異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板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并患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于子仙。是時大連亦趣東陽之信安嶺，欲之鄱陽，異乃爲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

留異，東陽郡長山人。世代是郡的望族。留異善於自處，説話含蓄，是鄉里的豪傑。常聚集一幫惡少，欺凌貧苦者，官吏們都視他爲患。梁代時留異是蟹浦戍主，歷任晋安、安固二縣的縣令。侯景叛亂時，留異回到鄉里，招募士兵，東陽郡丞與留異有矛盾，留異便引兵殺了東陽郡丞和他的妻子兒女。太守沈巡去援助臺城，讓郡給留異，留異派他哥哥的兒子留超監知郡事，自己率兵隨沈巡出郡都。

到京城陷落，留異便追隨臨城公蕭大連，蕭大連封他爲司馬，委以軍事之任。留異生性殘暴，没有遠大謀略，督責蕭大連軍主時對左右私樹威福，衆人都疾恨他。正逢侯景部下將軍宋子仙渡浙江，留異奔還鄉里，不久即率衆投降於宋子仙。這時蕭大連也前往東陽的信安嶺，想要到鄱陽，留異於是做宋子仙嚮導，命令捉拿蕭大連。侯景封留異爲東陽太守，將其妻兒收爲人質。侯景行臺劉神茂興義軍抗拒侯景，留異表面

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爲景所誅，異獨獲免。

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岩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爲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户。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户，餘并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

世祖即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爲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啓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

> 昔四罪難弘，大媯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
>
> 逆賊留異，數應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群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恒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既弘天網，賜以名爵，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

上贊同劉神茂，而暗地裏却與侯景結盟。到劉神茂敗北，被侯景所殺，惟獨留異獲免。

侯景之亂平定後，王僧辯派留異慰勞東陽，留異仍然糾合鄉人，保據點設岩阻，手下人一時甚多，州郡都害怕他。元帝封他爲信安令。荆州陷落，王僧辯以留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留異雖然僅轉運糧食，但他擁有一郡之權，故威福在身。紹泰二年，留異以應接之功，任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兼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户。這年又升任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户，其餘照舊。世祖又將其長女豐安公主許配給留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留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留異遷延不去就位。

世祖即位，改授留異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兼東陽太守。留異多次派長史王澌爲使入朝，王澌常向他訴説朝廷虛弱，留異都十分相信，他雖然外表上表示臣子的禮節，内心却始終懷着異端，他與王琳從鄱陽信安嶺暗通信使。王琳又派使者到東陽，暫任輔助守令之官。到王琳失敗，世祖派左衛將軍沈恪代留異爲郡守，實際上是以兵襲擊。留異出下淮抵抗，沈恪與之戰，敗北，退還到錢塘，於是留異奏表表示歉意。這時衆軍正在湘、郢作戰，世祖便下詔書慰諭留異，暫時籠絡他，留異也知道朝廷終究要討伐自己，便派兵守下淮和建德，以備水路。湘州平定，世祖就下詔説：

> 過去四罪難以寬宏，大媯所以不赦，九黎亂德，少昊所以必定要誅殺。自古以來的皇帝，并不貪征伐，假如爲了時代的蠹蟲，事情就不得已了。
>
> 叛逆之賊留異，天數應亡滅，他修繕甲士完成聚集之舉，由來已久。他進則辭謝群龍，自躍於千里，退則遲疑不定，始終持有異心。中期他密契於番禺，既然恢弘天網，朝廷便賜他以名爵，并給以與國戚聯姻，他此時倘有望懷音，還能改過。

據中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爲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既妖氛蕩定，氣沮心孤，類傷鳥之驚弦，等窮獸之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遒；侍子還朝，隗囂之心方熾。

王琳竊據中流後，留異翻相接應，別引南川嶺路，專爲東道主人，結附凶頑，惟以禍亂爲樂。妖氛驅散平定後，他氣沮喪心孤獨，有類驚弓之鳥、窮謀之獸。雖又遣家人入朝作人質，子陽之態轉盛；侍子返回朝廷，他的隗囂之心又熾烈起來。

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壅國民，竹箭良材，絶望京輦，萑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甿，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并輸侵地，三邊已乂，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

朕心懷容忍安撫之意，并不計較那些毛病和罪慝，襟懷寬廣，敦促勸諭殷勤。然而他却蜂目更彰，猛禽之聲不改，并置軍江口，嚴守下淮，顯然意在反叛，不可寬容迴避。況且縉邦豐饒富裕，稽南殷實曠遠，永久割除王賦，長期堵塞國民，即使有竹箭良材，也與京城皇車無望，蘆葦小盜，共同肆虐貪殘，想他們不過是些遺民，兼容他們的感慨與嘆息。西戎屈膝投降，自歸重關，秦國順依風勢，均輸歸侵犯之地，三面邊境都已太平，四方土地都已平静，惟獨這個小妖，應予清除。可派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前往擒捉殺戮，罪惡衹在留異一人身上，其他人不必過問。

異本謂官軍自錢塘江而上，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棄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栅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栅，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于建康市，子侄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留異本以爲官軍從錢塘江而上，然而安都却從會稽、諸暨陸道襲擊之。留異聞説官軍已到，大爲驚恐，棄郡逃奔到桃支嶺，在嶺口立下栅欄自我加固。第二年春天，安都大破留異栅欄，留異和他的第二子忠臣逃到陳寶應處，於是安都俘虜了留異部下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被平定，同時捉到留異押送京都，在建康斬首示衆，他的子侄及同黨無論年齡大小全部殺死，惟有第三個兒子貞臣因其娶公主爲妻而獲幸免。

陳寶應

陳寶應，晉安候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并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

陳寶應，晉安郡候官人。世代爲閩中四大望族之一。父親陳羽，有才幹，是郡中豪雄。陳寶應性格反覆多變，爲人奸詐。梁代晉安數次造反，多次殺死郡將，陳羽當初都煽動鼓惑合成這些事，後又爲官軍作嚮導擊破了這些造反之人，如此一郡的兵權都自陳羽而出。

侯景之亂，晋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賣，而晋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産，士衆强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晋安太守。

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晋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候官縣侯，邑五百户。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録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并加封爵。

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絶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

> 告晋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换，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勛，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吴濞之子，致横海之師，違姒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况乃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疊深四罪者乎？

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

侯景叛亂時，晋安太守、賓化侯蕭雲將郡讓給陳羽，陳羽年已老，衹治郡事，軍事命陳寶應掌管。此時東部境内饑荒，會稽地方尤其嚴重，死者達十分之七八，平民男女，都衹好自賣，而晋安獨豐沃。陳寶應從海道攻打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運糧食同這些地方貿易，多羅致玉帛與青年男女，其中有能使船載乘者，也都奔而歸之，由此陳寶應大獲資産，兵士强盛。侯景被平定，元帝便封陳羽爲晋安太守。

高祖輔政，陳羽請求告老歸鄉，要求將郡守之職傳給陳寶應，高祖許可。紹泰元年，授陳寶應壯武將軍、晋安太守，不久加封員外散騎常侍。紹泰二年，又封候官縣侯，邑五百户。這時東西嶺路，寇賊擁據阻隔，陳寶應從海道到會稽奉上貢獻。高祖即位，授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兼會稽太守。世祖繼位，進封號宣毅將軍，又加陳寶應父陳羽光禄大夫，還命宗正録下陳家本系，編爲宗室，并派使者對其子女分條登録，無論大小均加以封爵。

陳寶應娶了留異女兒爲妻，侯安都討伐留異，陳寶應派兵援助留異，又資助周迪軍糧，出兵臨川。到都督章昭達在東興、南城攻破了周迪，世祖便命令章昭達統領衆軍，從建安南道越嶺，又命令益州刺史兼信義太守余孝頃統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從東道會合之，討伐陳寶應，同時下詔宗正取消陳寶應的屬籍。於是尚書下達告示説：

> 告晋安郡市民百姓：昔日隴西聚衆抗拒，漢不予拖延誅殺，遼東叛逆變换，魏申之以宏略。像那無諸記功於漢之策，有扈爲夏的同姓，以至於收納吴濞的兒子，羅致横海的軍隊，違背姒啓的命令，有《甘誓》的討伐之詞。何况這些宗族不繫於宗室之盟，名不記於銘記功勛之器，却明顯造成多次叛逆，過失深至多罪者呢？

閩寇陳寶應父子，草織衣服旁出宗族，

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絶，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奸詐，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弃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實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瑰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晝綉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户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保弊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朝會，乃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

自谷遷喬，孰復爲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爲唇齒，屈强山谷，推移歲時。及我觳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南川，遂敢舉斧，并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酋渠，憫兹驅逼，所收俘馘，并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誰侮王人，爲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遠嘆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遏絶九賦，剽掠四民，闔境資財，盡室封奪，凡厥蒼頭，皆略黔首。釁賊相扇，叶契連踪，乃復逾超瀛溟，寇擾泱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

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

本就迷失愛與敬。梁末喪亂之際，閩地一隅與外界隔絶，陳羽既爲豪俠，煽動於蠻隅，髮髻如椎箕踞而坐，自爲魁首，不聞訓義，所憑藉的是奸詐，因而放肆如蜂豺，不久便辭官。火行正衰敗，漏網可以吞舟，日月光陰一過，一切棄之於度外。自從東南王氣，實表聖王之基，斗牛星座聚集衆星，符合帝王之迹，登山航海長途跋涉，雖然好像表示忠誠，但擅自割取瑰寶珍品，竟然很少進貢。朝廷對此期待寬弘，恩寵隆赫，而陳寶應父子起家於臨川郡，兼有富貴還鄉之榮，裂地置州，并假諸侯軍旗之盛。即封以户牖，同時仍然邑居櫟陽，其中乘華麗車者十人，保證其破舊之廬變爲高官厚禄之家。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及婁敬，隆周朝廷之會，便以滕侯爲長，由此皇帝詔書，遠播恩澤，鄉亭印綬，頒布及於嬰孩。

自山谷遷往高處，誰又能與之相比？而陳寶應却包藏惡毒，敢行放縱違戾之舉。他同留異互相勾結，又與周迪互爲表裏，訂下盟誓，結爲婚姻，形同唇齒，屈居於山谷圖强，推移歲時。到我軍騎防山，平定秦望之西部，戰船下水，攻克匯澤之南川，他纔敢於舉兵，幫助凶孽，却莫不被摧垮，應弦而倒，盡殺匪徒。每因罪在首領，憐憫這些受驅逼之人，所獲俘虜一并予以釋放。於是派遣使者，頒下詔書，天網恢恢，寬弘有度，還允許悔改。留異既已鋌而走險，周迪又逃避了刑法，誑言侮辱王朝之人，認爲是河川之淵藪，於是使得袁熙請求席位，遠嘆頭行，如馬援觀蛙，猶安於井底。至於他阻絶多種賦役，剽掠四方百姓，對全境資財，盡數予以封奪，凡他的那些士卒，都掠自百姓。惡賊們互相煽動，互爲契合連踪，於是再越過大海，侵擾泱口，侵犯嶺嶠，襲擊述城，縛掠官吏百姓，焚燒官府寺廟，這種行爲如可以放縱，那麼還有什麼不可以容忍？

今派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

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象，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黿鼉爲駕，轥方壺而建旗。

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象，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軍二萬，戰船蓋海，乘風破浪，掃蕩賊窟。這些兵都是明恥教戰，在濡須陣列師旅誓告，他們多次隨從楊僕，急走孫恩，在中流斬蛟龍，命令馮夷而鳴鼓，大黿爲駕，踐方壺仙山而建旗。

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峰，東衡州刺史錢道戢，并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

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懇切，多次派人請求出兵，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峰，東衡州刺史錢道戢，都立即派人參戰，與張紹賓同行。

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遥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誡，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

故司空歐陽公，曾有表奏，請求宣告征伐，遥途意合，如伏波的論兵，長逝而遺言誡，如同子顏的勿赦之告。征南薨謝，上策不忘，周南餘恨，他的兒子不慚愧。廣州刺史歐陽紇，能符家聲，惟遵廣略，水軍步兵，二萬分進，水路扼住長鯨，陸路制服封豕，統率衡、廣之軍，會合我六軍。

潼州刺史李賭，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寧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吴州刺史魯廣達，前吴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

潼州刺史李賭，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寧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吴州刺史魯廣達，前吴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領執行逮捕的赤衣馬隊五千，兵士二萬，直渡邵武，仍安頓於晉安。按馬轡，揚旌旗，在山谷間形成犄角戰陣，以制止飛逃。

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

前宣城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并隨機鎮遏，絡驛在路。

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氍，戒嚴中流，以爲後殿。

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眚，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趑趄，斧鉞一臨，罔知所赦。

昭達既剋周迪，逾東興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栅。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栅，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岩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爲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奸慝翻覆，夷滅斯爲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

前宣城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都隨機押運護送，絡繹在路。

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氍，中流戒嚴，以作殿後之軍。

刀斧所要臨加的，是罪大惡極的元凶和留異父子。他們的主帥，雖有請泥函谷，而又相背淮陰之罪，但如能翻然改過，乘機會立功，不衹是寬赦罪行，仍可加以嘉賞和提升。那些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會明加撫慰，讓他們各安其樂業，對流離失所者，隨即歸還本土。其餘立功做事者，都具備賞格。如有執迷不悟者，臭氣相投罪惡相同者，一律嚴厲處决，刀斧之下，絶不寬赦。

昭達攻克周迪以後，越過東興嶺，安頓於建安，余孝頃又從臨海道襲擊晉安，陳寶應占據建安的湖邊，逆拒王朝軍隊，以水陸爲栅欄。昭達築深溝高壘，不與陳寶應交戰，衹命令軍士伐木做排。不久水大，乘水流放之，突過陳軍水栅，以水兵步兵迫近後攻打，陳寶應軍全部潰敗，他本人逃奔到山間草叢中，窘迫中被捉，連同他的子弟二十人一同被押送到京城，在建康斬首示衆。

史臣曰：梁代末年出現災難，群凶競相而起，郡邑岩洞的首領，村屯鄔壁的豪傑，靠剽掠致强，憑欺凌侮辱爲大。高祖及時撥正騷亂，戡伐平定，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然身逢興運，却還志在擾亂綱常。熊曇朗奸慝翻覆，滅除他是一幸。陳寶應與留異，世祖或者結之以婚姻，或者使其處爲同類之族，這哪裏是不能威制他們，實在是以德懷人。衹是他們背恩負義，各有異圖，地不在淮南，而有爲帝之志，勢不是

淮南，有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剿，宜哉！

庸、蜀，而開啓自立爲王之心。啊，既然他們迷暗到這種地步，殺滅他們的五代宗族，是十分應該的啊！

陳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陳叔陵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爲直閤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五百户。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是高宗的第二個兒子。梁代承聖年間，高宗在江陵擔任直閤將軍，而叔陵出生於此。江陵淪陷，高宗被遷徙到關右，叔陵留在穰城。高宗返回，把後主和叔陵做人質。天嘉三年，叔陵隨後主回國，被封爲康樂侯，食邑五百户。

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强梁無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郢晋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侄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内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慚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内，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栗。叔陵日益暴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

叔陵年輕時機敏善辯，捨身爲名，强悍果决没有推尊屈撓。光大元年，授任中書侍郎。二年，外出任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被封爲始興郡王，侍奉昭烈王的祭祀。進位爲使持節、都督江郢晋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照舊。叔陵這年十六歲，政令由自己决定，僚佐無人參預。性格嚴厲苛刻，部下畏懼。諸公子侄以及罷除的縣官，都逼迫他們侍奉自己。豫章内史錢法成前往府中拜謁，叔陵就安排他的兒子季卿帶領馬隊，季卿慚愧羞耻，没按時趕到，叔陵大發脾氣，凌辱法成，法成氣憤怨恨自縊而死。不屬叔陵管轄的州縣，叔陵也徵召案察加以治理，朝中顯貴和下層吏員如有違忤，就誣奏他們的罪狀，陷人於重刑死罪之中。不久升軍號爲雲麾將軍，加授散騎常侍。三年，加授侍中。四年，調任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照舊。各州鎮聽説叔陵到來，都震懾害怕。叔陵日益凶暴强横，征伐夷蠻，所獲都歸入自己名下，絲毫不拿來賞賜。徵收財貨役使勞力，没有限度。夜晚經常不睡覺，燒火燭到天亮，呼唤

紀極。夜常不卧，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説民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肴胾，晝夜食啖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自呈。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墟里殆無遺者。其中脱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還中衛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如故。

賓客，講民間小事、取笑，無所不做。天生不能飲酒，衹是多擺大塊的肉，晝夜食用而已。從早晨到中午，纔開始就寢。官署文書，不呼喚不能擅自送呈。犯笞罪的人都關入監獄，動輒幾年不審察。瀟水、湘水以南，都逼迫成爲自己的左右，鄉里差不多没有遺留者。其中如有人逃跑，就殺死逃跑者的妻子兒女。州縣不敢上告，高宗不知道這些事。不久升軍號爲鎮南將軍，給予鼓吹一部，調任中衛將軍。九年，授任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照舊。

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治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虚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玩弄，藏之庫中。府内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納。

十年，到京城，加賜扶掖之人，賜給油幢車。叔陵的治所在東府，事務多涉及省閣，執掌事務的官府，秉承意向順應旨趣，就暗示皇上升任他，稍微有違忤，他一定以大罪加以誣陷，重者直至處死，道路上紛紛傳言，都説他有不尋常的志向。叔陵文飾虚假的名聲，每當入朝時，常在車中馬上拿書閲讀，高聲地長篇朗誦，揚揚得意。回到房舍中，有時親自拿着刀斧演雜技。又喜好到墳墓間游蕩，遇到墓表上可確知死者身份的，就命令左右的人發掘，收取石志和古器，以及骸骨肘脛，拿着品玩擺弄，收藏在府庫中。府内民間的年輕媳婦和少女，稍微有姿色的，都逼迫娶入家中。

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中衛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晋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陵啓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之日，僞爲哀毁，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厨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奸合，所作尤不軌，侵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捶。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

十一年，因生母彭氏去世而離職。不久，復出任中衛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照舊。晋世的王公貴人，很多安葬在梅嶺，到彭氏去世，叔陵啓請在梅嶺安葬她，於是發掘從前太傅謝安的舊墓，丢棄謝安的棺材，來安葬自己的母親。開始服喪的時候，假裝哀傷消瘦，自稱刺出鮮血書寫《涅槃經》，不到十天，就命令厨師殺牲畜，每天送上甘美的膳食。又私自召唤身邊人的妻子女兒，和她們通奸，所作所爲很不合法度，逐漸爲皇上得知。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因不檢舉上奏免去王政的官職，又罷黜他的典籤親事，隨之加以鞭打。高宗一向喜愛叔陵，不對他繩之以法，衹是責備而已。叔陵服喪期滿，又擔任侍

中、中軍大將軍。

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并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媼吴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扼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吴媼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脱，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

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温、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内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閹豎王飛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容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

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很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甿庶，掃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

中、中軍大將軍。

到高宗病重時，太子諸王都入宫侍奉疾病。高宗在宣福殿逝世，次日早晨，後主哀痛伏在地上，叔陵用剉藥刀砍後主傷及頸項。太后趕來救護，叔陵又砍了太后幾刀。後主的乳母吴氏，當時在太后旁邊，從後面拉住叔陵的胳膊肘，後主因之得以起身。叔陵隨之抓住後主的衣服，後主自己奮鬥得以免難。長沙王叔堅用手掐住叔陵，奪去他的刀，隨之牽他到宫柱邊，用他的衣袖捆住他。當時吴媼已扶後主逃避賊寇，叔堅尋找後主所在的地方，將要接受命令。叔陵乘機拉扯衣袖得以脱身，衝出雲龍門，乘車飛奔回到東府，呼唤兵士，散發金銀來加以賞賜，向外召唤諸王將帥，没有響應的，僅新安王伯固聽説後而趕往他那裏。

叔陵聚集兵士僅有千把人，起初想占據城池守衛，不久右衛將軍蕭摩訶率領兵士到了東府的西門，叔陵見事情危急惶恐不安，就派遣記室韋諒送自己的鼓吹給摩訶，隨後對他説："如果事情成功，一定任命你爲三公。"摩訶假意答覆，説"必須大王的心腹節將親自前來，纔敢服從命令"。叔陵當即派遣戴温、譚騏驎二人前往摩訶那裏，摩訶捉住二人送到朝廷，斬殺在閣道下。叔陵自知不能成功，於是進入内室把妃子張氏和寵妾七人沉到井中。叔陵部下兵士原來有人在新林，這時率領幾百兵馬，從小航渡河，想趕往新林，乘船艦進入北方。行進到白楊路，被朝廷軍隊攔截，伯固見軍隊到來，旋即避入巷内，叔陵騎馬拔刀追趕他，伯固又返回。叔陵的部下，很多人拋棄鎧甲逃散，摩訶的尖兵陳智深迎上前去刺殺叔陵，叔陵倒伏在地，宦官王飛禽拔刀砍了叔陵十幾刀，尖兵陳仲華上前斬下叔陵的首級，送到朝廷。變亂自寅時到巳時就平定了。

尚書八座上奏説："叛逆的賊寇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自幼凶暴乖張，成人後肆行貪婪暴虐。出外鎮撫湘南，以及鎮撫九水，兩個藩鎮的民衆，没有遺餘。他眼睛像胡蜂聲音似豺狼，親近輕浮刻薄的人，不孝順不仁義，依仗武力做事殘忍，没有禮節没有道義，祇

憂，淫樂自恣，產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游，恒習奸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斫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内懷逆弒。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凶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污瀦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制曰：“凶逆梟獍，反噬宫闈，賴宗廟之靈，時從仆滅。撫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

以殺戮爲務。爲母親服喪期間，放肆地奸淫玩樂，在别室生下孩子，每日每月相交媾。白天睡覺夜晚出游，素來習慣奸猾詭詐，抄掠居民，多次發掘墳墓。謝太傅是晉朝的輔佐大臣，在江左初創根基，却被斫壞棺材露出骨骸，事情讓人震驚。自從大行皇帝患病，次日没有痊愈，叔陵以尊貴的身份，參與服侍醫藥，外表没有悲傷的容貌，内心懷有作亂的打算。大行皇帝逝世後，聖上號哭捶胸，竟至於倒地，叔陵却親手侵犯聖上。皇太后趕來，叔陵又施加利刀，窮凶極惡，自古没有可比擬的。依賴長沙王叔堅忠誠孝順懇切備至，英勇果敢奮發而起，親手加以摧折拉扯，以身體遮蔽聖上。叔陵隨之奔往東城，招集凶惡的黨羽，餘毒正猛烈，他親手殺害妻子兒女。雖然他已適時被梟首示衆，還不能消除人們的怨恨，臣等合議，請求依照宋代舊例，把他的尸體流到江中，污穢他的房舍，并毁棄他的生母彭氏的墳墓廟寢，歸還謝氏的墓地。”制令説：“叔陵凶惡作亂如惡鳥惡獸，反咬於宫廷之中，依賴宗廟的威靈，他當即被撲滅。體念情理談論事實，兼有辛酸與氣憤，朝中議處有典章，應依從上奏的做法。”

叔陵諸子，即日并賜死。前衡陽内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録事參軍兼記室韋諒、典籤俞公喜，并伏誅。暠，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勤效，因藉叔陵將領歷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爲叔陵所引。

叔陵的各個兒子，當天都被賜令自殺。前衡陽内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録事參軍兼記室韋諒、典籤俞公喜，都受死刑。彭暠，是叔陵的舅舅，起初跟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勞績，憑藉叔陵統領歷陽、衡陽二郡。鄭信因擅長書牘記録，受寵信，謀劃都參預過。韋諒，京兆人，是梁朝侍中、護軍將軍韋粲的兒子，因學問好被叔陵所延引。

陳智深以誅叔陵之功爲巴陵内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嶲太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軍。賜金各有差。

陳智深因誅殺叔陵的功勞擔任巴陵内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擔任下嶲太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授任伏波將軍。賞賜黄金各有等級。

新安王陳伯固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精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是世祖的第五個兒子。出生時就是龜胸，眼睛通體露白，身體矮小，而才智出衆善於言談。天嘉六年，被立爲新安郡

立爲新安郡王，邑二千户。廢帝嗣立，爲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城琅邪二郡太守。尋入爲丹陽尹，將軍如故。

王，食邑二千户。廢帝繼位，伯固擔任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城琅邪二郡太守。不久入京擔任丹陽尹，將軍照舊。

太建元年，進號智武將軍，尹如故。秩滿，進號翊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吴興太守。四年，入爲侍中、翊前將軍，遷安前將軍、中領軍。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兖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禄俸，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高宗每矜之，特加賞賜。伯固雅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閒，輒呼民下從游，動至旬日，所捕獐鹿，多使生致，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

太建元年，進升軍號爲智武將軍，丹陽尹照舊。任職期限滿，進升軍號爲翊右將軍。不久授任使持節、都督吴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吴興太守。四年，入京任侍中、翊前將軍，遷任安前將軍、中領軍。七年，外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兖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天性嗜酒，而不喜好積聚財物，所獲得的俸禄，花費没有節制，沉醉之後，多有乞討，在諸王之中，最爲貧困，高宗時常同情他，特地加以賞賜。伯固秉性不穩重，喜好鞭打下人，在州中不料理政事，每日出去打獵，有時乘坐可供卧息的車子到民間，就呼唤民衆下人隨從游樂，動不動到十來天，所捕到的獐鹿，多使活着送入府中，高宗知道了一些情況，多次派遣使者責備他。

十年，入朝，又爲侍中、鎮右將軍，尋除護軍將軍。其年，爲國子祭酒，領左驍騎將軍，侍中、鎮右并如故。伯固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修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

十年，回到朝廷，又擔任侍中、鎮右將軍，不久除授護軍將軍。這一年，擔任國子祭酒，兼任左驍騎將軍，侍中、鎮右將軍都照舊。伯固比較瞭解玄學理論，而懈怠學業没有貫通，至於挑出章句詰問辯駁，往往有獨到的見解。爲政嚴厲苛刻，國子學中有懶惰游蕩不研習學問的，他重加鞭撻，學生畏懼他，因此學業較有提高。

十二年，領宗正卿。十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

十二年，兼任宗正卿。十三年，擔任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照舊。

後主初在東宫，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嘲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毁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

後主起初在東宫，和伯固互相十分親密，伯固又善於譏諷開玩笑，高宗每當宴請群臣時，多要招引他。叔陵在江州，心中忌妒他的受寵，暗中尋他的過失，將要據法律中傷他。到叔陵回到朝廷，伯固畏懼獲罪，諂媚迎合他的心意，於是共同毁謗朝廷賢臣，普遍誣衊文武官員，即使對年老位高之人，他們都當面折辱，没有一點畏懼

開發冢墓，出游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遁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同趣白楊道。臺馬容至，爲亂兵所殺，尸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巨逆，自絶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恒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寘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固所生王氏，可并特宥爲庶人。"國除。

忌諱。伯固性格喜好田獵，叔陵又喜好挖掘墳墓，出游到野外，必定同行，於是性情愛好大爲相合，就謀劃做越軌的事。伯固在宮中侍奉，每當有秘密的話，必定報告叔陵。等到叔陵出奔到東府，派遣使者告訴他，伯固單人匹馬趕去，協助叔陵指揮兵士。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便想逃跑，遇上四門已經關閉不能出去，就一同趕往白楊道。朝廷前驅部隊到來，伯固被亂兵殺死，尸體陳列在東昌館門前，這年二十八歲。詔書說："伯固協同叛逆，喪命於道路上。現在依照外界的輿論，於心有所不忍，可特別准許以平民的禮儀安葬他。"又下詔書說："伯固跟隨大叛賊，自絶於上天，使他没有子嗣，當是有通常的典章可循。不過兒童無知，加上是親屬，安置到鄉間，實在令人悲惻憐憫，以及伯固的生母王氏，可都特别寬恕爲平民。"伯固的封國被削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于黎獻，莫不嫡庶有差，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轘磔形骸，未臻其罪，污豬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史臣曰：孔子説"富裕與尊貴，是人們所想得到的，不能用正當的途徑得到它，不應該接受"。上自帝王，下到百姓，無不嫡庶有差别，長幼有次序。叔陵陰險浮躁四處鑽營，以至於抗命作亂，車裂他的軀體，没有極盡他的罪惡，污穢他的住所，不足以顯示他的過失。可悲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陈书
作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页数＝４１２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５３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１／０３／０００１６．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１／０３／ｌｅｇ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４１２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５０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０－６ ／ Ｋ２０４．１／Ｙ２２９ｃ
【原书定价】 ８８．００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陈国（５５７ ５８９） 纪传体 陈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陈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